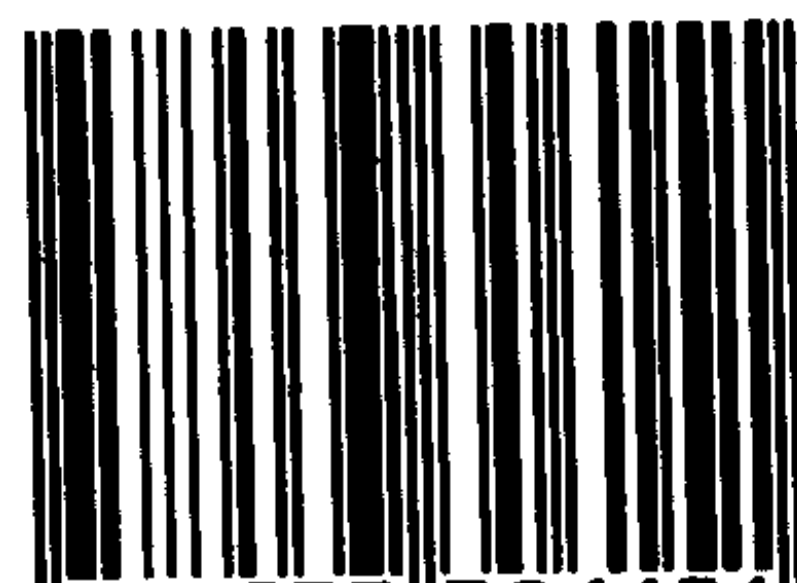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大宗伯學圖書館藏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三〇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子全集二十四卷（二）

〔明〕羅汝芳撰　耿定向　楊啓元等輯評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溪子文集五卷》提要

近溪先生語要序

新建之道傳之者爲心齋龍溪心齋之徒最顯盛而龍溪晩出尤壽考益闡其說學者稱爲二王先生心齋數傳至近溪近溪與龍溪一時並主講席於江左右學者又稱二溪焉友人有獲侍二溪者常言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余生旣晩而愚未嘗見二先生獨嗜其書耳而嗜近溪語最甚口誦手鈔彙成一帙閒居鮮朋友時一快讀則神朗氣鬯手足抃舞羣從有過余庵中或強與偕誦之雖素不

識性學者皆釋然心開喜色浮面上可攬掬茲非其筆耶而妙若是矣又況其勝者共心齋父子盛時升堂譚道萬衆咸集旣追雖阜隸臧獲人人意滿若懷寶而去者至先生會講時亦然由今觀之眞不妄也震霆破睡

開左藏以貸貧其過而不取昧而不聞者空亦鮮矣有之豈藏與霆之過共吾友何顯臣志士也嗜愛之有過於人故刻而傳之

萬曆庚子仲夏會稽陶望齡書

題重刻羅近溪先生語要序

近溪羅先生之學從不慮不學立根有疑其為禪者有疑其純任仁體脫畧禮教者雲川許敬菴先生直謂其大而無統博而未純難以結果余心竊躊躇焉

同年友定所俞君南阜鄒君素稱服先生定所且遺書丞索其全編謂謦欬中皆至理也適閩漳薛君巡憲盱江走東訊之乃出語要一冊貽余讀之見其提醒心性極為眞切渾化庶幾聖

門心齋坐忘之旨非禪非脫畧禮教亦非博大無成者也更有疑焉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尼父到頭自學垂訓語也曰心曰矩心即矩矩即心也世之檢點躬脩以善人君子奮勵矜持者于

心固未必無着而任心所欲藉口何思何慮往往蕩越于矩度而不自知幾微疑似間最難把捉最難剖析益信夫子從心不踰矩之訓為純全無弊耳先生慨支離就簡易去檢飾任真機

大本大原夫豈不善竊恐後之學者未閑矩度先學從心且號于人曰近溪先生指點不學不慮真詮如是此末流之弊所必至也憂世者宜有同心也薛君重刻茲編以廣其傳問序于余

余聊掇數語應之併請質于有道者其能闡發先生之精蘊與否未敢自信也

萬曆甲辰孟春吉旦荊溪吳達可書于洪都公署中

近溪先生語要卷上

會稽陶望齡輯

道心惟微即如金寶入心惟危即如鑛石未經煆煉則麤劣其所不免惟一惟精所以煆之精之爲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融徹乃見精通志精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懸虱可大若車輪跛鱉之守卵即隔江氣貫乎彼岸

問今時譚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爲宗旨儘是的確爲有矣

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然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目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想食凍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辭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

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爲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爲功認爲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

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

問君子終日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卽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

令乃賴他執處不固察脉不眞藥更作疾

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辦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眞師友遇着眞師友方纔有眞口訣眞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不同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惕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

夷惠冉閔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今要求跳出則須先過信人一關蓋善卽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已也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旣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奥享其榮華哉

問如何得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

平日說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衹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求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

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

問吾儕昨請教或言觀心或言行已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可言道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默有頃一友率爾言曰此小僮也能戒愼恐懼耶曰茶房到此有幾層廳事衆曰三層矣嘆曰好造化過許多的門限階級幸未打

破一個鍾子其友方略省悟曰小僮於此果也似解戒懼奈他却日用不知子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知知此則以慮而知知屬之人也天之知只是順而出之所謂

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知却是逆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人能以覺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純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

問某常欲照管持守有時間斷奈何曰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予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旣是物事便方所而不員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

有何用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要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

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學即在是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神聖地位亦無難矣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

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辨而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但自其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則人力天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北人言人可用曰中用言物可弊曰中弊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

因講坤文言敬以直內條曰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曰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曰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

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求則自然却是工夫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以後處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譚直至更深其間曰此皆是學否若當其時即慨然直任則工夫便是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大聰明莫能也我看汝輩則

不免精神少少斂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處曰弟子也覺有些些斂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功盖推求斂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斷故到此未免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任但每每言動多失以故疑卒不免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

從過處斂索是即千金之子不威坐中堂而竟日躬追狂僕也

問工夫再難湊泊心胸茫無畔岸苦將奈何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又有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大快一友起問此即是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長是簡簡澹澹溫溫醇醇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

微

諸人試看其今在此講學擕有何物止此一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身從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子耶是此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問禪家言遠離顛倒夢想棼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遠離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

若大夢恐此一夢尤遠離之所最急亦所最難者不此之圖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說夢耶況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自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毆而遭掠者矣縱是痴兒亦何嘗被毆而訟諸官遭掠而索諸途[illegible]則自解遠離之徵也

此個東西本來神妙不以修煉而增不以不

修煉而減最先下手只在自己能悟悟後又在能好能樂至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好處不真則面目雖露隨物有遷驗之心思夢寐之間倏然而水倏然而火倏然而妖淫倏然而狗馬

問心之精神卽身之知覺運用否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夫子一言以盡天下之道者

也盖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其精瑩靈明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圓通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爲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至人其心旣統貫天地古今以爲心則其精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爲精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

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錯之神應無方者自與人異

問希聖宗旨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天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聖也旣求希聖而希天乃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

古人以好字去聲呼好惡字去聲呼惡令汝
自考從朝至暮念頭是好善之意多是惡
惡之意多或是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
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塡胸將
近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
方叫得做好人

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
天地之化育所謂五十學易知天命者也

盖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
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
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
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奈他志力精專
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
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
渾作個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
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
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叫他做太極也
此便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
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
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而老
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
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
言出口之時眞傾瀉銀漢噓吸滄溟以潤
其津唾扶搖剛風迴旋灝氣以舒其喘息

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身則悉代天工
所以率此性而為道道則四達不悖學安
得厭修之為教教則竝育而有威又安得
倦

問羣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如何可見
曰據汝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
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
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

可得耶盖易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羡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卽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曰然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卽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分別

問爲學須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聖賢言學必有頭惱若矜先不明頭惱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做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

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愼獨是學問頭惱否曰聖人原日教人愼獨本自有頭惱汝輩實未見得耳盖獨是靈知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愼則敬畏周旋顧諟明命如此用工則獨便是愼的頭惱愼亦便以獨作主張愼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愼或有時作輟獨則

長知而無作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愼獨之功原起自人獨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芒蕩之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何嘗絲毫芒蕩耶是則汝輩辜負此心此心却未辜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其觀古今聖賢雖俱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入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

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有從無入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操持愈久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此聖狂關頭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爲樂則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爲得則不得隨之矣

問臨事倉皇心中不得妥帖此是養未至否曰固然然或是養未得法耳蓋因汝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覺衡動不寧也曰孟子亦云能不動心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當事以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

問意與心不同還覺未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

問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既長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說是人全不思慮豈是道理聖人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源頭說知本是天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

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無疆矣細推其立敎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着力曰着力自當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曰若不去要便可得秪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而行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理會

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爲恕心體渾然無思無爲如之最難況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爲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又安能以如之耶

問人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別今說不待培養恐此惟生知乃能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蓋良知良能原是人人具足個個圓成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知困知生知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不明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

縱去學問亦如導泉無源種樹無根徒勞心力耳

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亦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眞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

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澹飯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然有個悟處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如何是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時明時昏時定時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知者心之體一而弗二者也所知者心之照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散離故謂之慎獨曰所謂慎者蓋

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獨又安能慎其獨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盡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耳曰然則雜念俱置不問耶曰隸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聖人事學者必須

從行仁義處趣手乃可曰此是兩種學問
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出
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學
須是由勉而安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曰
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
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
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
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

今日出門一步卽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
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
生平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倣修爲猶
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
啻冰炭做得閑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
分做得成了家當卽如天淵之不相及矣
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
違心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
能善學則卽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聖人所以異於人者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
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
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
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
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

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鳶
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卽有礙胸次
多冰炭徒亦自苦生平耳豈若聖賢坦坦
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自爲孩提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
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
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全但就中先
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如鑛石過火

銷融透徹却即時做聖人然究其所悟的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知能而已吾人只少了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即鑛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學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修爲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此學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頃刻立譚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近前況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爲聖則讀書便爲聖賢

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自弃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

問旱久遇雨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

曰此似而非先輩謂文字至譬喻處極難予謂譬喻至心性處則尤難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遇旱而枯

吾心則無時而可枯故窮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眞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求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神

問近聞先生論天命之性見得此身隨處皆天豈不快暢曰予若如此理會是之謂失

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懼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

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爲又爲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是孔孟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説以

迷導迷於不容爲處爲妄肆其爲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將去乎蔽而日增

如曰知得其事善能得其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説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其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其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説善而亦不離知能説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其善其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其事其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聽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説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説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説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着也且問天下之人

誰人無心誰人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爲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爲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説起却説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所聽所視者也豈善説耳目者哉

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即稍知學而工夫

草次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輙於末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袪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皆馳即應感亦未能順妥惟夫明睿過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沉潛默識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而如如自在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滞泥於應感之

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强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强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有入定千歲而一念不起者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此心眞體毫無相涉可不慎歟

所謂欲者只動念在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

易謂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口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事必在遇人某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分毫不放蓋緣起初絜得人眞遇得又

蚤故於天地人物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幇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共堅一心共竭一力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眞知不患不成一個大聖

問良知宗旨如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

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曰人若不認得結果的明白分曉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勵而勇往無疑即如說一個善爲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爲可欲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審見十分則切十分故聖賢之學

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必不與他起手也譬人初生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强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人惟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柰煩等待也

一友平素執持過苦來見求一脫灑工夫乃止之坐曰汝且莫求工夫其亦無暇與汝說但同衆講會隨時臥食待數日有暇再共商量旬日其友躍然喜曰近覺中心生意勃勃雖未嘗用力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既承指示亦能信得不知何如可不忘失耳曰忘原與助對汝亦不忘即必有忘時所謂引寇入屋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旣往不

逆其將來豈止以此待人亦常以此處已看他寬洪活潑涵蓄薰陶眞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充之以至恒久不息亦無難矣

性善一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葢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眞正舍死

拚生一段精神决未許草率透過也
問會語中謂不慮不學可同聖人今我輩此
體已失恐須學慮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
終不可望矣曰何以解之良久謂曰予闢
予言乃遽生疑耶曰然曰此果吾子欲使
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予嘆曰
是即爲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
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烱烱否曰甚

是烱烱曰即欲不烱烱得乎曰不能已予
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
問如何乃能上進曰白沙先生云大道本無
階級而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
則小進子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
進矣曰其亦時常作疑但未見長進爾曰
吾子何疑曰其日來承教有不憮意處故
疑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憮而思加功
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當憮意處能求
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
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請爲子設一譬喻
如今弈棋者纔知通子對局者亦然不數
着而勝此則學問憮意處也子謂學弈者
即可以勝自安乎以爲不安棋已明白殺
局以爲安勝看不應如是容易若是精進
漢子此時自當遲疑自會去打古人棋勢

自會去向國手請教如是而疑如是而學
則其人亦自會見得前時殺局粗淺僥倖
勝乎不善弈之人亦自會見得所殺之局
其中藏有無限神機妙算而我一時未能
識得妄自喜爲殺局也故疑之進道類此
竊憂子之好勝而樂與不若已者對局爾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
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爲事也蓋

雷潛地中即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覷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君令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旁午何自而復乎

不能以天理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炯然

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眞以妄奪君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胸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日夜則又睡着矣請君但渾身放下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然從前所喜胸次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矣

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君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去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耶君

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炯然之功亦將無用便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

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曰豈惟陽明爲然即宋諸儒學問亦難盡同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

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但其理必得之功効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良知良知却卽是明不屬効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

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勿體之非我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良知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何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歸也有動靜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耶曰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

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

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見識高稍稍不知難以驟語

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撫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乎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盖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盖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盖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

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為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為慮乃是慮而能得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耶曰良知却實有個面

目曰何以見之曰吾子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盖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盖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待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滯膈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竝相等也

問有人山中靜養久之遂能前知未來此正吾輩不能及他處曰若不及他到不妨到

妨着要及他也曰如何有妨曰正爲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日麗河山翻成無觀

有素共講學而未肯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其何嘗不賣酒但耻挂招牌耳問曰何耻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滅頂汝自

不知耳既而改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故曰闇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鑛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

此友良久曰其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如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惺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

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煆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雖妙去聖則猶遠也會衆憬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

問人心本與天地相通只隔於有我便不能合德曰此警戒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亦隔他不得即有我之中莫非天地生機貫徹但謂其不知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極惡之人雷霆且擊之難說其與天不隔也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痛曰驚是孰為之驚痛是孰為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

友遠來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得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纔如何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譚了許久時候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其生恍然有悟

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為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穉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境上展轉都算帳不得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相與猶水火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

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快活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麽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爲此心喜

羅近溪先生語要卷下

會稽陶望齡輯

吾人厭學倦敎只是未見意趣若果識趣則如好酒者自然喜人共飲好棋者自然喜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

學是學爲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爲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以圖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盖此個念頭即是戕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

坐中偶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

來之句因謟之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不明曰汝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黑任其去來心目何嘗增減

問掃盡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冰炭孔孟之言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

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看他受用渾是白日青天何等簡易何等方便曰今日學者工夫須如磨鏡塵垢漸去方得光顯曰孟子謂知皆擴充即可知學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

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故浮雲天日塵垢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爲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凝結成冰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開朗譬則冰之遇暖消融成水況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

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旣無以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卽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卽常人而名爲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爲常人矣

聖賢拳拳垂敎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

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譚相對旣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爲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玅許大快樂却卽是相對立譚之身卽在相對立譚之頃現成完備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雖耳自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玆林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嶠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

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玅原是貫徹渾融吾子盎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旣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

講約次一生問戒謹恐懼不免爲吾心寧靜

之累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寧靜作何狀適羣胥供茶循序而進目以告曰諦觀羣胥此際供事心寧靜否曰然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安意於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此爲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樣工夫故每每以閉户靜坐爲寧靜以矜持

把捉爲戒懼欲得手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道本中庸平常共由且須臾不離時刻長在諸生試觀適纔童冠擊鼓敲鍾一音鏗鏗朗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一刻而不是此道現前也耶生曰正用功時恐不應如是

現成曰諸生可言適纔童冠吏胥歌詩進茶時全不戒謹其戒謹又全不用功乎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工夫之貫徹處道體旣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工夫之人道體旣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工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工夫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爲寧靜儘是

戒懼而不自知其爲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此個光明至寶通晝徹夜照地燭天隨汝諸士子居家出外而不舍替汝諸士子穿衣喫飯而不差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却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致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竪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

常茶飯實實受用

若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
奔旁詢其故則曰爲救性命也夫性命二
字生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也幸而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爲言盖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
畏死求生之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
百倍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
方是與危病求醫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
死回生續延慧命亘古今而長存也不是
如此懇切而漫欲理會性命決不可得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曰諸君試看六經中語
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盖吾
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
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
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
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是
說乾坤生化之廣大隱是說生不徒生而
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藴諸
內者化化而無方故費字之奇不如隱字
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
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處而隱則方表其
不止無疆而且無盡處

聖人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
過只在此個費隱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
時時中出即是浩費無疆寶藏無盡平鋪
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
而無古無今眞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
不了隨衆弊也弊不了隨衆受用更也受
用不了君子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

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便把吾儕日用恒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着在心胸或疑其為惡或猜其為混或妄第其為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㪚則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

矣蓋由其不見大用顯行徧滿寰穹便思於靜僻幽隱處着力謂就中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番奇崛險怪驚人駭俗之事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者哉

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私其學執一念以為天真任猜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修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成凄楚苦趣矣

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喫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

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便天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偏有不能孔子只管隨時不費些〻力而能不可及

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個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

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
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𦶜蕩無歸
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
安生息冲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
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千聖
萬賢求道之極則也

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
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軒睡至今而

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
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
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穹接連乎今古良
知以為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為能而絕
此勉強無晝無夜其靈玅從虛空湧將出
來乃是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
務鋪將出去乃為率性之道此則三千萬
化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間亦

言無者則是嘆美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圓
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剖
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佈安得
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其顯不徒顯
而顯得精玅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別有
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
隱

若盡性至命而為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

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纔現自前而中
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
何餘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蘊盡

勞辛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既自授孝經小
學論孟諸書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
業所遇之師為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
每謂人須力追先古於是一意思以道學
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私息念忘

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賴先君示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顏山農先生芳具述昨遭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

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芳時大夢忽醒乃知道有眞脉學有眞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卧內聞於先君

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章縫俱是汗俗目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徑以去息念存心別啓一個戶牖以去窮經造理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脫此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稚之

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閑來閑往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拜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穉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虛話也

時乘閒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貿易之雜沓其閒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至暮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檢以全其命

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

玄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生而不容已混混而不可二者也故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古今人無一二而見心爲可厭者則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廷便說道心惟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跡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

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強制與孟

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冰炭之異相去遠甚曰可得聞否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有甚麽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沱蕩者孰爲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爲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況此心眞體原本乎天宰乎神其布濩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

此俱廢卽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眞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啻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響卻總是諸儒㧞起志向愛討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旣作識情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瞰淵

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爲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爲學好無奈覓眞不着遂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

性在現前世之學者漫多自許能知無奈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眞正道脉反作尋常孟子憂之故昌言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事天比之知天雖較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兩而未一則壽夭終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以語聖神之理恐亦難矣惟夭壽不貳至迹化而齊修身以俟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卽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卽知之眞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卽事之密處若論曆數在

船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

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旣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為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豈不一齊俱到哉

問聖凡合一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者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

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接茶遜讓先生執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事乎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不能如聖人之恒常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不是甌子甌子則有見不見而性則無不見甌子則有持不持而性則原不待

持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君旣持而不恒則是可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認假為真不自覺耳曰此性各在當人誰不能知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聖賢格言為主不見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盡心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苟天未深知則性

亦不可為知也君試反而思之果曾如古聖賢旣竭心思矣乎今時受用果得如至誠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卽不論心思之難盡化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傅生暐驚嘆其面目殊常神采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如人驟入寶所則色色奇珍隨取隨足

或爲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爲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敢保未曾有知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平日有個知處却是疑胞胎方離知識未顯時爲善今日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防閑掃滌少得安帖認爲窺見眞體若意思怠忽則機括便似仍前矣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

兢舜云業業恐聖賢未有不如此者也曰予且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已性眞決其爲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眞決其要用力方善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之時周子云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此友沉思未有以應旁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自蚤抵晚無大失錯即童僕二三輩竟日

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差迷也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先生指而嘆之曰君自視與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頃之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沾滯曰君前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沾滯說得又自已翻帳也童子現

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君兩樣矣曰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獻茶時隨衆起而受之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衆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

而其道光明也此友再越旬日過訪欣然曰近復得個悟頭甚是透徹先生請其詳徐曰向時見有未真每云已性有時得失顛倒錯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心思一也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心思亦爾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主宰已定工夫漸純矣先生笑曰君此悟雖妙然久還生疑其友不

服先生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悟性常在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爲之不善亦性在時爲之吾子以常在主張性宗安得爲全善耶此友恍然自失問將奈何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眞體善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以還體試思耳聲目色美惡千變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視聽明曉一一不殊是則心性之至

善更非物感可還者也此友快然別去數月重來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復生矣

會中一友用工每坐便閉目觀心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烱烱然也但恐不能保守奈何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曰可知烱烱有個落處其友頗不豫久之稍及他事隨歌詩一

首乃徐徐謂曰乃適來酬酢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烱烱在心爲乎況聖賢之學本諸赤子又徵諸庶人若坐下心中烱烱却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渾非天性出自人爲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爲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至歿身不爲神者無幾若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

幽陰既久變不爲鬼者無幾豈知此一念頭翻爲鬼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

問思慮起滅不寧奈何曰子所患恐不在思慮不寧實由心體未透耳盖思慮雖有萬端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别又何起滅之可言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但耶思竊發

不知作何對治曰君子競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太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操持八荒孰非統內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

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一不已皇顯發靈通以爲宇太天光用力愈勞

違心愈遠

孔門學習只一時字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如初無分别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爲而即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漸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閒靜愈久而神愈會

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

今則又弃其久而求其暫矣中國四夷朝
市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
等其大晨興夕寢孩提老耄無時不用此
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
鋪徧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内性之原是天
命率之便作聖功爭奈他知則自然而知
不假此子思想能卽自然而能不費此子
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

能之跡究竟古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
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開
拓以求個知從新去力作以成個能其工
夫比之不慮不學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更
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途徑以
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說
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淡髓淪肌矣
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

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
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
黽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
似無而不至於無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
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
窺如此看來果是言思路絕難以名狀也
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爲神靈明爲精
動作爲氣體旣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

言愈多而道愈遠矣殊不知皆是強名原
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
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
該精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
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
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
之表洞徹空澄卽海嶽之弘鉅而迥無隔
礙靈明朗曜卽木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

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雙眼統古今民物之竅竗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

汝曹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竗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以粗拙之工當精竗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鍼關也

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書妄肆穿鑿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光景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黃紅緑映物以成昧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工夫此等理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有志豪傑須發見明眼眞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驀卒轉頭時候

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及講求作聖之方輙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執持一點念頭便云是存心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靜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絶學却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須詳細爲子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其始

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爲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說便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衷孩提知能良善又皆可指反只遲疑不決以致虛過終身

問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便了兒看朋輩以工夫爲先者年覺進益空譚性地者往往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予沉默一時對曰如兄之言果爲有見請先以末後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工爲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定有所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觀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澹意念亦尚安閒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深淺卽已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眞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憑此四字便卽可去戰栗而漫爲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

自道不可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道只是率性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天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

不思究其端緒卽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謂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効者必功不細膩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善哉程伯子之語識仁也謂識得此意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彼豈務作侈語耶良由直見天地萬物渾然一體故曰大不足以名

之若反身未誠猶是有二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故學者果能識得誠自已誠已外無誠妄自已妄已外無妄則一是百是而存養克治方是欛柄入手卽如今日吾儕徐徐而食食畢而起且坐且譚莫非本體亦莫非工夫固無善狀亦無過舉又何彼已之可分眞妄之可辨哉時時如此透徹便是萬物我備便是學以致道卽此學字亦從人強名耳

友人懇求指敎先生曰君能信此渾身自頭至足卽一毫一髮無不是此靈體貫徹否友曰未能信也先生曰人有拔君一髮渾身皆覺而呼痛乎友曰然先生曰君之心神微渺如何毫髮便能通得手足踈散如何毫髮便能收得聲音寂靜如何毫髮便能發得細細看來不止一身卽牀榻亦因

震撼蒼頭俱爲怖驚推之風雲互入霄壤相聞可見頭不間足心不間身我不間物天不間人滿腔一片精靈精靈百般神妙從前在心而爲君之知在身而爲君之事在生而爲君之少而壯壯而老莫非此個靈物乃一面閃瞞莫測底裏譬則寄養嬰兒不識親生父母偶遇人言說破則識認歡欣其情不可想耶此友躍然有省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不知從事乎此而誤於事爲應迹此擬思量縱偶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

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卽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卽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嘗變遷

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有生之初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莫定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是卽所謂寂靜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爲起居食息百般清快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從而歪斜手足或相拘攣何啻百般症候然此等玅用此

等怪狀則皆初生無量精華之所自充無跡血氣之所自運也故古來名醫製方治病咸從無病處治之如病在左則鍼其右或右則又於左取之在下則閒提其上或上則又於下通之蓋的知此身之不病者其全體而病者其一節也此身之無病者其眞常而病者其一時也故長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昭德以塞違則違無乎不

塞

一日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顧諸士夫歎曰只恐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徧指面前所有示之云大衆環視羣聽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持否老幼咸躍然而前各有稱說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人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歎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譚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illegible]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謾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是相去遠乎先生浩然發歎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煑砂求粥也衆請指破先生歎曰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用力執持矣衆咸有省

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為物者也其一則宿世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為變者也精氣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見易見而屬之陽游魂依精氣而

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靈之於陰交媾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少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

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形體妙用其心知簡澹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殁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為徒焉已矣若人以心思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於力為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殁

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為種焉已矣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為陽而先之以心為陰而後之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人並況可以先乎曰子惡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為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為身是身也固身也固耳目口鼻四肢

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為心是心也亦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為心知之身形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雖弱且微而較之日中之舉止毫髮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舉止毫髮無

殊也是分之圖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瀰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爲聖不可知之神人矣

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習某嘗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鎗極微之術如占角識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時未嘗之絶此何故哉亦只緣其物一念精專便自然各各會到家矣奈何眼前有場大事較之以上諸般甚是平順簡易乃未見一人肯上心者

游大夫問養生家守中之訣何如先生曰否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謂鬼窟吾人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盖塞兩間彌滿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

癸丑先生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

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讙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盖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

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氣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廢是尚得爲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軌

詹明甫問曰學貴靜乎先生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着曰

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明甫以寂爲疑先生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於道者非功也烱然而精光旁燭軒然而氣宇高翔以游象數之先目絶剛風之上

先生嘗謂知友曰不肖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鶩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懸縧塵埃晶光天日三十年來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不悔避

先生語諸孫曰予自念年來此道關心夜分方合眼旋復惺惺耳聽雞喔未知何日得安枕席又曰予初學道時每清晝長夜只

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

此心之體極是微薄輕清纖塵也容不得世人苦不曉事却使着許多粗重手脚要去把捉搜索譬如一泓定水本可鑒天徹地纔一動手便波起明昏世人惟怪水性難澄而不知原係自家亂去動手也

學者須過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

則小進旣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此學玄玅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刻不放後日方有成就

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人篇擧兩間夷狄禽獸而總名之曰人此孔子大學之旨也

萬左史問疾先生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

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己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

先生問友人曰日來講說覺發手乎友人曰有發手有不發手先生愀然曰何爲其然也如飲此茶君送我我酬君已而各飲何等不思不勉何等從容中道如何便不發手

先生語曹胤儒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親長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向某兄弟歎氣歸途謂族兄此兄無不[illegible]意者而數歎氣何也兄試謂我兄弟讀書而及第仕宦而作相臨終是有氣歎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歎氣事爲之某于時便已定志吾子勉之一日

徵儒新功儒對以理會無思無爲之本使此未發時澄澄湛湛則隨時隨手順達將去先生曰此亦幾於弄歸一路甚好然有所見莫不是妄否無思無爲莫不是着想成一光景否亦果能時時澄湛否隨時隨手果能動中否儒無對先生曰如吾子所見則百歲後易簀時欣欣瞑矣吾則以爲眞正仲尼臨終不免歎口氣也次蚤梳洗

頃先生顧儒大聲曰大丈夫須大放此志氣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許敬菴謂先生曰公之學大而無統博而未純久後難以結果先生改容進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承教謂大而無統博而未純其竊意大出於天幾原自統博本乎地命亦自純故三才合德乃成聖果若舍大以求統舍博以求純則世儒之把捉意念務

悦羣情徒爲虛花又安得結果而言統且純哉其病不大且博也大且博非其病也

羅子後語

夫道之難明也則明於儒之難也蓋儒者習於道之繁且難而不知簡易直截之旨聖人之所尚彼雖尚之而不得而漸至於繁且難也而後有揭其簡易直截之旨以示人而並遂疑語之曰禪夫禪特聖人之所尚簡易直截者也而豈有二哉是以後

儒之聖者畏其禪之語而故繁且難其言以避之陽明子亦不免也近溪子出陽明闡道之後膽加雄而語加峻時出其簡易直截之旨而猶不盡去其繁且難如藩兵者出羸卒以嘗賊而匿精騎於其中雖竟以之取勝而猶未免委其所嘗夫卅有抽精騎於十五而獨以其堂堂之陣鼓行於

天下則又愈於委所嘗以疑敵而幸其勝於萬一者矣此周望氏摘近溪語錄意也夫語道而至於繁且難其於道甚遠於學道者又甚苦繁其言繁且難而不造乎簡易直截之域又繁不可以有獲則學者亦何樂乎必舍彼而奚此也若此錄者雖卌之好繁且難者視之吾未見其不悅也悅而後可以進於簡易直截之域道不難明矣故出貲而梓之而題其後如此

山陰何光道

羅近溪先生語要後叙

近溪羅先生倡道盱江三十餘年其學以求仁為宗歆學者識取不學不慮初心為入聖真脉路其言洸洋辯博讀之令人灑然有會心處頤海內信之者十七而疑者亦十二三會晉陶石簣先生乃節取其言之精者輯為語要由是先生論學之旨趣躍然如玉光劍氣貫虹衡斗不可得而錐埋也荆溪侍御吳先生大人見而悅之命彥再刻以廣其傳且自傳其疑情于篇端彥竊謂古今論學者不難於信而難於疑惟大疑乃成大信魯論二十篇屢言為仁而未嘗直指仁體以示人惟孟氏乃言之觀其指

惻隱于乍見發真心面目于有泚而徐行後長直以為步趨堯舜談何容易乎先生之言大率類此初讀之恍然汗下久之反成玩弄而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從茲熾矣嗟乎此非先生之罪也不善學先生者之罪也譬之北轅者期見恒山及其望之而趨終其身有無限塗轍

惟坐謀適國固當不能跬步耳先生之言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便罷須要發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為世事念時刻不放後日方有成就此與善信美大聖神之旨何異而乃謂先生為僞學立赤幟也難者曰如是則孔子先行後言之訓宋儒居敬窮理之說儘可持循

而何必不學不慮之云使學者得借以匿心耶彥泓然罔措竊意此處須如孔子發憤志學方識得令姑明先生之苦心與夫諸先生之輯之疑之為均有憂為而然也如以言而已矣疑且未能信于何有

萬曆甲辰孟春江西按察司副使薛士彥

頓首拜書

題近溪子集

余曩爲近溪子題緑山會語甚俚且謬近溪子不以余爲迂若謂有契于心者粹而傳之矣頃杜生來自滇將公泉胡大夫命復以其集問序于余嗟余于近溪子竊附忘言之交矣又何言與又何言與顧余茲有積疑於衷非近溪子來余釋也藉手以就質正可乎惟近代二三魁儒蔚然負山斗望者其譚說名理若蒙霧觀花隔韡搔癢不獨無當諸慧目即膚虛如余讀其書亦不欲竟卷已矣考其生平而御遡其心神則圓皭然粹然大足媲美前脩而楷程後進也藉

令其人而在雖貧執鞭所欣慕焉至若輓近一二譚學者高極于無始細入于無倫大者罩天地而潤者乾三九矣徐視其履乃多不厭人心者恒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恒言萬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睚眦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種種也孔曰觀行孟曰論世其謂何此余一疑也又余往賴師友提誨稍稍有聞衰亦安自信謂得矣得矣竊見一二學者循然堂閫之見井管之窺耳乃輒砉然自是侈然自矜若前無孔孟後無程陸然者彼實自負若此無縫可下鎚[illegible]心竊哀之困反身循省安知余所

自信者非堂闕井管耶又安知人之衰余者不猶余之衰彼耶此又余一大疑也盖時時赧然汗悚然懼已若余與近溪子游從来矣時聆其大言小言微言淺言正言反言即其詠言綺言無不沃於吾衷已視其本諸身而超然灑然徵諸家庭而雍然翕然推之於交於民物而盎然藹然油油然熙熙然日見之履者即其所語語者也盖實有諸已矣故又冲然歛然未嘗施施然自是而自矜也乜論初機淺學即披淄操觚者流苟一言有幾于道未嘗不讚嘆而謹識之如獲拱璧然所謂若無若虛者殆庶幾耶

世學道者胥如近溪子余又何疑顧余前所疑者非徒求諸人實求自得于心也近溪子何以解之雖然耑精于身心性命之微耻矜妍于文字之末實践于親親長長之際不馳鶩于高遠之歸是近溪子之學亦近溪子之教也承其學者弗思歸求之此而於彼是亦余所疑矣不知近溪子又何以裁之也

萬曆癸未孟夏之吉友弟天臺山人耿定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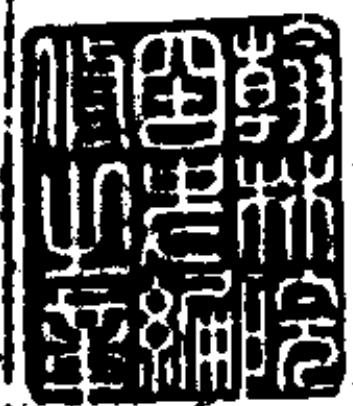
原缺第五葉

萬里之上然後嗢曰道[illegible]
矣乎而為之頌曰簡則有功
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
一塵然而起於是乎盍知
此學之難也夫學患無所聞
而有所執又患乎有所聞而
有所執無所聞而有所執謂
之罔有所聞而有所執謂之
病病而莫吾瘳也大命亾隨
之耳可無畏乎學者學其大者
也學其大者為大人者也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

其吉凶是以大人之心建諸天
地而無所悖考諸三王而無所
謬質諸鬼神而無所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無所惑非意之也惟
見赤子之心者為能一以貫之
若目覩白黑而耳接聲音舌
嘗甘苦而鼻納香氣皎然其
昭察甚著也嗟夫學患不見
赤子之心而已而學者稍悟良
知之說輒起執情障我空體天
地何安日月何行四時何運鬼
神何靈蓋錯認主人而迷失
赤子者也是以君子惘焉非欵
惘也蓋不得而不惘也吾師乎

吾師乎獨唇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手識所說以成是編兢兢然畏學脉之稍差以誤天下萬世而其言一宗孔子歸之於天命証之於赤子而無他說焉可謂醇乎其醇粹乎其粹者也信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學大人之學者此其的乎大司寇天臺耿楚侗為之標識而建昌郡守李公捐俸鋟梓可以觀同心矣嗟夫人一也而有大人學一也而有大學聖一也而有大聖心一也而有大心起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宇宙之內而有大人焉具大心學大學作大聖者於先生之言且暮遇也不敏特書此以俟旹

萬曆丁亥仲春之望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脩文林郎會典纂脩官充冊封正使羅浮門生楊起元頓首書于盱江傳舍

敘近溪羅先生集

往歲以督楚漕艘抵淮徐解后近溪羅先生于
真州時舟次語間見先生之襟次灑落心體平
易而舉中和之說為余告尚在耳也別後參商
無從緝晤萬曆己卯予叨役滇之金滄則先生
已還盱江然先生之去滇才二年其宦績昭昭
人耳目矧予攝金騰兵務日尤稔聞先生政事
之大蓋實能行其所學而非徒騰口說爾也當
其時緬勢猖獗諸土司為騰藩蔽者被其迫脅

兼翼以本邦之鷙黠焰逼金齒先生以總屯握
該道符節駐騰衝策應其急議主出兵為角犄
者聲援以逞制之事雖中阻迄今士大夫壯其
氣其勇於有為如此則豈徒空譚者哉今先生
還盱江矣迤西及東公署多先生手澤而一字
句皆喚繫為人感心予於先生投分雖淺神交
則深即所發義理之勇認真持定不奪於利害
不怵於毀譽不撓於榮辱固子輿氏所謂浩然
氣也使得竟其施為於邊方禆益豈淺鮮哉曩
予從金滄遷河海甫及期而先生之門下士杜
君應奎者以先生平日存藁若干篇來乞予言
重以滇中長者麗池郭方伯公命方伯公予公
祖杜君又不遠萬里而至則焉能辭予惟言者
心之聲也行者言之實也學者心有所見則宣
諸言而成章為文措諸行而成章為業孟子輿氏
曰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是尚友也則學者固
有行不逮言味空虛而鮮實用者矣要之不盡
然也論先生之世之槩可印證矣空譚云乎哉

予於文未能學問學弗工奚足闡先生所得之
蘊第於先生之躬行其言者偶閒一二於滇雲
故摭以塞杜君之請而復郭方伯公之命若夫
品藻斯文自有知言者為之秉筆非予事也於
是乎叙之

萬曆壬午歲仲穐之吉

賜進士第朝列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前
禮部儀制司郎中奉
敕督理湖廣糧儲關谿公泉胡僖撰

刻近溪羅先生會語叙

余與近溪羅公同舉癸丑進士為　相國存齋先生門人先生嘗講道京師公獨篤志先生與同年十數輩日侍先生側余亦叨與得聞所未聞後授官各各散去之四方不得會者數年矣乃後有事京師復得會於靈濟宮中各質所得殊多裨益別來又數年矣萬曆甲戌冬公始以副憲來滇再得會公於滇中公學益精力益勤而從游者日益衆欲倡道西南會同野李公繼

至與公同志又合併賜谷方公西巖顧公禹江張公漸江張公　水陳公諸君子講學五華書院日孜孜不倦諸生不惟得領諸君子文學之教其所薰陶培養者多矣豈不大哉公一旦出家居蜀美堂及令五華書院所集公與諸公講義並二卷視諸生諸君子見而喜之恐其久而或遺也屬同年賜谷公叙之賜谷公謂其言有裨風教當梓傳焉合而刻之一題以五華會語一題以叟王會語既叙其端而近溪公之門人杜生應奎又欲歸之書坊以廣其傳附公近日巡歷六詔與余鄉中谿李公寅所嚴公等論學之辭數章入梓焉類而編之分為三卷題曰近溪先生會語徵叙於余以識歲月余喜得附名諸君子後故樂為之書

萬曆丙子孟夏月朔日

賜進士第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前兵科左給事中昆明麓池郭斗書

刻羅近溪集序

近溪羅公篤志好學從姑山房藏脩處也歲嘉靖甲辰得雋南宮病不赴
廷試歸而益理舊學以所嘗聞陽明
先生致良知之說得孔孟正宗標示千載學脈惜分扃戶默識而日深省

焉凡微而藴之性情之寂感顯而著之倫物之酬酢粗自塵芥而入於神化之精近自瞬息而達於古今之變無顯微無動靜無精粗無遠近體驗久而真見所謂良知之體不假思慮無所不該天人道器圓融渾合而包括於方寸靈明之中致之而所以彌

六合塞天地者皆具於是柰何離以支離者封蔽其本真而彼為一切惝怳之說者又舉而空寂之耶總近溪集計十萬餘言其間正說庸譬為類不同要之皆根本良知不詭於正中間嘗強起出山歷中外而始終四十餘年專精此學其志定其養靜其所

得日宏以遂所謂支離惝怳是以榛蕪正學者隨所感遇而辨正之是集所載殆可以羽翼陽明而足窺孔孟之微矣公昔守寧國嘗講學水西書院余時為諸生心竊慕之而未識其人及登仕途舟過東昌一接公於郊亭見公神王氣舒藹然有道之吉人

也逆旅中俛仰云别不遑假晋以聞
緒論去而深以爲嘆又十餘年甲申
余貳越州而郡守蕭君乃往在水西
與聞公論學者道公學稔方慰所東
昌未聞未幾而余遠有盱江之役又
冀得以從公遊山房就正而償所夙
願乙酉春抵郡間以政事之暇問學
於公媿未足以闚公之藩籬而虚負
猶之往日隨亦以計事入都丙戌首
春見
天臺耿先生於邸第授以是集手加評
隲謂可傳也乃於水陸歸還披誦卒
業及以所聞於公者參互印證稍見
一班遂新而傳之藏板山房報成事

於
先生而併識所願學之意云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建昌府知府季曆
序

近溪夫子小像

近溪羅先生像贊

上元門人李　登贊 知縣

形亦衆形身亦衆身於惟先生踐形成身賦同此性宰同此神於惟先生復性完神均是庶物均是人倫於惟先生明物察倫長以及長親以及親道通事易道慕洛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維是孝弟達義與仁寰宇廣衆誰非我人先生一腔收天下春萬古長矣性無古今先生一念洞萬古心近自文成遡及孔門先生闡之厥有大勳仰瞻遺像緬懷溫仁勉旃此學用咨循循

宣城門人沈懋學贊 狀元

修其形躐其身保其精完其神學接虞廷獨見本眞不慮不思赤子知能萬物一體肫肫其仁至平至易極高極深曰中曰庸以化以神德難以名名難以稱强稱名之名稱大人

旴江門人張　嶺贊 員外郎

儼然若有所思實則何思何慮也退然如不勝衣實則當仁不讓也煦然若無不可與實則和而靡同也向道而行忘身之老寔其然之善貌先生而肖者其尚圖之此哉

臨川門人徐允修贊 布衣

欲觀夫子之心大德曰生欲觀夫子之身形色天性學從不學知以常明三綱五常無爲渾成不離乎愚夫愚婦肭合乎至聖至神

白鹿洞門人熊儐贊 貢生

學本羲皇何思何慮老安少懷入孝出弟肫肫其仁德配天地孔孟以後斯文在是

趨田門人表　黄贊　兵部主事

儒者曰汝學似禪禪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直透本心以竢聖人百世此昔人贊象山先生之言予贊先生無異

盱江門人左宗郢贊　提學御史

挹先生容如坐春風聆先生言如飲太玄由今想先生像蓋動靜語默悉登彼岸學先生學統天地萬物同歸大覺易知簡能直臻聖神一息千古元氣流行無得而稱稱曰明德先生

宣城門人王　琛贊　貢士

發明德之旨中天皎日踏孝慈之用大地陽春掀翻秘藏喚醒頹衰日用平常原非外假出王遊衍直任本眞中和位育千聖一心學爲大學人爲大人

近溪子集　樹

楚黄友人耿定向評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以天下爲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圓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

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修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爲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

明明德於民固必先修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者焉欲人己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為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為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於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而天

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為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可見知先後即知所止矣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

之為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為合格否則為出格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以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

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修齊治平節節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國家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浩

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非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孳孳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天又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後來知所先後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也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

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即接着定而後能靜說盖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不動内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為中心之累也我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倫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足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凡用人者用夫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

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
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
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明德於天下也
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
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又曰七十衣帛食肉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
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
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
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
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
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為大學一章以為修齊
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
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
未專以孝弟慈為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

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為法芳自幼學
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遍勉家庭已數十
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繹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為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
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
朝果當大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
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輒
述鄙見以便請正於諸先覺云

問中庸亦知古本可否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
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
仁惻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
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
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諟之而明明在我上帝
時時臨爾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
隱顯於微卒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
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修而
化育彰數可永壽而無敝矣故易曰君子窮

非此老不能觀破此既語書亦有所覺矣未可向淺之前道

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而吾圓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況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鄉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群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尤為大也是以其道則為至聖之道其德則為至誠之

抖我同然

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切群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縣璽方爆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入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知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

此君子獨細思亦哉得出

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為聖之至為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群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至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平生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柰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於性命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為操待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覔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如任如何如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入徽之言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其宗旨何如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可身遊聖神堂奧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則解者紛紛竟未能愜人意何也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

言說也已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為明明德親民之至善足為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修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復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却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應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即一箇承題相似却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

如此解說亦通

親這箇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止至善衍說一遍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

陳一段格則而格則最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為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修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箇至善格子而為學者所當知者也則一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此篇與禮何關曰禮有經有曲世人概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

是

知此者禮緣是真禮者莊之所指此者乃世俗禮之糟粕耳

曲而非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

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輙以意見彷彿為之家國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也哉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能於下愚而

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修作則便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為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曰先賢亦云大學為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義理勿論而其次序則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坐中有一

習禮記者憮然曰先生豈常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謂願學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著筆也蓋他分明自說五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學則鋪張

是

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甚明自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鑿空枉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曰吾人此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物一家可通於天

是

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説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耶

問中庸雖説性然亦未嘗明言性善曰只天命一句便徹底道破盖吾人終日視聽言動食

明切

息起居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體物而不遺本於穆而不已則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又豈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問戒謹恐懼説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

以此用功何等緊切何等縝密

着重也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illegible]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威冥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蔵故雖不睹不聞而眞莫見莫顯其畏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爲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陽明謂從涵後始

然而先儒又謂須善觀未發以前氣象其意何如曰二說俱大有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性情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吾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

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著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汝於上下文

今人自謂已能見道而恣睢任放肆此者夫

足意大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處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卻又要致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為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太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之謂禮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之化而

此條初看微覺牽强復看亦通近日動老莊之說滅除禮教蓋不知此等禮也

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
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曰前在京
中會說此條会僚諸老皆以為然請為諸君
誦之大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
育的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
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充足蓋經禮曲禮周
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

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卻
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
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
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至道終不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
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於
古訓問於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
以致之而不失其廣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
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

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而不失其
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
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
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
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
而字至此卻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為
崇禮而言也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
安得而驕為下時禮以為下安得而倍語以
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興而不容耶故明

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
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
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問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與孝又何分別
曰亦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
生生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
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
能踐形即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
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依

人而成人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衆共嘆曰善學者在父母則爲孝子在天地則爲仁人

問孝弟爲仁之本孝弟之道亦多矣如何方是爲仁的本處曰賢只目下思父母生我千萬萬辛苦而未能報得分毫父母望我千萬高遠而未能做得分毫自然心中悲愴情難自已便自然知疼痛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

皆惻隱遇物遇人決肯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如此却恐流於兼愛曰君之所恐却不會流矣但或心尚殘忍無愛可流焉耳

問夫子十五而志於學學何學也曰學以成乎其人者也故聖門宗旨的在求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人生之初則孩提是已孩提所知則愛其親敬其長焉是已愛敬不失其初則舉此加彼自可達之人人聯屬家國

天下以成其身人曰大人學曰大學矣然則吾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之矩其即所謂絜矩之矩而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正將運斯世之矩於其掌而畢所學之志於其初者也

問顔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見他甚麼來曰此段其處到須吾人用心體會不容淺淺看過若淺淺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

是

見止是顔子日用動靜則何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辯對看即如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神原關繫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顔氏之子便合

下心事相爭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
故曰自得顏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
人去親夫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
之也至於顏子不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
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的人也去問他一
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少能與不
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顏色去干犯了
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辨而接
引之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顏子處便見他兩

近者身有之故言之清切如此

個人是合成一個人後來短命則這個人有
一截没一截了所以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
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化好却得曾子
這人來再傳又得子思又得孟子便把此老
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
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說
眼便皆是替他看而耳便皆是替他聽顏子
之命始不短而夫子之予終亦可免乎喪嘆
也已聖門求仁之學須是如此理會吾儕仁

身之功亦須如此圖謀只得不厭不倦一段
精神直與孔子顏曾打得對同我管保百世
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無疆也已
問知之為知之一章曰吾輩為學蓋學聖也聖
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
知是即告之以明通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
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
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
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柰緣兩個途徑都差

是

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
之所以為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
理會知所以為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
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
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為知也蓋
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到而知之者矣
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
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
通明而後為聖耶如此為知則知從外得而

是是

原缺第二十六葉

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桑公之問夫子則不能對觀子貢荅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隨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是為二賢而發於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個對偶一則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二夫相與議論因某事則歌某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英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英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時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已者矣

問季路問鬼神與死而夫子未荅何也曰聖人詞婉而盡皆深荅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功功乃能致之曰周子云明不正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己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我於己亦有之也今人為學立志向道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

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寒心動念即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為所譖所愬而奪我定志也耶如此不行方是廓然太公既是廓然太公則物來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耶衆為躍然

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蹈凉卓越氣禀正同但其復自中通美體暢發視行之不掩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氏為庶幾而告以克己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則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噫吾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已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乃為浩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

尋常恭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為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而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我有友人

此老抵理極精處非淺淺可道

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貫穿下文

問仁人心也一章曰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鷄犬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

知心之言

着在一處如放於有庫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為主宰發則為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為輕也慎之慎之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一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己不以言餂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仁義禮智信皆仁也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各各章旨自殊雖說皆格物也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

如此者至善果物之格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修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為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

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盖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總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總成得大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群賢一齊推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矣以我此格物所以為古人一大關楗不辭罪

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今乾坤之兩儀以見大意獨太極猶未言及恐終是無頭學問也亦請畧言大意何如曰易理難言不止今日然妄意亦嘗窮索又不敢以難言而遂已也盖易有太極是夫子贊易之辭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以贊太極之辭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易之外固非別有太極

矣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盖自伏羲周文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虛中實實有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八卦分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為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太極之所生化盖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

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爍爍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将千畫而化一畫又将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

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陽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須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德便須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 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

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

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淺近而窺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

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内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而微其入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問孔子聖之時似多得之學易而然曰易彖之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

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乎心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生精神全付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也哉

問孔子之時與顔子之復同異何如曰顔子之一日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為時時而動之天矣則為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來也歟

問顔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也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己也中行而知即禮也惟獨而自則聚天

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己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則可見復必自己而徒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似得顔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

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己私漢儒皆作此訓今遽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己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況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己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

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未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

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今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陳說若謂衆皆莫肯信從而且遷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為實有諸己況七十之與三千又況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幸大家早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

彊也已

問復何以能自知也執曰是則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

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曰格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易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然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銃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

乾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倏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抄方遍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衆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為不謬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荅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卻所以求仁矣乎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易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見云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

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惡不作叫做君子依乎庸也蓋此個天心元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喚

是亦為此憚甚矣

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襍擾而成小人之中庸矣孔問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啟仁者人也縱口說不倦而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而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况無聖人親自呼覺又可柰何其后却戲了孟子是個豪傑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在前心思豁順生就與聖人胞合一氣呵出說

出人性皆善至點撥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如乎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顏子庶幾乎復而孟子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于易

叫破俗學只消此語

此處說極精深非潛心者不能領會

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乃欲妄意以同歸于孔顏孟也亦惧矣哉亦難矣哉

問君子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工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

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子之病原在擇處欠精今乃賴他執處固察脉不真藥更作疾恐庸醫不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願施一方相救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藥起死回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絶也盖子之心中元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

得有兩個曰子纔說發很去覺照發很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變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為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耳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

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眇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曰今承指示亦

全在此

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辨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跬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此後固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

也信得只要得處真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願共勉之

此知非尋常聞見之知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謂之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奈行不著習不察能勝

而掩其知爾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勝而掩其能故乾知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虞廷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初則說個履霜堅氷氷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是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為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目耳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

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庸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聽視形骸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賛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庭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舍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况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此語與人心惟危不大相矛盾也耶曰此便見學問當惟精處蓋虞庭是先言人心則人而未道也所以危孔孟先言仁則是精研到極處乃說出個人也人心也此人心却是與道為一者所以不

妨說人心也況此正是虞庭傳心的要正脉請為吾子詳之今人只知虞舜論心重在於道却不知重在於人今人只知虞舜論工夫重在於精却不知重在於一何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者天地之心也故非人何處安此心字非心何處安此道字故道虛而心實心虛而人實也道心惟微即如金寶人心惟危即如鑛石未經煆煉則粗劣其所不免惟精以煆之則其心初止是人漸次人而化作道

精則且此若形容德妙

矣其人初雖是危漸次危而化入微矣精之為功始於志氣持志不易乃見精專入手則在覺悟妙悟能徹乃見精通志精悟精則如善射之久視雖懸虱可大若車輪跛鱉之守卯即偶江氣貫乎彼岸微渺道心將充塞乾坤也況我此人有不通身浹洽而此身危動有不帖體安靜也哉從是毫無欺昧謂由精嚴私不妄染謂曰精潔晝夜常知謂曰精純嚴潔且純則靈明透露人非是人而道矣生

化活潑道不自道而人矣人即道道即人則最初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到此全盤捧出信目以為明任耳以為聰從心所欲以為矩無為以守至正是即所謂允執厥中也究竟所允執者只是此個心心又只是此個人也豈不與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同條而共貫也哉故中庸謂舜好問好察而用中於民知吾民之中為舜所用則舜所允執獨非人心之中如何所以道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中

將已映照人字浚浮深思

庸又謂思修身不可不知人百世俟聖不惑亦只知人知人也者知其性之皆善也知性皆善方思己身是道是中自不容不反而求之矣孔孟聲聲口口只與人反己既曰古之學者為己又曰君子求諸己如指示貧人以一窖金寶在此相似無奈學者氣浮心粗遂外成性不肯向裏掘求非惟不肯去求抑且有言不信就是高等如樂正子且疑善非實有諸己其他則都與孟子喧嚷一生散塲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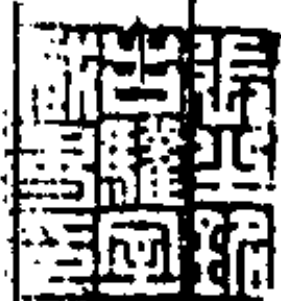
不意虞庭傳心要妙吾輩復覩今日則我
大明信大明也可喜可樂且可慶賀
問看來四書五經原自渾融其要只在得個頭
腦何如曰經書固在得其頭腦然頭腦亦不
易得蓋今世有志講學者多樂從易簡謂六
經註我不復更去講究有稍知講究者又習
時氣習已定謾將聖賢精微之言也同套話
觧去予弱冠亦蹈此弊後感天不擯棄遇人
折挫一番方幾痛恨追悔再不敢將聖賢之

言輕易忽畧從是愈去探求則愈有滋味愈
脫舊見則愈有新得及看人謾將經書比做
道理判斷則每為之寒心震股而不能自安
於是漸漸有個入頭亦漸漸各處通貫乃知
聖賢主宰乾坤生化民物只靠着數本經書
甚欲敬告同志大家信古敏求以莫負此生
好時光也況我
明制科原是專主經義後生晚進引他上得此
路則不惟身心終有下落而目前舉業亦自

脫越等流數倍今世儒紳得此意者多能芥
拾青紫則培養真才為益又宏且多矣願共
勉之勉之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羅懷本梓

照老宗旨此篇徹見大諦請著不可草草

楚黃[illegible]評

問今時談學皆說有個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曰如何是似無而有曰先生雖隨言對答然多歸之赤子之心便是似無而有也曰如何是似有而無曰總說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也耶曰孔孟門庭果然風光別樣吾子以似在有無之間言之卻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原日初生亦是赤子否曰是曰初生既為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曰今我此身果是赤子養成而非他也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是為宗旨儘是的確為有矣安得猶言似有而無耶曰今言學貴宗旨者是欲使吾儕有所憑據好去執持用工也若只知前說我問你答隨聲應口則個個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又安望其有道可得有聖可成也耶曰吾子此疑果是千古不決之公案然卻是千聖同歸之要轍也其端只在能自信從而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如其覺悟不妙難望信從而同歸矣蓋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孔子統括卻言不止精微而曰潔淨精微則是精微而更精微即所謂玄之又玄也若如書舍所刊集說講說則膚淺粗浮甚矣世人無識翻喜他有個宗旨依循好去研窮踐履謂能到純熟即便是聖賢此正俗語粗大麻線而求透針關擁灌稊稗而望食佳餐也惡可得哉曰今時勿論世俗是非且請教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為身主身為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提孩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而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

愁苦難當了、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得遂安樂、不想外求愈多、中懷愈苦、甚至老死不克回頭、惟是善根宿植、慧息自素清的人、他却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如饑莩想食、乘露索衣、悲悲切切、於欲轉難轉之間。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時則憬然有個悟處、所謂是天不負苦心人、到此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即是赤子、又信赤子原解知能、知能本非慮學、至是精神自來帖體、方寸頓覺虛明、如男女媾精以為胎、果仁沾土而成種、生氣津津、靈機隱隱、云是造化、而造化不以為功、認為人力、而人力殆難至、是此則天心道脉、信為潔淨精微也已、曰此後却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子若不信、請看慈母之字嬰兒、婦師之培寶樹。其愛養滋扶、意思何等切至。而調停斟酌、機括何等神妙。子固莫能為問、我亦莫可為答也已、

閒舟中清夜何以見示、曰吾人須是得個頭腦、其學方有着落、但頭腦極是難得、今只曉得用心去向、久則自然有些入處、且如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

此先儒學以聚之之意、當會之於語言外也

我聽汝之言、不止自欠真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為此一事也耶、曰只為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為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伏羲平生盡嘗百草、氣味將來碾磨熬煎、求出一顆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竟得求

既能統萬為一復能貫一於萬豈似吾儕悠悠度日而漫漫為心也哉曰我今聞師之言心却覺得明了也曰明之一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了以為明者亦有心神乎契而為明者若果神相乎契則言入汝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片百星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塊頭尚相牴牾則其照曜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澈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為吾有也耶

問今早復如何見示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遇師提撕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似知當下理趣但於聖訓卻全欠順妥蓋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據汝初說都在吾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次說觀即觀

了是心目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已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揮底蘊總是觀目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都不知聖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釐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洪纖互相低昂聞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強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人質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堂則未學亦可升耶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然嘆才之惜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

跡正是具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却又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跡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跡豈便皆可入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為其可以入聖而然觀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之也抑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詞外盖子張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却揚而抑之曰豈為現前諸人不入室即善入雖能不跡而善然亦不入室也今竊共諸君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以入選其最當意只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為惜則他又更何説哉其每誦德行分科謂為英才之盛殊覺其為人品之衆後叅對軻氏願學去處把來一齊換

此一門限未然限業人

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吳惠再閱諸公總未跳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一關盖善則即為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備千載同然中間却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己也夫善而固有諸己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抑敢因論善人而為吾儕共致勗云

問君子有三畏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盖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天命而訓人以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修吉悖凶人於天命豈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渾全天畀而不慮不學則体極希微莫説常人難知即豪傑才士亦無從理會不之不能況望其恭敬而兢業承順之不遑耶惟如是

則大人必在所抑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豈其人是不失赤子之心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悟道莫如子貢然頓口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故夫子當面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我知也夫此豈不知天命之驗耶至孟子則一言性善門下諸人紛紜辯駁䛐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性有諸己亦在疑信相半之

問兄於其他耶如是而不謂之抑且侮也吾安能為諸賢諱耶

問後儒談學多極分明即如心之一言必說其體段何如其根源何如其發用何如今看大學釋正心郤所言甚簡何其與後儒不同耶

曰聖賢之言豈尋常可及但細細看來言雖簡約然極明盡即如大學之釋正心只言心之不正而心之体段及根源發用無一不備與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

之和中為大本和為達道互相照映不待言詮而自可意會也曰學至誠意則天德王道俱可俻舉何故復言正心修身縷縷不置耶

曰予言雖是有見而道理則未盡然不觀中庸說誠便細分幾樣有曰誠之者有曰誠者又有曰天下至誠者配而論之曰誠之者人之道即所謂在誠其意而擇善固執有許多着力去處說也既須着力便好樂憂患不免微有方所須是涵養既久思勉漸消方是意誠心正而近乎誠者天之道矣夫知及仁守心純天理所學豈不精熟然光輝之發未即盛大則莊涖動禮難說不假歲月以俟達而宣暢之也由是而明著動變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斯為至誠能化而大人之事畢矣若一言蔽之則果然誠之外無可增益也已

問某欲為人請教如何存心曰為人即存心矣曰心若不存如何為人曰心不先知如何去存曰請教如何知心曰知人即知心矣子觀

閑引物學最說方便

洪範說人有視聽言動思、蓋大体小体兼備方是全人、視聽言動思兼擧、方是全心、但人初生則視聽言動思、渾而爲一、人而既長、則視聽言動思、分而爲二、故要存今日既長時的心、須先知原日初生時的心、子觀人之初生目雖能視而所視只在爹娘哥哥、耳雖能聽而所聽只在爹娘哥哥、口雖能啼手足雖能摸索而所啼所摸也只在爹娘哥哥據他認得爹娘哥哥雖是有個心思而心思顯露

只在耳目視聽身口動叫也、於此看心方見渾然無二之眞体方識純然至善之天機吾子敢說汝今身体不是原日初生的身体既是初生身體敢說汝今身中即無渾純合一之良心漸漸湊泊將來可見知得人眞便知得心眞知得心眞便存得心眞雖汝初學不免要着力點檢操持然較之歧路不明而粗鹵執滯者自是天淵不類矣

問某今日用工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之致知是知個甚的力行是行個甚的曰是要此理親切耳曰既主意如是便當先求此理矣豈有此理不求而能得親切理不親切而能致知力行又能學問長進也哉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之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却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切、舍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曰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曰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却來理於問

指點當下果極親切矣

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凝然聽着、汝心炯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也、言未透徹、則默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也、曰果是親切、曰豈止道理爲親切哉、如此明辯到底、如此請教不怠、本是致知力行而親切處矣、衆皆躍然有觧

默現在知行更明顯

問吾儕日昨請敎或言觀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學或言守靜先生皆未見許然則誰人方可

此處最要辨得分曉方見此老苦心

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衆皆默
然有頃一友率爾言曰終不然此小僕也能
戒愼恐懼耶余不暇答但徐徐云茶房到此
有幾層廳事衆曰有三層余嘆曰好造化過
許多門限階級幸未打破一個鍾子其友方
晗省悟曰小僕於此果也似解戒懼但柰何
他却日用不知余又難之曰他若不是知如
何會捧茶捧茶又會戒懼其友語塞徐爲之
解曰汝輩只曉得說知而不曉得知有兩樣

故童子日用捧茶是一個知此則不慮而知
其知屬之天也覺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個
知此則以慮而知而其知屬之人也天之知
只是順而出之所謂順則成人成物也人之
知却是逆而求之所謂逆則成聖成神也故
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人能以覺
悟之竅而妙合不慮之良使渾然爲一而純
然無間方是睿以通微又曰神明不測也噫
亦難矣哉亦罕矣哉

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夫天地萬物性原一體如
何只說人爲貴耶曰譬如人之登第同是進
士然選來衙門却有不同者外補便見在內
者更貴內補別衙門者便見在翰林中書者
更貴此則因所居衙門而分難道進士有殊
也知此則知天性矣曰如此則恐人物太無
分別曰也有分別處但分別則不在性而在
性之能覺與否蓋人則其氣淸正能覺者多
物則偏濁而能覺者少也譬則進士選官以

作縣爲最未然作縣行取多入吏部科道是
又反超越一切衙門矣此無他其地步本高
而科第無殊也世言物類莫賤於蛇然蛇知
潛修多成蛟龍其變化飛騰又萬夫莫及矣
此無他其性天本靈而與人同貴也故知悟
覺在人極爲至要能覺則蛇而可龍不覺則
人將化物甚哉其可懼也已
問今日爲子盡孝莫大揚名顯親欲遂顯揚其
先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非不切切無柰長精

問斷處多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其之志願常欲照管持守此個學問有時不知不覺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處也曰此則汝之學問原係頭腦欠真莫怪工夫不純也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方所而不貝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我今勸汝且把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

近老放下與縣氏放下自是不同

問又必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現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在是而學即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一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學子也

坐集寺堂因見佛像儼然共嘆其祖祖相傳確守衣鉢真不易及一友奮然前曰堯舜周孔以中傳心即儒門衣鉢也不中之求而衣鉢是羨何其明於慕人而昧於反己也耶余謂禪門衣鉢與吾儒之中誠類也衣鉢已是難

傳况中又豈易語耶一友又向余詰曰先生之學將以稱宗作祖者也欲的確此中以傳衣鉢非先生而誰求耶余曰子且姑置乃再前其初語者而問曰汝之志似銳且端矣試言汝平日以何為中而所用工夫又如何求中耶其友作而對曰中之為理果是難言蘇欲言中請以鐘喻經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之未生中在天地渾然寂然即鐘之初融大冶豈嘗有鐘之跡哉及甄而鑄之舉而

此友亦知[illegible]意

懸之是則天地之既生乎人人之各有其身而人果類乎鍾矣然天地果孰生乎人哉一中以生之也人亦何以為身哉一中以為身也是故有耳以聽聽則能聰有目以視視則能明有口以言言則響應有四肢以動動則快當有心意以思思則分曉伶俐是中即此身身即此中自赤子以至老死自吾輩以至途人又何中而非身何身而非中也耶其次詰余者復從而相詰曰子之以鍾喻身以身

體中言則似矣獨不思儒先謂人有氣質之性故中雖同而氣質不同氣質清美者常少而薄劣者常多其薄劣者即鍾之土泥以窒其空木石以礙其旁雖盡力叩之亦俗謂擂木鍾敲土磬也學者須是克去己私變化氣質然後心無物欲而自虛虛以應感而自中矣以鍾喻人須當似此果只如君所言不亦太混沌也耶余覺其詰論稍失和平徐為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其初所論於本体固

不雜而工夫未備其次所詰辨於源頭雖少清瑩而當下却見受用即此時一堂上下八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樣却於二子所言一句一句無有一人不入於耳亦無有一人不想於心者何哉蓋因各人於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開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

天中而天中必以虛顯豈非各有攸當也哉聖人謂仁者人也為道不可遠人其初論者近之又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而時中其次論者近之大衆乃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為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也哉適纔所論曰中即人人即中人與中固無二體又曰中必以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

用也故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矣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長在會中每會長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悅亦即可云朋來而樂孔子所以學則不厭教則不倦直賢堯舜而取衣鉢以付之吾儕但看吾儕接受福分何如耳幸共勗諸幸共勗諸

問中為人所同有今日之論與古聖之言原自無異至反而求之不惟衆人不得即聰明才辯者亦往往難之何哉曰學至心性已是精微而況中之爲理又其至者乎故雖聰明而不能爲思雖才辯而莫可為言以其神妙而無方尔但自其看來到喜得他神妙無方乃更有端倪可求也蓋謂曰無方則精不住於精而粗亦無不有也微不專於微而顯亦無不在也善於思且求者能因其理而設心其心亦廣大周遍而不滯於一隅隨其機而致力其力亦活潑流動而不拘於一切可微也而未嘗不可以顯可精也而未嘗不可以粗則人力矣機和平順適不求中而自無不中矣譬則北人言其人之可用者曰中用言其物之可喫者曰中喫亦以其人與事其物與口恰好相當而遂以中形容之也大衆同聲和曰先生論中之論亦甚中聽也哉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今說者以前為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不知是否曰易之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觀直方大為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某竊謂易首乾神而乾則又統乎神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

五中[illegible]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
鐵硝之爆銃潛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
要識直方而大之意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
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
此微窾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
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
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耶此
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
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

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
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
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
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
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
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
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
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
習無不利止[illegible]是贊嘆而[illegible]曰[illegible]義至此始純

[illegible]記

熟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illegible]
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為用工
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肯承當指
之曰是為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
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識性體性體若昧
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
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以後處
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為
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

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問先生說形色天性一章聞與衆不同何如曰
其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
口氣則似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
略形便覺無意味也大要亦是世俗同情皆
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為重及談性命便
更索之玄虛以為奇崛軻氏惜之故曰吾此
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為天性也惟是
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

能實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
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
禮四體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方
是個聖人必渾然是個聖人始可全體此個
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
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
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
人也故邵子天根月窟之咏始之以耳目男
子之身而終之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蓋形軀

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既相往來則坤爻十
八總為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四季以作長
春所以修心煉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也
問盡心一章說有不同何如曰此章之說如陽
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
似覺未妥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
分析又覺稍多層節某竊敢作一譬喻謂其
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
也蓋心性寂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徹而知

之真有見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
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
而養之繼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廻而
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知此以養則心之與
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
知入於天則愈探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
而益泯是即水性之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
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若善知
善養以顯著修為使心運乎身身体乎性亦

即冱寒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
養以奉天久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
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殀更何足言也哉一
友從旁贊曰孟夫子他章言萬物皆備豈非
專指心性及樂莫大焉則必反求諸身信是
亦同此義曰即此章書旨今時諸友理會亦
未透妙蓋反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
謂之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者也學者其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強乎[illegible]

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
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因此而識彼也
耶
問數時日夕侍先生聽教覺得學要專宗孔子
又覺得孔子之學以求仁為主不厭不倦則
所以求仁而好古敏求又所以不厭不倦也
不知是否曰所問是則是矣但其原日亦未
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
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

此老自叙平生所歷具是實錄

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柰
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
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柰却看
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
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為工夫每有窒碍
病雖小愈終沉滞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
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
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憐愛真比世人十分切
至因此每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

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為[illegible]
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著緊喫苦又在省
中逢著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
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柰何不把當數
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
將論語再來細讀真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
又看孟子又看大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
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
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學得沒柰

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
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
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
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貫串不來時又天
幸楚中一友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
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
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
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

敢輕授㭍復以師事之閉户三月亦幾亡生
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
究極本原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歸會孔
孟孔孟之言皆必歸會孝弟以之而學學果
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
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
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
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
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

個章句我幾歲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
穀之味固雖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
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
是人之所同愛則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
之所共食也至若可作宗旨與否則非某之
所敢知也已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為孟子不
取且極辯其非耶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
未曾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

即如告子此人孟子極為敬愛謂能先我不
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況又先於孟子
一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
意尚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所槩論也今
且道生之為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
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
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
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蘖
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

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為人心之所同
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
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為言在古則可道在今
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己則可以語性在
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所
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辨亦止辨其義外而未
辨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
為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
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揉之告子至此

[illegible]告子後果能信曰然孟子更別有特語

不免自嬲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嚮應承當。則性機、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兩關不超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默也已、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繞已乎有則願樂聞之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盖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尔若誠之為誠克實完美自然而成者也惟成出自然而旁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為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為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已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盖道體莫大仁智而其

用莫妙於時措也茲已成則純然而可言仁物成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内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其共勖諸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

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盖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都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即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而中

問只恐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有時
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
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
養而太和在我
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絕到極平易處而
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
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
服行中庸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

中庸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
終日講解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己
即是中庸此真天下古今一大惟事願先生
為我更詳言之我將為先生即徧告之庶使
一世之人人盡自知之也曰天下古今事之
惟人之昏豈止一中庸哉豈止自是中庸而
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如仁者人
也分明自己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仁又
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分明自己是知
却死殺不肯自認做知。靜靜思之我此半世
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
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
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萬賢作經作
傳撒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揀
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甘心嚚頑頹惰
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已追悔
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
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君

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奮通聖蘊則
仁智中和昔在書冊者今皆渾全在我此身
則光嶽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焰赫爾
朗照乾坤不惟鄙人之罪過頓消而且諸公
之功德無量矣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
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之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則出徙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而外之出徙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為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渺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為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即微而顯恐懼驚懾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問弟子用工何先曰汝輩昨來夜坐縱談直至更深某問曰此皆是哭否若當其時即慨然

直任則工夫便為得力矣但此非大度量大氣魄又更大大聰明莫能也若我看汝輩時則不免精神少少歛索此便不是善用工夫者矣曰弟子也覺有些歛索但皆倏然而來何暇去用工夫曰此處安能着功蓋推求歛索皆從前時疑根未断故到此不免倏然而來也曰鄙心非不欲直信而任之但每每言動則多過失以故疑卒不免疑不免以故反覊歛索亦卒不免也曰顏子之過却也不免而顏子則能於學而好惟好學則過不貳也蓋貳不解作先後相重正解作疑貳即是汝輩歛索處也曰弟子輩現今言動多過若再不歛索過將不益多耶曰人之過有所從生心不知則過生也心之知有所由昧疑不化則知斯昧也今不思信心作主而只從過處歛索是即千金之子不處坐中堂而竟日躬追往僕則所追者一而堂室狂肆者不將千百也耶汝輩只細心講求顏子所好之學果

知此作師說更佳

是何學到工力專精然後必有個悟處悟則疑消消則信透透則心神定而光明顯即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於過也信乎紅爐之點雪矣而又何貳之有也哉此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民知敬學人之不可無師久矣却又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學以心為嚴師然則師豈專在於人哉曰道固當反求諸心非人指示安知所謂心又安知所

以反而求之也耶故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合人與已而師始得之矣但觀聖賢之言則有不容合者如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又曰當仁不讓於師是以與人不覺互相牴牾也耶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皆自師之者言之蓋謂樂師諸人則可而好師夫人則不可也曰好師夫人固皆知其不可矣然記又謂學也者所以學為師也是則方盡

一於學而卽志於師亦似好為人師焉者殊不知人之為學雖同求諸心而此心之體有見其全者有見其偏者若舉其全則家國天下渾然無外不能為法天下可傳後世而足以言學哉以是為學固即所以學為師矣彼能反諸心而莫識其全亦自許以心學者是雖小道可觀或足善乎一身一物然舉而通之天下萬世焉致遠恐泥矣故曰曷為天下善曰師夫能善天下萬世始可以言師能師天

下萬世始可以言學師也者固學之實則而不容外為者也夫豈作而致其好哉昔朱子註論語十五志學曰其所謂學即大學也夫大學者乃合家國天下而兼善之者也其嘗謂此一言我晦翁洞徹聖人心髓擲回叔世精靈而天下萬古始有穎着以準的依歸彼昏而不知漫漫以為學簞以蕩功者庶乎有省而發手深長之思也已其時淮象山一人比之晦翁則尤為難事盍年未十歲即為

力覃思曰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宇宙中理皆吾性分中理宇宙內事皆吾職分內事東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西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南海北海有聖人出而此理同此心同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聖人出而此理此心亦無不同也噫以是言心始為心之全以是言道始為道之大以是為學始足以為天下萬世之師也已矣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

學且識俱可廢耶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敷楮運毫洒墨乃言學字也曰蓋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具法帖而或揭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具法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以言乎書之藝抑且悖也況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傳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曰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歸諸一也若

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非二事也蓋學之為學聖學也聖之為理神理也善會之則二而為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為二矣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邇邈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皋

遙接此解有神助

伯盃稷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
所以學堯舜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
一也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
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
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之極
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
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
功之專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日月天
牖神通忽然開口叫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

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
大人之學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千古
帝王而不謬竢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
也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
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但非一以貫之則浸
猷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
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可語此後至軻氏
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願學也曰若天地

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光嶽毓
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
吾人必不容以不學真所謂先天地而無始
後天地而無終今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
子則曰非也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其聖
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
去向的確地位方得聖不徒聖做成個大聖
人也承教之後日復一日翻覺工夫再難湊

泊而心胸茫無畔岸也若將奈何曰此中有
個機括只怕汝或不能身自承當耳曰敢我
如何承當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
又有大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
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
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胸次茫無畔岸
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
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
大衆詳然曰如此果是快活余偏呼語曰此

時諸君汝我雖十數人而心心相照只蕩然一片了無遮隔也衆又譁然曰果是渾忘各人形體矣一友起問此則即是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未盡精微也其友又起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胸中看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長是簡簡淡淡溫溫醇醇未嘗不廣大而未嘗廣大未嘗廣大而

此語略混廣大精微原自不離如此云云將脫略者祇決于廣大則昧矣況隋者祇之于精微

實未嘗不廣大也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曰不知此體如何應事曰廣大時以廣大應精微時以精微應廣大精微合時便合廣大精微而應之也曰不知其中又如何用工也曰廣大則用廣大工夫精微則用精微工夫合廣大精微則用合廣大精微工夫蓋汝若不是志氣堅銳道理深遠而精神凝聚則何能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又如此廣大精微妙合而不測

也[illegible]即是可以應事而即是可名工夫亦即是而可漸學大聖人也已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未解也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圍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卻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己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己者時時不同事

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illegible]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有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illegible]

一此則其精微時也雖是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著事來便隨時荅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量濶隘則中歲氷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

問君子三戒有言其色不專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成色者是也鬬不專是嚷鬬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慮下皆鬬也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

得亦不專是貨利凡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來了無寸得者是也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損於道即心必思以絕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驗以身所經歷則某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女之欲夢寐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等則終夕廢寢平素最甘澹泊樂逰與財利惟去已之快及今年衰莊賛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全消歇而此則獨爲所苦以是言之二切固所當戒而舊說三事果尤爲重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

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呼暗室屋漏上帝昭臨不自戒嚴神且陰殛縱不爲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忽也已

問孟子以集大成推尊孔子而有取於射曰意伊尹之聖則譬之力而孔子之聖則譬之巧今想群聖得到不思不勉之處晚學已覺萬分難及而巧智講求在近世皆知爲作聖

先事可羅鵠盡精神以相爲誅矣今脫學莊
然拙射者睨鵠設何處必望其能彀彼有的
舍矣如臧也耶曰汝果欲智巧以爲入聖耶
巧是孟子言之則當於孟子之身求之矣夫
孟子願學孔子今二夫子之書具在但詳看
論孟語言彼此對同不差處便是其始條理
亦即其所謂智巧也曰今觀論語孟子言之
最先津津有味而無或異者不過仁義孝弟
而已是則世俗之常談愚蒙所共曉可謂即

不藉至位不倚時勢仁一身以仁天下此孔子之所爲巧而聖

妙妙

孟子之巧於學孔而孔子之巧自聖也耶余
時欲與解說而恐費口頰乃起立衆中而呼
之曰諸人試看某今在此講學携有何物止
此一個人身而已諸人又試想我此人身從
何所出豈不根着父母連着兄弟而帶着妻
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個人身爲仁又指此
個人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
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
身纔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纔動而天下

近[illegible]破此[illegible]亦有[illegible]矣

之道即[illegible]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illegible]
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illegible]之
頁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illegible]通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乎[illegible]成
詬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時在人
宗祠開講四旁老幼不下百數咸躍然與曰
如此談道吾儕誰不曉得如此學聖吾儕誰
不做得聽來果是痛快余復率衆舉手加額
曰我

太祖皇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六言眞渾然堯
舜之心而今日把來合之論語孟子以昌大
於時時處處又眞是熙然同遊乎堯舜之世
矣大衆可不共惜此時光而尤共愛此人身
也哉
問吾儕深夜相過莫欲聞教何如曰亦願請益
試述平時所蘊爲何曰鄙性生來過於方整
於一切是非必欲分別不容少混曰君果以
此存心制行亦自成家數未爲不好也曰近

覺人情飲落難合心願不安曰此所謂行有
不得反求諸己也隨處落落豈人情盡皆非
哉或爾己欠和平尓曰今亦思欲和平却又
不能奈何曰君但將往日喜好翻作厭苦則
和平日進心志日安矣曰某聞禅家有遠離
顛倒夢想某以心志不安此病殊多不識遠
離亦有法耶曰古人云處世若大夢恐此一
夢无遠離之所最急而亦遠離之所最難者
君不此之畫而夜夢之惡豈非所謂夢中說

夢耶况夜之所夢不待君遠離乎夢而夢有
遠離乎君也世之人固有夢中被兇傷毆而
遺憝刼掠者矣縱是痴児亦何嘗被毆而詐
諸官遺掠而索諸途耶此則自解遠離之微
也曰某自幼思將世界整頓一番今覺心中
空自錯亂果大夢也然卒難擺脫尓曰此豈
是夢象山所謂宇宙内事皆吾職分内事也
但整頓有大有小恐君祈思只當其小而未
及其大尓曰匹大之力云云倒三人某今周

儒體即些小整頓無分也况当畫其大耶曰
大小不在於事而在於機其機在我則小而
可大其機在人則雖大亦小也請君試思世
間功德有大於學術者乎機括方便有捷於
己之務學者乎君肯日夜務學其執得而棄
之學既足法今傳後天下後世其孰能以外
之即如我
太祖高皇帝人徒知其掃蕩驅除為整頓一世
乾坤而不知孝順父母恭敬長上數言直接

堯舜之統發揚孔孟之蘊却是整頓萬世乾
坤也大學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而壹是無别
豈非專以學術言耶况余接人亦多求如公
之氣力剛銳心志宏遠者實不易得但因而
莫振雜而無序我願子欲整頓世界請自今
日之學術始欲整頓學術請自己身之精神
始
歌詩少間覺和氣充然共相語曰此真學者滿
養之大助也曰滋養和氣在吾當士人猶可

稍緩至吾輩作官𠡠一時一刻不可已也蓋
居官之事逃俗而冗冗生厭厭生躁躁相
乘則刑罰不中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故君
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正所以預致中和而
為位育之本也因而嘆曰吾夫子永訣前日
猶曳杖逍遙則平時無不歌也可知矣然則
吾儕其尚延蚤演習庶為他日逍遙地耶共
發一笑

問夫子臨終逍遙竊想其氣象不惟先能知得

時節而其歸止去向似極大安樂不識可聞
其槩否曰諸君遽忘所謂本來面目也耶夫
形骸雖顯而其體滯礙本心雖隱而其用圓
通故小人長戚戚者務活其形者也君子坦
蕩蕩者務活其心者也形當活時尚苦滯礙
況其殭仆而死也耶心在軀殼尚能圓通況
離形絶脱則乘化御天周遊六虛無俟推測
即諸此時對面而其理固明白現前也又何
疑哉又何疑哉

問長生之事若孔孟則似未嘗言及何如曰孔
孟未嘗言而實未嘗不言也觀其謂朝聞道
夕死可矣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夫曰夕死曰殀壽則死固死矣曰聞道
而可曰修身以立命則死固不死矣未嘗不
死而實未嘗死未嘗不生而亦未嘗生孔孟
之言所以為平易中之神奇深遠中之淺近
非若後人之拘方執見物而莫能化也

問某平生極喜談玄一聞人可長生真是踴躍

不勝但往往求師指示皆欲我將形氣修煉
其工夫若覺甚善今聞本來面目之說方認
得長生是指此個東西然未有此個東西如
何下手修煉也曰此個東西本來神妙不以
修煉而增亦不以不修煉而減其最先下手
只在自己能悟悟後又在自己能好能樂至
於天下更無以尚則打成一片而形神俱妙
與道合真矣若悟處不透與好處不真則面
目雖露而隨物有遷敵之心思事務之間倏

然而水倏然而火倏然而妖涅倏然而禽[illegible]人化物而天真之本來者將變滅無幾矣唔可畏也

問往日看易經開卷便說潛見飛亢中間屢屢形容神靈變化不一而足輒為遲疑不了今將良知面目貼實思量方知聖人言語皆非空說道理也曰精氣為物便指此身游魂為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即面目也因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有死矣然

後段釋引稍淡着相矣一念清明便是天宮一念昏迷便是地府於此實下取之能實中所言神降臨[illegible]

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明可以通貫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曰魂之游既聞命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真實有天宮地府之處耶曰四書五經其說具在固不必遠求也論語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曰予小子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則帝天后土敢謂其無耶又

[illegible]可又觀其文則反而幻[illegible]矣

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又曰乃命于帝庭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間又敢謂其無耶後世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真便謂形既毀壞靈亦消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知併謂天地神祇亦只此理而無復有所謂主宰於其間者嗚呼若如此言則今之祭天享地奉先祀神皆只叩了一個空理雖人之

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侮肆然而無忌矣其關於世教人倫甚不小小故不敢不冒昧詳說也知我罪我其共亮之曰細須所言以質諸孔孟果於鬼神之德未嘗不嘆其盛而謂體物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但樊遲問知卻說敬鬼神而遠之則鬼神又在所必遠也意又何如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違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

誰得而遂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已之敬謹益至而語事之意亦悉無所施矣語意更覺妥帖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羅懷本梓

近溪子集

楚黃友人耿定向評

座中因歌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問曰此詩意思何如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紹而其學問根源則見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辭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都未思乾遇巽時也逢震處乾為巽所自出坤為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為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晝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為此詩打合吟詠欲於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問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

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温即復也吸則冷即
姤也其始呼即吸以為呼吸即呼以為吸原
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
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乞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
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
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
其微妙之幾而能得夫姤復互根之體亦未
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不測之

析得閑字妙

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
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
烱烱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棕
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
閑來閑住也耶答曰正是正是蓋來往不閑
則有滯礙一有滯礙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
十六宮都是春就六十四卦而純為陽也哉
問孔子曰志於道只此一語極是學者所當理
會亦最是學者所難理會蓋天下古今惟是

此道若此道真見則志自不容已志不容已
則學之不厭教之不倦精神漸次堅凝而聖
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間
奥將自有入頭處也答曰誠然誠然但今看
來道之為道不從天降亦不從地出切近易
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
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
其時母子骨肉之情依依戀戀毫髮也似分
離不開項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而直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
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若舍此不去着
力理會其學便叫做遠人以為道縱是甚樣
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
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充不去不止推充
不去即心身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
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載
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個個公共而云學
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亦難矣哉

問今時有志之士多知收斂精神至詰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禮經夫子之訓而一言以盡天下之道者也是故心以為之根聖以為之果而精之與神則條達乎心根而敷榮乎聖果而為全株實樹者也蓋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中而涵育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圓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為而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為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為精為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異夫是以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燦

然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出之也此之謂人之聖善之至學之集大成而萬世無復加焉者也

問聖賢學問須要有個宗旨方好用工請指示何如曰愚質蠢朴原不曉得去覓宗旨但據書而論中庸專談性道而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聖希天夫天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今日吾人之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既欲求以希聖直至希天乃而不尋思自己有甚東西可與他打得對同不差毫髮却如何去希得他而與之同歸一致也耶反思原日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而赤子之心却說渾然天理細看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果然與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體段渾然打得對同過也然則聖人之為聖人只是把自己不慮不學的現在對同莫為

莫致的源顯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父父便自然成個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如孔子又對同得更加親切看見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聲想其叫時只是愛戀母親懷抱却指着這個愛根而名為仁推充這個愛根以來做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若做人的常是親親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一些不忍惡人一些不敢慢人所以時時中庸而位天育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曰赤子之心渾然天理果已明白矣但謂群聖之打對同與孔子之尤加親切却認只是個覺悟所以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便其覺悟處也曰謂之復者正以原日已是如此而今始見得如此便天地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所以又說復以自知自知云者知得自家原日的心也曰自家原有同天同地同聖人的心每每迷而不悟想只被世界一切紛華物欲蔽了

而然耶曰嘗觀世人却也有一種生來便世味淡薄物欲輕少消然於此一着亦往往不悟縱說亦往往不信此却果如陽明先生所謂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也蓋人自幼年讀書便用集說講解其支離甚可鄙笑何止集說即漢儒去聖人未遠之日註疏汗牛充棟而孝弟之道却看得偏輕不以為意蔓延以至後世又何足怪故其嘗謂人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迷於聞見者而實不少也曰世上紛華滿眼又加群言滿耳此個宗旨將望其從天懸下來耶曰孟子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天下廣闊其間自有先知先覺的人若不遇此等人說破縱教聰慧過顏閔果然莫可強猜也已

問古來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悊以者矣子跕則獨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聲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是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

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真是要緊要緊。然夫子雖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之處否？曰：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全不是人。汝能終身免此二句，便也做得個人成矣。曰：今思學問其做人路頭也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則學庸皆加意焉，蓋人到獨知，再躲閃些兒不過，縱是外邊遮飾彌縫，或也好看，然中心不安，難免慚惶局促也。曰：獨固當慎，然而大端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以生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過於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况嫌隙之易開，即骨肉所不免；萋菲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睚

眥，較量毫髮，每每往來胸襟，遣之[illegible]之不能慎獨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啻三年而緦且小功也，况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朝至暮，從昏達旦，胸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意般多。若般多，只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惱怒填胸，漸延於惡人；若果能好多於惡，則

此是此老一生心腸，非泛言之

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人矣。獨能如此而加自此而慎，則人將不自此而成也耶？

問：父子之道，天性也，然父之處子與子之處父亦自有別。即如子尚廉潔，而父恣戾之違，則傷恩而順則損名也，柰何？曰：須要假貸曲處，不拂親意，而亦不失所守也，則善矣。曰：父有餘蓄而子必欲取之，以為不肖，亦可從否？曰：是則必須微之以正，而决不可從也。曰：其子有不肖，出於性生，雖教之必不能從，又所生

一人縱欲夭沒終於無後或者謂此無柰天
當付之於命可否曰父子主思決無可恐之
心亦無可棄之理大凡天下鳥獸虫魚皆可
以感而移況於人乎但教亦多術須悉心盡
力乃得奇中而妙運也曰若畢竟終不能感
格非命而何曰此命字亦當就已說我命該
當為子孫辛苦則可若說我命該當有不肖
子孫則生意已自本身斬了是自已先不肖
矣又安能貫通於不肖子孫也耶故人生萬
一不幸遭際有此必須與之同生死患難感
通化導力有時而盡心無時而解乃是慈道
之極也嗚呼已慈既極則子孫又安有不可
移之理哉大抵世人論理皆是責人厚而責
已薄處失之故程子云細思吾身在天地間
有多少不盡分處正謂此也學者不可不加
猛省

問天之與人均可言命言性言心故倫誦經書
中有曰天命有曰天性又曰天心而於人也

亦然至聖人之言學也則只曰傳心而未聞
傳性傳命者何哉曰予為此問意最親切豈
學亦有所悟而然耶曰悟則未也而學之深
究於其中也則固切切爾已第觀經書如論
語之言心多於命命多於性然皆各言之而
未見其合併也若孟子則既并心與性而言
所謂動心忍性豈無仁義之心哉此豈人之
性也哉者是也或并性與命而言所謂性也
有命焉命也有性焉者是也至盡心一章則
次第而相貫分別而相推心性與命若不可
混而同亦不容以離而異者此實悉心覃思
而未之能得也先生則謂之何曰予誠幾於
悟矣然微而未之顯凌而未之泰也盍徵諸
易乎夫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
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微乎萬世夫孰非一氣
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殊
是天地人之所以為命而流行不易者也而
間之塞萬世之微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

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
地人之所以為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
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
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乎兩間萬世也化
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
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
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
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
統文王象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

名之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
為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
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
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
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外
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
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
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莫能以自知也邪
蓋純坤之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

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
惟聖人迎其幾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
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
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
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論語時習之時字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
時者何也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
而相成也時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
重疾徐終不若因時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

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當下即可言悅
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況朋來而樂亦只
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己悅之而
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遺得其傳而後樂也夫
子嘗謂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
故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
有倦故不愠人之不己知者正其不厭而不
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執得時的機
括定雖門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不知

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幸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惟呼吿報吸定八荒之命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吿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當交與他故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不幸短命而慟心喪予者正謂時之一脉之𢇁延也豈想後來却得吾孟夫子走來將他家儅盡數搬出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茫茫宇宙蕩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看來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來也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物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争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圓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秃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

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絶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溟以將潤其津唾扶搖剛風廻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為我而我之不為天命不為性而性之不為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

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
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
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為道道則四達不悖
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修之而為教其教則
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易為聖之時也果為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
時習將此立教也曰乾行之健即時也自強
不息即習諸已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
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已

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已而
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
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
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
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
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
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群龍无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
得見也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
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
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
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
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
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
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
畔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

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
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
也耶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曰乾坤之
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
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為之變
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即謂
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
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

成物及燕說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為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始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黙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已也夫安得不動之而為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充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為聖之時然何以曰復者陽而明也耶曰易之為道統天徹地純乎陽也純乎陽者統天徹地神而明者也人為天

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易而知也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問立身行道果是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許大的事也只是立個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即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孝為孝方為大孝以天下之弟為弟方為大弟也曰若如此說則孔子孝弟也不曾了得。曰吾輩今日之講明良知。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卻因何來。正是了結孔子公案。曰若如此說。則吾輩未必了得。曰若我真是為著孔子公案。則天下萬世。不愁

無人為吾輩了也。即此可見聖人之心只因他自不以為了。所以畢竟可了。若彼自以為了、則所了者。又何足以言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大家須猛省猛省。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為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蓋反求此

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潛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却非皆備於我而何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己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抑又安能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為學此心常有泛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蓋因忘記故心泛蕩若工夫長在則泛蕩自無矣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若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為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為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况汝心原

用功如此可謂得聖真傳

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雖說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

妙

如此用工則獨便是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
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
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
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慎獨之功原
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况汝輩工夫
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
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
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故說心爲茫蕩而獨
之所知何常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祇須此
心而此心却未脈須汝輩夫果明嚴須當敬

畏敬畏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原良知良能既
並言後却只言知者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體
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
故坤以簡能乾是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
知是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
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
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體之妙如此

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紜其論
何哉曰陽明先生乘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
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
就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
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
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工夫
便好下手且與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的
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說
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
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

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
何見得是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
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
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
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
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
一國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耶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証見人所同

有回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詘也
哉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為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是豈亦氣質之為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為子評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於孟子也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為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為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况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

明切明切可破世儒紛紛勦說矣

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為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把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

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天下惟中人居多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為多不可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辯而力挽之夫固未盡非之也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何耶曰儒先立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自分屬殊不知理至

性命極是精微聖賢循且難言而集説諸家
妄生分解其粗淺陋亦甚矣又妄望其妙
爽儒先之旨而上泝孔孟之宗也我曰然則
世之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
無所自生耶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
專執其為性也又請為吾子詳之今堂中聚
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亦不下百十余今
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
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

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為日用但百姓則不
知而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
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
也心也執途人詢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
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
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
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
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為天命耶昧其心
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為氣質耶心以宰

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
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
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
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
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以
為天性率天性以為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
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

問其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

論良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
皆令人忻快踴躍及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
故何也曰吾儒之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
其書俱在原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為訓然其
謹言慎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
神者原自大學之格致中庸之性道中來也
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
性乃平常故其常況觀今古聖賢其道雖從
悟入其悟却有不同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

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歎擇也。

問如何用力。方能得心地快樂。曰心地原只平等。故用力亦須輕省。蓋此理在人。雖是本自具足。然非形象可拘。所謂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忻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樂隨之矣。所謂得者只無失是也。若以景界為得。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則今人每每學而至於厭者。豈非不淡使然哉。

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妥帖靜定。此多養之未至故如是耳。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是未得其法。曰是因他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

事來多合他不着。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多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靜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為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

問意思與心不同。還覺未能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已先動矣。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曰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

問良知說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若是年既長成。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費多少心思。而後能得無所不通也。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

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百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慮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為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學問在人難說不要着力曰着力自要着力然却不是要得曰我今儘力去要尚多不得若不去要如何可得也曰若不去要便可得止因子去要所以多不得也曰孟子謂強恕而行強比要不益甚耶曰子未理會全文蓋孟子之所強者恕也如心為恕心體渾然無

思無爲如之最難況吾人平素千百般去思千百般去為已是習慣成性矣非用強力又安能以如之也耶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曰仕學原是一事但自成已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善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弁於毀譽以戚其意便是仕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游優克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莅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乎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

兩段工夫也

問程子既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果何如曰天地之太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也耶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廉說官之慈即其不雇民者是也而不雇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圓融由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孔門宗旨也已

問人資稟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

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安敢便謂不待培養而自生發也即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卻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堯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是以繼去學問亦如尋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力而終難望其流

通兄長也已

明白

問孟子要闢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線周廻十百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廻然世界所以為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廻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舉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

妙

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經則汝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而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於經綸中矣又何足辯也耶

問相侍日久雖教言在心然終不能了得何如

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净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然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痴牙根咬定斬釘截鐵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是空谷應聲更無沾滞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問別教後如何用工曰學問與做人一般須要
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隨時
遣日心顔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覺自
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遠而
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雖無
速化之妙却有雋永之味也
問心性分別何如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
則心之爲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
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猶先且急也亦

具見矣足故趨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
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
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爲然矣世之學者
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
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覩其難而阻則誑
其幻而薾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旣名爲
隱則必有所在旣稱爲微則必有所具端倪
固睿可相通實際亦誠所由埶也茲不咎其
睿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

是竆理事物將撒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
矯強以還純一意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
樹手校柯則顯而現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
內也乃壅培灌漑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焉
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學者於此
心之體之幾果能黙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
合而造化爲徙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
溥博時出無竆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
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探究

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
者自將觸類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
時而調達豈非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
我惟吾儕共勗之
問此心每日覺有二念而善念多爲雜念所勝
又見人不如意長生忿嫉從容時尚可調停
若倉卒必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
何以對治方好也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
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一處其念頭亦不

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為難制對人
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蹊徑不免石塊高低
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
轅迅發則塊磊不能為礙善操舟者篙槳方
便則灘瀨不能為阻也況所云念頭之雜念
怒之形亦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
追既往不逆將來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
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
一時則此已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

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
有如此好處都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
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甚無
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
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
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
易搖而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
無崎嶇灘瀨也故易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

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
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脉真是簡易直截真是
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
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
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
而預愁崎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灘瀨之
橫此豈途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
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問遇事之變必須善權然程子謂漢儒以反經

合道為權為不識權字是否曰非是漢儒不
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統天徹
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
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
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人天聰明
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拘所謂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卻獨能
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
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

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書者
問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吾夫子何故屢屢自任
又何故屢屢對衆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曰
聖人一生自道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
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
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識此心真是合萬
物為一體則自已學處即是誨人學處誨人
學處即是自已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則學
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

已之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已
之技益捷矣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已之着高
則對之者必高對之者高則已之着亦高矣
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理而精神竟長
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不倦而
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問寡能問不能雖
犯不校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得力夫
子所以獨許其好學而曰有得回令諸友目
親也

問平日慎獨上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
終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學問之功先須辯別
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
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
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
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慎也
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知
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
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

以本文提醒後便明曉

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
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
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
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慎其獨
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
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
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
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
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

真厭學証正處不易

須是知此方得完全

一也古今聖賢慘慘切切只為這些子費許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隷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隷胥自肅大将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使主将而惟隷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賛大舜能事若吾人

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行雖説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為學須是由勉而安方無躐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

象山其偽先須辨只今正是此

義行是南北分岐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説由仁義行又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

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審一無滲漏得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多黽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脱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歩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

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渾化
若便從外面比做修為徇象執迹出門一步
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氷之與炭做得閑
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當
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
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
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
却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
辯之也哉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
其中否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蓋
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同看
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
必反已以求為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慍焉前
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與禽獸何
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
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
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聖門以求仁為學其切要亦有可言者乎曰
孔子自已說仁平生只有仁者人也親親為
大是他正解孟子却指實說親親仁也今看
人人孩提之初皆知愛親敬長果是渾然本
心而仁不遠人也若此良心之知瑩然昭然
於親長之間無所不愛無所不敬而又無所
不條理正當其人便明道而曰聖人也仁豈
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却又只是個士之次者何也曰孝弟一也不
能因心以出者淺而忘本不善推所為者近
而遺末故必誠意正心修身而其為父子兄
弟乃可足法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後人之父
子兄弟自法之也於是滿堂聞者咸翕然嘆
曰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
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物
不可以無格而知果不可以不先也

問仲由大禹好善之識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
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曰孟子所謂大小益

此卷舊有奪見遺

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同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我因言舜專顧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

妙

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越隔又安望其察道妙于鳶魚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碍胞次多氷炭徒亦自苦乎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問顔子克已復禮今解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

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而不易者何也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虛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脗合而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也此無他蓋聖人於上古曆元鈎深致遠有以洞見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纏度可以千載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俟之百世此其盡性至命之妙而實修

道立教之準也我夫子成身造士一以求仁為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大始統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顔氏博文約禮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看之經曲之常者也如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復而化不可為者也夫子之為教與顔子之為學

要皆不出仁義兩端而仁義兩端要皆本諸
天心一脉。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
稱先者。稍知崇尚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
弗辯。不知人而不仁。其如禮何。是拙匠之徒
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良心者。稍
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略弗講。不知
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
不以規矩者也。善學孔顔以求仁者務須執
禮以律躬。而尤純心以敦復。敦復崇禮。又能

考究百王會通典禮直至脗合聖神歸于至
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為方員也巧不徒巧
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以精之
則其棟明堂而覆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永
奠邦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問均一言教如何看書冊與面命之間所得逈
然不同曰當其可之謂時吾儕相對論心則
彼此機宜自然適中如渴與之飲饑與之食
滋味何等甘美若持書冊謾謾讀過是原未
饑渴與以飲食雖瓊漿液珍羞將葵藿等矣

問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為金曰如此
譬喻與聖人之學尚覺不切蓋石與金原不
相同若謂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
高而視吾人過卑矣不如譬之鍊鑛則渾然
更無分別但鑛則體質硬脆色不明潤不能
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光瑩隨人用之皆
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而已若論吾
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

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鑛何
嘗少他分毫蓋自為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
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
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具足個個完
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天命
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鍍石過火便
自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即叫做
聖人然究其所覺悟的東西則只是吾人現
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小了

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空只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而却不著、雖是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様、而甘心做個凡夫、而不得名為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鑛、則鑛一過火、便即是金、吾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故嘗謂吾輩若要做作修為、則此學可以不講、又要費力研窮思索、亦可以不講、今受用的、即是現在良知、而聖體具足、其覺悟工夫、又只頃刻立談、便能明白洞達、却乃何苦而不近前、況此個體段、但能一覺、則日用間可以轉凡夫而為聖人、若不能一覺、則終此身棄聖體而甘為凡夫、又況吾輩一生辛苦、何處不求向前、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轉凡為聖、則讀書便是聖賢讀書、至於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今若當下甘心棄聖為凡、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勿以予言過甚、但考之古今人品、自然明白、誠不可不發憤向前、以求入聖途路也、勉之勉之

問、昨因舉業、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題意頗難理會、余時憑几而坐、因指而詢之、此桌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曰若非格以角尺、縱精目巧匠、此桌尖難得如是方整、曰聖賢出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為方圓之至、聖人為人倫之至、非考古傳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

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為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巧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而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問旱久過雨禾苗勃興亦與吾儕意思一般曰雖似一般其實不一般也先輩謂文字至譬喻極處難予謂譬喻至心性處則尤其難之難者也蓋禾必待養而生吾心則無時而不生禾以渴旱而枯吾心則無時而可枯也故竆天極地萬萬其物而畢竟無一物可以象吾此心亘古及今萬萬其事而畢竟無一事可以象吾此學此心此學真是只可默識而不可言求只可意會而不可形索至簡而至妙至易而至神者也吾儕與茲勝會而聞茲

神理寧非百千萬載之一大快也耶

此問尤非情使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曰其見維何曰附論天命之性見得我一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曰予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曰汝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生死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此懼怕却便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汝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局促不能自安曰此即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即此二言弟子亦難理會蓋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性中靡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氣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恣不覺流於無忌憚爾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而何又曰君子

此答更進一步矣

如此分別下一以字非允此老一字不放過處

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中節為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言亦可分言槩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具

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順乃為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克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掇似中而欠庸故學之往往至於拘迫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為的確而畏敬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

故學之繼繼無所持循甚至不肖舉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惟願諸君勿謂老耄不相切磋而救正之也何如何如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羅懷本[illegible]

楚黄

問大學宗旨曰孔子此書郝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

為能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以此三件事修諸己而率乎人以後郝盡亂做不曉得以此修己率人故縱有作為亦是小道理、苟治平亦是小[illegible]

郝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聖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將帝王修己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為六經又將六經中至善的格言定為修己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學者格着物之本末終始知止擴而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和而為大順

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讀論語何如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若初讀時吾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為萬世人定魂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輒厭入目以至莅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

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
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歟至今日可勝嘆哉
問陽明學闡微與諸儒不同何如曰豈惟陽
明為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如周子
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
窮致事物之理至我

諸儒學問俱無分門立宗甚異

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
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少有
不同而不失其為同也蓋聖之為聖釋作通

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
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
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
主於通明然良知即是明不屬效驗良知
即是自通又不必去從明從良知之不慮而

知而通之眾人之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
而能而通之聖人之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
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為此公首肯
而心契也已

問定性書每以喜怒為言何如曰吾人日用總
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
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
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

為天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關世道欲
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
便可識其功是否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
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苟
一加察即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
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怵惕惻隱則我與
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
哉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途人

發揮仁體親切

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理會矣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

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

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渾然同體與兼愛之學何別曰體之為言最可玩味夫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問反身而誠即是識得仁否曰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也故學者旣識得萬物與我同體便須反之于身以體乎萬物夫則首之地則足之我則心其間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曰此樂處甚說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故今日須先克去己私使心中淨淨地便天理流行而樂矣曰子之論固

是

識仁之言也近老於此見得便是孔門嫡派學

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覓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衆皆默然良久曰尋源之功大家當共急之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芳自知學即泛觀蟲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以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

若以從故紙中研窮覺見上章辨於此當下錯過惜哉

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息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興之憶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手通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愈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辯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即便是至誠無息亦即是孔門求仁即是集義有事不忘即是靜即是敬即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

問志固是學而學必有個頭腦曰豈惟學哉志亦有個頭腦蓋志是自家要為個好人有子

曰其為人也孝弟即為人頭腦也故今日大家來會是學做好人也夫豈得已者哉蓋父母生我原是個人既是個人便參三才靈萬物是他本等故曰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又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夫所謂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頭要頂天脚要鎮地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揮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則教化天下必如孔子大學方是全人方為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必要願學孔子亦恐怕偏了此身小了此身若偏小了此身即是羞辱父母豈必為惡然後為不孝哉衆共嘆曰觀諸今日將聖祠中便是聖賢明徵大孝矣先生之論豈虛語哉

問孝弟為數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而君子不與之何也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為善人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illegible]

如瞽目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墮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况於袢覽兄弟矣乎故曰行而不着習而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路何異哉諸君相顧而慶曰吾族吾鄉質美而能孝弟者不少也如今而後瞽人行路之失庶其免夫又徐為會衆申告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哉蓋聖人之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於人心

變動而不拘渾全而無缺時出而恒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於一節而變或不通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於異常而恒久可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必學之為貴也

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所繫曰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人為人無歸無所不歸也然則亦有動靜之稱否曰亦無動靜曰若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為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于人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先知後知也

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且反致坐下昏瞶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

最要力量大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臻

語

問晦菴先生謂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於是坐中諸友競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竟莫得其實乃命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因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展轉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諸友咸躍然起曰先生其識得春風面看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紅之皆春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不免於慮且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為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為慮乃其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為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方為父子足法不慮而敬方為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為學不慮為慮何不可也

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是矣何必復名以本來面目也耶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

指點極是明白

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胞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曰其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曰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而朝宁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而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隅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是

問講學者多云只在當下此語如何曰此語為救世人學問無頭而馳求聞見好為奇難者引歸平實田地最為進步第一義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然須有許多仁聚禮耨家數方可望收成結果也但到此工夫漸密微[illegible]無先覺指點則下者便渾淪難入高者便放蕩無疆故孔子謂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可見中庸也只一般但不能如君子戒謹恐懼加以時習便從濫無所歸着而終歸小人也衆共惕然曰此正今時學者大病孔子所以重憂夫學之不講而誨人不倦也

問有人山中靜養百事不理久之遂能前知未來此正吾輩不能及他處曰君不及他到不妨到妨着要及他也曰他能前知亦是其心明了如何到有妨曰正為他有個明了所以有妨。蓋有明之明出於人力。而其明小。無明之明。出於天體。而其明大。譬之暗室張燈。自耀其光。而自麗河山。反未獲一覩也已

諸友笑談有及於素共講學而未嘗擔當者其友曰譬之酒家某何嘗不賣酒但恥掛招牌耳問曰何恥也曰酒少曰此個酒海浸人

頃汝自不知耳既而歐容悼嘆曰此宇宙間學問一大宗旨也且說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誰不作酒誰不招客又誰不云我只沽酒與人何以招牌爲哉細細究之此乃何等心腸却是陷在鄉愿窠臼中孔孟防之所以曰閹然媚於世者德之賊也蓋吾心之德原與天地同量與萬物一體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者正恐此賊云耳故曰謂其身不能者賊其身者也夫父母全而生

子全而歸孔子東西南北於封墓之後孟子反齊止嬴於敦匠之餘固爲天下生民亦爲父母此身蓋此身與天下原是一物物之大本只在一個講學招牌此等去處須是全付精神透徹理會直下承當方知孔孟學術如寒之衣如饑之食性命所關不容自已否則將以自愛適以自賊故大學之道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此有良久曰恭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如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歛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坐中因歌坐起咏歌皆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問曰此詩既云坐起皆是實學又有何[illegible]可

認將如何而認之耶一友云須以下句補足上句如認得真則其學方實也一友云坐起咏歌原皆實學蓋人生只有這一個實體是這實體坐起咏歌便俱是學也此豈惟吾輩即樵夫牧豎無不同然但認與不認則聖愚別矣時因一友用扇稍遠有詰之者曰坐起皆是實學如予此時用扇亦果實學矣乎諸友因遂默然無說久之啜茶歌詩謾及他語滿堂言笑嘻嘻隨曰工夫在日用間最要著

用即如昨日諸友欲畫出勿忘勿助之間景象此時便是真面目也以此作為日用則坐起實學不認而自認非真而無不真矣君只如諸君適來互相詰辨則一團虛氣相乘雖終日終年萬無可認之理也衆大有悟

問會衆忻忻可愛何以能使常如今日也耶曰人心惟危差毫釐而謬千里故此會以百人成之而不足以一人壞之而有餘終身以百行成之而不足以一念壞之而有餘故此一念堯所兢兢而舜所業業也譬如行路千里萬里只是出門一步趲去千年萬年亦只是當下一念積成其其機之可畏而其發之當慎也故聖賢不放逸而必敬不率易而必慎是以愈久而愈盛矣

問靜而存養本心動而體察成法如此用功可得不偏否曰不可如此分別蓋隨動隨靜皆是本心皆當完養但完養之法不可只任自己意思須時刻警醒必求無愧古之至聖如

孟子姑舍群賢三聖以願學孔子夫豈能親見孔子面耶只是時時刻刻將自己肝腸與經書遺言精詳查對用力堅久則或見自己本心偶合古聖賢同然處往往常多然細微曲折必須印証過後乃更無敝若初學下手則必須一一遵守就是覺得古聖經書於自心未穩且當謙虛質正先覺決不可舉意斷判以流於猖狂自恣之歸也

問吾人之心本與天地相通只隔於有我之私

徹

其契者

便不能合德也曰此警戒吾人則可若論天地之德則雖有我亦隔他不得曰如何隔不得曰即有我之中亦莫非天地生機之所貫徹但謂其自家愚惷而不知之則可若謂他曾隔斷得天地之生機則不可也曰今有極惡之人雷霆且奮擊之難說其與天不隔也曰雷擊之時其人驚否曰安得不驚被擊之時其人痛否曰安得不痛曰驚是孰為之驚痛是孰為之痛然則雷能擊死其人而不能

擊死其人之驚與痛之天也已

一友遠來相見問以近時工夫曰於心猶覺有疑曰何疑也曰許多書旨尚未得明白曰子許多書未明却總如何喫了茶喫了飯今又如何在此立談了許久時候耶傍一生笑曰渠身上書一向儘在明白但想念的書尚未明白耳渠生恍然有悟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同異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擬議所可矯強也耶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為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

何天生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為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為人久為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為物甚而為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為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奈怯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後天

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強之能與辛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要識得難以用功決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奈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賴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為物類妳尊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起初做孩子時已曾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曾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饑食渴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也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

白白得停當當原不與毫髮分毫也就是天體依舊還在卻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蓋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物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為吾體萬年皆為吾脉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狗物肆情一付僋污濁雜揆會轉移窒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傀惟恐其去之不速而决之不淨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為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蘊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卻是廓然太公卻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神聖功化也耶故細細反觀今日

不忠天則之不中惟忠天心之不復不忠天
心之不復。惟忠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
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學。人至大聖
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
來至寶又豈肯伴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
落禽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挽之而
不容自已者矣於此可見朋友講學一節真是
人生救性命大事非尋常等倫也珍重珍重

問慎獨工夫曰慎獨一言並見於中庸大學夫
吾人生宇宙間自旦至暮自少至老總紐然
渾只此一個虛靈雖封奏此子不上卻瞞昧
此子不過所謂己獨知之者也。獨之實體通
徹于帝天。獨之妙用。昭察于率土。中庸為根
極道原乃的指此知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大
命臨鑑無須臾之或離故嚴恭寅畏無怠遑
之敬忽是則慎之所自起者也大學欲明明
德於天下乃切示以絜矩之方謂如保赤子

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其心之
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矣則將為天下僇
矣有家國者敢不嚴乎。是則慎之所由
施者也然大學之云好者即中庸之所喜而
樂者也大學之云惡者即中庸之所怒而哀
者也要之忠恕二字是以盡之蓋中心守正
則喜怒哀樂必無妄發如心順應則隨所好
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寡法真是約而不
煩簡而無外慎獨一言真是天德之宗王道

之要也凡存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其所
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為引而喜怒
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違禽獸也不遠矣嗚呼
平旦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
者何其親切而著明哉慎焉以往而須臾非
離則中庸之明命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于
帝天而下光于率土矣願我在會同志其共
勉之
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illegible]

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斷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夫境界上展轉漸萎頓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只在自身工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熱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熱極便成火也

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枝葉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卻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争一些言下乃憬然悟曰果核段成大樹只為他生氣津津聖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其消息也曰工夫間斷與不間斷總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於其幾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illegible]

白與意思快活及至幾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難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為恍惚變快活而為冷落至神至速此卻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為明白變冷落而為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為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為此心喜

問默而識之一章曰此即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既與物同則教學又豈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其已陳德而不敢欺也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為善而不敢私也教學相長人己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又何厭倦之有哉故程子曰以己合彼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夫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為言何也曰

孔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不倦不厭不倦如輥看兩輪以誠一字要識此個仁並亦不容不輥看兩輪也曰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凡再出然對公西華郲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默而識之郲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並甚難敢請其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並有一處說得如是之易一處又說得如是之難之理任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得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耶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及公西華嘆謂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謂吾人厭學倦教只是求見邊涯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味之美者自

然喜人共飲知棋着之喜着自然與人同下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我何有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尤感觸而易覩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點動不為我言觀人而人亦喜親我必然必供必成不獨成真是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其吾夫子以一本在於吾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以心相照終古如生視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眉髮愈味而愈妙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可倦也耶

問先儒謂一貫為聖人傳心之法不知所云一者其理果是何如而曾子複借學者忠恕之事以形容之其意又是何如曰孔門立教只是求仁而求仁之功只是一個恕字大抵聖人通事通物終日終年長長把他提醒門下

諸人以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德
仁於國家天下也但門下諸人資質學力各
有不同故疑信相非如曾子則說着便知所
謂一者只是此個恕字也故不止唯然自信
而且要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
以聖人自己說破覷發闢時先云學果多乎哉
不多也一以通之而已矣即他把多字與一
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
下便是終身行之而子貢又恐一言未必能

貫通而無外也乃夫子亦只在說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
可通之家國天下而終身行之者矣聖人
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問與曾子以恕答
門人一貫何謂之旨總不能合而明盡也哉
問孔子之時習與曾子之日省其旨同否曰孔
子一生只受用一個時字故其立教從初即
要人時習蓋學必貴習習必貴時如時動時
靜時語時默之類謂曰時習却以習乎時也

此時字習得停當則其功用便是時措咸
宜其根源便是溥博而時出久久便可仕止
久速而聖之時也已此是吾人徹首徹尾一
生大事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日用間有此
三件獨緊隨意所謂於此尤加謹也豈是時
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
真是尊信孔子之至處曰此是子貢到老不
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

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
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了蓋子貢不
知只帶作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
世爲了上為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又只
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
生榮死哀之根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多
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且
其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將了儀封人
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

不同匪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欲將當
解作將來之辭而不知當作殆將之辭所以
得我心
把對人獨得之見亦與子貢一類看了今且
非敢故為異說蓋用此是聖門學問一段大
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
無足論矣大衆皆為悵嘆悵嘆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果是無知還是謙
說曰此是聖人實說已分上事蓋曰心本無
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
即扣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也故
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
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
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
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睿思的思作個格
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前
輿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叫做此成功一也若
則只隨己意為之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
其蔽愚皆非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
也哉
問默而識之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之無所
不悅亦是能默識心通矣但顏子而下顏悟
莫如子貢子貢且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則
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默識況學問有頓
有漸不知默識之功還是屬頓還是屬漸曰
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顏
何人哉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
安得而不的確曰語既的確則君在今日亦
當默識以希顏而已更何辭且邦耶耶曰昔在
京師諸公常教之曰人人皆可以為聖賢但
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不知學又有成法
若學無成法則道雖有定體亦不為我有也
曰此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即默識亦有成
法曰如何是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為孔子
則吾人凡事皆當以孔子為法孔子十五而
志於學今日便當向半夜五更默默靜靜者
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一意

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將將就就混圇混過此生也將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即是鴆毒刀兵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決要志學三十則決要自立四十則決要不惑方纔謂之學有成法五更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只謂之默而識之之成法也況子貢當時說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此正是斥子貢之不默而欲其默也今予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子之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則可謂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此非偶有歟人心皆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不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來

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如是之說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卻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即日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試觀本章前而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律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性也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太和絪縕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

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超入此個天命性中儕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為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為能恰徜於父子兄弟之間評論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雖是個人身體實都是天機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illegible]

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為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為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問仁之實一章曰此章書與論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

處與末後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從兄的心叫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來得賢母發之學宮之傍而[illegible]

不失又遇子思之徒從之而正學早聞故教
兒趋向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自幼
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一刻也離不得又
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
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
時便原自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密密
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
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illegible]可觀亦非是有
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倒了愛其親而親
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兄
弟匪和美一團而宗族邦家也感通翕順雖
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
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
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樂之
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其實是形容
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絜矩孝弟
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
蹈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
效之妙所到如是若論其始初着力處則只
是知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
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
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為王道明聖學
則以孝弟而為聖學管晏事功則以孝弟而
絀之楊墨仁義以孝弟而闢之王公氣勢以
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
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
平生願學孔子果不為虛言也已

一友告別再求囑付因謂曰學問與做人一般
須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飯
隨時遣日心既不勞事亦了當久久成熟不
覺自然有個悟處蓋此理在日用間原非深
遠而工夫次第亦難以急迫而成學能如是
雖無速化之妙却有悠永之味也

問尋常如何用工曰工夫豈有定法某昨夜靜
思此身百年今已過多半中間履歷或憂戚
苦惱或順適忻喜今皆宵然如一大夢當時

通身汗出覺得苦者不必去苦忻者不必去
忻終是閒歸於盡瀾然而思過其多半只是
如此則將來一半亦只如此道總百年都只
如此如此却成一片竟覓平世界也或曰聖
人常言君子坦蕩蕩恐亦於此處見得而然
曰果然果然問者請曰然則喜怒哀樂皆可
無耶曰喜怒哀樂原因感觸而形故心如空
谷呼之則響原非其本有也今只虛乎心未
必能坦蕩蕩若果坦蕩蕩到得極處方可言未

發之中既全未發之中又何患無中節之和
耶君子戒謹恐懼正怕失了此個受用無以
為位天地育萬物本源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吾儒宗旨同否
曰後世諸儒亦有錯認以此為治心工夫者
然與孔孟宗旨則迥然氷炭也曰孔孟之言
何如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

足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有他受用渾是白日青
天何等簡易又何等方便也曰既是如此何
故世人却甚不能盡如孔孟者耶曰此則由
於習染太深聞見滓雜縱有志向學者亦莫
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見聞難說不是天日
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工夫須要如磨鏡的
人將塵垢决去方得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
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
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却有不同

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
後覺却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為覺則當
其迷時亦即覺心為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
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
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為喻若必欲尋個
譬喻莫如即個氷之與水猶為相近也若吾
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
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氷固滯蒙昧勢所必
至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瀟洒即是心開

譬則冰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
動亦勢所必至也、況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
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真是貫古
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
功、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開太平
於萬萬世也
問求放心即是致良知否曰雖是一個工夫、然
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
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
之心使反復入身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
致夫、即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大約求
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
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發愈詳密。其發愈
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曰如此用功與博約
不亦相類耶曰博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
施博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
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即約以守其身也。由吾
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

發用充周者即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
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
也
問里中自前峰先生偕碧崕紀齋諸公講里仁
社會將數十餘年今更通諸一鄉一邑真是
君子之德風也曰孔子云為政以德可以無
為而治但觀今日之會昭然可見吾鄉老幼
聚此一堂有百十餘衆即使憲司在上也不
免有些喧嚷是豈法度不嚴奈何終難靜定

是

及看此時或起而行禮或坐而談論各人整
整齊齊不待分付一言從容自在百十之衆
渾如一人天時酷暑渾如凉爽雖自朝至暮
渾如頃刻更無一毫聲息舉動亦無一毫意
思厭煩此卻是何緣故蓋是吾人之生不止
是血肉之軀其視聽言動個個靈靈明明有
一良知之心以主宰其中性常亂走亂為只
是信憑血肉如睡夢一般昏昏懵懵不自覺
知以故刑罰也齊一不來今日大家到此總

高皇帝聖諭叫兆孝父母敬尊長等事句句前
字個看各人本來的真心則誰無父母誰無
兄弟亦誰不曾經過孩提敬覺界今雖年
紀或有老的或有壯的或尚幼的固皆相去
赤子已久然一時感通光景宛然良知良能
如沉睡忽醒則中心耿耿便於血肉形軀須
臾作得主起雖是舊時耳目而視聽却分外
聰明雖是舊時聲口而言詞却分外和順雖
是舊時手足而動止却分外敬謹故自然不

待拘檢而靜定勝如官府在上豈止一身受
用且其天機活潑生生不已坐間看着鄉里
便大衆思要和睦看着子孫大衆思要教訓
看着清平世界大衆思要安生樂業以共享
太和只一心既收便萬善咸集此善政所以
不如善教之得民而政刑所以不如德禮之
有耻且格也衛況此心良知人人皆同處處
皆同間得有幾好事無不喜做間得有場不
好事無不羞做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用日

久一日自一家而傳至他家自一鄉而傳至
他鄉自一邑而傳至他邑莫不翕然向風戴
然歸一即孟氏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太平將復見矣此等風俗皆由吾鄉忠
厚世積醞釀而成今堂上尊長年皆八九十
歲世味嘗過多少聞得這段意思循懽喜忘
倦則幼而小者咸如出山之日駸駸向上又
可不發個憤勇把從前懵懵着實打醒將以
後光陰着實愛惜一輩子也不敢忘一出言

也不敢忘從一旦以至終身做個大孝大弟
之聖賢垂名天下萬世也不虧了父母生育
之恩
朝廷作養之恩鄉里勸化之功也豈不為一代
盛事也哉尚其勗之

問學以為人須要得個直截道路方今行若不
差而人人可做何如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
理故其機不容自已上至公卿大夫下及農
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

路徑但發足處卻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釐
而在後成就將天淵也奚啻千里而已哉知
何是人正經的道路蓋人之為人其體實有
兩件一件是吾人此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
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
自內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
原有一件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
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
持行而統會於方寸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

之為心也心則孟子謂之曰大體蓋體中之
大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孟子謂之曰小體蓋
體中之小者也顧人從之何如耳從其小則
為小人從其大則為大人心止方寸如何卻
為大身長七尺如何卻為小蓋目只會看色
耳只會聽聲鼻口只會臭味四肢只會安逸
所欲所嗜所求不過面前受用不能相通更
不知有其他其體限原已纖細做人者若在
由此處尋路行走行得最好便是今之趣

人出色者田地足以竟服廬舍足以安處
業足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逸安頓
停當不論出仕在家都都求得個人但規模
小小此雖是一條徑路然聖人說道從欲惟
危蓋其發端既從口耳四肢之欲着了一腳
此欲原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放一步便貪
求非所當得外面雖滿盈而胸中未必光
明其做人即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中之險邪
者再若行險機熟門而不顧耳目之聲色亂

於色口體張於四肢狠縱便隨時逞刑殺及
自戕其身而為兇人惡人以至於禽獸異類
而負可紀極若其究其根源也皆是各要出
頭做人但先初由身家一念嗜欲中來末流
遂不可收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而小
人一路決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限
則藏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塞其廣本
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
為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為所局故聖人之學

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
然真然之中那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見以
自了此生的大路說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
點赤子時曉知愛爺曉知愛娘伶伶俐俐不
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真心也此個真心
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
善養又遇看地方風俗淳美又且有明師為
之開發良友為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
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

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恩私則一
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為人若果千緣萬幸
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之做人的大路禮經
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
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西海而準推之
前乎千古而準後乎百世而準是則聯天下
國家以為一身聯千年萬載以為一息視彼

七尺之軀而卑之近命者何如耶然只不失
赤子之心便可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而鬼神合吉
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為大人真是格言至訓
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
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
既無以異則何以謂之聖學也哉曰聖人者
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
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

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
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
諸生請訓廸曰聖賢惓惓諄教天下後世有許
多經傳不為其他只為吾儕此身故曰道不
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立談相對既渾
然是道則聖賢許多經傳亦皆可以會而通
之如論語所謂時習而悅朋來而樂也有所
謂率性為道修道為教大學所謂在明明德

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經傳喚醒便各各昏聵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為道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聵得喚之人雖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聵之身而非有他也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諸生能趁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久之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今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自久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體只在此時一覺之功以得之而無事旁求也已諸生勉之予日望之

闕[illegible]爾所欲尚求而未得曰予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聵既喚而醒然有所得矣曰予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又復知之予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而可引之終身也況以聖賢經傳而會通之則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修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為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

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到海之水寧不出諸涓滴之泉碩果之結寧不本諸纖芽之種也耶諸生其益勉之予日益望之

問諸生此時聞教不止昏聵獲醒且覺志意勃勃與動而不能自已矣曰此道生機在於吾身原是至真無妄至一無二故雖不及近世訓詁之學有幾許義理可以尋思亦不及近世把捉之學有幾許工夫可以操執然而此乎良知之知些子良能之能却似有源之泉涓涓而不斷有種之芽滋滋而不息可以自須臾而引之終身從今日而通之萬世歎足受用但人生剩餘亦無甚缺欠也曰先儒謂隨時體認天理恐亦是此意否曰天理二字是其自家體貼出來此明道先生語也蓋明道之學先於識仁其謂不須窮索不須防檢直是見得此理與天同體沖漠而無朕如何

索得運行而無跡如何執得然孩提不慮而知是與知孩提不學而能是與能則又天之明命在人自爾虛靈天之真機在人自爾妙應故只從此須臾之頃悟得透信得及則良知以為知若無知而自無所不知良能以為能若無能而自無所不能所謂明德也者應如是而明所謂率性也者應如是而率赤子之心不失而大人入聖之事備矣不然從思索以探道理泥景象以成操執彼方自謂用力於學而不知物焉而不神跡焉而弗化於天然自有之知能日遠日背反不若常人雖云不識向學而其赤子之體固渾淪於日用之間若泉源雖不導而自流果種雖不培而自活也諸生咸踴躍再拜曰吾儕自昨晚以逮今日反求諸心果然蘇醒而不明白亦未嘗頃刻而不活潑也雖居人世實與天游矣夫子之造化吾儕也何其大且遠也耶

問諸生領教於天機之妙固已曉然但不徹以

人事又嘗或涉於玄虛也何如曰天機人事原不可二固未有天機而無人事亦未有人事而非天機只緣世之用智者外天機以為人事自私者又外人事以求天機而道術於是或幾乎裂矣此孔孟之立教所以為天下後世定下一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也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弟也者少長無不知敬其兄者也故以言其身之必具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焉以言其時之

不離則曰一舉足而不敢忘一出言而不敢忘焉邇可遠在茲也則廓之而橫乎四海暫可久在茲也則垂之萬世而無朝夕此便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實理實事也後世不察乃謂孝之與弟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為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海者流須發於源泉而枯[illegible][illegible]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芽須萌於真種而采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為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

市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時方久旱而沛然下雨諸生乃舉手加額曰天之降茲時雨也其為茲會之發榮克端而顯諸象也歟吾見淵泉之出於是益資其深聖眾之圓於是益速其成矣請次第其語以傳

孫 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illegible]本 梓

近溪子集終

近溪子集

楚黃[illegible]人耿[illegible]書

萬曆甲戌季冬方伯暘谷方公憲長西岩顧公大參同野李公禹江張公憲副漸江張公偕予集會五華書院進三生講書初仕而優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畢衆求暘谷公為之啓迪公作而嘆曰仕之與學分作兩事此在後世則然若聖門立教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須臾不是道

則無須臾不是學無須臾不是學則又何分仕與不仕耶况子夏他日又曰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事君能致其身者即是仕之優處吾必謂之學者即是仕而能優處則其能學處也朱子因前輩先儒謂推子夏之言其流將至於廢學故此章遂主張分看却不知合而言之其流弊也小分而言之其流弊也大予承公之意因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

為學個甚麼所仕者為仕個甚麼如大學誠意正心修身是所謂學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所謂仕中間貫串一句只說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為一事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為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

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絜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顏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便左右便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違此仁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終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為一家而不

對道己之家以中國為一身而不顧首已多
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
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
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為天下
者不顧家況聖人仁天下之志思欲老老以
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之
幼其決烈勇猛如火之必熱如氷之必寒如
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
貴又安足繫累毫髮也哉故時常自道曰飯
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而浮雲為天下之志直是如
此其切為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
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彼少
有繫累又安能趨絕千古獨異群聖而聆顧
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西岩諸公咸
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以頌祝太平
云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

一章天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
之曰聖賢豈此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
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以詞章望於吾輩須
是悉心體認俾窮則可善其身達則可善天
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
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
章語道即曰率性率性者自然而然不別加
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不離須臾者自
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者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
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聖人
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
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
識得今時愚人所知能的便通得古時聖人
所知能的了夫子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
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之故將大舜來徵
個則樣說道天下皆稱賛舜帝是大知而不
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每在淺近之言而其

所循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
近而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
而中無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
閻之間愚蠢之婦無時不抱着孩子嬉笑夫
嬉笑之語言最是淺近閭閻之村婦最為卑
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到反是仁義
之實而修齊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
惟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
焉又用中於鳶魚也庭草意思自家一般又
用中於草木也吾輩有志在家要做好人只
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
便做得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循着良知
良能以率民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
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可能矣柰何管商
之徒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個爭效法之
是做好官的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沮桀溺
以高潔而辭爵祿荆軻聶政以意氣而蹈白
刃且個個爭效法之是做好人的不以中庸

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不可能
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也不能非謂中庸
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
明之時委無足怪若今我　明聖諭首先以
孝弟慈和為治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惓惓以
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視前人已是萬幸正
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個真正好官
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師友
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次日太守請觀鄉約父老子弟群聚聽講乃進
而謂之曰汝等聽此　聖諭也覺動心否咸
同聲應曰豈惟心動且均欲涕下也蓋此土
原是夷地而其守又是女官以殺戮為家常
以戰鬬為美事吾民無老無少若蹈水火欲
需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乃今變夷為華已去
危而即安矣况又復得與沾　聖明之化而
共享太平之福也予因顧太守而嘆曰此方
人民其胥而為夷者不知其幾千年矣今觀

老幼之忻忻向善其良心感發比之他郡更
為加切是雖饑渴之人易為飲食而良心固
然則固不容以地之中外而有毫髮之間也
然則鼓舞振作以全其興起之美者固汝郡
守之責而善推所為使合滇省之華夷而共
歸於大同之化者尤吾臺司之功而不容自
諉也已
獨勸諸生講為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
畢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為政以德的德字道

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為外王以精
神心術為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
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
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汝為政以德的政
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曰即是此個
政了曰無為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
而無耻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為
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
間之事則為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

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間日用常行之
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様人父母兄弟妻子
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
子家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
此三様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
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
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
件好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
來的孟子謂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

敬兄未學養子而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
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
衆無上人與他說明此是人家第一好事大
家該做即說與他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様
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
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争本來美德却反成
惡俗矣故聖賢為政不徒只開設條款嚴立
法令叫他去孝弟慈而自已先去孝弟慈如
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

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之則其為父子兄
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
恥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
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
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
則恐於民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從之亦
皆漫言而無當矣若論以德為政却又有個
機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
而不可欺今只為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
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
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
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物萬民萬世之命
現現成成而不勞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
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言着也只是這個行
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是這個則上
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閭閻豈不可
並於唐虞三代而無難也哉大衆其共圖之

臨安韓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
弓問仁一章子適衛一章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時兵憲定齋
許公同在因語予曰年來平日最善理會經
書請發揮所講為訓何如予為作而嘆曰適
聽諸生講說六章似章各一義予即聖賢先
後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合群流而為
巨浸汪洋活潑於吾目中欲少分異而不能
然者許公暨諸生咸樂有所聞予因進講者
問曰子初聞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
個善聖學只是一個為善此個善歛之一心
而不見有餘放之六合而不見不足極是說
得好聽但不知也曾理會此個善是甚麼善
生無以對予曰此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
只道性善其言為善只稱堯舜故曰夫道一
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耳且觀此時堂上
堂下人數將近千百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
來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着母親吃乳爭着

父親懷襁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
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
這個生性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與人一般漢
人與夷人一般雲南人與天下人一般、大
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
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
之自盡自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
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
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行不用去取而無善不

取不用去樂而無取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
而致天下之善士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
會歸于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却指出個仁
來立教其自註解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當
時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後來却得
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什麼實
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
詞每每貼在各人身上總說各人自己便關

連繫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堯舜善
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繞教顏子克己復
禮便曰一日而天下歸仁繞教仲弓所惡勿
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為政者即
是躬行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
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
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
亦是要以首章為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盡
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為樂方

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為孝子在
天地為仁人也方俯不怍於人而孩提無不
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為大人
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
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
天下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乎仁則可
儘得一世明府之賢才觀德觀風踴躍興起
以與人為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人皆可
以為堯舜而何我於是合堂貴賤凡千百之

[illegible]然

衆皆悶聲嘆謂不然我等人人皆可徹得
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古
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
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
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已性生的便不免有疑
夫有諸已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已也此信
字對疑字看是說樂正子半疑半信所以說
他只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隔礙阻
滯決不能得黃中通理黃中所通者即一陽

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已而復者也中通而
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
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
其中從此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便是以所
可欲而先諸已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
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
則孔孟此路正脉斷絕不談及宋時乃得諸
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
來補德性說是有功於孟子看來還於性善

真能發前人所未發

處有未脗合至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
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聾聵遂致
眞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乃敢直指
人心固有良知以為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
内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為曠古盛
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為顏冉邦家天下之
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為魯衛先勞教養之政
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
如何為唐堯虞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

此堂便是蓋此一個性善平平地鋪在滿堂
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
不使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
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處所以
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中平之理
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
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致舉民而民
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
也許公乃遍呼堂中諸人而警之曰汝等參

各須讙天喜地以共享我以太祖高皇帝與
當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不屏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顏淵問仁一章君
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一章既畢進講者
問之曰經書註既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
為詳悉分別中須識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
個受用即如中庸首章說有性有道有教至
行遠登高却只說個君子之道是豈無天命
與人在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說個仁是又豈
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既知詳悉於
章首更當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
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入口說衣者雖
悉曉其織紝絲縷而和暖未曾着膚縱讀書
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共生良久對曰今只能
存此心即可兼通諸書矣予詰之曰如何是
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
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說得
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

盡孝盡弟哉又只仍前說書相似矣生良久
進曰此時敬對太公祖可是存心否予曰心
是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
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忽然踴躍不勝
曰吾心頓覺開明復詰曰恐還未然生曰豈
敢空言果覺開明予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
人不及見處即是隱即是微而獨覺光明處
即是莫見乎隱即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
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
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
命之流行即己性生生處己性生生即天命
流行處但一顧諟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警
覺恐然悚動而光輝愈加發越即是火之始
燃而一陽之氣從地中復也地中即謂之黃
中中而通者乾陽之光明知之所始也乾知
太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即予心頓覺開明
所謂復以自知者也予心既自知開明又自
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

外虛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即名中通而理所謂天視自己視天聽自己聽己身代天工已口代天言也頃刻之間暢徧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位之育之而其修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已身中更不俟他求而有餘裕也故先儒有解克己復禮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作只此禮以視聽言動更覺順快然又有說

馬子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但恐子或謂我只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纔有此知覺是則只從道之高遠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遠原自藏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遠汝今日光輝發越是心知之充廣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出世是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世做赤子時孩之則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子便敬其心知了了視聽雖微也未嘗不條

理喜怒雖弱也未嘗不節奏是則至卑至近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嘗不悉寓於其內耶今時解說如父母其順做高遠據孟子說人之良知與大學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則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方更有味也由此三章統會看來則孔門宗旨渾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遡其根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類無一毫之間無

一息之停無一些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之曰天命之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自知孝不學而自能弟不教而養子自心求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曰率性之道也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敬而修之初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光在透天命其在我矣繼須顧諟天明慎畏將奉赤子真心于時保之矣由是通而可遠卑而可高禮與天地而同其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

賴之以莖繼萬物藉之以先生而吾自己
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萬世而希乎踐形
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道海諸生講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
三樂一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觀聽予
謂之曰讀聖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心事其
書說者方有精神衆人聽着亦有滋味聖賢
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
子註得極好曰學大學也志大學者欲人明

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只是
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即是興
仁興義而修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
重在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
頭管着自己意心身一頭管着家國天下只
因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脉原是兩頭都管着
所以大學纔說物之本便連及其末纔說事
之始便要及其終堯舜纔克明峻德便親睦
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纔追王上祀

便達之諸侯達之大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
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字的達字解達孝達
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的達字解如云親親
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只如古先帝
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
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不亦贅
耶試看此時對着滿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
將數百人那個不曉得要愛親那個不曉得
要敬兄那個愛親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

即能而與我一般耶只因爲此一條真正命
脉生來一般所以他衆人也無不忻忻然聽
看我講所以我也無不忻忻然要講與他衆
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
播鼓舞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家義
而一國興義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
下歟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愜
快孔子志學的初心王子願學的定見却繹
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爲我我即

為天亦嬉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己己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間或未然亦終身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一個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孝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說成七篇仁義之言仮張炳耀與日月爭光彩與宇宙爭久大莫說秦漢唐宋之英君誼辟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宰我且謂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下兩個天下字要粘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虛空較說乃是作用實事蓋王天下未必能兼君子三樂而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王天下也嗚呼內而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親敬長焉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一句便可作今日所講二章之總破題矣大衆愈加忻忻而謝予亦愈加忻忻而錄之以傳云

潋江諸生講君子三樂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

者一章舜居深山之中一章郡守請為繹其義予曰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言夫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聖賢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自今看來又惟是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而已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懿好是懿德此好字便是樂字起頭處何以見民生而即好樂乎懿德也哉你試看人家初生的兒女曾未幾日父親母親哥哥姐姐以指輕輕孩之便開顏而笑兒方孩笑父母哥姐其開顏而笑又加百倍故曰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然則有兄弟亦便有和順之心此有物而必有則也父母喜懽兒女兒女喜懽父母哥姐喜懽弟妹弟妹喜懽哥姐此即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這是生來自知而叫做良知生來自能而叫做良能且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我衆人一般我衆人初生也與大舜一般父母哥姐都孩之即笑而大家

懽天喜地也但衆人年紀長大不免分割始初懽喜孝弟的心去懽喜少艾懽喜功名舜則愛慕終身只要父母喜懽只要兄弟喜懽所以曰兄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看他滿腔滿懷徹骨徹髓通只是喜懽孝喜懽弟的意思便自然喜懽人孝喜懽人弟故聞一句懿德好言也樂然取之見一件懿德好行也樂然取之只逢着孝弟的人便喜懽不勝即叫做樂取諸人即叫做沛然莫禦蓋恨不得

他即同我一様我即同他一様若合衆水之派而趨下流合衆派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善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而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當時道人性皆善是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不愛敬親長言必稱堯舜是見得堯舜之道只是孝弟而已矣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無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怍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達己之孝而為天下之孝達己之弟以為天下之弟而樂於成其仁義之化於無疆無盡也其王天下與否不止是大舜之心不與即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你看大舜王許久天下當時所行之政何啻千百萬件今時未必皆傳而所傳者只是孝弟其孝弟又是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的事果然孩提之愛敬可以達之天下果然君子之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也此言雖鄙俚無

異野人然亦彷彿孝弟一善但得滿堂諸友見之聞之懽喜奉行亦沛然若决江河而莫之或禦則一世英才可以更無他諫而親親之仁敬長之義達之天下亦惟自茲徽江之郡河陽之邑始也已矣

大理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一章既畢郡守莫君請為諸生搭迪子進令登堂環聚顧諸生語曰適講說許

多書俱是數陳世間道理今太衆聚于一堂如此坐立如此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各以方繞口中談的道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抑尚不免有所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予作而嘆曰適繞許多書却與汝輩身上一些對同不來則推之平時窓下之讀誦與他日塲中之文詞皆只是一段虛見一塲閑話而一套空琛矣與汝竟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書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當時諸賢亦有如汝輩欲理會道理來者者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答顔淵仲弓以至于子路子貢莫不同是此段精神就是後來記者將此議論作成經書漢宋諸儒將此經書演成註疏我　國家制令又將經書註疏立成科試與有司歲時進講亦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使天下萬世人人得個實落受用也時一堂上下

將千百餘衆咸肅然靜聽更無一息躁動予亦瞑坐少頃因謂郡守莫君曰試觀此際諸生意思何如莫君忻然起曰此時一堂意思却與孔門當時問荅精神大約相似矣予曰豈惟精神可與對同即初講諸書亦可以一一對同也蓋此一堂下如與從次如鄉約父老次而吏典次而生儒又上如郡縣僚屬其人品等級誠難一槩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景則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下地方遠近不能為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為之限譬之蒼洱海水其來或有從瀑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滙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為太過孰可以為不及也哉既渾然一様而無過不及則予與府縣以是意而先之勞之諸生諸民亦以是意而順之從之相通相愛在上者真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平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

人於此一堂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illegible]可復得也耶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卷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牛之心存不放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衆便可以語仲弓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充之便可以語顏子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故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今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覿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雝雝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每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心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

栢[illegible]仁體如畫此須自得力處可想見也

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用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己便復得禮於人便行得恕故一可為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賭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都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怠倦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目前事指點與他他却必要生疑蓋他定說聖人為學決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于時滿堂聞者翕然稱快至依依戀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則歌南山五章命再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予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依戀戀庶幾乎東風面目而愷悌樂只矣乎滿堂上下亦庶幾

千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況天地生
機充長無盡自茲方而適之天下自此日而
引之終古並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在汝我
之勉力何如耳予敬起以稱謝于郡邑僚屬
暨諸師生師生暨郡邑僚屬亦再四於予致
感時方朝霧淨展杲日空懸光曜臨階盼融
特甚予復揖諸君而申諭之曰太陽有赫吾
明德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即是明其明德而
天下歸仁也慎之哉此際人己相通心目炯

炯是則海底紅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顏何人
哉希之則是惟諸君珍重珍重

永昌長至諭　論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
大知一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
君進諸生求教予謂講者曰汝曹若謂知之
與好好之與樂由許多積累工夫乃能然歟
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內知與好與樂都藏
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
套則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

書看來則是樂先於好而好先於知也失也
之所謂樂者不過是自然而然從容快活便
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即是天生自然
率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不待學
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
試想像人家母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母親
一段嬉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
可以加此也哉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說
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懿德則好實由樂而

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知又由好樂
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原於
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邇言所用者却是
庶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
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
知而愚夫愚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
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為
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蓋人到
愚夫婦之居室物列為魚之飛躍果然渾是

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著、一切作為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許多講套說話雖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汝曹在此若肯徹底斷會草木無知且自忻忻而我獨可悶悶耶鳥至微且自昭察而我獨可昧塞耶夫婦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堂萬萬非衆人比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況既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於是頓覺心胸開豁耳目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爽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光明蓄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其亨泰也哉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賢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也以此意而觀之

一家則一家內外無老幼親踈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是為天下造太平為萬世開大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作養一場道其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大平也陳君同諸僚友共舉手加額曰今日為　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其盍萬世無疆也夫

渾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章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既畢進講者而問之曰適講王伯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為王道耶對曰殺之不怨三句便是曰此是說王者氣象如面前日之光而非日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者化亦是曰此是贊王者道大如說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日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曾

說以[illegible]者王此却是直說王道矣予曰是則是矣然又不知汝却以何為德以何為仁也對曰若要直指可只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已乎予曰汝既知此則何必遠取即次講二章書盡之矣蓋以德行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仁字又是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即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悖即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

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已汝今諸生說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其道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做來歷如樹木然必下地原是這樣果子方纔末稍結成這樣果子未有始初以刹棘種之却忽然會生出個堯舜來也故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也不思不勉而至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殊其神

化[illegible]也況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未有既達之天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稍的果子良知良能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脈汝輩于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來人人皆知得愛親敬長來何故堯舜孔孟

却能以這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後世諸人却把這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間却自有個緣故蓋由古先聖賢生來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其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於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徹勃然充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個意思又重重為他發嘆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也夫一切外說

之高美至於王天下處便盡了此于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孝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代以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怍而為學不厭矣以此通之於人便自然盡得矣才而為教不倦矣到得不厭不倦去處則前日良知良能渾然成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化其存不容以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今日吾輩既生聖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只在能辯別得個輕重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養而愈深枝榦之參天者將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圍且將極古今而共久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昆陽州守夏子遹從歸化尹遷滋州治因請視學及舉行鄉約于海春書院院乃署州事龐

江二守體子即學舊基而為之者其前面濱海予昨以治海經是咸苦水勢橫溢民居民田溺為巨浸今下流既導田間惟溪水一泓餘則悉已種菌青綠盈疇民之髦倪頌樂者洋洋矣予謝諸戟事勁績已隨偕坐少休容有指堦除栢林告曰前年有司遷學議伐宮墻多樹以充梓材樹栖群鳥俱徙巢他林宵無影跡昨分守同野李公命二守君止勿伐群鳥一夕歸巢如故言訖翎羽翩紛音聲鼓噪與諸父老子弟樂意若相關然予因憶向夏子尹歸化時以事至省予及分守李公延相談性學夏子燕以所見自執謂性命非下學可與予為辯析直繼日以夜後別且數月茲來同遊於泮林海岍聽鳥觀魚兎循靜止似與嚮昔之夜訖語迥異乃訝而詢以所得夏子忻然對曰魚以俗習牿我天良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併力支吾求之愈勞而去之益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

於日用之間自視言動事為其停當處雖古之儒先賢哲恐亦難以殊論是以近來考索支吾雖不敢廢然甚不為拘迫而契力矣其意將進而相謝予止而謂曰子之近得比之前時果大徑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猶子亦從旁笑曰世之人欲求停當二字為甚難夏兄則去停當二字亦又甚難也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為可不要停當耶予曰可知言動事為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覩玆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為停當何時而為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而予發作而獲森笑嬉而偃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事為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為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皆不殊若如是則

功如是停見則未臨言動事為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為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悚然自省作而應曰予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有間況今當下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再四嘆而賢之亦因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只說顏子能以貧自安而不改則吾輩稍有志向亦可勉而為之恐難以動孔子之嘆如是也予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自今以後日同諸生將此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州二邑父老子弟俱忻忻以興孝興孝相養相安共茲林之禽鳥而和鳴並茲疇之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風六合同春也

象衍自毘陵而肇端以莫可涯量矣潘子復從旁贊曰履予初任而過承公弱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而示之夏予也亦至矣敬共為夏予拜嘉云

楚雄分巡畢公偕郡邑諸君邀會于龍泉書院父老子弟群然而集時見諸聲歌間以鍾鼓堂上下雍雍如也予共感煩我 祖宗德化之隆淪浹遐邇因偏呼士子各當興奮以仰荅遭逢之盛且啓之質辯疑義一生謂大命

之性乃中庸開卷第一義敢請其旨予復詰以是章講說近亦明悉予今為問果何所疑耶生曰因戒謹恐懼不免為吾心寧靜之累也予曰戒謹恐懼姑置之今且請言子心之寧靜作何狀也其生謾應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虛無物予謂此說汝原來事與今時心體不切生又歷引孟子言夜氣清明程子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皆是此心體寧靜處也予謂此皆抄書常套與今時心體恐

點得妙

亦不切生及諸士子沉默半餉適郡邑命執事供茶循序周旋略無差僭予目以告生曰諦觀群胥此際供事心則寧靜否此生意猶未解傍諸士為忻然起曰群胥進退恭肅內固不出而外亦不入雖欲不謂其心寧靜不可得也予曰如是寧靜正與戒懼相合而又何相妨耶今世業舉子者多安意於讀書作文居則理家出則應務自以此為日用常行至論講學做聖賢却當別項道路且須異様

工夫故每每以閉户靜坐為寧靜以矜持把捉為戒懼欲得乎此恐失乎彼者殆將十人而九矣曾不思量天命率性道本是個中庸中庸解作平常固平常之人所共由也且須臾不可離須臾不離固尋常時刻所長在也諸生試觀適總童冠擊鼓獻鍾一音一響鏗鏗明朗諸鄉老拱立而聽亦一句一字曉曉了了以至諸吏胥執事供茶亦一步一趨明明白白一堂何曾外却一人一人何曾離却

一刻而不是此心之運用此道之現前也耶生曰戒謹恐懼相似用功之意或不應始是現成也予曰諸生可言適總童冠歌詩之時與吏胥進茶之時全不戒謹耶其戒謹又全不用功耶蓋說做工夫是指道體之精詳處說做道體是指功夫之貫徹處道體既人人具足則豈有全無功夫之人道體既時時不離則豈有全無功夫之時故孟子云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所以終身在於道體功夫

之中儘是寧靜而不自知其為寧靜儘是戒懼而不自知其為戒懼天下古今蓋莫不皆然也伊尹謂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吾輩安敢謂有所知覺但復吾公祖暨郡邑父師聯此嘉會決非是來為汝諸士子講說章句期望利達止因為汝諸士子身心具有此個光明至寶通畫徹夜照地燭天隨汝睹士子居家出外而不含瞀汝諸士子穿衣吃飯而不差相似寧靜而又戒懼似戒懼而又

寧靜常常在於道學門中亦久久在於聖賢路上卻個個不肯體認承當以混混沌沌枉過一生從今便好豎起脊梁肩起擔子將聖賢學問只當家常茶飯實實受用以無負朝廷作養之功不忝父母生育之德不必更立門户不必別做工夫惟即汝諸士子之今日讀書作文他日之中舉登仕管保可以上同孔孟伊周結果也勉之勉之

二月初六日丁祭方畢永昌兩庠生儒具在郡

邑諸君率之于書院會講于感而嘆曰人生世間惟有此一件事最為緊要然人於百年之中未嘗時刻休歇看他何等勤惕何等周詳獨於此處卻寬懷放意不來說着理着要之總是不肯思量若思量時則孔孟去後至於今日其間功名富貴豪傑英雄皆是如我等之勤惕而周詳者也畢竟灰飛烟散杳無歸着便當時省移其勤惕之心以來勤惕志氣移其周詳之見以來周詳問學豈不亦得

入千聖人宮墻而萬年一日也耶况每年議
立春秋二祭每月設立朔望兩拜俱是爲吾
輩樹立表儀使人人有所觀感此而不興則
非夫矣於是諸生同聲起曰聖賢好做雖市
井愚夫亦當知之但往往求而弗得敢請示
以其方予曰聖人去我已遠其方從何而覓
所立五經四書即其方也但今看經書者多
只草草率易將一切舊套俚說便輕信謂是
聖賢宗旨所以終身老於佔俾而自已性命
了無相干與草木朽腐又何足怪一生問曰
不知性命要如何理會予曰若依舊套理會
莫說汝輩老成即喚百拾童生命以天命之
謂性一題便個個可作成文章其於性命之
理亦似了了但就聖人分上自言五十方知
天命則聖人理會性命如是之難吾輩理會
性命如是之易此豈聖人之質鈍於吾輩抑
要之吾輩之理會非聖人之理會也曰吾輩
固差矣不知聖人當時却是如何理會曰若

知危病之家之求醫乎倉皇急遽西走東奔
旁詢其故則曰爲救性命也夫性命二字生
死係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
免孟子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爲言
蓋吊其雖生而已死也今須持長死求生之
心以去理會性命便自精神百倍而聖人地
位方有可望矣故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看他此段精神方是與危病求醫
者同其汲汲所以能起死回生而續延壽命
亘萬古而長存也不是如此懇切而漫欲理
會性命吾知其決不可得也已

初至騰越警報方急中外戒嚴雖諸士人心亦
皇皇故謁　廟升堂未及詳講繼鄉縉紳邀
會於來鳳山房乃陽明先生手筆也衆坐方
定忽報會賊前鋒失利而黨衆猶尚頑悃遂
匆忙遣帥仍未終會越數日諸鄉達復脩會
如初亦坐方定而捷音疊至矣乃共賡歌相

慶頌叙大中丞王公運籌决勝之遠而不肯
芳會逢其遘之奇也諸縉紳因顧州守張君
曰吾驕文事武備一時濟美則萬世無疆之
休誠于茲會卜之矣今此會堂以默識名扁
而羅公祖五華會語謂孔子默而識之之識
即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之識果然仁字識得
則疾痛疴癢恫瘝乃身即文事之修武備之
飭俱是不厭不倦實地工夫處矣客有問曰
公祖會語謂學不厭教不倦何有於我為不
難不知他章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亦云
何有於我則亦可得不難否曰此亦從默識
是中來也蓋既認得父兄是我之親公卿是我
之尊則自然推不開脫不去其敬事勉力亦
已不得如無所解於其心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莊子且能言之而孔子却肯說此事何有
於我身也我客良久嘆曰子貢當時說夫子
不言小子何述却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覓之
於外天何言哉夫子正為方便指以默的頭

而與他令君曉得四時之行不得不行便是
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夫子
不倦處州守張君喙然喜曰此豈惟可以知
夫子之默識且可以知程子之識仁蓋我與
仁原是一個四時百物亦原是一個豈有學
不厭而教乃倦亦豈有四時常行而百物不
生者哉看來韓昌黎言博愛之謂仁也未為
不是予復進之曰昌黎之學甚不易及如原
人篇舉草木鳥獸而總名之曰[illegible]舉狄龍魚
獸總而名之曰海舉家國天下而總名之曰
人此學孔子大學之旨一毫不差張君復起
而問曰看來孔子仁字只是個一字所以先
正有欲把易有太極的易字作一字讀然則
所謂識夫仁者總只是見夫一也諸生復有
質問者曰曾子謂夫子一貫之道即忠恕而
已者都不知一貫與忠恕又何所分別也哉
子曰分別即不是幾汝張父母云人與己是
一個四時與百物是一個知得此個一處便

知得孔子仁與恕處矣諸君因共讚嘆曰此
今天下國家君都曉得此個意思透徹則諸
宣撫雖遠亦可聯之几席莽蹉刺雖夷亦可
服之華教而況目前生民有不如保赤子如
切體膚也哉予曰此個責任原人人本固有
的亦人人本該得的孔子說仁者人也今出
世既為人便出世來當盡仁也盡這個仁以
為這個人則其人又何所不該括耶即如今
時鄉村俚語說某人是個人又曰某人不是
人其曰是人也者豈謂其能梳頭洗面而穿
衣吃飯耶其曰不是人也者亦豈獨謂其頭
面不整而中履不倫也耶要必舉其所以處
事所以處人所以處家處國而言之也已故
此意只患不識不知若知識得時自便不容
辭亦不容已如我今知得是屯道則屯政敢
自諉耶張君今知得是州守則州事敢自諉
耶故屯田事州中事諸公一參即問之亦多
不應若我與張君則身雖在此而心則往來

四境凡幾番矣諸君嘆曰身在此而心每往
來則可以言默而識矣屯是州之屯州是州
之州張父母之心便同公祖公祖之心便同
張父母則是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矣客有年大者進曰如公祖與父母則可謂
純是天理矣但不知人欲雜時又作何用藥
也予相顧囑曰君老矣不應復有此大受用
若說破此等受用則豈止從今至百二十歲
即從此至千萬億載而無疆無盡也已蓋凡
言善惡者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者皆先吉
而後凶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
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天是理者方始化作欲
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聾了目
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吾曰凡物有個頭腦
此默識而知是學問的頭腦二位公祖父母
是一堂人的頭腦學問無默識便邪便亂的
雖無官長便邪便亂不知在主宰上先立其
大而惟未流洽之則雖盡戮奸人而遏鄰終

不得寧謐也已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
祖未說破時老懷慌慌亂亂只覺得人欲紛
擾一般今一叫醒則反而求之我自清早起
來梳頭洗面頂冠束帶清茶淡飯綫而踴躍
赴會扶筇登山迎公祖而坐聽諸君而講耳
聰目明身輕志快即頃刻之間而寸寸步步
俱化作一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雙
情也學之有頭腦也如是哉有復詰之曰學
問以默識為顯公祖請為諸生言個默識
頭腦乎予亦詰曰須先酌公巨觥乃與公說
此大頭腦也張君戲曰此所謂頭腦酒也予
解之曰孔子云默識是着不得句處謗不云
乎酒中不語真君子相發一笑張君復目堂
中柱聯有靜定之句曰學之有取於默也如
是所以君子之用功不可不靜且定也乎曰
默識是定靜的頭定靜是默識的尾不覩大
學之定靜必先首之以知止也耶張君再拜
謝曰學雖乎有得其于今日若近於慮而得

矣先生之賜孰大焉客從而讚曰知止而得
是明明德於天下也明明德於天下則以已
昭昭使人昭昭生民耳目俱舉覩天光而我
朝以大明建號不有徵於今日乎
翌日復會鳳山書屋舉城父老子弟俱一時駢
集客因起而謂曰俗語云人各有心以予觀
之是大不然蓋人生世間其秉彝好德原有
本心若感觸之下本心出見則我即是人人
即是我如今日堂上堂下人雖千百而相向
相通心却渾然合成一個也予亦從而嘆曰
豈惟茲堂之人哉即昨隴川頭目辭去因令
通士引之以觀城中元夕燈火諸頭目有感
於士民懽慶上下安和平生所未及見今早
復於門官求進見甚切予令譯所欲言譯者
曰渠見州衛軍民心竊不分說金騰與三宣
譬則均是　天朝一段土田中間只隔着一
條埂塍今埂塍內都是茂盛禾苗埂塍外便
都變做稗子蒿草願上司也發大慈悲着眼

此客非常客何不記氏名

一同看着言說涕泪交下予時亦大為所動大衆從旁賛曰公祖之感美人若此真以萬物為一體矣有一生進而問曰萬物一體誠仁者之心矣然孟子却云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不知仁與道又何所分別也耶予曰孟子此言即中庸率性之謂道一句也蓋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水禽獸得之而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

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獨貴者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如山水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然生出汝我這個人來都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手恭口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顯設平成乎山川

如此說心性須得我心

調用乎禽獸裁制乎草木由是限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為父子之道先等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辯別嫌疑以為夫婦之道篤投信義以為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為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衆復讃曰公祖之言正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也予曰此心字與尋

親切說切　自天地間而言　以堯舜孔孟主張自人身而言只個生作

常心字不同大衆在此須用個譬喻他纔明白蓋人叫做天地的心則天地當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没人為主却像人睡着了時身子完全現在却一些無用天地間一得個堯舜孔孟主張便像個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伶俐身體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內外却何等齊整也耶衆嘆曰聖人不生萬古長夜此語誠為至言今我此身本可以為堯舜為孔孟而顧自甘於禽獸以同汚賤自淪於草木

以同柄離其機誠繫於醒與不醒之間今日責任又在於我公祖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使騰衝內外同一常惺惺焉乃妙也一生復進而問曰人之睡貴於能醒果然矣但孟子鷄鳴而起孳孳為善孳孳為利雖均一醒而所為又有不同則將柰何予曰醒與睡是將他來作個譬喻睡醒之醒止從開眼處說醒覺醒之醒則從心開處說醒若以眼開之醒而即當心開之醒則自堯舜孔孟之外而比比以甘同禽獸草木者豈盡閉眉合眼之人耶惟須得如今日一堂上下人人出見本心則人與仁合即上司便成上司僚屬便成僚屬鄉士夫便成鄉士夫郡子弟便成郡子弟豈不人道昭布於此一堂也耶曰合而言之之道與本立道生之道可相同否予曰論語首言學而時習即繼以其為人也孝弟謂孔子之學只是教人為人孔子教人為人只要人孝弟所以又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親親即仁以孝弟之仁而合於為人之人則孝可以事君弟可以事長近可以仁民遠可以愛物齊治均平之道沛然四達於天下國家而無疆無盡矣合而言之則道豈有不生也哉於是衆共舉手賀曰今日滿堂真是個個心日醒然固未有一家之人皆醒而盜賊敢窺竊者奈酋不自此而遠避萬里也耶

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場講聖諭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不能舍去予呼進講林生而問曰適纔汝為諸人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林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予乃遍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叉着足而立傾着耳而聽睁着目而視一段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

此老深見知心济所謂識得心大地無片土矣

人戕兩邊車馬之旁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遊
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
否豈惟物我方今髙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
氣之暄煦藹如雲霞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
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
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
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
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
怎麼去放但只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

司去後無由再來聽得也曰汝諸人所言者
就是汝諸人的本心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
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的心亦果是就同
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今日風暄
氣暖鳥鳴花發宇宙之間渾然是一團和樂
今日　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生
守分閭閻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
能致祥如春天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
自然滋榮苗稼自然秀穎而萬寶美利無一

不生生矣況人家一和而其興旺榮昌所有
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子歌詩訓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
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已
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
性氣於親長之前不好爭鬭於隣里之間不
多殺害於六畜之類以去作喪己一團和樂
之意則千年萬載長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
又何恨其來之遲而怕其去之速耶言訖皆

羅子便是知心者

淫淫涕下予強止散去林生復同諸士夫請
予開示再四進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
渾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
予復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
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
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
幼在此講歎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
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
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

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斬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争如此之遠予浩然發嘆曰以意念也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煑沙而求作粥緩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也須為諸生指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予嘆曰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着句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力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

此言入徵當默會之

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請於明倫堂聯四日之會而後別

客有因予論書秘不費力徐為嘆曰程子見張子正蒙云片片赤心流出宋子見周子太極圖云分更分漏先生苦心今時在堂諸生止覺公祖之流出者赤心片片而未知公祖之分更分漏原曾經無限苦心來也予感君之言將備述先君先堂教育之勞與彼前愚頑之狀真是萬苦盡嘗而猶未免於不肖之歸者情亦悽切諸公皆同聲和曰古今人品但獲有所成立者未有不本諸學習古今之求學習者未有不經夫苦楚夫固不止我公祖一人已也予曰學必以習習必以苦果真如諸公所云矣但世間百樣難事皆有人百般苦習其嘗在靜地旁觀極險之地如過海通番極危之技如走索飛鷂極微之術如占角纖驗最艱最妙而世上諸人處處時時未嘗乏絕此何故哉亦只緣其初一念精專便自

是象亦嘗有此概矣

然各各會到家矣果何眼前有兩場事較[illegible]
以上諸般更是平順簡易却乃未見一人肯
上心者衆皆愕然問曰是那兩場事予曰爲
學而做聖人爲治而開太平也夫以上諸般
艱難只因人有個念頭要做便是諸般皆會
此兩場簡易直截比之諸般尤爲百倍若人
果肯上心注意則豈有帝王以後更無善治
而孔孟以後更無真儒也哉此決知非聖人
之難做太平之難開但只緣吾人一念之未
切耳於是諸君咸憮然動色惕然興懷而慨

然命予書之以爲立志之盟約云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印]

楚黄友人耿[illegible]

問學而時習爲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今以聖時
之時爲釋真得夫子達已達人之心且明彰
其仁道生生之妙矣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
現在之動靜語默爲吾心感通時出者而習
之乎亦必如孟子所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以
聖賢經書所載時中之矩則成法而習之已
乎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于其

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通於所感
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
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
覺後覺今學者爲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
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
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
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即吾
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究言
其所由來亦自三絕韋編於伏羲文王周公

原缺第二葉

辨乎此矣。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說明習者
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易經者先明乾之
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一明則皆
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心
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
所謂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有志學
孔者幸共深省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淵問仁今
說者似謂其相去遠甚某看其所謂勿視聽
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
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予曰孔門
以仁為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辯者曰
心之德愛之理此是近日講義所云某看却
又不如心公理得然又不如全體不息也有
應之者曰此皆費力總不如聖人自解曰仁
者人也何等簡便何等明快予曰謂仁者
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
淡無味猶禪家所謂自了漢也試觀聖人口

氣說克己復禮只已字未了便云天下歸仁
說己所不欲亦己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真
是溥天溥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大渾
地合成一個大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
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辯論却是
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着辯論却是
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
許多辯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
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
者人也豈不真名言也哉問曰此等論仁道
理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予曰
仁既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
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為大謂之曰為大蓋云
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
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
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為一人者也於
是諸君同聲約曰茲會也其容一人而或外
也哉又其容一時而或離也哉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曰
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為
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座間總歌邵子詩
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
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
化陰而為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為陽人
世獨不可化逆而為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
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君子之道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

已是曰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
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
遺即逆而順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
是與生為徒與生為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
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
出拔物累自然輕渺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
譽榮枯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簀曳杖逍
遙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
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

亦予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

問找大衆會共勗諸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
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
見相似耶座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
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善學者須要不落見
聞又有辯之者曰聖賢道統亦說見而知之
聞而知之易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心故
道理只在活看若云不落見聞此語則其所

不解也予曰二君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
盾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為活而所云活者
亦即不落之別名也若理看得活則見亦是
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為相敵若不
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
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始相
妨也耶辯者又曰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其意謂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忘而
不用也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

天則者。非㑹不用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便
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
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現也辯者復曰其
想天則之知正不慮而知之知此只本體之
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
以擴而充之耶予嘆曰世俗云驢頭不對馬
嘴言物之各從其類也夫心體固須擴充但
本體之知原出不慮則擴充之工又豈容閑
思而雜慮爲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

曰安而后能慮噫非定靜之慮而求天體之
得也其真驢頭而對馬嘴也哉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節目太多似非孔子
之書何如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
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
一身中實是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
思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涵感應又莫非知
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况聖人
乎曰既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

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欲
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學乎大
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爲誠切。心統
乎天下國家。方爲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
之大本而爲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
爲身修。慈湖是欲人一𠁊用功故約而言之
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問大學以修身爲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修
身曰致良知則修其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

致良知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
不慮不學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
術許多功夫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
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
是修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
齊治平而畢修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
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踰之
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統而言之却不只
是一個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中和與天地為一相通知心體流

下大學之道備矣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然
處即如今時見人氣質從容應事妥貼亦有
目為中和者此則僅足善其一己而天下國
家未必推行得去故大學中庸開口便說個
天下正欲恢擴吾輩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
身中則為大中和則為太和非是尋常小小
家數蓋其根原自有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
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

間也如此志願以為士夫如此工夫以畢志
願則天地萬物渾為一己當其喜怒哀樂未
施設作用時其體斂精神已包函無外天下
事幾皆從其中妙應而為天下大本也當發
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
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
天下而為天下之達道也故以天下大本形
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
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處也中和

致極如此果是包含徧覆大哉聖人之道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矣
問致知與慎獨何別曰不同曰何為不同曰其
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
一個知則慎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耶曰
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說物格而後知至知
至而后意誠今觀慎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
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
虞廷一字亦即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

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
知可即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修身以齊治
平亦即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庸尤為明白
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都是惟精慎獨都
是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都是執中虞
庭宗旨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合也
哉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如此此大學所以首重
於明明德也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茍增

如此訓 詩何等 省力且 甚的確

臧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說個有時倘
昏不得如謂顧諟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
昏不得也曰明德如是何以必學以明之也
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即大易之謂乾乾也天
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明明而已
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為此心之常知
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由
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
而却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詞

看得 雅通

矣今將本文訴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說性
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
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
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柰
何擬諸家議論皆云性有氣質之雜而心有
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便可率惡將如何
率得去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
於是自心亦疑惑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
智邊事只得去為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

得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敢直率之愈去而
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
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
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
雜無昏明之殊也只能發得此個知體到手
則便憑我為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
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問既曰仁即是心心即仁如何却說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仁耶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說

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
則此心之體已化為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
子克己復禮便心不著物即流通神妙心又
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即是仁仁即是
心處也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曰
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滯
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為怒
所遷為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當
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

遷變其圓融不滞之機耶其明體常是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開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為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借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學者但將孔顏論學處細細對過便自見得此難以口舌爭也

諸友靜坐寂然無譁良久有將欲為問難者乃止令復坐徐徐語之曰諸君當此靜默之境能滌慮反求如平時燥動今覺疑定平時昏昧今覺虛朗平時怠散今覺整肅使此心良知炯炯光徹則人人坐間各各抱一明鏡在於懷中却請諸君將自己頭面對鏡觀照若心事端莊則知冠裳濟楚[illegible]自然精明[illegible]念頭不免塵俗則蓬頭垢面不待傍觀者醜笑而自心惶愧又何能頃刻安耶或問孟子三自反可是照鏡否曰此個鏡子原得于造化爐中與生俱生不待人照而常自照人纖毫瞞他不過故不忠不仁亦是當初自己放過故自反者反其不應放過而然非曰其始不知後因反己乃知也且吾儕工夫安能使其常不放過耶先生嘿[illegible][illegible]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誰肯蓬頭垢面而以[illegible]朝夕也耶

此說大有功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然學者之病常苦於隨知隨蔽又將奈何曰諸友試說汝心如何謂隨知如何却謂隨蔽耶有應者曰如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即是蔽處又有應者曰此亦只是知得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為善之時則外物私欲即自然蔽他不得了曰諸友若要理會孔孟經書做孔孟門中人品先要曉得孔孟之言與今時諸家講會集說不同諸說所論的道理另是一樣道

理諸說所論的工夫、那另是一樣工夫、與孔子孟子所論的道理、所用的工夫、真如天淵之相遠、又如氷火之相反、决不可以今時諸家集說、去解論語孟子、亦不當謂論語孟子即是今時諸家集說之所云云也、何則如今時諸說說到志氣的確要去為善而一切私欲不能蔽之、其善是何等的好、汝獨不思汝心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容汝

的確志氣去為得來耶。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為中出來、亦誠然非可容人為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為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既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強所不知以為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其友亦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消然發諸嘆咏、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甚受用、乃自孔子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迷導迷、於不容為處、妄肆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顧於孔孟真實境界、純粹底裏、却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其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口而頓皆超拔也耶。願恙書之以告所未聞者、

問中庸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

道、是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此論是否、余曰、陽明先生修道說云、率性一言是誠者也、修道一言是誠之者也、一友復曰、豈惟陽明、中庸固自分之矣、不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乎、大衆論遂紛紛問者難曰、然則戒懼慎獨、俱只賢人分上事、析謂堯之兢兢、舜之業業者、彼皆非耶、徐徐為解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日前實事、今且將書本姑置、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為舉甚的

緊切緊切

來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為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為一精光透露神氣胎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為靈明者不失其為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瀾徹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因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有不相同工夫實無一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為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二句似落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卒乎天命率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為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為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之時自然已不住修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聊述愚忱以俟裁正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思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不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今世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亦無所知一無所能此解果得根本乎亦還只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某事善能得某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其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其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某善某善

發得妙說得其總是知得真也

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集事
須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看然未必其
看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
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
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去所以赤子大
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著也嗚呼
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總有個入頭據
我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
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若說

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
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
原日的心君如不信則請徧觀天下之耳天
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耳換過
赤子之目以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
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
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觀
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哉噫耳目且然心無
異矣

果然

問其觀今古儒先之言心者衆矣然未有親切
如先生者余請曰子何以知其言之為親切
耶曰每嘗言心多只從己身分上說起便體
段狹隘不見萬物一體之妙此今聽教則覺
無天無地無人無物渾然共個虛靈至其各
人身中所謂心者不過是此虛靈發竅而已
惡得以物我而異之也哉余默然良久曰如
此言心恐猶然未見親切也已蓋心之精神
是謂聖聖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善觀天地

之所以生化人物人物之所以徹通天地總
然此是神靈以充周妙用毫髮也無間瞬息
也不遺強名之曰心而人物天地渾淪一體
者也子果於此體見得親切則言下便自潔
淨精微若要語意精潔須如精神謂聖又須
如神明不測方是專主靈知而直達心體也
至若靈而謂之虛者不過是形容其體之浩
渺無垠又靈而謂之竅者不過是形容其用
之感通不窒實在心之為心也原天壤充塞

果於此體 遵心體

似虛而實則非虛。神明有寂。似寂而實則無寂。今合虛靈與寂而並言之則語非[illegible]潔淨理欠精微所以知子之所見猶未為親切也已幸再思之幸共勉之

問心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但恐終是分析不得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涵具在言且難以著句況能析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為故即心而言其切只是一樣若即人而論

則世固有知為學與不知為學之分人之為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其不知為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為學者而工夫草次則亦雅性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輒於末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祛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假體消馳即以感應於未能安妥也已矣明睿過人資近上乘者則工夫亦當安用而汲汲以知性為先究悉名言論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illegible]紛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應感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堅忍強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於事變不動誰說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

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孟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曰近世諸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熟讀孟子語意則甚未妥帖曰然則果如集註舊說乎曰雖近似而亦未得的確若要的確則須從頭說將起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於性皆可率而為道然而非其至者必修道成全而為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可以並數而曰大

看道字作大學之道的確

人之學之道也蓋隆古聖神自充明峻德以
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為人倫之
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
為學者皆以意為學而說學者亦皆以意為
說故雖有可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
萬世而致遠則泥也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
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之道以此深造
則雖忘食忘憂邦信古好古以直探性命之
微而悉憑至善之矩着力固極其奮鋭辨擇

充極其精詳久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我
即聖心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中國
為一身綜會萬古為一息我如是而自得之
妙居安資身之蓋以至左右逢原之歸固不
待辯說而其理自見矣
問萬物皆備一章其說何如曰有宋大儒莫過
明道而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
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體帖萬物皆備於我
一章今學者能於孔門求仁宗旨明了則當

我於萬物渾然是天也

孟子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天本
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
生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
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
萬萬其生也而萬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
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萬物皆備於我則
我之為我也大固盡品彙之生以為生亦盡造
化之靈以為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一
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
有殊致也哉是為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
同仁也反而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
色我身之耳誠善萬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
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誠善萬物之性情
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身而
為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
身其既也物不猶物而反身乃所以物其物
是惟不立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
身達則物無不達蓋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

而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仁以長人亦所謂
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豈非大樂也
哉其有未識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者強
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者強識予爲物之所
以皆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
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矣尚何恕之
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哉故欲思近仁
惟在強恕將圖行恕必務反身然反身莫強

於體物而體物尤貴於達天非孔門求仁之
至蘊而軻氏願學之的矩也歟哉
問靜工固在心中體認亦有要否曰周子謂無
欲爲靜則無欲爲要但所謂欲者只動念在
軀殼上取足求全者皆是雖不比爲俗情受
用然視之沖淡自得坦坦平平相去天淵也
曰孔子疏水顏子簞瓢皆自有其樂者恐正
是此去處得力否曰豈惟孔顏哉從古聖賢
未有不在此中安身立命者

一友中夜興嘆因起問曰何嘆也曰先生云學
在孝弟某有繼母初雖不順後委曲事之亦
能得其懽心至有一弟粗率屢奸化之終不
見從須是何如用功曰君亦曾擇好友與之
處否曰未也曰即此便見汝愛弟未至處大
凡弟手足也若汝手傷血流則呻吟號呼求
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泣悟余因徧
呼仕途諸君曰手足且然 君父則吾元首
心腹也吾輩有志明時頓乃優游卒歲護持

觧呻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悼嘆於
堯舜君民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
何所逃哉愿共誓言而興曰如復有不切於
心者鬼神將陰擊之
一友自述其平日用工只在念頭上纏擾好靜
惡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使覺時得時失時
出時入間斷處常多純一處常少若不能禁
方悟心中靜之與動明之與昏皆是想度意
見而成感遇或殊則此一念變遷自謂既失乃

或隱然影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泯滅總無憑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較尋覓卻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自無間斷譬如坐在此大廳中剛凡門戶磚瓦皆是此廳卻行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而悠然順適也或詰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知學問工夫卻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先試說他此心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有不是之理曰如此渾淪是了又豈有不算學問之理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為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乃代之言曰亦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為善而違得處便名不善也故只渾淪到底即便不善化而為善也非為善去惡之學如何衆皆有省

問晚來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卻云今時為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以切實而非切實

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非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上存想果然未徹本心至於舍卻覺照則吾人工夫漫然無可致力處矣余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卻好趁著大衆佳會放懷盡興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知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罪也問曰此心知體不過只是虛靈豈復更有別物余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辨卻原來只是個影響之見夫真知之體何啻夫淵蓋吾人為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公乾之為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

學問大病且通病也

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今因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總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總累理會得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必在遇人。

其至真，頗於世情一無所了，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年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真，[illegible]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根源，直截不[illegible]識，所以種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illegible]合辯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illegible]無倦[illegible]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惟願吾儕大衆，其堅一心，共竭一力，心堅力竭，則不患不通一個真熱，不患不成一個大聖神已。

誦之令人躍然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緒何起手，後却如何結果？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其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為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

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的東西，若不可結果，必不與他起手。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便是信有諸己；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此此丹善中包涵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其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吾欲之而成其信

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
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
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為種子而生成之別無
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
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
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
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
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
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但人父母

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柔順
等待也或嘆曰然則孩提之童不止可以明
吾良知宗旨而亦可以作吾用功樣子也耶
哉孟子真教萬世無窮也哉

會中有問及人家宗法者先生為嘆曰豈惟此
身然哉人心亦有之或問曰吾心之宗何如
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之同者也
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為子姓又分
之而為玄曾久分而益眾焉則為九族至是

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為一人之
身也已故聖人立為宗法則統而合之由根
以達枝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
千萬其年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
身之時光景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
於天天不變則道亦不變夫天之為命本只
一理今生為人為物其分甚眾比之一族又
萬萬不同矣於萬萬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
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個天命之性嗚呼其

欲信曉而合同也勢亦甚難也苟非聖賢有
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不愈遠而愈迷
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又苦
心極力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
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
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
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
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
誰不濃濃藹藹渾是一個也哉夫盡四海九

意回其子母亦分曉

川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某命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分之而不能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貫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明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

天下即一宗可也說一宗即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萬古即一息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常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此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著則縱言道理終成耶

說縱做工夫終是散行縱經營事業亦終纔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纔之體又何嘗霄壤也哉却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殘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會衆羅然起而謝曰今日乃知合天下萬世以為宗而宗始大也請書以示天下萬世

問學者立心向道亦自有懇切者但入門下手之方又在何處曰吾儒學術原宗孔門孔門

之教全是求仁然自己解註只說仁者人也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至孟子又直截指出天下之人其初皆是孩提赤子然不慮不學却皆知得愛親敬長此可證人即便仁亦可知仁必以親親為大也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見得人皆有此良知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是見得堯舜也只是此個良知也學者入道從此處起手便是桃李之核着土定生桃李豆谷之種着土定結豆谷蓋

從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從不
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而親親長
長以致達之天下便即種核之着土而生之
惡可已而結桃李成五谷時也
聞今時諸士子秖徇聞見讀書逐枝葉而無根
本不知何道可反玆未習也曰枝葉與根本
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首徹尾原是一氣貫
通若首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培作
何用要之還看吾輩用功志意何如系是切

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雖
觧牛斵輪之賤技爲魚庭草之微物古人俱
得以明心見道而况五經四書尤聖賢精蘊
所寄者乎若是個尋枝覓葉的肚腸則雖今
日儘有玄談至論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一友平素執持懸切久覺過苦求見一脫洒
工夫為止之羅子曰汝且莫求工夫其亦無暇
與汝說但同衆講會隨時出食待數日有暇
可共商量句日其友躍然喜曰近覺中心生

意勃勃雖未嘗用力而明白洞達自可愛樂
曰汝信得當下即是工夫否曰既承指示亦
能信得不知何如乃可不忘失也曰忘原與
助對汝欲不忘即必有忘時所謂引寇入屋
者也故孔孟設科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来
豈止以此待人亦常以此處己看他寬洪活
潑涵蓄薰陶真是水流物生任天機之自然
而究之以至於恒久不息而無難矣
坐中因論致知格物各持所見有謂聖賢之學

必考古証今講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
良知乃得中正仁始不流於兼愛義始不流
於為我而為大學之道也有謂格之與知原
非兩件知即格之靈晓處格即知之條理處
如二人相對說話問着答應即我之知而答
應一句一句即是格也舍却本心良知以求
諸經書方為格物則便是義襲于外便是學
術支離久久不决乃有即二說以詰問者曰
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

矣口而成章吐詞而為經則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先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王似考証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說皆是也詰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夫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已之意見哉殆必近度諸心遠取諸物雖凡蒭蕘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亦所必採而況聖經賢傳言而世為天下法若可不悉心檢點也哉如此則非思有在既非自作聰明而根本于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為合一也已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果然皆為禮經而發乎曰何待至此即首章中和一字便開口說出此禮骨髓其後所云皆禮之皮膚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如何觀予應之曰君不知如何謂為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君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予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和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物横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鮮綠點着便綠明其節不爽則其文自着節文既着而禮道寧復有餘蘊也哉

問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亦教又必要作多工夫以盡其性何也曰盡性工夫予且勿論但云人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發乎抑聽得他人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豈徒人言實是自己見得予曰孟子當時二

說性善其在門高弟如公都萬章與紛紛辯
辯雖紛止于名為好善而性有諸已尚在疑
信之間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謂孟子只說
得一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聰明豈
能獨超乎古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則
性本是心中生出來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
不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言分明在字義
上看此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性却不
免是惡了乎何曾見得果善要之性善一
着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
聖孔子以後惟是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
混帳則十人而九矣此不是他肯自放過蓋
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舍死拚生十分精
神决未許草率透過也

問易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
與性性之說亦有分別否曰乾乾性性此語
從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製字必是
各有着落即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
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蓋指其性情而
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為能存神
明白就其體段疑定處說至易謂終日乾乾
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說但乾乾雖
說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或犯
助長之病性性雖說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
則散漫精神又至忽忘之失若善理會性命
而能使骨肉俱為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
妥矣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可同於聖
人今我輩此體已失須學且慮不然則聖不
可望矣曰子若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
曰某輩泥於時說久矣其心誠不能不疑公
其何以解之子良久謂曰子聞予言乃遽生
疑耶曰然予曰此果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
欲之但不能不疑也子嘆曰是即為不學而
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予復呼之曰
吾子心中此時覺炯炯否曰甚是炯炯曰即

欲不烱烱得乎曰不能已乎曰是非不慮而
知也耶予何謂赤子之心不在而與聖人不
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予曰今日為學第一
要得種子禮謂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
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然
其正經註脚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
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為
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
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

說定但今日却如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
曰知之似亦不難乎曰知固不難然人因其
不難故多忽之便去多其見聞務為執守久
之只覺外求者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
即平章康憲輩且信不及況其他耶所以曰
賢智者俱各過求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不
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作聖真
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
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

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真是
可以完養而直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境
界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
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
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
者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
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
其友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

長長也耶予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
家家户户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
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
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
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
也惟我 太祖却真是見得透徹故教諭數
言即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惜當時無孔孟
其人佐之亦是吾人無緣即見隆古太平也
其友至此大有感悟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曰朱
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絜矩也蓋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本來明者即愛親
敬長不慮而知人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
長而莫不興弟即明德達之天下而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與
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行初年
即有此志但世界浩蕩常恐未持不去而群
言淆亂又慮精一之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
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我知矣以後受
用即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
孔孟相符豈漢以後俱絕響矣

問孟子知言養氣初非兩事亦於養氣處覺
出許多工夫至知言、界說効驗更不及工
夫豈知言便知是術易與養氣全不相類耶

友回知言養氣原是一理亦俱簡易即如象
山指楊敬仲剖扇訟為是非之端敬仲即一
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體知言養氣
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但細看孟
子論養氣處於孔子則欲願學於夷惠伊尹
則云不同道於告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為
義外是氣無不養者即是言無不知也一友
又云以某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曰孰先孰
後曰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
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先生首肯曰必如是
乃完全也衆咸曰然

發格致精微說是詳明

問大學格物其詳何如曰知大學之道一斯使
知所以格物也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
學多于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為大人之
學則大矣學大其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
盡而善又有至有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初
曾師弟信好古先敏求直造自首至尾皆是
明言如此為學方是為學之大如此為道方

是為善之至也。今日細細看来，真是字字句句為天理之極，盡而無纖芥之或遺，為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為千古聖賢垂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而為本，為末。吾今誠正修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即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所以能為本，而果足以該乎家國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曉得誠正修之所以當為先，而自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停妥不亂。便近大學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學，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視諸古先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寸不爽，乃為定靜安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聯屬，渾融乎千萬人為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為一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務務說到而正所以不忘已是繞總本末始終，而歸極乎至善矣。後来正心修身及乎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敷演咏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是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句便是以盡縣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為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矩格，又寧非孔曾思孟學脉傳心之公案乎。一得之愚，願就有道者其共正之。

語雖新奇，理却停妥穩確，不易也。

問大學工夫次第，詳明果是入德之門。曰中庸大學當相連看。若論入德到先中庸說一十三章明說可以入德，所謂德者，蓋至誠至聖而渾然天德，所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而大學則接過以為至善，却是經綸之本而知化育之一大規模。合而言之，中庸則重天德，而大學則重王道也。曰今世言至善者紛紛不同，而先生却只以孝弟慈為明親至

此亦明徹

善之實、是果何所見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併赤子則便是個慈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世間言德皆是慮而知、學而能、惟此三德、方是天然自明之德矣。人之相親須是骨肉、方為至親。舍孝弟慈則難言至親也。故孝經首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治平天下。然則至善又豈外此三德也德也哉。曰孟子言聖人人倫之至、如何下文

此明徹見真的確非杜精妙

只說治民事君、而未及此三德也。曰汝輩讀書真是草率、汝看他說治民便說所以治民、說事君便說所以事君。今將堯來細論、惟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協和、則其所以治民、非正說孝弟慈耶。又將舜來細論、則四岳舉他時、除了底豫頑嚚克諧傲象、更無別樣伎倆、則其所以事君、非正說孝弟慈耶。至於治平本章、則明白說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聖訓昭昭、勿生疑貳。

[illegible]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修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却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家國天下即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始終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如身心意、偏要說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無身心意也。齊治平、偏要

[illegible]神

說誠正修、蓋誠正修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其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為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訓為學工夫如何乃能上進。曰白沙先生云大

道本無階級，雖以疑為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予能善於作疑，則工夫不患其無進矣。曰某日中亦嘗有三四遭作疑，特但未見長進爾。曰吾子如何作疑。曰某日中承教多能妥帖，然就中亦有不慊意處，故常不免作疑也。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當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為然，否則小疑且莫能作，

此句參入場棋

況大疑乎。請為子設一譬喻，如今奕棋者，總知通子對局者亦然，則不數着而即取勝，此則學問慊意處也。予謂學奕者即可以勝而自安乎，抑不可安乎。以為不安，棋已明白，救局以為矣，勝着不應如是容易。若是精進謨于此時自會遲疑，自會去打古人棋勢，自會去向國手請教，如是而疑，如是而學，則其人亦自會見得前時殺局粗淺，僥倖勝乎不善奕之人，亦自會見得所救之局，其中藏有無限神機妙算，而我一時未能識得，妄自尊為勝局也。故疑之進道，大率類此。但窮愛子之好為勝着，而樂與不若已者對局爾。

坐中因歌，心齋先生入室先須升此堂詩句，而音韻聱牙不得和協，或問其故，曰此生於歌調未及精通，不知詩是平聲則有平聲之調，詩是仄聲便有仄聲之調，不辨平仄，所以調必聱牙也。曰聞歌調須是明得春夏秋冬，便好聽聞。豈此歌尚未入調耶。曰七言八句是

唐人之詩，又謂之律詩，蓋唐人作此詩，其字其句，其音韻，其平仄，如法律然，分毫差不得，此惟詩社諸人自相傳受，故其詩入律，便其歌高下，自成春夏秋冬也。至於講學諸儒，則止以詩詠學，而其律少諳，間或於春夏秋冬之調難合爾。一友遂欲予將所歌詩中意義發揮。予曰心齋先生此詩，提醒學人極是深切，而所言工夫亦極是明白，不須更加發揮矣。但以前歌詩言之，則為詩者有為詩之道

為學者有爲學之道若論爲學則有從覺悟者有從實踐者陽明先生與心齋先生雖的親師徒然陽明多得之覺悟心齋多得之踐履要知覺悟透則所行自純踐履熟則所知自妙故二先生俱稱賢聖但以孔子之言仁必先以智孟子之言力必先以巧則覺悟踐履功固不缺而序實不容紊知此詩謂念頭動處當謹然念頭動從何來則未謹之先不可不探求也舉足之間必慎然舉足將何所

之則未慎之先不可不商訂也若能依得孔孟之仁而先智力而先巧則源頭饒濬流出自清而念之謹也何等順快指南定向適國坦途而足之舉也何等安穩故某嘗謂我明幸生陽明真是電掣雷轟星輝日耀不惟及門高弟籍以入聖超凡而聞風興起者亦自可以化頑鐵而作精金也已惟諸君其共勉之

學首先明明德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爲天者爲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爲功用舍知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曰天無二日人亦明德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耶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百姓日用不知惟聖賢則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

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爲大人也已

會中所生堂額舊以復心二字題於其上衆因以此爲問曰復之時義大矣豈尋常言復者多自天地萬物爲言而茲謂復心者則自吾身而言耶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

生物者心即是復

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息
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今若獨
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
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
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
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
生為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為復故言下看一
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
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一本遺

然起曰如先生此言則復亦甚簡易如何本
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翻費許多言說耶予
曰君徒知聖人之復費許多言說而忘自己
此時重費許多言說亦是復之所為蓋復生
道也復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於時為
春夏秋冬於物為生長收藏其始也有所自
來其終也有所必至即君聞吾言雖然以喜
喜意一生則許多言說自生生莫遏君雖欲

已其能以自己耶曰某自三十年前在此某
學先生數以通易某自是即對此書熟讀詳
味今至衰老文義雖覺日明其身心似覺日
昧他說復亨我却不曉得亨他說七日來復
我却不見復說休復頻復我却不知是休是
頻他說敦復迷復我却不知是敦是迷予曰
君亦是復但顏氏則不遠而君獨稍遠爾蓋
此之不遠即違道不遠之遠非是差失不久
而遂反正也蓋天地之氣原是陽剛健運健

運則須周迴周迴則成往返止緣他健甚故
往則舒張溥博化凝坤厚然反則輕捷快便
自是陽明故卦辭贊復以亨者因前則作不
利而此則出入無疾也出入無疾者以來交
皆反復陽道陽道既反來於七日則其往焉
有不利也成其象之以剛反剛長順行總是
其行以乾天剛健生生不息之心於此畢露
而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坐中有學治易者
撫而嘆曰甚哉先生之深於言易也但不止

卦辭為然卽爻之為爻其辭亦無不本於卦
象而發揮之也序應曰果然蓋易之一宗原
止乾陽變化而成六十四也今觀剝復相連
復之下爻卽剝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昳他
取故其復為不遠而爻辭謂以修身者卽所
謂反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二
爻之休吉者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適二雖陰
不敢為況自能下就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
又進義氣奮厲是謂頻之頻而無咎也至於
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之初而日居乎四陰
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之從矣至五爻
之敦則卽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自考之得
乎順且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善承
乎天而實言乎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
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皆聖矣然物可以皆
春而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體物無不周
而人之奉天多不悟善哉孟夫子之言曰行
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為道者衆也夫曰終身由之則陽明之
復何嘗頃刻離人然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為道則人在復中又何嘗頃刻而不自迷也
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之失職以師
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凶且灾者
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
豈至終爻而尚有不復者哉其待善治易者
共參伍為論而聽者咸忻忻有省獨一友辯
之不置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曰是因象以為
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陽復
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
知識同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
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
情忘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君今
切切然詒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詒謂有象可
視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方午也復何自而
能休且敦耶曰據先生所教似謂吾身本自

有復但其嘗反觀胸中固有靈衷炯炯之時乃不久而昏憒固有循術就道之時乃不久而驟妄豈真傷既復之後更如是其不一耶曰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頭腦者即江西一省之有都臺而若家合宅之有主人也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君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為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君

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胷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為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日夜則又脈着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尚望先生明白指示如何乃得頭腦端的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請君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喜的骨吹之炯炯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為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

時此友亦隨衆稱快竊占其中尚未忻然乃於飲酒之間再一叩之曰君今於復更覺何如其友赧然面赤曰其在此坐飲食俱不得妥帖而只是惶恐無地也曰君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聖如何便皆能復我輩如何便不能復今須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什也曰君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身近取矣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

君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去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察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為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之能窺也耶君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炯然之功亦將無用便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物欲

無擾意見不萌君身不渾是個復而君復不
渾是個身也耶此友乃惺然自悟懽然自喜
衆共叩首中天而慶大明聖化之萬萬世無
疆也

孫羅懷智
羅懷敬
羅懷祖
羅懷杏梓

附[illegible]溪夫子臨終別言

師別同志書曰不肖謝世萬罪萬罪會語書[illegible]意平
生也性命一理更無疑矣臨期奉報心幾欲語行
辭歎然惟君珍重珍重

八月二十八日許盱川先生洛丘厚山先生淅問疾
師曰我於塵事不着一毫此心廓然矣

南城魯四尹文視疾請曰老師疾宜用玄門工夫師
曰玄門養生壽僅百餘若此學得力則自是而千
萬年千萬年猶一息耳孫懷義懷智復懇如魯四

尹請師曰汝輩與諸友着緊此學便是延我命於
無窮不爾縱年歷數百奚益哉

二十九日辰刻師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
子環侍請教言師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師曰人生天地間須要有頂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
落寞

師曰此學玄妙入微不是說了就罷須要發一箇不
惜身命心無一毫爲世事念時日不放後日方行

成就

或問修身爲本師曰仁者人也人渾然只是一個仁便是修身爲本

諸孫問考終有何語師曰諸事俱宜就實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

師又謂諸孫曰　聖諭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時時則是熙然同遊于堯舜世矣於作聖何有

師又謂諸孫曰我歸後遊方僧道一切謝却我本不在此立脚但因其貧濟之耳力量有大小汝曹自斟酌之

孫懷智問師去後更有何神通師曰神通變化此異端也我只平平

中午賓蘭萬左史言策問疾師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壓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遂也後來見之不到徃徃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共無惑無惑焉盱江七十四翁

羅汝芳頓首書自兹絕筆

賓蘭告退師猶正立拱手而送復端坐目諸生曰夜還來坐

九月初一日師自梳洗端坐堂中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仍稱謝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珍重珍重諸生哭留師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至初二日午刻整冠更衣而逝

萬曆戊子八月晦羅先生疾且革楚同門弟萬言策往問先生色津津喜曰聞從者有行色不能具祖帳予將弃玆遽廬矣幸可留兩日君當復來時門人環侍無慮數十人出先生言別同志語時言策讀之瞿然已執先生手診脉息蹶然請曰願先生終惠一言秖用夙夜先生命筆札爲眞行書前數語授言策已拱立目送出出則拜先生于前堂猶致遜謝語云明日九月朔傾先生報少甦竊私謂庶幾無死乃竟如其言以朔二日午卒嗟乎先生當彌留之際持志堅凝言動不失故常作書字勢遒勁行列端整且

計日反眞如歸故宅一切放下宗旨進于愈高
矣嗟乎先生斃而後已歿而不朽哉明日哭先
生歸再啓遺書手澤宛然盎焉隔世謹志之心
不知涕之潸然也是日言策敬拜手書

昔子輿氏於魯大夫問疾以將死言善示當識
其言曾論記之昭如也以言足傳也吾

師近溪羅夫子手答左史萬元獻問終以詔乎同
志其仁天下萬世之心大可想見元獻綴數語
于後以質諸同門後走東繼皐曰幸郎取過付

梓蓋欲推夫子之仁永仁斯民也繼皐叨列門
墻素司書刻謹併錄夫子臨終大畧爰授梓人
嗚呼惜哉大弗獲已也嘗聞尼山云崩易水曳
杖孔子之歿也如是垂憲于今不衰史記有虞
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先儒釋其爲天地
鬼神必有以相之斑斑可鏡已今茲前期雷雨
崩從姑山一角折大林百餘株夫子自知其將
還太虛顧發于言書于楮冊形于群動毫不踰
矩追視二聖同符千古獨無歉相於其所缺然

則天之將喪斯文也又將相斯文俾聞且見者
庶幾有續焉爾烏恐不以告於四方同志共生
興起心也且邇者楊太史貞復曰老師活孔子
也會語八本乃六經之命脈精髓也竊謂當如
古人誦經之意每月會同志誦之一過茲冀大
焉由太史公斯言繹之愚以為是別言又會語
中之命脉精髓也尤宜日誦一過焉者又烏敢
不以告於四方同志共生警策心也旹戊子重
九後日心喪門人廣昌鼎繼皐稽首謹書

昔賢有言仲尼沒微言絶七十子喪大義乖旨
哉其言之也今習傳士家言者甫束髮知章句
有所聞於塾師即曰道如是學如是也顧烏睹
所謂絶而所謂乖者又曷以也漢以来諸儒離
經術疏不無功於孔孟然見其遠且大者或罕
矣矧與旨哉道不終晦而有宋明道程先生直
契聖真柰為之徒者不旋踵之嗣而象山陸
先生稍稍振焉遠我 明運際文明而陽明王
先生挺生姚江所幸及門有心齋王先生若戊

先師近溪子羅子之於姚江蓋聞而知者也倡學
於盱江而傳習其說者幾遍海宇今其遺言如
近溪子集四書答問五經翼編仁孝訓一貫編
諸書炳炳在已微言大義庶幾乎曠而曦乎儒
雖不敏非阿所好者適哭
先師於盱之明德堂將道閩淅還吴值將樂揭君
志點于雙峯三華之間揭君嘗東脯
先師者且命其子一貫從儒遊欲聆師旨而謀刊
師別言廣之同志儒驗之因題其端心喪門人
吴郡曹俶儒謹識

近溪子附集卷之一

盱江門人黄承試季兆父
蕭應泰元之父
孫　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敬　羅懷本　梓

皇明理學名臣傳

雲陽後學譚希思撰　四川巡撫

公諱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建昌南城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差長罹火病遇禾川顔君鈞之習靜病日減遂事如師因一意性命學居恒泛觀魚鳥獸禽愛其群隊戀如悲鳴相應惻然思曰何獨人而異之偶塗行逢客談笑竟日忘倦又惻然思曰何獨親戚肉骨而異之從此痛自刻責力袪己私善歸人過歸己益歸人損歸己矜學時每清晝長夜揮淚自苦久之已日有克甚至不愛髮膚念念以利濟爲急嘉靖癸丑第進士寓京師與姜鳳阿寶胡廬山直鄒穎泉善耿楚侗定向劉養旦應峰諸先生聯同志會辰夕切劘各有所得維時分宜柄政網羅名望公寧觸忤靡少

染出守寧國衍　聖諭六言日令講生發明父老子弟依戀環聽者萬計公即境即言發其渾淪活潑之機啓以並生同生之天有苦思慮起滅者則以心體未透覺之有以中常炯炯為得力者則以赤子原來帶來正之有以持心不放為工夫者則以意念端倪閃見想像之錯認者提醒之隨問隨答惟是性靈朗耀洞徹空澄而逈無隔礙自然圓妙迅疾一粒而九有盡含一息而萬年莫竟總括之以覺字覺靈知也言人心之靈動于感應其是非得失纖微罔不自知

循其知而致焉是聖賢之関鑰也于時聞者多有省寧之人信如蓍龜親如父兄入　覲同徐巖泉觴謁政府徐文貞偕于西苑曰　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官多譽後所患學脉不端請合併一番示嚮往文貞躍然大會于靈濟宮蓋　本朝稱盛舉焉嗣是所至宦轍群人而學如寧國然萬曆癸酉起復謁首揆張太岳居正多感傷張問故公曰閭閻疾苦難上達張曰堯舜獨不病博濟耶公曰由某論之唐虞君臣刻刻時時必求博濟張默然未幾入　賀以會[illegible]

學被劾去或講少輟從時好公曰此學命根也其被遯矢心即萬死不悔避或曰不懼黨禍乎公曰人患無實心實心講學必無禍黨人者好名士也非實心講學者也自是遊名山求友生涵泳理會日益精進其言曰良知心體神明不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

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此方是功夫妙處又曰生者天地之德人則天地之心心之生德精瑩靈明妙應圓通渾渾淪淪物無名色天壤充塞似虛而非虛神明有密似竅而無竅故孟子直揭知體名之曰良良字訓作易直言其感而遂通元不出於思量發而即至无難與以人力世人不省緣此起箇念頭就念生箇識見因識露箇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朗照澄湛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從妄滅及至

應接還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設主他只去想念光景蓋認意爲心之誤也又曰獨之靈體通徹于帝天獨之妙用昭察于率土中庸指其爲見顯則愼之所自起大學嚴之於好惡則愼之所由施又曰學問原有兩路以用功爲先者意念有箇存主言動有箇執持不惟已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爲先則言動卽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卽已亦無從增長公之學惟從性地入手故從虛上用功坦

然蕩然忘垢忘淨更無戚戚之懷也無憧憧之擾安排無事賢愚兼收直欲心體與天地爲徒意非共鳶魚活潑又曰吾人日用獨處其念頭之慈祥恩愛者爲仁嚴刻峻厲者爲不仁吾人以生爲心其善善宜長惡惡宜短試觀惡多於好則惱怒塡胸不免爲忍人如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做得好人是又教人切近處年七十四臨左史問疾公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同志毋惑諸孫問考終有何語公曰諸事俱宜就實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又曰　聖諭六言直接堯舜之統發明孔孟之蘊汝能合之論孟以奉行於時時則是熙然同遊于堯舜世矣於作聖何有言訖端坐而逝門人私諡之曰明德先生

諸儒學案傳

安福後學劉元卿撰　禮部員外

先生名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因號近溪其

先豫章人遷建昌父前峰公娶甯氏生先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也五歲從母授孝經家人故亂其誦大怒隨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張洵水公學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先生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乃閉關臨田寺几上置水鏡與之對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而成病及讀傳習錄病遂痊丙申年二十二入邑學庚子見顏山農公因述

生死得失不動心狀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又曰知
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先生悟遂師事之癸
卯舉于鄉明年捷南宮聞父病不　廷試而歸乙巳
始建從姑山房接引來學戊申學易于楚人胡子宗
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先生先生知其易有傳
也迎致之執弟子禮胡喜使先生息心而深思之閱
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白地着一畫耶先生畧爲
解說胡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眞益昧如是三月
然後見許忽一夕有所悟趨父榻前跪曰兒今幸悟

格物之旨矣曰何也先生曰大人之學必有其道大
學之道必先致知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
事父然其言癸丑　廷試授太湖令先是邑多盜先
生修渤海之政以道化之盜悉平其諸政務一本於
興敎化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擢比部主事出
審大同宣府獄過魯問道泰山丈人學益進追守寧
國敎化大行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二
時有三代風未幾丁外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去
有步至盱江者先生家居四方來學者日益衆聞山
農公獲罪監禁留都乃稱貸數百金同二子及門人
買舟往救竟得釋歸丁內艱壬申當道引　哀詔促
起復補東昌先生治東昌如寧國癸酉遷雲南副使
爲開水利塹城壕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
衆無何轉藩叅　齎捧入京禮成請告出城同志留
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仕之　命先生欣然
曰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斐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
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劒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
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晦偶疾乃冠服禮天地祖考

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敎言先生曰徒言也不是
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萬左史問疾手書七十
字與之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隨
拱手別諸生二日整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先生
接引友朋隨機開發所止處弟子滿座既歿門人楊
起元等私謚曰明德先生

近溪羅先生傳

安成友人王時槐撰 太常寺卿

萬曆戊子秋九月二日盱江近溪羅先生卒後九年

丙申冬其孫國學生懷智伯愚甫謁予于螺川予延
之三益山房䌷繹數對牀盡衣回兩越月而後別予
因得先生會語庭訓崇京遺錄若干焉予粉以伯愚
習聞先生緒談意其或襲口吻而無暇受新益也乃
與默坐不漫出一語既踰旬試叩焉伯愚則若一無
所聞者虛中密究務期自得予大快以為先生真有
後可以續衍先生道脉於方來也伯愚以先生小傳
屬予予顧淺陋曷足以模寫測量於萬一哉先生諱
汝芳字惟德世為建昌南城人始年十七因有感於

薛文清公萬起萬滅亂心之說即閉關置水鏡于几
上對坐澄心久之成疾及讀王文成公傳習錄喜而
疾瘥已而為邑庠諸生入省見顏山農公聞體仁之
說有悟師事之年二十有九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
不赴　廷試歸學益勵一夕忽悟大學格物之說年
三十有九始赴　廷試成進士授太湖令以教化代
刑辟暮月訟息民和政聲籍甚擢刑部主事歷郎中
出守寧國政如太湖丁外艱歸後十年奉
穆皇遺詔始起復補東昌陞雲南按察副使年六十
有三陞左參政得請致仕還從姑開講來學徧涉撫
吉洪饒楚粵閩浙留都徽寧諸郡大會同志東南之
學丕振蓋歸休凡十有二年享年七十有四門人私
諡曰明德先生云先生平生學以孔孟為宗以赤子
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骸忘物
我明明德於天下為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
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族閭村市以及通都
大邑縉紳大夫千百徒衆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
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

學為政也其作人化民風動遐邇詳具少宗伯復所
楊公誌大學士瀫陽趙公表侍御養貞詹公碣郡司
理鳳岑萬君狀中予故不具論憶嘉靖乙卯予以南
主客郎出僉閩臬道經太湖先生時為令留止信宿
邀至演武場觀兵壯射先生語予曰吾玆校射中一
矢以上者賞有差不中者罰蓋不中者不得受募金
即以增給中者是移罰為賞也官不費而民壯自勸
矣又曰吾此心每日在百姓身上周迴不暫釋也予
聞其言悚然謹識之及入閩秪服未敢忘復倣其[illegible]

射賞罰之法行于漳南久之以靖山海寇警率獲成
効壬戌予以內艱服闋入京先生時爲刑郎邀予夜
對疊疊劇談已而語人曰吾與汪子劇談誠祝天願
其有契于吾言也其切偲懇至如此乙丑予爲符卿
先生以寧國守入 覲既見政府存齋徐公出語予
曰吾適見公首言公當勸
主上以務學爲急然必於其左右簪御焉先之公誠
能使諸大閣知嚮學即啓沃 上心一大機括也公
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公大以吾言爲然

因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卷談不足風世得 君相
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一夕先生招予過其邸舍
聯榻而寢比四皷先生問予曰近日何如予曰吾惟
直透本心耳先生詰問本心予請示先生曰難言也
譬如蒸飯必去蓋乃知甑中有飯去甑乃知釜中有
水去釜乃知竈中有火信未易言哉予曰豈無方便
可指似處先生曰莫如樂第從樂而入可也萬曆戊
寅予歸田既久先生亦謝事還予買舟訪先生于從
姑山房請益先生曰學必有定向庶可决成予請示

先生直以一語酬答予憮然有省予留從姑踰旬見
先生天真粹朗彼已盡忘八荒洞然了無畛域語笑
動靜食息寢處神機自運不涉人力朝夕盂蔬與客
共食客至盈座亦無增味熙怡竟日諸生不問則默
無繁言蓋先生以精神感人有出於言詮之外者矣
予見先生博大渾涵晉愛同人略無揀擇境隨靜閙
不生取舍乃自愧予之淺衷局量耽僻厭煩誓當頓
捨宿障庶可通於大方也時有士人以專持佛號求
往生爲學者予問曰若此者何如先生曰得無全靠

彼乎予曰學者攝心方便之門不一亦均之爲有靠
矣先生曰此當有辯臨別先生送予舟行以勿復致
疑爲囑甲申先生過螺川訪予白鷺院中予試問玄
門之學先生曰豈嘗有所闢乎盡言之予漫述艮背
之說先生曰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名爲鬼窟因
極口賛中庸二字曰平常是道何事旁求蓋自是別
後五年而先生辭人間矣先生既歿海內咸望風追
仰然予竊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彼徒見先生之標
末而未窺先生之底裏故或妄意以爲槩先生之學

而未免失其雖步以蹈于縱蕩之歸也先生脫略蹊徑渾無眹跡人所共知而不知其中貞白無瑕一切外物嗜好都絕芥視千金爵然不浼舉以與人若拂輕塵寔出性成非由強作當太湖離任邑吏以公費餘金請受爲路資竟斥置官庫而行其介如此至鬻產貸金以急師友之難傾囊倒囷以應饑乏之求郎人以禮餽隨手散施澹然其忘情也先生之薄利殆罕其儔而昧者以有慾之心藉口於先生之脫畧蹊徑遂蕩然潰防敗節以僭附於狂簡者不亦遠哉先

生蚤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弃短迄有定裁今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伯愚聲私閱中峰廣錄先生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戒之哉惟潛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先生之之教一出于正而昧者以浮詭之心藉口於先生之探討延納遂冥然淺倫叛聖以沉溺於詖淫者不亦遠哉抑予讀先生會語嘗引何思何慮曰此心非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返殊而爲同化感而爲寂又曰感通其用雖千變萬化而莫窮然不動其體則亘古亘今而無變遷也又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嗟夫先生之學可謂大而有本中凝一而外融暢者矣彼徒見其標末而未窺其底裏輒號於人曰吾爲近溪先生之學而竟以恣情爲率性墮於無忌憚以反中庸者予故謂後學真知先生者寡也夫不知先生於先

生何病予特懼夫萬古學術毫釐千里所關繫者至大敬著其說以俟知言者擇焉

聖學宗傳傳

東越後學周汝登撰 會魁

羅汝芳字惟德别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若樂倏變也展轉追尋未明其故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人言五臟能橫其信然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

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手而讀之其病頓愈丙申年二十二入縣學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因自述遘危病失科舉而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俱不取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溪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

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溪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脈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携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

之請曰若[illegible]當自平空白地著一畫耶近溪畧為解說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舉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臥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邈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竊幸宿世何緣得奪此等苦趣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

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溪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今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溪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血

脉循軌隨入京赴　廷試初仕為令入為部郎出知
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究
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以守入　覲見華亭
相國徐存齋存齋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
之似更有實用也近溪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恭
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不亡
大幸耶存齋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
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
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柰何近溪毅然曰先

生此言知柬之而不知梁公存齋曰我何以不知梁
公近溪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
君者也武后先沒其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
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梁公夫復何憂哉存齋首
肯近溪復曰先生以　宗社為心　宗社以人心為
本今来　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
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趂此合併一番令其向往不差
則終身德業豈不光明而俊偉也哉存齋躍然喜曰
日大會靈濟宮他日復見語之曰先生當勸　主上

以務學為急柰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耶存齋
然之出而嘆曰諸君講學只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
君相同心學道寰宇受其福矣迈郡未幾丁父艱奔
歸士民攀轅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溪
家居四方来學者日衆聞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
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
陵相國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
耳江陵默然謁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
南副使為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

信從益衆丙子轉藩叅丁丑　賫捧入京禮成請告
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
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
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
楚為藩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其害道宜置於法
近溪曰彼以講學罹文網予嘉其志遑論其他乎戊
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
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言曰徒
言也不是道灕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寶瀾

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徃徃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胸目中更有何物可有耶願無惑焉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夫子近溪學以孔孟為宗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孝弟慈為實以天地萬物同體撤形

骸忘物我明明德於天下為大自少至壯而老無一息不在學自家居以及四方妻奴童僕族閭村市以及通都大邑縉紳士夫千百徒眾之相接聚無一人不勉以學自令長歷郎署領郡符佐藩臬所至無一地不以學為政也嘗曰吾自朝至暮敬畏天命如執玉如捧盈工夫豈不緊密但視世儒之把捉修飾者不同耳又語諸孫曰予初學道時要清晝長夜只揮淚自苦此等境界予固難與人言人亦莫之能知也嘗語知友曰不肖之為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

費惟是此學以繫命根悉滌塵垢晶光天日三十年未穿衣喫飯終日雖住人寰注意安身頃刻不離聖域是以披瀝矢心號呼世夢中或觸怒生憎萬死終不悔避吉水鄒氏曰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為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為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為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為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靡縈究一執於大道其論著也　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

根於真性上焉者得先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化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矣

建昌府冊鄉賢傳

嘉定後學張　恒撰 本府

叅政羅汝芳南城人甲辰會試癸丑進士生而有作聖人之思夙已契性天之旨自陽明王子倡良知之學本宦私淑其傳益加闡發揭孝弟為良知之本體指敬畏為致知之工夫謂信得過即聖賢實修當得起即堯舜事業于是人人皆直見本來面目在在可保養赤子真心蓋直接孔氏之傳鄒顏曾思孟之統而大有功于來學者也若其襟懷光霽魚躍鳶飛度

量汪洋天空海濶雖百家有一善拜受不遺雖愚夫生一問曉告必盡所著廣孝經四書問答五經翼編明道錄識仁編等書宗旨統一血脉貫通允矣門正六經實非支離章句至如歷中外無論職任淺深因事燭照為民造福疾革之時細書別言心地足占寧澈身歿之後家徒壁立子孫不免饑寒近蒙批允崇祀郡庠竊以本宦非止鄉國之善士已也伏乞題請從祀禩之得附先儒之列與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同祀　廟廷庶幾道統昭明人心激勸矣

萬曆十八年十月初二日送主入祠

太湖縣舊誌傳 嘉靖庚申年修

烏程後學王　杰撰 本縣知縣

羅汝芳建昌府南城縣人由進士筮仕廉介自守仁惠及人儲養諸生稱事餽給新建明倫堂文會樓累有興作不妨於農三年陞刑部主事民為立去思碑于城北以紀其化焉

太湖縣新誌傳 萬曆甲申年修

楚黃後學王大謨撰 本縣知縣

羅汝芳字惟德江西南城人進士嘉靖甲寅任每事倣古循吏不拘文法剏書院群學官弟子員下暨閭里童稚日講良知學而專禮高年獎廉節招流移抑豪禁姦至學校尤所加意建明倫堂置學田二區以助貧生之婚喪者陞刑部主事歷官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南去民肖像生祀之名近溪羅先生祠

寧國府誌官師表 萬曆丙子年脩

南海後學陳　俊撰 本府知府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進士郎中任政先禮教弛刑

威念切民隱建書院講明正學愷悌作人有古循良
之風顯去士民遮道泣送之因見任例不立傳
論曰鄉三老嘗述　高皇帝時綜核名實法網頗密
有司簠簋不飭輒見禽夷寧郡介山谷間民畏其上
布令若流水數惠若濡露可卧理也以吾覩于諸公
器識才畧不必相仍然皆務農桑教化使百姓孝弟
力田盜賊稀少矣表廷輔及士顯並皆以身殉民尤
為卓絕其尸祝于法當馬屬者方名逢時之節費賑
稿敎尚大體羅名汝芳之崇篤道術比屋絃歌王名

嘉賓之簡訟約躬桁楊庭仆暨諸邑令長亦猶有循
蹟可紀以仕方顯不傳云

回脩江西省誌傳

新喻後學簡而參撰建昌府學教授

叅政羅公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南城人幼聰穎方
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若樂倏變也識者已驚其
異及長專志聖學力祛己私孝友純至忠藎性成嘉
靖甲辰舉春闈寓京師同名士聯會切劘嘆曰吾人
業孔孟之學必要求有裨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以繼
往開來為己任何必區區任進為哉遂歸十載業
廷試習靜從姑山房日以聖學為念至癸丑學有成
始　廷試叨　恩賜同進士授太湖令用德化民政
幾無訟擢比部主事學益進守寧國覺民性露補東
昌三月大治癸酉遷雲南副使轉藩叅政多奇績如
破酋虜開二汁此其餘事也入　賀語張江陵以致
君堯舜張怒遂挂冠而歸先生宦轍所到群人而學
化行俗美至今遺甘棠之思致政日囊篋蕭然以故
後裔屢空自幼讀書從姑山後復納價創屋為講學

所日講學于其中從游者益衆宛然東魯之區丙戌
偕門人游吳粵閩越講學問道忘食忘年津津靡倦
真孔氏不厭不倦之心也比歸戊子八月偶疾弟子
環侍者千餘請敎言先生曰徒言不是道滿前洋溢
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曰人生天地間須是頂
天立地志氣不可一毫落寞又曰此學玄妙入微不
是說了就罷須要發一個不惜身命心無一毫為世
事念時日不放後日方有成就至九月朔日沐浴禮
天地神祇畢命諸孫次第進爵各微飲拱手別門弟

子曰我行矣珍重珍重會語幸毋忘平生也汝曹看緊此學便是延我性命于無窮爾門人依依不忍捨強留先生愉色許曰我再盤桓一日中午萬左史言策問疾手書數十行與之非先生宇宙在手造化生身者能然乎初二日午刻整冠更衣而逝逝之日門人雲集相向而哭聞者不問遠邇即愚夫愚婦莫不設位而舉哀焉城市中悲號七日不忍聞皆曰哲人之萎泰山其頹矣當先生接引人群隨機開發有裨道脈最大自生民以來繼孔子而興者其在先生

乎先生門人楊起元等私謚曰明德先生事蹟詳於都御史譚希思理學名臣傳禮部員外劉元卿諸儒傳太常卿王時槐傳吏部侍郎楊起元誌師相趙志臯表督學御史詹事講碣吏部員外鄒元標碑暨諸名公之文門人董裕楊起元蕭彥鄧鍊等於鳳凰山麓建明德羅子祠春秋祭享有近溪子全集行於世與其生平學詣玄深道躋廣大卓矣往聖之巨擘昭然後學之芳規允曰眞儒宜當從祀　廟廷擬入理學者也

近溪子附集卷之二

盱江門人黃承試李兆父編次
蕭應泰元之父校正
孫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敬　羅懷本　梓

明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明德夫子羅近溪先生墓誌銘

歸善門人楊起元撰 吏部左侍郎

萬曆十有六年秋九月之二日明德夫子羅先生卒

其未卒前十日謂門人黎允儒曰貞復典試在閩吾欲與語子試往訊之起元聞之自粵驅而至則無及矣相與慟哭於位於是門弟子百餘人暨諸姪繼宗繼先輔載孫懷義懷智等謂起元曰子宜知師子宜銘師起元瞿然謝曰夫予安足以銘吾師耶安足以銘吾師耶乃即張子蒞袁子世忠王子湧萬子煜黃子承宣楊子百里等所稱述暨起元睹記所及者次第之吾師明德夫子羅先生生建昌南城四石溪其先出司徒祝融之後至漢大司農珠始家豫章柏林

至唐侍御袍之子忠六公遷此代有厚德　明興季
文公新有室代父遠戍永和公讓其產於二伯羅氏
孝義遂著於州里永和傳四世爲兩岡公兩岡生前
峰公公以師貴　封刑部主事配甯　封安人安人
夜禱北辰夢赤日入懷覺而有娠正德乙亥五月之
二日而夫子生夫子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甫三
歲坐火圍俟安人未至而哭前峰公趨抱之哭止隨
思曰均此一身心何苦樂倏變也五歲安人授孝經
家人故亂其誦大怒忽笑告安人曰人言肚內臟會

横信然七歲入鄉學即以孔聖爲的時時稱說孝經
於家庭間無人不相愛敬十有五從新城張洵水先
生夫子志學益勵辛卯歸吳恭人于新豐一日誦薛
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
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夫子焚香叩首矢心力行
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盂
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病前峰公
憂之授以傳習錄夫子讀而病瘥丙申年二十有二
入縣庠庚子入省見吉中顏山農先生因述生死得

失不動心狀先生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夫子問體仁
先生曰知擴四端而火然泉達何制欲爲夫子悟師
事之癸卯夫子年二十有九舉於鄉與同志會滕王
閣明年甲辰舉會試與同志大會靈濟宮聞前峰公
病不　廷試而歸乙巳始建從姑山房以待講學之
士矢心天日接引來學足不入城市戊申學易於楚
人胡子宗正胡子宗正者舊以舉業師夫子夫子知
其易有傳也至是幣迎之及有所扣不應夫子遂巡
却拜執弟子禮胡子喜使夫子息心而深思之坐三

月方見許可忽一夜悟格物之說曰大人之學必有
其道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
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終
始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
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即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
之妙術也前峰公詰曰然則經傳不分矣乎曰大學
在禮記中本自爲一篇其首物則標而舉之繼則詳
而實之總是採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脈耳
公然其言庚戌約同志大會留都秋會江省月餘泝

流至螺川集會九邑同志辛亥會樂安會宜黃歸立
義倉創義館建宗祠置瞻田修各祖先墓講學任會
于臨田寺壬子　撫臺夏夢山公登姑山請見夫子命
有司具路費促北上癸丑　廷試年三十九時內閣
徐存齋翁定會所於靈濟宮夫子集同年聯同志日
至焉李夏選太湖令時蘄黃英山多盜江防使者遣
兵戍其地民苦之夫子至首請撤戍盜不爲備領壯
士突入擒其渠魁盜悉平所至集父老從容訓誨之
於是小民聞風爭持果酒叩道傍求見湖賦素難辦

因與之約悉得蒲縣自納設櫃于門民甚便之後流
移修庠序令鄉館師弟子朔望習禮歌詩行獎賞爲
立鄉約飭講規敷演　聖諭六條惓惓勉人以孝弟
爲先行之朞月爭訟漸息有緩急難卒辦者父老子
弟爭相趨營之入　覲嚴氏欲以臺省要往見夫子
曰有命旣而擢刑部山東司主事時大司寇鄭淡泉
公亟稱太湖之政部事無大小悉與正之一時平反
從末減者甚衆前獄中每遇寒無日不報囚死夫子
命具湯藥熱飲食時收放因乃不病已未淄一方

恩封父母如其官庚申出爲大同宣府獄沈青霞鍊
者嚴氏寃害之也死而株連甚衆皆欲殺之夫子悉
從輕減比迓過魯問道于泰山丈人學益進辛酉歸
省學者大集壬戌出守寧國至寧國凡士民入府則
教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或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足以治寧國耶曰奚啻寧國已也數月教化大行遠
邇向風乃聯合鄉村各興講會清逋欠修堂廨建志
學書院與郡之鄉先生及諸生沈子懋學徐子大任
蕭子彥詹子沂趙子士登戚子恢郭子忠信梅子鼎

祚等講學不倦郡堂絕無鞭扑之聲南陵苦種官馬
力請撫按　奏罷之築涇縣南陵太平城及羅公圩
修水西書院乙丑入　覲徐存齋翁詢以時務對曰
人才爲急欲成人才其必由講學乎翁是之遂合同
志大會靈濟宮回郡王吉泉公按郡郡中寂然無事
公詢所屬曰太守誠以講會鄉約治郡命集父老子
弟而觀其歌詩習禮皆賞之未幾聞前峰公訃奔歸
士民縉紳送踰百里有追隨至家者丙寅建前峰書
屋于從姑山四方來學者日益衆戊辰聞顏先生以

剛直取罪監禁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同二子及門人
買舟往救或曰山農不及子子師之何也曰山農先
生在縲絏之中而講學不倦雖百汝芳豈及哉既而
賴同志併力設處得戍邵武己巳居寧安人之喪夫
子毀脊辛未居寧安人畢乃周流天下徧訪同志大
會南豐大會廣昌大會韶州由郴桂下衡陽大會劉
仁山書舍是行也遊濂溪月巖謁永州舜陵縱觀九
嶷深入巒洞陟日觀于上封讀禹碑於嶽麓酌賈誼
井泉挹汨羅廟貌而衡湘幽勝殆盡其槩矣壬申當

道引　哀詔促起復癸酉入京見張江陵公公問山
中功課曰讀論語大學視昔稍有味耳江陵嘿然補
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甲戌年六十
具疏乞休同志強止勿上季冬抵雲南治昆明隄令
從下者濬之省原估費十分之九與其父老履畝辨
水利復金汁銀汁二溝民便耕種焉乘暇遍歷郡縣
凡水之利害無不平治杪秋由大理入永昌浚龍池
引沙河乃適騰越州莽人犯三宣且逼州境夫子以
虛聲先之莽人不敢近兩院遂署行兵巡事莽人驚

迤西迤西使人告急夫子授以方略大困之復遣人
馳諭六宣尉但能滅莽者即許居其地莽人恐乞降
丙子署提學事時選貢方嚴悉以正貢應署司事時
欲多決重囚竟多出少入築安寧二州城暇日輒臨
鄉約其父老子弟群聚聽講者千計風聞遠邇
爭闢漸息幾無訟矣二月轉參政捧　賀入京起元
受業焉　賀典既成曰吾今則可以乞休矣遂具告
吏部出城諸同志留會廣慧寺忌者有言於是得致
仕之　命而歸己卯入粵從南海歷惠潮至閩徧訪

同志庚辰修太平橋辛巳給諫鄒南皐公薦於　朝
癸未門人杜應奎聶繼皐等及諸孫集刻會語六卷
是歲給諫楊宜菴公疏　奏雲南邊功夏適臨川會
崇仁會樂安門人黃子廷寶徐子允修陳子樞曾子
如海吳子道南黃子宸詹子事講陳子致和等各留
會旬日乃入吉州訪王塘南公進安福訪鄒穎泉公
至永新拜山農先生下泰和會胡廬山公是歲按治
韓珠泉公以地方人才　薦夫子乙酉大會江省同
志于會城丙戌麻城周柳塘公來訪同舟下南昌遊

兩浙至留都日與朱子廷益焦子竑李子登陳子履
祥湯子顯祖等談學城西小寺未幾同志咸集會馮
虛閣會興善寺門人集會語續錄趙瀫陽公刻于太
學別後大會蕪湖大會水西大會寧國從祁門入饒
州而還丁亥門人爲建講所扁曰明德堂是秋建陽
尹崔子肖迎夫子過新城與鄧子元錫傾論而別至
建寧大會有建陽會語戊子夏靜養從姑山命諸孫
勿往應試六月從姑山崩一角風拔大木百餘株八
月微疾命門弟子來宿日夜談學不倦念五日命姪

輔三孫懷智門人聶希賢周廷桂董匠事姪輗長孫
懷義門人鄭奎侍左右七孫懷祖門人王潜黃歆司
賓客五孫懷敬門人黃文炳李大經司應酬八孫懷
本門人王一元鄭時彰司書札以萬煜聶鉉總之二
十九日夙興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中堂弟子環
侍請教言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萬
物峻極于天中午左史萬言策問疾手書七十字與
之自玆絕筆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
酒各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哭留許

再盤桓一日初二日午刻整衣冠端坐而逝享年七
十有四夫子十有五而定志於洵水二十有六而正
學於山農三十有四而悟易於胡生四十有六而證
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其他順風
下拜者不計其數而接引友朋隨機開發者亦不計
其數身所止處輒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及
門者數千人直下承當者亦衆配吳恭人生子二長
軒號復初配黎次輅號玄易配饒女二孫八人曾孫
十人逾月門人皆至凡數百人扶柩出殯于鳳凰山

里人皆罷市盡哀既而諸弟子相與言曰古人之尊
師也咸有私謚以志不忘若隋文中宋明道是也今
安可缺乎又相與議曰吾師之學至矣蓋孔子求仁
之旨的在大學大學一書是性體與矩式兼至者也
秦漢而來悠悠千載其間豪傑之士聰明超悟者見
性體矣而未必盡合其矩式高邁勇往者擬矩式矣
而未必盡透其性體惟吾師之學發志最蚤自髫齔
之年以及壯強衰老孜孜務學未嘗少倦然求于四
方高賢宿德惟恐不及德無常師善無常主但聞一

言之益郎四拜頓首謝之會衆智以稽古訓契中庸
以歸大學靈透洞徹生德盎然而其躬行密實殆篤
恭不顯矣故其隨人啓發直指性體至所眞修刻刻
入神非言所及也每稱
高皇道並義軒而六諭乃天言帝訓居官居鄉極力
敷演蓋畏天命畏大人學不厭教不倦平常而通性
命易簡而該神化自孔子而來未有吾師者也今夫
論者名言之跡耳惡足以稱其德哉天之高明也萬
物覆焉其贊曰大哉乾元地之博厚也萬物載焉其

贊曰至哉坤元今夫子之德合高明博厚而一之故
語之以地則遺天語之以天則遺地殆無得而名焉
矣於是又有言于列者曰然則欲求吾師之學者無
如大學矣乎大學首言明明德則盍以明德諭諸衆
乃交贊曰其可哉其可哉遂筮日告諭曰明德夫子
以某月某日塟鳳凰山之原銘曰赫矣
皇明會合貞元篤生夫子揭日中天信性古朽力
具全大信大順仁孝自然祖述仲尼憲章
高皇覆幬靡遺持載無疆物斯並育道亦並行大哉
夫子明德不忘鳳凰之岡盱水之原作人君子是升
是選聖遠言湮衆說紛拏遺我會語後聖莫加

近溪羅夫子墓碣

樂安門人詹事講撰 提學御史

先師近溪夫子以天年終於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
時事講方視學南畿也訃聞爲位而泣者七日亡何
厥孫太學生懷智持狀來徵講爲碣講於師寔有罔
極之恩誼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
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

御君第六子近通始歷 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
義聲大壯里閈季文生永和愍然以孝友著于家庭
永和之四世孫爲兩岡則犖犖負奇節大充厥宗者
也兩岡舉丈夫子三其季爲前峰公諱錦即師之尊
人 封比部主事如師初年官公嫺於文詞馳聲章
甫中籍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嘐嘐然矯矢
東越安人甯夢赤日入懷生師師襁褓時即悟啼聲
五年能孰孝經禮甫長雅不好弄群兒以卵侮至油
然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群弱冠受博士籍悟尼聖之

學有不專於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癸卯捧
賢書明年捷南宫人皆以爲華師欲如也叔子樂溪
怪而問之師曰爾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超一乘郵
有一乘事業此壯夫終身有盖棺憂也隨輟　廷試
事歸姑山決策尼聖面水澄心凝神易學若無意於
仕者人謂甯安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爲進取計何
輕視若此安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第故爾當是時
介紹於西昌結駟于南楚講業于中都轍跡所臨履
溢户外聞者靡然顧化師卽未拜一官治一職敎澤

已滿東南矣歷癸丑始就　廷試授太湖令太湖巖
邑也民强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
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諸政務一本於興敎化明禮
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入　覲天官最其績擢比部
主政時大司寇海鹽鄭公也公素慕師比在屬謙甚
以爲得師晚事無大小悉與諮之所明罰伸抑者甚
顆造守寧國敎化益衍郡堂無鞭朴聲月惟講學水
西志學二處以崇學術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
時有三代風六郡亦聞風歸化未幾以尊人外艱歸

歸之日士民悲號不忍釋去有步至盱江者師斂衫
四方來學者益衆當道聞其賢歷列　哀詔促起復
補守東昌簡行泰山塗遇盜將犯之既聞爲師也拜
而泣曰吾意爲某某乃羅爺耶稽首而去舜遷滇南
副憲時莽人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遂
泣化之莽亦涕泣請降更爲開水利塹城壕省遙役
大布　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
從尤衆無何轉藩參　齋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
廣慧諸剎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

正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游修撰沈君懋學
編修曾君朝節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
奚望遂具告天官浩然歸矣師之歸薦紳談者憾柄
國僻噉言者欲甘心之師笑曰無庸記云君子隱而
顯且一時與萬世孰多乎吾盱江汝水之間寧無樊
然小子可裁者復與諸門下聯轍各郡走安城下劍
江趨兩浙金陵往復閩廣益張皇此學今
上戊子秋偶疾知將辭賓矣乃起衣冠謝皇天后土
召諸門人諸孫授會語八卷更手書大哉洋洋之章

丁寧　王史命各舉觶相酹以別諸門人泣留留一日整襟危坐拱手而逝噫吾師仕則以其學敷之政不仕則以其政敷之教歷七十四年無日不在斯道至死而後已任重道遠若此孰非本道之大原而措之躬行者哉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以立命郎人之所爲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宰也未嘗不運至虛而至實其運也未嘗不宰至實而至虛故放之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眞詮郎研究有年透悟獨到

常語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笑歌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其超然洒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熙然見之處人接物講常以學請正曰學貴靜乎曰不宜離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着乎曰心兮本虛至虛要矣何着講常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寔在道中眞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于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令終之日孳孳矻矻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師其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爲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而簡文溫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師不可測詳具楊太史誌中講不復贅云

近溪羅先生墓表

古婺友人趙志皋撰 文淵閣大學士

予素心理學龍溪王公謂予曰江右近溪羅先生雅好學大建旗幟爲四方來學倡戶屨常滿束裝就業者無問遠邇予欲得其人兩相印可大愜所願爲快時先生尚守寧國已籍籍有聲矣歲丁卯先生周流天下徧訪同志灑然臨于浙與公劇譚竟夕相得甚懽聆其的譚仁旨毅然身爲己任公嘆曰眞顏氏子復出也予目先生葛巾野服飄飄物外眞若秋鶴橫

空毫無煙火氣味尚爾一儒生態也自是得就叙庸言言兩相契解而彼此貽簡牘交相責成互相訂正無下數十紙逮丙戌先生久解組歸擔簦來游白下時部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日會百討翕然從之予時率六館師生延先生大會憑虛閣悉剖底蘊予得其精緒者錄而梓之已哄哄雄鳴於世未幾先生曳杖告祖嗚呼先生之學天都指點人心以日用現前爲眞機以孝弟慈爲實用以敬畏天命爲實功一念不厭不倦爲朝夕家常茶飯人人可食何智何愚破觚

爲圓言言中的徹天徹地高之不得卑履不越庸常卑之不得易簡通乎天載渾玄渾釋忘俗忘儒心涵天地之虛量沛江河之決學之得其大者也尼父箋箋一脉千百年來關而不通者直至先生而衍其派矣世儒以玄疑之者是得先生清淨玄明而不得先生冲夷恬澹以釋疑之者是得先生畛域不設而不得先生廣博無根此皆遊其藩而不登其奧窔摸其貌而不探其神情者也且名之不得窺之無似又安容置喙其間哉第今之講學名家分門各户競相[illegible]

榜稍相牴牾而氣不相下一窺影響而執之爲有餘者舉在先生下塵矣予何敢私一先生哉海內自有具隻眼者在先生孫懷禮懷智昔遊予門予得其兩生狀一以慈和剛勝一以高明柔勝一種朴素眞醇毫無岈憒予心賞之卜先生後有人也茲捧狀乞予表先生墓予何足爲先生表其積履一二哉若夫得先生大誼之槩復所楊太史墓有銘養貞詹侍御墓有碣俱昭灼耳目照耀今古者也予不容贅一辭矣予特表其生平好學一事顯揭於墓道俾尚友者知

所稽云

近溪羅先生墓碑

吉水後學鄒元標撰　吏部員外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問無足述數者不足論即有足述數者顓顓學一先生言嘐嘐自信有告曰道無盡非一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雍虛於道有窺矣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其藩病在弗廣夫天之高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弗載也執一自足者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

雨露之潤不私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蓋自
予接近溪羅先生則庶幾虛而忘我矣先生丁丑入
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承先生教旨不能有所入
迄今二十年來先生已爲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
中不覺于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起九原而請質之
今年先生孫懷智訪我雲巷以墓碑見委予閱諸名
碩臚列先生者甚詳更何能贅一語然夙侍函丈不
敢辭先生姓羅氏名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爲明德先
生世爲南城人家世累善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

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若樂倏變怒笑異狀識者已
驚其異長而學益進閱讀書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
吾心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心學薛氏學常坐
危樓起一牖如盂狀左右置明鏡一止水一跏趺蓮
句求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之效而受朋
從之害病大作前峰公投以傳習錄病已庚子入省
大會布衣顏山農在焉先生舉前功問顏曰此制欲
非體仁也先生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
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恍然有契遂於稠人中

稽首顏山農者四已而師事之癸卯舉于鄉甲辰舉
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
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　廷試癸丑　賜同
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
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參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
仕也以學爲仕其學也以仕爲學期會簿書雖未嘗
廢而真誠惻怛盎然春育興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
遠彰訓也不事強聒因其固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
兒之戀慈母去而思歿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

可強致也尤標反覆窺先生于微眞令人心折神悚
非後世剽譚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矣
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
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貧視先生家若內庫隨
取隨厭顏又喜施與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
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瞽而怒
解始起夫顏橫口詈語學非有加於先生而終身事
之不衰先之綵綫　貨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
必之孝子慈孫而得　先生嗟乎即此天地可格之

神可動矧曰其他梁夫山因楚先生驚田往援之有
誣先生曰夫山害道宜羅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羅
文罔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
片言夫山必無死地視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
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徵不難北面宗正蓋先生
眞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已
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闔之或疑先生學
大而無統博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於天機原自統
博本乎地命亦自純予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

本其自統自純者爲學而以意念把捉爲統爲純嗟
乎此學之所以難言也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
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
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
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蓋嘗論
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
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
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
恤于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忠達爲學勿執于見

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參究一軌於大道其論
著也　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眞性謂先生有
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焉者得先
生眉睫間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
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護天壤間不可得而
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
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
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
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憶

濫竽掖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
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爲知言今
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
八人曾孫十八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先生有後
矣先生生正德乙亥五月殁萬曆戊子九月塟二十
八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

神隱而費　力弘而毅　嘘吸萬類
胎育元氣　殫竭心思　晚順天成
何思何慮　斯道典刑　其心孔仁

其仁以身　周流海宇　物我皆春
濟濟多士　私淑明德　繼往開來
百世不忒

讀近溪羅子集

萬曆癸未余敘近溪子集
覯近溪子集也第憶往所問諸
近溪子與時所欲質於近溪子者
藉手杜生就正云爾不虞近溪子
即以弁之簡端也越乙酉冬迺得
近溪子全集把玩累日不能釋手

俯而誦仰而嘆曰嗟夫近溪子之
學其日新迺如此耶葢余自嘉靖
戊午獲交近溪子於京邸其時近
溪子譚道直指當下性眞令人
反身默識絕不效丗儒詹詹然訓
解文義辟則韓白用兵直擣中
堅搴旗斬將不爲野戰者甲子

以後近溪子博綜富蓄所學益弘
以肆其時譚道兩都間爲寓言以
提激朋儕而淺膚者或訝其惝怳
辟則武王克商借兵庸盧彭濮
蓋有不得已焉耳余家兄弟雖
甚不敏頗能引觸於言詮外也雖
然伊川之祭用夷禮耳辛有豫知

其爲戎杜鵑禽族也一鳴洛陽堯
夫惻心蓋謂地氣自南而北也近
日高明賢雋往往左袒西方之教
而弁髦孔孟以爲不足與擬則夫
近溪子借兵意矣余切痛之且
重懼焉今觀近溪子集中發明
孔孟學脉甚的指示孔孟路一

甚明辯然一軌於正更無隻字片
言勦襲僊釋家語柄而僊釋之
奧窔精髓故亦已包括其中矣
殆辟之
今聖天子當陽雕題辮髮之醜來
享來王　大明一統而内外界防
亦自嚴峻猗與休哉余爲是益

色快無已也集凡六帙無慮數千
萬言總其指歸大都明人之即
天而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具此良知
也知之所以爲良者秖此赤子不學
不慮之真機也於戲盡矣學者
循近溪子之言而自悟自償將沛
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悠然如涸魚

之縱巨壑即一介凡夫倏然而立躋
天人豈不愉快乎哉吁近溪子之
功德吾儕者弘且遠矣抑尧夫有
言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即近溪
子集中近溪子之道已可自足矣
區區一縷血誠願近溪子亦更無
事旁求也

李宏甫曰返老解經處雖時僅已見
然縱橫自在固無一言而不中彀率
也雖語言各別而心神符契誠有德
之言俾孔孟復起豈不首肯於百世

[illegible]

萬曆乙酉仲冬之吉
友弟楚黄耿定向識

叙羅近師集後

今之譚學者皆曰道不易言夫道曷難言
哉難於聞之而悟悟之而皆道耳夫孺子
歌滄浪人恒言天下國家有耳者所共聞
惟宣尼子輿知其為至理所寓而明之以
廸人彼固有所以合之而一理渾融充塞
無間要亦見之真而感通為甚速也講幼

從外傳則為言中庸之誠天則實理人則
實心矣稍長侍先君詡齋游安成諸先達
則又為言實理之在天者即吾心實心之
在我者即天理矣然形體心知天人適隔
敝毫從事洋渙猶初比丙寅歲近溪羅先
生會講驪山録達道達德三章九經要皆
行之以一而所謂一之義甚明且切時則

心若有契乃備贄及先生之門往還將十餘載未之敢爲惟繹一之一言亦未敢忘也至丁丑成進士去知宣城幸先生以賁捧出都門相與並舟而南于時寢興食息形跡渾忘俯察仰觀喫緊活潑偶爾若有所悟不覺大呼起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所謂實耶斯之實也非所謂一耶心理神竅

虛含昭曠物我天地玅合員融乃知聖人爲言初無二理吾人自得斯可逢源也先生亦躍然喜曰異哉吾不意子乃亦悟及此此之謂知天地化育也從茲而立本以經綸天下特易易爾久之竊敢以學脉請諸先生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寔難其人盖直養無害由於性善之信而不疑性善

不疑由於天人之一而不二後儒以氣質譚性則天且疑之矣况於人耶疑則性根且斬矣又安能以無害而養之以直耶我明幸生陽明先師其見足以悟其氣足以充孔孟性命之脉誠自一綫而引之普天無復支離間隔之病其有功吾道真可稱罔極者昨備員言責於從祀之議輒不自

量首陳之已得議允而此學益以大明顧陽明之後誰與得其宗者茲讀先生會語究然孔孟心法也是是以明道故名爲明道錄因敢述夙所承教者以附末簡如是云時

萬曆乙酉歲仲秋之吉

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敕巡按浙江等處督理鹽課撫樂安門人

詹事講類首課

近溪羅先生集跋

先生自弱冠時聞道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厥後服官中外迄于還山日夜孜孜以此自勵以此誨人以故會中多問答語而應酬詩文亦時時走筆爲之顧藁多散軼海內來學者頗刻以傳而卒不可得奎自丙寅獲侍以來十九季所矣凡會中肯綮語皆謹録之曩與先生之伯子軒仲子輅彙緝成卷無何復軼去今即録中之一二藏於家者與聶友繼皐書刻以惠同志刻成奎得綴數語卷末至其學術接孔門正脈則覽者當自得之所謂因文可以見道也非奎之愚所能贊也子贛曰臣譽仲尼猶兩手捧土置之泰山之顛其無益於泰山之高明矣奎於先生亦云爾

萬曆甲申夏五月門人臨川杜應奎百拜跋

會語續錄題辭

萬曆丙戌夏仲余同年友柳塘周君來黃訪余從姑且欲偕遊白下浹旬覺興致勃然初從豫章汎鄱湖踰常山入浙江歷姑蘇比至白下則朱明矣共周君約孝廉焦君從吾輩三五知已聚首靜僻爲結夏計得謝墩禪室名永慶者脩篁如櫛署氣全清同志盍甚宜之未幾聲聞 大老繹絡往來周君以小善言歸余未得去時 諸大老於興善方丈雞鳴憑虛久亦聯有講會同拉余偕往且論辯間多及之中稍一二當心即欲錄出以補前刻會語之所未備久乃裒成茲帙題曰會語續錄然猶媿駁雜未敢遽傳既歸而大司成瀫陽趙老先生貽音促付梓氏且云興善會中 [illegible] 諸老先生意固均此至六館師生想望尤爲切且殷也余不敢隱爰述所由以引其端

是歲辰至盱江羅汝芳謹書

刻會語續錄序

會語續錄錄盱江羅近溪先生與南中各部寺諸大夫及都人士所會講語也先生來遊白下館於城西永慶禪寺都人士多從之遊户屨常滿部寺諸大夫嘗以暇日會先生談性命之理先生多依期赴興善之會余因集六館師生延先生開講於雞鳴之憑虛閣一集數百人聞先生之言欣欣有感動意先生之言大都指點人以心體至大真機見前通天通地亙古亙今不爲卑瑣之論而一念爲己爲人之意真有不厭不倦者耳其言而不察則或迂之遠之余則以爲坦平大道人人可由家常茶飯人人可食所謂學之得其大者也而隱微自得處亦可以默識之矣先生於每會中所講退即次第其語錄成一篇皆詳其指趣畧其問辯余慮無以廣其傳也爰付之梓歲丁亥上元日古婺趙志皐書

重刻近溪子續集序

近溪羅先生集楚侗耿公序之令人發深省矣而先生門人熊生體信重梓續集問叙于余〃謭愚不學非有龍淵之利安能造庖丁之門論斷割也雖然楚侗之叙以質疑要以慨俗學之陋余安敢責人惟以己所自愧者就先生請焉往者一會先生於從姑再會於都下聞其言思之心猶有疑也欲再見叩之而不可得邇遊書坊適先生來會客所自午

後談及夜分詰旦又談恍然渡河得岍披霧見天躍如也又如臨大方銅鏡寫我形體皮髮毛孔畢照無爽凛如也因得先生集讀之又淂續集讀之其書如乎其言其言如乎其心蓋真見聖賢所以為天下萬世立命者直欲以身當之視天下萬世為一人也余不佞亦在陶鑄中乎先生之書總之二言仁也孝弟也赤子之心也而歸之性善歸之中庸不佞少無他師惟先君之侍先君性嚴日教諸子惟以不欺出一言先後微不相應則撻而怒余習不欺之教惟謹然未能純如赤子也年三十登薦書數歷中外皆執法持憲無錢毅之染雖不能博濟近仁然自信無害人之心早背先淑人五昆弟百惟先君之命將順友愛雖不敢自附孝友之列亦不至族鄰鄉鄰有所指議深自檢括加以切磋庶幾無背戾先哲之訓顧動遭坎坷行輙齟齬事與意違者不能先焉嗟〃何以序先生之書哉先

生日新富有守實行利脩之身驗之家庭交之民物其筆之書者皆寢之身者也憂深言切慮遠說詳而淺遊之纓日衆也讓萬貶損不施〃以加人年彌高譽彌隆也余侍先生之側讀先生之書惴然不能以自寧囂〃乎其有言而未能沃人之衷也終抑畏視人勝予即無諸己亦不敢以非諸人也脩身理家以交民物自求無媿皇〃然見罪過之日增也知性之善而不善未嘗不知也知道中庸

而偏倚未能免也是德之不脩也方將藉先生講學以明之遷善以成之改過以新之如夢者寤酗者醒如病者之得方而將服其藥也如藥之中癥而幸瘳其疾也千古聖賢所以為天下萬世立命者先生當之而余賴先生之陶鑄也其不揣為續集序者亦欲全志之士讀先生之書者如余檢括其心以倡明先生之學必欲為仁人為孝子以不失赤子之心然後為無負先生之教也

萬曆丁亥歲重九日武夷山人陳省撰

近溪子續集

歸善門人楊起　乾

參贊天地輔相皇極無出此篇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說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何如曰今日吾儕聚講憑虛是天下文明一大幾會大宗師諸僚屬及諸俊彥不下千人皆應期而集以昌明　昭代聖化於道脉固當光顯即文字精英亦於此須發露妙義矣諸君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看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而含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而為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

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說雖多總是詳言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都說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與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與知能莫說聖人只是個人即如天地一團神氣要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災祥順逆且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却又能顯見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

後一段便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體遂充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臾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而此體不止充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夫子當時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到得生生謂易去處其靈爽暢發心目躍然遂思作此中庸昭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活潑於民生日用之間形骸雖殊而些子了無隔礙風氣雖別而毫髮總可融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友中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源皆分自此但今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也說

得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其大旨埋沒千載而直至今日也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繼而又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時時中出即是浩費無疆寶藏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無古無今果真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　也受用不了隆古聖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以繫辭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至於極力顯著則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栢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

此非父要之心竅泄而悱乎悟者之難也知難抱鴨卵得子出殼助雛母叫而不領矣與之至此可爲痛心

看在心胸或疑其爲惡或猜其爲濕戲妄第其爲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應尊奉畏敬敘則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豢畜由其不見大用顯行徧滿寰穹便思於靜僻幽隱謂就中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嶇險怪驚人以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而逆真常也哉不肖每談中庸至於費隱真覺痛心切意感激不能自已竊謂聖人一綫道脉最是無多而其關係天地造化人物生靈呼吸盛衰大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即此費而隱隱而費若合併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掇人心則頃刻之間宇宙之内生生化化皡皡熙熙寸土盡是黃金纖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番也不負爲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以

千古學人俱蹈此病

領納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
私其學就一念以爲天真任猜求以遷性地
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脩竟不可得而眼前
錦繡乾坤彌界總成淒楚苦趣矣語傷太激
寔切由衷惟至仁長者其共憐之憐之
問非來俾聞憑虛講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
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
於天地乃爲察乎天地之功夫但不知此工
夫却從何處下手乃可入也曰此去處也有

些難言且爲諸君說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
是火飯熟幾多時不意諸君今下此問却是
手執燈光以徧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
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
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
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爲至處又是從古及
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且說民之所以鮮能
中庸而中庸爲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以
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即是

千古無一孔孟爲尋作聖門路故爾

自己故凡說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
殊不知門路一尋即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
平生精神倒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
聖賢聖賢有無限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
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畢竟未有如此中庸
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到上天之載
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足以該
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本大中庸此三句是
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

通徹地只是這個

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
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
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
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
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
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
通天只此便天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
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衷
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只

先生有得遂微然以此明之乾坤乃人不可須臾離者也

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
地之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
並行而不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
要相害惟孔子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
從愚不肖夫婦知能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
所不知盡能聖所不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
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自率性以致中和
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實事而非虛
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中來但
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而
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肯小心焉耳即
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
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
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
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
著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
生息沖和方是群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
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為

自己時中後則編求以為學本中庸而作千
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子惟是
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後見
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
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
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將來作個家當而
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
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
顏子為深潛純粹曾點為脫略世故總是見
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
中庸具在請諸君更共詳之更共進而教之
幸甚幸甚

閒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無不欣喜然則
從前講道有體有用而兩端不容偏廢者彼
皆非歟何先生之一無取也曰分體用拆顯
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
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
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

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穹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絕世勉强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爲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將出去乃爲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化實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開亦言無者則是嘆羡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圓融了無滯著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剖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

此語真足以破千古大夢

謂微乃開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別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分明以費爲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以中藏無盡而敷演不竭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即說道無須臾或離便是定下道之體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靈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曰微之與顯固非二體但看鬼神章分明說視之不可見聽之

不可聞却不是體物不遺之外別有一去處也況三十三章畢竟謂不顯惟德乃爲天載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已曰語道至於此處句字也是難着豈又容以輕重而分別也哉即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總是聖智而未達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爲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是他他即是道但明明顯顯繞環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繞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縕盡

嘉靖堅命之人合下便是當有視聽覺聞之外後有不是不聞者哉

人之極而天之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總是葛藤不了予亦不敢以願於諸君矣而況於其他乎珍重珍重

閱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涵藏無盡然非先生爲於發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令覺聞教以來不止作聖途徑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相關切每思盡言請正而恐傷於躁易茲願不惜底裡爲諸人一詳說之予遜謝既久乃

學者須從此發憤方可入道

今人只見先生晚年學到從心不踰矩處便以無功夫學之不知先生功夫細密深切方得到此觀此自叙微見大略

敃容嘆曰芳至不才然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書後同元君遇有端緒便將目前孝友和平反覆開導故尋常於父祖伯叔之前嬉遊於兄弟姊妹之間更無人不相愛厚但其時氣體屑弱祖父最是憐念不離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却是新城張洵水先生名璣爲人英爽高邁且事母克孝每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諸儒各樣工夫屏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成重病頼先君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兒用功致疾乃示以傳習錄一編不肖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理亦復英發且遇楚中高士爲說破易經指陳爲玄門造化予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真脉奚啻玄教而已哉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中顔山農先生名鈞今改名鐸芳具述昨遘危疾而生死能不動心今失科舉而得失能不動心

先生俱不見取問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以體乎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芳時大夢忽醒乃知古今天下道有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今說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臥內聞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迨今追想一段光景誠爲平生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善推演到孝弟慈爲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末及國家天下乃凝頓自己精神沉思數月遐想十五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日諸章縫俱是汙俗目諸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門一

個蹊徑以去息念存心別啓一個户牖以去窮經造理餅㨾雖盡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于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脫此等苦趣已又遐思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嬉於骨肉之間怡悅於日用之際閑往閑來相憐相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廸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看

力去處難易大相徑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徽之幼稚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虛詁也夫初焉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焉勉強工夫苦勞後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智慮之通達愈多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習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天

下之大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縉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户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雖職業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盡此孝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行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

臨終又誰肯棄却父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乘閑暇縱步街衢肆覽大衆車馬之交馳負荷之雜沓其間人數何啻億兆之多品級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著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檢以全其命窺覷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其時中庸天命不已與君子長敬不忘又與大學道貫無二故予自三十登第

此篇發揮孫蔣公孝養之道以事中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亦能文經之正而應民没矣

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朝而備友
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多深經歷
久遠乃嘆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
將出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
生方是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
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
生生不已顯現個膚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
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直竪起
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

此正先生盡蓋高皇處

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為大焉其將中庸
大學已是一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
道盡然未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當明盡直接唐虞
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
天下太平原無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
見豈知我　大明開天千載一日造物之底
蘊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直指盡數九

如此世界養是顯常然便謂之泰道帶係得如此便係大平無事而道無餘欠矣

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蠻貊之
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
一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
均而勤謹生理則一故蒭蕘不才敢說天下
原未嘗不太平而太平原未常無景象而王
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直不容作好作惡
於其間也然則皇極世界舍我　大明今日
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
又謂千載未見眞儒計此兩段原是一個但

我　大明今日更又奇特蓋古先多謂善治
從真儒而出若我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
出蓋我

非先生提此出人之今世又合道矣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
把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
轉回脚底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
個大知以我所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個
大能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不作此豈非
聖治之既眷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論治

此篇根本全在性實扶蹊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敎先生光蹈之矣

理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爲難而保太平之
爲念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
是充塞乎天地此樣風光百千萬年乃獲一
見而吾儕出世忽爾遭逢於此不思仰答
天恩勉脩人紀敢謂其非夫也巳敢謂其非
夫也巳
問保太之急既聞教矣不知所謂保太其作用
又須何如曰天下太平者非他即人心和平
之極也人心之和平者非他即中庸之各率

開口便見欄柄

其性而爲孝爲弟爲慈平平而徧滿寰宇當
常而具在目前者也此個人情萬古不變却
原是天命生生萬古流行而不已也三代以
前帝王所以爲治聖賢所以爲學必先以維
皇降衷民有恒性天生烝民好是懿德而云
天地之性民爲貴焉總是知天命而畏之祇
謹恐懼不惟自己不敢怠忽即上下一體於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亦王精神盡在於此

臣人民物亦不敢至傷殘今詩書之訓具
在如一有戍役一有征求悲歌矜恤不是念

其父母便是念及兄弟不是念其兄弟便是
念及妻孥無非保合乎天和而聯屬家國天
下也所以曰從古帝王以人道待人又曰帝
天之命主於人心皆的論也其後至於春秋
戰國又極而至於秦皇楚霸則草薙禽獼無
所忌憚極甚而莫可及矣嗣是而漢晉唐宋
英君誼辟未必無人然求如我
太祖高皇帝獨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謂天地
命脈全在乎此者則真千載而一見者也芳

竊有臆見天下之事惟恐其根芽種核之未
真而不患其枝柯花果之不結蓋種核入地
則生意自充人雖不覺而勢將難巳即此學
庸二書自微言絕於聖沒異論喧於末流二
千年來不絕如綫雖以宋室儒先力挽亦付
無柰惟是一入我　明便是天開日朗蓋我
高皇之心精獨至故造物之生理自神所以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在今日不惟太平景象
昭布而莫掩雖保太樞機亦運掌而無難矣

此數語乃萬古之格言千聖之極則

但芳之臆見尚多敢再爲諸君商之予觀諸君多謂今時官司任法之過嚴以致生靈性命之未順從是而思以一致力焉予竊謂其非得策也蓋太之體以平而定則太之保以平爲先平之用因心而出則平之心以巳爲至今時官司之法制生靈之調度吾儕安得妄與分毫惟此學庸語孟則是聖賢心法之所在生平學術之所存而亦　國家之所責備吾儕以竭力而深造之者也況他年進用

學術至此庶不致天下後世

孔子論政只是知天知人事親條[illegible]

官司皆是此時作養英俊從前庠序循習此予規模即以後建設許大氣候予願吾儕有志之士將孔門四書自首至尾徹底掀翻衆見天地之性不外孝弟而孝弟之懿藹郁人閒涵泳周旋到得萬民與我我與萬民渾然相通了無二樣則愛己之心愛人愛人之心愛己自將勃然而不容已芳實覩慇此個境界故切切爲諸君顧之幸毋以老耄而舍我也何如何如

[illegible]

問曰主張世道先明人心如此保太果是的論但中庸之理原常常宇宙之間則王道之蕩平正直何代而非此孝弟慈以爲民生日用哉難謂必入我　明乃稱皇極之世亦難謂只講此學便足保太平於無疆也予默然良久爲浩嘆曰至道微渺千里差係毫芒學問心麄眼底渾成錯過孔門此篇中庸開口便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芳自當時省悟以來相似得個憑準竊謂天命一句即是庸德之中而率性一句即是中德之庸庸以中爲體而其性斯達中以庸爲用而其命乃顯故庸在百姓日用原今古一樣更無得說所謂家國天下未有一人外却孝弟慈而能生養成立者也惟是其中天命知與不知則饑頃之際便成各樣乾坤如君子知天命而畏之則上帝日鑒在茲恐懼何所不至由是而畏大人便是權歸君相體統正而朝廷尊由是而畏聖言便自學本六經師道立而善人

[illegible]

四語係最精

多諸君敢謂中庸之旣明而太平之不立見也哉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之仰則謂太虛爲茫昧而禍福都無所主俯則謂民生爲冥頑而知能一無足觀肆言無忌獨逞巳長上焉者當下忽畧高曠而務希古先下焉者良貴不惜苟且而外慕榮寵狎大人之威嚴而道揆法守幾至蕩然侮聖言之隆重而淫辭詖說充塞途路諸君可謂中庸之不講而太平之能永保也哉問曰如先生今日之論則中庸一書講明誦說當先乎中而次及於庸乃爲學有主本何先生啓廸吾儕却通篇俱只是庸而中顧罕及抑又何哉曰此孔門當初作書本意也蓋中庸根源聖人本得自乾坤生生謂易一句而生生面目最好輕快指點者再無如毋之養子子之慕親而姊妹弟兄之和順敬讓也故大易之首乾坤乾卦而先推元善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蓋曰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

先生此說至人心世道可以萬古不磨孔孟之後第一平生講學一人而已

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即此便是真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而謂閑邪存其誠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也看來有正便有邪有誠便有僞自古爲然豈獨末世乃始紛亂但孔孟費多少氣力以放之閑之於春秋戰國竟無少補我

高皇帝纔止數言而萬年天日一時頓然開朗故芳敢謂皇極之世惟我　明今日方是蓋以天命之知得諸　天縱聖心而率性之道宣諸　立極神語即天地幽明皆相敬聽八荒四極靡弗欽承而况

聖上之英明繼體與

聖祖而道出一揆元輔之碩德寅恭溥化光而昭焰無外大老之彬彬群賢之濟濟百年興禮樂之期三極覲大中之矩不惟中庸之天德萬品可被日新而大學之帝謨千載可致寓有然則至治之宏開與太平之永保芳共

高皇之學從得覺舜心傳然非先生學到立處未易仰窺也

潤此問

諸君止須稽首贊揚無容更多長說
問古今學術種種不同而先生主張獨以孝弟
慈爲化民成俗之要雖似渾厚和平但人情
世習叔季已多頑劣即今刑政日嚴猶風俗
日偷更爲此說將不益近迂踈乎恐化未可
成而奸且竊發矣請自慎之無爲衆誚也曰
主張學術聖賢大事芳何人斯敢妄與此惟
是學庸語孟童而習之壯而行之迄玆齒漸
衰殘悉心體會其文辭章旨理路歸宿統之

先生心細所以看得出

果若有宗違之亦若有擬乃述生平鄙見期
以裁正高明大都俚語敷布不敢不詳盡矣
至於人情世習則又有說焉夫人情之克惡
孰甚於戰國春秋世習之強悖孰甚於戰國
春秋今考四書所載之行事言辭非君臣問
對於朝廷則師友叮嚀於授受夫豈於人情
畧不照燎世習總未籌畫也哉乃其意氣之
發揚心神之諄切惟在於天經地義所以感
通而不容已者則其言爲之洞達物理人倫

所以聯屬而不可解者則其論爲之尤詳此
不惟孔孟之精微可以竊窺而造化之消息
亦足以槩探矣夫天命之有陰陽人事之有
善惡總之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然天以
陽爲主而陰其所化也心以善爲主而惡其
所變也故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蓋主者
其所常存而變之與化則固其所暫出也今
以一杯之水救車薪之火而不勝則曰水不
勝火豈不與於不仁之甚者哉此即軻氏之

勘此理會得果方謂之大經濟

時言之若今茲則尤異然者矣是故仁親性
善之旨孔孟躬親倡之當時已鮮聽從其後
不愈遠而愈迷哉刑法把持之效申韓躬親
致之當時已盡趨慕其後不愈久而愈熾哉
故在軻氏水止一杯茲將涓滴難尋矣火止
車薪茲將燎原瀰野矣於是較勝負於仁不
仁之間夫非大不知量者哉所幸火雖燎原
而究竟無根暫而不能久也水雖涓滴而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也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

先生之學只是知本

不容僞無所不至者終只是人不容僞者到底是天此所以仁親性善之旨自孔孟已將涓滴至我

高皇一旦而洋溢四海二百年來日新月盛而歲異不同今若自上逮下由寡及衆合力揚波而沛然達而克之則盡洗炎蒸之苦而共登清涼之界不過舉手舉足之間而其樂將熙熙於萬宇矣曰吾儕乍聞先生之論果足爲斯道斯世慶矣但機權則有所屬而貫通

不無所待不知轉移之際亦曾一加念耶曰天下之事責之已者近而易望之人者遠而難其勢使之然也故今爲世道計者請自吾輩之學問先之吾輩爲學問謀者請自身心之本源先之今天下士人叨 君相作養自國子以及鄉塾不將億兆計哉然孔孟之四書群然讀之而四書之意義則紛然背之曾有一人而肯信人性之皆善哉豈惟於人反之已身有一人而肯信自性之爲善哉於泛泛從事舉業者循誘以原來體認至其中一二有志之士自謂願學夫孔孟者宜於孔孟之是從矣然亦未見有一人而肯信已性之爲善與人性之皆善也夫性善者作聖之張本能知性善而聖賢乃始謂人人可以爲之也聖賢者人品之最貴知其可爲聖賢而於人人乃始不以卑賤而下視之也上人者庶人之所瞻趨知上視已以貴重而人人又安忍共甘卑賤而不思振拔也哉嗚呼言至於

此孰謂世道而遂無轉移之機也芳自始入仕途今計年歲將近五十竊觀五十年來議律例者則日密一日製刑具者則日嚴一日任稽察施榜訊者則日猛一日每當堂階之下牢獄之間觀其血肉之淋漓骸骨之狼藉未嘗不鼻酸頞蹙爲之嘆曰此非盡人之子與非曩昔依依於父母之懷戀戀於兄妹之傍者乎夫豈其皆善於初而不皆善於今哉及觀其當疾痛而聲必呼乎父母覓相依而

天德王道之要

但信得及即自已堅凝之物先爲融釋而天下亦爲之火矣

勢必先乎兄弟則又信其善於初者而未必皆不善于今也已故今諦思吾儕能先明孔孟之說則必將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靈斯貴矣貴其靈而軀命斯重矣玆誠轉移之機當汲汲也曰先生語意詳切但天下勢重恐難遽反曰子不見隆冬氷雪乎一綫陽回消即澌頃況庸德眞陽乎常充滿一覺具在又非待消而回可同日語者諸君第目前日用惟見善良歡欣愛養則民之頑劣必思掩

藏上之嚴峻亦必少輕省謂人情世習終不可移者恐亦無是理矣何如何如

學到仁天下萬世之極嚴方爲君子而其求端用力只一時字耳

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於是其爲學也其爲敎也皆是以仁爲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旣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夫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博觀其用便是物生而不窮夫惟其有得於時行之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曰必以時而習之習能如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則潛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耄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

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菴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即了了也哉夫學則乃爾所爲敎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烝民猶物有則民之秉彝

學到徑處出於一場懽忻踴躍自此之後方有朋來之樂比大本誠意地也

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間於人人皆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然以時出之乃稱懿美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彝也已懸想吾夫子初未傳學於文而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懽忻踴躍故即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況人多信從而至於遠方友朋亦皆畢集晦菴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久則人固

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平生自述其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是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儕謗興德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慍始表其為君子也但不慍二字今之為說者皆云君子儒為己故人雖不知而其心僕然無所動於其中如此說不慍雖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

此正修身納本之學亦時習也

聖人之所謂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己豈止天下即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云不慍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己知爾至反求諸己以求為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慍乎人則自己反求斯切況吾夫子以仁為宗則時時只見其妙於生物

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徹地貫古貫今譬則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開或手足痿痺痛痒不知決不恤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汲汲皇皇務醒覺而開通之也如此方是誨不倦的極處亦是學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仁天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吾十有五而志學章其旨何如曰古書中言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間或見之惟是吾夫

子則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清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菴先生又能默而識之其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曰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

至道之極其大則閫域幽邃境界浩蕩雖其性靈天縱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於宇宙之中也須到三十而後能之即今大學聖經首言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后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本末無善事則終始源全不惟放勲之睦族平

章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友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而先後一揆即稽考三王俟聖百世不外十年而俱可不謬不惑也已想象吾夫子於此二十餘年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以有立遠而徵諸今古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情之懿好聯屬統同通天下國家而為一已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已是融通透徹一以貫之而無怨矣忠恕求仁之宗的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

言可無大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雖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却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獨御也故贊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固自不過助成萬物亦自不遺而子思子擬其

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怛慈愛之真發然溢於一腔誠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果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辯其所酬答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

此篇但括廣大措置絕容易理融液不可有屋逕學樹到極處從心不踰豈可

方詮識皆知入寶山但拾得無非寶也

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個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為大志其仁方為純仁而其聖方為至聖也已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願求歸一之旨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孔雖未即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卻訣理會雖未即立天下大本而立本看落卻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化育來歷卻亦探索昔顏淵問仁夫子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知至己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嘆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為國以禮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三百三千王天下三重而歸諸議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

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敎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一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爲命帝王之所以爲心聖賢之所以爲學天下治亂攸分總在禮之立不立而尤在立之善不善與善之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爲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丈夫有生天地頭頂脚踏肩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之曰仁也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至善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量所可強爲如擬議強爲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傳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徒口說之騰閒見之資而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

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備質百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一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以崇其禮而已矣禮者統之則爲三綱分之則爲五常而詳之則爲百行會家國天下而反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身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中其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末焉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均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此而無徧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爲事物本末終始之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違是則孟子所謂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

首至尾總是撲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撥發
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撥
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
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
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
仁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然則所謂弗畔也者其
弗畔於仁也夫其弗畔於仁也夫

問克己復禮以克作能不識克伐怨欲克字如
何又俱作勝也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
亦均意在求仁但途徑却分兩樣今若要作
解釋則克字似當一樣看皆是能也孟子曰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天通而用與物雜
總是生之而不容已混之而不可二者也故
善觀者生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可
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即是物而

刮心甚精

古今見心之狀盡於此矣

紛擾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則
古今人無一二而心爲可厭者則古今十百
千萬而人人皆然矣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
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窺人心惟危亦
果是心屬人身形跡之易滯危而易滯所以
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
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幸天生我夫子
聖出天縱自來信好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
廣生潛乎默識會得人人物物都在生生不
已之中引線之星火纔燃銃砲之剛中爆發
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間仁體充塞乎天地
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爲學所以爲教
只是以仁爲宗期以號呼群生之醉夢而省
覺之無柰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抵牾惟顏
子於其言語無所不悅故來問仁即告以能
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能復即其生生所由來
歸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原憲却也久在求
仁然心尚滯於形跡自思心之不仁只爲[illegible]

論心之[illegible]妙[illegible]此[illegible]非識心者爲[illegible]以語於此

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已到二端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忿欲到得不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此語頗覺傷殘漫付之一嘆曰可以為難矣蓋忿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行豈是容易至說仁則吾不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亦深致惜之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言之不如已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復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誠哉道心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比至有宋乃得程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說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心無外之語繼之於後入我　皇明尊崇孔顏曾孟大闡求仁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真體單提顯設以化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衆共勉之衆共勉之

問學庸二書會語中論亦續續然其通貫合一之義更請詳為發明庶便人人從事也曰此

來書通貫合一處從來未發得出先生始發之此篇精妙宇宙間添一文字矣

二書却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足以盡其梗槩蓋先王立教本是欲人之皆為聖人但不明性善則無根源不法先聖則無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為作聖之規矩者正以其只盡自己之性只明已性之善而更無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他且說孔子及門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亦動以千百豈不個個志愛物表而個個見出人群但叫他盡已之性則肯叫他信已性之善以盡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為堯舜則從叫他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不從矣及門之士且然則其他私淑教言以至後來想望丰采者又將何如聖人於此也無可柰何欲以盡言而信從者寡欲遂不言而學脉永廢於是筆此二書其書雖各自為篇而通貫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善而聖人所以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專言法聖而性善所以成聖之脉絡具存也今且論天下

中從何来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也庸從何名乃中等平常之人也今此中等之人名以庸常之輩若又豈不謂各隨已性而簡易率直也哉此簡易率直以為知其知不須人思慮却是陽明發越而天命之照耀也此簡易率直以為能其能不須人學習抑是陽和充益而天命之活潑也故性不徒性而曰天命之謂性矣夫此不慮之知既為天知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知此不學之能既為天能則舉千萬人而可以同能故道不徒道而曰脩道之謂教矣夫此道根諸命顯諸性普諸教則天與吾人更無一息之可離而吾人與天又可一息之不畏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原雖孩提皆良後來無所收束則日逐散誕加以見物而選可好而喜樂輙至過甚可惡而哀怒輙至過甚貪嗔横肆將由惡終矣惟是君子顧諟天之明命性静時惺惺然戒慎性動時惶惶然恐懼

於潜隱而常若昊天之現前於微暗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慎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自能恒久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為知而日夕安常處順率其簡易之能以為能而隨處有親有功既無喜怒亦無哀樂則性善之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亦從其出入矣此則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賢聖不二之定守也然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或因物來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節而和夫中和合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已立而教不自已行也哉蓋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而歸之一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一人而公之千萬人也故君子致其中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中致其和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和要之惟日用敬順其天常則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位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已之命為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與均成

性之所同然自非君子敎道之脩明又何以見中庸之純一也哉夫此道名之曰中庸見天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個常德而定下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為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其為純粹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乎中間將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己或從己而贊之

於天雖備稱其為聖神功化之極而實表顯其為不慮不學之常終則復嘆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是此個中庸首尾皆嘆其為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欲人止之以為明德新民之規矩格則也此今細心看來大學一篇相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說庸德庸言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為天生明德也中庸說脩道以成教而大學則直指與仁與讓為與民相親也

中庸說身心處或略家國說家國處或略身心而大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無縫隙也中庸說脩齊平治聖人甚樣神化大學則直指只是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即是神化而俱在面前一目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均言人須學聖人以盡所性之善中庸多推原古今聖人由庸常以造極至而其言渾融涵蓄大學多鋪張古今聖人成德以為行事而其

言次第詳明故雖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大學首章請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畢竟得日月光昭開朗方顯化工在人之日月則良知也知為己子則自以慈相親知為己母則自以孝相親知為己兄則自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為學之大聖人大學之善所以為善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求止其善之至

乎於其善之至能知止之斯於其學之大自爾得之定靜安慮四字是形容知止之止字本來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果確也蓋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於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終始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末一物而終始一事也他却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家而及於致知在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物格知至而及於天下平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旨趣要此學學得大而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此個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何以舉末末何以歸本學且未也而況於善善且未也而況於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個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芳不量力主張茲說極知妄誕但聯絡文勢頗為貫串查對石刻古文亦覺不相背戾況下文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脩身為本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躬不自厚而所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如何本末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心以通乎家國天下壹乎天下國家而管之身心其說在太學再無詳於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賢聖之格言以定立本舉末之主意即便是知止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靜身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是能慮而得也至明言盛德至善而民不能忘後詳所以沒世不忘却是親親賢賢樂樂利利至後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背將樂樂利利演出許多用人理財畏之上下

要語

四旁各得分願貫天下國家本末相共爲一
物終始相共為一事學問規模果然是大所
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指德業一一俱是
帝王賢聖序以循之而條理之不紊會以通
之而體統之可一學問格則又果然是合於
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至也夫孝是孩
提而知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
子若非中庸推原出於天命之性標顯率爲
平常之道何以使人人信從而知爲古今之
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為千
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厲而
必精造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
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為
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為事故曰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今看二書其真切懇到令人人
可以想見興起而不容已芳是敢於今日直
述荒謬而漫為之辭其亦思效涓滴於滄海

而益纖埃於崧華也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孫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本重梓

近溪子續集上終

近溪子續集

歸善門人楊起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旣皆主偏全分別不識此外更有他說而可相發明否也曰人得其全而為人物得其偏而為物此專屬形氣而且明白現前凡有知識所共聞見不俟賢哲而始通曉者若孟子此個幾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野人夜氣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乎性體而所指性

體亦且最是微妙況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同禽獸其關係亮非小可安得遽以眼前形氣麄迹而輕易言之也哉竊謂此章歷論群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於覺悟警醒今承下問敢以此覺字為人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竝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同一靈妙皆知不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處中順

覺字最重從太一源頭說來

便布濩從早至晚從古至今流行而了無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靈明稟得尤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尤為獨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悟則超群而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較之物類寔穎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更有憑據也孟子云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同焉爾至

此點說人與物同　四句主張覺字　百姓之覺與聖人異　看此句極有斟酌

其根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反之覺又不總是大易之逆知也耶曰憂勤惕勵生於覺悟警醒此人物之所為大異君子庶民之所為不同果是一言而極其分曉矣但謂聖賢逆知之覺又有大小難易之分者不識亦可見敎否也曰觀之其論大舜禹湯亦自可見蓋聖賢存此憂勤惕勵原是以究全已性而性則惟是生化之仁合宜之義

[illegible]此二句此所謂生處順適也此篇以覺性盡人以覺之大小難易累聖學者請此當理會發之說幸勿放過

其所統宗也大舜之庶物彰明人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着些子意思亦不費些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而由之爲仁初不知其爲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而由之爲義初不知其爲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聖人却似從庶物之明人倫之察以去全體仁義豈不大小難易畧有差殊憂勤惕勵固是一般而覺之初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illegible]先生在憑虛論人異禽獸幾希而及於易經其性反覺悟大畧已詳而易之逆數今則敢請爲諸人一盡言之予嘆曰夫道一而已矣道一則學亦一而已矣豈有聖人盡性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是一覺也哉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萬善極其具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聖方能與之脗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聖心可語易之全矣然究竟其所以脗合所以符同則惟此覺字稍足以擬諸形容而學者亦可因爲入頭處也請爲諸君詳之蓋易之爲易其充塞衷穹樞機造化惟是一神以靈妙而通顯之在天則萬萬而成象在地則萬萬而成形凡所成形象萬萬皆乘其元化之靈妙通顯而爲知能是以周徧活潑體段若可區分而真精了無間隔昭彰謂之帝則繼承謂之已性而實則渾全是爲易理也此個易理本神明不測本靈顯無邊故物至則

知之知之則幾動幾動則吉先帝則固靈其端倪心神亦順其應感象也者像乎此者也以其稍著故以象言爻也者效乎此者也以其稍隱故以爻言而實則皆其先幾之微渺而妙覺之員融也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即象之以不息之自強自乾龍之初爻而即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妙覺以開其先而啓吾人純心以慎其動也哉然其

中每以卜筮而爲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之爲靈而以龜蓍之出於無心者証之而其靈乃益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爲妙而以玩占之周於萬變者証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之言在卜筮而意主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而執泥之也問曰聖人之神幾善易幸已聞其梗槩至吾儕欲從覺而希聖者則當何如而用力也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之說似又不可不預講已蓋易之卦雖六十有四而統之則獨在乾坤乾坤總云並列而先之則又在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須是開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最初宜先講者也夫天也者乾之形體而乾也者天之性情故乾即是天而純粹以精無時而不運也天即是乾而廣生並生無處而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外矣天不外乎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無時不運則乾行不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

（一篇關鍵在此四句不得口訣勿浪猜也）

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實無所不明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實無所不明蓋陰陽之內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逆吉凶不過六虛周遊而乾之徒一盡乎此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員矩一立而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十四之外後有餘卦三百八十四之外後有餘爻也與哉其視大舜之由行仁義以明乎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决江河而之四海其於群聖之大小難易不昭昭乎而指諸吾掌也哉敢因幾希之論而併及焉惟諸君不罪狂僭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問易經於群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微闕命矣然孟氏平生最尊孔子謂遠賢堯舜至願學尤尊以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隱然見於言外矣乃兹叙統帝王之後都捨易而以春秋果漫及之耶抑更有說也曰孔孟兩

（此篇重在講乾尤須口授）

此篇仁孔二字學問大綱天德王道具見於此

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晴藏春色於言語文字不無端緒可尋却二千年來尚未見人說破芳幸遇人畧曾指點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亦久蓄疑而末由請正今諸君與言及此又敢過自愛耶蓋孔子一生話頭獨重兩個字面一個是仁字一個是禮字兩個字長相為一套却乃各有重處仁是歸重在易禮則歸重在春秋孔子得手又俱在晚年觀其自敘五十以學易可無太過夫天下之事有大

[illegible]

於治國安民者乎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荅子路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又嘆已夢久不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說周禮果能盡善而斷然非已所為乃即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影畫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正飛龍卓冠六虛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物而元和生化之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

[illegible]

諸行事也當時止是顏子一人中行獨復意味大約相近故終日與言無所不恱及問仁而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全部交付大易及問為邦而舜韶禹正去滛絕殆又全部交付春秋其人可與孟子作對而擔當大成一大家當也惜乎三老去後春秋戰國漢武秦皇把人民祇為草芥潤澤變成枯槁而乾坤生生之造化孩提戀戀之知能已是星日久晦至乎六朝五代之紛爭遼金大元之混僭冠履

入人心髓之語

安受其倒置虎狼帖服其相群則又長夜幾難及旦乃幸天篤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應期仁明浴日濁惡與化俱徂徤順恊時通泰孔孟渴想乎千百餘年而

大易春秋竟成故紙

大明轉移於俄須呼吸而大統真脉皎日當天況玆

聖子神孫方爾振振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皥皥熈熈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強仕觀京師

近省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及部
差審錄而宣大山陝取道經由至藩臬也田
而雲貴川廣躬親巡歷不惟東南極至海涯
且西北直臨塞外每嘆自有天地以來惟是
我　明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孝父從兄道
德雖萬里而無處不可衣冠文物廉恥内外
風俗雖須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世
自堯舜三王以來惟我　明足稱獨盛乃今
証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之以生平快覩則

直信言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偉即今齒
已衰殘思之猶深踴躍況諸君時當壯銳其
欣喜又復當何如耶珍重珍重

問孟子謂告子先已而不動心如何他郤更比
孟子得之蚤也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為之
必有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
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強制與孟子不同不知
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
如黑白氷炭之異相去遠甚也曰若論工夫

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
從來只是一個如何郤有兩樣如黑白氷炭
之相遠也曰吾儕讀書多是潦草更不肯把
聖賢言意細細滋味丑問孟子所長他說出
兩句話頭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
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中討他一個消息便見
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而心不動的根
源尤非告子所可彷彿矣予於孟子此章脫
去言銓探他底蘊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他

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
純而為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
下古今群聖群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
言之為至善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
中只是個易孔子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翻
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浩然其至大浩然其
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乎天地正是畫成
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今古不動的根源所
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的工

驚異提學惟識心欲後此心真不得

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為直乾動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為直矣豈不又從心體不動上描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所以為心孟子心之所以為不動是如此入頭是如此着落是如此以願學孔子則将說是不動而未嘗不動将說是動而未嘗或動如泛巨海之汪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荒之渺漠而無從抵止此只可以自知那能更向人說矧對公孫之徒則只勉強名狀以相應酬竢其三復自得而云告子之動心比我更易易也敬觴吾儕勿復草草

問告子之心其心不同處亦可得而聞否曰告子自已的話頭現在有甚麼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

聖學與世固切學術發差此處

先生學透徹而心精細方有破他又說得出來

識心之難如此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去處也夫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物事便好把捉去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為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為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況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乎神其布護雖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啻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面的杳然絕響却總是諸大儒先初起志向愛好便宜於日用尋常中妄作識情既作識情強生見

錯認為心有甚於其來由也所以論為入道之門

此篇宜言心之難識人當求正於先覺也

解視燈影而忽多紅黃瞰淵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為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路希寵之輩儘為學好無奈覓真不着乃就假而不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遽止去聖愈遠離道益深間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啚共濟反詆為狂妄而疾之茲幸斯世忽躋大明吾道已逢昌運有志孔孟之學者惟及時勉之

問盡心一章曰此章書是孟夫子自述其平生之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受之子思子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皆究極根原了无疑貳良由他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一段話頭來立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言喧豗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逆即在門之士亦皆紛拏強辨更不服從雖以樂正之質美好善亦在疑信之間孟子慮想諸人皆以性在面前漫多自許能知而本

子今人所謂識不肯盡心肯過全身自家知識作主合於己者便是以為者不合者為便以等非此好謂之勞說患難易私請公亦請之人欲

學聚到此方了

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浮浪言詞先入作主真正道脉反作尋常故昌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逸而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去心上求知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何怪其不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為惡為混為三品而善則反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性若能真知則天便即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今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盡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蹐令但常時盡而不間即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則性自條暢明朗而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顧諟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更為純密但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則事天終為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譜聖神之

此篇工夫所在盡心二字於歸宿却在性善二字學者當實見性善不非纖疑便是心之盡也

理恐亦難矣惟天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以俟命至情忘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即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受其明揚側陋即知之真處繼而豢其館甥貳室即事之寖處若論曆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稱帝乃其極至處也但此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而從入則屬心知蓋心者身之神明則主宰於一腔之中而貫徹於八荒之外自其流通不已者則為命自其生化無遺者則為性自

其統攝無端者則為天人惟心知不妙則神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而聖不可希矣故善觀此章者亦重在盡心二字便頭頭盡理善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時得力信哉學問之當講而機竅之當求也已

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並舉以言而先生却謂存心不必別用工夫果是何如曰天下道理自有本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今言心也性也天也命也一理也雖意思渾融得個好然沒個頭腦却教學者如何用工今看孟子著此一章書大非小可而一章之言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只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蓋吾心分量即天地之廣遠而其併包民物之衆盛亦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體又皆玲瓏剔透

潔淨微巧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盡之功最是為先亦最是為大然却最是為難也所喜人有恒言隨事勸人皆云盡心盡心而況此學獨不當先盡其心乎故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心思即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為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也哉異止曰知曰事就是最

此篇即良知兩字發明自神明自來方是心盡孟子求其放心即求此心要觀面相並始得

後立命一著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他平深歲久歡欣浹洽我即是天天即是我而天人之間別覓之了不可得天人已是兩忘壽妖又更何有故初則必言盡心而終則果然心盡而已

講會中一友偶從外至又平素共仰慕者大衆不覺欣然喜色予為嘆曰今日此坐信良會哉其友躍然興曰某平生坐講會最多會而稱良者亦多然覺往往皆成虛過今請詳發

詞氣雍容不迫切便是先生和平處

其意庶不更至虛過此會之良也何如予靜思半餉曰人之恒言凡事務遇有善處便多稱良則良亦似只是善而善亦似只是良無太分別然經傳中又多以二字並舉言之則又似不能無所分別於其間者即今想像而言善則情大於良良則真實於善要之善是成熟得自人為處多而良是根源出自天然處多故凡事務以善稱者皆形跡之顯著而可指數凡事務以良稱者皆端倪之渺漠而

費形容即如此會長幼依序坐立而少動作師友從容問辯而多簡默旁人觀之未見有甚好處然情思欣欣浹洽氣味藹藹和平又難說有甚不好處所謂無善而無不善者也良之面目大都若此而茲會之為良會也亦可以類推矣時坐間朋友咸各各快意予復更為囑曰諸君在坐毋將此良字只當解說昔子貢贊孔子盛德而曰溫良恭儉孟子指孩提知能而曰不慮不學即是而觀則吾人

良善二字便是上篇仁禮二字聖人如依理終亦理只此耳

學問始同由良以出終亦由良以盛此良此身渾成一體者也故今日更以人良夫會慎勿以會良夫人把柄一差則功效迥別矣坐中有聞而笑之者曰人以良夫會雖美而難不若會以良夫人更近而現在況如佳釀當前肯放懷痛飲則綺席即散而醉中之趣醒亦難以言傳也予亦笑而答曰世固有中山之酒一醉而千日者若吾孔孟此酒醒出神功潤從灌頂則熙脾冲融不將億萬斯年而

無朝夕也哉
會間外來之友平素篤於修行且嚴於持心而
學問根源向未加意至聞前善良之論方切
疑議乃其時廳事廣濶人數衆多予居主位
席在東南下方而後進諸生班列西北上面
講說不便聽聞中多遷就予席之前後左右
者其友見而不安遽然言曰君子學務將君
須於坐立用功今西北之席位虛曠而東南
之坐立雜沓長幼失序人已相妨以為善良

片言而决

先生知性微方能為此言

恐不可信予徐應之曰此等去處語之以善
果是動容草率然語之以良則實為意念真
純故雖未足以語其善而亦可以言其良也
蓋良字訓作易直易也者其感而遂通之輕
妙處也原不出於思量直也者其發而即至
之迅速處也原難與以人力所以良知謂之
不慮良能謂之不學却是慮與學到不得的
去處也如今一時問辨親切況後新美殊常
後進聞所未聞即踴躍而前急圖聽受坐立

學者未見性多作此見知何信得恃書過

少有參差亦照料不及正與孩提之不慮不
學稍稍相類故不避忌諱而輒許其近於良
也其友怫然曰此在孩提則可在學人則不
可故我觀孩提年長一歲則知能便壞一歲
壞至如今其良無幾故先生今日教人只宜
催督用功方有憑準而無失也此友時方司
訓隣邑予為起而謝曰君言及此果是一方
斯文之幸但人皆知學問之難而不知立教
之尤難也蓋學問善否所係只在一己而教

則及諸大衆毫釐或差謬將千里今當為君
設一譬喻夫琢玉以求文章追金以作器用
其文章之精美器用之整飭則類夫學而求
善者也若玉先辨其體金先等其質則教而
求良之類也今執碔砆而漫琢之範銅錫而
漫追之惟曰吾取其文章器用焉已矣是尚
得為良工也哉試觀今時章縫之游庠序胥
徒之侍臺司儼恪端莊非不禮文閑熟然究
其底裏可以語良者則千百而鮮一二也故

教人依認孫十分喫緊真是方便法門語者子弟着意

忠信之人始可學禮粉地之潔始可繪畫學
者不思希賢希聖則已若萌此個真志便須
把孔子之仁者人也孟子之形色天性細細
體認我此個人如何却是仁我此個形色如
何却即是天性次則將孔子率性之謂道道
不可須臾離孟子之良知不慮而自知良能
不學而自能又細細體認道原不曾離我我
今又何曾離道良知原不待思慮良能原不
待學習我今縱不會思慮而知便豈即非良

此上屬致知誠意工夫

此下屬正心脩身工夫

此工夫次第歷歷然滴水不漏

知縱不會學習而能便豈即非良能哉久久
反躬尋討事事隨處觀察冷灰星爆火現光
晶亦子天性恍然具在于時覺悟別開途徑
而意味另顯家風孔子所謂道不遠人孟子
所謂形色天性了了然親見面目而非憶想遥
度由是凡從前聞夫古聖之言論見夫古聖
之行履備載於四書五經之中者或相為感
通而其機愈顯或互為對證而其益無方如
覺己所知能輕易而失之太過則以聖賢之

蓋聖[illegible]門也

成法而裁抑之如覺己所知能卑弱而失之
不及則以聖賢之成法而引伸之務使五倫
之綱常百行之酬應皆歸于純粹之中而無偏
駁之累則良不徒良而可以言善且善不徒
善而可以言至善矣竊意中庸之庸德庸言
多就知能之本良處說大學之至善物格多
就聖賢之成法處說論語之知及仁守莊以
莅之而動禮未善則多就聖賢之學必求其
至極處說良實以為善之張本善實以為良

聖人有始有卒之學真凡此篇學者須讀萬遍

之歸宿若知能本良格則尤善而學又必求
造其極至則是崑山粹玉而加以追琢之巧
麗水精金而貢以文章之妙其薦於明廷升
諸清廟不人人共羨奇珍世世永為大寶也
哉

前論畢踰時此友復曰吾平生為學於每事酬
應惟恐有一不善果是點檢此心時於此性
本源實亦未嘗敢忽故諸儒氣質之說生平
極詆其非尋常自謂己之知性有一切人所

影響之知在法眼前只一動便出更假不得

學者多作此見

不能及者予即請曰君於此時可云與聖人一般否曰如此說則不敢曰既是知性豈又與聖人不似一般曰吾性與聖一般此是從赤子胞胎時說若孩提稍有知識則已去聖遠甚矣故吾儕今日只合時時照管本心事事歸依本性久則聖賢乃可希望時方遜讓恭茶予執茶甌問曰君言照管歸依俱是恭敬持甌之事今且未見甌面安得遽論持甌恭謹也曰我於甌子也曾見來也曾持來但

從從脫犯不可不失

有時見有時不見有時持有時忘記持也不能如古昔聖人之恒常不失耳曰此個性只合把甌子作譬原却不即是甌子也故甌子則有見不見而性則無不見也甌子則有持不持而性則原不待持也不覩中庸說率性謂道道不可須臾離君今既云見持不得恒常則是可以須臾離矣可離則所見所持原非是性而君只認假為真不自覺耳曰此性各在當人稍有識者誰不能知況我平生最

為用意於此者乎予曰君言知性如是之易此性之所以難知也大約吾人用功須以聖賢格言為主不見孟子之論知性必先之以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心不能盡則性不可知也又謂知其性則知天矣故天未深知則性亦不可為知也君試反而思之果曾如古聖賢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矣乎今時受用果許得如中庸天下至誠惟能知天地之化育矣乎即不論心思聰明之難盡天地化

知性之人於漿此境所謂脫胎換骨須是奮掃者始到此更作假不得

育之難知且如陸象山接見傅生瞱驚嘆其面目殊常神釆煥發問之果夜來於仁體有悟故此性惟不能知若果知時便骨肉皮毛渾身透亮河山草樹大地回春如人驟入寶所則色色奇珍隨取隨足或為夜光而無所不照或為如意而無所不生安有見不能常持不能久之弊苟仍前只是舊日境界我知其必然未曾有知也已今我替君想像果然平日有個知處却是從赤子胞胎方雖知識

未顯那時渾全一箇天理的確決其為善無疑少長以至今日則滿眼無非紛華滿腔多是情欲一任防閑掃滌方纔少得光明安帖以見真體若意思怠忽則機括便似仍前矣曰如此工夫某亦未能但堯云兢兢舜云業業恐聖賢未有不如此者也曰予且未詳堯舜聖賢但據君於已所性真決其為善則是初生之時君已受用不着真決其要用力方害則自孩提至今皆然是君於性正疑信未定

若學者見其消此一動

之時周子云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此友沉思未有以應旁一友起云連日承與指陳果見得我此身心自早抵晚無大失錯即童僕二三輩竟日相聚言動亦時時自在中夜想起頗覺快暢又覺從前一向路徑差迷也時一二童子捧茶方至予指而嘆之曰君視家中盛僕與視捧茶童子何如曰信得更無兩樣須之予復問曰不知君此時何所用工曰此時覺心中光光精精無有惑滯予曰君還

如比話頭學者當無宜理會

云與捧茶童子一般說得儘是至曰心中覺光光精精無有惑滯說得又自己翻悵也於是沉思之友遽然起曰我看並未翻悵先生何為此言予曰童子現在請君問他心中有此光景否若無此光景則分明與此君兩樣矣曰此君果差不識先生心中工夫却是何如曰我的心也無個中也無個外所用工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說童子獻茶來時隨衆起而受之已而從容啜畢童子來接時又隨來付而與之君必以心相求則此無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則此無非是工夫若以聖賢格言相求則此亦可說動靜不失其時而其道光明也其友乃恍然自覺怡然解顏笑而謝曰吾輩果平日用工未全的確今不敢不勉矣

此篇悉關於總讀學者不可不知此參悟

此友再越旬日過訪向予欣然謂近復得個悟頭甚是透徹予請其詳徐曰向時見有未盡每云自已心性有時而得有時而失顛倒

亂中無定主工夫安能純一殊不知耳目口鼻心思天生五官職司一樣試說吾此耳此目終日應接事物誰曾一時無耳目哉耳目既然則終日應接事物又誰曾一時無心思哉耳目心思既皆常在則內外主宰已定而自己工夫豈不漸漸純熟而安全也哉予唉曰君此悟雖妙然終久還會自生疑障也其友甚不服從予曰孔孟性宗同歸於善今子悟性固常在矣獨不思善則性在時為之而不善則亦性在時為之也吾子以常在而主張性宗是又安得為全善也耶此友恍然自失問將奈何予曰是不難蓋常在者性之真體而為善為不善者性之浮用體則足以運用而用不能以還體也試思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其千變萬化於前者能保其無美惡哉是則心思之善不善也然均聽之均視之一一更均明曉而辨別之是則心思之能事性天之至善而終日終身更非物感之可變遷

只此數語甚精

者也此友快然別去數月重來大衆具在向予謝曰人言得悟如醉夢復醒若先生之悟小子也則是死而復生之矣願大家其敬聽之

會中一友用工每坐便閉目觀心予恐其門路或差也乃問之曰君今相對見得心中何如曰烱烱然也但常恐不能保守奈何予曰且莫論保守只恐或未是爾曰此處更無虛假安得不是且大衆俱在此坐而中烱烱至此未之有改也予曰可知烱烱有個落處其友頗有不豫予乃遍詢諸友又舉心性之說申之若謂天性之知原不容昧但能盡心求之明覺通透其機自顯而無蔽矣大衆聞之欣喜而其友又詳道先父先母之孝友樂善予為泣下其友又復解以他事隨歌詩一首予感之乃徐徐請曰君纔敘美先人安慰小子自我觀之儘是明覺不爽何必以烱烱在心為也況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為根源

又微諸庶人之心以為日用君纔言常時是合得若坐下心中烱烱郝赤子原未帶來而與大衆亦不一般也其友顔色少觧但循口此段工夫得力已久至此難教棄去予曰感君垂念先人欲直言相報若果直言君悵棄去不發矣蓋吾人有生有死我與老丈俱存日無多適纔烱烱渾非天性而出自人為今日天人之分便是將來神鬼之關也今在生前能以天明為明則言動條暢意氣舒展比

此段諸 都係三折肱後良醫語也

至殁身不為神者無幾若今不以天明為明只沉滯襟膈留戀景光幽陰既久殁不為鬼者亦無幾矣老丈方謂得力豈知此一念頭斷為鬼種其中藏乃鬼窟也哉其友遽然起曰怪得近來用工若日中放過處多則夜臥夢魂自在若其日中光顯太盛則夢魂紛亂顛倒令人至不堪也非遇先生幾枉此生矣大衆爲惕然惕然而此友閉言意見亦頓開通感慨向予謝且懇曰學人茲病殆遍寰寓

安得明公手挽天河為舉世淨滌塵垢也 二

問近時用工殊覺思慮起滅不得寧妥謂之奈何曰天下事理當先本根本根既正則末節無難矣今度所論工夫原非思慮之不寧實由心體之未透也蓋吾人日用思慮雖有萬端而心神止是一個遇萬念以滯思慮則滿腔渾是起滅其功似屬煩苦就一心以宰運化則衆動更無分別又何起滅之可言也歟哉譬之庭樹如許紛亂然生意則皆根幹之

所敷榮世固未有外根幹而為枝葉者譬之長江波浪亦如許紛亂然洋溢則皆水性之所流動世亦未有外水性而為波浪者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慮以百言此心非果無思慮也惟一致以統之則途殊而為同化感而為寂運是妙心更無他物欲求纖毫之思慮亦了不可得也已衆共怏然以為疑念頓什久之問者曰此時此心果是起滅無從而渾然妙體但不

肖邪思安保終無竊發不知將更作何對治
曰君子統業以過一生此意豈容暫忘但六
陽出而魍魎消聖人作而萬物覩乾綱獨善
操持八荒孰非統内不思務此而角力爭雄
以希掃蕩則戰國春秋更無寧日也在坐諸
君咸舉首加額曰吾儕幸生
大明開天之世共宗心元統一之學則清寧
泰定不延之萬曆而永永無疆也哉
問昨來論心鉅極詳懇退思聖學廣大精微吾
儕須是靜坐日久養出端倪方纔下手用工
不至浮泛而有實落處也曰吾人為學本是
學聖而聖神學脉豈容輕易故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即如孟子離毋從
師顏氏依依陳蔡孔子天縱亦韋編三絕今
欲學為聖人而非特立堅志親就良朋且却
脫塵煩專居靜地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其
能有成者蓋百無一二矣但請教公之靜養
欲求端倪意向又是何如曰學聖無非此心

此心須見本體故今欲向靜中安閒調攝使
我此心精明朗照瑩徹澄湛自在而無擾寬
舒而不迫然後主宰既定而應務方可不差
此今乘暇用功亦於坐時往往見得前段好
處但至應事接物便奪去不能恒久甚是令
人懊惱也予時慨然興嘆改容起曰明公志
氣誠是天挺人豪但學脉如所云不無幾誤
乃公矣雖然何啻明公即漢儒以來千有餘
年未有不是如此會心以誤却平生者殊不
知天地生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
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
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會生個
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
體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
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
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
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卻嫌其
不見光景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

只一時字透徹三極

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塑顯發靈通以爲守太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與言及此情甚爲之哀惻奚忍明公而復蹈此弊也哉曰某亦惕然不敢更作前想但要靜坐下手不知如何方是曰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爲而即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漸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閑靜

會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之不真道之不凝而聖之不可學也哉因請述之以足前論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愽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知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荅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

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人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于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茫然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暫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來即知嗅之其知實

常在也耳孔無閉聲來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來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

明白條暢

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為鄙夫之問而只為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人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多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澈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

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吾心之極也哉

問易經首重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今謂易簡為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看來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則知能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有煩今世學者每耽靜趣而事為多至厖畧未必非此誤之殊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險阻則煩難未嘗可畧也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理以天下則亦未嘗厖畧乎煩難也惟是知能則首尾俱皆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為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茲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默打得個照面如曰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子孩提孰知之哉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簡也然赤子孩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子只是從赤子孩提此

處覷破便洪纖高下動植飛潛自一人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萬方自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慮不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也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廢置不講於孟子性善一言則咸疑惑不信又安望其潛通默識而上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有志者盍圖之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示個入處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知所能其機亦原是一般今且於人的知能講得明白便造化知能不愁無入處也問今世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不求知不求能哉予聞此語爲惻心浩嘆曰世之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少見所知少見所能哉曰如此說來豈是人有兩樣知能哉曰知能果有兩樣曰既有兩樣請

明白分別曰若粗淺分別則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曰意想公之所謂知是良知所謂能是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且久之爲至極耶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自晨興以至夕寢自孩提直至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

知能平鋪徧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內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乎奈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即自然而能不費些子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究竟固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著遂從新去學問以開明其心而求個知從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已而成個能其功夫比之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又更有許大執持遂

的確信其爲入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數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誰能越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經之知能不是如今日之集說講套所云云也哉曰據公所言今之爲學果是人自爲聞人自爲見其知能之纖細而不可語大果是著力則存不著力則失其知能之間斷而不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聖否曰世間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況以

道而爲學乎孟子於此發極是判斷分明故
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可見聖人萬千不
同天道則難得脗合所以浩然一章歷敘今
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表揚孔子則
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即中庸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以鏡測底裏即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
作其時之足以世爲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
人所共見聞人人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
乃其時之所由來究極中藏底裏如許之大
如許之深竟不想去討求探索果是作何境
界作何端倪能使造化常出此時以妙應無
方能使聖人常率此時以泛應曲當所以世
人認識知能止泥滯知能之跡而不求知能
之蘊也此今欲得其蘊說他無知却明白曉
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懸
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
說他有能却原非強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

有而不容以有執似無而不至於無忘將謂
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
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這個知能
言忘路絕而難輕以名狀也曰此在吾輩固
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實有諸已者其言之
又當何如也曰聖人之論具在四書五經吾
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夫窮索以爲知分別以爲識皆吾人之作
而致其聰明者也今曰不識不知則森列目
中者不一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
實日監在茲然皆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
也今曰順帝之則則知能之深遠者不隨處
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既息則神理自彰天德
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乘除也況吾
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剛至大
浩然塞乎天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
不先後而一揆也哉有志於聖神造化之蘊

者莫淪於是而竭才究心也已

問中齋論特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又欲諸人探索底裏作何境界作何揣倪常亦中夜覃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氣即此三言於造化之蘊似過半矣曰易經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以爲神執靈明以爲精運動作以爲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

愈多而道愈遠矣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强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詭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精神而精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岳之弘鉅而逈無隅礙靈明朗曜即木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統古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妨合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天人而二之也已

此章係言心性之學之難而學者多以易求之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爲知執學爲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之易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不學及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心各殊中間知能已自

不可比而同矣况造化知能尤去人遠甚如何卻云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也哉予默然久之徐復嘆曰此段話頭非某敢作聰明妄生杜撰緣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謂天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爲賢人可久之德易能有功而爲賢人可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曉吾儕可無惑矣予復嘆曰爾曹據此

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以粗拙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綠眹物以成昧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爲殊方不知此樣工夫只着在一已見上此等理趣亦只自已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須番覔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

畫此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闖卒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爲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於羲軒闡與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

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數陳心性縷縷而不已且鑿鑿而可聽吾儕願學未能敢求指示曰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以乾蟠天薄地而雷動滿盈形森已盎而霞蒸赫絢橫亘直達遂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化而充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節序無不停妙綢緼構結條理無不分明則

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凝一氣而貫徹群靈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跡莫之為而為焉莫之至而至焉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出矣與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旁及禽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

者哉抑豈有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絕無畔岸微妙迥徹纖毫藏用於溥博淵泉而實昭然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異也顯仁於語默云為而實總是天機人也未嘗與天殊也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賢大聖乃足承當難以遽望後學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知所先後乃可近道故脩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

求知得明白乃即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為聖賢及講求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執持一點念頭滯著方寸胸襟便云是存心體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靜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為絕學却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須詳細為子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

此處更著不得一疑

測其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為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謂行矣而不著習也而不察是以終身由道而不知為道聖賢極口傷嘆我亦頻年叫喚不想吾子今日猶說此個知能

非初學可望豈果先人之言習熟成性而終
迷不復也耶聿急急猛省猛省
問程子云孔子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顏子蓋顏
子有個學眼觀復卦聖人親許顏氏之子庶
几却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可見學須以知為主而知又要精明有力足
以出頭則察惡既精去惡又嚴便明足以察
几健足以致決久之純熟則天理全而聖可
學矣予曰此是諸儒為學的宗旨而近時名

公從而主張發揚云為深造自得之要予早
年未遇真師亦信是把這工夫去做亦喜其
說為得易經之蘊後弱冠遇人教以講易須
先乾坤乾坤須先復乾坤二卦雖不相離而
不可相並六十卦皆是此意故今說復也要
乾來應照蓋復之為候是一年至日於四時
則其時為春育於六氣則其氣為煴煖乾曰
元亨利貞復則是元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
煦天下萬事萬物最可喜可愛而為卦之善

者也然孟子形容這個善却云可欲之謂善
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又云元者善之長
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最善者哉今
要解得復卦的確須說復是復個善也其復
善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例言也
有從旁應之者曰吾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
如與復恢復所謂復吾舊物也曰此與與復
恢復却又不同蓋彼是失而後復若吾性之
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得失言者也曰原

無得失如何又說來復曰此復字從知處說
起所以云復以自知也曰如此則與日至陽
回之復却又似有兩樣矣予曰復是一個而
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則總是一個善也但
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知善則原屬
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稟受天地
太和真機發越圓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
開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
即時充滿而真機踴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

問者難曰如此則孔子稱顏氏何獨只把知不善說起予曰大學言恕是說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說所惡上下左右勿以施焉然施所以好的意義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義豈又不在其中也耶況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顏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太始始即元也元則的確是善矣復曰復以自知自即已之性也已性又不的確亦是善也哉顏子心不違仁則渾然已是復了復則昭然已自知了心上更不能以不善昧之而且須刻不能容之也曰他的文解卻說不遠復分明是失之不遠而尋即改之也予曰舊時註疏果是如此作解殊不知此解不特學術混淆而且天機蒙昧蓋乾陽至健更無止息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茲復之初爻即剝終

過來者故曰不遠復也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卻說以修身乎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頻復厲又曰迷復凶也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即類頻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勤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正對知復而言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為道也要之復之為卦學者只一悟透則此身自內及外渾是一團聖體即天地冬至陽回頑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欠大聖神竟無他分吾儕生長大明之世其福德實是無量願大衆共加慶喜亦共勉力也

問連日為會領教亦多不識更有可加益否也

曰諸君各陳坐間所用工夫果與昨日所論

天人之關對證何如一友自云還不免遲疑一友自謂已不疑但長時猶費照管又一友是同年子弟予訊以家學所傳應以質曾無所知識予曰吾儒之學本之心性人性皆善難說一無所知如汝念我通家遠來相看及至坐下恭敬温和藹然可掬此非道如何非學如何顧在汝自擔當爾若肯擔當莫說是汝即途人皆可以為聖賢若不擔當莫說是汝即是聖賢亦不知所終矣於是大衆同聲請曰擔當果是要緊但須以何為先曰以信為先蓋聖賢垂世决非相誑若人性與聖賢有二孟氏肯自昧本心而斷然謂其皆善也哉今世間事多少未見影響只憑人傳言便往往向前去做及去做時亦往往得個成就何乃生來本性原日稟自天衷孩提知能良善又皆可指及只遲疑不决以致虛過終身不大可嘆惜也哉今惟出門一步斷然謂吾性為皆善又斷然謂聖賢為可[illegible]

氣忻躍奮揚所性善端如奇花瑞草潤逢甘露芬芳一時競發雖欲罷而不能矣於聖賢也其何有哉其何有哉

問經書所論聖賢工夫如戒慎恐懼種種具在難說只靠自信善便了况看朋輩只肯以工夫為先者一年一年更覺進益空談性地者往往冷落無成高明更自裁之予沉默一時對曰如兄之言果為有見請先以末後二句商之蓋此二句本是學問兩路彼以用功為先者意念有個存主言動有所執持不惟己可自考亦且衆共見聞若性地為先則言動即是現在且須更加平淡意念亦尚安閑尤忌有所做作豈獨人難測其淺深即己亦無從增長縱是有志之士亦不免舍此而之彼矣然明眼見之則真假易辨而有進無進非所論矣就如兄所舉戒慎恐懼一段工夫豈是懸此四字便即可去戰慄而慢為之耶也須小心查考立言根脚蓋其言原自適不可

離來今舉業講貫也曉得非我不離道乃是道不離我所以然者又是道非自道只是率性性非自性只是天命故道之所在性之所在也性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既天命常在則一有意念一有言動皆天則之畢察上帝之監臨又豈敢不兢業捧持而肆無忌憚也哉如此則戒慎恐懼原畏天命天命之體極是玄微然則所畏工夫又豈容草率今只管去用工夫而不思究其端緒即如勤力園丁以各色膏腴堆積芝蘭自詫壅培之厚而秀茁纖芽且將消沮無餘矣要而論之務求速效者必功不細膩理無根據者必事終廢弛噫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

問今日大衆在此學問亦儘講得明白然只少個發憤不知何如乃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也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事但點檢從前豈無人得之點檢所得之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此

以為聖以為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衆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為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衆者却又不思發憤是尚為能充其類也哉諸君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亦未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強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充類之甚者矣大衆乃悚起問曰不知孔子當時果是為何乃如此憤發不能自已也子嘆曰此却用得一個渾話蓋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屬家國天下以為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為自已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費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

道德成而心可了此語然則求行人道及

心竟不了則發憤志食亦竟至老而發憤志
食不了也已

孫羅懷智
羅懷祖
羅懷本重梓

近溪羅先生鄉約全書

左宗郢景賢父編次
盱江門人　張鳳翔輝止父
馬煥甯賓王父
羅懷祖述甫父　校正
孫　羅懷本季立父繡梓

寧國府鄉約訓語

直隸寧國府為地方保甲事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准本府知府羅　關節奉各院劄案申明前事除先通行外竊照守令之設職在親民保障之功存易俗惟上之禮教未崇斯下之向方無定今府屬各縣訟獄日煩寇盜時警家殊其俗肆爭競以相高人各其心逞刁奸以胥虐是宜各院勤拳多方督切但法立則弊生每盡一之為難勢懸則情隔必大同之是貴爰循古人鄉約之規用敷今日保甲之意事先體要敦德禮以潔治源而章程則在所略行務融通萃人心以端趨向而識察則居其次待斯人以長者之風獨　明時以隆古之化庶佩副　各院德意

少塞本府責任也等因關府已經申呈
撫按兩院詳允遵行外為此今將條約刋刻于後

計開

一保甲門牌今立為約簿城内外則以舖號鄉中則以村落將各戶挨門填註某一門共幾人習何職業盡一舖一村而止為一簿

一木鐸老人每月六次於申明等亭宣讀
聖諭城中各門鄉下各村俱擇寛廣寺觀為約所設立　聖諭牌案令老人振鐸宣讀以警衆聽如半

年以後果有遵行　聖諭為衆所欽伏者毋約各舉一二人以憑旌賞至一年後約中猶有違約作非者公舉之以憑懲戒

一城市人少者共為一約多則四門分立鄉居須以大村為主其小村在二三里内者附之毋一廟選年高有德者一人為約長又二三人或四五人同心助之知禮讀書者數人或司禮以行禮儀或司講以演　聖諭又令各約内教讀率領鄉館童生侍列歌詩其餘士民無分長幼俱如期赴約所其中仕宦或見任歸省或養高家食亦與講臨會以正約禮

一同約父兄子弟各須仰體
聖諭敦孝友務和睦士農工商各勤職業舊染汚俗咸共維新閭有戶婚爭鬪一切小忿互相勸釋或鬧知約中從公辯別使犯者歸正失誤者悔過心平氣和以杜後言事干各約者亦同一體其或曚昧不明疏無指證止可敷陳禮法微言諷諭毋得輕發陰私以開嫌隙毋得擅行決罰以滋武斷

一居安思危防之不可已也團保義倉之講亦舊矣終鮮實效者煩擾故也今即前立約簿每簿内擇年壯有力一人為保長每三十戶置鑼一銃一鎗竿或十或五遇有寇急鳴鑼聲銃互相救援各村中或有惡少強竊賊盜明實者即行首官擒拿毋得故縱又每簿内驗戶貧富各出義穀若干以戶之空閑倉廪收貯至秋熟以新易舊量力增加約衆眼同封鎖遇水旱有急方許散賑官府止印記文簿不行查擾

一前項約中文簿俱該圖里長老人送官用印給發
各約收執其約長等衆俱免入府縣以妨農業
一遇約期已刻約衆升堂俱端肅立班候齊集贊者
唱排班班齊復唱宣 聖諭云木鐸從傍振鐸高聲
皇帝聖諭孝順父母六句畢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拜叩頭興
平身分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如常會只唱揖平身設坐各置
坐具各就坐坐定歌生進班歌生依次立於堂中序揖平身分班
歌生分立兩行設講案具案於中鳴講鼓擊鼓五声初進講講者出班就講
位皆興揖平身講孝順父母尊敬長上二條演畢揖平身講者退就班

皆坐聲歌歌生司鼓磬者各擊三聲班首唱詩歌南山之首章歌畢復擊鼓磬各三聲
進茶具進茶畢再進講講者出就講位班皆興揖平身講和睦鄉里教
訓子孫二條演畢揖平身講者退就班皆坐聲歌擊鼓如前班首唱詩歌
南山之二章畢唱詩歌南山之三章畢擊鼓磬如前進茶具進茶畢三進講講者出班
就講位皆興揖平身講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二條演畢揖平身講者退就
班皆坐聲歌擊鼓磬如前班首唱詩歌南山之四章畢唱詩歌南山之五章畢擊鼓磬
如前進茶具進茶畢皆興揖平身禮畢在約諸人仍以次揖謝有司及諸鄉
宦倘各約有鬭爭犯約者即時具白解和各相揖讓不許置酒食如無事解和即散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羅汝芳演曰人生世間誰不由於父母亦誰不
曉得孝順父母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者是說人初生之時百事不知而個個會爭着父
母抱養須臾也離不得蓋由此身原係父母一體
分下形雖有二氣血只是一個喘息呼吸無不相
通况父母未曾有子求天告地日夜惶惶一遇有
孕父親百般護持母受萬般辛苦十月將臨身如
山重分胎之際死隔一塵得一子在懷便如獲個
至寶稍有疾病心腸如割見兒能言能走便喜懽

不勝人子受親之恩真是罔極無比故曰父即是
天母即是地人若不知孝順即是逆了天地絕了
根本豈有人逆了天地斷絕了根本而能復生者
哉故凡為人子當常如幼年時一心戀戀生怕離
了父母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則必告反則
必面遠遊則必有方又當常如幼年時一心嬉嬉
生怕惱了父母好衣與穿好屋與住好飯與吃好
兄弟姊妹仝時過活又要常如幼年時一心爭氣
生怕羞辱了父母讀書發憤中舉做好官治家發

慣生殖置産業間或命運不扶亦小心安分啜菽
飲水也盡其懽也留個好名聲在世上凡此許多
孝順皆只要不失了原日孩提的一念良心便用
之不盡即如樹木只培養那個下地的那種子後
日千枝萬葉千花萬果皆從那個果子仁兒發將
出來又如尊敬長上或是府縣官司或是家庭宗
祖伯叔哥歌或是外面親戚朋友前輩皆所當尊
敬者也然孟子說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亦是
他良心明白知得個次序自不敢亂去干犯今日

也只要依着那個幼年不敢干犯哥哥的心謹慎
將去莫着那世習粗暴之氣染壞了則遇着官府
途見賓客族長其分愈尊則其心愈敬如竹之節
如樹之枝從下至上等級森然又豈有毫髮僭差
也哉況天地生人代催一代做子未了就做人父
毋做弟未了就做人哥歌自已所行別人看樣古
人說顧新婦他日兒孫亦如新婦今日孝敬彼是
婦人且能如此我等為丈夫者又可作不孝不弟
樣子而使子孫效法受苦終身貽笑後世也哉會

衆宜各勉力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臣羅汝芳演曰人稟天地太和之氣以生故天地
以生物為心人亦以同生為美張子西銘說道民
吾同胞物吾同與蓋全是乾父坤母一氣生養出
來自然休戚相關即如今人踐傷一個雞雛折殘
一朶花枝便觳然動色物產且然而況同類而為
民乎民已不忍又況同居一處而為鄉里之人乎
夫鄉里之人朝夕相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內如

婦女妯娌相與幼如童稚儕等相嬉年時節序酒
食相徵逐其和好亦是自然的本心不加勉強而
然但人家偶因界畔田地借換財物遞接往來稍
有相失便至懷恨爭鬬或官司牢獄必欲置之死
地殊不知天道好還人乖致異我害鄉里之人鄉
里之人亦將害我寃寃相報輾轉致身亡家破猶不
自省孟子說得好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
其敬今只自反踐傷一隻雞雛折傷一朶花枝尚
心不忍豈可以同居之人卻忍下此毒手此意一

[illegible]不愛的人也愛他不敬的人也敬他至再至三雖鐵石的人也化過来愛我敬我盡一鄉之人如一毋所生自然災害不生外侮不入家安人吉物阜財豊全享太平之福於無窮矣以上孝敬和睦之事既知自盡又當以之教訓子孫盖我的父毋郎是子的祖孫的曾祖我的兄弟郎是子的伯叔孫的伯外祖我今日鄉里郎是子孫他日同居的人一時易過百世無窮既好了目前也思久遠之圖故古人說道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

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若人家有子孫者肯用心教訓則孝敬和睦相延不了讀書者可望爭氣做官治家者可望殷富出頭就是命運稍薄者亦肯立身學好如樹木枝榦栽培不歇則所結果子種之别地生發根苗亦同其美是光前裕後第一件事也凡我會衆各宜勸勉以和睦鄉里教訓子孫

一安生理毋作非為

臣羅汝芳演曰上来四條孝親敬長睦鄉教子是自盡性分的事此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二句是遠禍害的事盖人生有個身郎饑要食寒要衣有個家便你要事俯要育衣食事育一時一刻不能少缺若無生理何處出辦便須去作生理然生理各各不同有大的有小的有貴的有賤的這個却是造化生成命運一定如草木一樣種子其所遇時候所植地土不能一般便高低長短許多不同人生在世須是各安其命名理其生如聰明便用心讀書如愚魯便用心買賣如再無本錢便習手藝

及耕田種地與人工活如此方綫身衣口食父母妻子有所資賴郎如草木之生地雖不同然勤力灌溉亦各結果收成若生理不安則衣食無出饑寒相逼妻子相鬧便去幹那非理不善的事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大則身亡家破小則刑獄傷殘眼前作悪之人昭昭自有明鑒凡我會衆各宜勸勉以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臣羅汝芳曰此六條

聖諭細演其義不過是欲人為善事戒悪事然善悪

原缺第十葉

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這四句言語雖則
與 聖諭不同其實互相發明且如我如今能孝
順父母尊敬長上能和睦鄉里教訓子孫能各安
生理不作非為推此類則事事要學好這都是心
上的好念頭身上的好事便是德了把這幾件幹
將去件件做得是件件打得成沒一些不到處成
就得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人這便是業了德
業雖是自己的事若只要自好不管別人則是自
已德業亦有虧損矣所以又要與同族同鄉同會

之人彼此更相勸勉大家要孝順父母尊敬長上
要和睦鄉里教訓子孫要各安生理不作非為彼
此相勸但有言語便相勸這幾件但有行動便相
勸這幾件有能行得的便大家推奬他使他益肯
學好却又自反於己說我亦有此好處否都要做
個好人這却不是德業相勸麼德業是好事所以
要相勸勉若其他一毫不脩德業不遵 聖諭的
這就是作非為的人全然不可勸化的必須官法
懲治了至於能自勸勉德業[illegible]此六條都能行得

但就中稍有不到處這個喚做過失過是所行太
過欠停當得宜失是無心失理偶然差錯然這過
失雖是自己做差的自己却不知道必須同族同
鄉同會之人或曉得其人做差了某事事小的就
直言無隱若事遠理法及曖昧不明難以直言的
便宛轉或諭他使他自改又將他的過失自反於
已說我亦有此差失處否有則速改我能如此日
後我有此過失人也肯規戒我做得個無過之人
所以要互相規諷各各改過自新方是今日立會

的意思若坐視不理人有過與己若不相干如此
做人是在別人固是一件過失自己不規戒他就
是自己一件過失了過失豈可不相規至於
聖諭和睦鄉里一條呂氏約中尤備所謂和睦者不
只是聲音咲貌偽為於外亦不是專事煩文耗蠹
財用在古人自原有個定禮在一鄉自各有個習
俗在今日生長同一方源流同一族交游姻戚同
一親厚各有相與之情所以出入起居冠婚喪祭
拜起坐立往來交際凡儀文節奏之間既要循禮

刁頑梗俗若不循禮未免過當若不從俗便不通方皆不是禮俗相交的道理如今出入起居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冠婚喪祭則即今救酌文公家禮奏要行之拜起坐立則叙尊卑長幼之分不得僭踰往來交際則有歲時拜謁不得簡略有飲食徵召不得虐靡譁浪有問餽酬酢各要稱家有無彼此相諒大抵期於不失古禮不悖時俗果能如此自然情誼浹洽風俗淳厚矣然這禮俗相交都只說平日處常時和睦鄉里的事至於人家有患

難卻尤要周急方見是個徹底的好人如今往往見有一等小人與人平日儘是交好見人纔有患難便就漠然不理這等樣人誰不厭惡鄙賤他所以不能勾和睦鄉里今要和睦必須患難相恤所謂患難相恤者即如隣里親族中或遇水火則彼此營救或遇盜賊則彼此捍禦或遇疾病則彼此訊問有疾病而貧乏者則助其醫藥有死喪而貧乏者則助其喪葬有鰥寡孤獨而無倚者則資其贍養如此之類種種不一難以悉舉要見都是人的緊急患難我能憫恤拯救得他甚于平日之患況皆宗族親戚朋友原是我相厚的到此田地何忍坐視如今與會的人誰不有個鄉里若能把這相恤的事行得那有不和睦的況且自己若能救人則人人都說我是個善人萬一自己也有患難處人誰不來救我如此互相矜恤卻不是患難相恤麼會衆等仰悉

高皇帝教民至意將以前六條躬行實踐又將呂氏鄉約四句相兼着體會而行則人人皆可為良民

在在皆可為善俗不惟一身亨享福利其子孫亦久久昌熾若或反道悖德弗若於訓是乃梗化之頑民小則不齒於鄉大則必罹於法而身家亦不能保矣尚共圖之

騰越州鄉約訓語

羅近溪子至騰越鄉士夫中叙吳二守登南陳中翰諸君入謁謂曰酋駐界日久遠近震驚五年既恐外侵且虞中變獨賴鄉約

諭朝夕宣揚故民兵不呼而自集城守不戒而自

嚴令寒節遇臨不可不首舉也近溪子唯唯越五日父老百人來懇請舊講分城内外二所俱止僧舍近溪子合諸縉紳通議會合於儒學然是日值墟市之期前此以驚報日急商旅不行民間經旬罷市及期聞賊解去村屯歸市者較常倍之萬衆且願來聞鄉約諸士夫討庠舍難容厥明師生報陝所就演武廳近溪子喜曰茲偃武脩文之兆乎忻然鳳駕至則縉紳率父老迎入候行禮逾時鼓三通而遠近奔趨徧塞場中不下四五萬衆步履

縱横聲氣雜沓跪拜宣揚雖講生八九人擬高臺同誦亦咫尺莫聞也近溪子以無益為苦良久臨階除進諸童子讀歌初陟岵一章衆譁稍定再凱風一章又更定三歌南山二章乃率堂上下士夫生儒全聲相和復合以管籥間以笙簫于時太和洋洋充滿流動而萬象拱肅寂若無人矣州守張君治方請曰士民翕然願更有以訓之近溪子進父老前曰堂均此堂也場均此場也上之坐於堂下之立於場人亦均此人也然初則攘亂喧譁而

此可聽聞今則靜默停妥而略無紛擾此其光景何啻萬倍汝輩諸人不省適總所講孝順父母者何如為孝順蓋能不逆不拂説靜便靜即孝順也適總所講尊敬長上如何為尊敬蓋能拱手端立一心悚聽即尊敬也適總所講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如何為和睦教訓蓋在此同立同聽者不是你們的鄉里便是你們的子孫今能順從而不違恭敬而不息則鄉里即成和同而子孫亦好看樣乃為和睦教訓也夫無我無人無老無少皆能一般

孝順一般尊敬則豈不是各各安其生理而各各免作非爲也耶故適總講的只是口裡説而此今相對方是身上做也大衆全聲曰感謝上人提醒果然口裡説得好不如身上做得好近溪子又進而前曰你們果然心上曉得好耶你們再靜定靜定聽我講道學與你們聽蓋此個孝順此個尊敬緣何却得身上如此好蓋由你們原來心上曉得如此好也原來心上曉得好便是孟夫子所謂良知不待你們思慮計較生出來自自然然便都曉

得你們但看家家的孩子那個吃乳的時節喜懽快活不隨着母親父親又那個聚隊的時節言動舉止背背了欺哥姐姐只因自幼曉得孝順尊敬所以你們到老來還得身上如此好也然你們到老身上如此好却寔是不容易得盖由皇天祐生得我　朝好

太祖高皇帝立下這個好教民榜文二百餘年又生出今日好

聖明天子好賢宰良相任用得你們省上好軍門老

爺僉我出巡來看顧地方纔得與鄉士夫及父母師長各官同為你們講明此個好鄉約會也若不是這個好緣好分積累將來則三宣撫地方的人其初曉得愛親敬長與你們一般只為遠了主化便做成夷俗不能如你們好了三宣撫還可至於迤西木邦猛密的人則又不好了迤西等處還可至於暹羅老撾車里八百現受莽酋之淩辱殺害其不好又更甚了父老聞言舉皆淚涕交流哽噎不已曰某等年記到此正愁怕如他國吃着莽酋

虧也近溪子惻然曰你們不消怕莽酋為亂但只怕你們一州軍民不肯聽從

太祖高皇帝的聖諭又怕不肯如今日對面切寔好生躬行若肯大家散後去也如此這等好年小的也如老者這等好鄉下的也如城中這等好遠也的也如近鄉這等好則官府不待問斷隸卒不待勾攝刑罰不施兵甲無用和氣致祥感通天地

太祖在天亦庇佑你們山川鬼神亦擁護你們從此三宣撫之人化得也學好也慕鄉約迤西等處人

化得也學好也慕鄉約則莽噠喇將歸順之不遑而又何怕懼之有耶於是萬衆踴躍懽聲動地咸曰我等果然生得時候好遇得官府好今又不徒一處好且可以望萬方皆好不徒一時好且可以望萬萬年皆好矣州守共諸士夫謝且慶曰干羽舞而格苗文德脩而來遠不圖今日乃親見之遂

瞻

天叩

[illegible]排拜而散因筆之以識其盛云

[illegible]日州衛及諸鄉士夫復請大舉鄉約於演武塲
聖諭講畢父老各率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不能
舍去近溪子進林生時譽而問曰適纔汝為諸人
講演鄉約則善矣不知汝所自受用者復是何如
林生對曰時譽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近
溪子顧諸鄉大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
心也林生悚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近溪子遍指
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
個個亟着号而立傾着耳而聽睜着目而視一段

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傍列
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共此段精
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
熙和如風氣之暄煦藹如雲煙之霏密亦共此段
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
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如鳥
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放風兒日兒一般和暢
也不曉得要怎麽去持也不曉得怎麽去放但只
恨不曾早來聽得又只怕上司去後無由再來聽

得也近溪子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本心
汝諸人的心果是就同着萬物的心諸人與萬物
的心亦果是就同着天地的心蓋天地以生物為
心今日風暄氣暖鳥鳴花裝宇宙之間渾然是一
團和樂今日
太祖高皇帝教汝等孝順和睦安樂生理守分閭閻
之間亦渾然是一團和樂和則自能致祥如春天
一和則禽畜自然生育樹木自然結寔苗稼自然
秀穎而萬寶美利無一[illegible][illegible]成矣况人家一和而

其與旺繁昌所有利益又何可盡言耶故適來童
子歌詩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
期樂只二字亦正是一團和氣之意也汝輩老者
已不必言若許多後生小子肯時時忍耐不使性
氣於親長之前不好爭鬬於隣里之間不多發害
於六畜之類不去剗喪這一團和樂之意則千年
萬載長如我在汝騰越地方矣又何恨其來遲而
怕其去速耶言訖皆潸潸涕下近溪子强止散去
諸士夫復請曰 公祖謂諸老幼所言皆是本心

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近溪子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既有所持則必本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守堅

而去心益遠故謂之曰不是心亦可也林生正欲復進而請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夫子斷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近溪子浩然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乎諸生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終不可入口也少傾吳君中峨曰意念與心既是不同須為諸生明白指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近溪子嘆曰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手執持矣陳君登南從旁嘆曰然則不可着向指破處便即是心而稍可着手執持處便總是意念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請於明倫堂為講會沈君南谷問曰論語言給德禮在政刑之後而禮經云政以一之刑以防之却又從禮以節之樂以和之之後何也近溪子曰論語是較其效之淺深如

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論其次序則聖王之治專以德教為主明刑飭法不過輔弼德教之所不及而已欲與德禮等且不可而況可居其先耶坐中諸友咸曰往見各處舉行鄉約多有立簿以書善惡公論以示勸懲其約反多不行原是帶着刑政的意思在若聆日太祖只是宣揚

聖訓併喚醒人心而老幼百千萬衆俱踴躍忻忻向善而不容自已真如草木花卉一遇春風則萬紫千紅滿前盡是一片生機矣林生正發進而問曰

生機是物本有故一遇感觸便自止遏不住但不知聍曰所謂本心與此生機又何分別也近溪子曰此亦難言蓋心與生機雖是一體而可以兩分雖兩分而却原只一體也今須借物為喻即如面前桃李許多花葉芬芳是何等生機勃勃究其來皆從原初一個果子仁中發出今若花葉不是果子仁則花葉從何而來若說果子仁即是花葉則對花葉更覓個果子仁而不可得所以登南君聍曰謂指不破執不住為本心正有見於此也林生

復問曰生機與心固有分別不知林生時譽所持意念與此生機又有分別否近溪子曰吾心中意念本是生機但執持不妙則只可名意念而不可以言生機矣施生大節問曰兩日領悉所教真是覺得心目了了矣但不知如何乃可保守近溪子詰之曰子勿慮保守且將所聞之言試倫述之施生曰大郎之意大約謂我此心即相似萬物萬物之心亦相似天地之心但其初無有不善後頭郤被物欲拘蔽所以今日方纔見得又方纔要去保守他也近溪子曰若言汝心相似天地萬物之心則是心有兩個而可分了若言汝心原先便善後來不善則是心有兩截而可斷了此謂是汝所自言之心則可謂是予所傳告之心恐不可也大衆默然皆有所省

里仁鄉約訓語

閭里中自前峰先生偕碧崖純齋諸公講里仁社會將數十餘年今更通諸一鄉一邑真是君子之德風也近溪子曰孔子云為政以德可以無為而

治但觀今日之會昭然可見吾鄉老幼聚此一堂有百十餘衆即使憲司在上也不免有些喧嚷是豈法度不嚴禁何終難靜定及看此時或起而行禮或坐而談論各人整整齊齊不待分付一言從容自在百十之衆渾如一人天時酷暑渾如涼爽雖自朝至暮渾如頃刻更無一毫靜息擾動亦無一毫意思厭煩此郤是何緣故蓋是吾人之生不止是血肉之軀其視聽言動個個靈靈明明有一良知之心以主宰其中往常亂來亂為只是聰憑

肉如睡夢一般昏昏憒憒不自覺知以故刑罰
也齊一不來今日大家到此聽
高皇帝聖諭叫起孝父母敬尊長等事句句字字觸
着各人本來的真心則誰無父母誰無兄弟亦誰
不曾經過孩提愛敬境界今雖年紀或有老的或
有壯的或尚幼的固皆相去赤子已久然一時感
通光景宛然良知良能如沉睡忽醒則中心耿耿
便於血肉形軀頓爾作得主起雖是舊時耳目而
視聽却分外聰明雖是舊時聲口而言辭却分外

和順雖是舊時手足而動止却分外敬謹故自然
不待拘檢而靜定勝如官府在上豈止一身受用
且其天機活潑生生不已坐間看看鄉里便大衆
思要和睦看着子孫大衆思要教訓看着清平世
界大衆思要安生樂業以共享太和只一心既收
便萬善咸集此善政所以不如善教之得民而政
刑所以不如德禮之有恥且格也何況此心良知
人人皆同處處皆同聞得有場好事無不喜做聞
得有場不好事無不羞做今我老幼一堂如此受

用日久一日自一家而傳至他家自一鄉而傳至
他鄉自一邑而傳至他邑莫不翕然向風截肰歸
一即孟氏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
將復見矣此等風俗皆由吾鄉忠厚世積醞釀而
成今堂上尊長年皆八九十歲世味嘗過多少閱
得這段意思猶懽喜忘倦則幼而小者咸如出山
之日駸駸向上又可不裝個憤勇把從前睡夢着
寔打醒將以後光陰着寔愛惜一舉足也不敢忘
一出言也不敢忘一旦以至終身做個大孝大弟

聖賢垂名天下萬世也不負了父母生育之恩
[illegible]之惠鄉里勸化之功也豈不為一代盛事

近溪子文集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有孝經宗旨已著錄其學出於顏鈞承姚江之末流而極於泛濫故其說放誕自如敢為高論著述最易成編多至四五十種即其集亦非一刻有近溪子集其門人杜應奎編有近溪子全集其孫懷祖刊有批點近溪子集耿定向所編有批點近溪子續集楊起元所編有明德公文集近溪先生全詩集近溪子附集近溪子外編有從姑山集續集並其孫懷智所編有明德詩集其門人左宗郢刊今多散佚此集則其曾孫萬先所刊也

潛學編十二卷

〔明〕鄧元錫撰

重慶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左宗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潛學稾十二卷》提要

鄧先生潛學編序

黎川徵君鄧潛谷先生篤學嗜古隱德弗曜著爲詩尚書三禮禮記繹春秋通函史皇明書各數十百卷咸鏤版傳於世餘文尚若干萬言編曰潛學藏副未行其高第弟子盱江左公景贒以侍御史持節按兩浙至會稽從帳中以授郡理何君三畏教諭項君元瀗校而刻之而望嶺受命爲序序曰古之學

潛學編　序　一

者其術簡其該統博其所就精求之有本會之有歸如場師種樹根莖尺寸而枝榦萼實具焉夫學以爲道而已道散爲事事載爲文六經古人之事也其始特著後世詔教戒疏之章樂語塗歌之響方輿職官之志掌故儀注之文編年大政之記大筮稽疑之書朝家所載俚俗所傳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以爲其精實微耿寓是也所言

即所用所用即所明施之成務而即謂之道語之成文而即命之經道德政事文章之塗常出於一故之有要故不煩爲之有方故一成而後世無以尚焉三代而降道衰術乖而漢諸儒猶授受一經係以數言持議斷獄決疑於時政治醇固文章爾雅尤名近古如故國舊家之餘守其宗器襲其衣冠其典刑氣象有足術也道又下衰於是

樸學專解詁詞家工藻翰儒林文苑畫爲二轍兒暇請道德政事之同異乎明與壹以經術設科而帖括俳偶所請彌下訖正閏修詞家蔚起吐棄故爛更命古學於是古

文經義之文又判然二矣然唐宋巨家取法庀材皆元本六籍金陵眉山輩雖名爲文章士而精討劇擿其勤過於老宿以故其所著醞涵浩博往往可誦近之君子其爲

經義衾雜而已爲古業剽擴而已其專不及漢儒以博又遠遜唐宋當治經既不暇古業爲古業又不暇求本於六經闤市集潦積薄流淺佻倪而鄙儉蓋經術藝文之道

至此而交受其敝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固之乎史肆經史也洽矣然後擒之爲文其文意行理遣而命於法疑立萬行而餘於態莊言

雅奏而極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纊有温珠玉有澤蓋明與以采爲六經之文自先生始而景贊氏蚤歳負墻發五業之扃笥聆三長之雅論躬稟度律妙捐累荃師

資所契暢於事業所謂求之有本會之有歸於斯乎徵焉夫先王教民詔之尊師以示厚也景贊按治吳越身先実化振幽抉隱旌淑治好所以風厲鐫曉其道具至厥有

章設動稱先師如臨之敬嚴於手澤一出一入每奉以俱而又鋟梓布傳嘉惠來學俾海內讀先生書者覩其大全所以反俗澆薄歸之於厚古甚盛也予高先生之風而

悅景贊之義敬爲之序云

萬曆丁未春仲後學會稽陶望齡

頓首謹序

潛學編總目

一卷 子集

賦

辭

樂府歌行

四言古詩

二卷 丑集

五言古詩

三卷 寅集

五言古詩

四卷 卯集

五言律詩

五言排律

五言絕句

五卷 辰集

七言律詩

七言排律

七言絕句

六卷 巳集

序

七卷 午集

序

記

八卷 未集

墓誌銘

墓表

九卷 申集

行狀

壙記

祭文

十卷 酉集

傳

雜著

十一卷 戌集

啓

書

十二卷 亥集

書

山陰縣監生王應遴督梓

總目終

涪學編卷一目　　子集

賦

詒玉琴賦 有序

辭

反延春辭 有序

招來辭 有序

樂府歌行

君馬黃二首

漢秦宮

豫章行

巫山高贈曾氏

石流行爲印泉圖作

胡君謠 有序

七𢡆歌避地登簫峀峯作

久雨謠

平廢東 有序

城門開 有序

歌風臺

邑侯湯公全城紀功詩 有序

潛學編卷一目終

潛學編卷一 子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漉閱

賦

詒玉琴賦 有序

琴之有玉尚矣淮渚報贈齊諧志之紫瓊貺遺李詩重焉豈不以輕重相從曰得細大不踰曰平於定心氣禁邪尢益耶往僕得蒼石之琴質膩精堅音幽以清或以為珍顧於僕靡當投贈明哲侑以斯賦抒抱比志效厥情為匪異物也以為好也

伊余幼好此介石兮洵華英而現奇物有微而正性兮音有眇而揚徽肆大冶之命質兮謇獨得乎粹夷肪瑩膩而精堅兮絫文理之陸離凝乾坤之貞一兮自混闢而已載崑玉先其温栗

蕭縣俊寫 朱堂刻

兮荆璞避其耿介歷黃虞其猶葆翳兮閟夏商而逾邁淹日月以千億祀兮亦云澤其異釆表獨立乎縣圃之上兮抱昭質以自持工倕遘而追琢兮恍受式於希夷穆宮商以歸大雅兮師舜桐以爲儀播五行而函六合兮龢八風於四時日余得之鴻琴之埜兮儼成連其先路曰太音之有遺調兮兗謹守以自度孰禀貞而不亮兮何潔清而不固爰懷音以締衷兮忽歲時之遲暮肆玉振之闓自昔兮揉絲桐而成調胡朱

絲之加哀玉兮合清越之與要眇凝和液以爲滋兮懷雅音而自好諒鼠腊之不足珍兮姑云守吾璞而終老摶琅玕以列軫兮錯黃金而布徽製文錦以爲囊兮羌什襲而藏之慨重華之忽焉没兮孔聖喟傷夫蘭漪抱莪莪洋洋以終古兮諒知音之曠希惟夫子之完光英兮皎縣黎之與明瑺綰白虹以爲帶兮攬青霞以爲裳憑水文之玄璧兮導畢揭之文昌洵獨宜有此嘉美兮薦文貝於龍堂相璽修之可貽兮披所

珍以爲悅割明鏡以脊鑑兮授莫耶而劢烈昔異物之恍足貴兮感姱行之修潔幾中和以約聲兮疏雅歌而緩節昔彥伯之揖玉琴兮詒淮浦之有女投紫瓊於所親兮埸綠玉之可伍苟余情其斷金以練要兮何出海之得阻式進御於君子兮艷斯美之得所惟太和之絪縕兮充坱圠其上下景背闇以冀明兮望雁靈而延迓登明堂以理南薰兮扇蕃殖於穹宇表獨奏於緇帷之林兮疏洞越於千古亂曰有美豫石爛

有皓兮刳中爲虛類載道兮四時氣備參玄造兮暢幽發靈神所勞兮終和且平洵足寶兮下女可節永以爲好兮

辭

反延春辭 有序

庚申春湯侯許行春修禊飲事會屢以冗奪至三月晦而讌集始成謂春且暮然冀可延也名延春集云集邑中薦紳章逢之士咸服在列時風物惠柔萌生豫茂侯頽然中處賓從列侍流觴賦詩與物皆春蓋亦一勝會也未幾而閩廣發難宵夜扞禦干戈召募齎送之費叢

旁午斜[illegible][illegible]俎豆讌集事哉已諸賓從咸飄然散又踰年而物故代謝遷徙中棄至不可放物而侯亦且謝事以去蓋時序廪廪然冬矣春尚可得延哉時運而往事推以遷會合遭逢與彩雲流空不可揣摶如是也達者悟為適然矜者孰為當爾然後信委運之為達生而悲春之為強作也屈騷尚矣楊子作反騷以為戲諸延春有辭侯行索冊爰賦反延春辭亂焉匪曰曲終奏雅姑以識衰樂相生如環無端已焉

耿余心之信懷春兮何春日之不可延景風淒其變節兮和曦匿于重淵既青陽之為朱明兮朔雲滋其翩翩莽罹華之與露零兮隕芳澤於下泉何百舌之閟其無聲兮鳴鳩化而鷹鸇陳椒醑以願佚兮悵鸞輅之不旋妁鶩鶩以為容兮休鶂鶂之我先駕蒼龍以何之兮遵西陸而北轅玄鳥退其養羞兮何倉庚之得前載荒忽

而引望兮逝八極以猶陰肅烈侯以充宇兮知膏霖之不再昔春陽之時動兮儼顧復於九圍跂行既以畢遂兮裒生罹其榮暉物欣欣以自私兮民嗤嗤以維祺曾日月之幾何兮眇重陰其厲發冰澤忽其腹堅兮何萌產之能達信春秋之序代兮眇不知其所都進欲延而無從兮退將反而自娛委大化以縱浪兮何洞垪之能徇信玄冥之司令兮宜暘谷之為墟意繩繩其未敢忘兮心行中其滄滄惟樂天以無訧兮何

剝落之能歛時不可與謀兮知春之不可驟延
歸來乎屏南山以爲家兮翳郭東以躬田

招來辭 有序

嘉靖己未秋八月日友人鄧元錫傷秋露之既零哀逝者之不作爰陟東皐登先友觀泉朱君之墓感焉命工累石封爲玄堂已泫然休追酹而爲之辭辭曰

星露回易兮六週灌莽殷翳兮荒丘垤如子息兮去寥廓行役予靡靡兮焉求追礿志兮耿介

悼今行兮謬悠時冉冉冉兮不復將前功兮曷收
招子來乎玄宮策余駕兮天遊

樂府歌行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君馬流赭臣血汗方駕萬里臣得將朔風吹黃沙君行萬里臣也朔爲家商風激寒水馬毛獵獵張角弓馳決起

其二

君馬黃臣馬黑君馬厥慣臣馬特厲逝萬里無羽翼熙風奏陽坡朱鑣組轡臣也鳴鸞和疾風蕩乎野躡雲蹴日鳴角弓雙鵰下

漢秦宮

漢秦宮馮子都寶刀帶腰粧明珠刀鐶似雪雪不如倚鞍飛輇橫皇衢咄何人者當我車夜黃金加白璧咄須何官朝可得千秋萬歲常赫赫朝得官暮拜恩若何人者逝我門嗟翁父梁家霍家漢如虎朝爲曜華宿夕莽漢家梁霍今何許咄勿言咄勿語手提寶刀刀擲汝寶刀不擲投南垣

豫章行

古豫章兮跳梁夜發給舍屋朝乘尚書堂堂中庫高中多藏中夜鼓譟頭裹黃上屋發庫下探囊何膽不栗魂不揚豫章城高去去城中藏君不見中城徐府嚴府傍嘉定石蜀柵梁棄土石塞湖中央

巫山高 贈曾氏

巫山高九九天漢水下下三三泉客從何來何往旃方舟多風石梁嗟寧前蒸蒸夢澤彌坱埏晨風假之鴆我先明月欲贈蛟塵涎巴陵愴望天亦憐巫峽安波沅湘矣淺淺蘭桴桂棹逝欲

鎬豐河洛嵩高延泗水拍日泰岱騫壯大南遊何時還

石流行 為印泉圖作

石流流水流清湖沉天浴日海㬰㔢蓬島島石皎明珠石磐磐坎坎歌鼓歌可漁湖上軒臺琴以書石流石印方有隅雜樹之松桃舒舒彼美考居

胡君謠 有序

胡君謠美胡丞也丞僩勞盡下寬恤勤惠有愛民之心乃頗不理於上托民謠以風云

楚胡君丞新城中心恒恒勞吾民解一我胡君乇事勤勞乏不坐乘巖谷嶢峻側足行下竹採木心惸惸解二我胡君催科平期日明信鷄犬寧晝爾具饁晨我耕解三嗟胡君嗟胡君世尚蕭艾薄杜蘅彼何人斯懸鑑銜我懷胡君口舌難發與爭解四嗟胡君嗟胡君日往月來費將迎彼何人斯

顏君榮胡君哀我車敝馬伶俜解五我胡君民所屏著我縣治四境平恤我寒苦勞叮嚀弛我禁網解煩蒸解六我胡君生不辰周世祭舉漢使躬循行　帝閽天高兮難與明願君萬壽壽與山齊弁解七

七噫歌 避地登簫曲峰作

陟彼簫峰兮噫天日霾沉兮噫城郭安在兮噫林樹巉蔆兮噫纍纍毳毳兮噫氛祲鬱回兮噫盜賊縱橫兮噫旋顧大荒兮噫巖穴終藏兮噫

久雨謡

噫吁彼蒼乎雨綿綿城築百堵入田田健兒築
城誰者田彼田之莽蓬蓬兮嗟予命之逢兮

平陵東 有序

戊午秋九月盜入新城南關焚其郛鄰
婦王死之縶涂氏僮于城東問城可攻
否曰不可連詰之終不可而死是日我
焚盜旗賊敗進

平陵東松栢桐誰張旗挽弓我城高堅那得攻

城不可攻頭可截城那可越蕭蕭萑葦莽出血
莽出血雙箭㨖轟轟礮砲大旗裂

城門開 有序

城門開刺尉洪亥也徐尉亥守關縱所
部擄掠苦農民民訛言盜至亥駭走入
保人蹂踐門死縣侯護尉以㨖聞

城門開彼傖來翩翩者旗遮崔嵬提刀彎弓轟
兵雷胡不走何誰 解一 城門開彼傖呼縣官踉蹌
去汝何恃者敢爾徐兒啼婦哭塞路衢當衢臥
屍血模糊叩天呼天乎 解二 城門開彼傖去彼傖
不來誰迋女縛我雞犬蹂禾黍我呼傖來走鼪
鼠 解三 走鼪鼠事可咍城門蹂死無是非傖去報
功君得知 解四

歌風臺

湯湯兮大風烈有猛氣兮從龍湯六合兮靖妖
昏浴杲日兮回之東沉蜀郞掃兮巾高穹海波
澄兮不風龍歸來兮玄宮嗚呼雲門闕兮渡武
作臺歌風兮風孔碩

齊謳行

青齊負海古沃區山河十二東西都尚父風烈
霸勝餘魚鹽女紅稱絕殊今地舄鹵田萊蕪雜
沓樹者楊棗榆家鮮蓋藏民瘠羸往往歷舍無
聚廬茅茨肆客爭挽車立門戚施入邃篨食之
麥飯黍菽且競設騾驢婪餾鉟下者子女牽裳
裾時有椎刼當路隅牛車婦挽交中衢筐篋釜
笞行載途　帝閽可扣當獻青湯大風兮何如
平野封畫可井廬無乃吏治更隆汙地運況也

相乘除齊兒爲生嗟巇吁

長安行 壬戌二月七日風霾長安地震

西北風如車塵土爲之輪驅之九垓昏咫尺何冥冥地軸掉以搖震如雷殷殷都衢馬仆僵郊迷不知津去去勿復道南山可終老

伏雨行

伏日烈於火伏雨漂若河行人且莫行聽我勞者歌東阿城南暑雨多東阿城北車轂摩水深泥濘傷馬骨疲薾當柰暑雨何我行不前苦鞭

迫安得長寐從山阿鳴蜩依蔭蟻徙穴人也驅迫長奔波吁嗟軒乎乘學士當塗君歌乎歌乎安得聞

善哉行

天有明命其命明且清無爲不宰太虛善膺或直而遂或曲而伸或徵而權或衡而經洪纖遠近遞除互乘幸甚至哉天命明且清

天有顯道其道正而常寒暑冬夏不忒其方日月分至不爽其行五品萬善之紀之綱奇衺譎怪終焉披猖幸甚至哉大道正而常

聖有謨訓其言明且信易象其道書陳其政思一無邪履毋不敬危乎易傾謨明訓定悖斯斯亡違斯斯病幸甚至哉其言明且信

聖有至德其心大而公天無不覆地無不容兩曜普炤河海弘冲奉三無私天下和同兼愛澤及草木昆虫幸甚至哉其心大而公

西山行 廬州遇雨宿村店

西山雲起突如馳迅雷虢虢轟交岐我行其野

雨四塞我僕痡矣行安之農言此雨禾黍宜滚滚苗浪翻綠瀰沃之如膏實纍纍泥土惜也沾裳衣但令公等雨足禾黍碩我行沾衣泥首亦不惡

今夕歌

今日何日兮汎河中洲夕何夕兮得與王子同舟中洲曲何兮芳樹四周香氣襲合兮缾英豫菉鼓蘭枻兮寫憂共廻波兮夷猶日臨臨其欲下兮且去復留東方明星兮星有爛耿君思兮

寢且旦

其二

今日何日兮飲河中央夕何夕兮得與王子翺翔蒙知結好兮擢秀采芳山有椒桂兮隰有杜蘅爲君製佩兮紉君裳樂洩洩兮纏綣得忘有桃園兮桃成蹊君惠我思兮我所知

北風歌 訪劉先生至洪川遇風不濟而反

北風湯湯兮水增波舟子招招兮不我過雲峰迢遥兮柰若何

開冬行 贈邠武守吳公入覲

開冬兆寒風獵獵使君驊騮光熤爆兒郎竹馬行且止聽我長謳鼓霜鈸金臺王氣文成龍五色盤護蓬萊宮七臺瑞靄逐旌旆蹀躞萬里如有從使君昔通金瑣籍平明謁 帝飛舄白簡時陳鱗角章巍冠日珥螭頭筆朝回却走黃公壚招邀高李相歡呼上奄騷雅下羸漢北蹴碣岱南衝巫何知瘦馬江閭道十年不踏長安草金鰲玉蝀無消息雲谷匡廬恣探討只今臥握千里符一麾五載樵楊郛已看劒佩爲黃犢坐使厩桀成笙竽昔年高齋謬見客廻山倒海看紆畫閶闔燈火緗卷青衙舍空澄水雲白塌來奏績鳴玉珂長安孔道平如波貞元故人幾人在短歌繫碎金叵羅使君有才負經濟文章況也通元氣白衣蒼狗化烏有萬古江河流不旣東南藪澤仍鼓刀邊城烽火聞蕭騷公車上章日交迕翁訛翻覆同波濤 今皇如春日方旦紫宸景昊朝衫散定知前席問蒼生直擬乘

槎上清漢潁川賜金何足多白麻制下金鑾坡許身稷卨此其日要使四海赤子蔾糗含元和

數圻行 送張斗陽公令上海

數圻不同雨千里時同雲一氣有如大龍噎噎爲珠落爲絲芬大儀播物名洪鈞鼓鑄爚熠久乃淳嶇爲人豪起命世鵬激九萬翻漣淪夫君髫年賦五色奚囊竹馬崤函陌凌風倒折西華蓮少室氣奪黃河窄歸來嘯歌宿金斗時時四壁虬龍吼蔾杖宵抽石室函叵羅煖醉黃壚酒

毋疑珠斗横心胷為復高水懸秋空世間才俊詎得伍况也服畬心能隮堨來上窺古淵學天倪暘谷探磅礴遼海無涘不嶺穿溟波坐見鯤鯨躍鄙夫齷齪藪澤姿容服從乘參前綏鞭霆流電不可逐絶筋拉脅難爲篩乃公見我動顏色寫意傾心物無隔玉葭長倚異姓兄金蘭謬許同心客君今獨上青雲梯新捧除書下玉墀身繫蒼生心北極鸞凰千古今來儀鸞凰鸞凰東海湄誰云百里非鸞棲要令祥風甘澤盎區

縣豈但白日霹靂驚蛟螭東南民力公親見（張平日詩語）此語耳聞心獨會瓊瑤持以奉君行崑璧南金未云美浤浤江海環名都先公曾分竹虎符海畔雲沙逢旅鴈江邊耆舊候仙鳬吏立馬君登車山中擬補循良逸此日虞卿合著書

芰荷行　和夢岡邢君見懷

芰荷洲前花氣清薫風十里清湖陰懷人不見勞予心王孫目對西山雨幾捲珠簾動遠吟

其二

堤楊影斜白鷺飛潛夫閉門鳴鵁鶄所思何在湖水湄羽觴飛送流霞緑仙客長賡玉露詞

畫工行　書湖天覽古圖贈張紀侖歸巢湖

畫工畫湖何畫山臥牛峰梳飲牛灣浤浤平湖渺何許排蕩宇宙非人寰君家堂開湖水曲殷殷空濛畫一幅風雷入吼慼天紘日月廻輪旋地軸舒廬之間神符藏二象萬古終混浤蒼梧帝丘不可即箕山有塚令心傷張君才者何翩翩俠氣吞吐焦湖烟勒銘擬鑱劒閣石拂袖令

賦歸田篇湖山有田水可漁湖中巢許招歸與遂心欲寄春空樹逸興時唾鮫人珠褰余頑心真好古膏火煎熬耳爲苦澄湖却洗知何年恨不同牛飲江滸君歸湖旁何者丘爲愛浮漲揚輕舟相思難寄空飛曲請看廻波天上流

白雲行　秋夜宿應傴峰

白雲就我巖上眠我與白雲同在天天邊明月白如玉雲裏淵瑩成浮烟劃然長嘯渾沌上林谷響應天亦憐君不見昨夜墨雲起山塢蕭蕭

長風作秋雨墨雲將月入溟濛萬仞青蒼誰作主勸君對月須盡歡出山回首雲漫漫

顏碑行

神僊可聞不可道石門斜日生秋草雲中雞犬是春秋海上烟霞邈瀛島今年旱魃熾作威田家處處啼兒妻柳條束頭向天拜元女真人無是非藥爐冷烟白日靜烈風澹澹松枝勁十年羽客談丹砂泉下今來呼不醒神僊若道不可知那得山有魯公碑

紫陽行

神僊可聞不可見顏公下筆傳僊面蔡郎學道得蛻形化去千年重此宴王僊乘虬控鶴駕九馮玄雲自天下麻姑須臾亦相值鳳膏麟脯酬良夜丹砂狡獪不可言海水清淺三千年豐碑落落傳遺事秉燭夜讀心茫然若道神仙如有路紫陽那得山椒墓

龍湖水

龍湖水青如藍白如練劍履仙人不可求崖側龍根自蟠塞天風吹霜萬木號厓石刺天龍峽高丹砂黃金不可問古亭照碧生秋蒿龍湖水深不見裏馮夷宮中眠不起星霜一夢九秋寒渀渀玄雲空萬里枯椿一夜春水生砅厓裂壑神蛟騰湖邊白石流不去長對龍宮的的明

四月行 江泊感懷贈胡竹窗二首

四月輕舠江上宿北風卷雲寒逐逐長安物候愁人心不到胡郎半窓竹世間萬事五更風汀花岸絮隨西東美君十頃琅玕色絕勝梁園萬

點紅

有所思

我所思兮青城山欲往從之江路艱我昔流落君解顏百寶裝贈雙金環我今遠道遠莫攀昨夜夜夢涕滂瀾醒來淚落沾羽翰木桃苦李知報難 爲座師高侍御

我所思兮雲霞山欲往從之湖水艱我昔遠遊君解顏贈我東海白玉盤玉盤曉夜光桓桓何以報之雙青鸞青鸞一去青雲端跂而不見心

妻酸爲劉侍御

南至行別南豐譚勺泉曾瑶浦二君

南至之日雨聞雷客子中夜起徘徊遶郎長路
中無媒誰其將之百里來褒衣冠鶡何崔嵬雙
劍乘壁光瞪瞪我旣覯見心孔諧達旦擊筑行
兕罍欲別難別心已摧下土沉濁不可懷秋冬
採巢攫鵠毬嘉樹黃落朱草摧爾有八駿我所
材逝欲遐舉東蓬萊上極玄壤下八垓君不見
蓬山琪樹茂不落鸞鳳庇之恒康樂

桃溪行壽觀園楊二丈八八十

桃溪溪流瑩如玉千春自浸屏山綠溪山中有
靜者翁日逰桃源看不足名園開向溪上堂手
種芙蕖雜修竹白雲粲粲盈砌生紫氣曈曨當
戶洛更開別墅臨芳池酒爐茶竈行相依一軒
如斗乍容膝居然太古橧巢時南薰吹動屏山
石半屋閑眠人不識千篇賦就秪自哦香色無
端迸空入昔年躡屐桃溪遊與來直走龍山頭
斧爲愕眙卬天笑鄧郎逸步追雲虬開尊池亭
自憩鬻奇談雜嘲雙耳熱狂歌不覺東方高殘
月蒼涼笑成別翁今行年已八十騎背龐眉黃
鶴立舊草長留雲月寒新篇尚灑丹霞濕我今
貧病無顏色經年不出城南陌龍門頻夢錦屏
春菟園每憶淸溪作溪邊夾岸多碧桃瑶池露
井爭相高待君桃熟三千歲盡飲巾山萬斛醪

雪山篇贈吾宗楓林老人

楓林老人行八十吾戴吾頭雪山立長眉自秀
五嶽雲白眼那知百煎急少年一舉登公府出

事神君入將毋持文無害世廉平不索一錢佐
歌舞朝邸行隨計吏車翩然核唾藏身珠浮生
自醒夢中夢妻子自笑愚公愚年來卜築青山
郭四壁成家殊不惡次兒陽也氣食牛玉友芽
君恣揮霍歌成馬角凌層空龍湫鼍窟生雄風
滄溟怒騰古雪下神奇俶詭驚而公姚變諸孫
走堂下蘭玉森森總盈把環堵居然一禿翁雲
林日月增瀟灑今年　恩詔來　皇都父老曳
杖懽相呼衙門白粲雪狼戾烏紗短髮霜模糊

天恩浩蕩知何極欲報頹齡之筋力筆耕舌
耕付汝曹酒酣自岸江天幘

國家行 送邑侯懷槃韋父母入覲

國家承平二百年忽復吏治熙宣前　天子峩
巴栢君賢坐使四海歸陶甄與我共此者守令
盡斥脊格旁登延巳聞南城健令直如弦更見
我邑章侯仁且廉章侯廉淸誰與肩況也愷悌
心淵淵雨露三春綠綺奏星霜午夜朱絲絃紙
兵一飛人立前無復隷伍譙索錢蔵歲不下期

安全斷射巨嶽無淚堅有時庭空水吏人靜
白日堂上氷壺縣鄕社約禁井有篇六書禮教
如流泉煦嫗提命春陽宣穹柝衢路聲喧闐城
門月旦更相鐫惡少安作人晏眠佳聲滿耳耆
舊傳我侯爲政如烹鮮亦如考牧後者鞭敬老
慈幼哀顛連口碑歷歷矣不讓天台堪容難爲
先我今長病輟北轅逝欲却掃終丘樊君侯起
之登賓筵紆轡入市虛左延顧我衰薄才力縣
爲君報稱當何緣侯今綰綬行朝　天雙鳧冉
冉丹霄烟撫字蜚聲溢玉几　重瞳回矚光金
蓮燕賜蕃渥行超儇信矣鸞鳳非鷹鸇我邑江
右稱最偏羡稻鼓喧闐人便便遞來風習忽下騫
幡幡捷捷多謫言上山頂頭今種田亦復行買
走四埏夏來旱魃勢熾然我侯徒跣籲上玄皇
穹恢恢答侯虔膏雨四塞風颼然禾黍如沃黃
雲綿惟復陽九疾疫聯村墟困病突不燀狂巫
夜鼓聲塡塡侯今日逺誰爲憐行行送君越阡
阡回易治化侯有權文武並用古靡愆奏績竟

矣遥其旋黎山靑靑照人妍黎水如練美濺濺
兒郞竹馬衣褊褼巖穴老人白覆顚願得借寇
使我心降目豁上有滄浪天

麻姑行 贈南城侯范公上計

麻姑瑞氣紛芃芃龍五色照耀南城東南城仙吏
戒明發匹馬上計明光宮君侯皎皎氷玉潔白
日臺前三尺雪飛鏡能令鬼膽寒運斤忽見髖
髀折南城之東叢萬山蛇虺狐兎盤其間一轟
霹靂妖黨破瀘溪淸淺成人寰仁心兄復重風

節毎式閭下巖穴烈婦眞飛六月霜忠魂不
作千年血君不見范侯馬瘦行步工風骨凛巳
成青驄

漳南行 謝陳思源

君不見漳南陳布衣團蒲兀坐如有思扣閣謁
帝談經濟鹿柴偃臥風颸颸又不見南海陳公
甫陽春三月潑霆腑一朝學覺契無爲直造渾
淪天可補彼皆布韋修闇然拔茅自奮鴻濛前
嶺南閩南永相望千里一瞬滄溟烟陳生蒿萊

蓽門巷黃虀白黍欣相向箕疇大學契玄同欲
揭日月曾霄上敝衣躡屩首燕路笑芹溫躁歎
無度登閶欲擊閶闔高啁啾燕雀譙相遲竭來
訪我淸津南霜飛氷合月在簷時時一編披古
易除夜青燈書矻矻春回膏雨忽夏初滴蘭沚
杜芳相覔寒余綿薄愚戍翁嶮巇巳迫意向慵
恨無長繩繫白日豈有餘力噓雄風古來倜儻
多貧賤昭代二陳君自見精鏐欲煆百鍊剛帝
鴻自冶蒼球硯

桂樹行 壽涂少溪翁七十

秋風吹桂樹有爛黃金花北斗酌桂漿玉壺注
丹砂滿堂買淸考鐘鼓飛來烏鵲雙在沙堂中
主人起揖客身被綺縠冠烏紗髮本鬖鬖猶然
鴉誰能七十無霜華當年而翁頭皓白吾翁斑
鬢同賓席君方妙齡我毀齒持觥讀約盤行炙
爾來娟三十年萬事眼前水流陌即看斑斕舞
盈砌又見孫曾遶翁膝亦知中閨古孟光持家
井井行有齊眉案舉行抱笄任君日醉逃其鄉

君今矯健顏如童我病衰頹儼巳翁款段自肥
鄉曲馬雲泥誰問去來鴻嗣郎秀俊稱吾壻坦
腹群經貯其笥廿年朝氣欲凌雲比日秋風猶
塌翅安得雄風一夜掀百川共看鵬鶚摩秋天

採蓮曲 二首

蓮生我池中瀲灔浴秋水莫採池中花蓬蓬有
蓮子
芙蓉望秋風紅衣卸寒沚翻是木芙蓉淸霜曜
明綺

渡江曲

郎但渡江來我自迎潮去不怕潮頭高但怕郎
光醉

大馬引

匹練光滅沒迢遙出渥洼不難行萬里但問阿
誰期

履霜曲

晨起踐嚴霜風刀欲斷腸不愁霜折指何路入
囘光

四言古詩

瞻彼 有序

瞻彼追先德也追養莫逮結言永思焉
音載號以究慕衷

瞻彼日月載卬于天有崔匪山有浚匪泉皇矣
我鄒侯周作藩迢迢萬流邈焉其源
初祖發基象岸翼翼祖顯顯思梘墟爰宅有墳
高丘天錫其特是生介孫以胙有德
皇皇介孫繄于高祖及 國之隆金閨通武蘭
臺豸冠粤臺黼黻洸洸其仁綿綿斯祚
瑟彼菴斯穆光闇如守博以約葆哲維愚亦有
休聞辟登公車抱醇自沈咨命矣夫
綽綽王父瑩其如玉曠度海涵弘慈春育載義
載宣式富式穀有子如林綏斯百祿
於惟仁考靖方謙謙揚休凝立如山如嶽光潛
衡門譽流方岳鴻碩推賢巨編高閣
孝弟址基禮儀尺幅蛻利如污履幽惟燭以悀
以檖以庇家族過門者趨以莫不肅

庶姓之爭望閭質平群疑就㕣膠轕歸明亦有
休暇桄書席經豈必有位宜猷乃程
貌孤丱角靡怙靡欽絣芳弗揚抱朽陸沈先塋
坏土廿年於今慼慼靡騁實癡我心
時日云邁霜露旣沃瞻卬昊天怵如有觸誰游
洪川泯冊捐細誰登修途展軨說輻
嗟而小子曾是弗振乃嫂爾儀乃渝爾真不恍
于人不愧于親將其來且流屯以瞀
大孝顯揚命繫諸天用力用勞亦隕於泉匪義
曷修匪仁曷全昕斯夕斯庶其仔肩

勵志

勵志曷勵志道也

二儀六虛大象玄漠日月繩規寒暑交薄庶品
憑生譬彼橐籥而甄三才一其式廓
人函諸心不二其命中扃太虛萬應綸井譬彼
黃茂華實秀穎於圭粒中各正有定
曠哉惟天藐焉者身何尊匪道何靈匪人大心
無外厥微靡倫一日克復天下歸仁

嗟而小子誰或隘汝凡此途人可堯可禹物則
森如慎其布武行旣有格言斯有主
誰實膠汝不靖以蠲誰實眩汝沉冥翩反中圍
旣窒外方以剡借曰未知髮茟其斑
墨悲染絲楊泣多岐絲染失素岐多增迷中弗
靖蠲神明莪虧曰蔡其命凛其殆而
凌波者艫一柁爰駕如組者轡馭此六馬獨知
孔靈纖翳莫假儼如帝臨庶幾夙夜
日月旣流繼浪實多被髮者叟狂馳于河河水
湯湯公無馮河公竟馮河當如公何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

蕤彼榮木朱皇其華旣夕隕而溘焉泥沙眷言
內傷有生無涯弗力弗競何及遑嗟
榮木煜爗薄言觀者成蹊無何莫過其下靜言
孔念時月予假力競弗遠而遑多暇
先師有訓鏜鼓其爨四十見惡若其無聞已而
已而孰畏其臻途人可禹柰何弗勤

嗟而小子髫而有覺日漸月流迄今逾邈誰實
膠汝而俾前卻途人可堯心焉如灼
二牖一轂決驟駸駸往者弗及來者未任力所
可寘曰惟斯今失今不力實廢我心

停雲

停雲思親友也

停雲在宇容容不流自爾索居邈焉寡儔晤言
莫從誰與交修佇立以望我思悠悠
停雲在渚英英其白將予就之菅茅澤澤自爾

索居誰與交拔日月逾流我用紆抑
停雲在郊被于女蘿往覯予美悅心寔多商兌
東猶漸于觀摩倏其遠而我勞如何
停雲一曲睠睠斯微誰俪予美願言多違予省
予瑕孰繩孰規邈其遠而悵焉內悲
蒸蒸者雲濛濛其雨二氣氤氳八埏膴膴九德
師師四科麌麌瞻予望之邈其千古

湯湯 有序

湯湯刺也留都缺儲士驰巿而呼卿貳
死焉恍不知大難所伏
洪流湯湯既沒岸碣亦漸于岡毋寧是將吁嗟
乎崇岡
洪水洶洶既懷彼山亦爽于墉毋寧是風吁嗟
乎糸墉
湯湯洪水齧于城趾誰實基止本始歆止無然
拔止
湯湯洪水齧于城堙誰實削止本始蔣止無然
拔止

錦章煥兮孔雀爛兮帶鏤之金兮國儲是經兮
邦之明兮
翼翼者陵穹穹者城桓桓維師糾糾維卿國
之全豐民食靡不盈朝鐵戰寧

爰兔 有序

爰兔諷也小人攸箴君子伏焉恍莫知
大幾所定
有爰者兔罹于羅罹于羅兔則實訛心之憂矣
我謠以歌于惜乎張羅

有鳴者鳩投于胥投于胥鳩則實寘心之憂矣
如痗以酲于借乎張胥
有豐者屋闃無人止有揚者流莽無舟止悠悠
蒼天特無仇止特無仇止耿予憂止

世澤恩榮卷詩 有序

稱世澤我　公祖憲大夫王公追其世
庚繹其先澤袞歷官諸所得　貤封綸
音若大夫士所詠歌爲卷而名也蓋公
王大父令武昌廣庇民爲德以積佇其

守解官去而武昌人祠祀之學官後十
百年而我公守武昌奉蒸嘗焉武昌人
讙曰以吾父母之遺也而有吾大父母
也其祠也思也其思也世也洋洋乎其
澤也公作繩武記志焉夫古桐鄉之祀
也而不歆其子穎川之治也而不聞其
先今武昌公能其官少紬於官而以其
餘遺擾公起科甲自奮又適守武昌若
邅而合非期而期洪源淵淵肯澤祁祁
而茂實榮名乎歸也則天人交贊之也
武昌人榮之曰是世澤也乎歆焉詠焉
巳公開臬建節于湖東文武爲憲澤被
於湖東人湖東人榮之曰是世澤也又
歆焉詠焉嗣是公以方岳澤四方坐廟
堂澤四國爲澤無旣於爲榮若恩亦無
旣而所以澤之者世也雅韓奕之篇曰
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美世也
魯泮水之頌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

有不孝自求伊祜美世澤也其閟宮之
篇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則邦大夫
庶士之所爲作也於是盱眙鄧元錫殿
之而作詩詩曰

皇皇天明諶信寘昭孰抑不揚匪培曷翹深源
洪洪豐幹修條無競維人孝立忠劭音韶一解奕奕
武昌學殖奧博胥篋眉山虬騰鯤躍風雲未和
分符鄖鄂大德庇民厥聲濯濯二解戴星鳴琴德
音孔邵心存撫字政薄催科孰是者守東瀛求

多忍浚黔黎而避緇磨解三天閽載高憲臣危諍
矯矯之子全楚一令忍以墨守而摧勁正翩其
解組安之若命解四郢人徬徨攀轅末從庇我字
我而瘁厥躬胡以永思祠之學宮蕙蒸蘭藉有
穆其風解五後十百年聞孫踵武五馬一麾出守
于楚郢人懽迎復覯父母何斯違斯載恃載怙
解六公曰耄倪余梓余桑言念我祖于宴于墻煦
煦祥風熙熙朝陽繩我祖武濊澤湯湯解七春秋
藻蘋言修祠事陟予皇祖歆于爾嗣芹藻思樂

宗陰救芾矧也謳謠亦永厥世解八開臺湖東滙
澤洸洸肅是百吏訓敕劭勸芟夷根荄袪席贏
袛聿繩祖武不替有光解九展孝于忠宣忠者孝
孰鼈匪梟允也搦教百吏承式胥則胥傚睦頌
聲與繩武有耀解十綸音載敷令聞渙如大夫庶
士以莫不俞曰維我公澔瀚者澤始于金壇終
焉四國解十一巍巍大哉洋洋乎羗渺渺慶源厥
流泱泱有畂矣詩匪風匪雅依魯陳頌用諗觀
者解十二

邑侯湯公全城紀功詩有序

國家席　奕代丕平之運學士大夫類
沿故常文瑣言慮不動於經遠以爲固
然而選蠕脆柔締交養望之習日異月
滋古貞臣節士臨難應卒之義耿棄不
省民散弗戢卒脩弗簡迄於今彌甚間
名世高虛之士鑒靖難始事創鉅痛深
遂貶抱風節倡明哲保身之論而士習
益靡然趨利違難矣夫風之靡也如決

川民情之渙若搏沙文移武備紛若聚
劇循今之道無變今之軌恍靡測所留
矣新城於江右爲東南徼山連谷廻列
若戟雉宣德中閩南有沙尤之警　武
廟之季汀漳盜數數起而邑不被兵於
是民愈玩不設備嘉靖戊午盜至民創
而城始修庚申盜又至兵不戢將衂而
民大讙潰辛酉盜再至民始入保卒始
能負城垣發機矢砲石以推敵於是邑

縉紳學士始嘖嘖太息而頌言邑侯湯
公全城之爲功往庚申廣賊入守備址
死難而城內空侯內顧無與守者乃設
疑覆於近郊以乖賊曰城三面險不可
攻攻必於東南隅乃分僚佐於列門而
親乘東南隅曰事迫矣民怖潰不可集
即吾不致命吾平生節毀盡矣乃陳公
服列堂上以待賊是日諸隸卒侍者環
向泣而侯飯食言笑如與時會盜以喪

薗折氣易疑伏愕散去而城全先是盜
發難侯具議上往盜作去解莫迹其原
令盜起閩廣有主名脅黨公行莫曾忌
顧勢且亟不休願豈爲防禦規議格不
報乃顧以他議迕當道指而侯得譴是
年冬盜果越邵武襲光澤而來侯編保
伍於諸宗委以城守而保伍名籍悉著
城堞分信地更休遞上禁讙呼而城嚴
偃將卒吏士度可用時出游徼以恐賊

賊怖宵遁而城復全夫世之平而阨也
其來也微而末乃至鉅也理道淺薄恥
尚失所苟生之爲見罔以即義苟利之
爲見罔以規功故隱汚之行揚於時而
忠慮之士廢於俗於是乎娼嫉滋衆而
謗誹朋與俗敗壞流放溢末之挽也古
志士患之矣侯丁盈平之候適風靡之
會疑阻阱覆者沓至乃毅然以一身當
其衝臨難節著而累至行明也將　國

家輔元氣而基國是繄於是乎賴抑豈
徒完城庇民之足功侯名建衡字平仲
負異才疎節心信然可覆有古孔北海
張紫巖之風云於是邑人鄧元錫次其
事而作詩詩曰
於皇定命人眞其衷隆天垣地惟孝惟忠孰毀
而修孰靡而從於赫　皇綱顯明昭式俾忠俾
孝陳藝作極建侯樹長山崔卉殖世風漸漸乃
訌乃燔蔑義顧利就夷避難如臺圮基譬波揚

瀾矯矯湯侯天俾厥性有頮者風不貳其命履
險若平在危逾勁閩寇鴟張侵越我疆將殄於
外徒旅殫亡颸怒雷掣波騰木偃侯如岡屹不
震不拔城東南隅親秉其鈇有儼公服矢服其
玦寇既去止民汔康止乃鳩爾居乃陳我軌升
俾禁譙畢力一志寇之再來氛祲冥冥有翼其
守如坻如京亮節貫日堅操歷冰孰惑讒言搖
之筆端衆著如日積毀乃寒孰比於荼孰欲於
安我雖末學義素情質聞之前載狐黃烏黑所

予不信有如此日城既盟止行亦明止讒言孔
多職亦勞止孰完可虧孰崇可圮百爾君子肅
守爾經臨危思忠履難惟貞桓桓大猷奕世載
程

潛學編卷一終

卷二目終

潛學編卷二　　丑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前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濂閱

五言古詩

擬古 前十九首

行邁逝何之悠悠卽長道綿綿廣陌風翼翼路旁草婉孌一何晚生別愴其早出門望極北黃

雲滿秋草征鴻各有投連理亦有枝我心非木石奈何懷路岐棄置勿復道行居各自保

其二

澤國有佳人容華曜朝日當窻理絲桐飛鳥爲辟易幸蒙眄睞恩千金買顏色墨車來何晚良媒判難覯燕婉當何期參辰永相隔鶗鴂前我鳴難附晨風翼掩涕望復闕復關宿雲白儻迴末照光長瞑歸此室

其三

翩翩雙飛燕營巢借君屋黃鳥鳴前林睍睆音如玉閉房深以閒幽草上堦綠夜夜明月光流輝照羅縠良人不顧反冥冥敦獨宿

其四

客從青海來遺我鴛鴦綺不忍製帷裳留裁合歡被朱絲組爲紃著用芳澤芷茯桑耿予望崦嵫迫西屺過時豈不感爲娣良所耻時無梁伯鸞歲月從靡靡

其五

鬱鬱孤生桐托根濛汜陽幸被初旭榮莘莘燁

其光有實鳳所食綠雲蔭玄岡金井一夜秋颯颯令心傷

其六

煌煌芝蘭英烈烈赤水涓馨香襲幽林澹淡中自持日月奄與流采者當爲誰女蘿附青松亭亭上喬枝永念三秀草飄搖從風披終焉等蕭艾秋風焉得知

其七

仲尼恬曲肱顔淵樂簞瓢所樂者何物貴富不相饒於我如浮雲千載心迢迢美酒服紈素爲樂豈終朝客養盡有時何能晏逍遥

其八

客子多所畏遠行不如歸假寓天壤中久留亦何爲夸父信慨慷二曜競决馳精力一以竭立枯當告誰長衢多狹斜大鹵莽欲迷終無頓轡日且復投前綏

其九

人皆願延年延年欲奚爲一夕復一朝忽與千歲期誰能緊西日置之崦東嶮盈流赴巨壑寧復在山時子安不盡年八公徒將貽秦皇與漢武但爲方士嗤亦有無窮門無增吾不欺

其十

人皆寶榮名榮名寶何爲釋箅衆前行黄棺焉得知不見春妍華已與芳樹辭當途擅權命恢恢揚英暉八表既颷振千載亦旧同於身竟何有夜臺生夕吹豈如隆茂實保上全其歸

其十一

人言固窮易固窮良獨難入門冈交謫賢豪未易干一歲袒褐衣一日簞瓢空仍不繼於何免饑寒一身亦云已俯仰增心酸原生履可納榮老索就刈志詎明萬古高風浩漫漫

其十二

富貴多令名貧賤集詬辱詬辱濁水泥令名慶雲郁濁水不可湔慶雲浩難掬美惡等澌盡胡爲長戚戚促滌蕩從心志慊心亦不足

其十三

代馬感北風蕭蕭動雄心願馳朔門鈌直抵天山陰形庭敞以華對仗立沉深驅馳力不効汗血徒淫淫我願一鳴斥不願默以瘖默瘖違所性殺身安足任

其十四

娟娟舜若女夕凭臨高臺明月懸綺佩清防倚閑皆歌舞窮玉漏芳時信悠哉一朝時事易飛身委蒿萊繁華竟何有甍闠空崔嵬

其十五

來者不可禦去者吾得留人生寄壤間洸如瀛海舟朝隨東溟風夕與碣石浮英英蜉蝣羽拂拂如好修蜣螂負土丸累蹶不自休誰與晏無營龍蛇以為仇

其十六

城南有高樓下臨廣陌曲河三重階飛甍百餘尺日月行櫩楹列辰手堪摘中有食霞人當窗理靈瑟行雲紆不流飛鳥垂其翼為復陌上

人知音邈難得千載鍾子期浪然淚霑臆

其十七

夢回不思夢痛後情還嬰形骸有固戀神理寧久縈豈知百年盡奄復大夢成王侯與僕隸悲歡一如傾所以人間世不異水上萍彼哉夸毗子冰炭徒忡怔

其十八

南州翩翩鴻孤飛鳴何哀一鳴清霜激再鳴高雲迴問子為何與慷慨如有懷言從塞北來風翎得所借駕言逝衡陽中更臨當我失路彭蠡湖迢迢粤南限叢山鮮潮激林薄翳其涯不惜長饑渴但傷力疲殫旋風無儔匹矰繳將見摧我欲假羽翮雲逵眇何階

其十九

萬生此有情有情此相物聚類獸飲宿同林鶻斯擊彼鴳甘腐鼠子毋相仇忍螳臂亦何事而與車轍格怒氣憑相加糜爛安所惜所以崑山鳳琅玕以為食

擬古 後十九首

二儀莫高厚曠然邈無因玄酒者何物能洽天與神至味有眞澹湛元洞清明醇醲日嘉美誰哉反而眞

其二

大火能爍石不爇玉井泉氷澤腹堅日穴土當燠暄二氣互回薄中有要耶權姤復入六地夬剝窮九天至人握其樞冲微以自居

其三

冬日何可愛一陽動初暾洞壑蟄六龍融融啓天門聖人謹元命閉關塞重闇靜翕歛無餘產室時温存三陽一以泰萬彙花紛紛藏心美於淵玄淵沐靈根

其四

洞酌彼行潦挹注爲饎饎當其職溉灌棄潘於塗泥百縣秩薪芻土爲郊廟需及其共烘煁爆爐靡有餘湛湛明水火洋洋格天神貴賤惟所用用安得不珍猗與水火功用無施不通

其五

七竅升淸陽餘竅下濁沉腑藏轉灌輸吐納何深深不信萬物備請看醫藥神調劑草木滋孫絡如引繩既用淪六沴亦能葆和平人生豈不難役物動其生

其六

雁靈東西馳羣動視作息六龍南北陸百種依稼穡含生大化内能違自然易祁寒裘狐貉當暑理絺綌誰於苦寒候肉溥邦炅炅智者鑒自私貪天爲已力愚者冥日用役役不知極誰與安處順蕩蕩由天則

其七

中林椓兎罝微行擷柔桑彼姝者士女何德當明王祁祁紆以徐肅肅敬而將畔援一不萌歆羨亦兩忘鄙事無鄙心樂天順其常

其八

往者吾不及來者吾可期有生得自力將無在今斯請觀穆穆運成著必於微積時月成歲積抄忽成時抄忽見在心昭昭天不移眞僞在只

今之言不吾欺

其九

繪繡成五色繪空竟無文利刄斷金石分水終無痕人心本空水萬感羅紛綸順應寂不宰太虛常不攖小人物化物志士刻自懲聖心與天通知常以爲明

其十

人有神明宅潛天亦潛淵潛天天而道潛聖士

以賢忝何失所潛羣動紛成徭利末析秋毫爭
名逐汙羶舍爾天靈龜甘此蝸殼涎昭昭文命
符誰哉滌眞源

其十一

烝民有物則物則天之矩仁以禮爲體義依時
作王德偶淑威儀樞機慎言語付物一以物敵
應不相與仁人不過物孝子亦如之惷愚識諸
心昭昭烝民詩

其十二

人心至圓神物則方以知易貢通其會幽微是
名幾耿耿戴巍巍參兩爲之尸曰人天地心體
一化與齊古學始格致達天此其基兢兢三字
符瞬息毋自欺

其十三

人心惟好惡惡陰好其陽好色與惡臭以類謹
所當好仁無以尚惡惡如探湯有所之其所兢
兢反其常以能公之人蕩平無迎將上下與左
右絜之惟方正誰云無好惡有之末云微玄見
盡所關漫漫秪自欺

其十四

虞帝哲且濬玄德何不邇好問察邇言兢兢用
其中爲復舍已難從人展其公人情各自我好
惡轉相濛二歲間無覿蔀屋猶居豐滄海善下
下曠爲百谷宗忝何惡逆耳逆耳言良忠

其十五

元氣鼓槖籥品彙隨所型回風動地發偃波立
爲陵况乃蕭艾草東西忽如傾所以名世士樹

表慎所程玄虛命固然晉室以之傾曠達豈不
適荒淫訖何成

其十六

翔陽曜炎景列曜爲天章昊穹握其符萬古揚
晶光朱華燁熒熒日夕零道旁况復剪絲爲工
緻良可傷令德崇本柢鸞龍郁皇皇

其十七

世儒適六藝壘守成膏肓棘端工刻猴寸尺持
短長世賢厭其然瑰琦兢韓莊庸庸德與言謹

斯蔑其常豈以食者噎廢之歟羹湯豈以厭弁
髦而衣皮弁裳顧啓文命符游息從俱翔

其十八

死生天所命榮辱俗以名人理有絕續天道故
虧成顏淵豈不夭終古心澄澄大程世再紹太
和㷔充盈原生貧非病王子死猶生志士天自
定至人澹無營

其十九

糲以厭而甘步以徐而安四體既不勤亦復得

加餐肥甘或美疢疾驅成憂患寡欲易以足無
營得無干獨寐獨寤言碩人一何寬

詠古四十五首

矅靈沐虞淵瞢闇覆初暾萬象乍馮翼聖人正
愚芚是謂象帝先三皇絕名言聰明藏混沌文
質在胚胎譬生的未徹渾渾未笑孩太素固無
質可存難可階誰云七十二玉撿登封來

其二

洪荒昔初載崐崘磅薄幽萬品方草昧二儀自
迴游一朝旭日旦天光煥恢恢帝者握靈符神
功浩巍巍璣衡範圓象封濬釐方州側陋無遺
賢庶工得咸鳩蕩蕩被格功六合靡不周是名
天地交暢也和澤流删書首勳華勳華邈難儔

其三

放勳德何峻則天蕩難名二典德之元匪且長
兢兢將無莛扣鍾而首標欽明人心危乎危焦
火寒凝氷欽翼一少懈危者何由平欽明本天
德上聖惟夙成不戒常栗栗不顯常惺惺聖敬

湯日躋緝熙文適成歷撰前王明張侯謹其正
秦穆聖之修憂艱思怔營聖人大改過取之對
儀刑百篇元一轂尚書亶天經

其四

勳華既協德神禹亦祇承甄陶百十年大化流
穆清柰何后啓初有扈倐徂征三正既怠棄五
行亦汩陳都俞成誓命帝王遂升沉世變江與
河流波逝駸駸遼哉班師贊恫矣泣辜心

其五

阿衡在莘野公望都磻溪當其耕釣日獨抱千
載期悠悠張直鈎嚚嚚誦書詩旣已友麋鹿焉
知夢熊羆鷹揚與造攻得爲乃爲之誰云負鼎
俎負鼎空遺媸

其六

鹿鳴燕廊廟關雎奏房中君臣旣會和夫婦允
肅雝假哉陳天命皇矣揚先功維清格三靈冥
漠精潛通宣政在於雅治化曰惟風殷薦頌尸
之天人乃和同周衰樂失次典職寄瞍矇旦旦

尼父心累宵夢姬公自衞反魯初雅頌歸其宗
洋洋一慨歎師摯初何隆婉孌季女思懇款羈
臣衷旁采繼前徽篤言復先庸誰云樂經亡六
詩今渢渢

其七

公旦喿宗功郁郁乎文哉五典羅萬務六官統
羣材纖曲研幾微動用靡不該廟廊旣嘉會閭
閻亦昭回大火貞南離長假遍九垓物則具蕆
蕆綱常展恢恢行葦澤泥泥玉燭光焞焞是名
長物府終古欽巍巍

其八

成周監二代匪曰尚其文忠質旣交喪禮樂反
之淳清廟瑟洞越愀然如聽聞房中奏關雎哀
樂綿不勤大饗金奏作賓王乍入門登堂樂已
闋孔子歎屢云古於旅也語未旅終溫溫僾俙
以相示不言湛存存周衰滅其質此意誰與論

其九

麟經首王正本天重其端無事必具時時具天

德完是時天人否六氣沴以殘兢兢爲謹書特
筆恫魯桓月正不書王間不具秋冬天道或幾
息傷哉人理窮絕筆於獲麟明以天道終屬辭
與比事元精貫環中明五霸功罪紀周典敦庸
正是非權衡司曲直折衷履微不處極內恕用
其忠大義炳數十日星避昭融後賢億以臆穿
竇鑿垣墉柰何聖者經俾爲城旦宗

其十

北陸窮朱明奄忽成素秋華葉何槭槭高飈激

林丘馬圖既寂寞鳴鳥亦不游西狩踣祥麟素
王涕長流民勞雅黯黯黍離風飂飂托始於魯
隱國史時刊修大義削𡉪辭準樸併墳丘屬辭
義端愨用忠意何悠比事惟直書曲直槩可求
爾當尚言世盡刻文繁稠丘明本國史欲傳義
所由一二扶微隱稽古徵前修誰云富以豔知
音邈難酬

其十一

天道有寒暑人情有悲懽怨咨從怨咨暑寒自

暑寒豈以百丈石而回千尋湍違道干譽名何
譽之得干桓桓鞞厲裘投之云無郵

其十二

晉師迅飈激邊吏奔相呼齊女辟且問問君銳
司徒郤子耨中野赤日烈廣疇肅肅行饁婦敬
相待如賓造次無違禮顛沛不爽貞齊君揖石
窌晉侯用爲卿既徵王澤遠亦見秉性眞世風
日以逝此義焉所陳

其十三

后稷粒烝民司徒敷五教代天布元德殷周基
已兆歷世撫寰宇綿綿有熀曜伯翳烈山澤亦
啓秦與趙無乃握殺機綿世終弗邵請看汧渭
馬雲錦自相照

其十四

皇天有歷數三五如環連損文致用忠漢配夏
當天靈蛇告赤符牛毛蕩苛煩三章一申約八
百祚已綿禮樂云未遑周澤彌八埏制作夫如
何德積需百年

其十五

漢祖造丕業神武百代無雌伏鴻門謝龍蛇漢
中都一朝出陳倉旋握百二符滎陽成皐間椓
㠯守其株回顧齊魏燕奄有溟渤隅九江扼東
海彭王燔楚邦垓下圍已合鴻溝講何愚五載
成帝業密謨踞鞍初吾揖關以東一網羅八區
神謀歷千祀猶足讋胡雛大風雲飛揚壯士經
四方

其十六

曲逆本亡命絳侯給吹簫蕭曹持文法毛羽何
脩脩一旦乘運會六翮摶九霄蕭曹故比肩在
勢不相平何推賢惟參參畫一守成諸呂既已
王灼焰天可熏千金一交懽遂握南北軍經綸
屯蹇初紫極終絪緼近代名賢儒文質何彬彬
處位相掎齕誰念王國鈞我願漢椎魯不願舜
茗榮椎魯能協忠舜茗競身名

其十七

皇皇漢鴻明溫溫文太宗元氣五百年天人一

會通振貸及春和跂行畢昭融三光有適見負
疢如莫容政本敦元元務穡劭田農止輦納郎
吏按轡伸元戎閭闔厰粱肉弋綈先后宮念能
勝衣冠慮不及宸穹謹母輕議軍兢兢候邊烽
遂令荷戈役不興眠崇墉爾當戢祚初固讓何
冲冲皇儲請豫建至意猶阏阏篤言懷南楚秉
德陪朕躬而曰豫建子於何昭至公遘疾既彌
留敬明尚侗侗惟年之久長恒懼於不終生死
自然理毋遺吏民恫通喪誤比率初不在令中

是時太和洽寰宇扇醇風俗厚民滋殖刑措幾
不庸遙遙霸陵路終古拜幽宮

其十八

羲姚垂聖統皇皇則天明作卦先仰觀曆象在
璣衡恢恢天人對唯唯聖哲程迹古反之天言
天驗之人春秋大一統一大先王正王正本正
心正心正朝廷及其正驕王格王唯正身雨暘
一以乖縱閉如有神後儒智不遠小智鼓其脣
未悟天人關緐話災異論請看禹箕疇皇極道

最尊肅乂哲謀聖恒時井綸綸

其十九

文章關國運光嶽自陶冶開闢六經來先漢光
古夏雄深最史遷高峻推傅賈渾淪近古初妙
用通造化當其狀形神如見欲見者沉深比亭
毒磅礴連九野千載幾知音曲高和逾寡頗遜
顏與冉詎出商偃下相如亦詞雄近推兩司馬
發篇信溫麗神理詎容假鳳凰鳴高岡德輝表
明王翬狄亦五色決起搶榆枋豐肌骨以沉毛

羽徒煌煌

其二十

薄姬來魏宮子夫出王家不問亡國餘豈羞閭門花蒼龍既成兆蓮勺亦毋華顛鼎利出否禍福紛何淮太宗德最尊孝宣治莫前當其誕聖初天命邈難言既異渚虹日亦殊履武年渺哉倚伏機徽纆互糾纏知識與識知焉可得而詮

其二十一

廷尉昔未貴奔走三長史及其既貴倨摧折令

欲死一朝三謀合恨恨雖經子雖復轉相禽牛車塵蒿里丞相請田宅灌夫罵盈口及其赴東市睚眦起杯酒辟席半膝席於事亦何有相死恨不置巫言鬼共守乃知怨毒心焰焰烈不朽平心得所遣天光發其牖

其二十二

素王成大業素臣倏來臻英英守六藝兢兢謹傳承扱蕩歷戰國坑焚逮狂秦沉晦雖自韜泥壁何辛勤陳王揭竿起張楚乍戎軍抱禮器奔走爲恐素業淪魯公既刎頸豪王方怔營乃於圍城下尚聞絃歌聲中感發長歎風教誰比倫過魯親祀祠太牢登兩楹遂令陸叔孫得以口舌爭綿蕞開東郊朝儀一以新雖被兩生斥猶令天子尊挾書律既蠲廣厲路殊申歲時孔廟堂習禮紛彬彬低回不能去達者龍門生河間敦其質武皇尊其文平津起在位後賢益甡甡傳經匡孔輩白日登天閣世祖未下車博訪先儒紳肅宗彌抑抑受書桓先生九載著學錄稱

蒙無知聞每設東向坐執經問循循白虎殿曠敞石渠閣嶙峋遺逸盡網羅諸家亦博存豈獨經術重抑且人師尊論世千載下古漢俗最醇季末清議激猶足破重昏大姦窺九鼎却顧猶逡巡儒何負於國誰哉倡玄言

其二十三

周公辟居東天雷電以風我公一西歸天雨風反之雎水方龍蛇大風晝揚沙滹沱避疾兵風烈河水氷乃知天人際赫赫當明明大塊載神

氣神莫神風霆何當闇室中而達謹獨功

其二十四

博陸秉鈞日應嗤諸呂愚三王南北軍不庇七尺軀及其陰妻謀於呂曾何殊新都與巳縣亦復疾淪亡賢者隲與武愚為閻與梁既已更相笑旋復相憐傷至微體至尊寵溢胎禍殃天道所不右人能慮其彊明德有至言再植根再傷

其二十五

漢季閹放橫清士義所激耻為孫自保行行揭天日善善同其清汙惡共忿嫉彼閹握司命曾是兢以力虐焰突如焚焦爨盡玉石名稱齊李杜顛沛復何惜卓哉此貞媼綽有烈士識人生豈不難千載淚沾臆

其二十六

魏祖何雄武眈眈視九州橫槊賦短歌大江明月流百戰以偽定一身幾沈浮赤壁帆舳艫大行摧鈎斲當其截鬍走僅巳餘腫喉塗高受禪日典午巳先驅傳業四紀餘井龍壹幽憂空餘銅雀臺寞白照高樓曩令分香時赤心噓炎劉永激烈士肝誦義終不休請看隆中龍終古風颼颼

其二十七

黨賢重節信棄身等鴻毛曠者鑒其然誓將觧天弢無自焚猶薪無自焦如膏天地生於無萬物乃其尻縶蕭蔚莪異迫秋等為蒿始欲逍遙游因之翹蘖迯滌蕩快情意遂不羞貪饕嵇阮揚其瀾王何鼓其濤六經既糟粕禮教為牿牢堤防一以决狂流遂滔滔徙戎議成虛祟有論徒勞中州既陸沈九有偃颸飈流颸被江左荼蓼難復蘇宋隋齊梁陳竝亡標元經

其二十八

六季天閉道玄風扇頹波至理難終窮榮光發汾河恢恢述六經炳炳開四科婉言旨可繹端言法相劘深言有遺味且也格言多皇極載諸心蕩平無偏頗千載如見之眞意益太和嗣孫述我系叅賢贊司空前薪乃見凌駕言亡是公

其二十九

寰宇久輻裂皇靈觀四方元魏幾有君宇文臣頗良後明復不繼暴隋突鴟張乃眷西北顧唐宗履明昌車軌同禹跡羈紐窮要荒除亂擬湯武至治參成康五百有餘歳先漢陪有光李何蠕蝀色昧昧干紫薇隆古先哲后側身戒危幾

其三十

呂后眞而王人彘脣居厠昭儀穢紫極二嫗骨皆醉悄悄娟妒心戈矛起狀笏怨毒相禽滅種

誅有餘恚顧命臣同僇賁強相虛置彼美周房中關雎倡斯螽

其三十一

臨淄陰結客羽林靈雲從一夕天隕星詰晨淨妖氛及其正宸極文治貞觀同棣蕚吐春華盬梅調天工姚宋奏咨謨張韓擴樸忠寧令一身瘦坐使四海充賜暉乍失曜偃月將長虹白龍竟魚服馬嵬悲回風

其三十二

靈武龍在野朔方師雲騰大呼震六合一正天地傾廟社再汛掃讒言忽交凌中使馳尺一跳身歸關廷流涕發先壠引過中自辛叛將搆二虜京闕坌胡塵風雨集涇陽死纛尾欲震兗胄見虜酋我父來何神萬騎辟易去海宇還晏淸安危信昊天卷舒心自明大忠終無已堂堂許誰倫

其三十三

子房佐興運轉王如戶樞鄴侯善納約自牖批

其虛愛欲豈不膠嫌疑巳交鬬羽翼旣横絶黃瓜尚纍纍一洗日月光功成復不居回視强諍功難易無乃殊脫屣赤松游拂衣衡山隅世人詎能識龍蛇以爲徒

其三十四

十郎讋及胡嘻嘻稱必死及其相國忠視如蛾蠓耳衛公在中書三鎭可指臂崔偷乍當國外雨中自斃物性有相制制物有機牙善惡雖殊塗輕重在咄嗟士勇倡優拙恢恢明莫邪

其三十五

朱滔初旅拒燕士如髠鉗駢首就白刃奮不從俱南其後既成胥逆亂轉相激哀哀田大夫刺心自明赤處勢戒其重㵎如御駃騠控縱一失調決膺四紛馳始以姑息從終用桀驁疑遂令藩鎮風與唐相始終

其三十六

赤光表靈符五星集奎壁涿鹿產眞人九土定於一文治守良順禪代取終逆幽朔猶阻固將

權巳冰釋神器秪掩取廣輪限禹跡唯不嗜殺人皇天爲昭格垂世既十數歷年且三百皇皇柴世宗實基混一功

其三十七

元氣久復合太和滴當醇昭陵昔在宥率土歸洪鈞鄭公既蹇蹇范老益振振忠獻乃間氣自抱泰宇春獻替調國是崎嶇靜邊塵忽逢國多難手扶日月輪羣疑方岌岌正笏獨申申信美絶人度展也社稷臣請看紹煕日兩宮否且屯引裾徒諤諤敞闕空嶙峋

其三十八

皇皇宋裕陵兼資仁明武紆意康黎元抗心齊隆古間氣鍾河南絶學紹鄒魯爾當臨御初衮職期有補啓沃當上心旰食過卓午一語戒未萌欽容首爲俯君道本天德十事陳王矩千載此明良風雲曠然睹柰何荆舒相禍心氣多忤欲違簡易規而以紛更取輻負大車載曾是棄爾輔空餘皇心眷佳士在洛否盈盈一水間脉

脉不得語

其三十九

漢黨閹相命唐黨權相鐫宋黨一何異英英盡名賢龍門千載儒東坡百世士兩心各未明反唇驟譏訾爲山當育材爲雲矢從龍奈何兩相尼厥黨紛乘墉寰宇故一家而岐洛蜀朔高天鳥雲翔洋海魚波躍彼美上世英師師復雝雝豈忘吁與咈闓侃得禮容

其四十

宋代多俊乂天子守恭和胡然成功少爲復議
論多古追時爲理適用乃爲嘉友者道之動奈
何用相加天下無皆非君子豈微瑕云何足已
見索垢日讙譁踐扈詆韓專濮議斥歐邪不惜
國棟榦寧爲念王家建置利害問何異唯與阿
必欲相激射當如放決何下使相道奪上使王
聽訛雨暴無膏霖絃急靡和聲志士耻名浮君
子無所爭

其四十一

玄象職弘覆大德終無頗萬品自騰躍區畛當
如何滄溟旣浩浩高山復峩峩淵泳風則翔哀
泣樂乃歌百慮本一致擧一廢則邪請觀暑爍
石何異氷塞河相反乃相成是氣名元和儻必
寒暑平正中無炎苛朔易無所事能無廢南訛
青田契本心建安精琢磨蘗短集兩長何殊晉
四科

其四十二

昭昭金匱約藝祖矢勿諼誰謂燭影日果殊灼

艾年學究稱再誤誤主負所天武功旣中隤叅
王不盡年天道所不右康靖擧宗遷巢毁卵盡
破遺孩無復全壽皇終受禪沂靖亦承傳得之
十世後失在百禩前天道信明旦其事終好還
爲問陳橋塵何異航海煙

其四十三

舜禹丁瞽鯀勳華有朱均無憂惟周王作述靡
與倫豐陵閉幽尸流言播王垌鴟鴞誠已哀寶
龜決東征儻生孔孟後執方寧海濱何當傷天

彛而顧便自營一成周公過千載難與明不見
陳思王哀音何嘵嘵系獄辭成文終古不見招
誰脫譽毁轞駕言晏逍遙

其四十四

古德逝不處往事難具陳形跡未可膠寸心秪
自明古公創洪業世嫡重于城奈何釆藥去逌
逌適蠻荊殺門問曠疎龍轎逌誰憑自非至德
歎千載何能名去死與囚奴何殊炭與氷三子
不同道而等歸之仁聖人本天德萬善善曲成

後儒尅核之執方迷其情憤懣嗤屈原招過詆
申生寂寥莽大夫蔽罪符命釣學釣棄前魚積
蘇蓋前新誰與自靖獻濯足明河濱

其四十五

天險說條記胡粤各有門豐防謹會戎一明中
國尊石晉決大藩契丹遂長吞雖能暫成霸禍
中其子孫京貫愚矜傲二帝竟北轅逆檜姦內
瞷南宋終苟安運移天地不靈沴白日昏蒙古
起朔漠嗜殺性所敦萬里遥合圍大獵窮中原

斵盪盡黃口哀哀此黎元九土遂奄有大變古
未聞攄憤酬百王呼吸正乾坤猗與　皇祖功
終古配昊穹

雜詩

晨出郭北門古樹陰蕭森游目散紆悒遥見北
原墳北原有回鳥悲風搖白草

雜興 三首

昔我游冀北北斗杓天中今我旋南州瑤光耿
幽穹仰瞻璿璣運游儀會有窮始知大漠北斗
南如轉蓬漢江沇淨練河淮揚濁虹越南燕其
北周漢名士中九州一何隘八極將無同惜無
鯤鵬翼冷然御長風誰開無窮門駕言反鴻蒙

其二

京畿雨不發徐沛水渙渙渡淮時雨足越江乃
苦旱始知九土域自有截然畔神氣載風霆山
川列其限聖人疆理之州寓秩不亂分天與因
地神功以交贊在人十二脉經絡陰陽半在天
十二野爛然錯星漢粒粟含化工小大以一貫

文禮會所心喟然起長嘆

其三

危岑雙濫泉滮滮分兩流相去不盈咫奔騰各
有投南流忽北折東鶩而更西洄汨各異道千
里不相知澤瀦不成麗殊方無乃睽末路何縣
絕始爭在初岐勉旃各努力赴海以爲期

雜感十五首

溟渤曠無際乘桴問其津瀛壖竟安屬崑崙邈
何陝由有若木枝扶疎若爲親惜無凌風翰忉

怛秪自辛

其二

漁父悲靈均揚波餔其醨至人豈滯物大化紛自馳高舉亦何事而令遠放爲滄波洲蘭檝超然空爾思

其三

幼安客遼東氷雪滌其腸匡坐一木榻耿介懷黃唐龍不見成德鳳覽煇而翔皂帽高切雲莪莪卓余望

其四

孫登見阮郎劃然發長嘯混沌萬古心以茲覬衆妙曠哉岐陽音孰識華胥調至今嘯臺風滲蓬號天籟

其五

鵷鶵得腐鼠嚇之嚇鵷雛一飽聊自足長饑亦何愚食豈必琅玕飲何期天渠鵷雛終不言一舉摩九天

其六

鯤鵬徙天池剛風承其翼扶搖九萬里六月以一息灝氣足自充豈復須啄食鷦爲斥鷃嗤失路將安歸

其七

海翁一忘機鷗鳥翩其下旦朝色乍動高舉不復顧世人習舞智入井紛下石歡然好相命復不殊膠漆人心愚至神鑒華察其微奈何背反側而欲而謾欺

其八

生前重富貴死去惟文章用等尸譽名兩有不相妨寥寥魯司寇何敢當三桓落落齊容卿七雄未易干司馬賈長沙漢文最高古絳灌相漢廷東向坐椎魯李杜文章在光欲長企天當其制科日曾不得齊年原生自曳屣齊士甘乞墦先師固有云於我如浮雲

其九

鄙夫重乾沒云無須世名世名固靡靡乾沒何管管請看銅爲山亦視蝂代新富貴誰等比奄

然成埃塵王何薄名教高談揚清芬等篇復鑽
核汚濁甚穢褻身死排墻間孔字亦土崩請洗
肝肺腸上對秋旻雯

其十

淇厠多鰥夫長門有思婦百年未歸室白首終
相慕南儕富熏天貫朽累紅腐北舍突無煙寒
餓不相顧一共蒿里游何殊薤上露矢欲晏道
遥請自平欲惡

其十一

世賢欲命世言樹道德幢偃波立為陵激雷鼓

其風唇吻一相訾腹背為異同奪幟走趙壁斬
關乘秦墉登壇執牛耳魯衛不相容張陳以隙
末蕭朱亦終凶不欲多上人奈何處其雄

其十二

稷下競雕龍談天炙轂過累朼欲千仞皷勢傾
四坐卵毛雞三足流轉不可破天倪既盤礴地
軸亦揚簸漆園謝突梯竺墳證奇果能令人駭
胎亦復謬唱和一比於巳高巳鋭得無剉措之

動用間跬步立坎坷為樂不下席小辯古所陋

其十三

湛露感和節凝霜知玄冬逍遥委時運冥冥安
足窮長城行備胡贏祚巳告終武王在宮掖睚
眦萬夫雄嵩公啓誦誕為禍無終窮京生塞涌
水郭公盡日中吾憐管公明老易居玄同

其十四

迢迢棲霞山遼遼幾萬里中有神僊宮去天不
盈咫虎豹守其關日月羅其裏騎肩綠髮叟丹

成府於此定中聞神訣冲受不以耳三光有凋
零玄符無刼紀時來亦下游緣合奉慈旨携我
入山去復出度人耳莞然對之笑天神爛然矣
而胡得真詮任世蓄妻子龍轝與牛車浩然各
風沙欲與世人別安事營丹砂

其十五

西方涌異人金輪妙殊相王宮厭愛染雪山屹
高亢經宿去桑下八載窮罔象倏悟生寂滅寂
然樂無量蓋十二種生翻為大寶藏妙明中

現一一頓無上按指海印光轉瞬妙華放璧金不為鑛陽焰隨滉瀁寥廓包大羅普度及魍魎森森具足戒淨洗貪癡障無明本妙淨羣動失所向中原王教潤大地皆跌踼六官既輻裂五典幽不光文儒類醯雞達士并甕盎機鋒遂長驅六合成版蕩卑者譬緣業高者藉谿敞利根一揚瞬頃刻登沆碭嚴粧七寶足長筵雨花廣愚冥愣以貽中智羣矇莽生人失本業學士恣荒曠臺城既餓死姚秦亦淪喪象教終宏濶勝

大無與讓焚書事總虛毀戒義誠枉願言毋高論淨律審不迂奈何輪迴心躁兢填嗔妄而覓如來果聚螢燒莽蒼請君薙玄髮脫屣拔茅往

讀易吟十一首

大易至鴻朗乃見先天圖何名為先天成理乍權輿羲皇聖乃神虹渚啓靈符心同天地元身際渾灝初仰觀大圓運俯察方域區遠近畢求取灼見玄黃樞六虛惟一實六合函一虛實陽精不二虛陰質斯都爰畫奇與偶用標二儀摩

太極有貞體萬象開大塗偶二圻為陰奇一坦為陽相摩生四象八卦森成行遂為六十四本一榦乃雙始微起自下既生漸敷彰左右中擘之陰陽各居方細分陽中陰亦有柔中剛枝枝自相對葉葉復相當揆方分順逆各各有眞常規此圖成圓矩此圖為方方輿納中規周洽而旁皇不不目羣化朗朗恢天綱亭毒此闔闢二曜此繼明四時此序代鬼神此施張誰云混沌遠指掌如洋洋

其二

圓圖何所象象此渾天形渾天象雞子中黃外含清規圖虛其中居然見混成天上覆而尊地下載以寍日月司寒暑東西以為經連山起西北大澤東南傾雷風一相薄相耦如得朋崑崙一太虛羣有資陶型一陽震何載陽復介然萌巽陰起於姤一一從中分五九以為節昭然見天文震起東北偏離兑二陽形駸駸起溟澤六龍登天庭巽陰豈不微下降得其情歷坎至艮

坤積陰遂下凝復命之謂逆數往爲育神向非來反功其能動滿盈卦位象天體卦運用乃行左旋正象天天德自下升是名易逆數數逆名生生誰云先天體何體用不并

其三

方圖象方輿揆方自何來乃從橫圖內分積庸布基橫圖主八卦八宮各町畦斷八宮爲八疊沓積乘之八八體既積有截儼四圍南北以爲經東西緯不迷天造見神矩均正而方齊從中

細探討震巽何眇微恒益含兩方中方不容壼兩地數所倚萌生乍根柢天上施成潤日下照名離既未濟既合八方偏芳蕤艮山巍地上兊澤與天稽咸爲澤上通損見山下陂萬物悅以止君藏乃在茲坤土盡東南乾奠西北維天處九地下地極九天涯細分八宮觀一神之所爲八宮八貞卦衡觀一不移縱觀八悔卦第次無差池試令一更置立見乖而睽以此觀寰宇大德惟方知有如禹敷土分畫成郊圻四隩端可宅八表平如砥問君何能爾得偶方不違大圜何恢恢方儀納中規高穹與厚地儼爾周無虧神圖止奇偶乍畫何離離九鼎鑄忽就皇皇罹天倪說卦傳數章一一從瑩擲邵公終日言程子中夜思曾不能離是舞蹈不自持紫陽易五贊學子得繩規蒙闕詎能幾在昔余多師

其四

羲皇去已久大易淪幽昏連山夏首艮歸藏殷先坤豈不握化機成理失渾淪文德尚天載巍

巍道彌尊是尊乾首易奚啓不二門天載何聲臭確然健而純其爲物不二六合同一元大塊隤然順翕闢載以行寒暑司其符日月秉其精山澤通其氣風雷流其形物無非天者一體體萬生否泰著其交富有爲日新剝復見其端履微謹初萌屯蒙木致功同大火持衡一體爲首尾一氣互屈伸卦爻紛總總一一昭天明出入畢以度吉凶勝惟貞君子行此者屢遷帝臨臨

其五

日南萬物死日北萬物生白道萬物虛靑道萬物盈寒暑御六氣二曜爲權衡日月一升降四時以錯行離坎天地中反觀之如繩坎亨心有孚離亨利於貞坎孚自誠明離貞明則誠明誠虛而通誠明實以成虛實一以交天地爲混成上經終坎離坎離天地精

其六

山澤通天氣雷風暢地靈大地惟山澤元氣從降升地道載神氣神氣爲風霆澤降山瘦損澤

升山冲英風雷交不交益恒是相乘曰人函諸心心體卽咸恒致虛通物感眞常物不攖忿慾泯以濁遠害在窒懲遷改達諸天長裕無留行自非握妙符學作焉所程易用莫大是書紳宜兢兢

其七

下經首咸恒夫婦人道先二少與二長正位各不偏損益致其交兩相與斯專漸進異歸妹吉凶遂相懸終焉致其別震艮爲起止兌巽自相偶男女辨而理易道安可望自皇建人紀

其八

下經何所主陰陽處其偏震艮與巽兌反觀之則遷體在天地後用在天地先咸恒眞其位損益司其權於焉四體具能使萬用全法艮以止止法震斯奮奮法兌說渙渙法巽入淵淵各以性所稟用爲學所專理窮性以盡於命何間焉先天地無始後天地何窮大哉水火功大易以是終

其九

河圖中中宮易數之所倚中一圈天一一物斯兩體有一此有二二爲一配爾一三五參天二四地兩只於焉中五備萬化從此始奇圓圍必三偶方圍必四自然之所形形形匪由此惟此參與兩本出圖中宮囊括造化權是爲大易宗三畫八卦成兼兩名因重三六十有八上下篇所同總之三十六參兩於焉終六十有四卦二篇經卦全三十有六宮於經何當焉天地陰陽

純坎離中不偏得糺用其中反觀之不遷各咎
擿貞體交易體乃傳餘卦反觀之一二不相沿
彼此互爲體推移如逌環是之謂變易嬗變茲
綿延頤中孚類坎大小過類離反觀亦不變區
分惟所宜以斯十八卦二二經無偏陂三十六宮
春化爲六十四天地此并包寒暑亦鱗次古今
鼎鼎流易外餘無事

其十

後天有圓圖更置先天規更置何所明五行播

四時青陽振東陲大火貞南維金虎位西偏復
命坎勞之八風一循軌大用無端倪變化既成
物一神之所爲乃用何非體立本陽所尸天地
尊嚴氣金天專其司統三男居北萬化從根抵
育神必以仁長女代毋儀坤茲統三女用柔復
何疑天地微耿幾亦名出入門艮上終始物役
養乃在坤連山尚其止歸藏攝其蒐至精諒斯
在周易徛與尊

其十一

天道有變化人事有云爲變化運乎氣云爲隨
乎時六氣一以沴災祥遂紛披云爲爽時用所
向咸乖睽聖人謹未然息息惟康幾健順隤而
確險阻閒以知有孚坎心亨麗正明以離動止
與悅入巽無施不宜履正尚其中寂感萬不違
譬當二至日玄黃乍端倪凝氷與裂石天心終
不移亦如二分候平秩隩以夷各正說時澤茲
萌沐春熹中和載諸心妙用惟所施六龍既時
乘牝馬安與馳卦乃象其象爻惟變所之居安

樂以玩昭昭天在茲會通行典禮陟降恒遲遲
五十以學易宣尼不吾欺

雜言　五章別撓友傳陳二兄

羲娥無停轂青陽忽朱明柔條奮翹柯原隰何
青青往者日以徂來者時其榮嗟予至寡劣希
聖徒有營邁往信不力逾覺時月傾所以立我
身豈不恃友生奈何同心朋中道各有程臧之
增紆思薄言寄深情

其二

江河浩無窮象緯璀有爛元氣無邊方昊天信明旦曰人函其心至虛耿靈煥混元一以涵通理詎容亂聖賢日兢兢慱約以勿畔人見區畛之局方弗恩反情從識焉迷習以性所玩幾微一有向逕庭遂相萬逝將執其樞靈樞邈難昐逝將浮其游天游泮無岸古聖有約言敬修茲可願

其三

傅君余所欽深衷暢和穆洗心息狂騁天牖炯

靈獨惟此虛實機是名生化谷昭昭無欲訣炳炳時所服蹇予眛知幾耳目浩馳逐苦欲刊剥之棼詰不可東對之喀有忘矢得觀其復如病藥其煩如暑濯之浴願言崇令德儀刑慰遐矚

明應　思齋　戊午經元

其四

沙城共鳴騶星紀逾七週爾當彈冠初多士如雲浮我師炳巨臚得賢如有酬實於驪黃外識于峻骨道常念伯樂心寄以行道周愧愚錯其閻砥砆雜鳴璆蕩蕩江以西象山卓前修當其制科日刮目殊凡儔之子信英特恢恢擴前猷無俾負師門眷言卒相求

道明　省齋　乙卯經元

其五

昊天有明命五氣持其衡聖人則天明攄微著之經既紆列聖謨亦具往哲程所以糟粕之為欲吅其英旁言紛多岐異學便自營人心信靈幻卜臆宛若成安知殊所向不遂燕越行玄天虛無量道體極寥廓之子握靈根營道願洪博

先民有恒言稽古以正學

報別三五劉先生　陽三五　一舒　侍御

遙遙雲霞峰三五高桓桓望之南山隅鬱如天際蟠駕言往從之乃遣心所歡始攀歷幽窈窮陟敞大觀日月出其底列曜羅其端松桂有餘枝願附雙飛鸞

其二

雲中有仙人授我青瑤篇浣手啓讀之過日生雲煙如探禹穴霞如啞蛟宮涎皇皇振幽眇玄

文五千言洪源窒消流修衢拓重關再拜諡護
持永言勤歲寒

其三

靑靑洞門菊奕奕含其英蕙雲郁靈根高露承
太淸靑鳥時雙下松桂錯前榮旣陪几席歡兼
感抱甕情願幸如此菊遙遙倏孤征

其四

靡靡秋巳中烈烈多凉風時雨淨郊道我行思
鬱沖三五明月夜夜半三五峰列曜爛可結玉

宵曠難從何當舍之去飄飄如轉蓬紅塵亘四
野浮靄彌長穹行役倦所之冥鴻附遐蹤

擬古 四章述稚翁王先生上南容臺

瑤京厲凉風玉除欲淸霜修衢結華轂鳴騶起
前行容臺古秩宗夔龍儼人望淸寅格重玄肅
穆孚昊蒼孝熙達 上心八極耿有光四縣
宮廷充九變威鳳蹌皇靈動 天衷夢嚭神所
將眷茲九德佐鼎鉉需日襄薄海生華滋漾汜
汲朔陽嘉謨及茲辰齊珉幾樂康

其二

帝載須良輔盈沖古來然皇皇 國基命歷祀
二百旋皦如炎景中耀若素梟圓公秉明光會
保大夙所硏南觀徹百粤北矚橫幽燕金甌日
覆名王猷坐敷宣諒秉難進節璠璵覛貞堅屈
伸茲有衡燮調詎無權上有千載期下有無窮
年樂矣元凱登康哉黃虞前 元宰數援公與舉玄文公退跡不從故云

其三

元極列兩儀至道昭古今洙泗洪修源濂洛傳
微音後賢倒置之忘源逐蹄涔泮渙析文字支
離故難任彼哉西方敎靈朗信所心三綱旣滅
棄六籍成陸沈夫子恢道紘秉中放邪淫大義
周靡缺微言極崇深蕩蕩如渤澥波屹立碣石岑
側聞古睿聖赫喧百代欽抑戒方自此皇矣上
帝臨

其四

峩峩東嶽山黎川出其濵南國稱奧區自公始

癸聞王言渙綸綍正教揚清芬光嶽何斯年東南氣初振枌榆仰前軌烝烝士如雲知有七畧富知有六學尊賤子至寠劣狂瞽而童昏被蒙陽春液需以膏雲溫荒遐囬及門浩蕩嘶湛恩願言終末照引領扶桑暾

古詩 八首送王子仁北學辟雍

萬里愜壯游豈爲須一宮南條展吳荊北紀臨代韓若以甕盎小曾知天地寬匪有蛟龍氣蕭蕭風雨寒

其二

大風揚海波滄滄燕山雲乘鷹雖其鳴塞垣迓夫君棄繻當妙齡豈學蹁躚羣篤言及清時策名樹高動

其三

友于古所敦師資古所隆況乃棠棣華鄂爲邦國宗司成公時官北雝愼子令色儀抑抑多溫恭橋門風雨夕醻酢定從容

其四

季子覲上都擇交用其良翮翻求友禽熠燿毛羽光寰海多俊人皇都固難量金蘭得所乎愼爾持堅芳

其五

披物寧非風風勁物乃殃駕車寧非馬馬疾車以僵百獸咸騶虞衆禽皆鸞凰豈無鷹隼姿搏鷙難爲良

其六

京洛多貴游九衢交行輈千金買輕貂廣舞臨青樓快心閱秦姬順耳歡齊謳繁華披樹枝無爲本實憂

其七

賦詩忽不樂念子行遠游豈獨重離別甚感知心悠熏風匝修轂涼月迎鳴騶旅宿多所懷鷹鴻寄網繆

其八

親昵並集送含棲餞君行聯姻況肺腑視我猶同生榆枋搶鷃雀渤澥揚鯤鵬無爲傷我懷去

矣青雲層

江龍溪謁選北上 操廷介 汝州判

位卑不可處君子誠獨難松柏蔭廣路草萊掮道間明珠委泥潦洵美誰為觀夸毗據崇墉溢中作驕顏磬折身如泥毎易千憂患東園夭桃李容色如蟬娟流落墮塵土悦者不復歡惜爾千金軀鬱我心憂歎

其二

位高不可處易用見傾危李公據威滿寧悟黃

犬悲松柏一以薪日夕化為灰高隼摩穹昊彈射將見摧義和馳東軌冉冉忽西頽方朔金馬門洸洋與時偕關尹棲幽谷果得心所諧卑貧良足賴寧復歎蒿萊

其三

朝出郭北門送客萬里道西北多浮雲逢逢不堪掃萬方初邅難生辰恨不蚤卑棲良足憐高危不可道君子秉德義窮通無醜好何職非王官何官非王臣恪爾持貞則先民良可經

其四

種瓜東陵下根深實纍纍種桃南山陽柯碩花舒舒念予世種德處厚流芳譽禮賢列金繒周急推齊儲或歸直生牛或望王子廬用等稱鉅姓往往羨不如湯湯原深廣沛沛東海隅

贈王北川 沐

澤蘭種豐丘盈春芳氣烈良苗懷沃皋望秋嘉實結君才邁倫夷駿氣塡海碣晏余披麗藻欽袵欽巖巢星霜歲華易幾共天峯月秋鴿風力

微翻使毛羽鎩及今適運會長肅南都轄南都殊列藩羅士隆所缺侍臣奉黃麻宵降明光闥珠手森夜堂鑑衡洞毫髮鵰鶚御天風鯨鰲偃溟渤所願策高勳二曜同招揭

其二

巖谷翳層陰狡兎闞其宅曠疇蕩宿靄雨露交和澤所以君子心皛日中天白處暗無著善在斂不掩忒豈學佞邪子險巇邈難測累臺有崇傑觀侈翬華力耕逢沃田及秋富其獲遠將

復何言努力崇明德
其三
夕烏次北林朝雲爛東隅滄興暘谷暝景霽寒
花舒行邁結修轂言將把其袪君乘明昌會慎
執玄化樞與其奮英聲殷殷振天衢不如揚惠
澤恢恢橫九區美子襜褕美欲贈明月珠積中
久未宣茲以告僕夫
其四
徘徊湯橋陰肅肅鳫與梟清濁及羣游觸之增

傾紆昔年此橋夕大火當南隅言餞季子游有
懷愴難舒今宵龍角中餞子臨郊墟君有兄弟
好而我傷離居楚婦泣著聲詩人重枌榆世好
義不薄親交情有餘願因熏飈起偕之適雲衢
別江子偉 山泉
露凉暑氣平林曙晨光煥漫漫郎初夜旅宿忽
巳且扣舟問何來追呼情眷眷故人感我別馳
送何橋畔欲爲扣舷歌離緒愴巳亂十年幸同
心浮雲倏流散勉之明素業頹光疾如翰

其二
良農程歲功豐凶非所諳良賈經儲積利鈍皆
所甘曾以水旱故棄捐任與負曾以貿易薄棄
捐絲與布十年經世業料理亦有素奈何乘軒
輤中途思改驚人生各有職治職各以勤永誦
蟋蟀篇懍然念先民
其三
明珠走氷盤磊落誰能干車轄一以脂千里誰
能羈處世苦其濁願勿揚其泥古來守方人能

辨方所宜百折豈不曲不回端在茲願秉君子
貞小諒奚以爲
雜詩八章送內弟張養叔會試 情心吾今少卿
晨光耀初景丹霞絢其章臨臨一陽復悠悠念
氷霜凝寒豈不畏蓀和及陽春愼爾多旃裘朔
風凜予望
其二
高良梗以柟托根在南琅宮殿遘其材迢迢發
吳荆巖廊奏膚功柱石力所程諒之貞幹姿桃

李徒熒熒

其三

枯楊榮其梯下榮良所宜枯楊一以華光華能幾時董荼豈不苦展也耳如飴毋爲快目前君子念始基

其四

行觥戒泥濟君子慎厥初一蹶難復張兢兢謹修塗鑒言察其邑奉身祇所如完璧誤譎投誰哉瀞其汚

其五

嗚呼百君子肅肅思民艱省材山多童遵澤魚久殘潢池亦已戾遏追饑以寒皇皇周漢基封略豈不寬耿耿多杞憂因予發長歎

其六

大厦構巨梁毋枉桷與榱桷榱一以圯楹軒將無頹策名在天府職當思其違簡栂及同風相維濟其危所患力不任毋爲憚厎隤

其七

樹蘭亦盈丘拮据采其芳殷殷懷所思歲晏未有將豈不念過時淒露烈以霜征騑亦已駕恭恭歎大荒持贈下女行寘之湘江旁

其八

江北江南樹同根連其枝及爾同飄飆及此春陽暉努力借春暉芳華難自持秋實諒所須無爲美成蹊

寄萬思默　廷言

白湖何犖犖亭亭菴前楹中有矯揚人氣與湖

嶺平我欲從之游山陂念前征蕭蕭草蟲夕策策涼風生所念川嶽姿足爲羣庶屛上有千載期下有無窮築海卑下百川嶽不辭埃塵君亮愼明德平康基所營

潛學編卷二終

潜學編卷三

五言古詩　　寅集

[印]

別陳大丈一泉

雜言七章別傅伯

月下遊桃李園懷張七丈

汶上雪懷張七丈

春暮懷張七丈

秋日賦菊招涂荷亭遊廩山

賦得山中梅寄舊遊

投贈吳使君二十八韻

酬贈潮海周唐二丈

夢傅愚齋

訪朱易菴隱居

贈吳二丈扶侍尊翁秋官北上

送金溪蔡童子四首

別內六首

別傅爾成二首

贈王秦關五首

報贈譚勺泉九首

和程叔庸紀夢

送涂上舍上選部

寄嚴鄰城 有序

毛從龍歸省過山房夜坐之即席賦

書懷十二韻代簡王念溪

賀張母封孺人

贈饒南田

酬曾瑶浦

今夕行贈李文學

答涂近塘

初秋同黃敬所夕飲南樓

答贈張斗陽公

送丘泉州公入覲

贈涂賢良赴進士舉

送馮仲達

送王學博時遷會同學教

古意四首

潛學編卷二目終

潛學編卷三　寅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瀌閲

五言古詩

別陳大丈一泉 源

三星列南隅熒熒揚其光金石鑠可流逝歸欲何將昨宵盈盈月今魄載其旁孟夏草木條中

夏疏節長十年數為別每別心為傷柰何未淹時數數分袂裳新荷起綠水隨風烈芬芳秋草淒以榮敗折旋為霜南山故所歡泉石婉清揚卜居有成言久要日余望

雜言 七章別傅伯達 元順 信吾令御史

春暘冉已暮吾生信雲浮世羅幸見謁廻舟卽康流中流邅之子促席眷有求澄坐討心曲旦夜環七週天門忽中啓靈光爛廻游玉宇湛無翳恍然洞洪幽信誓君謂何終生結綢繆

其二

若華曜東海是爲扶桑瞰四裔鑒若髮九衢啓重昏明光問何由虞淵浴其魂本悟勿輕賍欽哉湛存存

其三

潭潭一澄原四瀆未云喻曠爲百谷宗湛深渺無住沐景發天光受川歙群注浮槎湯以搖深洪詎能泝濬哲獲所心皇卓卓玄路

其四

天德湯帝生萬彙同一官忍以元元命而佚鸇與狨聖者有弘覆之瘡痍信瘝恫疾聲覺其蹝惻惻周疲癃黎萌既康阜波餘及昆蟲成湯決前驅宣父悲作俑柰何肝肺腸邈若馬牛風

其五

條條萬枝葉巨幹作其依浩浩百川流海瀆貫所歸是以聖哲長標世張其維天工一俾益百譎甘胼胝矯如神龍騫翥若黃鵠飛彼哉完軀士闒闒安得知

其六

游氣日擾擾貫與塵事冥始知堂魯廖終辨淄與澠達人簡省之錐刀曠無營所以處榮觀超然澹瑩瑩

其七

西疇覆嘉種流潢泫浩浩芃芃將何冀穡功徒爲旱冽此下泉浸懿彼深澤草喟然感初心防危以終老

月下遊桃李園懷張七丈崱子謙斗陽令田部主事

天夭桃已舒娟娟月如沐纖雲淨天表靚原藹初綠芳春信明暄良宵況清淑羲馭西不回秉燭光可續同心悵何許道遠感長躅空有千載心盈盈渺難挹遥寄空飛音陽春候新曲

汶上雪懷張七丈是歲張以病不赴公車

景短道里長激風震穹林和暢渺何許春候悵已臨孤鴈有前侶江湖迴其深南雲不可見空此歲寒心

春暮懷張七丈

青陸夕不處朝華零路衢華零亦何情感此
月除天南梧桐枝玉表今何如下枝蔭長浠上
枝覆鵷雛清廟薦琴瑟珍此絕代無未逢匠石
顧芾芾巻山隅亦欣材者壽但惜知音踈願為
連理樹永日同渠渠

秋日賦菊招涂荷亭遊麇山儲瓻用順德承

楚菊生幽厓英英吐其芳頗悟楚人心釆之不
盈筐神清淒以穆味薄澹乃長昨夜山月明自
露寒為霜憐爾賦騷手中感屈宋傷懷古理清

曲逺遊欲有將意者江魚腹不食靈均腸釆英
遺下使駕言幸同翔應偲鬱蒼蒼高溪流洋洋

賦得山中梅寄舊遊

山中有佳樹經時鬱含芳手植懷其榮歲月忽
已長冷冷氷雪中烈烈白玉英彝鼎何當和迫
此睇矜陽歲晏百所思眷焉念相羊

投贈吳明卿使君二十八韻國倫令大參興國人

閩嶠高造天清源發其甸驅車欲有從果艱心
所彥君侯古彥聖秀朗煒如電河海地粤府象
緯天奇絢妙齡登黃閣英聲溢區縣鴻名衆所
忌鳳舉翻成譴以茲昭武區數載被光炫文翁
揚清芬渤海理荒綫經文緯以武翼為邦國奠
親友誼夙敦易諒言有踐賤生至闇劣髫年事
柔翰經墳窺瀚洋藝苑理荒宴稍慕漆園達亦
厭長卿放時守毛公箋頗綜九師渙材駑道若
逺歲月凛已晏學殖落不豐所志嗟漫漶恒念
他山鐵入冶希百鍊詎意文丈人幽遐動光眄
蕪詞幸欣賞贊客語欲徧昨遊枉前綏情親著

為串虛榻時下縣開閣延日見隆禮殷以亟愧
汗神欲顛透迤憑虛閣曠敞空王殿洽夕接晤
言飛旆卷寒霰恢奇雜玄談博雅覈前獻申以
伐木章情誼何婉孌博愛古所難在貴毋忘賤
中感心如結一日三長嘆

酬贈潮海周唐二丈光鎬耿西潮州人侑元曙台僉進士

懷歸願行邁得歸乃茫然天涯結交親愴別長
風前唐生皎玉樹亭亭島花妍周郎念家學西
山耿懸懸二三夜橋門遊講繹得所便趣古啓長

途濬精汲玄淵平生渺渺思悃愊冀有宣何當臨中逵蒼然各風烟廬阜千里色寧度庾嶺天悵惘以彌日載枉瓊琚指南紀開粵門鑿自混沌先曲江始奮迹相國稱獨賢雅音振唐宗風誼恢八埏邇來陽春臺翁闢靜所研渾淪見初心元命賴以傳願言嗣徽音百代雙鳳騫行瞻羅浮雲上上羅浮顛日服采菊章申之冊荔篇

夢傳愚齋

萬生各有命命豈不在天得之或頑嚚失之乃

俊賢夫乎百代下衆德騫與對何嘗一簞瓢屢空亦宛然毿毿堂上椿霜下失靈萱絕茸心獨苦負米力所從夢中見眉宇猝盡無復前豈以讀禮日而凋承歡顏中和諒有節至性容自殘覺來如見之今我涕洸瀾苦言寄遠心勉爾加餐

訪朱易庵隱居諱以桐安福人

勁風烈郊隰客子驚遠秋巾渡楊白瀨鱗鱗感前游爲念夙所歡希歲從君遊霞館弄明蟾仙

巖撫蒼虬十年再見之愴此時日悠駕言訪其廬沃原激清流居然見四壁山圖儼丹丘瑤草秋已實翠栢枝相樛宴我瓊玉液意至難獨酬靈樞剟玄象微言闡弘幽蘭玉森後塵丹青炳前修願言金石交終古同綢繆

贈吳二丈扶侍尊翁秋官公北上朝宗今府判

遐征逝何之綿歷周漢區蕩蕩觀大風洋洋涉洪渠況侍嚴大夫飛蓋馳長衢千里如臥遊宴宴春暘舒詩禮日驛酬何異趨庭隅一日直三

公斯遊古曠如恨無晨風翼執鞭披長綏

其二

同疆異區井山川抱離憂況復逵于將肅肅千里悠回風激芳郊和澤被道周瞻卬慨靡即感涕濡春衷聊結芳澤蘭駕言寫綢繆

送金溪蔡童子四首蔡如喜子朱觀泉子婿

始我年十五所師在青田恢恢明本心炳炳白日懸爾時志方奮邁往思與肩忽弁忽已壯未免鄉人愚爾居象山里早悟者稱賢及茲心尚

童夙夜時勉旃毋爲我所歎老大曾少年

其二

始我年十五聞之會金溪令我誦六經聖學斯指歸如稟山鑄銅如規深爲池稱此未婚娶誦習時所宜爾時事枝業茫茫心如馳周歷榛莽場根本終在玆星霜勉燈火流光疾騑騑毋爲我所歎迷途萬千蹊

其三

始我年十五欲養已莫當爾歸弄絲衣際此重

慶堂登堂拜老祖退謁嚴慈旁欵欵竭孝愛肅肅儀色莊問業對以業步武端以詳衎然悅父祖視舊差復强儻令心尚孩終歲何所將先民有遺言孝友迩路長

其四

始我年十五奠鴈亦已婚爾時心正童如走奔逸豚豈獨戒心志凛已傷神魂至恩感我師拯迷輔其缺今以多病身精力尚未竭回音懇萬寫朽宗凛欲絶爾今亦蚤婚栗栗戒其蹶慎毋荒以嬉前車有覆轍

別内作 六首

戒爾勿沉憂沉憂傷人神木石可翦伐況此百歲身我行謹舟車眠食靡所嬰結交馥鴻碩問學幾日新豈學道旁草佳蒔隨風塵戒爾息百憂毋爲念征人

其二

昔我少年日皇皇經四方況已經壯齡遠圖宜自强風雲幸斯會羽翮今有將馳驅一繫念夙

志儔與儕甚知功名薄甚感故意長拭淚勉爲別白日回回光

其三

欲別重回首戚戚傷我神高堂及桑榆累汝難獨任豈獨饘粥謀諒在敬愛深溫存及蚤暮欵欵馨香恍所愧爲人子驅車遥遥岑望雲鬱余思頻寄寒暄音

其四

廿年唯一縱乃吾親生之幼小罹愍凶恐獨鞭

以啓顧念爲人父勞謙時所宜我非工冶良恐
使無裘箕篤愛甚感予懷若毛裏遺潸然讀若
言涕下不可揮

其五

世異饘粥憂官煩時事乖錙銖一失檢喪失未
易涯我秉介然分仰千非所諧東山有桑麻躬
耕已焉哉布荊有遺味紈綺多餘哀明農終素
心毋爲歎蒿萊

其六

古人重出處今人重高官官高一失已高官良
獨難極北積冰雪遊子常苦寒黃金投昏夜白
璧恒見殘我念皋禍溫不願綺與紈勿謂行當
久去矣吾將還

別傅爾成 藍田先生子持叔楚湖君狀來索銘

秋氣凜欲暮况感長恨端作見涕成霰言別滋
楚酸而翁我石交驂駕期歲寒何當臨中逵一
去不復還索銘我當任椽翰良獨難千載有道
碑誰憑刻嶙峋狀文不可讀未讀起長歎讀竟
三太息今我不能餐江介多北風玉露凄其濕
何輕千里來無旬即征鞍燭影慘不驩朋從黯
無歡頗予終歲留藥石可盤桓小祥亦何迫時
日疾飛翰握手別自此天霜夜漫漫

其二

鄧林富杞梓澧浦多蘭芝况乃丹穴雛五色爛
已披而翁爲我言簡也未全癡十五解求心心
與古人期渾如未雕璞矢欲加鐫追忽忽痛終
天大業當及時耳目一馳放浩如決防堤六轡

馭可調兩石危能欹務德宜日崇譬堂有前基
遺編續燈火所戒惟荒嬉簡季翁舊游善渠慎
素絲我言過諄諄此心良不欺

贈王秦關之士 陝藍田賢良

關西敝華剎駕言肅行游乃邁同心歡信宿成
千秋締盟等山嶽感誼心已投孔道有遐軌勉
旃戒驊騮

其二

岐豳啓周王文德尚天載遺緒今茫茫千古邈

不再逝欲觀其風綿力俾行邁送君道嶠函感
慨有餘歎

其三

六龍登天衢炎光曜八極鼎鼎西復東終古逝
不息人心亙天明皦皦如白日澡雪願自茲昭
揭無翳蝕

其四

秦關百二重雄塞聞自古中有沃衍區坦夷號
天府君子立萬仞矯矯力孔武平康慎所基綿

邈行平土

其五

春傈黯莫舒銀鐙曖無光一別萬餘里我思匪
其長言結芳澤蘭贈子永不忘芃芃豐陵菁睞
君日子將

報贈譚勺泉 浚　南豐人

十年茲見君曠如昏復晨倒裳往從之慰此平
生親林鳥聲相求淵魚偶其鱗乍感契濶言深
秋譪陽春

其二

單峰何迢迢百里越與秦的的青琅玕嶙嶙上
秋旻望之日子依即之邈難親安得凌風翰御
之入穹苳

其三

秋分暑未處赤日烈膺路感子故意勤趣駕未
云暮曇華何斯年粲然雨高樹清飈拂蘭裾澹
月澄竹素終念篤與蘿長濡玉山露

其四

卜室休窮岡游思極古往疵力誠巳殫楚音結
虛想乃遘同心歡高旌惠然枉微言共徵詰天
人啓鴻朗促膝繼自今玄文共遐賞

其五

登高縱游目㠁爾黎陽城簫曲浩嵯峩東嚴鬱
嶔岑川流靚可泛龍湖澹虛清搨欲從觀游崇
深窮所經採芝負青烟扣舷控明星抱病耿莫
遂悵焉念遙征

其六

軒岐道遼邈華統本理真三才洞化原八石宣神明末途嘆迷方一班竟无六明哲天所授五六洞玄冥中樞要肸符動合太史春一粒起沉疴寸七通圓神惻然多所念竆闇有顒呻

其七

一生非百年百年幾同仇柰何授來綏忽巳翔歸輀薄酒不足御遼谷儵可留蕭蕭白楊風攪之增離憂

其八

峨峨白豸峰屹立龍丘旁層石齒青冥悵然悲遠將龍江清且漣舫鯉潑可嘗桂樹一夜秋颯颯清內傷

其九

有鳥來天池矯然圖南翼饑餐玉田芝渴飲瑤洲液何當來斯須倏去無遺迹七日成千秋績言愧平昔

和程叔庸紀夢

至人豈無夢宣父言夢周終古一几席八表茲

行遊程生志大業夢我行同仇膠庠中道前忽恍登丹丘如聆鈞天奏復愜瑤池留蔚然示病身曠也隘九州六籍譬一壢炳炳垂千秋歲月憯不居皇皇念何求逝者悲浩川來者如雲浮撫章增所懷緬焉感前修

送涂上舍鏡川上選部

青陽沃林木濟濟盈葉露感此綣綣心豈伊別離故謀言慨莫從廸德悲寡輔亭亭孤生栢鬱猗邈難步人生信若浮策名苦其蚤及辰振長綏宣力在遠路牧民思遠猷守官肅貞度無然悲滦絲終戒墨與素

寄嚴郯城 有序

予幼讀子華子愛其養性約身辭旨高素公蒞剡城夫子傾蓋之郊在焉千載之感寄言微悰

我懷郯城東清沂流其濆中有婉陽人玄德播清芬先師昔周遊傾蓋得所親三感美人歎東帛著交新由也悲野合嘉禮古所珍邂逅遇我

願何以展心懃兮亦淡蕩客束髮慕清眞玄風去不返千載空所聞求之道阻長常瞻岱宗雲幸君牧古郯爲我謝鑾氛古廟有遺宇葺之薦芳芹架閣存遺書魚魯釐繽紛風教一以尊民俗坐可淳鄙屋犬有毶野田雉當馴

毛從龍歸省適出房産芝之郎席賦

壠麥何麵麵沃桑何離離平疇凄以綠逵楊翹其枝亦有桃李樹何言竟成蹊君子有遠業所戒惟荒嬉余詩耕石田租碣敗其犁勉哉及靑陽迅往胡當疑井岫有高雲雲中秀丹芝

其二

上山莫捕魚下水毋搏兕子行日迷謬適燕越其鶖轄轂豈不勞迓邅郎廻路巖巖姑山石群賢散如霧奇文爛天葩玄修卓高步况乃丹穴雛琅玕美無度毋爲共荒蹊林深莽難泝

書懷十二韻代簡王念溪

長江擢歸橈芳草春欲歇朝瞰翳江烟澹澹照明滅驚狗孤鳥畏逵水雙魚絕白雲渺何許望心欲結黃金散浮埃永歎身世隔南都信巨麗咫尺成隔越所感君子心意會言不徹千里亦何事飄飄蓬瀛闕長卿遊已倦鍾子望彌切阡陌枉相存骨肉恩所竭涕霰不可揮心刀大欲折悠悠長江水澒洞浩難掇

賀張毋封孺人詩

洵水白於練遶除流洋洋兩峰雙玉簪霞氣爛有光中屹雲林君壽母羅紈粲百歲尚未足九十年正當黃髮兒齒生鮐背日有將問今何能

爾福祚渠未央長子比封君志義明秋霜石談市萬人言出心總降季子亦人英題輿佐名邦會見紹禁旅符丹鳳來天章秋日啓壽筵霞帔登高堂感杳多親賓珠履森成行大婦薦吳緹少婦進楚緗諸孫各有獻調絲吹笆簧百歲復如此永日方相徉

贈饒南田誇

古人重意氣今人重錙銖意氣輕千金錙銖捐命軀錙銖委軀命等之亦何愚南田者誰子薄

世吾所都談笑解紛糾却金如蜕汚彼哉冤與
裳女婦空眉鬚

酬魯瑶浦 廷易

中夏劇熇暑潑江如沸湯舴艋苦燋焞泝游阻
修長念予亦何事百里來予將中更不克俱市
買獨旁皇食荼不知苦食鹽不知酸至性有固
然烈心多慨慷

今夕行贈李文學 希哲 宜黄人 心葵

今夕復何夕明珠連城璧無因來我前錯落光

綺席長跪前問客此寶安所得客言良苦辛滄
海桊山側明月抉海波白虹剖山石頗遭眞宰
怒亦被海若格十洲風雨作鈌烈鞭霹靂劃然
萬籟徹中夜自披拭能熊玄圃曜粲粲赤水白
行持叩　帝閽帝閽高可闢行持示隨卞隨卞
驚辟易念此天下寶當爲天下惜常恐混沌死
墮落蛟龍宅高明神所忌敬慎理不忒襲以山
龍衮絛之繅籍飾無然委緇磨緇磨無終極

答涂近塘 朮 滁州判 良仁

炎曦熖秋杪繁霜厲初冬二氣回薄然人命將
無同賤予至凛坎行與舉各逢游精豈層霄曳
尾常泥中耿介信初志低回欲終窮豈不號長
飢叔伯靡與同海若笑精衞巨靈嗤愚公日短
道苦遐蹇步能爲工履地秪自踏捫天思頫躬
圖南詎有期蹋凉竟誰從豈無同方朋然諾貌
爲恭風波一相失歷亂如飛蓬甚愧丈人厚艱
難罄深衷湯湯東海波峨峨樹帆幢翩翩裁騷
雅穆穆來清風煌煌詠丹芝鬱鬱哦青松聆聽

旣已恩推援意何冲胡寥寥空山而足音跫跫
我聞魯陽戈却日回天東精寘石可貫誠至天
爲通高倡予女和我雲予其龍願諧百千歲驂
駕遨鴻濛

初秋同黄徵所兄夕飲南樓 欽 南城 汝止 舊同學

別君一何長十年此初秋纖阿回西陸登我池
上樓殘暉澹餘英淨荷芳已流瀨氣起遥水依
依薄林丘飛觴願無停能復此會否束髮同心
活眷言逢相求回首念往事絲棼不可抽唯復

如宵夢信美非實游諸自中聖人素娥暫茲留

答贈張斗陽公

張公溯海豪靈異秉在昔太白孕金斗重蒼植珪璧神精理自異氣鼓物不隔風胡扶浮雲金鏡光晶日古調朱鷺高雄篇玄菀窄陸沉載浮湘高舉自騫翮不愆報主心信美絕倫識負俗豈誠累勤名諒金石賤子締末交奄巳歲華積雲泥一以異誰與保膠漆排蕩一世豪標表千載色契潤聆讌談申章荷明德

送丘泉州公入覲 浙一南城 厚山

言別九岡頭廻景倐巳夕淒風奏遠響迥佇情何極夫君荊山璞不磨光自白淑氣熙臺溫亮節朱絲直泉海沛膏潤明光佇佳績一麾巳五載九天縱長翮金蘭叨夙誼玉葭倚新色驅車送行邁誰與抉胷臆卑棲我自恬修名君巳力出處歸有條期無負疇昔

贈涂賢良赴進士舉 雲麟

荊璞乍逢剖白虹薄靑冥無瑕輝自溢巳足徵連城之子禀神秀鬱鬱揚光晶惠心託素雅遺我英瑶瓊逦標賢書來淑問粲巳盈鳳舉諧嵗嵗麟趾聞振振及時厲長鑣行與昌運弁雲升望爲霖薦鼎思調羹姱節慎素履秉束在丹誠古道有修軌狹斜無坦程薄謡擬贈鞭迢迢壯南征

送馮仲達 梁 赴春官 謙川

清霜肅林薄凜巳更玄冬長川惟清瀾高岡多緒風纍結君子歎敷華及春工蘭澤暢光英縉

紳情獨鍾觴言采秋實明庭薦雚籠可以登淸廟可以羞王公無然羨煜爍林薄徒爲容我生比病翼復類孤生桐望歲良巳劬寄言罄丹衷

送王學博遷會同掌教

士膏善養苗王明善養士惠風一以暢品物欣自美豈弟周作人勸學漢修禮柰何犴狴心用爲章縫理窮山故淳質士行鮮敗圯使者薄責之尌核終不巳晏晏王先生屹立衆所倚疾威怒弗剋居然見君子官遷仍素業靑衿行宴喜

澹澹春陽回勉哉樹桃李

壺漿篇 贈邑侯章公冊覲

令辰肅嚴駕淸霜揺路衢父老更相呼壺漿共携扶我君今有行嗚珂謁 皇都矢將登要津豈復還窮區我君廉且仁子惠近吏無往當氛祲後瀰瀰澤如酥雪涕泣民瘼步躧行大雩惠愛齊郊相摩柔類鞭蒲五載今奏成君請視郊郛旣申藍田約亦表周宅間舍徛振貸粟學有膏火租視內僅四壁曾留饋將魚恢恢君子心

心與古人俱與聞汝忩詈鳫鷁厲天衢寗爲鸞與凰怛怛煦以嫗監司丈衆田洵美期不舒錐有簡書迫亦以疲瘵蘇 明詔存高年黃髮塡路隅冠裳何楚楚風教一與與日者豫章行倫見滿村墟竹馬朝日旋穴鼠夕廓如何知嗣來者繼美有是無揭來載修 覲騰騰起雙鳧金屛名儻登宣室席寗虛有轍知難臥征雲亙前喻我聞慘以愾古哲言匪誣政美悅以幸其人慕躍躍豈如王國風化日優以徐回首多所懷三嘆耿莫紓

古意 四首

多病倦行遊避人固其理何爲鹿皮翁挐跽狐裘子

秋風凋綠樹漸黃漸銷落鏡華日夜零朱顏入不覺

翩翩堂前燕昵昵語花叢刺綉誰家女開簾玉露中

款門來我友正自罷琴書爲復閑眠去非關倒

屣徐

謝別萬默丈學憲 五首

夕陽下高春華月已滿地靑鳥馳芳問上客千里至是時秋向中林丘爛光霽涼風吹孤臺玉露皓盈砌窮山如培井射鮒泉飈沸聊哉龍鸞儔矯矯安得致故人哀末路高旌沛然惠嘉惠何當逢願留百千歲 癸未八月望先夕

其二

結宇騖窮涧層樓構其阿凭高一以眺群山宛

諧和舊游闊客來藹藹相經過雖厭理巾裳亦美聆切磋斗酒永今朝草席流金波霏談詰名理清歡洽游歌劃然剖見解四坐甦沉疴中心一以信然諾豈必多客散卭秋旻澄空杳明河

其三

南山秀鬱盤亭亭上空界中有紫陽翁顏堂向千載光景不可瞻精爽颯然在湖西曩經過吊古一慷慨夫君氷玉立琅琅作其配凌晨趣命駕空翠濕瑤佩秋蟲響澗谷笙鏞雜仙唄石丈

羅修條翠華偃飛蓋谷深磴盤曲縹緲邑天外精廬暫假憇殘編耿相對運斤袂浮雲含蓄包蔚薈一丸森萬象被剥欲無內安知百代下心期欻然會引領白雲謠鏘鏘起天籟福山武夷堂晦菴先生所扁一峯羅先生有留詠

其四

人生一動物浮陽日怔營凶咎覯每多悔吝況日生夫子夙得師攝有歸靜根中宵啓玄鑰先天契元精渾淪洞虛中卓爾見混成二儀方吐濡群有宜未呈綿綿息以踵天光渙其新清寧一奠位萬象斂斯生連山標止止歸藏樸芚芚是謂大易宗淵淵愜新聞恍如蛻凡骨言況滄溟津但恐防危難時幾勅存存

其五

陰霞浴晨月踈澍來遠烟飄颯泚我裳亦復沾行軒如憐岐路側中意黯不宣信宿感雲蓬別促會日延爲問優曇花一開定何年江介木芙蓉含英未鮮妍持贈非所當哀林比蓀荃卽看

婚嫁畢逍遥何峰巔靖廬許過從白首期周旋

謝别魏敬夫僕卿 五首

春雨濡宿根林時省先丘中身感翳如白楊鬱修修誰馳尺素書皃若白日流言訂千載盟前綏逺相求所以成我身豈不怙同仇逺駕軼疲懦至誼誰能周發書沃夙素不覺涕泗流生我者父母管鮑明千秋

其二

斜光入墟落南山藹晴嵐時復空濛中縹緲見

秀纖高軒過衡宇童穉走相歡春園樹三葭錯
之苜蓿盤微言破千古天人灼其端人受天地
中重險何間闢微軀海一漚自度良獨難自非
出幽谷何以敞達觀感公明素心炳炳英琅玕
陶生有至言八表須臾還

其三

乾坤大父母至德惟生生坎離表誠明曰人成
其能虛實動靜機中有不二銜聖門有遐軌兩
驂顏若曾濂洛紹遺躅猗與二先生稽山踵鄒

孟逸駕前無朋後先五六公晨星曜長庚歛之
在一編輿昨森戶門先猷坦可即昭哉破童盲
三才豈異人肅駕從先登

其四

古稱三十年在昔世一週自我附修轄奄與歲
月遒良時不我與薄願未克酬東萊非蓬瀛而
久堪宿留六乎御公氣若華撫蒼虬洞鑿耿余
望惜哉無方舟管闚鶩逐驥蹩躠行道周十駕
未云憊庶也期與謀行邁方自此彼岸寧悠悠

其五

賤子冥物務昧昧苟自知孤生寡所諧落落吾
得欺所願追古學且復與世辭曩令希成名無
已迷先幾夫子鸞與鳳朝陽鳴萋萋曩者立清
朝風誼肅九圍茲行上廊廟接武夷與夔蹇予
何貿貿不異江海龜途中豈不苦曳尾諒所宜
脫爲豫且得失路當安歸長跽從此別衡門可
忘機

首夏下弦夕涂叅軍舟泛送陳先生王君

餞宴作

送客下河梁西峰夕森爽松屋千丈碧倒落黎
水上中流舟一葉翩翩集吾黨太丘固耆宿右
軍亦清朗良晤不易諧明星羕蘭槳新夏林綠
交微風動虛幌命觴錯玄言觥籌互來往德將
固無醉道論彌暢廣童杂雜詠奇游魚聽高響
所欽我友敬懿戒申自曩沙頭暮烟積斷岸弦
月上抱衾侵露華結纜依滉瀁明發仙舟移晨
光渙林莽

擬古 三章別郡公祖許公

蔚家促行游行游欲何將委紆歷城邑崎曲越井疆乃者與世違泉石成膏肓汲深下幽澗采榮上玄岡胡然欲有行于役牽蘿裳江介多勁風寒雨成流潢爲言所將者一代不數當湯湯無成心坦坦登周行好善劇渴饑令儀穆輝光幸視我同心折節相噓揚往貴多忘賤處陳易離傷中心一信然相得道益章百年幸一逢此諾安可忘報知古調何澹澹秋旻長

其二

誰言知心易知心良獨難明月夜投人按劍生憂患所以被禍人抱璞矢不干賤子至困劣曳尾龜常寒長饑謝粒食朽甲終泥蟠何意丈人恩謙談古相看遐深洞玄矚昭融敞弘觀玄經九九篇一一親披緬黽之繅藉飾薦以青琅玕古稱信後世千載需其還何當旦莫際而遘天地寬新知幸有託遠別慘不歡顧偕晨風翼迢迢上西闕言結華嶽雲終古同漫漫

其三

太極列兩儀二曜持其衡天經爲人紀物則森以呈伊人亶之心洞塵豈間靈形氣一以拘卜臆龠斯生信心殉所見胡越各有行夫子悟至善中正純粹精伊欲達天德翼翼惟欽明時幾凜其勑止止安無傾三易闡神矩五典昭王經有如帝而稽一一從受成尼父古上聖生民來莫京曰心不踰矩過物非所程聖修此其的示我無窮門願言受景耀皓首期齊并

送江思益北上 三首

東海貢翠羽南交薦明珠在境難爲珍出疆稱獨殊吾子本異才現奇曜崑墟土薄道里遼久嚮行嗟吁翩翩同門彥振振各天衢豈以美遨遊而憚長馳驅金臺高造天名琛良所需願搖郭隗鞭決棄終軍繻

其二

嶰陰孤生竹鳳凰鳴朝陽截之十二管伶倫在黃唐上有萬年枝下含千歲霜古調今所厭棄

置中路旁持贈遠行人各天永相望請奏熙陽
春無爲奏清商
其三
鴻鴈歌劬勞谷推歎猗儺久平俗靡靡民命當
如何慨忼謁承明修鱗濯洪波願秉精白心一
聽勞者歌毋官毋來叐毋貨毋虞羅資斧行其
充豈復憂無家去去保榮名行行戒狹邪無爲
塗山狐九尾終願多
壽江山泉

仲尼歎逝川亦復感歲寒肅辰奏凉籟忽忽追
前懽一屐天峰雲幾共氷玉鬖握蘭心滋勤采
葛絲婁殘荏苒四十年萬事成翻瀾子髮白已
滿君無蒼其顏有酒不欲御有琴誰爲彈願結
芙蕖裳峨之竹下冠就君歌白石天霜任漫漫
別聶賢良赴春官 二首
北溟有化鯤垂天奮其翼扶搖搏層霄乃以六
月息英英爾彈冠揚鑣振京國遲回眈善養皇
霄十廻翔培風日以厚流光豈虛擲激淇今其

時御氣周八極
其二
古人愼好惡履平就夷康權衡爽錙銖鈞石難
復量淑慝固有恆取舍寧無方所患者有已朝
玄暮爲黃行行鷹廓廟奕奕英珪璋靖共好正
直吹笙謹其簧兢兢戒狹邪肅肅趨庚莊廊岐
繞朝鞭側側申斯章
別左景賢 四首
端居塊無朋林秋已零葉有客惠前綏清揚溢

眉睫眴蟠五龍文扶背光煜爍纏綣同心歡晦
朔忽復涉遥山共登陟高深宵如接洋洋天人
統渙渙先古業願言愛景耀行赴心所愜
其二
巨鼇駕鐵航神驥噴瓊液白雲封重關窈冥常
不測爲復秋已中肅籟肘策策乃知在人境而
有天者宅地文燦靈府玄壤恍乍闢丹芨何森
嚴洞照見歷歷期君愼優游卒歲同此席無爲
出山雲一過成桑梓

其三

會仙鬱岧嶤靑蓮琢其冠上有玉龍湫濯濯白日寒駕言陟其巔長飇激層巒暘曦上鼎鼎流雲下漫漫有如鴻濛先而靚變化端圜方既混合八表如一摶高堅何終窮瞬息勤仰鑽

其四

重九應候至歲云陽之陽人世名佳節愉此升月長陰崖來回風颸然中淸商游子懷歸思庭闈儼予望窮谿在回車獻餞言何將無已巖際

雲五色爛有光贈結繡繡文行補亮衣裳削壁採石芝雲中秀煌煌服之可延齡堂北登壽觴勉旃千載期堂堂重堂堂

酬父執黃廣濟翁 饑 幷序

罷八公巢鹿門玄纖湛秋水岡高鳳方雛雲臥龍未起一朝謝鑒賞玉葉堪料理黃公負水驢素月耀東氾千秋洞一派況乃當世士蹇予困迍蒙咻下拜童子遠與憐才嘆重感同聲喜賦詩悵坎坷篇章沛流駛陽和沾枯荄涸瀾溢九里誄之鱗羽奇空貪風雲擬白日下寒山棲雲宿巖屺重霄邈予望前修卓遐軌

秋日過涂順德墓

昔君歸此室杳不知前期未相執紼哀佯佯舞心悲高秋逢佳日間遊過乾溪逶迤白楊下幽闥云在茲有如故人別經久忽來歸直前就相訊淅淅為何之披草見宿荄登丘無留碑商颯槭槭至浪然淚沾衣赴壑野水白出山孤雲飛已悟慟踩地終天從此辭

歸舟自豫章卽事 四首

幽蘭死平堤任流摧其根寧爲念芳烈而以滄波吞管蕭亦何事言樹丘與墳此曲不可竟易竟難恐聞

其二

晨出章江門江門莽浩浩平疇化巨洋澤國偃瀛島舟游浪崩溢高坂泥潢潦行役傷獨難臨淵以為寶

其三

古稱行路難疑未達其會少狂無不可肆意今
始悔暑雨涔長途風瀾互違背寰中一甕盎猛
志欽且退自非凌風摶誰能縱寥沛

其四

北風迓行舟南風迎歸楫噫氣紛相遮留連若
爲發平湖與天一遥山渺毫髮中有汎汎鳧波
洄互興滅槿華被堤岸朝榮知夕歇達性諒有
存藕棲謝明哲

秋日遊天峰

羲和無停軌高秋當柰何緬懷素心人千載能
若多白露泥原草凄風縮陽和商林啓幽籟層
巖鬱岧峩游目睇遠浦流雲紛經過誰能駕孤
舟縱逝萬里波昨雨霽西山京月被女蘿稱心
眷茲遊曳繼聆行歌蘭菊有餘情徘徊望中河

重過福山驥尾泉

萬巖瀉瓊液如赴洞壑求翩然白龍墮倒掛千
丈湫泌沸度岸崿澎砰上崎岑凌雲自籟籟飛
雨何瀏瀏奔騰出雙峽豪鶩不自休如嗤蒙霧
露逝欲還瀛洲危厓疊嶒壁巨靈亦寘鑱巠風
日夜號凛覺寒飈飈虹梁欲下飲垂涎噴蒼虬
架天橋（糸上）古佛避神瀧郤立面石頭（山有佛影石）爾當
少狂日拉客同觀遊兩崖潄寒玉鰲背中峥嶸
一躍坐其頂雙袂凌寒流恍如駕神駿負圖擲
天球觀者毛髮竪背汗驚不收膂力忽已憊坐
對澹若浮唯應從禽向濯足老丹丘

九江道中望匡廬

我行雲夢野匡廬鬱盤礴平湖漾青沙坻島自

縈絡遥天出楚岫點點蒼玉卓鄱湖昔經遊五
老面成約茲行撫其背橫帶潯陽郭廣袤交吳
楚崇深極寥廓秀色不可攬飛動神欲薄行役
勞心形愧彼雙飛鶴

阜城論拾麥者

暮色入阜城列火爛中野秏覗竈星屯薜炊高
柳下藍褸僅弊袴童呱及孩踝問之爾何爲云
是拾麥者昔遭年歳惡暫去枌榆社苦云地土
瘠徵生痛難假征徭紛隸卒孔道絡車馬旁境

及先秋微與獨矜寡傾閭更相呼流離土堪赭
腰鐮代之獲遺穗婦堪把拾以備日炊庶且及
秋稼慣經色無惡刱見涕欲灑慨然念先民曠
哉古陶冶

平野

平野昔分畫畎澮距百川轍迹交阡陌桑麻亦
芃然今爲榛莽場無復疆理田暑雨行其野泥
潦不自前始知窮途哭彼也心淵淵

桓山

山以魋墓名今墓在山趾頂有孔廟
司馬造石槨玆名蒙山阿微服晉中生冀然殿
巍我權力擅一時百代誰不磨聖道水東逝狂
心正如波如波枉崩騰終注江與河誰語梼中
人歲月忽已多遺齒知在亡久速能相過梼然
餘白骨不朽當如何

登徐山遇鹿

徐沛立萬峰如結萬旅屯巉巖一以眺黃河正
東奔黃流溢平皐原陸安得存草間蹴麋鹿噘
然惕神魂

遊大慈仁寺登眺宿宇公房

步出順成門徙倚招提境香積分僧供老閣現
礿景宇公啓貞觀危閣敞華甍五雲護雙闕八
牖俯萬井伏皆松連蜷薄地勢猶挺胡桃大如
斛幹古氣盆騁惜當倦遊礿頗脫塵綱頹拂衣
定自今深巖得玄省

夏日西山紀遊　三十八韻　時學北雍

丘壑夙所慕客行久坌埃況復樊籠之居恐安

可哉天中及佳節休暇庶徘徊西山爽氣動沓
然遇蓬萊呼朋言出遊十訊不一諧獨往興蹟
劒商歌覆成哀早生有仙骨〔衛〕瀛山結其懷埸
來京華遊頗帶木石數競晨並鑣行曉光爛如
堆青蒲緣野水高松護長陔已探石洞窈更歷
幽岑崔但覺興飛越寧辭馬虺隤是時薰飇動
千巖走萬雷毛髮生秋爽炎曦凜如摧來青忽
入眼駕言憇其佳碧雲起西巘香爐構南厓瑤
閣玉玲瓏寶闥金罘罳石鯨吼珵猋琱猊據穹

崖自非役鬼功能無殫民財西方教清淨㒺兆
木石灾側身更東望群山盡飛來鰲極奠土中
明光屹崔嵬繡岣嶁里錯金甌八方迴始知幅
員廣黃唐避㣲㣲願謁玉燭和招搖握其魁京
邑翼以安所籍棟幹材我生本齷齪西南鶩蒿
萊不逢承平運詎識壞闔開但恨歲月淹無迹
多所乖朱華苦易零　帝閽邈難排爲幸心所
歡抱璞光同埋聊爲扣石遊枕流沿其洄爾嶺
會心處氣欲移卬徠浩歌清籟生縱飲孤山頹

劃然呼其儔有約胡不偕跌宕有至性俗豈知
環瑰君期高翮翔我願麀豕儕天峰有爐頂歸
與臥高齋

題雙鳳圖

碧梧生穹厓蓁蓁蒼玉柯初旭濛汜生熒熒耀
其阿上有雙鳳凰霓裳舞傞傞一鳴海嶽膌冉
鼓天人和我願致此鳥芳時惜蹉跎

詠紫薇

庭中有佳樹吐華何煌煌一苞散六蕚盈林發
朱光中黃何㲲㲲含情如有將幽芳不自歇徂
暑逮微霜既競赤日照奄與秋飇長結根昔華
省布植舒皇堂佳名擬極垣政府樹不忘何當
荒陬林繁露娩清揚空谷多蘭蓀幽谿有瓊芳
貴賤惟所遇無庸心惻傷

雞雛行

嚶嚶鄰雞雛徬徨獨行悲嚶嚶晨夕鳴求母哀
悽其出卵未十朝九日與母離母雞引群雛啄
啄行相隨雛聞啄啄聲嚶嚶難自持奮望群雛

行告雛久渴饑母雞氣何驕怒喙張如鴟頂赴
磔黃毛血肉傷離披雛逃母腹下盤辟怒相追
竄身伏栗薪急難何纍纍須臾痛初定喔咿望
徘徊傍母東西行行重遲遲或亂衆小群或
借屏墻依心念覆育恩不忍與母違母見啄愈
怒破頭裂如龜我見感我心我心慘以摧致詞
問鄰嫗雛非母雞兒嫗言雛在卵翼覆藉雌雞
雞憎他雞子疾視相排擠寄言謝鄰嫗爲我善
護之此雛古恭人閔凶嗟獨罹小弁怨投兎巖

霜苦晨昏父母詎無恩怛怛傷天彝爲言雞有
子慎勿易伏雌嚶嚶雛雛爲女二噫嘻

閭門哭

秋風烈原隰遊子驚所聞乃有閩南盜下瞰我
里門我邑邑東偏前當黎江濱飛鳶東企雲馬
嘴南連大一夫誠荷戈百萬禁莫前盜乃從何
來里閭燕燒燔妻女何刧汚白骨救平原家有
老慈親中侍荆布裙誰當負之去嶇崎寧當存
五内崩欲裂澹澹白日昏我宗僅一綫煩愁誰

與全宵夜間道走東宿盧江烟盧江昔賢宅朝
旭明樵軒宅傍纍纍丘蘭玉埋芳堅入門恐得
報洟泗儈已漣主人美飲食問信尚未懲忽駭
家僮迎愁劇喜欲顛果符邂逅卜吉兆開我先
爾當賊入郊風雨過東山東山我私人緩急多
所全見賊蹌踉走走報得最先幸免荼毒患先
廬亦苟完盱江始閱報家已分荆棘念得老母
全爲幸良已極歸覩骨肉同誰能不欣懌直前
抱慈親沾膺淚如霰遠遊未踰時乃復罹此患

獨計入門啼絶勝中途歎　國家如金甌瘢蠹
近稱亂南倭北戎虜閩浙交羽翰西江視四方
帖如衽席上我邑江最西百年無兵革藐矣山
藪區展也巖險國近遭長吏惡數數漁竭澤盜
旗樹東郊天昏日無光環城盡深谿丈五高莫
當睥睨顧之歎城固弓弩強此城久已隤邇乃
修其缺甚感馬中丞森恢恢布明法綮城量民
力人自任版鍤官僅督勤怠吏不聞調發公事
如私家俄頃完百堞新功見突兀如山信難拔

倘令事屬官于今尚矼兀　祖宗設坊廂兜鍪
各有聯一呼民壯集惜不藉外援承平日已久
誰復虞未然邇盜疾驅來志欲掩其卒見利不
顧患百里上將賺是夜追強兵此賊坐可殺柰
何釋之去剽掠飽所欲哀哀鄧婦王抱姑當天
哭賊毋殺我姑殺我我不辱我姑喪翁早青春
二十五完節長我夫年歲忽已暮柰何刧之去
驅迫同俘虜姑死婦隨之相抱泉臺路皇皇節
孝門煇暉英終古瀰瀰水尾洲有血不化土行

人無涉水中有節考若長官驅民兵追賊尾之
行監軍者胥吏寧不念自焚遥見賊反旗大呼
衆已崩哀哀散河卒積莽成丘墳李郎氣何壯
挺身殿賊軍手刄三數人賊見駭欲奔爲復衆
已散孤身竟難分但爲我輩死豈學爾曹生李
郎黑高鼻義槩衆所尊往往重然諾恒復念顧
恩邇時出廵警戢靜過里門聞賊焚南關走歸
氣欲吞惜哉紀律輕傷此義烈魂我嘗憂天地
今乃哭地裂閭里何蕭條野哭遠明發富室愴

已墟貧餓窮欲徹柰何艱難秋追呼固騷屑邑
地非必爭邑山兄嵬崒秖須練民兵莫召外郡
卒卿勿憂外卒外卒尚自可絶勝閩浙楊狠達
疾於火

黎灘書舍三景爲王四丈賦

則仙樓

仙人何所好所好在樓居高軒切泰清綺閣開
雲衢兎華俯可拾流霞襲裳裾我生慕玄理金
光叩靈符誤服瓊玉英聰明猝難祛靈景眩末
照無能守玄虛常恐青鬢變淹與歲月除逝從
王子喬去去天蓬壺

雪甕

蓬壺眇何許乃在冲靈谷斗室光皚皚丹房敞
深陝氷霜湛玉色六月寒起栗精全膚理瑩神
守虛白足蹋來瓊瑶侶澄坐烟霧獨緇塵淨以
蛻内境滅若没時來衣鶴氅品簫鳳停竹天光
浩發新高臺麗晨旭

觀物臺

晨旭生高臺逹觀啓玄矚心冥萬物會神解寧
以目秋明白榆淨春液叢青綠鴉黔誰爲緇鵠
白寧以浴四序遞相斜兩曜旋相逐機環會其
通樞闔覿其復呼吸天地根萬軌妙一轂珍哉
元化機凛凛不可觸君看庖牛解意滿心爲休
脫屣自滌蕩羲經若煩促天風夜蕭蕭聽發臺
上屋

改宅二首

吾廬昔面市喧啾日加遺一從徙宅來煩與願

不違開軒鑑澄流日夕親漣漪瑶山排闥入欣得相羊依曲巷入圭竇窈如通深谿延賓敞虛堂追遠嚴先祠一榻峙西樓萬卷羅東垂迢迢景行心望益艮不欺營作多所費饔飧念誰尸深感父老言洋洋可樂饑

其二

錦鱗樂深淵靈鳥巢崇岡况我聚族處百年扂山陽土中類冲夷水曲茲淼浤高臺一以眺四野團青蒼溶溶碧玉流灔灔靑霞光闢壤仍先

蹤啓門導嚮方渠石泉脈發藝林樹續芳教彼考槃樂爲樂何詎央

偶得

希世無硯顏管道有烈心况復老將至能無惜分陰是時冬向中寒氣迫騣騣素魄耀野水清霜凋修林草蟲斂和響賓鴻遺高音門巷無結轍兀然對瑶岑卭見天宇高何知歲華侵矜暘睎于髮澄潭滌于襟緗函散圖史一一于夙欽何當釋之去朱墨相凌尋知足政爾足過求非所任

答問 四首

索居苦無朋有客過我間隅涼閎其獨見謂無乃愚人生天地間度世各爲娛身名願俱泰何爲守窮廬書成秪越絶賦就將子虛何不策高名車轂能丹朱靑雲生廣坐白日曜前衢果哉末之難巳矣南山隅倦翮息修陰潛鱗樂淵居受性各有諧多謝徒區區

其二

經術本經世非爲長若辛 昭代重甲科撥乂期彙征爾當棄繻日裒然冠群英及門資六翮鵬騫亦鯤騰駕言俯循之何詎勤無成棘院嚴峻防頗失待士程亦云汰欺濫掄材需其眞枉尺尋可直無然自沉冥高駿恥喠而巨魚羞損鱗逝將直鉤往往釣滄江濱

其三

阿衡甘鼎俎仲尼吏乘田登必據要津策名百吏前十室宰民社侯邦佐承宣威稜肅秋霜煦

嫗生春姸快意百年內亦足稱豪賢何爲守窮困坐使日月延溥有難馴性折服非所便時淸閒有味默默終守玄

其四

波驚無恬鱗林颸砂棲羽楚狂旣歌鳳綺角亦鴻舉洋洋北海濱迢迢富春渚撫世多所慾依時義各主案宇今一家　主聖相公賢泰階旣淸夷王道亦便便倉靈各矜奮有翼思騰騫何當耦沮溺而耕東皐田子謬感子規賤子實尤

遵請以大易對屢遯非一辭在蠱尚其事在遯遯而肥曰何漸之進而或漸于逵冢冢冥鴻羽云可用爲儀素履坦其往幽貞庸爾爲不見龍在天正中見于田其下確不拔勿用潛淵淵當其在人位夕惕朝乾乾尊道道乃尊全天天者全

蔡孝婦肝世家張君樓女子子也以刲股著孝事具世父秀屛君所爲傳中爲賦古言一章以風

刲股禮所無葵心中自安中心一有當質禮寧獨胥毿毿堂上姑婉孌夙承歡浹旬溝癘虐奄奄凜不完皇皇走祈望戚戚心楚酸纖纖濯素手翳翳廿自殘人肉能已瘵此語諒不刊豈愛尺寸膚不與同憂患刀尺一以秉烈烈白日寒蛻肌就鑊湯惠心暢其間神理宜可通大命㾪復還睢肅內外門孝德標華軒駕言繼芳躅高風浩漫漫

贈張大夫七丈還官　二首

新知洵云樂未若故誼深試問涷雨飄能如霢霂自我結君子好合諧琴瑟潛鱗樂廣淵鸞蘿託高陰時以蟋蟀唱感君鸞鳳吟顚困養匡扶苦廿費調斟念不異形骸而調殊升沉頹年逝波流華髮忽滿簪居然一旦暮皛耿夙心大篇近加遺琅璧麗南金其言明且信晨光避藹森稟天質古聖一一標丹忱文士古相輕儒賢近崎嶔柰何女與牛而成商若參報知古調何沸下霑裳衿

其二

孔公思乘桴亦復願執鞭誰與樂壎篪日夕摹空言夫子盛世英高舉層宜顛有如大龍躍展已雨百川貝錦者誰子矰繳乃見遷遂令高空閣蒼莽臥寒烟茲行被簡書纓綏復相纏宣室席尚虛賜環恩已偏黽勉應嘉命棲遲戀丘園願展丈夫雄出為王國肩霜刄磨氷硎十年一龍淵入水剸玄蛟抉雲開青天諒懷希世珍耆信久乃宣功成儻歸與合幷桑榆年

贈章先生 滿三十二韻

豫章古名都章貢流其陽長風蕩洪波水天何渀洋盱汝環其東滙澤迴其疆中衍奥沃區扶輿耿明光龍沙何從來隨風颯飄颻屹如白虹起歲久成崇岡地靈故無匹人傑凜相望魏魏三數公矯若龍鸞翔夫君最通明不專門局方微言探玄理通衢拓康莊一室圖以書左右森琳琅游儀步玄象條紀裁黃裳近身遠庶物觸目皆真常學之乎物理學之乎皇王學之乎天地廣騖而旁皇三才與九疇布衣攝其綱原樞懸以下多賢羨而墻既標高士名亦表碩哲章戢子至寡劣內顧靡一當束髮抱微志中身尚勗勤久矣厠末交微與終自藏曩年豫章遊再登君子堂始知閉門車合轍同周行千載一會心目成得相將別來五週星霜言永不忘元春盒高賢結轍來窮荒巨澤蕪成潤違山盒而將昕夕洽晤言虎塤錯笙簧霢霂治新聞淵微闡浩穰頗疑精冥合彌感故意長蒿高昔降神江

國今儲觧願協沙城卜熙明耀扶桑

贈王秦關先生 六章

峩峩秦嶺松湛湛長江水漫漫道苦遠渺渺去天咫豈無尺素書誰與致鱣鯉亦有魂夢飛塊若在南屺不謂故人心高義輕萬里既凌九折坂復亂三江沚道成德莫盒年且及指使怒濤與峻坂凌頓胡為爾乍見驚相扶涕下不可止

其二

僕夫走相命有客來自陝客行怯扶曳白日已

西崦驚詫問誰予知是疑慊慊夫夫若末疾何
得易阻險披衣出門望前綏來冉冉驚魂不自
定百節痛莫飲翻疑夢寐集心旌搖憺憺燭至
相勞苦酒行轉歡慘怛腸感經時谷風送淒滄

其三

太華屹中天洪河浩榮滋夫君生其間展也河
嶽姿于城立萬仞棟榦森九圍矢心希古往夙
宵勤畬菑動靜循檢柙立誠修言辭於今見古
人繩墨不復疑豈無命世賢考衷省其私精華

誠煜爆出入何多違鐘薄無震聲土薄無芳蕤
願言樹高軌卓爲頹風師

其四

昔君逹于邁步履蹇巳艱諒懷四方志倚杖行
游觀孔堂久低回鄒嶧窮躋攀旣瞻杏林檜亦
閱顔井韓曾林與仲里一又勤征鞍精靈颯然通
千載如面摶茲爲江表遊北風凜其寒一舸一
奚囊友教何間關行潦可餅饘鹽梅劑鹹酸敢
進曚瞽辭式薦心所安玉體未康愉德心勤仰

鑽願言淨滌濯天光浩漫漫

其五

天明運五氣地維宣八風一元握靈符吹萬何
雝雝心官思曰睿平康七音節知來以藏往百
條一無總如樂無不諧五音互爲宮人見莽紛
披即見成人功始顯別屈眄旣也高垣墉于宗
一以異于野何能同昨夕聞至言耳聆心爲聰
觀變於陰陽觀禮於會通以此觀天人神理諒
可窮請謹事斯語循之爲始終

其六

中宵起攬衣徬徨仰參辰惻愴難爲心送子行
歸秦一別即萬里各天邈難親遠道多渴饑誰
爲展殷勤操舟逹于將新漲凌芳春迴複歷浦
溆棲遲宿江濱客辭獨反離主意耿未伸豈無
南歸蓬且復延昏晨人生諒一葉聚散如飄塵
獨有千載心如結恒如新努力敬德白首遙
相隣

贈呂侯之湖州

昔我遊辟雝潮海逢多賢皎皎唐與周遺我新
詩篇邁君成均西契濶二十年尚思酤飲時顆
顆櫻桃鮮余歸遂拂衣長揖行灌園抗手謝人
群息心古眞詮頗似漢龐公移家鹿門邊隴上
有行饁城府無留躅日君起家來分符此黎川
扣門抉雀羅捫腹發弊篋爲念疇昔好握手勤
招延瀛洲深竹寒濯纓幺荷研掃雪呼僵臥臨
池倚清漣幾約登南樓兎魄三四圓倏分銅虎
符五馬催行鑣是時美政新芳譽傾四埏邑如

逢岐扁積瘵祈安痊胡然秉麾去誰與拯顛連
空餘黃口兒卭訴倉浪天戒行追舊盟賦詩報
周旋先丘撫古松危樓瞰芳阡禾荷吸華滋蔭
柳申攣拳曲逕歷幽窈廻坡涉芊綿冉冉日巳
墮娟娟月初弦酒行曲未終離思黯巳牽君爲
時循良我耕東皐田我耕勉宿舂君行乏饔餞
請畢今日歡願效任聲言吳興古名都人文今
朗宜湖山清且爽信美堪留連爲復俗下衰利
末多機權亮懷瑫璵美遐保非瓦全

塞上行 二首

生長在江南言從隴頭戍遥見砂磧光怪裏不
生樹

少小不識氷磧上氷數尺淚墮氷滿衣不沾别
時臆

青青水中蒲 答王四兄

青青水中蒲乃在蛤湖洲雙雙蒲下鯉潑潑爲
誰留

青青水中蒲出水不盈尺西風禾其榮十幅雲

如織

雜言 四首贈士友

榮名非所實所寶非榮名爲問漢四科何如曾
兩生

深淵伏潛虬頭角嶄欲化阿香何處車驅雨喧
昨夜

愛國願賢登力田冀終畝焚香此山中夜夜學
禮斗

學道二十年頗識榮枯理君行登學觀澹然

君子

雜感 四首

偎有徑寸心投君望如結何悟楊柳花不是中林雪

游魚投濁水水濁中多泥泥多不可活跋扈爾何為

飛鳥不擇樹巢我墻下榆不知蘇合彈寧畏長子雲盧

春來種棘時望歡作重樊不恨刺人衣刺眼上增繁

潛學編卷三終

潛學編卷四目 卯集

贈傅蘭溪最績還任
江行別黃華麓
留曾瑤浦二首
傅侍御巡茶陝右遣訊寄贈
十四夜月
落第後餉文蓮山酒
訊謝蔡泉
旅夜書旅二律呈謝吳二丈
送傅金州

別王五丈四首
送茶從事吉亭歸慶親壽
送吳會海判保寧
送揭丈宰柘城
贈何後峯宰寧化
題菊隱為胡大醫賦
題靜軒為黃子尊入賦
後菴高翁挽歌之壽詩為高子賦
戊寅六月晦日風

秋日涂近塘翁攜酒枉山樓集二首
春日涂近塘遊赤岸桃園和韻
朱四丈送酒同近塘飲臨清臺二首
和王念溪病中見懷二首
留陳先生二首
宿業會仙嵒喜黃宗理至五首
送黃宗理
下層坪回望會仙嵒
登覽天堂砦

和曾沂南江上即事
長至後一日天霽曉山如画呼沂南起賦
和韻
哭良復二首
天堂寺二首
菊
建寧宿李氏東山山房二首
弟元薦雪中代發社倉粟却寄
黃宗理假館休養數日不至

贈僧[illegible]長期

題[illegible]能卷

潛學編卷之四目終

潛學編卷四　卯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濂閱

五言律詩

初夏同涂[illegible]用登天峯眺　三首

江城開宿雨孤嶠共躋攀龍氣留蒼壁鶯聲響碧澗危峯斜帶郭幽徑曲盤山不少東林酒迢遥未忍還

其二

黃梅初應節暘雨變無期日射嵐光動風颯澍瀝披沾衣人不覺欲瞑鳥先知更羨巖棲侶烟霞細入詩

其三

積雨開初地澄江迤晚暉竹團斜景動燕趂暮光飛碧落月已上蒼茫人未歸幽居多勝賞欲共老霏微

寄贈吳三丈漸海遊金陵 允宗

風雨迮蘭舟金陵信美遊龍文圍　帝闕鳳吹
繞神州天外三山落雲間六合浮談經春院靜
試上閱江樓

早春懷丘七丈原山 浙

庾信蕭條甚終憐管幼安濤川行自渠皂帽影
相看柳動風前色松留雪後寒早春江郭靜誰
共倚闌干

東巖紀遊 八詠

嵓遊何所樂海日出扶東谷暗雲初白雞鳴天
巳紅星猶臨虎谷珠忽墜鮫宮晞髮殊光上千
崖窈靄中

其二

巖遊何所樂弦月下三更近水低還照歸山氣
尚銜風林寒淅淅虛室白盈盈珍重安期侶微
陽子半萌

其三

岩遊何所樂[illegible]千吼長風谷靜濤神怒星寒劍
氣雄千崖驅魍魎萬壑走豐隆應有垂天翼溟
南徙大濛

其四

嵓遊何所樂觸石見雲根不作陽臺雨長封玉
笈文飛來衣乍濕忽去望如分把玩無由得何
堪槩似君

其五

巖遊何所樂松古臥蹟烱幹老根盤石根椮勢
格天憑雲龍欲化帶雨瀑新懸[illegible]見徂徠侶風

霜各問年

其六

岩遊何所樂長嘯海雲高閩粵元襟帶雲霄識
羽毛犢雞霞外牧禾黍霧中膏尚有風塵夢栖
遲悵未牢

其七

甚愛巖遊樂同遊幸有將高談雄傾蚍玄步蹇
難忘風動瓊琚帶雲滋薜荔裳夜闌大外語雲
月湛玄堂 時涂尚亭同遊 禪嵓不任步云

其八

甚愛嚴遊樂君來共此襟飄分雲液白衣帶石花深不減山陰興負盱谷口心高山流水意盡付一囊琴明日江龍溪攜酒抱琴至孫石耳為供故云

寄江艮汲林居榫

遥林書方永幽思復何如蘿薜雲成幕流泉玉在除不開三益徑應盡半牀書木榻今穿未臨淵莫羨魚

別嚴郎

郊城東嚮近地氣亦中州海色涵樓動雲光戴嶽浮斑衣娛永日庭禮學初秋傾蓋何年事高風百代留

贈潘子西遊青原石蓮

蘭船將爽氣遠泛過龍沙鷺影青原白蓮高石洞華古壇寒聽雨傑閣迴餐霞病翼滄江外真憐斗漢槎

送王念溪再遊吳會二首

昔識鍾山路今遊定每過燕磯分月小牛首共江多鳳聽虛臺賦龍吟子夜歌吳洲秋氣動歸棹問如何

其二

客路此為別離歌耿復情劒琴衝暑去磯嶼絶江迎龍虎雲中闕鯨鯢海上聲因君念王燦飛動忽平生

答贈

作賦慚司馬琴臺只偶過酒醒江日落吟罷野雲多忍獻東封草能忘白石歌壯心空老大滄

海柰渠何

聞月

遥夜天峯月空聞兩度圓霜華零翠竹水色接高天伏枕何多日幽栖憶往年終宵玄石洞巨坐對鮮妍

元日立春抱病作

青陛陽廻早孤臺病起遲日從春合朔時與願何違鼎鼎百年業悠悠千載期柳條與蓬鬢冉冉不勝絲

矮桂

種桂經多歲高枝未出簷繁霜青蓋在微雨翠
華添釆釆黃金粟盈盈碧海蟾夌風翼難假溥
露自沾沾

賦得高檜呈川師

高檜移栽日根拳氣不降先生親落蔓小僕代
踣缸鸞舞兮驚坐虬騰欲決江十年多病色高
枕對蒼蒼

雨中湯令君往西倉發糶是歲饑余斥數

金糴稻入社

零雨隨星駕膏雲霈野田不辭需皂幘上可答
皇天秀麥回春壠新炊亂晚烟不知垂白叟幾
見漢官年

臘盡別李良卿 本逐

燈火三餘盡迴腸九曲眞歲寒終閉戶獨夜只
思親自茹氷霜苦難回泰宇春臨風看別路江
柳會津津

江二丈惠竹數箇助修山樓欄 探

聞道龍溪竹團欒立萬竿喜分青玉節來作碧
闌干映水含秋爽凭虛覺夜寒客來堪盡興爛
醉控青鸞

春望同湯令君

扂山平附郭野望遠成奇並塢桃相照江濱柳
盡絲兵戈殊曩日饑饉況同時賴爾絃歌宰春
和政不遲

臨汝舟中雪

擬峴臺前雪風帆撲每斜深雲看漸樹遠水望

疑沙剡曲王郎棹銀河漢使槎何知同旅鴈栖
泊暮江涯

長安張婺源弟送酒

城闕融初雪皇都坐早昕寒威鐘漏盡曉戒禁
烏聞地遠眞懷日天長只望雲所親供臘酒強
醉抱和醺

江行遲厚山兄舟不至

遠客憐同侶知心況不群難招遙浦月空共隔
汀雲歸路青山合行歌白石聞無端笑牛女脉

朕一河分

答別張七兄

論才當世士之子故空群鮫室明秋月鯨波湧夏雲浩歌欣有托握別若爲分把贈漪蘭在滄江道自存

附斗陽公原韻

萬里同心侶依依似鴈羣聯聲徹高漢接影驚歸雲路入江城盡人從古渡分臨岐千載意眠食幸溫存

丘厚山讀書痲姑山見招不克赴

愛汝君栖靜翛然思欲仙傳經兒畫漏問字客披烟何日開塵鞅依山乞買泉神功吾豈敢分贈碧池道

王北川携酒過天峰尋訪

山閣何年別高驂更一停新梧堪聽鳥舊雨共囊螢閒榭風清暑歸途樹戴星故人香積老魂夢幾時醒

寄題桃溪新居爲外舅楊翁 三首

桃滸新開閣屏山舊宴家幾椽眞避俗萬樹自團霞鳴鳥三竿竹停鷗一席沙漁郎應問路遮莫種靈葩

其二

春燕旋依主秋鴻肅傍沙（先居爲盜燬故云）乍開玄度宅擬種邵平瓜朋好留三徑孫謀富五車風塵江海靜隱几足生涯

其三

卜築今何處桃源別有春丹砂新受訣玄酒故

稱醇清夢依芳樹狂歌頌大椿楊雄知有宅不似武陵津

別江朝宗謁選北上乃翁時叅軍武昌 仙源

燕臺秋色裏眞望武昌雲鄂渚月初上南湖鴈正聞濟陽書自讀賈傳策稱文珍重承家意風霜袂此分

包帥直六月之師過山寺詶

六月動霓旌林皐眺晩晴囊螢懷舊館躍馬壯新聲飛動當年意留連此日情迯君殘照外嶺

嶠暮雲平

懷李北野析寄聲譚勺泉浚

舊識湖邊草今逢醉後歌大風鯨海動細律鳳笙和琴石眠何處軍都勝許過寄言謝譚子古雅莫蹉跎

謝吳二丈會海朝宗

物情從萬變君諾自千金泥土存知己世人誰此心貂裘霜下盡龍鋏斗邊沉寂寞秋江夕悲歌恭露深

寄表兄張四參軍棟　少湖

一水洵如涤雙峰峻入雲是宜金馬客清詠玉虛君鴻鴈天邊起鵷鸞日下分朝回應貫酒酬勸共斜曛時發源弟方內召故云

春已云暮餘然出遊劉余二君來登人石作

江郭雨初定芳郊翠轉勻山光無二妙草色枉三春人石雲關外仙居峽水濱十年廿一臥猶愧未閒身

王念溪送酒以忌辰不至招荷亭飲

雲館芝初熟嵐軒薇正芳白衣空命酒清話欲連牀劇暑迎風歛先秋得月涼知君與不淺零露候飛觴

初秋夜集別親識

玉律涼初應清宵與未央傳花喧命鼓縱草助行觴夜燭寒擡斗秋蛩響近牀達行勿爲念明發是他鄉

送江山泉赴舉

把握難爲別所心安可論十年燈火共一榻簡編存秋草已滿地星槎欲問源屈伸吾道在久息望飛翻

送江生

初秋已爽氣江水澹無烟玉宇中宵迥金波一鏡懸修鱗元躍海健翮足摩天持氣如空水風雲只湛然

送包將軍上都騎時吳公守邵武

韃服君何恨堂開主醉翁揮戈旋命酒散帙出

臨戎昭武城邊月樵嵐水上峯何當談劒地旌
旆自生風

花裡木几送張七丈

楚楚岷山木裁爲徑尺牀玉肪紋有爛翟羽膩
生光移置文昌府居然太乙旁輿時登八座爲
念久升堂

懷江龍溪兼致聲蕭江夏

不見參軍久音書阻各天別離三歲淺悲喜萬
生緣拙宦堪浮白歸山尚草玄絃歌江夏宰佳

績任君傳

送鞠二守視篆還署

借寇山城淺星軺忽別送江花晴乍吐氷鮒暖
方蘇竹馬迎何暮金雞望不孤瘡痍如繫念新
令易鞭蒲

盱還毛先生追送至揚潭

柳外追呼至沙頭白幘逢素心明共照交誼久
誰同綠樹澄江夏玄蟬曲岸風翻僧黎澗水日
遶濟門東

送張文學應山西聘主省試

乍覺朱明轉隨看紫氣遥文衡重山嶽星使上
雲霄夜月縈行旆秋風逐錦軺祝羅夏麟鳳未
美得鷹鸇

拜東廓先生墓

再過青山宅高原空有碑暮雲深宿草斜日下
淪漪嶽瀆精靈在雲林訪業遲金針千載秘一
語豈勝思（翁戊午別詩有好學金針識者稀之句）

旅泊閲年文冊忽相失答見懷作（文卿 紳齋）

別久今何夕沙頭一再逢風烟同浦敘湖海混
魚龍初旭輝宣室祥光徧禹封卽看前席召三
策幸從容

其二

驊騮曾獨步冀野尚風塵翳雪行何意追風步
有神黃金誰問骨白社老相親稍喜青陽動皇
都散早春

其三

天畔盈盈水懷人日似年宵長寒淰淰野曠望

綿綿世路行難盡歸山臥即仙所欣青瑣客投

贈白雲篇

其四

契闊成何事故人終素心不慙霞倚玉猶許李
酬琳渚月縈牕白林飈夾岸深魂消今夜夢汀
蓀若爲尋

過鄒謁孟廟

樹古千章在碑殘百代尋岱宗涵海起鄒嶧帶
河深擾擾七雄世皇皇二帝心孟林秋夜靜天

籟想遺音

寄懷涂荷亭時謁選都下　二首

太息涂生老悲歌問尹詹微官亦何物旅食每
長淹髮白衣俱短時清祿未沾誰教詩酒劇陶
阮日厭厭

其二

驚見新篇在翩憐俠氣徂豈緣更窶困稍覺貴
支吾　帝闕山河壯天門日月紆得閒能命酒
遊戲碧雲無

京邸得程叔庸書喜賦　勳

萬里緘書至深心誰與論歸與吾道在展也我
思存六籍羅終古三才統一源河汾吾豈敢汝
莫負程元

別聶鳳泉　鉉

山閣秋逾淨相逢乍輾然邪堪津市別又似薊
門天月白欲窺樹風高正灑筵分携無限思孤
坐對澄鮮

別曾以章

千里辭家意終年鼓篋心病多淹歲月時過費

追尋紫洞摩天碧南沂入地深承家遠業在[illegible]
矣慎分陰

初夏宴王四兄田園　二首

徑曲深開洞沙平美可畬即看臺樹合又見壠
苗初萬卷書能讀千鍾酒不蹤若爲湖海思尚
寄輞川居

其二

漁唱元係浦晨歌乍起田薦祠耕玉粒入饌膾

銀鮮自識三三徑來披九九篇杯深忘漏永躋
月湛高懸

別余子

一丘常獨臥之子故懷音岸芷綠堪把江籬芳
所心鄱湖秋水落廬阜暮雲深卜宅君其側高
天更一尋

秋日懷傅蘭溪

汝水秋如玉難將過瀫川同心勞別夢望遠幾
消魂鸞鳳心誰似絃歌政已傳南樓頻引眺落

鴈暮雲邊

送張七丈遷判眉州

遷客過三峽迢遞信羽翰龍眠秋水定蛇影酒
杯寬好弄峨眉月休歌蜀道難海邦聲績在行
矣勉加餐

贈傅蘭溪最績還任

蘭陰花滿縣此去況春深露冕行何日隨車舊
有霖風清時閑閑調古只張琴宵旰君親見無
忘　聖主心（傅爲蘭溪時值大旱走山精禱寫蛇表興澍雨隨車地大有蹟它境者不雨）

江行別黃華麓

倦客歸期合過家更夙歡千江雲共泛萬里月
同看會涉湖天遠應知宇宙寬過庭如有問歲
晚莫明寒

留曾瑶浦二首

萬卷嵩巒上千峯枕幾中秋江多皓月樹古足
高風八載一爲別孤尊安得同無言君莫訝請
聽蓟林鐘

其二

幾年聞避地獨往臥中林種樹今何似誅茅日
已深堂荊春有色庭桂晚宜陰耕鑿存吾道方
知素位心

傅侍御巡茶陝右遺訊寄贈

死友吾惟汝平生誼不疏去家眞萬里遠道致
雙魚雲錦茶官馬風霜漢使車籌邊應有略早
晚達宸居

十四夜月

不覺秋行半鷯驚涼露飄蒹葭天矜賸叢桂月
偏饒霧散明河淺星稀玉宇遥尊開休盡醉光
滿待明宵

落第後餉文蓮山酒

聖代恐淪棄二毛行颯然青雲不可問白日空
高懸欲以玉壺酒沽君寶劒篇由來千里志伏
櫪尚翩翩

訊謝蔡泉

憐君念垂白黽勉赴儒官會見翻騰易能無扶

侍難城烏廻景集官樹露華溥失路嗟同調開
尊善自寬

旅夜書懷二律呈謝吳二丈 二首

數枉肝腸語眞將藥石箴啓固心百折捧牘淚
千行事往從天定愁多覺夜長辛勤門戶意肉
骨詎能忘

其二

行藏依末路中意豈君同驥展堪長駕鵬摶況
御風時清閑有味調苦拙難工布筴虛詹尹無
然季主從

送傅金州 信吾侍御之兄

乍委經生槧隨分刺史符　聖朝重良牧西土
待來蘇古驛斜通陝專城勢壓巫駐驄曾令弟
致理佇良圖 御史先年視茶馬駐此

別王五丈冲泉 檄

盱浦春雲棹燕臺暮雪韉將軍望不極待我榻
常懸去住心如結交親誰貫然都門今日別那
更杏花天

其二

結束待知己悠悠三十春後時吾敢悔抱玉爾
誰倫京國碧雲散郊原紅雨頻風烟各自保身
在豈長貧

其三

君歸豈不適爛彩上高堂敞閣融風動虛簾晝
日長槐陰添遠色棣萼足輝光更羨西齋榻僻
然靜夜香

其四

入世漫然諾而君良獨漠過推知讓善職受兄
冲襟契聖空心切窮源力未任祇應與朋好旦
工惜分陰君往贈言有學問源窮孔文章古道森及今與聖賢之語
送茶從事告予歸慶親壽認
京闕碧雲暮虛過杏花春况當孤客邸又別故
鄉人薄宦亦何物高堂有老親翻然行獻壽此
意共誰論
送吳會海州保寧
三巴風物好五馬副車榮莫以迴轍地猶輕坐

吠聲題輿青鬢在叱馭白雲生爲踐刀州夢迢
遙壯遠征
送揭丈宰柘城
古邑舊朱襄分符此日光黃河避阡陌黎庶願
耕桑馴雉初迎日行驄定肅霜獨憐垂釣者飄
泊又滄浪
贈何後峯宰寧化
漢代黃丞相　皇朝先宰衡循良光信史接武
况難兄五華秋雲白潭飛水氣清老倪謫姓字
竹馬定歡迎
題菊隱卷爲胡太醫賦
陶令東籬日靈均楚澤時落英寒自掇佳色遠
誰知美爾金門隱難將聖世遺二賢千載上胥
漢豈勝思
題靜軒爲黃子相尊人賦
開軒臨路水霧樹隱城扉巷喜迴車少門憐問
字稀漆園無蝶夢渭曲有漁磯昨夜春風動總
虛白鳥飛

後菴高翁姥雙壽詩爲高子雲漢賦
頗悟名菴意隤然居後情牽羊行自澱夢鹿覺
誰爭鱸㰄龐眉共椎髻鶴髮明是宜子羔子獨
行振家聲
戊寅六月晦日風
蓐收烈初令風伯將天威儵也千崖白翻其萬
木飛力疑撼白日勢欲拔重圍涕墮先丘木盤
根巨十圍
秋日涂近塘翁术携酒汪山樓集

東郭先生屐來尋仲蔚廬巷深長掩戶徑曲枉
迴車入坐山園合登樓水鏡虛濠梁終日意元
不爲觀魚

其二

載酒君何厚玄亭我不如山光空擁閭草色自
侵除却掃吾生拙鈎深釣術踈傳觴勞永日華
月落牕虛

春日涂近塘遊赤岸桃園和韻

杖藜過小徑春色此中偏處處武陵路家家緱

嶺烟丹山明皓髮藍玉酌紅泉未信桃源上相
逢不是仙

朱四丈送酒同近塘飲臨清臺 臺 觀山

洲沃花難謝臺孤草自榮春光天地滿斜照水
雲明心賞歸忘晚行歌世登榮追陪堪日醉吾
自足吾生

其二

幽居僻自愛春秀晩山榮危石當江上孤臺洛
日明時平甘獨笑性拙謝多縈病起逢深釀臨
流況友生

和王念溪病中見懷作

却示維摩病眞同醉墮車淼園身外蝶鴻寶枕
中書未忍詩篇廢休教藥餌踈攝心兼省事長
渴復何如

其二

愛日朱明遠疑年綠鬢榮爛衣班正絢豸服製
初成獨覺衾中夢深知病後情裁詩皆肺腑誰
實似同生

留陳一泉先生 源

乍覯疑同夢追年感別深解顔無此日愁病不
如今莫惜千年調應憐十日霖薰風江上滿紆
意撫孤琴

其二

古道相敦琢生平唯有君天峯秋楊雨簫曲暮
天雲白髮青山照高歌皓月聞渴思方有沃底
事欲離羣

宿業會仙巖喜黃宗理 渾至 五首

逐景幽林白長飈尚容多開門鶩木落依有得
雲和隱几南綦老吹笙子晉過太清端咫尺賦
就莫高歌

其二

斗室雙趺榻孤峯萬仞厓龍湫侵座入鳥道向
雲埋一食分僧供簞瓢喜客偕初冬林笋茁來
信是清齋

其三

仙巖幾片玉峯律上青天簫曲鸞三摩名二山培

塿石數拳到來身似蛻坐久日成年莫問岩栖
事吾生別有緣

其四

海日諸天迴雲靄下界深遥峯時出没大地已
平沉幻化疑玄壤空華見淨心何當窮谷上縹
緲得同襟下界寒雨雲平漫如鋪絮山中霽日當空僧呼爲上暘天云

其五

西林紛絳氣瑞藹浴斜暉鯨浪無天動霓裳夾
日飛迷羊嶺名將忽去渾燕潭名望還歸再見鴻濛

日應知與世違

送黃宗理

敏妙垂髫識蕭條日髮生空山勞枉訊飛嶠愜
同征不踏重霄路曾知萬象平送君延望意紆
磴共盤縈

下層坪回望會仙嵓

誰鑿青蓮室居然碧玉冠石鐫汪雲液虹磴掛
飛湍白日天門近清宵月殿寒言歸下山徑回
首隔仙鑾

登覽天堂岩

此地誰從闢雙鐔夾澗懸千峯盤敵谷萬壑塹
飛泉蜀帝通關日秦王勒石年猶應烽火靜今
況樂堯天

和曾沂南江上即事丙志

寒江收宿露遠水澹長空莫弄澄潭影來驚洞
壑龍停雲環堵外太野酒杯中未信濠梁上泠
然獨御風

長至後一日天霽曉出如畫呼沂南起眺

和韻

平郊寒露積蒼巘掃難開萬樹晨光動千山曉色回殘更矜警枕握手共登堂上去華胥境子千閬苑來

哭良復 姪孫應晦

不見剛五日悲歌復一生何知詩作祟不復酒稱兵牧麓蟲書散空梁鳥跡明商颷激林薄總切夜臺聲

其二

命薄身難達吟豪氣正增二親猶白髮少婦已孤煢子弟才何濟箕裘業莫憑飄蕭舊入盡寒日暮雲層

天堂寺舊逼虎蹲巖而履徙數十步岩端揖其前華蓋羊稠諸山環抱完密儼然城闕賦此

石室新開寺天堂舊得名世猶傳米穴吾自愛霞城谿虎雄全伏稠羊臥不驚散花疑上界穠[illegible]聲

其二

紅水嶺意不盡天堂豕豕高深谿蹲石虎絕壁湧金鼇人迹無前境仙靈似夙遭宵鐘莫輕扣恐使谷神勞

菊

菊厭天南煖年年九日過欲爲霜下傑敢向雪中番落落挺時晚皇皇裛露多臨風獨立非爲惜嗟跎

建寧宿李氏東山山房 二首

一徑晚躋攀寒星漾碧灣路投林火入亭隔市囂閑勞苦如相夢悲懽問別顏深尊思就枕垂老苦關關

其二

曉白開層嶂林青俯曲湍城居千室滿臺據一峯寒帶水園於壁金鏡翠欲博衹應謝安石來共老嶙峣

弟元薦 瀛 雪中代發社倉粟却寄

近浦寒雲滿遥山暮雪多凌兢勞日盱分貸赴

春和深谷哀猿嘯芋荚凍鳥過開尊遲歸馬欲
聽北風歌
黃宗理假館休養數日不至作此
避館延佳客開囊拂素琴須爲千日醉共豁百
年心酒薄宵更永爐寒雪色深空齋留未得中
夜起長吟
雪中許沅陵過飲
與君共南郭門巷曲相親樓背梅含雪林頭菊
釀春玉山遥入座瑣樹恍迷津不是辭彭澤能

逢五柳身
奉和黎學博午日同鍾先生過天峯道院
見訪不值作
鹿門歸采藥別館閉松飈忽爾香山侶來攀石
室高新蒲迎節酹芳杜戀同袍林瞑聆淸籟蕭
蕭奏廣騷
早春雷雨大作吾宗文學君見枉答贈
此日眞何日元春早見登雲雷初搆象風雨遂
[illegible]漢豈遲天池水能飜渤澥鵬江天播短髮春

事未予憎
其二
一息元千載三才豈異人乾坤予隻眼彦聖爾
前身好惜靑陽日同遊邃古春嵩萊渾欲闢門
巷未全貧
其三
岐路諳眞久蹉跎愧此生康莊平似水學步蹇
難行莫倚屠龍技能高絕代名鍾期今古思三
疊調同聲

人日過吾宗季子答贈
嬾慢便高枕庭空不設羅祗憐吾有侶非作客
相過宇內知音少生平閱士多滄溟許同泛蘭
檝上如何
其二
辟世非吾願商歌敢避人何知同社曲忽爾遘
交新投玉驚危調探環識舊身遥遥懷共本歲
晏更誰親
懷寧王明府枉顧山見訪贈別

此山何太幸高駕枉相尋絶壁紆雲細幽林宿雨深來蘇町㡯意共治　聖皇心訪舊能移玉論交許斷金

其二

江城烟樹外苹律此峯高入夜來風雨排空作海濤壯心翻百折幽意轉蕭騷應是蛟龍起雲雷護寶刀

其三

岩立千尋石崎嶔鳥道斜振衣成晚眺躡屩上

青霞有客堪同調行厨遠餉麻夜闌推蓽戶月色滿林華

其四

召復君何恨聲名舊不孤湖田諳伏雉吳國識懸魚入境風先動行春日載舒絃歌知暫爾宜室席應虛

其五

岩栖淹日久几案獨草編頗悟虛爲實粗知㓒盍天鸞凰寧枳棘龍馬正玄淵塵榻留相待相期廿後年

遊武夷度飛鳶嶺石祠幽蔭留宿 有序

余自冠志學即時時從當世先生大人遊指擘熳燦深久矣已念本心之學今咸行即研測微密不質古昔稱先王將陸沉於風習莫自覺也吾其敢束書不觀爲遊談無根哉昔人有言經有五讀其四嶽有五遊其二四十前當讀五經百子史爲尚友四十後余其爲五嶽遊

哉今經史粗畢就摹矣欲遠遊而歲月荏苒力不能從心壬辰秋患俗好譏欲避地匡廬舟至盱閩學憲行校士南康乃徑飛鳶入武夷宮棲焉成武夷遊有詩且記吾遠遊自此始

古樹山山合高谿曲曲廻碧光流几席秋爽上林隈乍入飛鳶路欣逢控鶴臺瘦藤緑未淺枉處卽蓬萊

水口 閩山皆西北趨水皆向南曰南閩

閩册來水際闊海此潯分澗抱山成玦波搖石
作紋舭工供客爨蒼木從江濆高爽鷺滸上前
朴巳夕曛

武夷雜詠十首

天遊發絶巘上有妙高臺水卷天潢曲山驅碣
石來隱屏雲際落仙掌日邊回孤嘯今何世清
秋萬壑哀

其二

汎舟經九曲秖見水淙潺上上天臺望囘囘壁

月彎乍濛星峽去忽傍斗崖還抱一今成象無
然問大圜（於天壺觀九曲水）

其三

憑虛試一臨萬仞落峰陰龍象羣飛動黿鼉屈
迴深危冠欹紫玉峭壁削青鐔爲問鴻濛宰無
心儻有心（天臺觀三十六峯宿臺中三晝夜）

其四

接筍開初地（接筍峯崖石如筍中斷忽復接者三故名）居然古洞天
鐵絙橫鳥道玉磬發秋烟忽踏雲霞頂何知象
帝先汪劉今巳蛻勝迹到何年（接筍岩汪劉初闢地也汪鄉溪
人劉予里人也衎桒家學道板葛登是岩蒨悅
之從崖下側結茅棲焉今題汪麗陽得遁處搆
精舍峯嶺四望豁然榜隱屏真境嘉靖中二直
指行天下訪仙刻石崖壁標訪二高士汪能詩
無慮佛覺無禪語畫入神品壁間儀鶴面太極
二五象玅玅欲仙劉號古松專虛靜百應務惟劉
汪然皆不長年汪斷六十郎始棲崖生化去祝
五十一別見岩化其中其徒累磚室岩穴焚而
其外祠之稱二祖師云劉宗予不能十數歲今
化去已二十年遡若古人二蛻忿側有小棲
探石相沿轉上後百十年梯磴累磚圯壞窮然
石壁有白骨楞然必且須攀飛蛻諸岩有蛻骨
此人骨皆脫見風日久不磨象有牙矜百歎類
飾否皆能久仙神去蛻存有之然何足異也）

其五

行經仙掌石回首忽雲中隱几遥山繞登臺碧

漢通枯崖森秀竹碧水帶丹楓一榻秋雲上開
牕鼓子雄（四宿接筍岩鼓子峯名）

其六

危磴雲關外迢迢上碧霄窮岩藏鵲觀飛棧接
虹橋石上仙桃碧（桃在洞門無土條長碧數年一易柯數年一實云玉蟾所種）雲中玉液饒（門前方井饒玉液泉）不飛滄海錫誰奏緱
山簫（宿碧霄洞白長春得道處）

其七

會厓飛霽雪長灑洞門簷玄女雲留液藍山壁
作簾入池聲細細霑草露纖纖山海逢蓬跣問
從問玉蟾過水簾洞逢蓬跣客頗能詩出所撰山海藻相似

其八

不偏武夷勝那知此地玄隱屏中自小曲澗抱
長圓萬瑩空中現千峰鏡裏懸羲圖三十六未
許世儒箋

其九

九曲黃河淺三山古洞多客同雲縹緲骨共石

嵯峩為惜秋將半誰憐鬢已皤商山人去遠能
續紫芝之歌

其十

洞壑何神秀仙靈此奧區雲浮偎掌動月到大
王孤手自攀琪樹清如坐玉壺安能黎水曲泥
泥比舒凫大王峯

坐仙奕亭忽贛州張守備攜二客微服來
談寧夏事感賦

仙奕亭何地攀蘿忽有人能傳寧夏塞豳共朔

胡親宵旰勞　明主軫虞問相臣久平思倚伏
江海一沾巾

再謁紫陽先生祠

隱屏捫葛下更拜紫陽祠遺像知誰是像與古圖記所畫
斯文不在茲智仁堂稱德敬義室堪師古木
秋雲外蒼茫獨有思

隱屏洞中有感自笑

久自偕禽慶入猶問葛龔冥鴻翰自舉鷃鵡賦
誰攻少登從書記年今望下春蕪茛人宛在露

白渺難從

大王峯在冲佑觀側相傳魏王子騫臚骨有神貴客來觀有紅光人爭求見云

西北魏天遠海山閩粤孤況當七雄代知有子
騫無宴罷昇霄漢嵯頭有髑髏憑誰掩遺骼一
洗世間誣

相送

目抱朱絃古知音悵獨難高秋忽搖落歸夢滿
闌山白髮不盈握丹梯能再攀寒泉將白石相

迢共潸潸

過程口謁游定夫先生祠

宋學南閩盛儒賢皆我師行過文肅里又拜廌山祠立雪緣何事披雲正所思荒碑秋草裏延望益淒其

秋仲望前三夕宴徐亭同陽坡翁約夫君錫二彥觀月得雨

此夕月未滿眞將後夜看新知逢二妙耆舊許同歡靈雨灑秋竹氷輪隱夜巒談詩甚秉燭休問夜漫漫

改席得月

改席門何敞高歌興欲闌驚看深霧散忽湧素娥寒四美良宵合三秋此會難吾衰能復得立馬且盤桓

過淸修寺宿潭上人房 在古林

此地饒柟木千章蔭梵堂留雲凝碧潤礙日吐幽光老衲開禪室衰年憩夜涼淵默坐庭月鐘定尙聞香

中秋宿江墩望月

擬看中秋月應於九曲舟江墩雲鬱滃旅邸夕喧湫中夜君平肆醼成庾亮樓花盆瀉銀液忍負一輪秋

再過天堂院

誅茅開此地精舍忽蕭森谷秀看逾俊林幽步轉深竇泉今能旱種竹總成陰仙宰留題地飄飄塵外心 熊縣主有杜帖蕭然有塵外之想今以誣論夫官見之憫然

寄吳南嶽公 四首

向同歌郢雪誰並古稀齡鳴鳳三朝瑞元龜五總靈虞庠應憲乞箕範備康寧沆瀣三天酒何誰問獨醒

其二

長霄占紫氣南極是星分耆舊家三楚風流晉五君高樓翩舞鶴大澤迥生雲再奏鈞天樂千秋此地聞

其三

自下昭陽榻頻瞻楚嶠雲龐蚝披著草騷雅見

斯文嶽秀南天色蘭歸大國芬山川何契濶擡
首又斜曛

其四

山中傳尺素片語定千秋出處關吾道知交向
古求朝恩存老馬衰病有浮鷗短疏成長往來
移漢口舟

五言排律

持慈顔圖詣張七公求贊

有客揮毫素慈顔得展叅不傳堂北慮祇寫鏡
中身半世康家日勞生鞠子辰鳴鳩觀一德毛
裏惻深仁風雨篝燈共星宵績紡勤傳經知擇
傅養德誨容人牀笫留恩妥簪褎解禮賓先人
家記憶沇隱樂淸眞相德閨門肅箴違管史頻
慈雲眞蔭物惠雨每沾貧德疑慈作性心暗道
爲儕夫子文章伯春秋斧衮陳讌談叨後從文
史仰前塵念母恩勤厚懷君道義親露毫一披
寫百代感如新

茶花峽

江閩通一嶺盤複萬重雲水自東西去天從壁
閬分停驂看遠甸蹜武上高雯北嶺𪫧陰霧南
岩晶曙曛坡陀鄕語異道里險夷斷下木嶔岑
上飛泉激塹殷山廻風驟變谷轉語還聞俯察
知條紀踈觀辨坂貢大鈞爲善幻陶鑄得無勤
隰憶先秦代殊方魍魎群江湖今奧國閩邑亦

人文世以時遷易然[illegible]地輻員二儀昭法象縱古見氤氳

賦得先春雪上大司成王稺翁壽

玄冥猶肅候星紀已交陽通閏時過曆先春雪兆祥六花紛壽域三白徧崇岡上瑞古綿邈同雲接混茫華滋流珪樹協氣溢瓊漿不夜明恒烱時寒物用康靈臺瞻氣色銀海足輝光自頊冲英合爰生　聖世良孟陬貞斗柄紫庭扼魁筐鳳沼元鳴珮璠溪屬釣璜洛闡推道術燕許

謝文章遐筭乾坤永稀齡日月當枯荄沾霡霂病翮倦飛揚報德今無幾酬知靡有將調難追白雪顏願駐玄霜北斗搖經帳南山薦羽觴年年遲旭麗椒栢藉餘芳

壽近溪羅先生七十 有序

元錫束髮事近溪先生倏焉四紀顛毛種種望不親學時矣先生已七十春秋追往感今賦五言排律一首爲先生壽風規禱頌語無不竭冀土之腸不能爲纖好色淫語固其性也先生讀之豈以爲更斌媚乎

日永逢堯世年深惜禹陰瑤洋波浩淼瞻仙氣蕭森念昔勝衣會欣逢結珮心摳羅頻彿影仕杖屨泉音自爾二三生慶如逢十日霖敘蘭眞苾烈薑桂幾調斟習習祥風靄熙熙愛日臨毋紆千里策時拂一絃琴兩散蓬萊月燈然廣慧林瞠然回後武展也失前禽不謂韶華腐鬅然鬢髮侵造車空自苦合轍竟難諶地湧金蓮瓣天

橫碧漢參陰陽疑晝夜風雨躍蹄涔耳駭雞三足魂搖十日祲人終迷結首道豈限高深黃髮齡彌峻朱明候轉沉教弘催二乘輜重橐千金壽燕艱趨走窮廬久滯淫姑山香複洞肝樹沃膏淋紫氣扶雙馭青牛度九岑花能回故萼鳥自念前林尼父心從矩姬公髮盡簪無然空煦煦展也畏欽欽一簣功非耿千秋鑑在今卬祈無盡意敢寄越聲音

潛學編卷四終

五言絶句

移居極樂院漫興 十二首學北雍作

灼灼安石榴移齋爲相求何當風倒折新檜獨倏倏

嚶嚶林間[illegible][illegible]聲野相和下簾清晝思兀坐爲離多

魂夢羽[illegible][illegible]夜夜萬里歸堂前萱草花綽約生陽暉

日夕望帛書春鴻適何晩子海夏水深荷心日舒卷

車輪轟如雷南轅卽廣路願作輪上泥不隨秋草暮

閒步白楊下長跪人不知爲憐雙慈雅咿喔來喬枝

肅肅清廟陰日永不可極摩挲石鼓文千載炳前迹

西廡起晨鐘踈雨滴如泚已聞堂傳呼散班歸六館

試士總晣枚竟日寂不譁儼然兩宗師危坐抵日斜

風起塵不颺山明月如沐好似江南天黃梅雨初熟

綠槐陰森森蔽芾五經館草深明道堂斜暉上高榜

京旋途中雜興 二十二首

驅車萬里道匡坐尺五榻轢轢過都市與儂不相涉

蟬聲雜和鸞噦噦高柳陰薰風泠然來如聆五絃琴

麻黍如人長離離立道側顒顒田父心望望歸雲白

三庚蘊隆暑一雨涼若秋夕風翼行轂颯颯壁月流

赤日下西崦雲雷喧東郊相薄不相射神功安可膠

激雲作怒雷中駕蝃蝀梁一息森萬狀偉哉安

可量
九河迹已堙漕河嘗其墟河水東南徙嗚呼民
其魚
河水走平土郡邑何偪側君莫問河防河防無
上策
肅肅青衿子鏘鏘被路衢展也我思存歸哉秣
我駒
世路固多岐岐中又有岐岐岐各有適泣也爾
何爲

明星駕晨門華月聆宵鐘豈云行驅車冷然御
長風
黃雀槍麻黍麻黍翁如雲鴻鵠胡爲者萬里空
離群
引泉昭陽湖築堤揚其沙湖水淸且漣漕舟寂
無譁
方丘大饗時京邑雨如膏如何徐沛間泥潦翻
巨濤
徐沛雨苦淫廬宿日何烈信矣行路難荒哉古
車轍
平疇生蓬蒿田父掩袂泣滿地黃金花不成白
玉粒
沃野亦良苗乃無疆與畔人功自不力何以御
水旱
火雲如立車班班列前畈安得往駕之長空信
舒卷
驅車學御心冥冥忘昏曉忽憶農家言大暑稻
可飯

鷲孳白於玉滄蕩我不如上有青楓林下有淸
流居
客行信已勞客路殊不惡千山色如黛飛翠流
衣屩
北涉憚朔門南旋倦江湖遙遙尼父心浮海思
乘桴

田園雜興十首

山門見梅樹英英被江津如何霜雪裏忽滿十
分春

南山有佳氣可望不可原遙樹與歸雲杳然何
處村

楗石作水坊搴竹箈相織年年春漲高上岸百
餘尺

堦下種決明時時看生否人言黃金花能開花
上霧

亭亭山上松種時君莫睨育信參天長乃在徑
寸裏

黃蘗苦多刺中實有苦心滿園遮莫揷爲得靜

中林

薔薇正開時園亭爛如綺稱心忽有言幽林安
用爾

菖蒲出水時識草皆爲藥但莫誤投人非干草
根惡

祇林稱薝蔔人喚玉樓春君自生分別林中儂
自眞

家住古黎灘黎水淸濺濺日々川上行不知春
草徧

別友

曾有鷗盟在難看鴛舫開不堪巖嶺月冉冉過
江來

懷王秦關 二首

半生剛一見忽忽見無期爲復長相憶何如未
見時

江魚不入河塞鴈不歸秦空有相思夢何堪贈
故人

白雲萬里來莫向秦嶺去欲寫空飛音寄與藍
橋樹

出京

盧溝橋畔水忽忽柳條春無人相折贈嫋嫋獨
含顰

楊源夜失舟假宿上洋野店

今雨眠何處孤村醉不迷府門雲樹外露宿上
洋西

金景樓十二詠爲王北川賦 有序

樓初名則仙稚翁以爲有山水有橋梁

有城郭有洲渚有村落有林中啼鳥有
逺浦歸舟有漁唱有樵歌有西山返照
有東嶺朝陽稱全景云
屛山削方玉靜對如嚴賓淡蕩萬古色時時挹
清眞
帶水淨於練白石爛可數漱流我有心相期在
終古
虹橋枕長波如閒仙者言橋底濯寒玉濯巳橋
上眠

山城雉如鵠亭亭立樓側大隱此可棲深妍靜
者宅
兼葭水中坻鳧鷺日來往東書時一觀靜女沙
頭浣
附郭蛤湖洲聚廬自成社年年春雨深拜約桑
麻下時司成公方行黎川約
間關飛來禽終日鳴花陰平生求友意開徑爲
誰深
賈客來何處萍蹤難定言風波千里事憇息郭

西門
江動虛涵閣天空月漾沙漁歌杳何許極浦泛
星槎
辛苦新樵意千山薄暮雲一聲江樹外嘹喨若
爲群
夕氣巳逼津蒼蒼出墟郭斜暉擁波光突兀上
樓閣
東巖曙初白主人巳危冠娟娟纖月在湛湛露
華寒

題畫七首
絶構青霞上林深不記年春風來昨夜總樹覺
蒼然
靑壁千尋上飛泉十丈秋團欒修竹裏人凭最
高樓
風急雨忽下山寒雲驟飛短簑將艇去前趂釣
魚磯
茂林依翠壁湖水帶高秋誰子滄江上蕭蕭白
板舟

忽見雙白鶖書罷欲籠去碧草生墨池寘之草
深處

芙蓉落水曲點點丹霞鮮何當迎長風駕我青
蓮船

籬下黃金花化作丹霞色昨夜過瀟湘道逢羽
衣客 紅菊

雪中訪覺上人不遇

霧合山疑海峰高雪盡雲雲中真有洞洞裏不
逢君

贈僧結長期 二首

折蘆入面壁飛錫地開場粒粟藏真界天花雨
品香

返聞聞不斷枯坐坐成灰妙嶺天常濶雲門瀑
自雷

題夢龍菴

萬劫燈無量千祇夢本空石獅真伏虎底事更
降龍

潛學編卷五目

潛學編卷五目終

潛學編卷五　辰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濂閱

七言律詩

諸邊 四首

六飛一駕北庭空況復三犂淨遠戎誰綰漢符

行塞上翻令胡騎獵雲中甘泉紫氣通烽火大漠黃沙接合宮莫是 廟堂多風議諸邊首晨少成功

其二

西北金湯萬里邊薊門榆鎮勢銜連大寧此日還荒服東勝何年輒內遷古冀北垂今日月居庸南度可烽烟侍臣欲疏籌戎議好覆輿圖
二祖前

其三

會府棲河有奏書翩翩横海氣誰如蒼蠅白璧

功成譴盧矢彤弓事總虛九曲層冰非萬里三城荒磔有遺墟尚書莫賦華亭鶴譜入邊笳過塞廬（時兵尚書賦病鶴詩有云雲漢無歸路風塵落宿緣羽毛何足惜最愛頂丹鮮）

其四

羯胡跳浪莫深悲　聖代今逢虜運衰州郡兵恬鳴柝夜河淮漕苦及瓜期島夷歲構潢池動山獞風連海汛吹玉燭金甌千載會杞人揮涕幾低垂

首夏招黃廣濟翁遊天峰

絳桃曾約採芬菲翠竹今看長十圍一井峰前芳樹合九龍潭上宿雲歸閑谿藉草林光淨香積清齋菜甲肥肯許高軒過小徑郎門童冠理春衣

得朱明府書寄懷（衢之近齋陽明先生門人）

聞君移縣古桐廬驛使天涯尚素書釣瀨却驚千里外魚緘況是四年餘燈前沐雨披心日壇上吟風識面初兩地相思秋色裏何堪落月賦離居

重陽後五日招嚴賢良山樓集（恭　省吾）

菊花籬畔晚猶黃竹葉尊前熟更香佳客新歸天極北韶光已度歲重陽樓臺後夜當筵月江郭高秋落木霜應有龍山前日興不妨欹帽切雲傍

冬日壽馮翁

主人卜築水南洲垂老何妨臥一丘負郭桑麻雲百畝經霜橘柚歲千頭早輸租調供官賦晚課詩書爲子謀更羨汀沙飛白鴈杖鳩冠鶡看清流

雨中遲聶崇野丈（廷璧　今憲副）

征衣尚濕建溪雲邂逅逢君甚感君墨綬吏誰青眼客黃冠人或素心群雪花入酒春俱淡梅意緘寒臘下醺獨有綈袍心耿在石潭烟水欲平分

竹峰江丈人七十壽詩（從吾父）

海門山北春欲暮安濟橋西野色多柳絮滿城雲已暖藥苗生砌雨初過心閒避客亭陰臥耳

熱呼兒酒後歌最美百年行樂地竹峰千頃綠如何

送嚴生省覲郯城

方嶽黃唐首岱宗湯湯東海表王封孔壇化雨常霑檜秦事浮雲尚在松巳耄而翁官海岱欲從吾子訪龜蒙各天留滯空憐汝吊古行歌萬里蹤

庚申歲元日立春和湯懷南令君建衢宜興人

元春正歲同元日四序三辰協史占斗柄乍依

靑道轉日華隨解朔氷嚴明堂迎筴諸神會農正行田百卉纖況是漢官總循吏惠風早晚遍窮簷

病中有感呈陳廣文

春回病起雪猶存野日荒荒宿霧渾涉世稍深知味薄酬心空許竟難論川開靑鏡搖蓬鬢樹散紅綃照客魂苦憶廣文官舍近疎梅淡月自黃昏

落梅疊前韻呈湯令君

春臺靄靄雪照瑶軒夜塢東風謝小園地徧英瑶心總折界空香色味誰論藐姑自蛻仙人骨玄圃能招玉女魂信有陽春飛白雪誰家橫笛弄黃昏

附湯懷南公和韻詩

湖海元龍豪氣存年來抱病似文園落梅佳句傳新詠古雅何人共細論羽士步虛聞奏笛玉人尸解賦招魂廣平鐵石肝腸在猶惜幽姿生月昏

病起步小園感園桃開落竟是日諸生來

卒業山房

小桃溪畔昨含暄紅雨朝來訝許渾生事匡牀虛日月春容靑野識乾坤授經老大還隨俗別業高原合閉門川谷種桐今萬樹定棲何日石牛村

附湯令君和

愛爾山房隔世紛春溪過雨水流渾物華往往自成趣塵鞅荒荒未息奔却笑簿書無長日即

看桃李已盈門投簪擬欲尋幽伴種竹栽松汐
上村

酬湯令君

春風吹柳柳絲紛春霧蒙江江氣渾問字客過
人尚病雨花僧去夢時奔雲開屏閟山回席更
散衙齋水到門大隱君今彭澤宰賦詩何羡白
雲村

懷涂荷亭

空齋翠栢積高寒黯黯風雲氣不殘南浦相思

春獨立東田卜築俗相看門無好事人供酒老
有家兒業未完我亦窮愁却憐汝白頭舟楫慎
風湍

答王子仁問病

病久懷孤不可居東濱渤海問何如十洲蓬島
遥何處一徑蒿萊逈不舒曾賦遠遊思健翮欲
横大漠覽方輿三春卧病形骸在空撫莊騷幾
卷書

贈涂鶴舟丈　琮

放鶴湖天憶舊遊凌波雀舫共誰謀三山風雨
嚴更夜五嶺蠻烟鼓劎秋豈是晨門堪白首元
知關尹識青牛縞衣京洛黃塵滿河上仙翁擬
一丘

送王仲子扶守備將軍櫬歸饒州

難兄戰麗黎川血令弟行招楚澤魂沙上鵜鴣
銜雨急天邊貔虎哭星淪悲笳高傍秋聲發丹
旐遥連野日昏秋水江湖慎波浪承家報國在
王孫

讀張七丈挽王帥詩

捏落秋萃響暮林新詩纔讀涕盈襟姑山風雨
横天起番水波濤匝地深掛劍已傳千古淚焚
圖眞慰九原心異時張仲如經國江漢車攻大
雅音（張故與王將軍善張藏有東坡公所題疾風勁草圖王請之不得後王死難張作詩哭之其哀又以圖爲贈云）

寄張七丈

十年孤迹屢差池有夢難憑寄所知江草自青
秋已暮濟蘭空秀采何遲時來八極看長馭別

後三生慨生馳斜景高樓傷獨凭丹楓皓月皆
勝思

贈包護軍

班生少小眞投筆終予時來得請纓閩嶠連天
風尚鬱島氛絶地氣初勍擁旌聞爾雲隨蓋仗
劍憑將海洗兵東髮壯心今老大月高江觀聽
吹笙

題王將軍祠三首

重雲疋馬黎灘水返景朱衣石峽湖此日精靈

還走敵當年論議慨非夫艱危一劍千秋白坎
坷孤衷百戮紆閩海風塵誰定息南天佇立迴
愁余

其二

新祠突兀倚山阿千載龍湖上薜蘿入世蓋儕
金斗大天風高傍夜臺多路黐黃葉秋凝戶廟
俯澄江水不波他日總戎東出峽停輈立馬試
經過

其三

三年同地昧平生掩袂西風幾愴情多難生前
惟雪涕論功身後竟浮名龍蛇陣逐江烟散牛
斗光留劍氣明欲起九原挹蕭爽滿天凉露月
盈盈

送劉少尹入 覲

二載銜齋倚碧峰兩都風景逐行蹤將漕乍課
南臺最王會行參北闕鐘曉陛鴛鸞高雪霽天
曹鴻鴈瑞雲重漢朝知擢蒲鞭吏會向長安馬
上逢

卜行

六年長臥更驚秋中夜狂呼攬弊裘十里青山
身欲老四方赤羽恨難酬勋書為役便兒讀輸
策還應為國謀欲向城南訪嚴卜百錢今已下
簾否

附湯令君和韻

國士丁年報主秋風雲莫漫戀菟裘振衣願赴
壯遊去仗劍行看知已酬赫奕入文元自信尋
常龜策為誰謀明春上國觀光後還念踈狂俗

凌杳

壬戌人日東平道中懷涂荷亭辛酉是日於東田看鶴

春日年來酒伴多尋春載酒日從過東平忽見山光動故國當如草色何馬首凍雲橫萬里雞鳴曙色動山河懷歸不盡天涯夢只在東田看鶴坡

沛上逢王山人

沛縣城南歲正除偶逢湖海客蕭疎河淮水合

談今事芒碭山高指故墟擊筑定酣燕市酒浮槎幾釣剡溪魚　聖朝羅網寬於海且盡椒花酒莫虛

汶城南遇雪

長途病色侵寒色旅邸逢人即故人馬上雞聲辭沛水風前鴈影問邾津北車慣轢堅冰渡南客初嘗積雪春苦憶高堂今日淚天涯椒柏共[illegible]親

重過小孤

何年神女大江椒傍挽銀河避鵲橋彭蠡雲光依浦住湓城月色共波搖思登絕壁題天柱每掛高帆上暮潮忽憶十年曾旅泊凉飈寒火夜條條

江上夜値風徑度懷小孤作

玉女亭亭上遠空暮帆疑睇翠入宮霞標忽向雲中過瑣島虛疑雨後通鼉穴水蒸波浪濶鮫房霧擁翠華重扶搖一夜成飛度始信蓬瀛解御風

和張七兄舟次感懷作

川水巳發夏向中江雨初斷雲莪莪高林深翳漁檣綠返影斜連賈船紅短褐湖山廿淚迹虛舟天地信飄蓬停橈日暮陽瀾水未信匡廬夜半風過小孤夜値風渡湖

別江四參軍之桂林揆　寒泉

剡水朔雪逐征轎桂水秋風送別船擊筑行歌燕市月長纓孤嘯粵門天梯航琛賮宗周日邊徼輪蹄大漢年明聖出來愼封守參軍南去莫

徒然

題李文新居

學士新堂卧石邊肝江舊宅亦先賢兩姑返照
青能動大阜朝光紫下懸架閣藏書眞萬軸前
廳谷馬幾回旋知君宦達家聲在不作樓臺擬
木天

早春宴王公子池亭 雜興 校勝

江城曙色動漣池佛檻名花靜欲披丹藥懷春
紅待雨天桃經雪絳含枝即看賀燕喧堂構乍

有游鱗越暖漪公子憐春眞不俗賞春祇賞早
春時

陳翁八十壽詩

華山高卧白雲瞰黃髮今來又爾孫市塵烟霞
迴枕席江湖魚稻自饔飧快心事省常憑几識
而人稀每杜門更羨孔璋名欲動會看洪澤發
深源

贈包護軍入閩 鼎臣

[illegible]來列帥不如君武庫詞壇兩擅群拂袖霜鐔
寒射斗揮毫雪賦思凌雲天邊貔虎今何似海
上鯨鯢不可聞　昭代晉公今仗鉞前籌好爲
策奇勛

寄廖愼齋師

甚慚少日負深知渺矣冥鴻見未期燈火氷霜
空歲晏門墻桃李尚春遲不辭原憲貧懸甏苦
憶申公老下帷十載一緘裁奉訊黎山勿水豈
勝思

酬王大司成初秋閣望見懷作 許峰 齋業天

一經長負碧山清十載巖居思未平貝葉堂開
空月上桂香臺古況秋生山中北斗懸高閣竹
下匡牀困短檠蘿逕蓽門人共棄晚蘭猶許擷
遺英

附王稚翁先生原韻

秋風初動玉峰清天外森森萬木平虛閣捲簾
輕雨度長空對月白雲生靜懷蘿逕分山展遠
憶松牕續夜檠何日攜琴聽皓鶴共君細擷紫
蘭英

壽塾師黃雲屋先生七十梁

童髫就館及丁年誰信霜毛便颯然眼底駿駒曾步武篋中魚蠹是殘編病餘風雨歸詩草老去參苓湧醴泉自怪侯芭眞懶慢玄文罷閣日高眠余髫時仞學聲偶頗見前出一聯云步武有人當道可識桓典馬余應聲曰惜陰在我及辰須著祖生鞭

賀楊大舅新居成

陽回氷雪湛虛無佳氣新堂動彩符閃俯雙溪堪躍鯉臺森古木合巢烏家聲淸白傳非忝架

閣丹鉛望不孤見說庭除饒隙地春來剛好種龍雛

夏日重宴北田學舍呈稚翁

出郊大埜迴涵虛背郭樓臺靜有餘落照迴光依錦席殘春留色秀平禽舊穿薜荔深深合新種蹊桃宛宛舒愧倚仙舟頻學釣祇臨淵湫羨遊魚

贈莊二尹部運留都

巨艦遥遥又帝都連艫白粲下龍湖輸將漢吏今稱最撫字唐賢世所無百里閭閻徯活鮒二年京國久飛鳧物稠民耗君親見急待旋輿展壯圖

夏夜宴楊氏池亭

桃溪桃熟午陰陰況復宵筵水竹林淸瀑落堦寒滴滴明星當戶漏沉沉部喧鼓吹知池煖水湧氷輪覺坐深不爲迎秋篋紈扇滿天凉籟自蕭森

昔遊

鄱湖危浪昔曾經廬阜雲蒸雨氣冥山影有無天浴鏡濤神飛動地飄萍雙橋風展圖南翼一舵宵驅不夜城伏枕鬱孤山四塞乘桴誰遣寄平生

宿從姑答斗陽兄訊

姑石岩嶢一水頭欲依淸嘯破孤愁滿江涼雨滄浪暮萬井高梧碧玉秋蘭菊有懷期洞府乘䑺何意隔芳洲靑鸞白鶴時延佇忽枉瑤華思遠悠

附張斗陽公原韻

誰釆孤英自插頭短筇高嘯送新愁風雲不放魚龍冷燈火偏宜鷹隼秋幽意久懸黃鳥谷江容纔上白蘋洲不堪相見還相隔欲奏清商思轉悠

秋夜宿雙玉樓答近翁訊

樓高雙玉碧雲頭上引滄都蕩劫愁落日吞林生爽氣青天江郭帶高秋甍檽已遠人間世島嶼虛疑海上洲回首十年空夢覺望洋東向轉

悠悠

附羅近溪先生詩

憐君高臥玉樓頭孤夢相牽入夜愁劍引星芒分月霽帳涵風味與天秋勛華早卜麒麟閣雅調無論鸚鵡洲擬共層臺千氣象月峰簫曲望中悠

同近翁登從姑嶺答見歸見懷作

層壁垂簾欲下懸天橋飛屩上翩翩危厓俯瞰疑無地東峽中窺忽有天鹿死幽壘花始現象

堂鐘梵侶同玄不堪日暮嚴城隔山月淙淙下碧泉

附近翁原韻

虛榻山樓共下懸樓前鸞鶴向人翩雲光掩映雙江水霞彩玲瓏十洞天望入夕陽秋更野語深塵刹意俱玄蓬壺他日延清爽應憶巖頭聽玉泉

酬鄭立所用前韻

美人家住鳳岡頭叢石當軒翠黛愁霞散巖光

江閣曉雨滋樹碧洞門秋深慚避地棲愚谷不分幽居接閬洲空谷行歌知爾暫佩魚冠鶡望方悠

愚齋兄約會龍沙況郭翁吏部來赴答贈

匡廬秋爽接洪都紫氣西來霽色符仙鶴雲中進自舉冥鴻天外影相呼夷門趣赴侯生駕小巽來過叔夜鑪蔘渚龍沙明月滿疑從鮫室抉珠

別李郭凡用韻

天峰下榻空延日石峽停橈亦暫時江上沙明秋色遠山中木落暮光宜論文字内知心少結友生平識面遲去棹杳然歸路暝桂舟蘭艇爲誰移

附李郭凡原韻

爲戀風流移席處特邀月色過溪時洲前杜若秋逾淨水上芙容晚故宜燭影搖林青閃閃簷花近酒意遲遲非緣投轄留連久自愛論文惜解携

傳信吾枉就山中贈別

長蘆放舸春風裏日岫留居暮雪時四海交遊誰骨肉百年道業獨心期山中桂樹團團淨江上梅花點點垂特贈所親君莫棄索居歲晏不勝悲

司寇大夫吳竺翁年伯壽詩和稚翁韻

江城曙雪散春光壽域天開九萬疆霄路冥鴻身尚健漢宮雞舌夢俱忘繞軒粟粟琅玕淨當戶層層玉筍長栢葉椒花擬登頌鳳山雲樹隔深蒼

送鄧學博之化州

新水溶溶滿棹春水邊桃李遠將人天涯薄宦仍傳業海畔登樓莫愴神六藝元供枚叟老諸生自愛白公醇高涼山色應無恙綠酒行歌且入脣

送張侍御弟應　召還朝

先皇恩詔重霄下萬國遺臣掩袂看龍去鼎湖天路迥春回閶闔露華漙都人解避青驄鞚漢史仍裁白豸冠未羨埋輪家法在好懸肝膽五雲端

奉酬稚翁夏日訪潛谷仙居作

雲帆忽枉沙頭棹星履來登江上臺瑞靄自浮蘭槳動野芳如迓綺筵開湖山萬古風烟色松檜千章棟幹材此日追歡真已泰更酬大雅若爲裁

附稚翁先生元倡

爲訪高齋移釣艇幾經曲水見丹臺董帷遥共

玄關入阮展危攀錦石開潭壁靜盤龍虎氣山
林長護棟梁材沙頭月色分歸棹咫尺相望思
莫裁

和峽中晚釣

古壇高閣散明霞改席邊潭坐晚沙層壁日曛
留倒景芳林春去尚幽花垂綸幸奉磻溪釣貫
月俄登斗漢槎搓曳劃然烟水外翻臨飛鏡借
年華

附峽中晚釣原韻

峽外千峰冠夕霞峽中移席釣鷗沙歸舟萬里
孤帆影懸石千尋四月花烟梟絶崖褰繡轂月
横高樹漾靈槎持觴不盡磯頭興莫遣流魚失
露華

秋夕餞舊遊赴舉

暮凭高樓盡此觥龍沙天末是洪城脫韝鵰鶚
横秋上出匣風雷入夜生天霽星臨湖水動月
明人向鏡光行十年此路生深省的的雙亭漾
玉清 省闈在洪城東湖上有蘇徐亭在焉余往就試時月色如畫二亭宛在水中予發深省謂同志曰不惜蓬跣第二君笑人耳

送縣侯入　覲

玉階仙仗日華新影入千官羨逺臣手握銀章
臨百里身依彤陛望三辰晴雲路轉清淮曙霽
雪行銷御路塵黎水風烟重回首碧桃花下不
勝春

雪中表兄張四參軍送酒京邸 棟　少湖

都門載酒春偏雪蕭寺停驂暮定鐘青眼天涯
君骨肉黃塵京國我飄蓬繫官禁衛心終逺投

牒明時力向慵稍喜故園歸不惡披雲掃石自
西峰

廬州驛樓晚眺

碧樹丹霞晚弄鮮廬江山色秀歸然持杯野水
卻殘日倚檻風林帶暮烟海上瓊樓非異境人
間絳闕此停驂塵緣頓醒三生夢頗覺黃粱夢
亦緣

涂前溪壽詩

忽憶平山無錫君幾年投老此溪濱堂開秋水

明於玉閣倚芳洲靜自薰笑悟冥鴻辭赤縣旋裁龍種上青雲年深詩債貧難索敢向親交懶作文

寄鄭武平（淵立所 大理寺副）

平生愛讀循良傳解贈仍攜漢吏篇驥展君才寧百里鸞棲治效在三年嶺徼地近耕收早海展風多雨露偏馴雉懸魚君自愛好音今滿路人傳

壽碧崖毛翁八十詩（同年文岡父）

漢儒素業最毛公昇歲傳經事偶同講下諸生森立鵠庭前令子久翔鴻陽回芸館晨光滿星動雞窻夜氣冲不用延年問仙訣姑崖高傲碧雲宮

其二

淳龐日遠入間世古雅如翁俗豈知家政翩翩朱氏禮士風念念 孝皇時結交垂白心逾素守嘿人群慎自持老去頗公長健飯狂瀾砥柱待何誰

其三

曾弄柔翰藉壽觴又看今宴啟初堂壽碧崖不改風烟色南極常留牖戶光手種高槐雲氣合晩開別業柘陰長腐儒老大慚詞客欲展新篇思淼茫（翁七十時諸俊游繪碧崖南極二圖為壽予叙其一）

庚申秋鶴舟丈人繫官北上余作詩一律為贈有招隱之意今十年矣丈人已棄官南歸攜卷見命用前押致賀云

十年湖海倦追遊二畝田今稱所謀湖影青天

高士棹夢回明月羽人秋乘軒不省曹為馬泛舸今成穩駕牛底用蘇耽抱仙訣但藏孤壑飽丹丘

暑中聞吳文學訃（繼宗 雲海）

飛霜六月撲人來三疊秋風思轉哀荊璞未投心獨苦萊衣自舉夢難迴孤舟圩浦燈前賦（初見舟次時示詩）疋馬燕臺雪後杯更欲從君天壤隔玉樓何處亂雲堆

答王北川登樓見憶

蛤湖洲前萬里流安濟橋邉西一丘軒臨滄波
白石燭八卧翠壁青霞浮爲憐獨鶴交頗懶忽
躍雙鯉情何悠促君片帆下明月莫爲詩苦空
登樓

暑中諸友集仙居講業值雨

萬柳堂開雨氣初炎天烈暑片時徂偶從結夏
依瓊圃得似迎風坐玉壺新漲自浮丹嶼起飛
雲忽送遠山孤虞絃一曲千年調此日南薰興
不蕪

留一翁外舅

出郭逢迎四十秋重來入迓是天遊不憐季女
摳衣泣請看童孫挽袂留津浦雲流山避席江
城月上水登樓桃溪咫尺呼能至爽氣諸峰日
夜浮

望吳樓爲合肥王氏賦樓在合肥望錢唐吳山王先人故宅

魏王城塢越王都千里風烟兩畫圖山落鏡湖
遝舊國地連淮海是新區雞豚社古心同遠鶴
雀樓高望轉孤想像春秋登眺處蒼然風露下
平蕪

送王北川上金陵

龍湖雨過流明霞湖上水生高漲沙南風五日
金陵樹西顥八月銀河槎身凌絳霄夜有色袖
拂玉宇秋無涯復陽客仙訊釃酥洞口爛熳芙
蓉花

秋夕稚翁枉山集更從溪泛步韻

尚憶垂髫宴侍年聽詩重覺思泠然秋江高閣
魚龍定落日山臺薜荔鮮豈有庾樓供勝賞幸

從蘇艇御飛仙灘聲樹影相將曉疑共乘槎泛
九天

附稚翁原韻

一賦俄驚三十年南山秀色故依然身當碧落
虹霞繞樓壓秋江水樹鮮空外歌聲流古調烟
中燭影洽群仙等閒又試新豐棹乘興都忘欲
曙天

送李縣主入　覲

簡書經歲政方新環珮今來向　紫宸竹馬望

凝三極北鳥見高傍五雲春絃歌里巷風貞行
桑柘閒閻俗頗淳祗恐蘭臺宣召早鶯聲山郭
綠空勻

雨中東吳會海兄時會海徙寓大明門東

金臺獨夜抱春陰微雨濛濛結遠林天闕疎鐘
聽漸曉禁垣鳴鳥好儴音群芳自動青陽色高
調誰憐白雪心苦憶經時蘭槳共層城迢遞隔
長吟

題沈府尊去思卷

一麾天闕乍鳴騶使節翩翩爲象桂留臥轍不知
龍水路褰帷憶上鳳岡樓千家澍雨甘棠日數
載祥風黍稌秋露晃只今行百粵郡齋惟見月
華流

秋日集朱氏水亭

秋渚城東千柳樹拂拂自逶孤臺陰眠鷗浴鷺
得所性白石滄江空遠心百年舊遊欲華髮落
日勝集聊幽尋流光塵事竟何有但見素魄期
同斟

稚翁枉天峰集月夜登絕頂有作和答二首

曾侍峰頭瞰月升今茲望夕愜重登舊同勝賞
人誰健不改寒光夜自澄清磬遠隨林籟發濁
醪香借露華凝水雲一片空濛上忽忘中州何
處陵

其二

彩霞飛盡月華升摳袂相從絕巘登十里鷩濤
寒籟遠一天秋色碧波澄人占東井星文聚天
遣南州瑞氣凝山館夜深留不得躡雲飛鳥下

中陵

附稚翁原倡

珠林共待月華升兩度危峰望夜登別壑松濤
來復去連城江霧泛還澄酒搖碧掌金波合歌
入鈞天皓露凝勝地佳朋能幾會鬪雞悵望下
中陵

答羅石溪

松關却掃三春雨山閣危冠五夜鐘豈有文章
鄰琬琰忽驚雲漢下瀛蓬詩篇高適老逾壯經

筍邐韶業久慵何日論文許猿鶴斷雲初月亡
門峰

西鄰

西鄰閒圃幾年深滿逕幽葩靜自尋芍藥非非
垂曉露海棠灼灼弄春陰看花學士門留句結
社幽人酒共沈應笑東家草玄客竟成底事困
分陰

懷涂近塘

曉寒山閣迥無群孤磬泠然正憶君桂樹雲過
臺縹緲菊花香動石氤氳青蓮許結匡山社丹
笈同披玉洞文蕨境瓊枝堪自愛海門水濶欲
平分

潘孝子卷 傑南城人事具邑志

撫君孝行幾凄其白首情深祗自知風雨一丘
逢虎後星霜午夜聽猿時仍聞脫節心尤苦每
爲春祠手自治愧我一瓢空寂水對人能補白
華詩

秋日雁石溪過訪天峰

松關忽枉論詩客冠履翩翩問野雲萬壑秋聲
寒欲動一屏山色晚含曛看君不淺青牛氣愧
我終慚白鶴群散漫杯盤且乘興天峰泉石好
平分

諗安仁楊醫治俗病

通子頻年病苦厄一瓢千里意何長承聞鍼石
投來效會有刀圭肘後良江觀月高風定暑山
樓雲起樹生凉憂多無柰憑誰寫甚憶倉公擅
禁方

贈朱四丈

白頭東郭一先生背郭移家事事成水碓梘流
新浦出柳臺當戶遠山迎閒齋草上南華席別
塢花侵濯錦城津市小堂通一水泥雲步月往
來輕

近溪先生壽詩

姑山傑閣冠危峰碧玉潭潭紫氣重花散蔔林
千劫雨雷轟鯨海萬年鐘息陰擬共珠林鶴縮
地能攀葛水龍少小登堂今向老一枝長美洞

門松

題小瀛洲次稚翁韻 洲在石峽水口中稚翁樹築而名

天上支機不可遊三山海外說神洲誰驅碣石來平野却導龍門作穩流大象混茫終不宰扶輿靈秀屬陽侯疏江鞭石渾閑事此日高風萬古畱

夏日飲二鄒兒池上 天錫觀我天賦養吾

池上當年弟若兄佳晨何日不經行開尊喜見青山在照影驚看白髮明潑潑遊魚投釣出駸

駸芳草上階平分陰向晚眞堪惜抑戒盤銘共此生

五月十三日稚翁招小瀛洲舟泛疊前韻

北渚初攀彩鷁遊盤江出峽見芳洲天連四水團於璧檻帶滄波死欲流沙上乍分紩圖種醉中新拜渭川侯 是日竹醉種竹故云 風光永日歡無盡歸棹還爲霽月畱

其二

落日回檣錦纜遊洞簫徐轉綠楊洲村童沙女爭窺影月榭星橋曲漾流禁苑久推靑瑣相雲林無判素封侯磻溪會入飛熊夢早晩能爲洛社畱

悼俗兒 幷序

俗以壬申五月三日死今三年矣其時勉以禮自制乃一感觸輒爲潸然是月過其墓不忍視夜宿東山悼之所謂痛定思痛也

久矣兒亡不可呼傷心猶似斷腸初七年癡閉

開千卷一夕殘生尚片蒲 俗患心癥閉痛不可忍然好讀檀弓左史之文垂死語之性命之故卽瞿然起坐 豈爲白頭思舐犢眞憐玄首失童烏無窮此去端陽節昌歜言尊對眼枯

聞張七丈自眉州量移蒼溪

忽聞劒外又移官果若人言蜀道難仙宰淸時多霧變故人幾載尙泥蟠開堂玉壘雲迎蓋鼓棹峨眉雪送寒詞賦由來楊馬敵蜀江天遣故盤桓

長至後太水復心弟問門前洲起未用韻

報答

黑風疾浪走蛟虬江上孤臺𣲖欲流別渚忽成陽鳥滓前汀誰問白鷗洲雲霾簫曲黃流合浪拍津橋大地浮兀坐高齋無邪久乘桴思共海天秋

季夏小瀛洲再泛疊前韻

一月龍門兩度遊爲探醉竹步長洲沙乘波浪排空起雨逐山光入座流衮衮璧池羅俊彥崔崔磻石重王侯峴山賓從悲千古誰共揮戈挽日留

贈江府推之延平任兼致懷廖愼齋師

少年夢筆故空群雄駿先鳴又美君千里黔黎三尺在一官淸白九霄聞旗峰雨氣消殘暑劍浦龍文上暮雲東郭老師如有問祝雞牧犢尚江濆

送李可旧宰泰寧 椎

連峰中斷翠成蹊九折岩嶢峻可躋旌旆自縈青嶂出衙齋行與白雲齊四郊禾黍秋方熟百聖家山望不迷 聖代循良光古漢應將桑梓視黔黎

江上望小孤

東南天柱立江滸白浪蒼崖萬古寒誰借巨靈批月斧斲成仙女叠霞冠番君宅瞰眠蛟窟楊子波搖控鶴鑾濯足振衣無此地風帆咫尺畫中看

秋日訪近塘翁不遇見懷有作和答

寒露江天暑尚蒸高臺思共晚霞凭望深玉樹風難御病渴金莖露欲承明月忽投光自炤青山無恙氣如增炎涼底問人間世海嶽長懸不夜燈

和近塘早冬有感見懷作

近冬霜氣被嚴阿敢向流光嘆擲梭商谷芝無千日秀徂徠松有萬年柯途窮阮籍愁何事卧穩袁安得已多金璧看君堪衛武時裁淇澳詠如磋

題酒慶樓獻稚翁 樓在王氏先祠後東有先塚西臨鳳池畔

涯慶樓高俯閟宮金盤佳氣四時同象山自抱
牛眠氣龍峽長廻鳳沼風萬里霞光來繡闥千
家瑞靄上深松極知爲奕靈根舊即看蘭芽長
玉叢

艮復姪訊春遊新作即席答

愁病文園苦見花開毎時復昔年華武陵日月
遥何在瀋令風流去不遐沉醉難同歌露井題
詩空見茁天葩只今烟雨青陽減孤負傷春興
轉加

巠山嶺逢涂近塘春望移時去歸見懷次
韻奉答

一別春山春水生郊晴乍喜蓋重傾日暄萬綠
光如濯雨過千崖氣轉明呼酒欲邀陶令醉遷
鶯剛送戴郎聲不堪草色還分袂幽澗陽坡悵
獨行

數日新漲如海柾近塘詩訊賦答

雨裏園花爛熳開高溪急漲轉喧豗翻空銀漢
愁傾瀑下峽驚濤作怒雷逵嶠忽從天外落孤
臺眞到海邊回銜泥杜甫君能似皓首青春莫
厭來

王念溪艮復姪對雨見懷却寄

蘿逕春闌門未開横江高漲日奔回林間不語
黃鸝濕雨裏懷音布穀催流潦憑陵龍峽去急
濤還向鳳簫來美人憐我傷春老片片飛雲下
石臺

懷丘泉州

泉南城外海水飛泉中老守今何其已聞雲漢

憂雨急況復鵁鶄當夜啼浮沉雙鯉不可問早
晩孤鴻天外歸窮愁故人苦相憶臨風獨立沾
裳衣

會仙巖讀書感興上稚翁

卜居巖晏倚穹蒼極目玄雲思淼茫世遠唐虞
元渾灝運回周漢自文章愚公何日能成谷河
伯窮年只望洋萬壽願公長海嶽高深終古藉
梯航

往于薄遊都下涂大推臥具避暘欵餉之

今再歲矣今臘君復北上告別感贈詠

燕山氷雪皓差峩輗輅逢君一笑歌燈下解懸
高榻煖馬前㽕醉妙醪多故人聚首傷時暮往
事驚心忝別何風雨莫辭征棹遠天涯春色到
滹沱

和王大司成中春九日潛谷邀遊赤岸園
作三首

荒郊行樂登名園童穉爭迎國老軒冠蓋拂花
添氣象笙歌將鳥送頻煩萬年枝老虬龍動五

沃花開燕雀喧南極一星明斗下却分光彩到
丘樊

其二

溪上晴烟萬樹春遊人謾擬武陵津何來仙馭
雲中下轉覺霏霏雨後勻津路望邉皆紫氣蒲
輪行處總成茵自傷桃李公門滿垂老林坰翳
此身

其三

春回日日訊花時一雨千花放欲疲幸自繁香
供座入從教淑景共雲移江山勝賞天相命風
月高臺地故宜俗傳赤岸卽古赤溪李說書有赤溪風月臺激電轟
雷歸騎擁祗須秉燭悔分攜

附稚翁原韻

出門桃李遍郊園野店山橋度鵝冠村豎却驚
知姓字江城回望隔叢煩林中鳥已呼農事澗
裏泉如助客攜徑路欲迷相問訊石頭南岸有
丘樊

其二

赤岸桃花歲歲春白頭今日始知津一朝暖旭
開能遍萬樹穠芳醉已勻便點杯盤成錦席忽
搏蹊路作文茵麗情却憶皮公賦猶擬前人鐵
石身

其三

主人文史富當時愛客尋芳不厭疲苔徑盤迴
花逕遶桃林迢遞席頻移笙簫度水春堂迴雷
電生空夜雨宜滿座豪英歡[illegible]合獨慚衰朽負
佳攜

江竹翁九十壽

竹峰千頃綠如何鳳翥龍孫歲歲多露色瀟洒蒼玉潤野光團戶白雲和郎登衛武淇園日好和康衢擊壤歌青鬢廿年曾獻壽衹今漸已頂毛皤

早春懷張屯部丈

屯部平生鮑叔如論心總角鬢毛疎歲回北斗光東揭雨過幽林氣自舒天地幾年容骯髒江湖垂老獨樵漁高空傑閣春雲上會有新篇慰索居

同江司理送聶賢良飲餞仙居時江有雷陽之行識別

層壁澄湖敞閣盤遠將歸艇出長瀚青山草席行杯久白首同心向別難雨露春回天死暖風霜秋入嶺南寒獨歸茅屋江干靜木末夫容耐得看

畿府江兵曹七十壽詩 振 藍泉

龍樓曉色閃旌旄虎旅[illegible]待漏勞偶逐寅鴻還栗里郎看仙鶴在林臯雲中花柳搖津市海上烟霞覆極高嶺名乍入稀齡逢四美不妨壽斝醉春醪

朱觀山徙宅

君家徵士稱才子居傍城南劉翰林朱善良性與劉子憲紹國初以七才子並稱在昔萬金非買宅于今三徙遂初心月花往會賓攻玉歲晚論交尚斷金卜築功成惟教子學宮槐桂肅陰陰先友觀泉子存時嘗倣古韋氏爲月花會以敎俗日延子爲之勸講惟觀山迄今不變信義嚮然又嘗聞學宮旁國初朱聚族居甚廣後盆散今徙復故居焉

贈周大貢春官 桂 義所

束髮論交忽二毛摽飛何者健吾曹諸生文學推高第郡國賢良冠譽髦折柳青雲生別袂看花遲旭麗征袍懸知上國觀光後衹爲斑斕夢獨勞

棘樊

插棘編樊露未晞非貪春到競芳菲倦遊自笑爲生拙貧病何知學圃非玉有溫香移簷蔔霞

分五色種薔薇不嫌開徑當溪而已信蓬門過
者稀

索居

索居日日閉春回春到柴門午不開盆水桃花
紅自照卧沙鸂鶒烱如陪看雲隱几俄成蝶問
竹臨流獨傍梅最是青山無恙在不厭貧病雨
過來

羅樵南自金陵遊歸過枉有贈答韻

黎灘秋落是清渠三徑蓬蒿翳舊廬遠道風烟

歸暫耳高軒雲水過相於杜詩良友相於花臺幾聽
顯公法鐘阜眞遊六常居怪得新篇湖海氣滄
浪長帶夜堂虛

花朝教諭兄拉遊赤岸園

晚歲清漳乞得身日從玄圃樹芳儕喚回雨夜
池塘夢同步花朝露井塵坐上青山橫紫氣曲
中流水度陽春風雷忽送龍門色又看斑斑玉
笋新

至日讀易廪山仝竹先生惠詩見憶報用
韻

陽至嚴居獨掩扉薰爐古易坐霜威緹宮律轉
遥相寄寒谷春回願不違敢謂書前窺太始祇
從靜後戒危幾石堂負笈虛年少日短窮山歎
道微翁嘗於石室著易附語時元錫未及童未獲受業今以為恨云

送劉學博擢教漢州時補任僅數月

都門幾日動征鑣一雨山城正灑然雙槳忽搖
彭蠡月孤帆遥掛洞庭烟留題雲樹高吟外惜
別江湖反照前詞賦蜀都人自擅好將經術業

才賢

題陳侍御雙瑞卷

繡斧行披滙澤烟迢遥江表識堯天忽從星渚
流瓊液更向芝城湧瑞荃九疊金光盤綺戸一
泓靈乳湧青蓮還　朝不獻東封草霜簡冰心
上　御筵

甲申春涂賢良鄧文學遊赤岸園歸暮集
瑩初紀事有作用韻

江城春色太漫漫萬樹緋桃照碧干巳恨木冰

澗石鎔恐教花雨散闈官瑶池仙侶雲中下紩嶺霓裳霧裏看垂老勝遊能復幾苔裀草席且盤桓

甲申春上仙山先壠陳黃二老丈王懷寧昆季岳賢艮覝集作

玕北春雲一嶠孤古壇中敞羽人居神山地拔芙蓉嶂鑑水天開日月湖風樹幾年悲宿草星堂每歲耤生芻獨慚魚菽何多日不是男兒是病夫

何黃程吳諸君以郡守許公命召集玕江不克赴贈別

雨過山南翠亂浮何來鸞鶴下滄洲袖攜尺牘千秋色臺映澄江萬里流惜別中宵移斂郭離歌斷岸巳扁冊𪉽姑光霽黎灘外吟弄無邊美俊遊

秋日借鳳泉靈谷山謝客勤枉訊賦答

靈谷年來麥思多憐君同病柰君何秋陰石室眠三日雨色芳樽枉冊過谷口雲根留復穴風

門琪樹散晴珂華岡千載紅泉外何許辭家共薜蘿

厚山丈爲尊翁贈公起天申坊

于公種德百年深此日初酬燕翼心冉冉鸞書霏雨露桓桓石闕起天陰澤流梟海千家潤隄作河防萬丈金總是大椿根舄奕盈前蘭玉肅森森

旅泊瑞洪阻風奉懷郡公祖許公時遷陝西督學

鄱湖秋抄驚風雨天際孤帆泊暮烟荻浦雲深

群鷹滿楓江夜久一燈懸陰晴物候牽行色南北行藏信所天此日軒輶雲樹外明看旌旆斗牛邊

小圃醉芙蓉和鄧瑩初韻

秋圃芙蓉世共誇何知海上得仙葩只憐飽醫陰山雪不謂曾餐赤水霞白紵歌闌朱鷺下霓裳隊入羽衣斜靈根合種靈臺上猶向滄江伴釣槎花初開白午後紅

黎文學過家上汀洲任詩留別用韻賦答

三年從宦一青藜千里章逢得所師鼓瑟調隨
流水去傳經心合碧山知何論遷秩官仍散稍
喜儒曹路更夷都講鱣堂今上相石渠雖館重
相期

其二

漲落龍湖水不波何來峽口唱離歌卽看歸夢
春臺滿又掛征帆貢水過汀由青衿迎穆白詞
林玄思薄陰何分攜無柰江天暑柳色蟬聲向
晩多

其三

登臺底事忽茫然有客將歸嘆各天病起頭顱
肴漸雪跡疎城市不知年青陽舊業臨岐惜落
日離心客路牽敢謂王猷無聖域千秋猶愧子
雲玄

伏日王職方過訪山堂集

衡門赤日下星軺邂逅清揚暑自消爲眺南樓
過竹徑况逢西岫落松潮漪蘭偶向風前合叢
桂何當月下招卽看乘槎霄漢上之官誰道是

遥喬

送王職方丈之留都

漢官何似使君賢赤縣三更美政傳更向刺桐
看海色遂留膏潤滿閩天六軍莞鑰留都重百
代風流建業偏篋裏有書人不信始知金石自
貞堅

送憲伯丘厚翁丈上滇南任 二首

登臺千里朔雲廻滇海銅標叱馭來望重 主
恩今拖憲時平邉鎭借賢才昆明波色褰帷出

金馬霜威建節開珍重 聖明柔遠意盡寬漢
法事招懷

其二

晏歲相看擁傳車新從百粤解戎綏不緣靡盬
勞耆舊肯使皇華更遠驅宦迹東南家俎豆中
原冠蓋日除書懸知不厭氷霜色鈎直何心問
得魚

冬日別程鼎卿

吾宗上世遠清芬循吏 先朝况絶群瓜葛諸

孫還爾在謳歌赤縣至今聞一尊湖海寒相勞
千里風烟袂更分聞道壯遊多翦拂好將新賦
獻凌雲鼎卿祖苑馬卿南樓公令上元時稱循吏時有吏部雲霄天有月上元程鄉月無雲之謠

別王允用

斜日高臺敞石蘿扁舟忽爾遶相過十年一榻
為歡少晏歲通家柰別何芸草欲萌霜後葉梅
花乍放水頭柯看君標格如藍玉好愛分陰自
琢磨

別聶賢良北上

公車薊北日紛紛有客天南重解羣把袂一尊
開落日裁書三殿向春雲吹回陽谷氷全暖駿
入燕臺價自分十載天人應滿腹佇將上策答
明君

呂令君拉遊小瀛洲有作答贈

碧樹都門識面秋蓬蒿一臥歲華流分符再覲
青天近出郭時招勝日遊江上花封傳美政雨
中桑色動春愁何當四野歌桑麥醉把漁竿楚
水頭

章斗津文賦別用韻答

蒿萊身世一荒庭上客相過否頻亨星聚草堂
添夜氣春回林鳥變和聲琴中山水朱絃古天
上圖書紫府精此地何言曾此會白頭俛仰曷
勝情

七言排律

寄題張二表兄新居谷蘭　相

白雲峰頭佳氣深白沙嶺下平疇陰藝蘭分秋

已百畹榮木蔭夏還十尋聚家近遠團虛落結
屋高下依瑶岑黃犍督耕春濕濕青螢課讀宵
沉沉泉井土肥大行谷地僻境異桃花潯兩峰
之下雙溪上十年卜築生遐心

七言絶句

瑞昌王孫杏花樓

勝閣秋高鴈疊寒杏樓春暖萬花攢湖山眞賞專千載絶勝陽臺夢寐有

待月

江上孤雲一片秋長風吹落白蘋洲氷輪忽湧鯨波色銀海溶溶獨倚樓

山樓對雨有懷王念溪

黃花岡北讀書臺雨夜登臺酒獨開何許雨花

臺上客吳門烟水未歸來

春日過念溪別墅有懷

楊橋東畔鑑湖開雨過春從草樹回知有舊時花鳥與將山鍾阜獨徘徊

遊麻姑 六首

仰面嵯峩半入雲紅泉白石氣氤氲遊人躡蹻休回首塵土烟霞自此分 右半山亭

其二

白玉虬龍下碧泉化爲疋練此中懸翩然東下滄溟去更鼓鯨波雨八埏 右瀑布泉

其三

仙都羽客出門迎郎去飛雲第幾程惟有丹霞峰上月寘輧時照列仙行 右迎仙橋

其四

冷於氷雪淡於河嚥入元臺四氣和麴蘖人間緣底事空名徧誌碧山阿 右神功泉

其五

危峰上與絳雲連濛汜崑崙睥睨前自有法雲

陰下界更無氛祲到諸天 右丹霞峰

其六

西華峰頭萬丈蓮移多洞府碧泠然離離烟草今何處海水桑麻一惘然 右碧蓮池

丹霞嶺看霞生

脚裏明霞拂袖生金光縫氣叠連城即今已在飛霞上肯斷虹橋便玉京

憇丹霞閣漸海秀屏至洞天

青鳥雙雙下紫微仙壇雨過碧蓮肥峰頭神女

遥相待散得瑶華滿路飛

桃花書屋三詠爲劉知州賦 莆

播州纔罷復連州頗嘆劉郎不自由何似石橋流水外桃花夾塢兩三丘 右桃花塢

其二

南州仙伯賦歸來自引清湖理釣臺盡卷絲綸三百丈投竿剖粒得魚回 右理釣臺

其三

山泉曲曲抱亭除分得滄江萬頃餘不爲飛觴

傳白玉自憐活水決清渠 右流觴池

別朱易庵 調安福 以相同志

下居歲晏倚雲霞十里青山一徑斜古易牀頭天咫尺爐薰茗碗自生涯

其二

萬丈雲峰臥紫雲披衣夜半我攜君峰頭手弄中秋月人世難聲那得聞

其三

沖玄十載水雲多偶共峰前臥薜蘿後夜千峰何處月憑將秋色寄銀河

三五先生送別書岡頂 三首

碧玉岡頭萬翠虬南村佳氣望中稠書臺定是陶公作丹木黃花自好秋 岡有臺相傳陶淵明讀書處

其二

五老蒼蒼俯石渠雲峰莫即是匡廬落星記得湖邊石一枕差義玉檢書 雲峰有五峰書岡石如落星石

其三

霞館中秋夜不扃九天華月渺蘭汀今朝微雨

江頭望撩亂離愁幾點青

舟中聞鴈

山城殘暑客離家千里三看素月華昨夜夜深秋雨裏數聲寒鴈落汀沙

送客

幾年不見潭東老江閣今來識客星聞說兩都風王遍勝緇山海十年經

送涂郎

盧龍塞上經投筆司馬壇前許叟乘落日平原

秋草裏横稍躍馬臂呼鷹

挾策金門卷 爲邢武王貢士題

王郎射策叩君門十二匡時策最尊西望汾河祝 明主高懸虞日照乾坤

送梁學博遷永嘉 二首

新官素業兩相宜舊雨青氊向越溪驛路相看盡桃李春風早度玉山西

其二

去家千里久如何涉嶺浮江路更過思遠樓高

春莫上玉簫聞罷月明多

得王宗甫詩布陳劉推奬語因寄宗甫

太丘老去道彌尊 陳學博元祐閩人 公幹才名少巳喧 劉海陵令源南城人 獨抱太和春萬斛自凌滇漲水孤鶱

其二

十年疇易定鑽研木榻今來靜合穿天上龜龍遥有象江頭花拂淨無烟

唁湯令君 二首

枕簟西牕忽聽秋離離江樹拂城樓年芳巳恨留難住底事商飈起暮愁

其二

南山秋色氣相鮮况復蓴鱸美可憐傳語督郵青著眼長官久賦倦遊篇

其三

掉首漁樵未擬回十年心似不然灰無端更見風波惡白石青簑喚不來

瀛南湖雪

昨夜蓬壺水忽氷化爲瀛海白龍蟠城邊萬樹

瑶華滿斜日凌兢疋馬行

江女唫

江南白苧雪如鮮不剪鸞衣千[illegible]筵米穀自裁新舞袖綠雲凌亂舊花鈿

競渡唫

郢水滋滋月欲沉懐沙千古汨羅深吳兒自鬬魚龍技不弔湘波逐客心

午日竹枝詞 五首同張七元賦

上江風北日南風昨夜江豚拜[illegible]東未了仙郎

白雪曲石尤將雨助颯颯

其二

燕山歸來江水漫江南風景最宜歡饒是東湖
波浪濶魚罾魚網傍離安

其三

進鮮淮上簇紅船處處江船急進鮮潑潑鯆魚
雪花白阿誰打得暮江邊

其四

午日青青水上蒲老親堂上肴諸雛日永捲簾

通乳燕水高開筍進游魚

其五

午日青青水上蒲斫來張戶任奚雛多是清魚
還濁水不勞遠水寄雙魚

懷江龍溪 時官武昌衞曹

芳草連天思益孤郢陽仙客不堪呼欲招黃鶴
騎相覓烟水蒼茫是鄂都

客有自湖南來者得龍老所遺布乃家攜
閩產也戲作寄龍

紅塵陌上大悠悠玉帛金繒似水流何許衙官
廉吏在戔戔白苧餉行舟

見月

江上流雲片片秋長風吹下白蘋洲氷輪忽湧
鯨波色銀海茫茫獨倚樓

別謝蔡泉 二首圖九 尚安同寮

十年相別此相知抗手風烟有遠期燈火孤舟
君莫忘射陽湖曲水中坻

其二

射陽湖曲水中坻南指鈞州路不疑楊子江邊
春似海蕭仙壇上月如規

答贈傅陳二兄 二首

南箕星畔化生身手挽天杓把漢津欲借銀潢
濯凡骨浪花猶在壁湖春 傳說星在箕十方

其二

天涯去住感君同轉瞬韶華又夢中骨肉此生
那得忘薊門氷雪廣陵風

其三

仙帆飛度廣陵灣咫尺風輸萬疊山江水碧空
㴑一色不知何處是鄉關

附傅愚齋詩 明應 高安人

一自逢君盡托身崎嶇還涉幾重津共言昨夜
春風好移棹輕過甕水濱

其二

迢迢天外一身還領得仙人八寶丹白日羽翰
眞有此到家曾見萬重山

其三

黃埠津頭一語深君心憐處我心欽春風浩蕩
湖山外日日忘君八字箴

其四

兩地相看一別遲我心欽處爾心知乾坤瞬息
浮生寄冀冀朝朝共所師

附陳省齋詩 道川

同年學道獨難兄龍馬神龜萬古經出岫洞雲
如倦鳥行藏用舍一身輕

筠州諸兄訂明秋集龍沙賦此

龍沙城邊秋月明眞州城北暮雲平雲山不隔
來年約莫遣沙城月似水

別陳張廖三兄 二首

平湖東望思如懸萬頃湖光浴碧天見說師門
愚有訣聰明黜盡獨惺然

其二

前年爲別迎鑾津此日津頭搶別神爲問此生
能幾別別時能更幾回春

附陳旗峰詩 二首 一 理戊午果 愚齋先生門人

簫峰盡處碧雲深曾聽師門極口欽甕水湖邊
風月夜親知句句是心箴

其二

細草青蒲笑語遲乾坤何處更心知慇懃別句
尤堪省獨立惺然愧我師

別聶平岡 二首

盱上逢君氣不群五陵宵鍊軼高雲夜闌一語
緣何事正目玄淵斂十分

其二

蟬聯千鈞重不群好將官貴抵秋雲丈夫動忍眞難事泥土康莊自此分

別吳使君後登空明閣賦如贈章寄謝四首

西塔移尊夜未休屏山今雨更淹留虛堂酒散心無邪秉燭還登最上樓

其二

閣嶠峰高尺五天飛來淸漢鶴溪縣麻姑只在江鄉外不遣明霞近坐邊

其三

北海尊中客盡賢虎溪一笑共蒼烟樵嵐水上山如簇若箇孤峰乞數椽

其四

避堂何者可當公下榻眞存漢吏風底事山僧能愛客夜深分供雨聲中

附吳南嶽公原倡四首 劉倫

朝來紫氣入閩關何處天風落珮環爲挾麻姑能羽翼片雲來去幔亭山

其二

麻姑雙瀑濺銀河下有巖扉養薜蘿只怪明霞飛不去仙踪却在此山多

其三

命駕迢遙見所親相逢無語鶴溪濱山門送客成三笑太守何如閣上人

其四

蘭衡爲珮玉爲裾雙鳥名山信所如太守避堂留未得當年北海事應虛

調包將軍三首用來韻

鶴嶺何如日岫看浮雲咫尺向君難祇餘長嘯峰頭月尚照當年石洞寒

其二

飛騎驂驔寒漠淸擬將斂氣作長城翻憐鈴閣秋風裏長擁維摩一座經

其三

躍馬昭陽故不群青蛇袖裏靜氤氳可憐跋扈鷹揚氣歷盡孤山一片雲

秋日過宋氏挪臺侯峝亭文不至

一庭清流四岸深高臺飛閣郭柳成陰籠鷺狂客
眼何處渴盡臨池看草心

寄題朱松嵒書屋 師泉翁門人

齋居閒傍北巖松若憶巖前十丈龍半入青天
半玄壤主人何地看高節

其二

高臺山外石嵒開花竹春深日日來獅子石頭
泉脈動幾回化雨點丹苔

贈彭雪蓬時主復眞圖書閣事坐臥一小

樓如蓬牕

上界仙居十二樓樓居憐爾亦天遊不開東壁
圖書府便上西華太乙舟

三五先生約舟遊成岡余舟先發郎君追

至爲別且致贈言賦如章

十年有約重相赴千里酬心心所憐爲苦別難
先放棹不應棹放轉凄然

其二

中夜年授一卣詩聽罷潸然問底爲歐冶干將
精自合吳門疋練氣誰知

其三

鹿裘親上祝融峰夜半虞淵瞰日紅拂袖星辰
光爍爍佚陽鴻鴈唳雝雝

其四

雲關霞洞未留眠更許溪山後日緣海上崑崙
天北斗自占瑞氣到華巔

附劉三五先生原韻 四首 陽御史 舒

十年空作雲霞夢千里重過骨肉憐爲我揮戈

回薄日青天白首一昂然

其二

山中宰割又刪詩家法河汾曾見爲莫嘆貞風
千載邈有風自我共誰知

其三

一囊璀璨文章府到處遥占斗氣紅人在西方
君莫憶如今鳳鳥可雝雝

其四

秋深件月欲無眠惆悵寒岑後日緣此別遥遥

占獨往應酬舊許泰山巔

書岡舟泊聞鴈

讀書岡北當年路落鴈西風悵別離何事酒醒
孤艇夜鴈聲一片雨花寒

送楊朝聘之湖州省覲 三首

浮玉湖邊玉不如清茗斜雪湛酒虛經逢篛笠
簑衣客莫只青錢問白魚

其二

儒風千載盛蘇湖安定遺風尚有無緗卷瑤函

燈火倦試憑俊傑訪三吳

其三

一官湖海夢難忘墨妙亭前乍見郎劒技幾年
渾夢裏土花初拂紫鐔霜

九江道中見螢有懷觀我兄

露下螢流濕尚飛草頭點點上人衣恍如二十
年前見共學齋心古剎西

春日遊王氏園用韻 四首

蛤湖雲暖樹芊芊江閣招賓醉紫烟我病懷春
春強半忍教沉酒負花前

其二

桃花幾樹太分明飛盡春烟宿雨晴恍是輞川
圖畫裏霞觴玉液豈辭傾

其三

江干遲日可憐花把酒看花日欲斜春事怪來
忙不徹遶城絃管鬧誰家

其四

尋春漫漫得歸遲麗景心知隔歲期步入松關

燈火亂一天風雨倍相思

飲李園

雨裏尋春幸未遲紫荊花倚絳桃枝主人愛客
能無賴喚得輕風滿意吹

夏日再過李亭

近來好事中山劇一月看花便雨廻葵葉當風
能灼灼山殷梟日故堆堆

巳巳春曾沂南携子枉就有作賦答

雲龍湖上泛扁舟滿榻圖書指岸流覊子鶯花

渾不隔暖風旭日共天遊

其二

年來同學故多群酒思詩情獨許君渴向黃梅呼玉盞醉於芳樹賦江雲

其三

手種芳桃一井春偶便深柳臥陽濱君來不盡看花眼手綰垂條十丈新

其四

新豐橋水放舟頻橋畔江梅約又新惟有分陰堪自愛疾於流水是芳春

附曾沂南原韻 三首

鬻犬金餘賸買舟滿江波浪接天流片帆忽落春風裏不是山陰雪夜遊

其二

朔風去棹君憐我春水孤舟我訪君握手不堪無限意一蒲青草坐江雲

其三

桃李芳菲萬斛春山空鳴鳥暮江濱野人不盡登臨興一度看花一度新

送沂南出遊

風雨離離此問舟朔雲東走水西流送君不作尋常別不唱離歌唱遠遊

招王北川泛月不至

月霽天澄暑暫消晩風輕漾木蘭橈玉人有約來何暮獨鶴庭前自品簫

中春四日同諸生就冲前念溪新泉遊赤岸園關展作得稚翁春遊六絶追賦如章

雨裏春遲自掩關忽驚春色滿晴山何知學士天遊日恰共窮愁此破顔

其二

雲和沙暖盡芳苔十里桃花曉風催天與韶華天不負忍眠幽谷負春酣

其三

觸眼春光太不禁絳桃鋪繡柳垂金能堪樹裏瓏山君可柰花前錦浪深

其四

樂事年來劇欲分舞雩三兩漸成群花陰危坐能終日川上行歌解遏雲

其五

穠李夭桃水一隈堆堆綺縠怕重來漁郎撩引緣何事笑指花源勸盡醑

其六

別塢移尊日已西催歸歌鳥四如啼草裀胥胥眠真得秖恐雲深去住迷

觀瀾亭 四咏爲稚翁先生賦

舊識天峰玉几巔何當雄旆立樞前卷來海岱風雲氣時作龍門急雨濺 右雄峯浣黛

其二

憑虛臺館俯通川不盡歸帆天際連忽逐斷雲來近浦又隨白鳥入蒼烟 右帆飛曲水

其三

楓林迴合岸莎青澹澹閑亭自不扃無數鴛鴦信來往何人知是狎鷗汀 右鳥下平蕪

其四

芳杜人家遶碧溪雲中雞犬語黃鸝漁郎欲入無勞問處處桃花路不迷 右小橋烟水

題方壺卷 贈蕭田林公子

神山海外說方壺金闕芝宮定有無底似壺公臨洞壑天門日月恣招呼

其二

翽翽公子氣誰群更上雄峯立白雲海畔明霞飛不盡袖歸好作五龍文

乾山風木圖

乾山宰木鬱蒼蒼萬竅號呼幾夕陽縱有丹青能畫得一天靈籟起玄堂

河上送客還江南

馮夷秋望水連天江落潮高思渺然此日乘槎何所似支機石畔鵲橋邊

題喜雨册 爲劉令君賦

蕭蕭雨氣薄江城城下填填土鼓聲多少令君祈雨望今君何以對蒼生

寄懷閒上人 二首

空明閣上暮脩脩雨色秋聲坐泬寥飛錫不知今夜月鯨音何處轉清潮

其二

十年火宅浴青蓮羊鹿諸機等世緣得似白牛車上路大千俱壞獨枵然

首春遊赤岸桃園 六絶

二月看桃亦不遲早春被塢錦垂垂天開萬曆千年泰故遣和風特地吹

其二

萬樹桃花曉風蒸瑶山碧水靜如澂劉郎此日遊何處不是天台是武陵 是日劉竹泉父子同遊

其三

前年赤岸踏桃花萬斛東風十里霞回首看花人散盡蒼烟紅雨自汀沙

其四

穠花錦塢自成村蜂蝶紛紛日過門一樹冬青數竿竹板橋南畔獨閒尊

其五

拚醉新豐酒莫辭即看赤岸柳成絲新豐橋上人如水解採花源問阿誰

其六

繡陌芳阡次第過臨清臺下夕陽多一尊更對清流飲林霞春星柰客何

附涂近塘和詩 五首

倉庚聲裏日遲遲錦簇花枝遠近垂扶杖板橋深處望東風偏向萬花吹

其二

步入桃源煖氣蒸錦文乍吐靜還澂桃夭不墜千年咏此日賦詩豈杜陵

其三

昔聞南浦赤園華今逐香塵踏紫霞爲愛酒紅花共媚不辭狂酒臥平沙

其四

洞口花神笑客辭世人忙裏鬢如絲君今尋得桃源樂久領桃源更待誰

其五

水上舒鳧兩兩過酒光饒取夕光多春臺覩見

調元手林鳥園花意若何

近塘翁過賞薔薇有作卽席答

水上薔薇爛不收水心花影若爲留花神應笑

簪花客獨樂園中最白頭

宿業會仙巖聞黃宗理枉省至福山迎寄

凌空佳興浩漫漫晏歲危峰遠共看白日雲門

飛雪裏遥知身並玉龍寒

了空上人者異人也鍊魔伏牛西登華嶽

瞰佛光峨眉洛佛五臺禮佛燈南海其

人調御穩順間前事輒自稱妄心云

峨眉雲色五臺霜南海紅蓮玉井看祇是色身

邊上事世人天外憶龍輸

揭希先生持身堂吉節編求題于時方在

草土未有以復也今六年矣先生更枉

責前諾會于岊樓未遇留題賦答 二首

避地頻年長島山翩翩飛屩訪柴關樹瓢自語

峯頭鶴不共長房縮地還

其二

孤帆忽下山陰雪一榻空眠谷口雲歸路相思

君不見直隨岊月送夫君

送黃少府入覲 二首

一騎凌兢曉出城紫霞飛彩上衣明路人不識

神仙尉祇道黃郎太劇淸

其二

澹霜殘月上瑶京便踏滹沱數尺氷帶得歸來

散花縣古黎灘市作賢聲

悼逝 五首

聃迦梵詰孔衣冠三教瞞盱一色看何許㝷雲

疑似墨無爲乞得大還丹

其二

一駒南嶽復江西踏殺人儕棒喝齊却見廣州

丹荔熟翩然葉脫向曹溪

其三

往君參路要眞師二遇眞師却屬疑試問蕤香

焚掌曰如何易簀結纓時

其四

棲玄山上集靈臺肅領群仙膜拜來何事茶毗
氷雪後幻心到了未曾灰

其五

蒼梧淚竹恨汍瀾禹穴稽山萬古傷此日神仙
仍野死人生何處不他鄉

春初代簡訊阜平傅陳翁二首

上林積雨未全花何處郊枚醉紫霞儻得庭園

春自好剩知晴旭滿長沙

其二

憑將郢曲唱梁園枚叟年來道最尊賦罷縱無
人解讀麻姑白雪照初暾

辛巳春日過桃園追念余近塘舊遊悵然
涕下

酹爾天桃底事慵年年無恙只東風舊遊何處
淸尊在紅雨明霞總夢中

李君自南豐來手所編書見投却謝

翩翩孤棹曳霞裾授我緗函問會魚老去之無
渾忘却一庭涼月草堂虛

題貞烈卷

赤地繁霜玉毀年回看甲子巳週天秖今生氣
龍淵似長夜飛搖北斗邊

王念溪冬日見訪天峰

三餘一榻萬峯巔肯信楊雄不是玄問字客歸
山閣暝古松高帶一溪烟

送章明府至百順壺漿盈野感賦寄贈

鳳池驛外路漫漫歲歲朝天送長官垂白幾人
逢此日壺漿夾道淚闌干

早春從王北川乞柳栽

復陽洞口柳如絲春日黃金散碧漪欲借一枝
南浦上和風歲歲寄相思

夏日王念溪攜酒狂天峯訊二首

井畔梧桐拂檻高夏雲邊筍又層宜情知白首
經生拙無柰西崑石聽經

其二

廪山兀兀度春陰又惜天峯結夏金古井峯頭
君試汲龍湖百尺未論深
晨起醉芙蓉乍開皎如玉色折贈鄧瑩礽
奇葩朶朶霧中開姑射仙人下玉臺拾得瑶光
君自愛日高休遣醉酡回 花乍後色變頳而名
春日江大學攜酒赤岸桃園過小堂集韻三
幾歲西峯共石君花行竹坐嶺頭雲崦嵫飛駕
那能繫壽得桃源又夕曛
其二

却笑先生煉九還月爐霜杵鬢成斑如何别塢
穠花下纔酌流霞便住顔
其三
迢遥京洛客衣塵却上匡廬問正因此日虎溪
橋畔路桃花流水不勝春
過大乾廟 有序
大乾廟本祠隋死義郡守世傳謁其祠
能見夢知未來之吉凶
入世紛紛大夢中却從夢裏問窮通石牀一覺

眞前夢好與秋雲付太空
遊武夷九曲 擬櫂歌作
頻年飛夢武夷多九曲迢遥柰若何此日幔亭
成獨往扁舟一曲任高歌 幔亭相傳魏王設彩幔宴曾孫處
其二
二曲娟娟玉女峯雲鬟淨秀接高穹春深膚寸
成霖雨豈比陽臺只夢中
其三
登船三曲駕雲濤峭壁年年力自操東望蓬瀛

歸不得何如海上跨仙鼇
其四
四曲金雞 峯名 去不回更傳仙蛻偏崖隈只今惟
有嵓前石飛翠流霞日夕來
其五
大隱高高五曲深古堂廟貌肅陰森回瞻喬嶽
人何在兩岸芳蘋一片心 有文公先生祠
其六
六曲蒼屏倚澗開異哉猿鳥總悠哉年來稍喜

陳司馬構得蒼雲玩易臺

其七

七曲天壺接天壺峯名俯翠寒櫂歌聲裏上危灘由來佳景中藏樸白石青蘿處處寬

其八

八曲巖獅吼石湍鍾模鼓子靜相看遊人欲上長年倦空肴風烟十里寒獅子峯鍾模鼓子峯

其九

行到三三水未窮桑麻雞犬忽雲中回看蒼壁鐵鎖處中關天門走玉龍

下大王峯戲題

十嶽三山了得無龍鍾人怯瘦藤孤始知范蠡歸來日只泛扁舟向五湖

潜學編卷五終

潜學編卷六目　巳集

序

潛學編卷六目終

潛學編卷六　　巳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樵李項元漉閱

序

經繹小序

昔尼父上聖天縱之自生民獨盛矣而下學於好古亹亹也尚嘉唐虞尊典謨爲天人統夏殷周撫世平成之烈訓誥誓命術焉乃五典六官萬務之經曲郊廟會朝燕饗之雅頌移風宣化蓋寤寐志之至其本明聖之軌裁當世之變屬辭比事一衷於天用則春秋之所以教也易昉太皞周備縣辭而造化人事之動賾畢具播一實於六虛備萬用於三極俾人開志成務而神易之原得研而際焉語上而暂於物語下而達於天故書詩禮樂春秋天之五運乎易秉與符則其元命也於戲天道恢恢豈不大哉神明默

成之至矣精知質行庶可以用中

三禮編繹序

三禮本古曲禮儀禮周禮而名古經必有記記經所未備若異由者今世所傳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則相沿誤也蓋曲禮本經余聞之李大經云（南豐李子經論）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禮天體也天體物不遺故物必有則自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生死之有其介與凡親疏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

體各品節之以立教蓋贖不厭動不亂而幾微畢察委旋時中也命之曰曲禮槩其目曰三千非質三千言微乎微耳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察而高明廣大都焉時著時察之謂知隆此由此之謂行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經人義之大端也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婚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儐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體又爲朝會聘覲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比時豫物將事也有體是儀法之大者命之曰儀禮譬天儀象乎則二十八舍以經天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蓋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

興王治之大順也仁者人也禮者體也隆禮者尊仁由禮者體仁禮無體則復於禮而仁全蓋仁全而天全矣周衰禮廢迨春秋晉韓起適魯猶及見舊典禮經歎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其感也孔子欲觀周道適周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歎道盡於禮也又贊之曰郁郁乎文已夢寐志之世莫能遵明於是乎作春秋以維周禮蓋重禮

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己經用擣絶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篤好古始博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備冬官之記高堂生實始傳儀禮經斷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斷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旣夕虞皆士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諸諸侯大夫昏喪旣夕虞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

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問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冊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頫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豈孔子存周禮於魯而王朝禮業不得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與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守官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何異乎九容不修九思不愼六官不建五禮不秩而三綱九法從淪斁也余讀禮手錄曲

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敦本實致微耶約身理家可服存者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若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經記鈌錄表記坊記緇衣語精實於經通者附焉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記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故五篇近儒取五官聯近冬官者廻互更定以爲冬官未嘗亡也然何從質是之也經所存終逺也故周禮經仍五篇二記

中與二官相發明者與工記附焉其科條見禮記編繹序中匪敢銓訂庸便誦讀云

禮記編繹小序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錄禮舊或記變禮或兼記禮履之務異經者也豈七十子之徒若高堂生孟卿后蒼之倫所記與漢初湮滅有間巳漸出至元成間而備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九江守戴聖刪四十九篇曰小戴禮彌約近奧而於經不

儀今取諸記儀曲禮者各附本經後如編殺漢
與文皇帝感上世列爵分土建官任職之道略
不槩見也命博士諸生頌論次所聞爲書曰王
制制雜出夏殷與周禮不盡合而義相出入以
近經又自有記故首王制列周禮六官後它二
記中記古治天下國家之度制器數錯出者爲
王制下附焉孔子語爲邦曰行夏之時說者曰
夏小正之屬不必然也然而近之矣呂覽十二
月各有令時有秦令焉而古制以存蓋秦令建

亥而月令主夏時得孔子之意以其時秦未劇
制天下自恣雖也不韋獨令諸儒生獵取前聞
成書亦猶古制哉故次夏小正月令學記王世
子記國家建學作人之濃略具與周官司徒學
正相表裏記武王踐阼若經解古學造在焉又
次之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
獨劉子政所得二十三篇中十有一篇只存今
樂記是也記通論禮樂之事又禮先樂後又次
之百工之事至微末而道　考工記非冬官而

固冬官屬也則或冬官記也事理燗然精矣附
焉它諸聖門與君大夫若門弟子縱言及於禮
若統論三禮之事者類深奧有微言閒乃紕繆
記之者失之也然亦耿矣故首哀公問仲尼燕
居閒居次之觀上之嘆本陰陽造化帝王因革
之變鼎鼎輪輪矣曰禮運禮器即物有宜稱言
之也運行而無迹器成而有方逗其會之通乎
器其典常也故禮運禮器次之大戴盛德篇他
工記中語三禮錯出者類附焉夫禮得之者昌

失之者亡於觀戒至遠也而莫亟於春秋檀弓
諸記得禮之事失禮之禍與春秋互發又次之
夫禮無不體也洋洋大哉乎聖門通論道德仁
孝政學之語何非禮也出二戴者博矣孝經經
也孔會之宗傳在焉記之冠冕原本也故首孝
經大戴記主言入官小戴儒行次之表記緇衣
中粹者入曲禮記餘與五儀小辨用兵[illegible][illegible]進
矣然古書今及見者甚耿何忍棄也與本命[illegible]
焉家語故自爲編以其記孔門答問及弟子

學與禮記相出入又附焉子曾子傳大學古
最粹宋儒表章之而道尊其出檀弓曾子問者
顧往往雜矣其粹者乃在大戴篇愨而深微而
粹存之闇闇持之勿勿進之㨖㨖靡有息也又
一言一藥即龐義贅辭要無傷其大都故受之
曾子終焉嗚呼詩書禮經而下莫近於戴記類
爲編而三禮書大具失倫者咸各歸其官俟世
君子得考觀正焉

尚書詩傳繹小序

聖經猶天象然古注疏蓋推步家豈必盡天而
時有所明不可廢以因用測天也宋集傳法合
諸家爲訓最善諸采用若已意不復識別恐碎
辭近經也大都放經文訓釋爲近蔓言病已然
滯言失意故時繹其意以通經焉其諸儒訓釋
者姓氏則各標於本經篇端

春秋傳通小序

五經惟春秋傳最高古以丘明受素業公穀精
核類亦游夏之徒也雖時有錯近要無傷其大
都其諸儀象乎猶璣衡之遺也故各標本傳
棄經而任傳淆矣謂璣衡即天也宋程傳最簡
當胡事辭主於格君故時有蔓言亦容有鑿思
夫屬辭抒意比事明教非亶可字句求也作統
言以通經焉其諸儒訓釋者姓氏亦各附次於
篇中

國史上編序

予歷世史志載考觀天人貞一之統察古今近
合之變王路隆汙道術舍敗之故悱然嘆之也

曰有以也夫易首乾象天春秋尊王於天表一
大於元非以天統元氣甄陶陰騭難諶而諶靡
常而常大一統爲其貞耶非以合不能無離離
必且合即近不合惟助上帝者必常德篤恍萃
其渙合于一耶洪荒首君躬上聖神智易貢之
德以兆於政化邈乎尚矣三代之英以亶聰明
之資都作君師之任兢兢於欽明抑畏之本亦
曷常不官三才府萬物播九德於六官舉以其
世而奠又之乃其時宗臣王佐四友十亂之倫

恭孚和一又何其景附響臻也迨其季葉道隱
於耕釣辱在囚奴迮矣既厥終竟集命佐命宜
訓行疇以顯也豈非元氣未漓誠精聚合爲會
之元也與哉周衰王迹熄而道術四裂終莫能
宣明仲尼觀天於獲麟觀人於轍環莫遇也於
是乎上觀唐虞下采夏殷西觀周室修祖述憲
章之業而持載覆幬生長收藏之用一軌於天
行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
文也後死者以得與於斯文也而由有周而來

帝王歷數代天子民之統終莫之能屬則天下
之生久矣代而彌散蓋其離也三代而降受帝
天之命能混一六合以啓統行世者曰漢曰唐
曰宋雖道沿世降而治以代紀均之作生民命
而上下幽明屬焉漢得天統弘寛簡忠恕之政
太宗恭敬溫文有君人之大德措黎庶於篤醇
而惟年久長催于不終迨彌留弗替聖統存焉
而終已鮮輔董江都明天人古今之統劉更生
稱其庶幾伊吕而生適後時曾不得一當主也

唐宗起南北六季之後基命昌明成太平之烈
垂意於仁義教化海寓晏然考厥佐命則河汾
房杜魏三賢實佐佑之而用不究於禮樂文中
子前見之歎焉彼其以孝弟爲社稷以不言爲
宗廟以五常爲四國以無不通爲富貴以無不
極爲死生者三才九疇卒屬之布衣焉已也宋
興神器得於掩取禹迹限於職方雖其本已淺
積百年而仁祖恭儉始幾小康神宗銳意堯舜
三代之理於仁明武庶兼有其資矣而濂洛諸

大儒者作以誠爲本以敬爲門以太極二五盡
神明之容以誠神幾妙性情之德以太學爲戶
庭以中庸爲閫奥以孔孟不傳之學爲得之遺
經也其言曰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懿
哉道乎而純公於裕陵又相見相遇合而竟以
中阻也夫非皆五百歲至精之期會乎而適不
相值蓋元氣之散久矣離久而後合雖其合而
不免於離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明興　天純
佑命光古夏而軼漢配天　高皇帝驅逐裔狄

復帝王自有之中國　成祖表章宋哲由濂洛
以上達洙泗納天下人士於理性命之塗㷀宜
天順之世風俗篤醇言信行質純師純法之儒
烝烝出焉　肅皇帝嘉意皇帝王師之統渙焉
泗東章施於敬一克復之訓而其時有學有師
有傳有習以獨知爲良以良知爲聖即博即約
即知即行直上附於鄒孟蓋仲尼殁至是且二
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五星集於
清廟文教光焉乃列代英君誼辟格輔碩臣鍾

間氣之英貞性秉道以戴主奠民者雖合離久
暫未之能一抑又何臚炳而彪列也此記謨訓
述之所以志也於戲書有之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君之言尊也宗也師之言資也亦宗
也故道通元命德配天地則命之帝矣建中表
正統一三才則命之王矣燮調元化寀勿奧樞
則命之相矣明天地之統苞君相之業闡理性
命之奧作生民耳目爲後世法程則命之師矣
故帝以道配天相以道佐王師以道達天儒以

道得民其分不同其極一也易乾五上治曰飛
于天乾二時舍曰見于田而均象之龍語並德
也屯初宜君曰貴下賤蒙二宜師曰子克家而
均繫亨貞語同道也故帝之有紀明治之有統
也翼以謨而明穆交贊師之有訓明道之有統
也翼以述而庚衍不墜聖賢在上則推而行之
在下則述而藏之微是天莫屬其心民莫必其
命而王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或問之曰惟然
則紀謨訓述而足矣乇傳志何爲者也曰贊王

統也天一而風雨露雷山川河嶽各宣其用以
有職司於天王一而六官九列百司庶府各殫
其共以有職司於王語曰三十輻共一轂轂其
樞乎而徽輻則不運在昔名碩靖共爾位一志
畢能秉信履義輻輳于其世豈苟而已哉入則
効忠出則宣力居則嶽立動則霆擊主蠍則順
而將之闕則拂而襄之治則張而相之亂不避
難不舍勞蹇蹇乎身殉之也此王國之幹也傳
良臣貞臣若爭臣論諫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庸

勳親親分九土五域以爲天下公而王政有根世以丕平王迹熄而一匡九合之勳迄數世終賴秦而下罷侯置守郡國師帥之選備六官之務靜生民之業撫薦慰安民命繫焉是明主所與共天下也乃遵法斜俗婾快於功効孔子所爲免而無耻者哉抑時有用焉帝者得之以立事而勝蕤傳周列國漢而下傳循吏能吏皇造始基蓋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沉幾密畫鷹揚燮伐禍亂戡焉以耆定厥功及代承平內

靖外攘合散坊潰緊桓桓赳赳之夫是賴故將者國之輔生民之衛也故紀附將謨傳列名將述焉夫忠節世道之所倚也臣死忠子死孝然後人紀立而國統尊故孔門之教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上達節下毀節自志士以至仁人未有不約之于節者也誰能違之激爲氣節下乃捐戾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節也傳忠節其傳經學何也曰先師之志也昔先師章志貞教陳天道人

事之紀世爲儀表莫大於六經矣豈無辟儒失道之本眞執方局見文訓蔓辭以迷離其質乃賢者重傳承守家法上闢獻納則明聖之閎議揚于王庭下廣教授則六籍之微言繇於閭宇誦而思行知而乃言進不枉道必以其義退不失義必守其道久相待遠相致久幽而不改其操患難而終相爲死也豈榮貌哉故兩漢經師之承傳最重而風俗最淳其於經譬則臺史乎豈必盡天而歷日月星者終莫之能廢也且聖

遠而言湮庸知夫後有作者不窮經而遵道乎故傳經學也傳文學何也曰昔天下之治方術者嘗衆矣陰陽名法道德各得道之一察以自好而不該不徧靡敝而莫知其極也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加意乎仁義深而逼蕤而不褒膏沃而光燁各具有其質文用能上拓典謨下披雅誥暆六藝之歸涉百家之奧明天下治亂之統紀與故能言其意而必行於遠也以會歸於聖人論其世而出處語默進退之際可以弗畔

也亦豈非命世之英卓然有繫於世路之與替
道術之正反者乎且文顯而道隱庸知夫來者
不因文而見道也故傳文學也昔先師之設科
也先德行思魯人有恒其品士則行已有恥使
不辱命於孝弟信果庸碌而列諸世師資道缺
有間矣而淑人君子氣鍾其粹性命於德篤鄉
者淳至而淵乎似道也是百世之儀矩也何可
間也次者本仁惇孝率義由禮行不越乎矩立
不易其方辭受取與之際介乎不回疚焉亦先

民之有作也何可簡也使漸涵於聖門不有進
於首科品之上士者乎下此則獨行硜硜然賢
於毀枉者多矣傳淳行義行獨行易有之曰鴻
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詩有之曰皎皎白駒夫
皎皎者儀之表也時命大謬遯肥于荒深根寧
極與時偕藏利害不滑斂德閟光貞不可亂是
微之顯也風之表也即炳幾遠害遯亢豫待視
溺焉不止者遠矣風貪頑者莫大是傳隱逸造
化物曲之精至微眇難識而占候卜筮方藥之

技稽天驗人顧往往前知命中如影響蓋其微
也雖其小道而贊天生民之事均出於六官故
通其道則聖局其方則惑志方技天生五材帝
用六府民並用之以為天下公蓋其理也故貨
惡其專之身亦惡其棄於地力惡其盡之人亦
樂其效諸已用天分地而正德以幅之則民生
厚焉志貨賄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非獨其主德茂也蓋必有妃匹之助焉乃其燕
女溺志淫黷淪斁則覆亡隨之雖憑賴先德身

致鴻業莫能違也必且受其禍敗若反中其子
孫下至匹庶家道成於女貞民俗風於閨範以
為是人道終始家盛衰由焉故詩首關雎魯桓
舟雅矣周姜任姒春秋卒宋共姬錄記季姜其
重也夫述內紀列女傳書稱咸若爰及昆蟲禮
通八蜡不廢貓犬易象萬賾乎及豚魚明物曲
有性也明乎物曲之性者不敢用非道暴殄之
矣志物性終焉總之三代而上可考見於詩書
禮易者為世表素王有年表漢而下各以記謨

訓述傳志次世代科條其文爲世若年表標與
亡之統紀先焉而天人古今之故續備文取材
於史義稟質於經去其猥重存其典正其申治
也詳其危亂也確其褒善也周其懲惡也隱詳
以周故盡其辭備論其行事以著法隱而確故
嚴其斷抉其志不盡其辭俾懲省深痛識早反
力無使狎機事萌逸志而滋亂焉蓋黜其不經
者取其近經者道其可道者不道其不可道者
爲史學要删乃其詳則正史存焉於戲法象衡

陳於上晦明否泰通塞萬變而不失其常者天
也九域分布於下神明糞土隆汚回易而不失
其方者地也五性參兩於中治亂廢興進退存
亡紛綸糾錯而不失其正者人也故消息者時
當否者位卷舒者道貞一者志得全者全天心
天而道不得全全人畏義而節帝者之所紀相
者之所謨聖者之所作明者之所述志士之所
哉仁人之所安達賢之所通節士之所完下至
幽人貞士庶婦季女介乎不欺其志也焉往而

不可見天地之性哉燭幾者昌處極致亡徹明
惟理逸豫以荒故明君望未萌之欲而聖人謹
未然之防有以也夫用歸於毋逆天道毋絶地
理毋亂人紀俾物各得其極而已矣詩曰風雨
如晦鷄鳴不已語處世之有恒度也詩曰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語吉人之
有恒心也詩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感往者之不可及俟來者於無窮期也述函史
上編需明哲訓定焉

函史下編序

易六爻體天地之撰範九疇盡經世之務古聖
后先民諸應天撫世弘道覺民之業亶彰彰具
上中編矣乃其天經地義民彝物曲有倫脊可
循沿不於時變革者則有之天官之分九野也
方域之奠九州也人官之列九品也是三極之
道歷萬世而同條貫者也故首天官次方域次
人官天官莫大於時令曆數以紀之災祥以驗
之而天人之際大備故次時令次曆數次災祥

方域莫大於土田土田生德之本也有土田而後有貢賦漕河通焉故次土田次貢賦又次漕河人官莫大於封建封建政之根也封建廢而任官任官有統而後九德服在位也乃學校其本巳故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有學校而後有經籍經籍者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禮理天地之序樂宣天地之和而後人道成焉故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長國家而務貨賄乃其來久矣

於是乎小刑明刑大刑制兵故次貨賄次刑法兵嗣馭焉春秋謹嚴莫謹於華夷之辨矣故次邊防次夷狄異教爲常道裂也自道術之散始也當防乎其防故受之以異教終焉易二象以盡意疇五行以成務書不盡言史何敢當焉然三而九又九而大備而天下之故亦略具矣

灝穹懸象徵表爲國故紫宫二十八舍三百二十中外官於王朝邦國官府下逮人民畜産類仰較若一也而二曜五緯八風雲氣時從權爲故王事臧嘉僭忒逆從之際於天象若景嚮斯巳嚴矣明主司天人之契謹察眂爲兢兢奮天官書第一

天以河山條紀峻胡越之介裨海環之而諸夏方域奠焉皇皇禹功彌之于封濬分畫蓋其理也故辟生康緜功濟於來今迨世多變縱分衡裂首體不屬而生民糜爛耗矣帝者統寰寓爲一愼封守爲兢兢條方域志第二

元后法天御極三公論道弼化原而無職司六

卿分職庶宋承序百辟宣德輔運而天地官斯人紀所立哉自教之衰釋道而議政主德罔弼而守牧之政紀闕如也又遷代巳數大官曠爲述人官考第三

天以一氣播三統五行於四時消息發斂示聖者之度故時令於王事爲最重孔子語爲邦曰行夏之時贊易曰後天而奉天時故上德一天中奉天畏天下智不能違紀紀以民正下者侍天以亡後儒狃兵志賞罰之權廢經常之令辟

矣夫晝宵亦何可得違也述時令記第四
天道至俠俠矣由欽若曆象而來世紹遵明即
星官曆師能按部推驗不爽於軌度則天行有
常聖者創法而人之聰明能紹天也然昆侖玄
耿豈巧曆能盡獨時有推明故堯命羲和以欽
天迨舜受終即察璣衡以齊天詎顓守法哉總
之以隨天推候爲本述曆數志第五
天合日月星辰海山嶽瀆人群鳥獸以成天譬
則人乎合頭顱肢體五臟十二腑毛髮骨理而

成人故五事僭理而六氣類應猶覘氣於腑臟
之變而絡脈所注隨病也儆忽者殃彼拘而鑿
者惑已乃即占候爽而詆應非類何至言之不
察哉故知類應者爲知微述災祥考第六
天以丘陵川澤阜百物而土中稼穡作生人之
依諸彊理裁成導利均布繫王人是賴故君之
言宗也生德之大宗也田不井不均居不里不
輯即有生觧遂矣帝者體天弘覆立元元之命
其惟井野乎然非久長人之官不任次土田第

七
王后身三統六事九正之重修和理叙而天時
地宜人官物曲之利興焉其則壤定賦任土作
貢因民任力即百代不與易也然損上益下而
益損下益上而損剥安附地夬忌居德斯理亂
所萌哉司計者覽詳於貢賦登耗舒促之變宜
可爲僾然懼矣述賦役書第八
河之爲中國患舊矣濫溢懷襄帝用震儆得禹
而九州寧乃後卒橫放莫底也夫黃河於川江

導諸夏同功而河爲中國陽性勁又西北水泉
少而河身陿隘甬水時行半天下之洪燎都焉
其潰決固當乃江於天下爲右陰水泉所從出
者多夢澤巨而三江五湖之漭瀁灑焉其險而
不爲敗亦其性哉今河益南徙獨全淮受其委
而鑿齊魯之墟以運漕議者顧以爲天數神力
不可治謬其本矣作漕河志第九
王者法星土方域之文紀畫國分野庸勳建親
而天下康君宗榦輔府事依焉則自然之符也

附枝大而心披柯葉彫而本瘁亦曲防過矣今大藩坐擁無功之奉而材不效諸用文蘖稍疎則司　國計者朘天下膏血以贍之而日䀏䀏患不給也蓋交病甚矣作封建志第十

自唐虞登庸若釆之訪僉曰敷施惟九德爰陟至申命特命交讓之風穆然而黜陟幽明之典不替也故辨官才惟德推官能惟讓考官治惟庸乃後世以浮言程士以資格限官以案牘瞽毀課績也悲夫夫設官而不知所任亦無爲設

官矣述任官考第十一

昔王之敎學也綏帝降之猷定民命之衷令無危于天地之性故學者學也所以興德勸行陳藝而漸之道也校者教也主化俗而導民今教不列而學溺士於浮文悲夫夫設學而不知所以爲教則無爲貴學矣述學校志第十二

六經之爲天下治也尚矣易象作而三極之道畢具唐虞之化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詩書纘備焉故易以宗命書以制典禮以教中詩樂以導和春秋以定變觀全經而知夫大道之恢恢諸子百家史傳作而華繁寡實矣乃其初亦詎非出於六官之流裔也哉剔源疏流俾嚮道者有所統述經籍記第十三

自聖王本天經地義民行以制禮禮理而安安則樂樂則天而樂從生焉故禮體也體神人百物萬事之極而節文宜適之者也樂者樂也樂繇乎道也禮由中制樂以和行中和者性命之精鬼神之會天地民物之統也故聖王上之夫

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仲尼之所志歷千載而不效於用悲夫沿源譜流俾言禮樂者有所統述禮儀志第十四

昔王本天地太和而作樂以斟酌調適令反之乎性故樂也者樂也樂得其理也理大理而後和理也者節也故樂以節樂後之人以侈爲樂各生於不知樂之情也而遂欲不反必不合矣夫樂本於黃鍾之官聲以宣之律以節之吕以助之而候氣諧聲其準也和平以爲極述樂律

考第十五
天立君以生民非朘民以生諸古今富民富國之變表見土田貢賦中者蓋略具矣　國家承百王之末而兼受其很一切之政咸用乃鹽鐵茶馬之賦遂爲課稅經此亦何得簡哉通變節適稱時追俗而無虞於其本固爲理之大權也語曰原大則饒基削而仆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述財賄考第十六
昔者哲王隆德敦禮政有紀而後糾之刑故刑

者成也法天之震曜慘慄亶主於成物又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愼焉廼棄德禮不務釋政而任律又釋律而任例悲夫司刑者念天元命考衷於典禮制民於刑之中其必毋官反貨來毋苟一時之權而破名析律述刑法志第十七
天以陽生萬物肅之以陰地產五材金用不廢故兵者聖人所以昭德保治禁暴亂爲生民衛也好之者殃故兵制肘則國全隙則輔鈇與農合則交利分則交病乃重內其本哉秦而下輿壞治亂之數端恒起於兵故制兵制國者之所甚謹也述兵制考第十八
天以兩戒定胡粵之限𥘉山峻谿王公因用設險以無虞中國蓋安不忘危備以無患也乃本務篤在於內修書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述邊防書第十九
乾坤以兼覆並載爲大德而華戎中外之限一何其有截耶大哉聖人之馭戎也舍逆取順治往不治有驅逐而無窮蒐後世守文之士致金

繒子女以爲奉餌矣彼巴將帥席主威揚中國怒轟天下而不恤烏謂天德哉易曰高宗代鬼方三年克之蓋非之也故曰憊述四夷考第二十
隆古元哲通天地神明之德而別宜分類幽明死生鬼神之故爛然乃禮導樂和因物之精而納之極也夫是以疵癘不興而誕悖不作迨德衰而二氏者探神理性命以自詡末流益譎妄爲神姦故攻之者難則所據者深奥也然世教

滋病作異教考志焉

家譜序

鄧元錫皇思家先世之故泫然而歎之也曰譜其忍無作夫又其敢無作夫我先祖顯翁十象岸支子又高祖考少孤舊譜亡焉碑獨著五世今譜本碑自高祖考所知而下居荷山梘源者僅乃有世系從曾祖而下居南津者專傳始可詳失弗詳後何覿焉將無遂淪乎夫從曾祖昆弟從祖昆弟至從父兄弟親莫昵焉其上殺下殺旁殺卽親盡而恩存故著其系牒論次其遺事曰家譜明不敢標族也夫世系者名實之所從出也天親之屬竭五世譜五世一提卽引引繩繩如貫珠而孝慈可與生卒諱字丘墓若外氏繫焉燦如指掌歷百葉如覯也故譜世系夫子孫而不論撰其先人是誖亂之行也古人不忍也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古人不敢也先祖有德音勳能勑身刑家效于邦國者論撰之以存孝思比焉仁也舉與其衆許復焉比焉教

也古人不廢也故譜事傳有世系而後名實具名實具而後事行詳事行詳而略者可省繹也況興僨隆汙之故時臚列乎是勸誡之道也夫家道成於女貞民俗貞乎閫範女德者風之隧家之所由盛衰也故姓氏從夫列世系懿行特紀標內傳內傳次焉夫葬者藏也藏體魄以送往祠之言思也思精爽以迎來葬日中而虞嘗宮室先廟古重之矣今自巫醫夏畦之賤歲時未有不灑麦飯於其先人之丘墓者戚之也體魄之藏春雨秋露之思有無重乎故譜祠墓古有田則祭謂田祿也今庶人得有田士大夫家各往往有祭田是祠墓所以守也故譜祭田嗟遺文至重矣先世精神心術行業之所寓手澤存焉家存僅乎水火傷乎耗矣乃得其片楮隻字是音容再覿也今行萬里途聆鄉音而喜況歷時閱歲先人及見乎故重遺文家葉次之夫薦紳先生世交承有道切磋有義此贈送記序題識尺牘若碑銘哀輓之所從作也況先行是

徵於珙璧駟馬乎何有故譜贈言禮者體也藏身之固家所以爲幹也徽國文公家四禮具矣世頗遵用其文然書早逸未訂余讀古禮經質奥而淵深竊不自揆原本禮意疏俗流失銓補其一二附焉諸儒先家範格言頗類載其中嗚呼詩不云乎緜緜瓜瓞瓜瓞瓜也瓜一本蔓生而末大覩世系感焉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覩事傳傷焉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撫遺文歷祠墓傷焉思焉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

賓古幽雅重田矣乃尊祖重宗永世克孝隆禮由禮以保明其身其必由學乎然不虛道存乎其人作序譜

家世存寶錄序

先高祖王父以御史事 成祖 仁宗以憲僉事 英 仁二聖自筮仕輙被薦服行四方者三十有餘年避中人振乃老於家歷長久所交從豈淺鮮哉雖時方淳質而文詞不概見也曾王父起學官弟子時見謂爲醇儒大父以義著階郎多貴游得吟詠至富壽逸不復存先府君恫之曰余皐也夫則家更水火卒失檢故也於時隱居行義諸所得名公詩文珍藏護惜不敢怠已受諸梓弁蒐先世遺餘剟存者附爲寶之也元錫至下劣束髮束修即幸不爲仁賢大夫所鄙棄間出爲四方之覩往往以控悾受宿碩義昜德規過贈處尺牘之篇爛然其適逢世乎而我師我保又何敢遐棄之也詩有之曰投我

以木桃報之以瓊瑶恍念永好即木桃寶之兄瓊瑶乎附先世爲錄以鄉國天下爲倫次摹百帙藏焉曰存寶存之家塾後世世寶之非敢舉似人也抑用昜闇修已焉嗟夫揚先人之清芬沐仁賢之敦琢繼自今錫乎玆日栗栗懼矣

二哀錄序

昔夫子讀詩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喟歎夫詩之好仁也乃未見其止苗不秀不實蓋屢太息之夫鄉道而行未有至也又[illegible]夫子歎

焉豈非以年數之不足也若身之既老也欲至止末由耶又非以道紛於佗岐隱於榮華志沮於餒氣歉於惰者之衆也即鄉道用希耶故夫鄉道孳孳俛焉日誥俛焉月將俛焉瞬養息存如有追莫及也寧至中路力不及前廢而已矣終不憚中廢而却不前也不死不舍非甚篤好其孰能喻於斯始元錫束髮受學與邑彥朱可夫僅者俱可夫日㬎予濂思訖欲繩言檢動條古人切要語交儆也後稍徑騖然終自悼倫洽

族始視友過如疢視家如身充其志將不詣於極不止也又十二年而得程勳叔庸冲默深造終日欽莊如有對越又廿而不苦也於道業可謂旁達而直遂矣乃皆踰三十而夭所謂鄉道而行以年數之不足也而廢非耶比屬纊皆神志凝一諄諄切琢死其處而無異慮所爲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非耶夫以鄉道之難而二子之篤好如此而蚤死可悼已可悼已二子死元錫既經紀其喪葬存其家手檢其遺墨藏焉

題曰二哀錄庶其見之若予覩而予冀乎斯後死者之責也昔人於友生收次其遺文不敢懈目麟角鳳毛余誦其意而悲之朱論學語數十條文三篇詩一篇程生文四篇詩三篇尺牘三十七附哀詠若干首

牧政繹編序

牧政繹編者我郡主漢畦路公申前守敬菴先生許公所爲牧政略而庚繹頒行之者也編諸科保甲鄉約條規社倉社學事宜畢具而蒐律

令坊民治者彙之曰律纂酌四禮宜民俗者行之曰禮要里社儀附焉錄成授郡旴鄧元錫簡俾爲序夫牧之言養也政在養民虞咨十有二牧播食時之政周列六官倡九牧而王教莫先於鄉教自下起故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以推之族黨鄙鄙而達於州鄉縣遂皆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和親有慶賞刑罰則相及以受邦職而役國事此保甲之所從起正月之吉州長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四孟月吉黨正各屬其黨之民讀之月吉族師
又各屬其族之民讀之春秋祭禜由爲屬之也
者聮之也各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書其敬敏
任恤者而糾其過惡則鄉約之所本始也唯然
故匹夫爲善於家可得而舉爲不善於家可得
而察漸之仁摩之義導之於禮樂而要其化斯
其路也乃民有老孤蘚阨覊旅凶荒遺人又以
其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待之若食不能
人二鬴廩人倉人又以其九穀之藏者須焉其

州序黨庠以視化明教者下逵於比閭則社之
有會也學也依周官而來夫聖王之法懸而不
犯以其教象刑象懸於象魏有司者得屬民而
讀之也　國家律制詳具皆　高皇帝所明敕
其切於民治者散見於六曹條中不教之民日
寘寘焉目盲其中而莫知罪故纂之以便講讀
古司徒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冠昏喪祭者
人道之始終具焉宋司馬溫國朱徽國文公本
儀禮稍附時俗爲之制　國家須用而民鮮克

由故約之以便通行嗚呼此教意也此化本也
近世王文成公令廬陵督南贛撫江右至起而
平廣右思田皆汲汲於鄉約社學而加意於保
甲有以也爾時爲郡居江右上游爲山水奧區
國初自長樂謝公而來循良代作俗以近古
易於興化蓋至於敬菴先生起文成公後通於
天命人心之奧爲教本曰群士民而訓迪之惠
誨不倦而躬先之以德禮有出於聲色條章之
外者俗用丕變家私尸祝牧政略其略也今郡

公讀而歎之曰法相因則易成政由舊則事習
而民安焉以吾爲牧于茲土也而幸前政者之
牧政爛然吾即欲善俗興化舍是奚適矣乃咨
耆老追俗變稍增損而循用之大都無改於其
舊曰吾非能張而相之獨庚而繹之也云爾於
是聞之監司兩院下之官司吏士致誠而力行
之躬親化導上本　高皇帝聖諭六事爲之綱
下引經書要語爲之翼令諸生誦說以風諭之
又作詩歌以勸相之期不以簿書廢會不以寒

若轂觀者嘖嘖聽者翼翼人敦親睦家尚禮則有倉既盈有學秩秩畏威者懐刑入禮者出刑蓋當許公今郡公之世挹漢官之威儀遵周官之治象化行而俗成也郡之人沐浴咏歌之曰今郡公之政其古列國之風乎何其深以篤也豈非盛哉抑許公當 今上初下郡國行丈量之法當事者舛縱民大譁而朝議罷丈公舉古司徒地治之治躬親先勞率耆宿賢士度土平則而田賦大均癸巳夏六月郡鄙邑有洚水漏

泉之變城廓橋梁盡圮漂人畜以數千計由正德巳卯而來未有也巳卯之變王文成公撫茲土於干戈倥偬中蠲租發賑如嗜欲我郡公遇災怛然閔念之如躬自疢將請於 上舉司徒散財薄征弛力釋禁諸科聚遺民而保息之萑苻之盜四起則特嚴保甲而民靖將二公媲美亞軀有光於前聞錫病憊願少須臾觀德化之成焉

念礽先生訓言序

今奉常念礽先生王公官成均時門人彙公日所講廸造士者刻之曰申教録矣改官容臺門人復刻諸所著爲槖槖中石堂燕語與録義寔相發憲使淮海孫公論公録若語所爲訓大也屬南城令梓郡中曰訓言云刻成公過家授元錫讀之俾爲序恐懼辭不獲竊自惟念公閑道立言至意具公所爲録序著矣顯道作人之功亢太史序之最詳則何容言抑人有言曰飲江河者各充其量嘗鼎臠者各甘其味元錫陋於

訓無所窺識竊有味乎公之訓克巳爲至深切也昔孔門之立教至矣及門之士猶各循其性之所近以爲學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未知所裁而由賜之徒便於馳達至啓莫知之歎言游卜夏子張競用所聞轉以相非蓋道之難全也久矣漢而下高賢大良志扶衰起救者不渺然經專師而道微傳專門而經散王仲淹患之近代儒碩講明倡率於求心析理卓矣比其末也是心者非迹專外者遺內執方者疑道超行

者溥器其圓靈自詡者至蔑棄修學混儒釋老
莊於一途而競相劘訾譬之防川然視河勢之
所趨雍防之以自便防峻而激激極而放裂奔
潰卒出於其所不防故舍爲道者道之其次訓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爭生於見見
生於氣稟習尚之偏是故聰明博大者病於馳
逵志慕高遠者戒於簡曠思慮湛密者傷於苛
索持守矜莊者患於狹隘因性成習積習成見
見膠成巳同是異毀轉相陵高則防川其類也

公於異時之學知各有弊而各知其不可廢循
先聖之軌率大中之道不爲高奇可喜過激之
論以眩俗特標克巳以爲宗的錫至寡闇伏讀
熟思思而內自克而知公之訓克巳爲至深切
也公弱冠志道受學於司成呂夫子所歸闢室
石堂日攻苦茹淡覘極道要者有年而約禮禔
身至隆貴不倦奉太恭人孝愛篤至踰所生舉
先產盡畀其諸仲誘誨後學孜孜不怠邑人士
知嚮方好古者皆仰公之爲功公文演　王言
學爲　國師勳業日銘之彝鼎矣顧元錫鄉人
也知公素具著之末簡庶後觀者蓋原本所自
云

三五劉先生洞藁序

元錫次劉三五公諸所爲洞藁蓋屢復而歎也
曰王夫子見之矣始公逮事王夫子也王夫子
時開府虔學徒日遠近至語心質學者衆矣公
負笈月風雪造焉王夫子一見異之語諸學徒
曰是子享于清福者今讀公詩次其所爲文若

洞語繹其志嚴察其辭懼約其行儉質其操廉
慄慄乎懼泥滓之汚得毫毛入其心昭昭乎志
揭日月而行之也嚴險阻之幾故辭危而懼窒
易從之欲故行節而儉秉不磷之堅故操貞而
一於物也蛻故寓言也遠於道也進故指言者
深讀之者如采薇首陽茹芝商谷服菖陽九節
而聆幽泉之活活也汚者可以澡其行頑者可
以改其操易者可以肅其辭懦者可以立其志
懷忠敬慈孝之素者讀之不知涕泗之無從下

也記有之曰清明在躬傳有之曰風之者遠若斯槀者義兼之矣夫柔木典溫恭之詠蟋蟀謹太康之防伐檀歌食力之勤洋泌暢樂饑之懷固詩之所以教也或曰公於詩文也亦意之乎今之言道者易其辭而可矣其意之何也曰理精者旨遠氣渾者辭朴心平者音舒道要者語約誠易其辭而可則典訓雅頌爻彖文言果如今之人言否耶是故公近體諸作蓋猶有蹊徑存焉古箴銘詩則商敦周彝古潤顯積矣今洞

語則上尊黃目清明中通矣固雅俗乖和所以異也曰首陽清之聖也而隘隘何聖也曰難言哉難言哉同塵而和光德者一之混者汚焉公樂善如已出語人善將推而進之也惟懼其不昭曰遺世之行達人尚之公其達也夫吁不志蕩者颺而識遠者曠耶乃遠遊天問之篇凌雲子虛之賦其辨矣公於天常至篤其官芒碭也稱循吏焉嗟夫蓋太上有中行者作焉吾未之遇也若公者可謂靖矣可謂靖矣

鄧元錫曰余西遊安成歷青原白鷺之址宿南山梅源興遐思焉既得見諸薦紳先生及釆里俗童穉耳語也數數稱侍御公之爲人及涉三峰索所謂雲霞洞者棲焉接欵語連日夜蓋心誠厭服之公於生亦戚戚乎相然信以心也已屬校其詩文凡六日而竟凡若干卷復爲之題其端如此

新城縣志序

前太史大司成邑王公作邑志十篇科條義類

篇諸所序列詳矣其大者揭揭　聖謨綱紀治化義不詭于前經可述而志焉蓋昔者仲尼述史者三萬世經之矣書紀虞夏殷周宣化乎政之烈詩紀王列國民俗風謠美刺隆窪之變而明天道述王事本忠恕匡亂世之乎正莫辨於春秋蓋史也實經也自尼父莫能與三桓並庸於魯又歷聘莫遇覩在位者沈湎冒縱肆行而未之忌也書降於誓命小雅盡廢而詩亡也大夫士不說學而多辟也於是乎覩大道於唐虞

觀夏道於杞觀殷道於宋適周觀周而莫之[illegible]也則反魯而嘆曰吾舍魯何適豈不以易象魯春秋猶存而周禮斯在乎故春秋者孔子志大道之行三代之英而有作者也非直褒風刺之文已也其自言曰吾志在春秋以爲是世之沉濁而莫恳顧也豈其獨宜亦典則播棄而諛從臾之者衆而瑕缺莫覩也於是乎假父母之邦以見志礽稅畝書作丘甲書下至門臺城築丹楹刻桷靡巨細畢書列國之策書赴告卽大憝

具書其書也非以直而加諸人也直枉則道廢吾誰毀譽直以明道而斯人之心有儆也庶其改乎則魯斯東周故春秋者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其自言曰我欲見諸行事深切而著明

國家稽古定制由郡縣而上一稟於六官乃大誥擬周會典稽夏雖追時適治詎不欲子孫臣庶繩守勿替哉邇漸久刓弊大紓小弛月熙佸裕宴矣郵視有官文用有民弁髦視 國憲矣王公蓋憂之於是乎假邑志而壹存 昭代之故諸 誥令憲典須政敷教文經武緯之[illegible]綱畢備邑山川風物田賦繇役於謠俗美惡政化與什篇致意焉乃前政往獻守官祇身下至庶夫庶婦言行足勸懲者一軌於王路且也削僭亂祠墓以坊一統依大義斥異端以尊皇極簡帙複重而志兼述作綜纘浩博而義歸創感紀載偏遐而用式天下他纖曲未論此其卓犖大者於春秋豈異指哉我父母邦君覽而曰政無紀矣又曷謂化稽國故徵前政而守官有不

惻然於民庶物產豐耗劇易之變思農政厚下乎我薦紳學士覽而曰道彌散矣又曷謂學稽國故徵往獻而襄教有不惻然於師儒道術經奇鮮黷之故思正學定志乎我大夫庶士父兄子弟覽而曰俗靡靡敝矣又曷謂風稽國故徵往獻以出官入家有不惻然於澆淳敦薄貞枉康汙之異尚思頌共壹反乎我 祖宗遺黎尚亦有賴哉達之天下職思其官式憲遵度右文[illegible]武以鞏我 明億萬年無疆之祚是志之所

志也明乎志之志者相天下可矣始公以雄剛正直之德在禁林論思於天下之故至熟抱大業而家語未嘗不及於　國之故也蓋十年而志始克修邑大夫滇李君亟以聞督學邵公嘉用右勸公杜門纂修交贊並絕梓人食弗續又捐貲成之已屬元錫爲之序元錫方在疚不能文公敦迫者再曰志有志焉懼覽者莫予察也涉祥發篋勉書之然迷罔塞已

名家文選序

名家文選者邑劉侯出居學時所選近古諸名世文刻之以造士者也選自左國下迄近代諸論諫章疏賦頌序記若雜文咸具大都陳事軌道攄忠匡教而嵬峩異采者間得錄焉侯自言曰非以爲選也善故選也由吾識力所極選之迦時習湊陋爲多士承翼焉耳屬邑人鄧元錫爲之序序曰文之選詎易言耶夫語文至六經而極非以其紹天覺世章志貞教以載道曰文耶書春秋降而左史詩降而賦頌禮易傳降而書記敘論日豔彌濫非以記繁志寫意辟識支即載道用希耶故六經至矣業不可得選代而降選而後文之變可極也是故左國當有周尚文之季世稽制憲度比類屬辭猶之郁郁其文豔富失誣昔人疵之而劉康公之語中語命晉司空之語敬語學衛北宮文子鄭子大叔之語威儀語禮魯敬姜之論勞逸懿哉粹乎於道也篤矣漢興秦燔滅文學之後公卿椎質士循誦古昔者往往雜申韓黃老災異讖緯家言然風

氣規模朴略簡逺賈傅之雄高董相之雅馴太史公之深渾弘厚爲漢文極盛施及宣元匡稚圭劉子政楊子雲之倫摹經宗雅爛如其溫文也豈非距古未逺王教間存風習龐固不期文而文存耶一何盛也比東漢實始傳文苑競新濫而文乃下衰至齊梁而極唐盛於貞元元和宋最嘉祐熙寧旨識閎議卓鶩震發極意於六經孟荀之文則韓柳歐曾王蘇由此其選也是故上世之文典以厚其義精叔世則否麗猥而

已矣盛世之文深以渾其氣完衰世則否激肆
而已矣治世之文簡以質其事核亂世則否靡
濫而已矣惟人也亦然才士之文艷其失也傲
碩賢則謹達士之文曠其失也誕格人則法狷
士之文節其失也戾元夫則平楷于見者其氣
爭憑於勢者其辭溢湛於欲者其義鄙殉於能
者其志矜孝友之人溫如也莊儉之人肅如也
仁義之人粹如也乃心天而道則文約禮博氣
冲旨淵窮高遠而測深厚至矣不可有加矣經

是已故考其文知其世察其言知其德觀於文
而道其可知也故文也者文也道也者實也得
其文靡當於實者有之未有篤其實而不得於
文者也是故攝群言之契審淳漓之決沟雅俗
之辨博觀約取以毋迷於文之統者識也性不
肱于俗情不滑于欲氣不揉于氛藏之淵涵發
之盎溢以克諧於文之極者力也廣狹中度多
寡中量直中衡平中準方圓中規矩尺尺而寸
寸之者法也因物鎔裁因勢順化隨時推移高
高而下下之者心也乃其本自然之經循至當
之軌毋迷天之道毋佚人之紀道通其大方義
批其大理超然獨與道者游而無意乎贊毀其
必由學乎邑爲方陋然山高而水清文儒代有
而深於道者本也敬薦所聞幾吾黨之士采焉
庶亦猶師帥者造士之心哉彼以辭焉而已者
細已侯所爲刻選之意荒矣

涂詩選序

余與荷亭子涂先生交未嘗不低回俛仰歎彼

以其才竟不遇而老且及之也時時往從之游
又未嘗不曠然自釋讀之詩沉適流宕當快意
處若江河涿渾吞天浴日寓忼壯於冲曠寄簡
遠於流麗淫泆之中則吞嗟三復于之而不置
也曰是故其所以自老耶所謂足乎已無待於
外者耶萬疑氷釋不攖於物者耶若先生者郎
不遇可矣可矣夫古之人冥天地方類象形物
我之一體達順逆通塞修短小大之同分安時
順變能化而齊也則莊騷[illegible]達矣而晉阮籍陶

潛抑又其人也莊晃洋縱恣滑稽突梯於其文而適無不可俾萬智巧者冥末能自解而逵遊天問亦恣睢睥睨上窮無倪下詰無際一發之於抑揚吟咏節簇之間而與之遊乎無窮彼其人皆遭世之沉濁而無與明也進無與遇退阨窮困約而無與處也故覽變合化而達也陶君隱志冲澹至矣而阮子者絜時委運有憂生之嗟而達攝萬變之契而適寄言篇逵郎百代而下難情測也荷亭子之造悟于末之究原矣獨

其詩高者冲夷類陶簡曠擬阮而流麗頓挫滑稽光怪亂莊涉騷庻幾哉成一家之言斯其人彭殤堯桀猶將冥焉遇不遇奚擇矣荷亭子名儲新城人為南昌世家居闤闠冠纓踵接又女嬬　國諸王乃戶外蒿萊也家故富晩益旁落甚家人問家事輙瞪目不答餉之酒輙數斗已齁齁睡出與里中子歡笑譃浪由由然無閒也顧時無知者而悲懽慍喜一不入其心而發之詩詩又尚古調不能錙銖律度而知者益希然知我者希柱下史貴之矣荷亭子不自貴重其詩稿漫逸不檢余披其存者手選若干篇適什一二錄以傳夫自王侯至於有位衆矣皆適時而榮若槿花然荷亭子窮老且一官官不必揚也而所傳惟詩然有傳已顧不宜耶夫莊子之於書屈於騷陶阮於詩皆寄也詩誠傳直蠹魚筐篋中物耳昔詞人詩傳者無慮千百家今其人與骨皆朽夫安知之哉即不傳莊騷陶阮謂至今存可也然予為謹其傳者非重傳也亦以

見情才感遇之心焉

包護軍詩序

包護軍詩者新城包鼎臣彥和所著詩也彥和屬韎韐事中丞歙南濵汪公公開府閩彥和領府中護軍稱護軍云序曰昔周官太師教國子六詩首風曰風曰賦曰比曰興而後雅頌衷焉蓋主風也夫天地播陰陽八方之化經雨暘燠寒之運惟其風風屬之時時敘而風從故詩之言風也風之言時也仲尼刪詩首列國風尚矣

詩亡而楚聲作屈騷冠焉被於漢而漢祖樂楚
聲祀神房中若軍吹鐃歌無慮皆楚聲五言古
肇西京而十九首沉深渾厚無慮多東京詩昌
於魏靡於晉迨宋齊梁陳淫矣而聲病爰起已
濫觴於律律研於沈宋而大昌於開元大曆之
間五七言絶生焉蓋聲詩之變備於此則知詩
也者由風生與世俱者也　聖代混一鴻朗登
於周漢　國初詩已萌芽至弘德間而昌極於
嘉隆上自騷漢樂府下迨歌行律絶靡不擬議

錯綜日新於變化蓋北地信陽濟南江東之倫
先後震發金石具而八音復完今天下卬標者
景動附嚮者飆起大者鐘鏞細者竽管高者岱
霍卑者郯嶧湯湯乎渢渢乎由　昭代之詩氣
完體備兼前代而成風規護軍可覩矣始護軍
爲膠庠弟子員厭制科文不學去以貲爲成均
弟子又不能居恐去以貲爲邵武郡都尉方爲
諸生時父事里大司成王公前稱詩司成公首
一二稱賞有詩緣在成均師事武進學憲薛公

薛公贈之詩有壯懷欲上陳東疏幽意還同謝
朓群之句奇之矣比入閩事邵武守吳公吳公
故善詩又好汲引後進生能詩者敦琢之而詩
成因得事汪中丞中丞令與護軍寔以詩移塡
楚介之吳興徐公公贈詩從臾之詩與青雀館
集中嗣是護軍益得旁與並世稱詩諸豪俊人
游所未見獨王李二大夫耳以故詩引類連萃
音諧節美每一二篇出眎予予未嘗不稱善也
可謂曰詩方護軍棄儒髦而韋附里人相與竊

笑以謂失晝第務令護軍終守博士業不脫去
何能爲大人游不能游諸大人自潤益又何能
乘風會起稱詩成名如今編也護軍既沒予弘
策橐其稿刻之謁予序甚懇憶予宿業天峰時
與護軍實同舍少相歡也顧予志闇修日掩關
於護軍異趣而護軍時時命詩來賦思美人遺
之既入官卽倥偬戎馬間每過里未嘗不走館
下謁恭如平生間出所著詩全帙示之予未有
以應護軍曰君薄吾詩耶何嘿嘿也予笑曰君

以詩方行海內予何敢薄君詩抑聞之詩逢於時昌於風漸於習乃黙成而信者人也古風雅未論君所稱靈均子建太白少陵揭日月而行之天詎詩乎哉其質不可磨者真也令真者猶未即擬議逼真能屈乎曹乎李且杜乎君謂優孟於孫叔敖果得當否矣故詩鏗然者音也義義洋洋者風也森嚴者律渾然於篇成者氣淵然於篇中者思超然於篇外如或見其人焉者真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

潛在淵君亦黙然者久之弘策齒少氣銳好稱詩其易吾言乎其亦有味於吾言已乎

羅氏野草序

昔仲尼之教四蓋學文修行而主忠信也忠信本也其自言曰文莫吾猶人於躬行君子則歉然以爲未之有得豈不以行勝于文猶之本實存焉文浮不慙則華而不實君子棄之耶近世士大夫好稱詩亟矣一有著撰動自流布而詩有别才性諸天未易以卒合乃其所以爲之者文本之宏畜厚力有格有識有音有律加之色聲香味而後神雖性才近之猶未易以卒造也况遂之者耶故流布未幾澌滅隨焉則何益之有矣夫行之言行也猶手持而足行生而有之諸天而何患於不能患不爲耳顧不設誠焉行而實入道者之殼率也孝仁友恭惠和謙冲性之而雕蟲爱亟亦爲謬於所操持之統矣管溪樵南羅君其人忠信其事父先意承志於所爱爱之事諸母諸兄如母兄其教家謹其臨財廉

其睦姻恩意藹如也其與人交甚信蓋循循于古六行者從兄石首丞亟稱之不置兄捐館君遇之甚恩所爲詩其友人爲刻布焉靳余爲之序余爲序其質行如此俾君知當務者在是益亹亹於是而深於其本俾人之讀是詩也者知君之稱詩有本不當槩以詞人之詩目之也

棠陰鳴爱録序

元錫讀封太史先平和令王公令平和時民所爲謠諷之三四復慨然曰是非古遺音耶是古

漢東京音也亡久矣今胡然來哉其音質如蘽
木聲止而息情愿而固則猶古之遺焉其辭曰
中堂王祿造吾民福次任三年漳屬咸樂太平
無報願遷相國鄧子曰蓋吾次詩而深感于洛
陽令王君之歌云夫王國之化尚矣王國之化
深以洽是故風厚而思深死而諷之比物而昌
之無質言也而其情長是故懷其政芟態之甘
棠思焉懷其人丘中之麥麻感焉政散民流矣
谷蓷傷其暵乾無致怨也下泉悲其冽浸無直

辭也甚楚樂其猗儺無疾聲也斯非文中子所
謂仁義存焉者乎漢而降世守令苟歲月遷代
之速也而慢急部使者簿書期會之督也而疾
政弛不綱事敢莫紀其甚也日朘民以生而懼
夫日之不足也於是乎民殘而怨讟興焉臨淮
之歌快其彊直五袴之謡樂其安作鴈門之行
懽其擁護音質情愿矣而君子取焉非以政善
民康猶古之遺而里巷童耋樸素之音視文人
學士雕蟲藻繢者殊耶夫文人學士之言文矣

而非盡其質也其刺也幾乎訕雜乎嘲則何風
之與有吾以是深感乎平和謡之情之質也惟
質而風矣洛陽令死民歌之以祠王公去民謡
之以思思祠之矣洛陽令之歌聞漢天子詔褒
異王君拜子石爲郎今觀風陳詩之典廢措無
以平和謡　上聞者然公元子太常公方以文
學行業受知　當宁公諸嗣又駪駪未艾盛以
是知天之報施善人者厚而平和之遺澤洵遠
也元錫以先執故父事公公子木妹婿也手授

鳴愛錄俾爲序序以錄所著謡王子者知風者
也抑見民所感者質有其深也公凝重簡遠負
偉度官平和直邑新造諸禦盗庇民有駿功會
上　大禮　皇儲疏忤　旨歸然忠慮宏遠矣

學易齋易序

學易齋者子萬子曰忠甫所名齋也曰忠甫所
著易原易說凡二篇言易精易緼準易大傳上
下篇曰易原蓋準宋易通云夫易天體也天德
天生體萬物而無體故命之曰易人受之爲心故

心常生生其應感起於物常發而常未發故命
之中而天地之心存焉故首原中明卽心卽天
唯常發逐於感而未能自反故心動而炎上曰
與物媾憧憧焉而失其所歸唯發常未發故火
反藏之水潤而下天地之心復焉藏心於淵深
之至也其深眇幽微之至也其行冲夷平之至
也其所安安止之盡也則圖書實先之故次原
圖圖書一六皆下坎位也火下旋而伏則不燥
而金從金流不耗而彌精介乎其貞復之乎坎

中爲天根冬日至而專凝於黃鍾之宫藏焉藏
以發而木道乃行渾乎天德而仁歸坎爲之源
易乾象龍乾初象潛龍陽潛藏而下於下也則
淵乎心象而天人致一也已綆有盡何可以汲
深毛有倫胡可以語微波尚之風不能以自平
木鼓之風不能以自止殆矣心危以動而坎爲
重險矣人道之患始此矣曰忠甫憂之闡未發
以指中約易圖以發中而約之退反反而藏之
乎密微深乎微矣而攝之於平夷冲質忠信篤

敬深懲深窒深自下將之學之的也不動於慮
不起於智於黃中乎正位奠體而思不出乎是
也則發未發之中一體無體之易坤從乾而道
德之樞歸焉吁嚱此入聖之機也舉是機藝之
乎聖人不能也故四科六學各資以達材成德
以施於人官隱此機秘之乎聖人不忍也故圖
書三易天府寶之三公守焉以論道而格心學
易齋易入於幾出於幾歸欲人卽人之天達天
之天不二其體不離於宗無秘乎此幾而已矣

古老曰有德司契無德司轍是篇也者其司契
矣乎曰忠甫少高邁於人鮮把下已學於羅文
恭公中夜於石蓮渙然悟先天之旨就文恭質
焉文恭深賞服之自是收攝保聚日嚴官學憲
而歸沉心抑氣夙習銷汰疊疊於退藏曰深舉
以其三十年專致所自得者爲之言別而圖深
而通玄而質指約而致博讀之深心守氣益如
溢言表也乃或以言詮求之以言詮圖象間焉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有以微言達意者

有稽古言發意者有一言而函意多者有多言而寓意一者又乃有意在言外無可尋迹者言何必同易立象盡意圖何不具各指所之而爲言何不可也蓋易通通其意而不注於辭錫也固從曰忠甫游以遇合中稍闊晩入簫曲造滕武夷堂聆其言時而渙然時而泠然又時而淵然曠然已中自失而胥然也彼其感人者詎以言哉讀是編者其毋以言求之也夫其無以言象聞之也夫

潮陽呂氏族譜序

呂氏譜者潮郡侯大夫君世華父所爲其家譜也譜稱系出藍田祖宋銀青光祿公銀青以言事謫判閩汀州卽海陽之東林蓬洞山家焉傳七世而知縣公沂登紹興進士又三世徙潮陽峽山里盧岡則機學公也機學公後八世而有封文林公若大夫君父子則保世滋大矣大夫君令荔浦十年而民大和以優行𧼈家令新城三月而政成遷今官荔浦故廣西荒徼地民雜洞徭公不鄙夷其民而一體視之芟夷荒阻而安全之比內艱民號挽留焉涖吾新適歲祲撫摩疲瘵出赤子於溝瘠而厝之衽席之上無何陟民頌慕保留之懇懇也大夫君故及元錫游太學濱行授簡俾序其家譜近世家有譜譜有序熟爛甚莫知所爲言而公歲時有聞問未嘗不眷眷於序譜也最後曰君豈忽忘予靳爲言耶乃考所授狀質其事按古氏族世譜呂得氏自四嶽虞伯夷封於呂曰呂侯以其爲夏后氏

股肱心膂也商末太公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封於齊而呂國始微因爲姓漢唐代有聞人迨宋而大著其在陝藍田者本出汲郡已爲藍田人汲公大防兄弟出焉其在壽州者本河南文穆公始顯至許國申國公而大顯以遂爲中原文獻宗迄宋南不替舊譜稱銀青公爲汲公大防非也史汲公以紹聖黨禍竄循州至虔州而卒一未嘗踰嶺又未嘗判汀州其爲相秉國官金紫非銀青又未嘗遷閩則居潮陽蓬洞山者

銀青公非汲公也名逸耳且也譜澄海譜潮陽而足何必藍田譜有知縣公機學公若封文林公今有大夫君又何必汲公夫譜固譜吾之所自出也竊獨考觀古今稱家範則莫如申國正獻公觀其勅諸子嚴有法具載徽國文公小學書讀之愁然有感於人心而汲公弟大釣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躬行之於家家諸冠昏既夕饗祀若飲酒相見之禮粲有文可觀又與汲公爲鄉約以敦俗秦之人渙然於古禮義可施行

於今也張明公亟歎之則呂氏之爲二郡望者自正獻公汲公兄弟始也大夫君視官如家視民如赤子於所試輒效今又譜祖之所自出而及親若身之所出譜親若身之所出而及親若身之所同出以正獻公之教家者教其家以汲公兄弟施之家者修之家而推之鄉禮相維義相勗樂相慶憂相弔反愛敬之本而致行焉俾人之稱之也曰今之潮陽古之藍田今之世華吏古之汲公正獻公也於爲譜豈不重哉記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大夫君其以儒生熟爛言視之乎其亦有味於家難思致行之已乎

潛學編卷六終

潜學編卷七目　　午集

序

記

潜學編卷七目終

潛學編卷七　　午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棃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瀌閱

序

郡公祖敬菴先生許公擢陟學憲序

自虞廷稱德曰惟善政其稱政修府和事正德先焉則知德非徒善也惟其政政非徒法也惟

其教至於兌命惟敩居而政醇敩學半以典學則德政教學其極一也一於德而已矣比中古而知德者鮮政刑之不如德禮善政之不如善教孔孟且亟歎之況於晚近取必於簿書期會之間為大政課弟子受博士業轉相授為興學極其所至如漢蜀文翁韓頴川之倫而止又烏睹德化哉郡公祖敬菴先生許公吳興人也以愷悌大德為率先身教無日不討其民而訓之仁讓恭恕無日不討其士而訓之德行道藝人之可聖盡人之可達天也剔浮蠹簡淫僻褒表賢善旌揚節行凡可以正人心而敦末俗者靡不悉意厄易之雖嘗歷銓曹更憲臬敭歷中外二十年而安心職業矜矜抑抑處一以化未嘗幾微期於速化庶獄庶慎一以為天刑天獄天工天職亹亹翼翼不敢有一毫苟且玩愒之心也好善之心亟於饑渴並生之德旁洽幽遐人見其政平訟理吏稱民安以為漸於上理而所以為理者豈其或知哉其大政在南城有覆丈

在廣昌格　王庄在瀘溪議輕齋為百世美利先是　天子用輔臣言念田賦匿於隱占而貧弱負累也　詔盡丈天下田而奉行者不勝其指意以額外美田為功以一則起科為便甚且魚肉貧弱以為豪右奉公　覲還南城民訟牒日千餘上則大慼如躬在痌瘝而是時　廷議業且以丈量為生事　旨罷丈獨欲詢民所疾苦稍清釐之矣公以為失今不治後冊籍漫漶貧富益懸既蕩逃且無極且覆丈狀上監司持

之豪賢爲游談尼之公獨與一二篤敬謨議矢
必行首責親供爲案底慎選公正任開丈精簡
通書算者佐之而邑無不丈之田以魚鱗冊爲
經以田圖小票圖小總票圖大總票戶總票類
諸民爲之緯造鱗總冊戶總冊若黃冊藏之官
以待質卽有齟齬得案籍而稽焉詳覆而平之
延卿大夫士廉直勁正者監督之而田無不覈
之賦分上中下爲三則而四均通官民爲一科
而賦均通廣鄉狹鄉爲一體而政均故畝小增

於舊而賦顧損於初豪右不加重而貧弱者如
倒懸之及解也他如廣昌民有孽子以產投益
府爲 王庄民大不靖力爲請於 王罷之以
廣王德瀘溪新設地阻險賦稅錢於官官復糴
於水次民大不便力爲請於監司改輕齎以便
民蓋公以千百世之畫任之一旦以千萬民之
命寄諸一身以是非毀譽付之人以成敗利鈍
歸之天卽德爲政卽政爲學亶以天理爲罷行
而已矣比三歲而督學陜右之 命下郡大夫

士庶逮於鰥寡屬婦靡不戚然於公之去而不
可得留屬邑諸令君亦靡不戚然於去公靡屏
依也介我邑沈侯屬元錫次其事元錫至賤劣
卽辱公知甚深其何敢干郡邑賢士大夫之權
而伏在草莽閭里耆老父兄之言甚孰又何
可無紀則爲論次如此乃公以憲臬司學政依
於德爲教依於教爲化其必將譽髦斯士有德
有造爲 天子使矣

邑侯雲台呂公擢湖州郡丞序

我邑侯呂公前爲荔浦令薙草萊夷巖阻而創
造之業用考功最得贈封其先人矣督撫若部
使上薦書者幾銓部以給事御史闕且徵矣會
有以剛過尼者不得徵尋以內艱行荔浦民號
泣攀慕枳車足不得行既外除補新城適歲大
祲公拮据吐哺起疲瘵民而甦之芟夷其蝨賊
甫三月而政流銓部以侯任荔浦之日久法當
遷遷吳興郡丞邑之人眙愕失色若生甫翀甫
孩笑而奪其乳哺也若羅沈瘵積歲瘵養甫還

祇聽而斷其糜粥湯藥也則狂走走府道走省
司走兩臺涕泣祈保留鄉縉紳大夫若衿韋士
助爲請念以爲邑十百年無善政甫有之而遽
奪之也會有忮者獨文移轉輾詳覆示事端不
果留於是縉紳大夫士嗟咨太息於其去相與
言邑介在江閩谿谷中距郡城且百里而遙監
司不時至部使者更十百年不一至吏治良窳
不可問民緩急無所控愬甚矣前之歲旱昔之
歲澇又加之螟蝛歲比凶民流亡展死而當事

者莫以告也秋甫登米斗九十文上之人方以
爲邑不告饑地故饒粳稻責平糶郡南倉粟糶
軍餉狎至也於是邑多盜萑苻間業盡盜地犬
牙錯閩境者閩之人伺田未穫夜秉火羣爲盜
民保伍起相挺有亡溺死者而邑署篆者丞不
詰盜詰保伍責盜所由死狀苛罰之閩境人因
赴府投牒愬不稱盜捕拒死稱行商衆須欲攘
之死也蓋是時邑幾無天公下車則問民疾苦
與咻之請於府罷平糶軍餉粟曰邑周饑民無

所投命奈之何稚肌瀝髓爲旁近邑奉也邑保
伍用閩訴牒逮會逮者數十百人盡萊色縱遣
之爲請曰是保伍人拒盜者也非爲盜者也閩
投牒訟欲株連困之者也奈之何逮保伍相助
民十百獨以爲欲攘者快乎負販民有犯鹽官
令者又縱遣曰鹽民食所急邑邊閩食閩鹽固
當奈何責負擔者爲私鹽威之令淡食死也且
荒政故舍禁而薄征於是發公帑走閩右有居
積者勸平糶而市價無踴民盜斗升自活者釋

不治廣耳目盡得其盜魁若窩盜者主名掩捕
之斃之獄因用其黠者主徼巡而邑銖兩之姦
畢具知盜耕牛窟室畢具得也盜迸之他境而
民安自條鞭法行他邑民不與官出納邑獨以
八班直日如異時公甫至四差分季徵置法櫃
於堂皇徵而四差外毫無須也邑官俸鈔攤酒
戶無幾吏程督以什伯則散四差中令以時[illegible]
輸兩造至大者斧斷小者刃剖庭無留獄無
淹囚手爰書成牘吏吐舌退禁不介一語而牘

鍰釋勿問也強黠者不得肆細弱者且爲給批
照護之爲後事防市猾有負商直者兄病死以
毆死想匿不出公發卒起屍致之塲就撿猾乃
出責納狀曰死有傷必盡法脫無傷若納其死
狀反坐矣猾大恐服誣罪當死謝罷去他服砒
霜死若縊死什勿問而被誣者不破家愚自斃
者得無枉死也他諸陳條教禁奢靡以導俗申
約法懲陵僭以飭紀禮賢優士館穀賓旅以示
化更僕未易數也嗚呼以公之政令少留期月

庶幾哉民有蘇乎而亟遷奪之斯遵何遇也且
也公最在考功法當遷則何必新城既補新需
政成而遷何後焉又何必吳興公嘗以給事御
史闕且徵需後廉謹明信即以給事御史闕徵
可矣又何必階高權縮屢屢一郡丞爲也夫木
數徙而萎炊數颺而失飪冬而補之迨春而遷
之獨奈何使賢者僕僕於奔走居者困送故迎
新爲也相與走鄧元錫問焉元錫曰噫嚱吁文
中子不前言之乎郡縣之政殊異乎列國之風

也列國之風深以篤其民因郡縣之政悅以幸
其民慕邑之民得公悅幸矣乃不卒撫我也而
慕自六季患之斯何得免哉且歲之杪徽公具
卒瘏何渠有視息歲之春徽公盜四挺起何渠
得帖席民散久矣日徽公漢循良之政終不獲
少覯於悅幸已泰則夫慕又安所得辭也曩郡
守許公牧吾盱三歲有大造於民政甫成而擢
民今祝尸之時先令爲黃梅童君以仁恕得民
中蜚語力保護而免日憲副房公巡吾盱歲大

歉民倚殭糴爲盜芟鋤之而定乃許公居恒歉
歉歉以謂新之乏良吏已久也二公皆吳與人
見呂公其將以得公佐郡爲吳興喜亦猶以新
久痁復失公爲吾民惜哉諸縉紳愀然久之有
間曰雖然吾終無以釋吾慕請遂書斯語識吾
慕爲公贈

贈信吾傅君任蘭谿序

信吾傅君學成舉進士入官出爲蘭陰令過學
潛生問政焉學潛生曰生學於潛者也病學之

未能何政之敢知無巳謹誦所聞而吾子取材
焉記言之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之先志尚
志也語志其學也官之先事正事也語事卽學
也今挾策以𠡠聚襜而講命之曰學乃釋學入
官役役焉簿書期會獄訟斷射爲大故曰吾先
事是役事非學也且夫牧者之求牧與芻也必
察其肥瘠焉時其飲食焉其肱之而升擾之而
馴者順其欲也故政在附民烏獲之力舉千鈞
如錙銖然或掣之肘卽一羽弗舉也故政在獲

上龍之可豢而醢也虎之可檻而穽也欲惑其
靈也室有牖以爲明而播糠瞇目牖弗能自爲
明也故政戒苞苴而繩左右最急天之有風不
以宣四氣之和而導五行之順乎疾威則順然
不肅則不威故政時有猛焉昔人水火之喻善
喻也爲子太叔言之也鳴鳩有子七而養均者
其心一也而貳妃耦嫡以愛溺而或偏衣周於
身而屈俞之處必襲之袁政之先氣獨是已無
實於其平也夫一邑之命寄一人而一人之聽
明羣蔽胥惑焉耳目之所摘發心志之所逆億
其與察者幾矣必取之於人語曰十室之邑有
忠信焉百步之地有茂草焉語有人也君行求
焉得忠信直諒多聞之士而日孜孜焉咨度詢
諏無巳之爲狥而天下其孰能蔽之大匠之治
室繩墨定而拙工弗辟羿爲射而彀率弗定卽
欲中無繇也守令有繩墨彀率焉　國典有須
知是巳今忽而爲具文是所以無政也夫蘭陰
非浙西之衝乎事棼如絲矣治絲者毋厭其棼

毋煩懣其心凝於一而理之於學也庶乎語巳
學潛生退謂其人曰傅君必善蘭陰人曰子何
自知之曰吾何德以加傅君而傅君下之其下
人也其好善也夫好善卽學施於政必達矣

贈馮仲君令泰興序

始予之得馮仲君也蓋寶若荊璞然時仲君甫
冠耳乃所遺尺牘熚熚異釆則大驚謝自謂不
如省其私中澄瀅如濯於物務脫如也與之語
無痦弗超愈益喜日夕敦琢之仲子亦嚮信甚

觀予學未有立無能翼之道也居久之弗僞觀
侮逢累居恐動拂而塵罔亦少胥焉則時時竊
太息之今年春始克成進士銓令楊泰與歸過
家而志意嚼然語稱其志意葢予喜而後可知
也君之言曰渠少不嬰物自衣服食飲畢無擇
自先生所明也頃得舉念不欲以筐篋溷有官
幾什一而更乃大困今幸有官即有没没者此
其智與傭夫販婦等耳非夫也渠京邸祁寒堅
卧一纂秸夏一葛食一盂同進者即解衣推食

弗受也弗受也者念且倍親而仕當攻苦茹啖
爲國家守官豈問家哉汪銓時或請偵所得邑
則掩關卧聽汪服以爲惟上之所使之既得銓
謹往從故人長者問治官或語我曰令非能自
爲賢也乃其衡在上又赤縣多諸直指使者獨
伺使者所欲予予之欲奪奪之所深欲力致之
名薦剡稱賢者迂矣渠謝曰幸甚公乃教我抑
僕不能從夫是婦而冠者也吾守官豈伺上意
欲哉又或語我曰泰與饒然地多豪猾非武斷
莫可勝任矣渠曰幸甚公教我抑吾聞牧民也
者牧之也非芟刈之已也吾必先諄諄誨諭之
已申督之又不聽乃刑抑渠也固而闇於事今
幸在事懼弗任事也敢受筴而行予謝歎曰絜
已政之本也守道守官之要也强教悅安政之
上善也君慎操此三者而設誠致行之於事官
何有無已其藏用乎吾子固希世之實也其處
璞也久矣今其奮則藏之益也今恢恢乎登諸
大廷必善韞而藏之惟恭與慎可以守方惟惠

與和可以養威惟靜事居恐可以保廉古之人
不攖其心亦不攖人之心藏器於身聚百順於
道故方而不閡威而不殘廉而不劌也廉而劌
威而殘方而閡是用而不藏也不藏且缺如政
何且吾聞東楚之俗近徐淮剽輕而易發無論
東楚江以南恒患之君無忘君之言而將之以
慎事重發庶矣泰與君起拜謝曰渠不佞居受
學之日久其敢忘渠之言即忘渠言其敢墮先
生疇昔之顧訓

送聶長君令宿遷序

今天下之爲令長者有恒言皆曰世以資限格官郎達與藝如冉季終縶而不獲騁也世以監察糾官郎廉如由夷周愼如子羔終以索瘢指瑕見疑而莫之信也世以遷代頻亟任官郎戴星而出日中昃不暇食宵星而入日猶然不給也則亦不察於古今之變矣予讀孔氏家語吏考其時齊魯宋衛晉楚之君有恒尊於上而晉國高晉六卿魯三家之屬又各以其國公族大

夫專政而擅君何渠不若今之監司按察好下順已而專擊斷乎其時之用田賦用丘甲豐取虐與刑政之頗辟又何有異於季近世之所爲也仲尼之徒七十子之賢高者佐國下者宰成宰蒲宰武城宰單父莒父而止志何渠盡行郎孔子之聖其爲中都宰年旣五十矣後四年而爲司寇踰年攝相事而齊人歸女樂也沮之而遂行又孰爲久任之哉中都之治漸於化男女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幾無論矣而季路治蒲以三善而蒲治子游治武城以絃歌而武城子賤任人彈琴而單父治巫父馬以戴星自亦又治子羔治成成不變而蟹匡蟬緌之歌風焉曾不以君卿大夫或掣其肘爲解也斯遵何道也三代而下獨漢天子與二千石長吏共民治而刺史監之直指使者時巡行焉故循吏特醇唐藩鎭擅土州縣吏類不得有爲於其國宋法擧甲科高第屢屢判於府丞簿於縣久之乃得令則　今制擧賢書者畢得以令宰入官亦

豈爲不遇哉誠父其父子其子恤孤幼而哀煢獨可以附民誠治官而平臨財而廉事上恭而遇下順廉平恭順之節不易也可以獲上誠慮已下賢有所爲父事之者有所爲兄事之者有所爲師而稟度之者絃歌風行愛人易使匹夫爲善爲不善於家如家至日見之也將何以爲神明王而百福宗之斯豈盡監司守過闕我而不得自爲也且夫仕以爲民非以安身仕以自盈非以取譽仕而安身取譽乎末矣而孔子難

之以不獲乎上民不得而治也故安身難志行不孚名譽不流欲獲上無由故取譽難身不安譽不流欲道行無由故安身取譽難乃其致之也惟反求諸已勿專善勿怠教勿遂過勿留事而戒先於忿速慢易怠惰奢侈專獨而距諫也皆反求諸身今監司之糾察也已急而吏治之匿不見情也日甚獨伺其顏色逢順其意欲而事之故俗以日偷誠循古之道順今之俗平其心易其氣而將之以愼蒲武城單父之治何渠

不相及哉予懷此久矣未嘗敢以聞諸人鳳泉聶君與予游二十年其爲人明達而周愼好賢樂善又明於事情與權今令郅之宿遷遇爲別則具以其說告之餞之郊謂之曰君無薄宿遷是古宿予之國也地薄河土瘠而民勤勤則思邑之文士大夫寡而民靖靖則安又南北之衝也政善民從則譽易流而身安吾且以君之行上古之道宜於今矣

左長君上天曹序

左長君者盱人也家世居學麻源第三谷中幾雋受學於郡公敬菴許先生有造矣許公遷陝督學走贄來問學元錫謝朋從久歸贄不敢當與之入蕭曲登會仙嚴切磋焉以君有味乎靜體也則偶坐默對於天命平康時幾之則時悟時證時切磋於危微之間而長君渙渙乎有入也爰賦詩贈焉已成進士慨然曰毋老矣念不能須臾則謁告天曹歸歸信宿而過予問質亹亹也會內艱毀甚而以其閒建家祠洛古制爲

寢堂門廡秩如也家之嬴而歲時推少周族鄰沛如也外除且北上就銓來問言元錫曰錫何言　國初尚親簡賢而取士薦辟於舉貢並重後他塗闕抑唯獨重進士科士之登是科也如其登康莊也內臺者外方岳郎上之禁垣省闥無不可自致者而君則既擢巍科矣良焉逐惟興衛目閑而又何難焉長君愀然曰噫詎無難乎何渠無難之者乎曰有之然而難言也請問焉曰程記不云乎古天下如溝洫理成之難

功而壞之猝未易壞也今天下譬一大陂澤也猝難就一傾則潰決而未易收夫 禁閣非輔
上德地乎古上下交今大臣近臣者不時見或歲不一見也即見靡獲自盡也臺省非秉國是議政地乎古官有分守今獨循故常舉職司自盡而可矣國大政官聯釆錯非能以一人任以一意行也國大議則發言盈廷各以其意劑之何知夫一事之所定當事任則忮娟與居間交作牽掣因之瑕讁從焉外服非以保大定功

庇民乎古田功民功郡縣之所得理者而監司持之郎郡守弗得專察賢否覈廉汙省臬之所得理者而撫按奪之郎監司獨名相維屬已也以上頤示指下逆意趨事獨工爲文移以相覆今仕者推難愒易安祿而養交其舉職司盡瘁者又若代匭也何能立事矧曰庇民且也天下神器 國家一統三百累十年譬耋且耄矣日保攝之粱肉猶然難之而蠱裕否積平陂之運儳然欲飭治傾否撫絲也是則雖長君慼然避

席曰吾何將而乘其易又何操而勉其難吾終且奈何元錫曰難易者天也亦人也心惟其難事居其易素位遵職察時幾而兢業將之者事天治人之則也夫人心則恒危矣危何能知微不知微又何能乘時是以上易肆下易靡平易泄泄危易蹙以懾也嚴天之時命省其幾以入微鎮喧以定處棘以平爲難於易慮易以難爲於其所得爲不爲於所不得爲得爲乎勉不敢惰不得爲愼審其可與以爲行衛以爲衛以居

上居下而時行時藏夫何爲哉幾及時而已矣君深心沉智視君猶親視天下猶家族乘時而致行之天下其孰能難焉於戲此易道也敬菴先生深於易時行於京師其有以進君矣

送李先生歸高州序

邑傅士黎江李先生晉官王傅已浩然歸也其弟子族立偶語攸乎愀乎恤恤乎其不能釋也則行咨坐謠呻唱吟和有頌有禱有風而詩品彙成冊矣乃族立而言曰是思之所存也吾儕

事先生有年矣心誠嚮屬之故思辭以抒思也辭豈必工惟其思則題之曰泳泮存思又族立而言曰始先生至監司屬署邑篆先生曰是宗祝而與知割也不可且人有民而使之吾安得而尸之吾不能卒謝篆事去其有謝也以有違也是不曰靖乎先生身視處子利視土苴推薄祿歛諸生之貧不舉者口不言有無士釋菜而贄或貳以傳先生曰是鬻序而錐刀也不可且吾有士而師之夫安得而資之卒讓不受是不

曰廉乎又靖而無挺廉而罔劌曰默默焉休休焉處羣不爭履卑如素無遽容而有守氣是不曰賢乎則羣走鄧子屬論叙弁其端鄧子撫卷不言者三已而嘆曰久矣乎予之不聆於斯作也今聆之有思焉感焉諸彥曰何思也則愀然者久之曰曩予少時蓋及事延年廖先生廖先生口悛悛不能道事辭深中篤厚信然於士心去之日而謠而歌而壺而漿自城東門屬之郊衽袂相接也彙其詩冊曰桃李留春士能業去者有若李領春之詠焉後有之乎乃今見李先生故思曰然則何感鄧子曰曩博士君有羣士於佔俾嚴士於辰酉日勛勛勤勤者矣乃士不德也二先生不言而成蹊人詠歌之夫其樹桃李也夏得其蔭秋食其實焉荆棘有是夫其在泮壁也可濯可慰又淸可鑒也故游焉泳焉濱汚有是夫蓋吾感夫誠之可以被物也羣彥曰善請遂書斯語爲斯敘

許沅陵君歸田詩序

沅陵令許君官於沅三年矣政通人和聲籍甚監司守薦慰君刻檄交馳也以賦課甲楚郡邑致　欽獎蓋全楚令僅君一人云丁丑春君自沅入　覲時　天子宰相方以明作核吏治略資格拔乙科若貢官郡邑有望者輒超擢鄉人私億君且以治行最顯擢無異也君歸自　覲行抵家則弛然卧不治裝家人請爲裝君應曰唯唯卧不起再展月親戚若沅胥吏在行者交趣裝君又應曰唯唯度且滿三月則具狀稱病

請退修家人愕不知所出胥史貽愕泣曰公方爲沅陵天何爾爲也賔戚交勸曰公方爲沅陵庇何爾爲也君笑曰吾志決久矣需時耳或問何也君曰今之令非昔之令也昔之令令人者也今之令令於人者也誠令於人卽善爲令直善爲人使者耳何志之得行吾志決久矣需時耳曰誠若是公胡不夙戒君笑曰令夙戒志靡得決乎於是胥史持署狀悒悒去辰中守得狀讀之貽愕曰令方爲邑長最何爾爲也問胥史

若長官信病乎曰自署狀手授史不知病也曰若是則何可得去冊趣駕而君竟謝弗復起於是邑人士咸太息泣下稱其賢當是時撫臺陳公業復具君政狀聞　上矣於是鄉人士歎始之億君者尚淺也自教之衰士靡於利祿家於官匪曰家之直身命視之一失之輒顯然色如土涕下也有能信一旦之決如君者乎雖其決之妻子昵之曰榮塗自足也牽之矣親友歆之曰撫仕可卽也繫之矣僮僕賂之曰百望攸屬也怵之矣有能不告妻子不謀親友成一旦之決如君者乎世固有棄印綬歸不足難者矣比察之則上不獲上也不然民難使也又不然貧地難自奮抑年且及也君兼有上下之譽嘗盡精力非引年時也又適當　天子震刷刮靡之候固自奮之會也而能信一旦之決成不可奪之志可謂眞知輕重內外之斷者矣於是競爲詩歌以壯其歸君門人陳子璜裒爲卷屬鄧元錫爲之序

贈曾君立夫出遊序

曾君立夫者撫華容大夫之子也始嘗學於歐文莊公懃懃乎自修已受學於近溪先生聞體仁之教意恢恢大也遂慨然有四方之志過鄧元錫而問遊且徵言焉曰遊以爲信也元錫曰予聞之矣古之君子學之鄉國焉學之古今焉學之天地焉而後益爲無方而睢睢焉盱盱焉守一丘一察一先生之言以自好是丘里之言之末者也昔顏子親在而貧乃從夫子周遊

焉之匡之陳之蔡不顧養不廢先師之志曰丘也東西南北人也是遊之益也抑聞之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步蹩者不可以行遠必也其學乎是故心惟虛而後能通天下之志心惟幾而後能研天下之慮心惟弘而後能大天下之畜虛器入水靡不入也有物焉實之靡不郤也以不虛也反者道之動而局方者迷微者幾之神而滯言者狗幾不研也道則廣矣大矣培塿之登曠然天壤蔀屋豐而日月之明弗覩也言貴弘

也先師之教曰主忠信忠信譬則杖乎杖所以行詩曰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則不擇之過也夫東風湛而酒醞疫風行而人病景風至而吳江之鱘浮已則跛夫世亦有風焉今千言一律者是已然中之者病願吾子之擇之也詩曰採情知華覩著知微故微言可繹而病其易忽願吾子之繹之也夫古之君子乃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而世有三遊荀仲豫患之勤遠廣求徐偉長疾之誠病其賊德焉不然夫豈不知遊之爲益也錫也固欲登覽名山川以自廣就有道求質焉以毋老而憚遊於君行壯之矣君行遊歸其有以發我夫

右司寇楓潭翁萬老先生八十壽序

元錫始讀詩南山稱萬壽無期讀閟宮稱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以爲適臣子頌祝之至情也云爾豈必其信比讀易玩文王後天圖表天地久成之用而後信詩人之言有道也夫後天圖出震齊巽見於離而丙炳丁章盛矣比長夏土

王之候溽潤上行隆極蘊蒸畢殫方於柯葉華實天地之精華疑於既竭故曰致役乎坤致役云者譬毋鸞子羸之爲充殫心誠於顧復爲之役也於所爲役宜甚寶惜之矣至兌而厭飫悅懌物欣欣自私而民夷若其已泰然比坎則專靜寧謐退藏產室玄淵自佚舉向之所爲役者剝落斂藏若一未嘗以美利利之學無愛惜而歸之反一無迹也譬勞而行休無所復之此天地所以長生而久成也是故卦爲復於時爲暢

月禮碏而息老爲酒以介眉壽勞焉而旣蜡不興功大人法天秉與握符厚自勞而順時行休於萬壽豈有期哉然則詩人所頌而禱之意固天之道也右司寇楓潭萬老先生事　肅皇帝宣力中外爲時名臣三十年乃老又二十年爲萬曆甲申介壽八十恭僕卿敬吾魏君過元錫役爲文以頌元錫遜讓則曰學憲君實命之學憲君者翁家嗣曰忠也元錫於二君無能役況能以文役乎獨念曩得從二君游實始慕翁之

爲人以爲嶽立山峙殆其不可迫而親也間得謁則翁德威禮恭卽後進生嗛嗛與爲禮私竊歎以爲下下之盡也下下德之柄福壽之所歸也已從薦紳先生問翁行事具知翁所至宜慈惠和一主於樹恩居恒言人所爲貴仕宦者得廣樹德耳不然膺仕官何爲夫人依於德樹德生人之大德也福壽之本也乃今得萬司馬所爲翁事傳讀之已又從二君所得詢翁飮食起居狀而後知翁樹德下下者深於道也福壽之

宗也嘉靖中天下適生長豐懋之運　天子特衡繩尺於上勑工肅度恢恢乎明威翁於時起家進士効忠勤自奮自縣令給諫藩臬長貳以服在九列靡不職也自兩都以至四方東青齊南閩粤遠逮於湖貴之郊靡不歷也爲令時務節愛撫摩稱循良未論卽入爲司諫驅逐權閹條振風紀一何卓犖也他諸守憲臬則姦宄懾出旬宣則惠澤流清軍實則枉濫滌凡可爲國家役爲蒼生社稷役者蓋不遺餘力辨治之撰

於天道可謂致役矣及返初服一不以等威自異怡愉宴豫與田父畸人相過從無間與後生小子相唯諾不倦而田夫孺子者且相忘於賢愚相忘於貴賤日與過從唯諾相忘於無何有也回覗其平生更歷勞勩名位勳業若晴雲太虛舒卷無際以藏用於無爲今登大耋道刑德尊頤息深深而學憲君日研精於眞靜理性之學元著之暇時以其說佐滫瀡元命之符日握以固日勞以暢神守泰而氣凝南山閟宮之稱

豈有閒哉囊翁遜碩膚而歸也論者頗以未陟
元輔柄鈞樞爲翁歎而不知固天之所以壽翁
也矧八龍五鳳林立盈庭且將舉所遺餘未盡
者厚蓄時發以爲後事端詩稱祚胤易言成艮
是之謂矣邇學憲君見命之詩曰心以下方小
神從藏後圓竅味之以爲匪直聖學窔奥妙詣
此卽長生久視之道宜不出此而元錫不足與
於此也因魏君命敬書之爲萬壽祝

封刑部前翁羅老先生榮壽序

始子羅子志希聖達天之學舉進士歸養以內
承其親蓋父母昆弟仁孝翕如烝烝也已而學
行乎邦之人邦之人靡不變者又久而行乎旁
郡邑旁郡邑士率兟兟嚮方矣居十年而子羅
子入官又八年拜　貤封之　命而封刑部君
前峰翁若母太孺人適偕七十壽子羅子會又
以部使者奉檄至獲稱觴於庭若有天合者然
吾邑諸人士志學者胥謀所爲壽元錫之辱於
子羅子者最久蓋每見而未嘗不得其所欲也

比今見則矍然顧化茫然不得其所爲方步然
若忘者屢日或問之子從子羅子之所來乎曰
然曰子從子羅子之所來而若遺若忘何也曰
有諸曰有之曰有之則信矣予一不自知殆其
悸也曰子羅子何如人也曰恢恢乎子羅子之
所爲人吾揆其方末由也矧有以措吾辭攡然
試言之子羅子之爲人博大而無涯浩浩乎莫
測其端倪充充乎其無窮彼其視堯桀彭顏化
之齊而齊也然吾得繼見見其居矣其中闇闇

其動申申其與處熙熙翁年耆德刑稱道不亂
而內安其孝二季協順安其友而亡其慈其於
人無不愛且容也而近遠小大忘其仁若未見
夫春乎元氣始至孳甲萌生蠕動昭蘇而熙陽
之登景舒舒然遲也故曰旭日旦者鳴鴈雝水
膏動者萬物從蓋暘氣煥沐斯生生者引端無
窮也記有之曰心天而道傳有之曰見大而泰
吾以方揆之殆猶之春然生德暢而仁體完然
吾猶人也吾安得以吾方而揆夫羅子之爲人

或曰今羅子日躋華踐要日承親子顯榮彌壽亦意之也否乎曰天有所獨厚人有所獨至天有所獨厚福善是也人有所獨至敦孝是也天之嚮應善人也篤而報効者徐子之顧復其親者備而應之者遠封君之積裕者久光施者未燿而食報也遲矣是故年劭而麗榮紹而光毋隆而莊昆弟子孫胥翼翼以將養也其養備故形以不衰其志懌故神以不搖形神全故能與天地久長是故慶若天合壽若天篤榮若天錫

而滋至也今夫春景舒而暹生日引而滋物日長以訢訢榮也是引年之徵也是子羅子之所期也故百年曰期頤然吾猶人也吾不得以吾方而揆乎羅子之所志矧知乎天之所命諸同志芫然曰子之言天人之際滬滬乎具矣請衷之爲萬壽祝

壽山福海圖序

我厚山丘公之守泉南也惇大弘裕致惻怛之愛敷惠和之政爲　天子尉薦黎元躋之於仁壽稱循良焉晉憲臬居東職防河乃公念東人殫弊於河防驛傳勞費無已時閔閔也慮不獨在河所巡行語郡縣吏謹節愛毋令民失職爲
國家憂會歲大祲民嘯聚起相挺爲暴公請兩院以單車行部大興發振貸之煦嫗遺黎招輯反側則又起捐瘠之民而安利生全之蓋是時黃巾綠林之變旦夕叵測而公以一軺車宣
上德厚下勝於十萬師之任也時頌共以爲尤功方守泉時屬令有憑幽巖爲恣睢者公廉

逮其私人輒護庇方命則慨然曰奈何憚幽巖故令一人肆於民上爲檮杌也亦無爲貴三尺爲矣竟紬令居東時所舉按亦然而閩督府奉
上相指欲有所釋憾見其指謂公公屹不爲使當道者恚公沮格陰使人迹公事以快意而公自未第時杜干謁嚴取予不以一毫加諸身起家登甲第二十年官二千石力尚難置一區宅迹公者無所發忿則爲飛語四中之公以見糾賴泉人士頌共爭之　廷乃竟白元錫東髮兒

事公視遇於骨肉不啻底裏洞徹無所間而上
諸事一未嘗挂口於督府有夙誼悛悛乎語若
其厚遇之有加也獨泉人士及他知舊爲予言
如此此其度豈世務赫赫爲名高者倫哉令公
與時者以其身爲社稷榦剛柔時措不激不撓
而招麾之不來去也古所稱社稷臣公近之矣
彼其伺柄臣揣危人以自安欺人以自成幾幸
寵利雖有小得旋卽失之其爲賢不肖何如矣
公所志樂道人善務惠獲上信友而不逢當路

言危其身以安人於人無不厚其然諾可信覆
其廉靖無濡染人皆信之而矯矯有大臣風節
卽深知者未能或知之也譬之高山大嶽宣六
氣產萬物鎭定凝靜而蓄雲雨發光英以爲丘
阜林藪宗譬之海納萬川引晦濁自廣其去江
河沚澤不可爲量數而一未嘗以不多也故山
海者天地之房國家之寶藏在焉公具體之矣
始公官兩都覽山川鉅麗未論其守泉爲泉海
其居東所按察爲東海岱宗在焉世之祝頌人

福壽恒必曰山海以公德厚而又有得於山川
風氣之助如此後十年二十年且以黃耇立
廟堂爲國柱石於祿位名壽詎有涯哉元錫私
於公謀所爲公祝頌者親恒情十百會有爲山
海圖見遺者則以爲山海莫如公效祝頌宜莫
如圖爲著論其端如此

壽涂少溪序

新城族望稱涂氏乃族姓姻聯涂鄧爲睦自高
王父御史公於崇德君友厚善如一人而中山

小隱翁又曾王母所自出他諸世叔母若羣從
媾涂者甚夥予女子子又爲少溪君子懋文妻
蓋耳熟其世家自南溪公而來至觀瀾翁登八
袠三世矣載考郡邑志涂氏登仕籍表著者未
論卽隱德自建可公而下與紀載者四三人一
何緘也豈所謂富壽康寧好德於錫福均耶抑
德必福耶今年秋九月少溪君六十矣知友北
川王君輩委壽言余方杜門郤酬應謝需後而
懋文助爲請曰願有朂也予乃言曰惟少溪惟

乃父暨予父以耆老聯鄉會是冐禮讓冐訓誨老不懈彌嚴時君既壯予尚少業見之矣以予所聞誦覽洪博孝友恂恂修鄉人士君子之行至勤賢令長手勤書諮以決事是中山翁之行也承先德身兢兢退讓敦敬敏任恤至勤郡太守召見諏民隱賦詩贈焉是南溪翁之行也孝友剛介崇儒紳則蕙菴翁之行也彼其年皆登大耋邁古稀君承家行又資明果無綺言今年且及耆古杖於鄉時也杖之言杖也以扶老亦以

家鄉行可憑杖也君誠嘉父兄前人之行隆禮敦讓期 耄不亂俾鄉人觀焉杖焉於爲壽不多乎哉即不然登期耋而耋焉何益亦無爲貴壽爲矣且而不聞而南溪翁之言乎或問翁君壽而康者何豈有術然乎翁應曰唯唯否否一介老唯清心寡慾而已是壽符也必持而往抑又聞崇德君官吉士時遺二弟詩勉乎方寸毋求多日懋文睨躔芳科第君尚循循抑抑其無忘崇德君之言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式穀之謂也北川子曰美矣夫夫之言可服踐繹思也稱其人及其世祝其年勗諸德君其勗諸君而勗諸後十年若四三十年夫夫且持左券質君矣

江母黃太孺人七十壽序

先十年吾友江君樟母太孺人黃壽六十矣鄧元錫以通家故念欲爲之文濡毫已輒咄咄罷曰遲之遲十年所矣其遲也蓋待也已豚子儀娶江氏婦產二子矣爲孺人女孫今年夏迫七

十壽辰儀請竟文爲兀然坐者久之既乃言曰嗟乎儀吾豈眊顧忽忘爲言耶往吾與江君友厚善蓋少也日切磋於古研精理性之學已寢食一榻者十年今榻故在也顧吾少也孤乃江君之孤尤少也吾有母老日喜懼交於心乃江君猶然加苦焉斯庸忍言邪始孺人笄歸文學江公文學早有聲黌序間無何遂捐館時孺人未三十齡也長君樟方數歲乃江君適襁褓中乳乳矣孺人勵勵柏卅之誼日儀特自勗蘋蘩

拮据勇若姑安焉今白首思不闕於載馳蒞義自斷也斯其事忍肅言耶長君至仁愿寬江君循中自勅巳闢學咸自力乃孺人慈子甚不欲勞以業曰兒無自苦卽業如先人胡益長君遂棄儒生業業善養矣予始勸江君學曰必無廢先人老母以內媚故勸孺人許同學曰必無廢業始共學業之窮旦夜閱寒暑矻矻覩少有立也今二毋咸黃髮江君徒螢案自苦予倀倀潛學猶昔也故難言卽言難爲心杌杌不云乎期

逝不至而多爲恤小宛不云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吾與二君者之謂矣誠懷二人卽明發能寐耶乃不寐不追明發耶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誠念所生不夙夜自毖求無忝耶卽忝之能夙夜耶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夫感親之年誠喜之復懼之矣乃而我日月亦征且邁耶誠征且邁不懼之耶繼自今繼嗣我日益栗栗然懼矣故遲之遲而又久有間儀請曰問君子之言也必時今太孺人壽宜衎衎言乃言之黯黯斯何也鄧子曰儀爾一不三復於柏舟之篇乎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故夫富若貴不必永其親誠賢永之矣貧若賤不必忝其親誠不肖忝之矣其無忝也其匪懈也能懼思也是壽親之善物也今夫蘗苦巳而氣厚完故蘗壽竹勁巳而節峻故竹壽卽言壽宜不能釋予之前所言也識之

羅母曾孺人壽序

予燕居考觀當代作者之述志縉紳先生於閨

閣女婦之事縷縷也乃壽而爲之言亦比比有之漢而上未論卽唐宋名人別集著者猶未有壽言竊怪之以爲世靡靡乎殆其文也夫文盛而情微及讀詩乃知詩人之愛而祝也必曰壽曰萬壽木樛之頌福履成焉今妻壽毋曾頌著之然後知質文代變而所謂情者與生俱者也蓋依古而來况夫縉紳作者之爲言夫孰非其姻婭戚黨也而焉可得廢也管溪羅氏於邑爲著姓於予宗爲世媾曾孺人國選君半川先生

之配也子長君女歸爲子猶子景德妻子從兄又孺人子壻也故孺人閨閤之行獲時時聞之爲歛容敬起焉今年冬曾孺人壽七十矣子德請爲言夫洪範錫福成終於壽考而內則王教肇功於姆儀曾孺人事半川君宵夜績以相讀而半川君鬱有文爲時髦斯爲妻令哉孺人事姑順事毋孝而牀笫賓接鳲鳩之愛如結也庶幾哉樛木之風半川君捐長君方學太學孺人亟治舍歛徐綜家務井井以待長君而長君歸

有立也今又爲壽母卽如是雖微婣婭戚黨之聯猶當爲之言況其有婚婣之屬乎婣婭戚黨之聯年及耆而耋也必壽而爲之祝况內行可有述乎獨怪余非作者不能如古人詩人爲張而相之揚詡而傳之也夫言與其文也寧情予不文然視夫不情之言則遠矣

黃母傅孺人七十壽序

始黃叔子於碩見儀齊齒也儀甫入家塾與叔子偕事外傅鄒文人當是時伯子游鄉校仲子兼從子治朱氏易甫三月而彬彬焉文矣時叔子方毀齒警秀甚予愛之每授儀講業必令叔子偕而叔子津津焉媢學也乃家大人念老且及訶止之曰若伯仲治經生業未效也若何爲者亦呫呫囁囁爲乎當誰爲乃公治家人產也傅孺人顧從中調之曰幸有師聽學幸兒嚮於學獨奈何禁切之令勿學乎則潛具饘飦餉焉久之叔子於予益親亹亹於古學讀敬齋箴持之渙然於理性矣嘗間省其私則神志惚恍如

失居數日異之問焉噎涕曰渾毋恙日者有後言念歲製未具以爲憂予爲閔然益知黃氏毋子於慈孝相成也又久之伯子廩於學仲子以恩貢起家官柳城令著聲矣叔課試往往冠諸生而季亦青衿振振爲聞家則毋先熊之力也今年七十矣予先祖郎官公元配黃於叔子昆季爲祖姑叔子女又妁於儀子慺爲婚婣禮俗壽有言叔子亦請曰願以爲重也予曰夫予何能言郎言亦安所重哉而仲子既已綰百里符

歸有章服榮毋有膳修養毋矣又以顧養歸不絓於吏議惠流于柳城而昆季又皆時俊國皆善養亦安所俟言哉顧獨念予未壯見子於茁矣既壯見子於秀矣今且老思食其實禮曰孝子成身又曰孝子成親鄒孟氏括以一言曰不失其身而能事親若曾子可也實之謂也子誠念童時毋潛昴於學今三十年遼遼也有無感乎思少長念毋衰旁皇於懼乎愛日幸三十年康履也有無喜乎念少者壯壯者老而老者之

念少壯三十年一日也有無激且奮乎爲新學者曰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似也於一貫近也嘗覯子曾子乎其一貫也其忠恕也其三省也其一貫也其貫乎道也其敬身也則虛實之所以辨也敬身而成矣誠成身即壽毋于千百齡可也是成親也敬書之爲毋壽司契且以質伯仲得交儆於成焉

壽劉先生序

仰松先生劉翁吉禾川人也爲吉州閭家自運使公而下至石潭先生若文安公爲最著予從其宗老三五先生侍御公游具悉之而三五公時時稱正統景泰間好古篤修則莫如吾石潭先生也耳孰焉願望見而無從乃今見先生先生悃愊易亮無城府於冒睫間得之而以其賢其長禮行遜出易所謂謙謙君子也則見先生亦何殊石潭先生見矣先生元子學博君試南省署新城教事需後晉具爲元錫言家大人生十有九年而王父捐吏家多難退藏隱忍居厚

處默由若也游膠庠有聲而家旁落事嫡王毋忠養之王毋病遂弛業不解衣帶躬湯藥爲養覘黨交爲急曰君日侍疾弛業如業何盍以間修業哉家大人曰走方寸亂矣奈何以章縫故妨湯藥奉乎公等謂諸生於吾毋孰重矣其篤孝如此比走與舉薦竟棄士業爲逸人於酒人乎游先後邑侯禮重之請爲鄉約正謝不獲則繹　高皇帝聖訓及藍田氏所爲齊民約俗者詩里人而胥訓誨之貧無歸也合社爲之倉以

備賑死無後也合鄉爲厲祭以宣化諸所爲勸率者甚具鄉之人歸焉邑大夫嘉焉今年既踰耆矣爲壽言者多祝頌罕及其事行敢以有請蓋無所用其慕情元錫高王父侍御公獲幸於文安公爲之銘曩西游於學受三五先生知特深今又獲交於學博君固世通家也則祝頌安得巳夫天之壽人國也非獨其官材茂也蓋必有壽俊龎碩之賢修於鄉匡失俗埀彝教舉其民於仁壽而國祚賴焉其壽人家也非獨其才

雋顯也亦必有壽俊龎碩之賢修於家樹行業邁種德約其家於仁讓而胤祚昌焉方盛　明初太樸未散石潭先生既以其德樹藝而播殖之矣乃今有先生以其德崇蘊而培擁焉則樹德而滋之也石潭先生作其始文安公以覍文嘉謨用施於廊廟先生成其終而學博君將日大光之樹蓄而發流寖而長固其理也哉抑世爲長生家言咸祖柱下史稱其歷商周代不衰矣柱下史不云乎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觀國觀天下觀之此先生則既修之家矣既修之家矣又修之鄉矣是善建不拔之業也而抱之勿脫修之身而眞以其身壽也修之家而餘以其家壽也修之鄉而長以其鄉壽也爲國天下壽恒必賴之齡筭云乎哉學博君之慕情其大慰也矣

表兄張徵仕翁八十壽序

今萬曆辛卯冬十有二月日則畱國判徵仕郎張翁年八十初度矣其子壻江生伯溪請予請

曰溪以先君子汝州君之好獲奉汛掃之役於翁翁字之子也先室預翁字之如女存篤媦也夫今距懸弧且日耳願翁壽敢請一言爲翁壽予喟然久之曰何獨吾子願翁壽乎哉翁篤媦誼唯吾子然哉曩先人於君先封徵仕翁從女弟夫也篤媦如昆季先舅氏旁落予少小今工侍君顧鞠於予毋太孺人而洵溪媦婕孔睦如故也則翁及翁長公谷蘭翁之以也今四十餘年如一日何能忘顧翁今進於道矣壽無窮期

矣無爲問年矣伯溪避席請何謂也曰而至戚而未知翁丈人心且而未聞而翁丈人少時事若今指所向乎居吾語汝曩余髫齔時翁丈籍庠校有聲棄去爲國子生一騎連翩京師也有無僮從忘之矣迨余長及見貴溪方士張眞人者憑　肅皇帝寵籍邑猾氓獻追數三百年前事自言　上請淸理前數十世田衆矍索矣長八脩徐持不可翁不挾僮從一騎伶傳走京師扣　帝閽訴焉蓋其俠也迨謁選則攜一子從

至潞河疾作夜腳氣從湧泉蒸蒸上翁自嘆因腳氣上衝心者殆矣蹴稺子醒終睡不醒也則危坐俟命而腳氣上抵臍則復下曰幸矣當無恙蓋於是渙然於疾愈劇若安若殆倏忽事而悟無愈劇安殆也既選爲豹韜衛叅軍數奉使之遼之薊門而同官者遷矣工侍時爲侍御史翁請爲右闇侍御曰安之兄今奉使之外藩也州縣官抗禮乎曰以重　朝使不抗也侍御笑曰則補外孰愈在京衛久乎翁於是又渙然於

官升沈顯晦等耳而悟無升沈顯晦也既還守興國判官棄官歸蕭然瓦缶不增益而建小宗祠妥先靈命九男子析箸自居一靜室中朝南華夕淨明事古天竺先生以自老閒過予問曰覺者訣要曰常惺惺夫寤也攝之常惺惺而可矣如寐何予應曰寐若寤何閒寐神棲腎寤棲心寤未寤閒則棲脾猶之旦暮然旦日晉地上暮宿咸池夜半則入重淵中也乃昊然不旦旦乎而寤若寐常惺惺何異也翁莞然曰善又渙

然於寤寐之升沈顯晦無二也無寤寐升沈顯晦也彼其於天竺先生之教無相者有入也無相者無我人衆生若壽者相也其視我人衆生若壽者如夢幻泡影如寤若寐如病愈若劇如宦升沈顯晦等倏忽耳何慽年子無爲問年矣伯溪曰溪也固聞儒者之祝頌必曰壽曰萬壽於佛者殊科洛忱願翁萬壽也敢固以請予莞然曰而翁丈人之壽同期乎天竺先生語身命曰四大結成而所稱阿彌陀者華言無量壽也

佛華言覺南華等彭錢於殤子而天游物化八千歲以爲一春秋也翁丈人知壽者相如幻則非幻不幻者知壽無窮期而他何羨焉吾儒者之祝頌曰壽曰萬壽而禮以百年爲期頤頤言養猶云期養之適至是耳則所云萬壽者有指也其無期者也詩有之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予從子景星請曰星也翁女弟甥也翁篤婣亦恍願翁壽今釋然於翁之壽無窮期也請予墨卿敘之爲翁壽

記

新城縣學尊經閣經籍記

念初先生王公之敎南成均也憫學者不繇其道而師悖申先師博約之敎諸稽古正學廸士於德行道藝者章章備矣又身之以蹈方綜博於時六館之士咸奮游意於古淵學渙然且復祖宗時賢關語說循習之盛也已念邑里爲山水奥區士多淑靈而載籍鮮少聞見狹隘欲致道靡由也學尊經有閣巋然且觀於是出史館南雍所摹構者書牒送之學宮置藏藏焉而六經諸史百子集若類纂書及 聖製諸書略具蓋十年矣迨公釋大司成歸里第發故牘榆焉復增繕所未備者數十種於是爲 制書者十有二經傳二十有四史二十五諸子十集十有三類纂書十有八爲帙者千二百六十有奇於戲盛矣邑博士吳君山慨然感公惠嘉來學之心盛也扁書目懸閣端令諸生得按籍發藏讀焉懼久或湮鈌復捐俸立石偕訓導鄧君鵬

若諸彥屬元錫紀其事夫天命之性靡形已自有聖哲來曷甞不資載籍以章道宓犧至邃古矣洞天人之奥極神明之容圖象作而三極之道畢具唐虞之化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詩書績備焉故易以宗命書以制化禮以敎中詩樂以導和春秋以定變故經常道也道恒性也性天命也觀全經而知夫天道之恢恢故經以顯道道不得則不章經以著敎敎不得則不刑經以表心心不得則不盡天下之方盛德

也其教自京師首善而下達州鄙其官自司徒樂正以至庠序之師均之術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至三易則天子寶之爲國宗訓三公論焉以爕理寅亮有大過從龜簭受命焉而其時之學者各視其資之所宜以離經而受學離經者麗經也子貢問聲歌所宜於師乙是也已敬修之爲業業成又博習以洽其道論辨志樂羣取友親師日循循焉及其成也通天人之際明道德之宗得一守正凝天心而立民命其次考道

循教得成德而達材下焉者亦漸漬被服占藝效庸而不悖於教則學校之設於經籍豈非致一之理而道之符哉先師孔子統一聖眞考是而訂齊之易詩書春秋之文大具七十子之徒從受學焉攷其自爲詩書執禮雅言之不厭其於易曰沒身而已焉蓋其聖也夫周末至靡濫矣文滅質博溺心而仲尼終不廢此之爲務即百代可知也且性命道德之懿其致淵微而其究廣大類非夫人之心思智慮所可究而原也

故析諸子裂百氏則各得夫人是道之一察子集具而道之全可瑞也不可簡也史文繁志寡矣而治亂之統紀畢備是後事之師也不可廢也天下之故賾矣類而聚之各歸其官以時適於用又胡可缺也夫徒博寡要玩物喪心乃上哲戒之矣博者約之塗約者博之原學者誠遵祖宗之制憲先師之經毋迷其原毋絕其塗及之性情之微而凝是精麤之體講關司契要歸於蓄從而弘道是學非苟得而已夫有所約之

也懲博寡要者而師心曰六經者吾心之糟粕也吾心盡而經窮雖聖知能獨騖謂聖教何將高者夷曠簡忽至誇誕而極下者侗顓寡聞如面墻然於道奚益矣其又甚則把教傷典矯誣靡漫而悖亂階起則胡不引三代之盛洙泗之俗宋齊梁之變而鏡觀之也公申古德行道藝之教有大造於成均又推波餘以及黨庠而博士君與助宣之將學者循習焉以適於道元錫至闇昧服膺公教者滋久具著所聞爲吾黨之

士誦之或有補焉說者曰治公斥腴田若干畝
爲諸生費今又具載籍以敎之學昔范文正推
所卜宅爲學宮而矨者祕論衡以自潤人於度
詎不甚相懸哉抑末議也今郎未論後數千年
考學術與壞天下治亂之原者尚且信先生稽
古正學之爲功

新城縣義倉記

萬曆七年夏五月不雨我邑侯章公殫精誠徒
跣禱而雨而民說明年夏四月不雨六月不雨

侯禱如初而再雨而歲再不敗民大說侯惻然
有憂色憮然曰嗟乎古不謂積貯天下之大命
耶古饑而不害不以蓄積多而備先豫耶且昔
之歲十日不雨且無苗今之歲五日不雨種不
苗後此稼不穡矣夫預備倉非 聖祖所爲恤
民隱救荒之具耶法小饑放三之一中饑放三
之二大饑全放而近 令必請必覆請乃放也
不得擅則邑民所仰哺者獨廑廑二三君子社
所儲私粟耳而誰與給之且邑田收非乏也幸

及歲不敗傚古義倉法里遞戶出粟儲之社而
以社倉法時發斂之庶有備無患哉且是固吾
民世世利也於時爲詩歌勸相諭其意且曰諸
發斂而里遞互尸之吾不以胥隷誰何而里也
於是里遞競勸各投牒願出粟願社各樹倉邑
貳尹杜君尉黃君胥奔走行營視倉地蓋都爲
倉一通縣爲倉者五十有四爲穀六千百十石
有奇於戲侯於旱祲之餘一措注而倉儲偏於
境民庶幾復見宣德弘治間阜平之舊也豈非

盛哉楊溪里故有王氏義倉在邑西西坊倉大
司成公又捐金助焉公弟子中任其事甚力爲
里遞帥先倉以特壯且伐石立倉所來請記昭
侯德曰以爲後事規予惟倉廩人之設則周官
尚矣彼其時民有恆產而門關縣都之積以養
老孤待凶荒司救以節巡國中郊野以王命施
惠焉蓋恃不專於倉漢耿中丞常平法豐糴饑
糶制其權於官故法宜於官隋長孫度支義倉
法[illegible]斂散故因其利於民故法宜於民宋朱徽

國文公居鄉建社倉穀本請於官貸息取諸鄉故法宜於鄉三者異由而民無恒產於爲凶荒備一也而恃專在倉矣黃東發言之曰社倉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隆慶初　天子用科臣言行社倉法於天下無何吏移他抵至勤兩臺申抑勒移用之科矣近民有司行之後事者按籍張有司粟五斗者籍罰鍰過適數倍故曰莫不善於在官今侯旣鏡照之昇里遞爲發斂禁胥隸誰何之矣則胥保惠貧敬守非吾

父老吾二三兄弟之事耶吾父老若二三兄弟之在事也其務體侯意不專於法耶抑務存侯法不深體侯意耶且是法也惡兼并倍息病民而爲之者也而法不能不貸貸不能不取息以爲不貸不息則儲蓄不廣儲蓄不廣則賑貸不周賑貸不周於備豫猶之不豫也故取息非得已也勢也又是法也爲閔農而優之也其閔而優之也爲其寒不得避凍暑不得避熯滂而胼胝以耕甚且腹不充藜藿以耕亦病矣迫於

有秋滌耒與耜輸租輸子錢而子婦告饑矣伐薪樵自給矣夫非天民耶而必貸必取息慼之斯豈獲已也然可諉者曰貸以春夏貸以不給取諸秋成又息薄不害也不有歲大穰卽春而糴賤歲大祲卽秋成粟貴時乎方穰而貸之秋侵而收之農未蒙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苦固不若義倉斂之豐歲予之凶歲之爲善也且是法之行煢獨之民義不可以不貸脫有凶歲遺秉滯穗於何乎取之吾父老兄弟必思

曰歲所貸幾何所寬息幾何譬活鮒然升斗爾從其寬毋庸曰官固貸若若償官固當而倚法以削也必思曰古之義倉也不以息以優民毋庸曰今之義倉也必以息而因用慼民也幸而及於儲蓄之盈也必毋息不幸而及於歲侵若饑也必毋息又幸而及儲蓄之盈成也舉以與老羸矜弱者其焉庶我　列聖憂民隱督社建倉之至意章侯承宣保愛之大德哉卽不然知有法之利而蔽於其害與虎後顧何異而侯培

德厚下之意則荒矣元錫束髮而規鄉社今數十年拮据矣而蓄積單寡念欲及其盈倣古廣惠倉法舉與無告者共焉困於窶而未能心娩之然反復於社倉利害贏縮之變至熟樂侯是舉備書之爲執事者告焉侯名宗理楚之黃梅人廉仁有惠政茲不具具著其重民食建倉者如此

新豐橋記

萬曆己卯秋七月新城南新豐橋成先是歲戊

午廣盜作秋九月盜入我南鄙焚其郛橋從燬焉越歲戊寅橋始克修踰年不克成邑侯黃梅章公來涖治成焉始侯出縣有夫走於橋而墮溺爲具櫬瘞之掩涕曰噫嚱吁斯不謂已推已溺也與哉且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梁成古之政也今何得息諸且橋爲邑要津道南闔出入者必經焉燬且二十年而不修修而不成謂有政何於是慨捐俸助焉四發帖勸焉人士更相告語侯實爲我子來攻作不三月而橋成橋距邑治所二里而近曰南津弘治中鄉耆艾許式盛劉恢朱萱若祖義官府君家伯父偕始釃水因巨石累石造墩七以橋今因焉構木爲鶴雀數其上以支梁構巨木梁其上以爲平上砌之石石覆之屋凡爲屋百五十有二楹爲亭三其中亭大僕卿張君櫃建焉橋之陽亭者張俊四其陰家敎諭兄濂建也橋周翼之版辟風雨皆辨以石人涉級登焉廣丈七尺有奇修三十四丈五尺有奇約之費金五百兩有

奇既成行者翼翼觀者嘖嘖如履康衢如登夸室丹雘奕奕孔固且碩父老咨嗟拊膺太息方難之殷鄉閭燔燬里之人自不能保其闔廬斯橋與焉斯時也嘗不知難之所定念以爲恐不復見世平成如曏昔矣今天悔禍　皇靈濯濯兇慝夷盪而我邦君父母承宣惠和橋以屹屹誠不自意於今乃復見弘治中嘉靖初修舉之盛也具礲石謁文記其事余惟事有鉅細大足觀世者橋是已方世之隆天子考德論官吏皆

端直政無苛慝民以寧謐百廢舉焉橋梁道路端焉修焉世亂則官墨官墨則民勤黷貨風行盜生心焉將百舉盡廢誰能與之何有於橋昔嘉靖初　中興改紀矣邑父毋蕭葉二公臨焉而廢舉墜修夏太常安濟橋碑記之後稍墮圮有司百吏其無乃怠卒作而黷於寵利四郊之壘實繁華　今上明聖復修　孝宗　世宗之烈核吏治惟審而我邪君賁來桴鼓不鳴疆圉不驚初政殷殷藹其頌聲橋爰以興不日而成

邦之治亂顧不以人哉昔人以洛陽名園之興廢卜洛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亂言小之覘大也予於斯橋亦云是役也僧光榮盡斥其衣產以從道士官京槐首發橐揮七十金佽焉邑人李賢二輸金最多得附書

潛學編卷七終

潛學編卷八目　朱集

墓誌銘

墓表

黃在川先師墓表

江龍溪先生墓表

潛學編卷八目終

潛學編卷八　　　　未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濂閱

墓誌銘

愚齋傅先生墓誌銘

昔孔門七十子之倫通四教六藝者至衆而獨稱顏子爲庶幾決克復歸仁於一日喟然之嘆蓋其覺也然且終日不違如愚若虛以默成乎德行宋濂溪周子以無欲標學聖之的程伯子妙齡指掌躍然於吾與點也之意而敬正涵養渾然元氣一會於天成蓋闇然之章上達天德能有造者鮮矣邇江門稽山之學與天下學士無慮言證悟求其默識默成居安深詣如愚齋先生傅君余及見一人而已先生名明應字國卿筠高安菱湖里人也其先出淸江自逵祖君志始徙居菱湖傳十一世而祖以明遷水東之

蓮花山大父塩又卜居珠浦塩生義泉翁維孟
先生父也先生生有至性始學時郡學博樂昌
鄧公與吉水七泉周公講稽山之學於鈞鈞士
未有應者先生獨從父弟菱湖君賓應造焉二
公日默對無啓告而先生津津有入也已教之
修念內觀一日過城闕體呈露隱隱語友人友
人以謂鄧公鄧公召問之先生面發赤背汗浹
而內省愈深然念擴益進欲汰愈生懲克力至
體爲羸瘠而未有以得也於是與賓應走匡廬

入鹿洞即三賢祠棲焉已果有所遇澄心危坐
竟旬日而釋然於諸欲無欲諸念無念諸境無
境本心之體洞然也萬膠氷泮學覺超於無爲
於是命侍子具浴心開目朗諸觸處爛然如有
光自是神精以明其言曰嗜慾叢中纏縛窠裡
惺惺者予誓還厥理神明神明倏其予啓自茲
內忘并忘其體一氣氤氳歸于太始又曰元氣
未復病于夏畦元氣既復泳于淵　淵焉息焉
允握乎元樞修焉游焉將元化之與符蓋自其

始覺而篤信不惑已如此於是歸與新喻簡君
守貞上高李君應時諶君恍日漸磨於學忘饑
寒暑雨靡昕夕怡愉以懌也愈久愈質開邪若
臨守眞如保而居愚用晦走桐江石蓮謁東廓
念庵二先生從學焉而其造愈淵其言曰不求
人知而求獨知是謂眞知不求獨知而求人知
是謂無知又曰皇天降命纖穢不入一念忍厥
然如斧斤之伐心一念私黷然如鬼狐之奪魄
蓋翼保純至又如此心不貳於一故諸感不攖

事不迫於阻故履險不驚言不離於幾故動人
者微而觸焉者立解其貌翼然其氣沖然望之
儼然即之雍然見肩宇者咸知其爲有道之氣
象然也其言曰體莊氣和心正可知心焉不正
氣體必移是知直內方外如明之與照融融液
液何內外之可岐耶先生於所性洞然徹視無
間以爲此形上之體乃天命人心之本當深養
完復求爲無忝諸日用應感與百年事業獨當
素位盡分因物循則順而應之於此體無涉也

故不大事功不矜智能澹然內足無復餘羨雖文章功業仙舉禪乘世賢智之士希慕期冀以爲不可必得者而先生介然無所動其中乃人世得喪譽毀用舍屈伸生死壽夭視之如蚊蝱之過前泊然無有也其言曰此理坦然百姓日用但明此盡此卽無近非遠無動非神又曰吾人處世盡道俟命如舟行江湖載滿矣需風爲行止又嘗言世有大人先生諸皆明了獨叩以欲根未有不憮然自失者蓋達者鮮也嗚呼微

矣先生自弱冠造體守不離於宗者三十年有學造而無回易有完養而無操舍故氣習澄滓日有澄汰而水泮霧釋莫知誰之所爲病亟時奄奔床蓐百楚備嘗而靜正不亂整衣冠以逝所謂涵泳從容未嘗著纖毫人力而平生全力盡在是也先生孝友成性義泉翁客滇南母歐陽孺人疾不能興日夜侍愛敬惻怛時年十五未學也歐陽孺人命之學於𠀤湯藥外日手經籍側劬於學義泉翁還自滇歐孺人沒事繼母

葉於歐孺人無間也內外以曾閔稱葉孺人沒義泉翁手書訃曰而母以某月日傾背臨終獨言無以報若恩蓋慈孝之感至於此伯兄早逝撫二孤不啻已子事仲兄友恭篤洽於群從兄弟子姓驩如也身任其經紀護翼之勞衆倚怙焉倡構家祠祠芰湖始祖以合族乃群應如響先生戒勿亟而衆益悉力自奮也祠成以其餘買田爲祀先贍族費而灌薦瘞餒畢申訓比禮可觀矣處家靜而理馭童僕肅而恩遇強暴格

而化家故貧然持身氷玉朧然無濡染而於人最恩姻戚有婚喪未嘗以貧約故不周於難進有友人喪京邸殫心力經綜歸其喪諸事搦郡邑利害風俗隆污者幾可反必悉力圖之其求友汲汲如饑渴所與居分更漏切琢不厭卽遊次旅泊拉同志交警虛心求益不是已見人有片善欣然樂取心所不欲勿以施之人故動之而從率之而風訓之而興起者渢渢也故生而無賢愚咸親之歿而無內外疏戚集禱之殁而

無貴賤上下畢哭之蓋徵者逵矣嘉靖戊午舉江西鄉薦第三人入宴日御史徐公執手太息曰余出京至張灣業已聞君名今幸薦君得藉手報國矣試南宮屢絀戊辰以父老將需一官爲養會得葉孺人訃奔歸已又有義泉翁之喪喪葬毀瘠是年有　詔舉郡國鄉科久次有文學行誼者都御史劉公鈞守鄧公以先生應詔事且上而先生疾不起矣配敖氏子二長士簡娶新喻簡李士約聘李女適新喻簡應麟孫

女一生正德庚辰正月廿一日沒隆慶己巳十月十有八日年適五十嗚呼哀哉吾盱距鄧七百里壬戌始遘見先生於京師莫逆也比再見盆親與陳君省齋共眠食砥盆者三閱月始聞變即日走菱湖哭焉會先生有治命遺訃矣明年士簡奉從弟君狀來請銘竊自念先生於予子翼孚化保危解惑德不後師保而讓善推能咸受異與蓋相視如一人此其誼至深顧安所得辭惟是先生終生隱約又鮮所論者世未之或知其德行純懿造詣精一非深於道而通知其所存者又未易及知也顧又安能言然中心怛怛竟不容於辭避爲也僉難言難言矣爲著論曰先生始悟近陳公甫持養如李愿中悟而不肆養而不迫中和具體漸於程伯子矣而國博文君似韓吳之詩直以爲貧如顏樂虛無不校云系之銘銘曰於維先生有意淵淵敬修乾乾將予溫之肅穆容綿履常立中有截不偏劉彥修有言韓子云軻死無傳殆不其然華門

圭竇中默契聖心如面承傳亦何代無旃豈其然矣

陳一泉先生墓誌銘

萬曆丁亥夏四月望日一泉陳先生考終于家之正寢明年葬祖壠陳家山子以果奉學論吳君所爲狀來請誌曰先子之所屬也元錫謝讓曰有萬學憲君在學憲君戚而賢戚也知深賢也言傳則爲書懇焉學憲君報曰泉兄之所屬也君其誌吾爲之傳乃敬爲之誌蓋先生成童

少受學於里人吳子金先生業已聞東越王先生之學請事之矣既冠與司空曾公少司寇萬公相觀摩司寇公自誌之比壯從吉永新顏鈞先生游顏鈞先生者泰州王先生弟子也其學以人心妙萬物不測也爲即性即命欲以心運世而頗訾古儒先爲見聞理道格式實障道以自詡爲恣睢先生游學揚泰聞悅之從渡淮渡江從入衢信建越歲矣盡領解其說顏鈞先生喟然謂門徒曰吾與若輩言從情耳與惟德言

從性與本潔言從心本潔先生字惟德則大參羅先生字也蓋其學以從心所欲爲極致故高標許如此當是時先生尊信顏先生甚久之中自疑若已盡其學然學何容易也會從西游吉見安成師泉劉先生劉先生王文成公高第弟子也篤而深顏鈞先生嘗師焉就訊之劉先生愀然歎以爲獨若夫功利之入人深也先生心易之中自語何畢畢及是則請曰聞之學以通性命原本爲大宗功利乎何有劉先生曰爲功

利從有性命來人之耳時先生悟固高而人不忠實不自欺內自省知自名性命而心所潛藏隱伏者則盡功利也乃大懼蹶然起曰唯然將學何自成劉先生曰唯然何成是炊沙而飯之也於是退改悔臥不帖席者三日更往謁劉先生請曰吾猶亡人哉功利種種欲滌祓而無從則柰何劉先生嗒然不答者久之已而曰第能於當下蕩掃廓清見無欲真體庶矣於是先生恍然有省而夙心舊學倒囊盡棄如蕩長風而

濯大波也明日入辭顏先生請從劉先生居顏鈞先生以爲背己怒嫚罵之諸同門爭挽留則對曰曩源所爲事先生者學也今學殊指貌爲容而留事先生以迹不以心吾不忍爲也竟去從劉先生鄉文莊公於沖玄廣衆中歎之曰若陳子可謂大勇矣於去就較然不欺其志意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於是劉先生盡以師門致知之旨授焉小麤曰知麤是知不麤小昏曰知昏是知不昏少懈曰知無力知常明常徒小有過

曰知無過夫知常止過常化知常一過常精也而以見過內訟爲自致要機問悟曰悟乎悟吾未見不即悟即病者也必也其學乎學者覺也時者時察不住悟故知惟學爲無病也於是先生偶然於學有入矣比貢之京師則學憲君官祠部魏司空官都諫皆懿戚相切磋因得並海內論學諸君子游而學造愈淵嘗夜半攝衣起坐妄想心銷落澄然內明若有與天通者喟然歎以爲內潛之力也而下學於潛語具萬學憲

贈別序中於是時得諸學憲者最深已入銓得池石埭縣訓導石埭人興於學督學使者耿公禮重之徵爲書院七學師遷諸暨教諭諸暨人興於學如石埭已稍遷崇王府教授蓋先生爲學官者九年矣署邑篆者再而家猶壁立則又之汝寧內艱歸復起補阜平王教授又來盱盱故先生舊游也時大參羅先生官益尊悟益超爰說益宏濶勝大而譴學作益急先生以故交往往抵掙之而祇之曰君柰何尊其道而紆其

身羅先生熟視久之曰舜公事學久衰白矣而終不回頭不悟當如公何先生微哂曰曩吾方悔所悟公更令悟所悔乎理程門語曰祇恐回頭復錯也而歲時遄新城留必閱月或旬或兼旬反復於知天知人之旨本心本天之辨甚晰而吾盱人士稍近裏就實者顧往往依先生以爲歸先生恒言曰人生於世渠於俗聲華勢利乃其命根即痛摧折之不滅也況從栽培之乎此根在即高見玄悟多諸伎倆亦培養此根之

具耳又曰吾自省日用應酬大槩於人心中出沒幾微之際欲從末由正如老年看花不惟眼力模糊抑且心神蕭散又曰近驗此身於此學日有查考日有磨鍊益信有切實研精之學不可須臾離又曰近驗此學稍覺有終食不違意又得二三篤實老友與朝夕事焉庶枯楊之梯哉嘗遇事壹鬱以自訟曰吾過也吾祈其化又不欲其速化懼創懲不深蓋學平質深力至於此丙戌冬得微疾遽請假還而至今少瀟恐者

旅死矣距其生正德己巳秋九月日享年七十有九按狀其先世出江州義門宋康定間徙南昌豐溪世爲南昌人　國初濟亭公以經明行修薦知安陸州子廷堅復以薦授南兵武選司主事而文學石溪公璉先生父也母魏孺人衆先生早失父能事母魏忠養盖母没而七十猶毀也撫弟濂幼授書長授室卒立之亦以貢爲學官介弟頗跅弛時時割囊中裝爲償責終己無德悔少貧甚而多長者游同學與之約曰必

絕游從專於業先生許諾杜一室攻苦間偕同舍生出遇饒廣生旅見旅勞問甘之夕饒廣生投刺來請交則惟先生也於是同舍生始媿歎以爲君非博交實入樂與交其濫異善入人易親得之性也官石埭余及見石埭生石埭生慕誦於既去如一日署邑篆恬而不煩民讙然奉公官王郎請王日講請王諸子日聽講而日親鄉後進生從游學甚衆多願入至郡守郎從宦娶羅孺人賢早卒繼王氏子二長以果府庠生娶鄒次以果娶龍女二適羅祥羅垣皆羅孺人出孫男三舜賓娶雷舜臣娶朱舜卿未聘元錫未冠孱知于先生迨白首彌篤於先生爲學本剽其見之且誌之如此即不文庶其錄哉銘曰

聖學本天以道物身而不過物近學本心寡心即道過物爽則自有生民以來有心咸危即上聖大賢微志以道寧欲無危而不可得也君謐師傳潛悟深省自知自克矩矱繩尺非所謂出入不悖所聞而有造有德者耶噫

鄉先生近塘涂公墓誌銘

予言之道之難成也人人失其所好夫人失所好即嚮道用希雖其嚮之必衆咻之咻者衆而能卓然篤信不惑也之死靡貳也非甚篤志其孰與於此公諱木字良仁號近塘自幼寡嗜慾性敦朴肫乎似道也居學時讀洛閩語津津入念欲檢言動自敕而朋游衆誹靳之中自沮然意終耿耿不釋也比歸老見族鄙于弟敖獷逸者就循敕怪之問知爲從予學也嚮焉時予講

業天峰就聽之忽有動已遂忘寢食日夜相切劘也中頗以性習雜思難汰內自苦予於一息間即所舉危微正反幾判析之遂直信曰吾心目豁然或咻之曰學貴力行庸多講何爲公笑曰吾往固云然令切琢時有造日有諸烏謂講講固所以行也或咻以勞曰古之人懈諸勞固所以安也或曰公老矣毋自苦曰老而自棄乎寧老而有聞也自是日翼翼以循其後他銳進者稍懈把而公持不變對必終日語必訂學卽

行遊賡唱遂托近諷必歸於省克勵翼也予方期公輔之成今年夏忽折簡來言不病瀕死矣囑猶子雲鵬敢有請也年至七十已謂古稀今過之何望辱開誘於此理粗知嚮方未竟請爲恨耳居無何而卒且卒囑雲鵬曰必往事鄒先生受學毋失也嗟夫公於余所謂以齒則長德則賢者也而信於學如此勇過余百矣顧予荒詩當如負公知何哉公之先出南昌族於新城爲望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煥公少穎父督教

嚴甚身日夜學於外比卒以不得日承歡爲恨毀頓如不欲生事嫡母張生母黃順孝殫至有弟二人遇之一體也遇諸子如子養育訓誨如不及諸子病檢方問藥至竟夕不寢貢爲滁州判官廉靖約己豈弟宜民常俸外一不濡染也署州篆視民瘼如己歲大旱由龍潭徒跣行抵太清十五里爲民禱暴拜烈日中以得雨滁祉之栢大十圍壽數百年矣以風板亭長舁至庭曰木宜壽請以爲臥榻具則壽公曰壽在天木

何有哉歸諸公嘗有疾庫子饋新米若雞公以陳米易新歸其雞州少魚或饋之巨魚堅不受自是州人無敢以其私來饋者衙齋懸磬無以待過客慨然曰欲取悅過客而取怨於民吾不能也諸聽斷極詳愼小大之獄必以情或頗閒其不決曰古用獄必服念情實未明而決之如寃抑何兩院僕寺交致獎例置匾爲觀公曰吾恥爲觀蓋忠質至於此居三年遷襄陽王府審理滁人士驚歎慕戀之不置或尼使毋行公曰

何居是以利鈍介吾意也吾文王之化被江漢得一往觀游足矣乃浮江過漢抵襄沔登峴首徜徉者久之乃老歸金信泰邑享求學得見其而府貳守署篆舉鄉飲酒禮大賓成王公王公以年且及起赴飲曰介必眞良仁良仁年亦且及有行也學胄監時公實師事王公而王公引重之如此嗚呼近世名學者躬行誼喧過矣譬之宮墻墉峻則宇深敗垣缺牖於室家乎何有公晩於學有深造以夙昔褆身愼守官廉自慊也

無是餒已公生正德丙寅冬十二月十有七日卒萬曆戊寅夏六月二十有九日無子以仲弟棋之子子驥季弟秩之子雲鵬爲後配楊氏先公卒葬十五都某山且合葬雲鵬具狀來請銘狀烔甚篤有其質文銘曰古稱晩聞如莫而火孔曰朝聞夕死而可莫衢以燭道以弗迷兄其有聞夭壽化齊猗公行誼嚼其不淳守身守官晴約一軌行爲人表學於道歸昭是幽宮敬勒銘詩

監察御史信吾傅君墓誌銘

萬曆戊寅夏四月日吾友侍御信吾傅君疾卒于苦次鄧元錫哭之慟歲既陽葬矣先期兄金州君以伻來屬銘元錫泣曰嗟嚱吾惡銘吾友墓耶吾質死矣將誰爲爲文耶已伻致君內封孺人之命曰夫子生所心事者惟先生乖草曰必先生銘願兕之銘嗟嚱吾精消亡方屬君以後事顧後死銘君耶乃抆涕次其事君諱元順字伯達封廷評石井先生季子也母封孺人黃

其先自建南豐雙井而遷遷撫臨川之石井居焉曾祖諱某祖某石翁高悟灝養以其身任東越之學官郡博國顯有二子日期勗以河南兩先生之業也榜坐隅以見志昕夕磨淬而二君咸秩秩奮也踵得舉而君中內不自信以昏沈度日爲歎乙丑遇元錫於潞河之曲輿俱南舟次切磋深畜君渙渙有省入也偕臥起者三月君於時神志專一完攝愼固出河淮歷維揚涉紛華不蕩入江値風濤舟幾覆衆恇懼而君恬

泰端凝自若也歸石井翁目送之而喜已內外孚洽有同志自金溪來翁迎謂之曰近學子有深造吾不及也盍訊諸客請其人久不答客復請究然曰予李元順耳蓋是時君殆有造業悉悉如此矣自是數相過讎訂而學誼愈淵摯隆慶戊辰進士出宰蘭溪以所學涖官振教作人㵎㵎乎風也葺黌宮修之存孤振窮褒節表孝行鄉約擇其人爲約長以勸率民風與焉邑當孔道冊車日鱗屬至君酌盈節冗視賓旅爲供

億視冗間爲贏縮而加意晉省視民財力不啻其脂膏已故囂於訟君懲大胥市猾之爲奸府者每訊剌審克迎刃懸解而敦教化於刑罰訟萌芽折之退懲改有效者慰薦之俾不率者使退得自思終已乃法他獄囚前成讞究抑者若疑者若無死法者一不憚平反於是民大感而旁郡邑滯訟之求理者願屬蘭溪君矣豪右匿稅拱摘無遺隱而細民消肌朘膚之害廓然諸共蘭士民所爲政紀錄中今憲副晉源徐公歎

以爲君爲政在導宣淑氣務完其生生之仁有味乎其言之也庚午夏不雨君徒跣炎埃赤日中索名山而禱焉有靈蛇自神座下蜿蜒出就君君御以歸澍雨隨注他境壤與犬牙相入者不雨則誠至之感非聲色能逮矣辛未　召入大理爲評事輿望未厭萬曆初以特簡入西臺爲監察御史時方尚綜核君端亮守大體時論益孚乙亥奉　命按陜西行視茶馬事君蠲倒失包賠買種馬廣牧清積茶浥爛重死寺官體

貌而牧軍役死寺者諸無名溢費畢革之一主於承宣間修文昌書院以造士購典籍業之所至以褒節孝表遺逸爲首務所舉劾平允不揜伺爲小苛會地震督所屬招撫優恤無遺力時督撫都御史持勦番互市議有端君疏爭之曰洮藪番列匝等族羈縻中納之日久雖間剽所讎官追究輒還此何足深過哉臣愚過計以爲於甘鎮立廠許西海虜互市舉以甘西寧易馬餘茶筐畢給之則國之隱患也凡　國家於洮

河寧建茶司招番中馬者非利馬也以番夷恃茶爲命吾通市以中國其命使世受約爲外藩格虜令不得越番而南也今用茶以市虜而虜得轉以市番將各番養爲命者不在我而在虜大不便議上事得寢蓋爲經國遠慮如此且瓜代君念幾先當自引又以石翁年且老悉[illegible]自就養以疾請得予告父子歡洽無何而石翁捐館矣君以得奉終爲幸哀敬飭備又無何而卒距其生乙未月日年僅四十有四嗚呼痛哉君

元配封孺人周無子妾謝生子二都慶隨夭以金州君次子宣福爲後嗚呼命也夫元錫辱於君昆季並篤交君所以相信者金州君不及信也譬以梃扣鐘然豈梃實能鐘愛[illegible]聲蓋其遇也乃適鏗鏘乃遽銷沈豈不痛哉自君之亡忽如無生乃今得其誌其壙中即不命其承允重以金州君君周孺人之命銘曰汝水一曲二吳三陸猗道愛屬有偉石翁篤後啓公大圭黃鐘政紀在蘭俎豆在漢汝川孔訏終古渙渙

徵仕郎鏡川涂公墓誌銘

徵仕君既已宦秦鳳翔府經歷已轉楚沅州衛如前官宦十年矣仕有聲人意君仕優且廢學而君歸日切磋於學不置也君恒言人何可一息廢學夫王事若龍學焉得習自孔氏弟子患之況下此數千載學於仕盆岐簿書期會錢穀獄訟勤居將往無已時仕於學何當而何謂學也今經生受學嘗有造者往往以離索久而息學問之曰日理帖括訓詁語而妨學審如言即

學何時何地得自致耶以今觀徵仕君宦久而日深於學即官而即切磋於學則知不患妨功患奪志之言尤信矣自近學與名世者務索玄窮大以自蓋曰性命性命至存誠反躬恂言質行若以爲不屑爲者乃其言彌高其行彌濁其心彌廣其識彌狹其悟彌卓其忠信彌薄苟自快一席之談若可凌前聞侈後觀而虛蕩之風愈煽俗彌濫以惡也乃今徵仕君獨拳拳立誠反躬言恂行質造次於修學顧不難哉有言學

心可勉乃剛柔輕重遲速得之性若難卒變也
君曰無自恕有言事難如心者曰無自寬有旁
及釋典玄言者則浮大白論之曰何爲讀非聖
書蓋君之學自信於知寸行寸知尺行尺尺寸
之不失如此也可與共學矣抑且比有立哉先
是予從師友講業天峰僊居間君遣二子來受
學亦時時來質學既翹然嶄已入銓適先師在
川先生貢禮官在都下同舍周旋食切磋而君
以有立也君語及先師必追悼慨慕益以信學

之不可已矣君諱懋光字伯明別號鏡川其先
進賢人宋季團練使伯一公徙新城　國初登
甲第者三人曾祖某進士欽曾孫也祖坦軒翁
洛父梅例冠帶未官卒自君未聞學執父祖喪
能喪事祖母朱母潘能養比入官能官世以養
限土君起例貢而官聲籍甚也在秦視汧陽篆
在楚視會同篆者再所至字民慎獄清徭平賦
賑饑掩骼政具舉而苞苴餽遺毫無染也間勦
秦徊賊議建縣治楚五開塡峒夷尤偉當道下

獎檄者十有一撫按會　奏薦者再　欽獎者
一嘻君之能官學之力也官久且更陟而君念
母老求歸養甚懇監司挽留之不得聽致仕而
獎檄沓至多美辭其大者以爲居遷慕介胄歸
心八年一日攝花封閭閻頌德萬口一詞且謂
其未老以孝養歸爲士林盛節云然君歸痰疾
作乃無何卒生嘉靖戊子九月日卒萬曆乙酉
六月日年僅五十有八第精令君不能信一旦
之決少濡忍幾幸一遷不克一面母而客死即

目何能瞑矣人安可無學也君室璩子世增世
陞繼室楊子世積世慶積少而端慧余造君君
必令侍令問經問學予奇之無何夭予爲悼痛
而君安於命勉寬譬不過戚也曰令慧者不夭
則公俗子今存令爲善者必有後在川先生何
竟乃乏嗣也俗余季子亦慧而夭云噫達哉言
增婦黃陞婦裘繼劉慶聘璩增子曰大亨女二
適劉宗濂郭子然葬某都某山先期增陞慶以
君從于世修狀來請銘銘曰君仕有聲者華耶

學有程者實耶華不竟曜實不竟成者疾耶病
不永月而既有立死不亡者貞石礫礫

外舅一山楊翁墓誌銘

隆慶初　登極詔下郡國舉耆宿高年有行誼
者給冠帶粟帛如章外舅弟鴻臚君佇來言從
曾祖兄一山翁者於宗鄰稱善人又年且八十
於　明詔最宜稱惟吾子圖之愧元錫不力而
有司者奉德意不稱罔念聞也乃六年正月四
日辰刻翁卒矣元配吳孺人生煥焌煒燆而早

卒繼黃孺人生子美及余室人某先二年夏五
月八日亦先卒萬曆二年冬十月日美奉柩與
黃孺人合葬聽源之鳳毛窠首震趾兌於是冢
孫庠生塾狀翁事來屬銘翁諱桂字維芳世居
邑桃溪曾祖某以尚義旌門祖考東軒翁某妣
朱孺人翁少師事進賢朱侍御治詩爲邑庠生
以弗偶又失怙恃遂罷業奉例冠帶翁簡質忠
信足不履城市口不談是非既罷業而終手經
史不釋也居閑翛然諸煩溷一不入其心行不
甚遠人而人翕然附信之二守鞠公署邑篆賓
致翁鄉飲謝不起嘉靖末閩廣盜入冠族罹于
冠翁耄矣感異夢前出走免巳行失道有村父
明寬者識之曰翁善人乃今抵此耶置所攜筐
筐導之行以得完巳盜得所爲冠帶像者詰之
知爲翁也曰是善人毋燬嗚呼平居忠信卽有
急神明相之無識不識憐之卽盜賊右之非積
久著信耶彼以善爲無益而弗爲者謬剌者言
之也翁生成化丁未五月日寅時距卒享年八

十有六黃孺人享年六十有九子煥婦吳生子
曰塾城塾婦童子思時鄭出也城早世美婦余
子四人應鳳婦程應坤婦鄧應國婦童應麟未
聘女孫三幼悌適涂伯修金鸞金鳳未聘銘曰
水寒信冽火著爇忠信蠻貊行罔躓來者不信
徵此碣

鄉進士秋宇涂君墓誌銘

君諱良偉以字良韡行也避　廟諱易今名世
家邑湖東之陽嘉靖乙未二月八日生辛酉舉

于鄉明年母長兄歿喪之哀語具余所爲見泉
君誌中并其世詳矣又明年中夏念日而君歿
年二十九其友人王子狀其行甚哀而文鄧元
錫歸自會城謁司成王公于盱郎公逆謂曰邑
有異事聞乎對曰未聞曰涂子逝矣對曰聞之
聞何速也對曰日之夕行臨汝之郊遇邑人言
涂舉人患霍亂昨亡矣蓋爲眙愕者久之已驚
詫失聲公曰夫夫也性旣通敏趨又端良嘻後
進中茲可冀望者也爲歎恍者久之他日坐客

語及涂子者公悼之曰惜乎夫夫之資近道也
余聞而愈悲君配朱氏無子女一人許字王子
之子蓋髫年共居學云銘曰良駿服御登康衢
逝也滅景吁嗟呼

明蘇州府別駕前進士奉政大夫工部屯
田司郎中斗陽公墓誌銘

明萬曆辛卯秋八月二十有六日盱斗陽先生
張公卒于蘇郡邸又明年春某月日冢嗣國學
生奉柩葬某鄉某山先期具狀走百里請予稽
顙曰先公深敬信者莫如子敢請銘元錫方病
痁出迓客涕交頤乃言曰夫是非錫之所能任
也抑知先公深者宜莫如錫何敢辭乃力疾次
其事按狀公諱嵿字子謙世家盱城南金斗窠
別號斗陽系出宋禮尚書簡肅公大經高祖德
厚公以子禮尚書文僖公昇貴贈如其官尚書
生處士草牕公某處士生贈都城兵馬東軒公
某公王父也松江府別駕前山公忠公父也前
山公配吳封孺人蚤卒繼黃安人嘉靖丙戌冬

十一月晦先夕而公生則斷乳子也伯仲叔皆
各以其世豪輕千金一擲公加之節俠愈益豪
前山公居深念怛之誶語黃安人生五男子總
不恱學自砥也黃安人退飲泣不自休公見之
跽請故則大慟相對泣退取針刺順親用功四
字於腕中力於學日盡數萬言文恢奇入膠庠
爲弟子而前山公爲訪眞之遊坳武夷山中徙
跣奔奉喪歸家乃旁落業無以庀喪鬻舊宅矣
而是時公業工古文辭工眞草書不顓顓博士

家言然才力饒兼之既免喪試高等壬子舉于
鄉本房請以爲舉首方伯閩蔡公總場事以嘗
官督學使者行部未之前識也抑寘第十名入
宴見君年少玉立詫問曰曩僕嘗校士貴郡賢
安在對曰在堂室蔡始釋然曰吾自度目當不
失人至於此與交懽再上春官歸而黃安人適
疾病中怏怏以吳孺人事大子無子而得封我
生五子劬瘁顧不得封以爲望意以激發公公
泣矢之曰所不能以一命顯母者有如日戊辰

成進士補上海令中蜚語謫眉州判官改知蒼
溪移應城稍遷京兆理官歷廷評轉工營繕主
事員外郎進屯田司郎中又中忌者見察久之
補河南藩司理問遷通判蘇州遂卒官上海爲
松江府屬財賦甲天下形勢家逋負累齊民而
役入乾没者得藉以影射公因審編置二籍一
民自爲籍曰民甲令糧長區催輸一士大夫家
自爲籍曰官甲官耆頭遞催輸蓋籍臚析而豪
怙者不得借乾没者得伏法即賢士大夫玉石

分而不蒙偈敖聲先事以白故元宰徐文貞文
貞喜答書言昨廵臺見存嘆公理官如家上下
一心也公受一月之勞百姓受無疆之福願身
親見之有以御史大夫潘謂變亂版籍讒公者
公曰吳中故以黃冊歸戶白冊征[illegible]于白
冊中分官民耳豈謂變亂哉以質潘潘唯唯戒
族子弟聽要束而法行海中丞公時撫吳器重
公公白開吳淞江通水利故事工役竣乃給直
會年饑公諭民能任畚鍤助開濬者日給直於

是民總至饑不害而工成衆頌以爲神得特薦
海公故持風裁抑豪彊民蠭起告訐至有佃肥
田不如告瘦狀之謠公從中爲調䕶民以稍靖
辛未覲薦剡交上法當擢會有爲蜚語者言公
前覲政天曹時陰訾其朋儕丘兵曹尼之者當
路信之幾削籍松江守力爭猶左遷而丘公轉
託於政府白事無蹤影侃侃也公入蜀無遷人
已有斡濟而政行眉彭山縣俗輕生爲尤賴公
習俗尊佛則撰救苦經言佛說非正命死者地

府不收錄爲餓鬼爲游魂刻付行童徧宣之俗
丕變而不知誰之爲之者蒼溪地儉瘠公安其
淳簡與休息乎無爲徵與場事稱得士應城孔
道若供億弛邑壕池漁稅代爲役理京兆歷廷
評刑清轉工曹修　穆陵修　景仁宮會　大
婚造喜蓬巳造制錢先後大司空簡屬焉諸皆
與閣共事公善以詼笑調其心而節縮得行省
國費無量數以　大婚覃　恩封父母妻而黃
安人得封成其言戊寅　命葬益恭王益國郡

城中法騍有日餼公曰吾桑梓地也敢勤官却
之今王欲徙窆公曰吾桑梓地也恐勞民持之
間悉槀葬暗庀喪時舊址得前券公指示群從
曰此余童子時所押字也衆就視乃草書暫字
咸驚歎謂竟成其志云比報　命擢屯田司郎
中會榷木商有以豪居間者弗許豪銜之摋同
舍郎事中公公不辨而事白坐同舍郎忌者愈
益急竟鐫之當調引疾歸不調八年銓司有知
者欲起用以法調移判蘇司醝織醝稅歲例餽

六百金織戶歲呈段標例千金盡卻無濡染中
歲未擢則以差便堅臥不具狀兩臺乞歸休不
允趣赴官欲面請不特齋資行而前相申公蘇
人也予書云君舊有吳淞之績未報也安之且
特擢水憲乃無何而公卒矣公娶甯安人賢事
公順安忍不內妒遇側室泰如也子即本娶羅
女二適鄭某黃某鄭有外孫曰某有異才薦賢
書矣側室子曰未娶李曰夢齡聘朱女二一適
王憲慕子維燦余女弟子也一適鄭廷評子應

節公長元錫四歲所並冠而偕故大恭羅先生
游莫逆也當是時公遠志卓悟業巳謂聖可立
至視游夏爲不足爲矣間爲詩詩工軼永徽開
元爲文文豪漸漢東西京其後羅先生學益顯
說益闡潤勝大時時目攝公公降體北面然時
相抵忤元錫兄事公而公虛巳讓善相下不倦
久愈敬遠彌親四十年無勞御色即時有微辨
無間言錫也固盱朋儕談羅先生學者厭修學
忽易之公群居論學當衆心人擊節避席則歆

然曰嘻玆潛谷子之說也衆爲憮然晩贈之二
大篇至引天援聖以相命疾作府手疏與本言
見欲爲君子乎當立致誠心必毋以近師當下
卽是之言忽實功嗚呼公於詩若文才足以極
其所至而未竟業於大道識足探其所統而未
竟詣於仕官才力足經濟而府露芒角骯
髒不諧世而人莫諒其爲心是信樹膺曰士自
知者心吾一片丹心可剖也可蠛嘆古知心者
難矣乃公於詩於文若大道卽未竟造不可謂

通才兼識拓關鑰能竟造乎哉兟此可知公矣
爰技涕爲之銘銘曰嘉隆世府有賢洵美異才
識全登孔道驀詞垣有探闖無高堅仕盤桓中
道邅斯不謂所可致者人所不可必者天耶

明彥士丘惟正墓誌銘

萬曆癸巳春予偕丘惟正有疾病予往省與語
令靜攝屛萬緣而亟以可托者天曉譬之父方
伯翁語之曰丈言善余曾祖給諫公之喪也祖
水鏡翁尚乳哺危如綫叵測矣蓋迨吾父吾兄
弟而後繁衍數百十指也謂天不可托哉死生
亦大矣見委命可也惟正爽然有省予亦慨然
於翁之爲達生也病稍定余返棹復遣人往視
則惟正逝矣時月正十有三日巳刻也予哭之
慟旣踰月撫棺哭焉隆慶辛未翁官北兵曹秋
八月廿有八日生于官邸生六歲歸接親友儼
然成人年十四從官濟上今尚書撫舒公見而
異之試之文立就公大許之曰未成童業成章
如此何遠不到也時致音振翼之事母王恭人

孝長兄坳事寡嫂順時時勸王恭人念婦孀依
之也有遺言不報與兄子山立年相若引掖無
間然山立移葬祖母先恭人江出私囊佐之曰
父當與先恭人合塋也課季弟學不勌公門生
故吏居顯處者有贈遺必均之翁撫猶子侃如
子惟正與同學同寢食如一人翁起家郡司理
至憲長年且及以淸介進今階歸顯融矣竟不
家於官頗肉爲身後憂惟正居慨然曰是余責
也夫其敢爲弟姪費蓋丘自贈中憲公而來以

孝友篤行稱雖其天性亦漸於教然也惟正名
征以翁命先娶余季女婚三年先卒翁爲誌其
壙稱孝婦焉繼室王王恭人宗女張司馬蒙溪
公外女孫生子山艮惟正遺言囑婦曰兒稍長
當嚴束防必毋好華靡毋習驕傲毋令好動狎
邪人是年月日葬鯉湖方伯公以狀來請銘曰
使孤孫異時見銘如見父也乃抆淚爲之銘銘
曰古德有言可信者天丘世德繇之子象賢後
必其延天曷爽焉謹護斯阡

濬山君滇南蕭公墓誌銘

濬山令蕭公者盱南城人也涖濬山後十年濬
邑志前宦稱廉吏焉蓋去任評也故稱濬山君
君諱鵬字伯羽別號滇南毀齒時〻家塾日兀
兀坐誦讀不啓齒叩之洞然鄉賢劉刺史公偉
視之贈以詩有擊甕叢中子最奇之語入鄉校
爲諸生郡倅薛方山公造之蘂奇之曰吾晉陵
試科文古義疏也屬之子矣君喜益潛心朱氏
詩辨研精私試常高等然弗售也以歲薦入辟
雍瞿文懿公時祭酒得其文驚問年君以質對
則太息曰若吾蘇常文嘗少售何落落抵今也
予差命歸省曰必毋選會有藏者又久之弗售
乃自詭投筆入部銓得濬山令濬山南直隸邑
也地爲南北衝而民嚚多訟君至濬見古濬朱
邑文翁循吏坊歸然太息曰必無負兩公邑賦
煩會稽多乾没賦弗登君申期約平權衡置櫃
收受之諸秤頭火耗畢具革親登記時查驗校
之吏無所措手民樂輸而賦登四方之郵轎蟻

至役總多包募役者至中途輒亡匿賓多望君
籍夫馬名編刻之以赫蹏募藏之泉中賓至驗
符訖即裂赫蹏所籍名差次遞應之免其首一
人任負命總諸役者周復始而役均四方之賓
如流水無壅也造丁糧冊清飛灑察詭寄積書
爲弊孔者藏剔而負版清有以常例金嘗君者
峻却之曰此豈常賕乎於是諸遺餽盡絕興學
勸士約已裕民比朞月而吏民嚮信獄訟衰少
臺院交獎豪右斂跡其賢者畢嚮信慕之也會

亘指使者有求格不應以不及論調君奉檄笑曰格於資也夫効貢士也耳豈謂灊山令哉或勸盍赴調公道且章明笑不應曰歸休乎吾旦夕禱祀而求者也盍赴調何爲拂袖歸不調不持衙齋一物歸諸爐竈盡却獨攀者壺者枳路而君喜可知也曰吾不負官官負吾獨民不負吾哉始灊山君與鄭國錄亟膠庠有聲鄭嗜吟咏君見之輟擢歷以爲非博士業也自灊山歸鄉貴人宴集招坐客非偶君咄咄曰吾尚可偶

世人居游乎日杜門苦吟取唐詩鼓吹日賡和若與之游從上下然鄭國錄序以爲津津然開元天寶之音涵蓄雋永有餘味也或曰君老矣賡苦吟何爲君笑曰吾以代奕也云爾題其稿曰代奕題其齋曰秉燭謂暮而學也足不企公府而賢令瑞陽范公郡守介石王公禮爲鄉大賓嗚呼君於人間世所謂蟬蛻而蜉蝣之者非耶是深於詩矣君五世祖學諭梅坡公者直義有高節父澹菴公某母劉孺人元配王繼吳孺人子四人長紹梅側室梁出王孺人所置爲廣嗣亂者也曰景梅盛梅殷梅吳孺人出紹梅娶夏景梅娶劉梅顏鑰令梅公女孫盛梅先卒殷梅未聘女六人長適張文信公曾孫霖次適夏郡丞公子校次適趙適胡適張幼未聘孫男一人女孫二人君生正德丁丑閏十二月初七日亥時卒萬曆庚寅秋七月十八日戌時是歲臘月日葬某都某山先期景梅以遺命介狀來請銘聞之君事父母孝晚嬰疾瞀矣時時如夢中語

獨昵昵問劉孺人寒煗湯藥如平生或曰亡久矣則大慟而罷蓋其性也瀘溪陳布衣希聖者好古獨行君謝歸親禮之日延致商古今訂所爲詩篇無廢夕而布衣爲余言君純實有隱行王孺人沒時有富室婺求嬸者挾七百金以先弗聽也其介如此是可以銘君矣銘曰學斲於施貞方自持而厄於資仕實不逢追琢厥詞以暢其衷雖厄不逢吏以廉稱老以詩鳴視世之蠅蠅營營泯泯者不謂激而徙於南濱也耶

將仕郎益國典儀樵南羅君墓誌銘

邑營溪羅氏於南城磁龜四石溪同宗嘉隆間四石溪有近溪先生羅公以心學名世於君屬稱兄君年髫從昆季受學焉先生故善招徠而於君特親所爲賦扇冊江閣外日日望君來者也元錫固時時從羅先生游不盡名其學而君愛信之時時來問學與之語心怵首肯時津津如有入也與友朋連日夕敦琢無間選于鐙來受學後余以病困杜門君訊問不絶既病革鐙

泣請遺言張目曰吾生所心師者鄧先生其必先生銘而終身於先生乎依歸吾瞑矣已遂瞑則萬曆辛卯夏五念有五日也距其生嘉靖丙戌五月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冬十二月四日鐙奉君柩葬某山之陽以南城澹君狀來請銘嗟夫余忍銘君乎哉君諱子林字仲良晚以母窆南臺山自號樵南以旦夕南臺墓側可樵也曾祖敬菴公祖洪山公父東昌公也母全宜人君生有至性事父母孝與其季子桂友愛如一人

東昌公引例入都下需次君綜家遺三數僕齎貧絡繹走旅邸爲供具其官東昌也亦如之以故東昌公處旅邸如家卽居官不留一錢私其家全宜人病躬湯藥劬養走數百里祈望一步一稽顙禱焉病以蘇已東昌公致其事而歸君亦以益國府典儀自引歸構一室聯珠峰下旦夜具甘膬承懽先意旨順事東昌公好吟咏卽席賦流離滿紙君珍如敦彝已隨聲和之蓋父子陶陶泄泄然餘二十年一日也全宜人沒執

喪毀徒跣行卜兆足龜裂未有當也忽有指南臺山可窆者老僕婦聞之走語東昌公曰其是乎其是乎天以郎君哀頓甚遺之也曩避寇南臺主母指山中一丘曰是可歸吾骨令覆視尺寸不爽也東昌公有賤妾嬖而悍君敬禮事之惟所欲必致且戒內人躬下之曰是善養吾父東昌公安焉比公卒君年耆艾矣苫塊孺慕如母喪其友發苫視則地沮洳苫白毛茸茸終不易其篤孝如此族鄰待君舉火者若日就食者

愛敬供具色不見德也居陋隘闒片地爲爨室搆垂就而旁宗人譁請贖則徙木石歸居鄉坦夷周慎有賤氓侵賴其山界終不較豕蹢笠出走鄰家僕追之入鄰以爲其家亡豕也爭之君亟呼僕歸已而鄰得其亡豕來謝君笑曰若誤耳何謝歲連祲君焚券已責者甚衆而糜者多侵没不深究族子欲究者病其縱曰叔壞吾例君笑曰寛者寛究者究孰爲例其居厚至矣乃群從子俠而酗君百凡讓不校也已有獄論死

族與閱鬩者輒詆懟終不敢加君比得脫誣其妻外淫言於官請逐祈君證君毅然爭爲白其妻冤則又其介也最後東昌公所嬖者女中不安其室請他適君委曲曉譬終不得則厚齎資遣之余從父兄石首丞於君從女兄夫也去官家如洗君迎致課其孫厚佽之兄没助斂葬賻厚而石首兄旦夕嘖嘖嘆以爲君內行淳備口之不置也今年夏鎧卒業南雍受司成楊公知試魁多士距省闈近一日忽心動請急歸匝月

至而君故無恙頗以不就試爲快居旬日而疾作喟然曰幸乎乎得於女乎歸也已談吐平生曰鄧先生最余以六行余愧之然亦有自信者予生無他長獨見人善語必全美即片善必心服心服之必亟揚之揚之終不能置之也見人不善語獨小疵必內省內省必爲之諱之且終生不發之也庶百行之一乎女必識之又曰伊尹一介不取與以明節可矣家幸稍贏一介不取可也柰何一介不與令鄰里鄉黨缺望爲乎

嗚呼考觀君行事於古鄉六行殆合矣即在成周時族師閭胥於歲時讀法得具書況季葉世乎君既没余遘厲瘧疾不獲親哭君以爲憾今小間則胡忍不銘君也君娶涂孺人先君卒子二長即鎧次鎮早卒女一適劉自堅鎧婦潘繼劉妾楊孫二長憲秋聘黄氏憲科張君與南城潘東厓厚善自髫齔識臨川孝廉周君穎雋自見時疾作呼潘君與訣潘君百里外疾馳至而[illegible]没則哭之慟以遺令狀其行甚哀而文益足

明君之善於人交矣銘曰賢賢易色迄于垂白
事父母殫竭心力與朋友交言必其物不當薄
宦乎欲致身而末由得也雖曰未學令卜公見
之謂之學必矣

將仕郎少谷吳翁配黃孺人墓誌銘

按狀翁諱文祥字國瑞少谷其別號也系出小
竺吳氏曾王父爲孝子懷英孝子幼失怙事母
表孝鄰失火延燒數百家孝子負母走風四反
室巋然獨存黃綮議清題其廬清修重逵邇純

孝感天人云事具郡邑志孝子生燦燦生邑文
學崗鳳娶孫孺人生翁文學公疾革翁甫髫則
手書遺族兄司寇大夫竺原公託孤焉大夫許
諾視翁猶子也大夫公遇諸子嚴坐終夜諸子
恒立侍與翁俱督教之少長若無同產支門戶
則出應戶役已爲新城邑曹椽邑令張侐者迺
毋貴人子也怙倨驕嗜酒酒輒酗爲狂顧見翁
敏達愛信之夜參半忽徒跣至翁廨索酒飲酒
半曰吾所厭邑勢人幾得寺地欲甘心寺僧則

於何爲罪翁心計勢人吾所厭事者然柰何殺
人媚人爲也爲緩頰竟寬之已張敗諸曹坐謫
配者六七人翁獨以文無害全擬辦留都金吾
衛翁於司寇大夫公至深衛距公宅密邇時節
召家宴則入非是無入也郎入語終不及他隣
有貸子錢者過期不能償已忽來問所從來泫
然曰鬻兒子耳翁亦泫然曰予難子息忍以子
錢故鬻而子哉立焚券歸金其操行類是已入
銓得潮惠來倉大使倉固冷局例必支絕而始

代翁株守久之困矣會邑令請臺使聽察屬翁
守邑藏莊廉訪者過邑則出餘裝爲供張莊喜
問知爲江右人益喜問有子廪學官愈益喜委
著驛會府委攝縣捕事又得代守其官而終介
無濡染也舉以公費任滿赴文將轉選而當道
委丈量不聽去出入蠻烟瘴霧中子世卿來省
跽請曰大夫柰何以先大父之遺體行殆趣之
歸乃遂歸而家益蕭然已丑疾幾殆而愈矍鑠
自如壬辰世卿以選貢入會城疾復作而逝則

夏六月十二日丑時距其生正德辛巳秋八月十九日子時壽七十有二矣司冠大夫子寧國守會海公幸弟任祀合歛爲經紀其喪翁元配胡繼鄧又繼黄孺人始産子曰世卿用卿晉卿女適雷世卿婦屆繼徐用卿婦鄧玚晉卿天孫某聘陳黄孺人賢始歸翁家貧拮据奉姑孺人爲忠養翁頗嚴難事非事之孫孺人爰旅邸盡脫簪珥治棺衾翁薄宦遊不能從之官績一燈佐世卿學作女紅累織微資世卿爲大人游

翁棄官歸而遂卒十年而猶然淺殯也生嘉靖丁亥四月二十二日巳時卒萬曆壬午四月二十七日未時壽僅五十有六是年月世卿以寧國公狀又自述行畧來請銘世卿友程君爲余言世卿事親孝翁課之學嚴稍意忤立索杖世卿奉杖進跽請伏受杖杖十百不敢起俟霽威欣欣退而學也迨壯有室猶然既得廪所爲供二人者出入廪金中務得其懽心哀母孺人終寠死爲棺槨有櫝則狀其志之吁嚱何吳氏孝友著節之多也懷英公之風者遠矣銘曰服官甲乎行則昂爲母也胸姜孟光有子孝德炳幽藏

左母恭宜人墓誌銘

恭宜人者進士左長君宗郢母也先是長君赴南宫試念母年且及則走　帝時太和山爲禱祠祈年既成進士觀天曹政命官矣念母生嘉靖巳丑一之日迄今萬曆巳丑適週六十朞於懸帨日爾慨然曰吾奈何羈一官故不亟歸爲母壽乎郢日夕夢寐惟吾母郢不能少須臾則

請急天曹者三乃得歸歸及母壽辰陶陶煦煦而後喜可知也君子曰孝哉左子不以官故遺其親長君有同産女兄適於胡又少寡母憐之以疫卒人莫敢省視長君則親往收之挈其子若一女以來而疫行長君有男曰君鄉生十五齡玉立矣母憐之甚中疫卒母念兒以姊故收其子乃以其甥故及孫也則哀不自制亦遂卒則庚寅夏五月之廿日也長君辟踊哭欲死曰姊之收也分也兒之亡也數也乃遂及吾母耶

益厄絶而後甦嗚呼陰陽之沴中於人最慘即
貞常之理不正勝需其復而後定故君子戒沴
也抑可謂命也已是年冬月日長君奉母柩葬
郡北徐家源負巳面亥具狀來請銘按狀蔡宜
人其先吳蔡經後也父茂六翁以謹淳爲鄉飲
酒大賓母氏呂能佐翁致富貲又以富行其德
者也母儉勤寔式之加以敏度知大體始文學
君與約婚而徽國曾子委禽焉母不可願歸文
學君竟歸文學君時生甫十有二年諸姑姒咸

女竒之不謂婦也而母雍雍恂恂舉婦職惟謹
治女紅操井臼滫瀡井井也姑朱宜人大喜曰
來婦幼諸長婦群從婦顧不如天畀我也夫文
學君狷中少容蓋獨行人也母事之臬恪即逢
怒而無忤背無懟也伯使酒難事日閲詈母如
不聞也者而閟之文學君時不能居恐慰解之
曰伯爲酒使故爾醒解夫何知不安恐人將謂
重激侮而輕天親君爲釋然左世有顯人世清
白而文學君嗜學不治家人產母出其所齎奩

佐之蚤夜支吾無遺筴王舅王姑安之舅姑喪
解鬟珥襄事一不問諸伯叔也諸伯叔之喪又
佽之舉焉文學慷慨爲義時急人之急族鄰有
婚喪貧無告者舉欲周母調劑而力勸之巳家
益旁落文學君困數奇不偶生宗郢晩矣課之
學亟母舉子艱雖甚愛然不姑息也引郢手掩
泣摩頂嘸之曰而父平生力於學獨期紹前人
光今弗售困巳意屬汝信其志而柰何弗力將
父母何望於是宗郢乃大感相嚮泣奮於學得

舉矣母儉勤自將如異時旦起盥櫛香祝天誦
内典數遍乃就食晨食必蔬素以爲常宗郢成
進士怛然曰吾君子未獲見兒第也施于未亡
人未亡人何心對賀客潸然得告歸日訾誨修
德培先澤報　君親恩見馭下稍嚴曰寛之以
此治民將病猛見日酬應劬甚曰徐之以此居
官將自疲見有求者應喜曰廣先德也邇適歲
歉命持箪食撮米需之門有叩者應又爲左子
置側室以廣嗣嗚呼母諸所意念深矣德厚矣

而食報未有當故曰命夫命又何可得免也母生子一人即宗郢女二長適吳洛次適胡某婦張氏事母順及君瑯令祔母墓傍繼婦李側室陳始長君過聽念欲從問學入白母母喜曰而先子所謂高賢大儒者也欲遣汝受學屢矣必速往無後盍自是元錫展先壠于盱母治款具必躬親今年春適長君出上壠未返母逕勞之使屬於路益虔丘憲伯見之太息曰嘻之古義也夫賢哉母也元錫不文何能銘吁嚱抑何能

不爲銘乎銘曰天虹山北母斯阡奕奕大左洪慶源寶慈寶儉仁淵淵教寬教敦恒身先解鬟剉薦古與有我銘不信狀犖然曰視孟母奚讓焉子輿往矣今景賢視此貞石矢勿諼

外姑江母余孺人墓誌銘

鄧元錫先妻之母姓余氏諱某事江南溪翁翁椎少文而湛酒而母中有恒不自亂也翁既酒終不問家人母生產拮据勤綜月夜淩雜米鹽刀尺曲討之以無廢著於家翁既酒時誰呶增多口即昆弟子姓鬧得過輒以口母遇諸伯諸姒諸從子一婉順不爭爾縱之以無失睦於宗翁日游於酒人乎時時東向坐多狎侮客顏赭終不顧母出殽羞佐酒令侍子慰藉曰翁醉而狂勿異也以無失禮於人翁猶子延平司理君曰幸乎家之有叔母也不者殆矣蓋元錫自爲外婚姻入見母而母油然未嘗墜一言於人亦未嘗失一禮節於家年八十有一周敏勤慎如壯時也萬曆辛巳夏四月疾病呼元錫手一葛

與爲訣曰吾待銘而瞑巳而泣曰曩吾夫喪吾子慼甚輿家言擇風水幾禍利蓋十年不克葬而效泚然也吾恨之吾死必歸骨先丘獲侍吾先姑族而葬足矣毋久留腊吾骸蓋耄期毋道不亂如此父諱普母氏王祖爲州刺史子男四孫男八曾孫男十二孫女三曾孫女四墓在某都某山銘曰荆之璧礲諸石美不蝕光有奕明萬曆甲申春季之吉歸此室

王母梅孺人墓誌銘

萬曆丁丑吳江長令王君自吳入　覲以其閒
屬其友鄧元錫銘厥內橋孺人之墓蓋孺人以
丙子春二月日卒太湖之官邸歲籥更矣君語
次容有感意恒恒有頎也元錫謝不敏又明年
狀孺人行以俘來督銘蓋讀狀而知君成學效
官者孺人有厚助且信君刑家有道其恫孺人
以義非昵也孺人贛榆令侮公諱瑋之女爲甬
城世家母傅孺人生而淑慧長而順孝笄而令
儀甫嫁之三月吳江君補博士弟子員矣族鄭

頌歡慶孺人即內勗君於學曰士君子立身揚
名何渠止於此毋庸歡慶爲也於是夙夜執女
紅時饋餁相君學甚力已廩於學而貲孺人內
立解釵鬟出應之曰學益而貲善貲也何愛以
故君得專於學而雋而孺人循抑愈自韜甲戌
君舉進士第宰太湖以所學游宦疏茹糲啖念
孺人疾而羸也意難之孺人覺而曰君立身揚
名方始此君光融我與在淡泊性所安也於是
執女紅謹鹽豉饋餁如夙昔加苦家童子行旁

及外戶立叱入之監司署君考有應門不窺覺
鑰之語蓋廉實也居無何君以堪治劇更而孺
人卒矣嗟夫自門內之治缺而雞鳴之儆牽於
衽席羔羊之節靡於華腴職乏之輔故也孺人相
夫子于有官乃氷蘗自勵學時厥志誼嚮如則
君之恫之也傷失輔詎直爲閨壼悼哉始孺人
以孝恭爲贛榆公所鍾愛歸事舅姑曾王姑曲
得其歡心諸諸適內外委款周至其歿也僩無
不委頓者孺人生嘉靖戊戌夏四月朔日卒年

三十有九子男五長嘉儒聘　次嘉徧聘夏嘉
師聘黃嘉㘞聘饒季嘉丞未聘女一適范墓在
某鄉某山寺及侍贛榆公遊而厝於吳江君昆
季裒於學特篤敬諸而爲之銘銘曰太湖戊宰
爾神君寔也學道能愛人有來窺之聞其門門
內孔治穆無聲爰厥相學自矜嬪誰與淑善梅
孺人艱育以病中路淪于乃多有後必振我最
志誼勒斯珉後考信者羆此貲

李母廖孺人暨[illegible]墓誌銘

讀詩邶栢舟綠衣諸篇而歎夫莊姜仲氏之遭也以塞淵之性抱匪石之心而終不能回所天者之瞶也謂天只諒人耶然邶首栢舟不謂其獲心無訧足夙耶余觀李母廖婦姑事悲焉往濉陽生李本遂之來學也或窮年不一歸念其篤也問有母乎曰母喪久矣葬乎潸然曰葬矣然猶之淺土也巳而泣曰遂母生十有二年而歸家大人事家大人順也事祖母錢尤順錢患風而廢母事之劬甚喪之哀以失寵於家君

也不得近終歲依外氏居焉而婉嫕宴宴也終不有過責其內孌之心余聞而悲之嗟夫斯於莊夫人無巳類耶他日本遂歸則遣人護之歸見其投鄒氏祠棲焉纍纍也內氏鄒藍縷績麻弃自衣衣其夫終窶矣而遂不敢以其故念內也解橐出所得若干遺甥子某致諸父爲養嗟夫不巳感耶後十年而父疾病始召遂執其手而泣曰嗟夫余乃太過手所業分之又析而分遂次子某曰以後吾次子某也嗟夫斯所謂其天者竟還耶於是遂內人又死哭之慟葬矣巳泣曰必葬依吾母母土淺當復也婦事母順毋疾祈以身代於是改葬焉來請銘又踰年復請爲之銘銘曰生同穀歿同復

墓表

先師司訓在川黃先生墓表

萬曆初元夏五三日先師子貴子疾卒于京邸鄉人群聚相弔哭里人涂繼爭伯躍爲買棺覸含斂訖承師志盡卻鄒君勞諸官京師者諸所賻遺金已又歸其喪比自京師還手出師遺墨授師門人鄧元錫曰噫嘻茲先生疾革時起端坐手所書也方書時若平居偶漫書無詔者已瞿瞿若有屬也敬藏以俟元錫起再拜謝神怵

心恒不自知滯之淫淫下也已受書亟讀之書在一故帙帙端其書曰偶爾一疾詎意遂成長往天降之殃敢不自知永念平生上負父母之恩下負師友之誼今一旦已矣言之拊心其負在虛行徒修實踐未至影見亦妙終非眞誠來者尚以我爲戒云末著虛游子遺言五字識焉元錫奉之泣曰嗟夫是師末命也命至矣冀來學爲至深則徧以視諸門弟子門弟子讀之泣曰嗟夫師末命至矣身没萬里外拜微官甫月耳家懸磬子幼而妻妾處室不顧念而來學爲遺憂當是時門人奉師柩葬考府君漭坑之墓下同兆有宿草矣於是元錫列師訓具表諸墓上曰師末命不其可深長思哉恍深長思於成學不有的哉人有恒言皆曰學無庸多言爲也顧踐行何如耳言華也行實也今觀之猶之行也乃虛實顧辨于其間耶師事親終老孺慕處鄉閭恂恂翼翼無貴賤少長賢不肖由由無間也與朋友切偲忠告懇懇結其心臨財廉然諾

信言徐動矩卽造次事變雍如也有守氣而無亟心疾威不懾見侮不怒所不爲不欲確乎其不與易也師在膠庠中最久督學使者下校官察士行校官集多具楮硯則人予片角令各舉所知發視皆師也最後一生至問之曰若何舉對曰廩生某也曰某何狀對曰立心正大行已端方學諭君爲降歎者久之於是督學使者數更莅而師以德行旌不易也中丞吉陽何公敬所王公有特旌嗟夫師於實踐不茲茲著信哉

乃猶以虛行自訟嗛嗛也無亦以知之所主行必至焉之難耶無亦以修之昭昭者人知之伏之冥冥者心知之心嚴之耶中一不自慊即飭躬厲行亦僅免顯然尤悔爾矣於不疚無惡者終遠耶嗟夫危乎微乎固學之大辨也自南粵東越之學與人有恒言皆曰學不見性即修行義襲耳汲汲然一見之爲快乃見有影見耶乃影見亦妙耶即見妙於眞誠終有辨耶自師始志學與三五同志密切磋於眞靜無欲之體屏

見聞黜思慮凝立危坐以求入不即終夕遶榻行以爲常日收攝純固也於造體益親始見師泉劉先生於洪都一見語合意時宅名公有招劉先生宿者謝不往曰黃君學有靜根吾所願與切磋者也旋師館敦琢者累晝夜始見東廓鄒先生於冲玄首質格物逐物之辨時夜坐門廡間百十人不辨色矣鄒公喜曰誰與問者對曰某也公曰善哉問與往復久之已元錫西遊吉二先生語次未嘗不於師乎拳拳也師於學

辨念於意辨意於覺而約之貞靜以立本於也卓矣乃猶以影見自訟嗛嗛也無亦以有皆妄即玄見猶之見耶見之爲陽焰見之爲空花見之爲泡影廓然無物也於物也蛻矣斯影見乎否耶故鵾游蝶化見妙矣然恣睢轉徙於無何有之鄉冥莫能自反而爲魚飛躍造夫婦察上下一實萬分者固誠之不可掩也嗟夫此學之大辨也彼以虛行自蔽者務外者也語命之小人之儒以影見自詡者眩內者也記目之

無方之民蓋終身闇闇終身勿勿終身慥慥而後能以其身誠也故曰師未命至矣翼來學爲至深元錫以丱角事師師履字特恩已誘掖備至後更推挹之已甚也乃知罔行殆無足爲師門重心愧之顧推其媿心之言爲之表用自勗勗來者踐修誠一庶其繼師志無負哉即不然於未命謂何矣師諱天祥字文明建昌新城人以貢爲邵武府學訓導未至官卒宅世系生卒[illegible]卜具壙記中茲不復悉云

汝州判官龍溪江先生墓表

昔周官司徒務士於五教六行而比閭族黨之察舉行焉教自下起俗以行刑善舉諸微官辨於素蓋其豫也當是時諸孝友睦婣有學者若敬敏任恤者族師閭胥於歲時讀法屬民而書之鄉大夫於歲大比而賓之而與之於是乎大樂正敎之學大司馬材諸位而官非此族也不在仕法近世以浮文取士以資格限官取之也已沽用之也已隘於是乎質行敦素之賢如吾

龍溪君者沉下僚困官守曾不得一展也噫嚱舉士不于鄉則如勿舉論官不于行則如勿官亦無爲貴舉官爲矣龍溪君諱操字廷介禮教鄉極高嶺人世以長厚敦裕爲名家迨厥考退齋翁尤著余所謂賦種瓜者也比君承先志而益務於士君子之行事退齋翁若母孺人張欵欵無違志長兄卒事兄嫂恭恪一節嫂以安始退齋翁葬其伯兄順推負郭田宅畢歸兄而舉以極高嶺墝埆田自予能讓矣君從弟經歷君揆語余言揆母死步自邑詣極高請仲父所營地以葬仲父意難之揆不無少望弛然臥不食兄自外至業聞之入無揆背曰起起義定矣何快快臥也揆辭以疾則入見退齋翁曰父敎孝讓順事伯父母白首矣推所營地爲伯母窆固當令伯母世子孫福何詎非吾福耶宜可許於是退齋翁莞然曰吾頗靳凡以爲若也若既云若是吾何愛乎卒畀之里俗入堪輿家言最深即君酷信之而如此宅可知已君慈恕惠利稗

祭田以祀先收族族之人德之家諸義倉義塾若轉假振貸利賴其旁居人旁居人德之閩光邵人道其里給飲食如所親後家稍詘矣子太學生伯會意難之謂少嗇君憮然不應者久之已而曰吾家給食光邵人載世矣柰何於今乎嗇之吾不忍爲也給食飲如初人緩急有叩輙應弗能應爲赧然若已之負之也人或委之事即風雨寒暑弗憚避委之財銖兩愛惜即已貲不啻也居恒無詼語一語戲爲詼余輙得之戲

疵君何誑我君莫測也問之余笑曰君語誑疵
微哂粲然見面耳夫以君內行曩令在成周時
質閭族師所具書盡合矣嘉靖季年閩廣盜大
作當道嚴比伍之法以御盜徒具文君於時一
大學生家居耳獨能以法制鄉導主用部署其
旁居人可指臂而使也兵巡鄭大夫破常格手
勒書相勞訊比入官爲武昌衛經歷衛兵耗圮
甚歲蒐閱尤具文撫巡行閱視率募市傭以充
而有司餉饟不時給君至憮然曰武昌控湘漢

壖山塹江古所稱一大都會也承平久而軍圮
至於此脫有急廝詎有及哉具以白總兵安遠
侯柳柳恚以爲見長形已也頗辱之公論爲不
平後以見劾罷去已署通城篆即舉行鄉約以
善俗請免逋負以甦困通邑小疲劇則請吏以
江夏撫民主簿助爲理邑界江湖間多盜則又
請於寧州界南樓嶺者建巡檢司以爲防諸爲
地方永利者具如此他諸平訟省賦回青以寬
察以平者比比也於是民驩然謠以爲古者

德而邑崇仙修行蔡下諸里逃亡者具復業自
歸其署嘉魚也亦然嘉魚繼志者於余爲同年
生與余書以爲前此借冦龍溪公百務具飭士
民嚮服難乎其繼晝一遵守可幸無罪也當是
時潘臬撫巡獎勸皆美辭撫臺鶴樓張公持風
裁凜凜矣面進君以爲君子君子事多咨委之
分守林大夫署上考曰行存古意質任自然署
兩邑而百姓去思居十載而一貧如舊至以爲
古庚桑之化辭若已美然乃以資淺遷汝州判

官以去居無何而君卒官矣曩令君在成周時
見察舉出長入洽其歷歷可勝道哉嗚呼行不
愧於古而用不揚於今予於是深悼夫古今世
之不相及有以也始予有姊許字君而夭君予
先君先孺人終身子壻也於予先後左右如舅
昆自君之亡邑士胥民風彌益薄利沒義誕毀
信日甚背死忘生者滋衆也爲表其墓之碑若
是俾後論世者知取士于其行毋徒文官材于
能毋循資考俗者知先民古誼如君者吾目

擊身比之非誠古今人不相及也其亦可有省
也夫君配涂繼璩子三人伯會伯源伯洛源爲
長兄後爲荆王府典樂長厚有父風宅諸世系
生卒葬基地有誌不具

潛學編卷八終

[seal]

潛學編卷九目　　　　　申

行狀

王稚川先生行狀

先妣張孺人行狀

壙記

先妣劉孺人壙記

季弟元夫壙記

幼子伶壙記

祭文

祭鄒東郭先生

祭劉三五先生

祭劉師泉先生

祭傅愚齋先生

祭羅近溪先生

祭王念祊司成　三首

祭黃在川先師　二首

祭傅侍御　二首

祭涂近塘先生

[seal]

祭黃井峰先生
祭涂荷亭
祭涂鏡川
祭曾山人
祭程叔庸彦士
祭涂時學
祭許子實
祭姜太翁
祭左宜人

祭黃實菴
祭張斗陽
祭李可山
祭張少湖表兄
祭丘惟正
祭幼妹
行鄉社法告土神文

潛學編卷九目終

潛學編卷九　申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鄒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玕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關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瀌閱

行狀

通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署國子監祭酒
稚川先生王公行狀

公諱材字子難建昌新城人世譜望自太原宋

建炎中進士廸者監場務南豐因家南豐再世徙新城五世祖益永樂中令霍丘九年霍丘人詣　闕上書請得留又六年遷無爲州同知高祖灝舉鄉試第八人授寧都懷安教諭遷河間府教授曾祖鼎早卒妣黃氏祖建德司訓公達妣李氏考中憲公祿令平和邑新造疏闢來輯有大造於民嘉靖初疏　大禮未正　皇儲未建就逮免平和民祠祀之妣包恭人自中憲公而上世增修於德宗伯涇野呂公所爲扁其堂

曰世德流光者也正德戊辰正月六日公生五歲入鄉塾知學未成童業邑庠有聲甫冠舉嘉靖戊子鄉試第九人辛丑舉會試高等賜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癸卯留史局官檢討乙巳奉
特旨管　內閣誥勅　太廟成覃　恩進階徵仕郎平和公封如公官階母包恭人繼母曾恭人元配鈕恭人具得受贈封是歲閣題補　大明會典纂修官丁未充會試同考試官是歲丁中憲公憂外除復官壬子遷南京國子監司業

乙卯轉北司業丁巳復出南太常寺少卿滿三歲進階中憲大夫而中憲公包曾鈕三恭人具得令　贈封辛酉陞南太常卿壬戌　命以寺卿署南國子監祭酒事無何免隆慶　登極進階嘉議大夫萬曆初進今階始公家學時中憲公嗜古學自經史先秦西漢若近古名家文宋理學群書督課公誦習之矣比讀中秘官史館縱覽觀學益洪博而紆意於伏　國典朝故官方政紀爲經世大畫不屑於浮華每朝退反鍵

戶恂恂統究如儒髦本人理寺卿葉公鏜敘文先是　誥勅撰述隸　內閣機務殷叢委署郎搢擬爲具文久益猥下閣議推史館公等五人者掌之公郤請謝幣絕他酬應文專綸綍之思所爲草上本　國家張官列職若采亮工之意若異時判合增裁沿革之變俾知官有守而人勗前功程後効務以宣　天子愛民息俗沉深懇至之衷會　廟恩制月塡積而力持節重得王言體多雄深爾雅之文文具外制集中學士董公份書奉讀外制集雄

深簡徤上追漢人不但與唐宋名家並傳而已國初成均造士之法積久刓敝肄業積弛爲具文而時學騖高窮大忽彝教不省公申古德行道藝之教以克己愼獨爲本著訓讓戒速規儉勗勤文務之於躬行勅諸生宿號舍嚴矩矱昧爽坐堂廡以衡石程業日中具不倦以爲常間歌詩習禮射而絃誦聲與大寒暑聽就各堂講習而危坐廂堂聽請質不廢也諸具稱嚴核而成賢造士意由衷信然于士心諸生中有患難死喪又隱恤勤備士初

若其難而後乃便安之久之學成業進有當撥歷者願卒留而受業也愈久益思至頌共歎以爲　國朝任南少司成者當推公與整庵羅公爲稱首也事具南雍申教錄中教北雝如南章化剔弊巨細畢飭而太學志久淵祭酒高平郭公舉屬公纘修公上稽　皇祖勤教作人　列聖敦學嚮儒之至意諸典制謨訓與有紀官師生徒之法守儀則臚裒類別坦然可指之行會南太常　命下得自諉而殫力校讐至秉燭盡

夜漏而成也郭公歎以爲奕世曠舉將來不刊之書志存大學中蓋公患世之任官者循資積日待遷陟鄙視職守積弊蠹貽於後而百事從圯也一典文衡三蒞南北成均冀必得真材爲國家用厥造士誨誘竭兩端日經史制書講義咸自著務理道精徹校日課評騭嚴密東於理禮闈校士不獨專經義綜三試文其闈校上下之幾以得通明該博之賢或誚其過勞曰國猶家也教人如教子也樹人如樹材也治官不如家課人不如課子樹官不如樹藝謂職業何夫勞固無所得避也在南雍廟門彝倫堂東西兩廂六堂若齋號若屬官廨畢具飭廨地街渠爲居民侵冒者清復之在北雝亦如之或以侵冒且十百年非一人任而市怨盍已諸曰國猶家也官寺舍猶守宇也處家世守之産宇不以尺寸攘之人而官否謂守官何夫怨固非所得避也在奉常修寅清堂作持敬所置博士廨舍而香帛祭服諸藏庫下至養牲庖湢諸所咸飭

治煥然歲　陵廟薦新具嚴勑諸寀屬若舞生習流立要束肅之預修會典值禮館儀章文物沿革尤繁會衆觀望未即業則日夜讐綜式制森秩事需後未就而當事者讓其精（總裁學士張公治嘆曰安得人人精敏如此）至以他官攝他局尤群情易玩斤斤辨治倭難作以清卿督守神策門人以爲不胥而公條城守事移兵部務節紓民力便防禦機宜亹亹也最後領成均僅數月南人士素習公教令更相慶得師公亦劑寬嚴之中條酌儀

法爲涵育䇿勵之具不一專於嚴績用方起而
言者以左闘彈射公救　吉聞任矣公固用世
才又能委身力爲　國家使令得盡才力在要
地自展於斡濟豈有[illegible]哉故用不難也始公之
成進士也貴溪分宜在政府內猜構有端公輒
誓不就吉士試會族父貢入京致中憲公命曰
不試毋歸蓋中憲公自歎躭宿學洽聞宜館苑
曾不得一試也以屬公公勉就試而貴溪得公
所試文則大驚以爲大受器及入見長身嶽立

風度端凝愈益禮重之分宜故雅辟好折節則
傾身相引枋館試者頗有所軒輊分宜力持之
曰是宜留禁林已二相深相傾而公端亮一無
所左右以得處兩難之地而全也（王弇州公壽文言時二相皆江右人俱器先生爭欲得先生爲重而先生中立無所偏向時時持正論進當其相爲軋而獨無疑於先生及其後有所負勝先生又獨自如業以先生且大用矣）其後分宜
獨當國公趣家艱過貴溪㝵文愍廬有加禮而
分宜聞公至則虛居第東一大宅俟之曰此晏
元獻所以遇宋子京也公逡巡遁避不敢當分
宜曰便早晚商略文字耳何傷公固謝不就曰
處大第非分也有商略惟命當是時分宜偉視
公援自近無間而公終守純固兢而不欲入也
時時持讜論進格之善類有忤意得過者又時
時爲營救（學士高公儀序言先生立朝正色直躬恥爲俯仰而危言正論雖遇權要人不肯少貶以徇其意王大參應鍾書言弟以愚戇爲分宜所惡翁周旋曲加救解不啻己兄弟骨肉此情此德歸林下二十餘年何日敢忘）時　天子方興祠祭
禱祈之事簡詞臣撰奉玄文分宜首調公公固
謝不習知也分宜曰即道家焚修科儀潤色之

何庸習乎且公等家居何獨一無祈禬事而得
云不知也對曰家世貧無之曰若家世儒即里
隣何能無舉乎曰縣小民貧舉者亦少分宜忽
內自愧發恚詈曰我江右稱建昌爲殷實若爲
輒言貧乎若固道學耳歐陽南野言必勉從
上此一節吾志乃得行眞達人也自是諸同官
撰奉玄文者驟貴顯受殊渥公久次常調分宜
亦自是浮慕公中踈外之矣已分宜久柄國而
毫子世蕃漸干政爲佞諛所浮奔毗甚而分宜

內護之權賄薰灼公持正論且甚分宜嗤笑上
卑之毋高論若學庸語孟言固當如世不用何
於是公掌誥日給不復支大官以母老音問疏
自引求便南南遷矣其後兵郎中繼盛疏分宜
十罪五姦至目爲賊嵩遠　詔獄論死會公轉
北雖迫大讞議決中丞弇州王公者公禮闈所
舉士也時爲北部郎於楊善是謂公公於楊非
素相善顧走分宜卽臥內探救楊疏草出示之
曰吾意也公泣且拜曰救之善　朝廷尚不可

有殺諫臣名可以翁令後世有此名哉顧趣疏
上分宜陽許諾而意內郤之則稱引國大體家
後禍爲危言分宜至手顫竟爲佞娟所深沮而
敗語具楊所自爲譜及弇州公所爲忠愍行狀
中世蕃故猒公甚至是大恚公非望乃附言者
傾我家時坊局無一官館僚爲公請改中允署
篆持不可請遷提督四夷館少卿又不可又南
遷公曰留都近家我所安也公既南㬥不以其
事語人而譜籍籍聞縉紳中咸爲公危之而分
宜罷相世蕃謫戍逢誅者得罪則反養虎遺
語以中公流布都下言者遂露章糾公謂忠愍
死由公也尚書潯陽董公以百口誓之曰此我
所親見柰何以救死伯仁爲殺人曾子乎然公
在館局時固守高亢嫉阿刺刺而質適不避又
於分宜固親爲柄臣所內郤竟去位而公在南
久縉紳士庶且孚信無不扼腕咨嗟太息於其
去也楊忠愍公年譜略云可萊王材渠門生也王鳳洲爲之畫策令勸渠具疏救嚴已許諾適伊心腹大理少卿某太僕少卿某力沮之某爭之曰繼盛死不足惜然關係　國家甚大

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董公
書云昔楊子之事兄丈竭盡心力爲調護其
幾幷成乃竟阻於他說徒負兄丈若心已令人
慨嘆矣而阻之者欲脫其罪遂爲文致以嫁禍
于兄聽者不知遂爲騰沸冤莫甚于此王公世
貞書世貞三年來規處塞究不敢一遍書問於
平生交游長者雖然吾師之心跡乃有待世貞
而明者不能終默默也始容城生難起偏國中
無一人可居間者獨吾師奮然以爲不願夥官
行此不願就政有此走見嚴氏辨甚力辯其苦
幾入矣會養虎遺患之說進而容城遂不免彼
爲此試者未聞有指其實者何也陳給事歸世
貞而詰之渠曰吾始聞之人初救觸怒乃改爲
始患之說進世貞語之故始大悔報失言又序
不佞之友楊仲芳生論斜相君嘗見法念非先
生無能救者而難發言先生曰吾不識仲芳作
河狀郎不諱爲　朝廷累累且及相君走見相
君之平爭不應卽入直所見相君益爭之力相

君爲色動會中他飛語不果先生雖秘弗洩然其語巳稍稍聞縉紳中咸爲生危之而相君有遺恚於不佚乃稍寬先生最後相君罷言者乃詷先生有不利於仲芳而訐擿之使去位夫囘摶飯參殺人[illegible]得以名與迹而疑之乃謂先生不利仲芳哉又、言業以先生邇伉直俯視一世且將引古[illegible]責其人以纖默而欲其心焉則可何至併其事而顚倒之學自宋嘉定來岐窮理居敬爲二事而知行先後辨廉級巳嚴今學者且謂物理必知之盡乃行也便文析說之儒爭支辟析句字爲窮理而身心罔措於是王文成公實始悟知識非知即心良知爲知踐迹非行得本心眞知爲行而尚書增城湛

公本師說以勿忘勿助爲心之中正爲天理自然隨處體認之也人士洗然內反其視聽而學焉者溥典訓畢修省一比於巳高公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厰行增城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公往造業投刺見閽者擲筆抵掌歎蓋歆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䗁所請請書院地直累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彈碁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退歎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之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于奉常邸學焉呂先生世所稱篤志力行如宋司馬君實者也而呂先生得公歎以爲任重之器歸闢室石堂寒暑一裘葛博綜約守壹於學不厭造請蓋絕泊如也又明年復就呂先生于南宗伯邸凡諸生所記錄先生語盡披質其疑誤先生以爲獲切劘之益焉比官淸近受時相知引顧居恒悒悒扁其堂曰念初既改南雍人方以遠秘近爲少望而

公顧自喜以爲整巻涇野往躅超然幾得遂初志而嗣前修也於廨東隙地作見賢堂以明志廨本羅文莊公所卜而堂後檜則文莊手所樹也於是日與諸生語身心性情之要克巳愼獨之功剌經道古救偏飭怠期無負於敎學而初心盡還其言曰常存戒愼恐懼則心體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智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毋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古人所未發立

本深矣雅言之事必師古學乃有獲思不厭九勿不厭四曰莫善於勤莫不善於惰莫善於自知不足莫不善於自謂有餘益孜孜考擇持循爲乎實密切之功於餘姚增城二先生之論又各採其要領而折其衷其言曰餘姚之論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以勿忘勿助之間卽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爲空知增城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

也蓋權衡已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卽悟皆眞有觀察卽爲外馳有循持卽爲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爲殺陷虛蕩妨教而病道曰以吾從諸名哲後不敢不力也比退居中濬外融益遂請於古學隆禮自度造次言動必於禮家冠昏喪祭具如禮而凝攝愈淵念列官侍從而　肅皇帝居西內朝講久輟一意於玄修墨墨抱忠悃不得一少有效也　哀詔下入邃臨伏地流涕嗚咽動旁觀於　內閣拾得纂閣臣所記載

上御札數葉殘缺無次者錄之爲節記記　上初年勤問學注念於經學可擇任大臣記河清甘露謙抑却勿賀記禁內官監移役團營軍記大工雜役禁浪費禁採織勞民記　上初度朝天等宮齋醮並停止諸明聖大訓足程法者皆謹書仰贊咨嗟太息於其盛以識追慕瞻仰之深意其後記載缺然則於　國大命討大典禮大災異若大姦大忠元老直臣足爲天下繫者又一一敘載以爲後事師曰以吾從史官後不

可無志也念　國家經世大務備六官達於郡邑而歸主於阜民乃恬熙務宴之日久吏治苦窳典制蕩然民莫奠其生閔閔也於是假邑志以一存當世之故凡夫　祖宗之誥令憲典須政敷教文經武緯之統紀畢因事備書邑山川風氣物產登耗謠俗隆窪政化興仆篇致意焉諸修農田水利以阜民稽戶口丁年以重民平貢賦節徭役以宜民廣備蓄弭災賑災優老振窮以厚民若訓士訓俗敎敬敎讓約法申令之

具皆原本經典仰稽　令甲下極弊源志兼述
作義歸感創讀者以爲公未盡之相業寄於此
由有郡邑志而來未或有此也都御史耿公定向書纂領珍集莊誦卒業郎中論學諸篇欽服我師道術之正實秉宗盟暨讀家乘邑志又嘆我師經世之業淵乎有本秩乎有倫郎其閑家教邦人者舉而措之天下可知已又書師所著貴邑志爲天下生民而發非一邑之書也關世官而治教者孤門之謠成二帙發梓未成其原齊誨齊民者巳郎錄梓傳矣大都公博物盡稗官其考故盡史諜校讐
經子如法吏旁皇周洽洞矚先見要考束於六
經本諸心整之身彰施之家國天下期有當也

觀石堂語申教記舘記若邑志可覩矣公長七
尺餘眉目森秀大耳豐下而髯山立林徐玉色
陽煦儀觀煇如以光望之知爲頎人長者中憲
公教家嚴公齊愨梟梟包恭人早世鞠于曾王
母保抱劬若語往事必沾襟事曾太恭人日孺
慕豐養迄白首與諸仲時餼藥問寢與節寒燠
來舄左右扶侍御輕軒時行遊家圃務竭其忠
懽家世科然仕未通顯至中憲公盆旁薄而多
丙子歸耕楊溪拮据俛仰幾十一營生產遺之

也公惻惻念既鄉舉擕二弟子揚子文出寓讀
寶林飲食教誨之作敷東賦矢讓產寬父心後
竟成其言構三宅並五弟以居且析巳產佽之
學南雝時聞祖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官史局
聞中憲公訃被髮號頓擗欲死水漿不入口七
日從父昆弟喪歸老矣製功服哭斂奠待弔哭
者事訖乃即休調程氏有始祖先祖祠祀上世
而朱子頗以爲僭則伊川世家洛䧺庵乍徙閩
見因以異也倣程志創始祖先祖祠以聚族謂

墓祭非古墓有田歲霜露省墓有祭爲墓守擶
古也自初祖而下至于禰畢增其墓田家祠祭
比時具物春秋省墓必抵墓坊堂下灌奠伏
愨如也宗祠有規家有論而族以肅雍念邑俗
故淳質後稍澆倣藍田約敷　高皇帝彝令傳
今事爲科條群父老子弟於月吉讀之躬親勸
勞而禮俗勃興邑故僻壤鮮載籍士以寡聞則
出雍舘所購蓄四部書至數千帙于尊經閣業
之割腴田資之士靡然鄉風巳念邑往獻前修

所撰者愈久益堙也咨故家搜遺牘得宋四賢
及　國初名碩詩文存者類編之曰黎川文緒
藏焉至其視郡邑利病如痾癢在躬未嘗不縷
縷致惻怛爲監司守令亟言之也大者廣潮盜
起督府議建團營欲將請東營營新城意實避
難公爭之督府曰迹盜所從來自汀邵而要害
乃在南豐屯南豐即東援新城南應廣昌北衛
郡城皆一日而達也令營新城距廣昌治二百
里而遥距其界三百里而遥其何以應之且新

城徧非列屯處也而守備司定南豐御史行清
軍限清報縣必及六分不者罪吏承風旨峻刑
法勒妄承以赴限公爭監司曰清伍太舊制而
年深久戶絕者何可清今所承皆不勝刑毒以
戶絕爲有者也以戶絕爲有詒百姓無窮之害
而於里實益猥冗不克充也仁者之心何寧忍
此他如議驛遞水馬邑偏重議清匠至簿責百
工非法意議四差責小票徧查至大脫重納邑
吏悅恩之矣公廉廓自信而於取與辨嚴巾坦

夷無城府而外秩秩有體不以片辭假於人與
人交本誠心爲質而以直道行之即久要無墜
言晩益和睟終規切侃侃即雅謔有風刺可繹
思厭世賢招徠引取強顏爲人師也愼擇寡與
而學子從質經問學試藝考業者兩端畢竭厭
其心禮闈卻所舉士贄曰薦賢爲國敢爲利乎
攝他局卻日所得堂隸金曰攝非實歷敢冒濫
乎以司業過家邑豪有鬭暴殺人者因所親橐
千金爲壽丐緩獄謝不可所親要說百端終不

可以奉常攴初服浙直督尚書胡公牒郡營居
第郡城公辭曰郡連被寇恐營私乎謝不受郡
守以意自遺之終不受考太常滿時吏部勒供
狀不可部操之急曰故事也不可廢公曰京尹
臺寮國子監申轉運司皆故事而退之正叔持
不可要於義而已諸介特類此晩作北田學舍
營晨園其間觀稼垂綸各有亭行石峽水中洲
搆舫齋其中四水環抱樹竹茂密命曰小瀛洲
時泛艇游焉朝紳絶書問南充新鄭二公繼當

國皆故僚書厚南充書再相存竟不答比去位
乃答監司守以　恩例察舉輒謝免於榮途如
蛻而憂喜寵辱於朝廷　國家進退刑賞有合
宜與否欣戚但然見於面也自二氏之學興高
者探神理性命以自詡而卑卑緣業者務譎怪
爲神姦世賢陽攻其名陰竊其似以命令當世
甚且助爲譸張欲決一世而從之公於其圓靈
空妙者既逆塞其原以爲虛高而無實而諸混
三教爲勝大者引繩批之以爲且敗垣決籬將

中不能以自存諸言長生再生者直詆爲貪欲
曰寡欲以養生修身以俟命形精魂魄一由大
化庸留滯何爲或諷以讀佛書曰吾儒書未之
有盡也何縱濫爲乎曰解縛耳曰吾未嘗拘或
曰性命之致非內典不徹曰大傳言窮理盡性
至於命豈顧他藉哉乃神怪罔兩之奸人貽慯
神奪魄之蔑如也家故絕巫覡喪葬一不用浮
屠氏法即堪輿日者以禍福恫喝爲熒惑一介
然不入其心官南都柳灣有館云多佐人憚不

居公祭其土神曰有美宅而人弗居神之恥
也徙居之而靖戊寅冬公年踰七十作遺詩言
遺錄條治命甚具依於古斂薄葬微之義且曰
必無徼後　恩先是卜壽藏慈明寺山壬午改
營北田曰吾宦歸行游耕釣處也或以風水間
曰吾故闢堪輿家言謬悠不足信信有之是禍
福懸於地不於天信求之是有智巧而無義無
命也癸未刻石堂答問答問者公微時具錄宋
　明諸大儒所釋學庸語孟及周易語爲成學

要刪而以已見補其闕曰附語者也至是刪削
所附語刻之已莞然曰不增一贅言乎令泪恭
毦不猶有贅此者乎感學無已也先是公族眷
喪親親疎有恒給其老無子鰥寡廢疾莫養者
有歲給祖母母恭人婕有寠者若祖姑父姑有
歲給至是歲深久諸仰給者盡矣則出附郭田
爲義田以贍族而條其斂散分給之法著於碑
已莞然曰即有施施者約矣有濟乎即濟能博
慨心無已也是歲太恭人曾卒公瘍作而劬

禮執喪病幾頓先是公嗣子國學生維熙卒年
旣四十矣當置後而諸弟之子當後者未有子
待之又七年矣至是公疾病傀然曰吾卽死誰
適爲喪主何可以無繼而諸弟之子年長矣卽
立之於出入撫教非便也且又吾多內人於是
聞於祖禰聞族婣聞郡守縣長擇季弟子維炌
甫六歲立焉曰以後我而虛其産之一待諸從
子舉子者立之後維熙諸未得繼者且各以田
宅勞焉甲申夏病小瘉已益進發篋出繒帛製

襲斂衣諸弟意不愜不調斧所存匱匱也公莞
然曰昔范文正義田倍我五之三没之日家無
以爲斂豈必巳美哉固吾所安也先是疾元錫
往省疾輒冠屨揖讓與爲禮巳折簡謝曰必無
辱侯有急以告也先革七日忽延入則謝醫藥
絕粱肉二十餘日矣曰淨濯肺腑還吾眞獨火
內爇不能與元錫入拱手謝元錫曰翁臥久願
百無留念曰百念化久矣獨內熱苦甚祈速化
巳耳元錫曰翁一視大化而又何苦藥久淹計

手卽祈速化亦念也時火爇爇上需水飲曰疾
劇苦後未知當復作何狀元錫曰陰陽之變叵
測何得知第處之者能化而齊耳邵稱觀化謂
烱然者一得觀其化何狀也巳爾公屏氣忽如
不息諸仲驚以爲纊且定不知公固自凝攝也
自是時延對與語語名理語學問語古諸知命
達生事唯唯不自休又二日命汛掃堂宇又二
日命出就正寢北牖東首明日命廢牀地寢命
侍者袪四體體一人巳命屛婦女勿復前巳遂

絕時萬曆甲申秋七月念五日巳亥辰刻也先
卯刻猶唯諾如平時纊且定仲弟子揚曰公目
不盡瞑元錫前呼曰翁生平百可無憾巳遂瞑
嗚呼異學以且死神志不亂驗定力公平生不
讀釋典不接禪宿而泰定精明乃如此謂理性
命必旁籍二氏也豈不謬哉是可觀公矣公元
配鈕恭人生長子夭女一適鄧經歷子𡑡繼室
楊恭人今室吳恭人側室黃張陶靳陳子維熙
黃出也婦涂氏子維炌前立爲後者聘張僕卿

女陶有女適南城吳比部公子惇宗公屬末命焉蘄女三適涂朝賀適南城范州守子梆今以貞孝聞次適汪經歷子伯沂陳有女適南城張舉人子紹文女孫四長適涂朝元次適范貞孝繼子庠生壽次聘吳州守子可傳次聘陶州守孫行堯元錫賤齒後公以倍無能爲役而公集取過與身以其賢貫祀下之至序其所爲書序百金舉行峴岔隆洽而元錫小有造皆出公指擘少有立皆自公翼成乃非幾感志雜學紕識

往往嚴憚公以潛消而定也公垂革命撰具其行事求碑誌表竊不自知謹迹公平生論著及諸縉紳所序論若家譜年譜及所目擊者狀述之如右抑識其小者近者巳耳庶大人先生立言命世得有據論發其大者遠者云

先妣張孺人行狀

隆慶壬申春正月二十有三日我母張孺人卒于適寢孤元錫仆地痛欲絕巳傷罪逆重痛自恨不死今閱月日矣家父兄相與前欷歔言而母過苦而先人之冢嗣也過且傷既又言今葬且有期盍謀所爲襄大事者乃勉覛息營乏事於是命豚子儀走內弟大僕少卿櫝所謁狀曰孤五內裂矣不能辭吾子於吾母至深盍辭諸於是內弟狀母行即來孤讀之哭讀巳擗地哭尋自念母於內弟至深然內行即內弟豈及詳乃恐死次其事嗚呼始母之歸先君也舉兄姊不育則慨然嘆立爲先君置二側室而孤生生而日夕腹之巳子也夜呱呱泣乃抱以適乳乳

巳抱復寢錫生三歲患癮疹而痢劇矣則旦夜抱之泣即穢而塗體不厭少蘇能啓口母爲喜若更生迨就傅絕毋分少昜之學迄于今視之猶子也世嫡母慈有是夫然微獨錫也弟妹生而鞠於母儀生鞠焉恩之猶錫也嘗抱妹適外寢而仆家人走就視毋逆暈而妹完不傷巳甦問之曰方仆時見地有重杌急護兒而身傷痛儀發失恃字之聞啼聲即當浴不臑巾往也儀多病憂恫如在躬故母喪妹若德皆毀頓而生

母劉行哭爲失聲嗟夫世嫡母嫡祖母慈有是
夫又微獨子女若孫也祖義官府君捐館時諸
父幼母鞠之母也諸叔母歸母提掖之姑也從
父兄洛婦張母從祖兄女也字如女歲大疫兄
病嫂又病家人病積死至庭無行人而伯父伯
母官嶺南母左右扶掖無日夜或危之曰盍避
諸曰吾至戚也吾何避如之獨不聞喪亂不相
棄乎抱持竟病痊乃止從兄淦從姪孫景星雲
成鞠於母慈蓋母慈天性也毋至仁有節度然

明達理道事舅姑孝惟意欲奉順先君剛方峻
潔疾惡時過嚴母調適以惠和內外肅雍先君
之喪孤甫成童耳乃事事惟孤有覆白輒許曰
吾婦人何知知從子也巳耳弟婦張母異母弟
女子子也一訓以義方愛未嘗踰冢婦曰冢婦
當爲後方舅家落時先君時有佽助母若罔聞
知曰吾婦人內夫家暨舅喪母營其棺斂具巳
又攜內弟歸鞠之至深矣然僅令治生孤請令
共學乃命之學孤逆戾多恚即督學過苦母獨

背自泣曰何至是而陽獨爲好語解之乃其恚
內弟不學語怮怛甚苦也課儀德亦然孤日夜
劬學于外間旬日乃歸念之矣比病甚孤侍湯
藥猶強之出學曰無負汝平生孤陽以他語對
乃巳嗚呼母至聖善乃孤惡逆罪莫逭矣莫逭
矣令郎欲屏詣恭爲養豈及悔哉豈及悔哉母
諱妙京系出洵溪張世爲邑著姓先外祖父諱
韜字廷用外祖母程氏盱泰常卿南雲公女孫
生丁未十一月一日迨今年年八十有六先舉

子曰漢六夭女曰婉容許字江汝州判操又夭
元錫有母弟曰世洪亦又夭女弟今爲令弟子
仁妻錫婦江今婦楊弟婦張今婦敖孫三人景
儀景德景俗儀婦江德婦羅俗婦於翁許字爲
子壻儀有子曰恂曰慄恂聘郭慄聘涂德有子
曰慎未聘元錫將以閏二月五日奉母柩葬于
豐義鄉熊川源先塋之右從治命也痛自悼錫
生十有五而先君傾背母辛勤撫教冀有成立
今踰強仕僅得一舉竟不能一日有三釜之養

貧困顛躓迄於今覥食息不死則何敢復言竊
惟念翁文行道業爲世德元而不肖孤辱門牆
道至深敢介張卿若從弟狀丐一言爲合葬志
諸先事具譜傳中不復能槩衆成文別楮上儻
終賜矜憐錫即死長瞑不任哀禱謹狀如左

壙記

先妣劉孺人壙記

劉孺人𤰞元錫之所生母也世爲三十三都蓮
塘里人事顯考南仙隱君府君爲貳室事顯妣
張孺人恭順相成也孤始生先府君以權命命
他母饒鞠如子比稍長曾不知爲毋出也孤室
江生景儀取江室楊生景俗慧而夭毋鞠之甚
劬語具俗誌中弟世洪室張繼教教生景德娶
羅儀子侚德子愼而同產妹完卿適王上舍木

孺人生正德丙寅十月二十三日辰時卒萬曆
甲戌七月朔日辰時南豐曾廷易推所卜南城
縣仰沙洲仙山之穴爲孺人幽宮首酉趾卯卜
葬既逺後恐遺忘孤之罪也夫孤之罪也夫沖
秋辛酉日孤元錫泣血記

季弟元夫壙記

嘉靖丙辰冬十有一月先晦昧爽鄧元錫有弟
元夫之喪既戊午孟夏朔日始克舉其喪葬焉
將葬業爲之志消然者久之曰嗟嗟弟始吾少

而厄孤尚有弟弟今亡而吾益孤斯忍庸言乎
已號咷曰吾少而閔凶叢其身丙辰之菑吾傷
吾心焉六閱月而家叓二喪入之內室無人弟
室數日嗚嗚哭弟女子𥳑哭善苦而哀則又何
忍言既自思弟死而息景纔僅過再朞即不志
誰語德弟咳貌者乃爲之志志曰弟先隱君府
君季子也高祖考官監察御史僉廣西憲事爲
栢厓府君諱義曾祖考貢于鄉爲悲菴府君諱
時康祖考以尚義授七品散官爲瑩菴府君諱

璋先隱君府君諱植老母出洵溪張生母劉自
先隱君府君而上行業蓋世可紀云先隱君有
二子伯世澤季世洪既伯氏以字行季行亦以
字先隱君之生二孤也晚垂艾矣更命弟曰晚
奇故弟小字曰晚奇三歲而患寒泄劇醫投燥
熱劑冀已泄泄已而目隨熱腫因遂失明然性
澗瞽尋忘先伯考大尹公於先君友愛隆洽坐閭
門日二子就塾師歸輒呼來曰啖若芋若棗栗
若爲對弟應口對又呼曰叓啖若芋栗棗若背

誦所記憶書弟應口背所記憶書問之義義益
了公喜呼曰若目盲若胷中何有而狡獪若是
弟應曰胷中有天公大喜叓予芋棗栗始先隱
君憐弟瞽也屬之醫醫曰目盦明當可治弟即
作羞明狀隨問醫效不弟即自詫曰效幼未令
就塾師即自請就塾師十有三年而偕先隱君
府君之喪於是弟有婦矣婦張氏歸五年先卒
弟眉角秀粲肌瑩白乃幼復溫惠師事在川黃
先生先生日受之六經子史家言受一過輒成

誦仍兼綜大義請共學者顧往往從弟解說襍
之詩出語輒驚人間語以學即又善譚學諸問
學稱先覺者與質疑難問無不關節洞解於是
先生言諸悟性養心治身約情之旨蓋津津入
矣已去師久之亦身卒業于外蓋時月不一歸
於是弟學謳學鼓琴學吹簫奕棋諸里中無賴
子日益狎而弟復善謳善鼓琴善吹簫奕棋而
諂聲伎貨財狗馬舞唱諸種戲雜然入其心
一日間就兄說曰夫談說仁義而終身賤貧古

達士羞稱焉母老矣兄業專于學艮苦家多故儻不乘此時量輕重轉移幾什一之息後卒更死喪婚姻諸往往鉅費卽費安從出幸分予我產今分予我產五年我能致殷實如昱豪富人於是鄧子分畀弟產作弟訓告焉而弟治產輒不效於是愧悟悔而疾作矣曰予歸省夜燕坐弟慨然嘆余問弟何歎弟曰吾始聞人言謂富可幾求吾有產渠輔之富可驟致也而不效吾悔之夫死生旦莫也富貴儻來也乃吾以旦莫

之迫而冀儻來之獲吾誠舛哉於是極談死生嬗變人與異物升沉靈幻之事旁及星命修短前定之數纚纚至夜分余曰嘻言何讕哉古之人蓋存而不議然私惟其語異故常泄神秘而幾誕也以為不祥而弟竟夭嗟嗟弟弟之病也咳血上出師戒之省思絕慾且曰必無念家必無奕奕心機也況又若盲弟退曰不有命哉生死吾何知焉死先夕氣上升如鼎沸然猶語兄莊生諸知命達化之言嗟嗟弟弟省悟峻絕諸算數卜筮百家技能經心出手靡不詣極然隨能破其說無當意者言滾滾博驗旁說間文門戶見官長亦反復自竭如等夷上下為悚訝或問琴曰古音亡矣今音急而繁古無是哉或問盲何能奕曰奕務譎攻搗巢乘虛兵法也吾必先諸此余讀書搆文間意悟心契時語弟弟輒領解仍能採意表微旨相詰正與論人高下即古人亦鮮克當意者嘗曰兄識通然余識遂設我不盲益究繹宏學何渠不若兄噫神忌太著

物忌太異弟聰異無已著耶卒距其生辛卯九月八日年纔二十有六女二咨許潘淑許黃今墓在下羅洲之山師于黃子卜其處

幼子俗壙記

陽童景俗者鄧元錫之幼子也生嘉靖乙未沒隆慶壬申僅中殤乃甚淑惠知孝能順又甚聰警嗜讀春秋左氏禮檀弓等書父嘗得古孝經善本乞得之兄景儀未之知也見愛之攜去俗無難色亦竟不語兄故母楊有鬱意百方寬解

嘗天寒絮單母欲爲營具俗愀然曰今父方北
上苦寒家多務難活獨柰何念兒衣乎又於人
甚恩乃竟患癃閉八年經萬苦而竟夭此皆其
父不德之所致也俗既患癃襁入祖母劉孺人
出從叔父元薦瀛授兒業保抱之甚劬俗且死
憮憮二恩未報以爲恨父語之生死幽明之故
如響泰然逝盛暑越宿殮玉色如生茲窆骨態
川源楊竹窠距祖府君祖妣張孺人墓百步而
遥首艮趾坤張孺人先三月葬而俗夭孺人生

最愛俗令必提掖俗父未死令髮覆墓下得目
撫視俗俗其無震恐乎俗生時大司成王公許
字以女未婚不宜及志之感王公知也是歲夏
五六日記

祭文

祭東廓鄒先生文

天有明命人函其心而爲諸庸匪閒匪深聖哲
不作學支以辟譬於皇堂自鑿牖室高者玄覽
刻鏤空無卑者章句佔俾伊吾稽山奮興上紹
鄒孟指知以良大嘷群瞶翁肓傳心虔臺夜虛
如入海藏而抉玄珠曰惟獨知時調文命庸德
庸言惟翼惟愼高匪躐騖空何得凌全體支分
小何得成卓其大中示我彀率群讙衆吹持衡

秉一曰此良知寂其廓然大公順應物何間焉
眈寂者虛逐物斯病二者有間胥失其正接引
來學言必先師敢以登堂而疑河西四方逢掖
遠自千里立中履庸不二厥旨肩摩踵接煦育
招徠如飲醇醪如登熙臺元錫董昏曲荷誘掖
徹原無旬披心造膝瑤篇言別示我金針曰惟
好學靡古靡今不鄙木訥諒其誠至道體何窮
三才有寄于時怵惕實凜心神期循期省敢負
洪鈞代不數人百年再見山川遼邈樹雲興盻

河清難竢山木易摧聞訃廢食為位興哀茲焉
雲霞敬踐宿諾高原入望儀刑滇滇言采藻蘋
敬薦封丘矢心抒辭淚然涕流尚饗

祭三五劉先生文

稽山眞承即知即行即博即約為不二門近哲
玄超務新視聽俯視修學上蔑誠正曰悟眞體
何修何為曰造古初何考何稽弘闊勝大淫為
異學狂蹶疾顛如瀾赴壑猗與我公獨得其正
蚤及師門審勿印證烱然者大湛其內存純粹

以精何欲得淪瞬養息存知乃不昧庶幾夙夜
以無祗悔虔臺夜雪稽山晨鍾迄于白首高朗
令終亦綰銀章芒碭作牧慘怛忠利海涵春育
精神折衝黃河逵徙膏澤淪沃癃瘵咸起乍登
蘭臺虎豹當關引疾扣疏貞孤不刓引允如飴
肥遯接淅蹻其不汙龍蟠鴻翼既懸我車亦來
我徒絃歌紬繹樂亦在而稽山之學徧于海宇
亶惟安成克光厥緒賢哲如林萃聚一堂巽與
咸受沉默以將二三同志溟濛對榻惟扣斯鳴
春容鏜鞳隆慶初元屢　詔賜環引年自委丘
壑盤桓時語時默時行時止展其不愆聖門之
軌暨于晚歲道行德刑群望眞乎衆允質成貴
賤小大童耆愚智奔走及門操几撰屨山頹梁
傾家弔巷哭公祠專祠俎豆尸祝元錫末學年
德夐遼徹原清書雲霞連霄翁實降挹剖心相
信接遇甚隆恩禮莫並平生論撰咸委核讐汰
擇環璧磨瑩琳璆斤言洛疑應手輒改我投涓
滴公本滄海雲霞有約十年再酬骨肉乎契心

髓綢繆自惟終生見知見許豈無他人莫與公
伍聞公云亡流涕屢日為位慟哭廢寢廢食方
在草土有羈撫棺宿草幾青寄此汍瀾

祭師泉劉先生文

悲大道之洞夷兮鑿牖戶以專門主一說以自
覆兮恭求尚乎前新惟稽山之良知兮秉鼎日
以耀明何萬彙之弗察兮云一允之混成傷近
學之倡披兮羌憑心以自聖情萬變何可蓋兮
從滯淫而離正曰天機終茂修學兮將嗜慾之

放競走狂途以疾顛兮猶藉口於顛逕翁始悟
詎不焯爍兮日滿地其南金叒衆槽而作鐵使
兮孰聆乎無爲之形音衆屬目而畫貽兮忽稱
心而自悼紛玄覽以失度兮孰迷行而蚤造正
明目以內觀兮何纖翳之得留既精精而粗粗
兮幷源源而流流性大虛而惟一兮命有贖其
吹萬不研精以修命兮何正性之得盼匪全力
以邃詣兮孰覩乎知之爲良壁豈晉明之出地兮
乃焜燿其耿光衆群訾以失宗兮翁自信其不

迋考作室而我堂構兮固師門之所許謇識力
之不愆兮老矻矻其猶壯攄易緼以鑿混沌兮
超群罔其獨上歛三才於一掬兮析千古於毫
芒盲衢天以旣亨兮浴咸池之耿光登天壽以
平格兮卓師門之焜燿信自道而自成兮任群
蒙之誹誚兮乘箕而長往兮邈鯤化而莫攀哀
我人之失資兮孰啓鑰而抽關嘅百年之三繼見
兮感敦琢其獨契兆復眞之再造兮荷奬披之
斷至悼千里之爲遐兮奠椒醑以何從緘斯文
以寫哀兮靈沆洋其來降尚饗

祭傅愚齋先生文

惟賢哲之間淑兮何駿越而長淪傷往者之不
可弔兮孰斯今之彌尤惟先生清和其具體兮
又將之以翼純既叅洞悟於心要兮凝粹穆以
自成懸杲日以灼體兮穆如風以被人滌玄見
以無瑕兮儼恪度於溫文自邁見於長安之邸
兮共食寢而乎敦惑定予以中正之符兮迷指
予以不二之津輔予孤而翼飛兮將予化而冲

淳善救過以全好兮尤持危而保存洵予所冥
衕而潛激兮曾他人之得聞謇稱心以自揆兮
藹修美之無度進宜乎元德以格心兮退將亢
淵學於在古微天將生民而淑世兮何斯人之
邁覩卬終生於目成兮驟顛躓於前路偶季夏
之嗣音兮云將問舟乎東浦指玄堂以索銘兮
申盟好於夙悰知將引我於歸止之域兮期合
并於遲暮予欣懌以無厭兮爰報章而勸毆曰
窮鄕之紛青衿兮展信直而不浮方循循於靜

一好修之矩兮克邁志於博約之途譬鑄劍而
莫之能收兮洵有覬於玄爐予何德以致君兮
亦云無釋夫吾徒再申緘以訂期兮朝𫙬延而
夕跂何歲次之離此兮乃訃音其突至恙失聲
而長號兮爲一慟而委地悵輔德之弗周兮遵
予前其誰冀遂挐舟而西津兮忽耿耿而自疑
豈昨夢而有聞兮抑迯聽之猶非古覿德以知
數兮何難諶而易睽敦天道之明旦兮寧翻反
之若茲邅筠郊而傍詢兮曰山頹其良信隕予

涕以如霰兮剡予衷如逢疢予豈惑志於死生
之故兮悼斯文之不振譬行邁之無與騁兮將
邅迴而未進儻大命之可贖兮將百身以願從
筠水逝其莫與兮蒙山黯其雲重悵九京之不
可作兮誰晤語乎玄同冀神靈之余哲兮俾勿
迷於先庸千里兮彷徨凛氷雪兮日寒無光緘
辭兮紓哀儼明靈兮洋洋尚饗

祭羅近溪先生文

自東越之學與指獨知爲良即良知爲聖使人
一洗其支離眩騖之習內求諸心可謂尤功固
者爲之惑心在內以人見之知爲知以耿耿之
小明爲明而不通於本蓋一三傳而失者益遠
至先生實始悟人爲仁悟同人爲爲仁以良知
爲覺以三界一心爲大覺指慈之端即舒鳫舒
鳬同群樂生皆歸於仁體指人之天即旅行群
宿訢訢依依並暢其本心論赤子之心則胎脫
乍分初與母離即哇哇一啼直明其不忍論未
發之中則喜怒哀樂未有交接即平懷一種深

信其泯然於是標孝弟慈之真心貫通乎家國
天下謂仁淵浩爲在我和光於日用人倫此先
生之學所以爲獨見其大不離於宗者也彼及
門之徒即心自信信心自足或乃流於猖狂自
恣甘於隨俗習汙者固爲滯其言筌而離迷於
本見世之人即江海之混混而疑其深廣即形
影之妍媸而訾其鑒照者又豈足與於先生之
眞哉元錫未冠及先師先友從先生游四十一
年於茲矣自最初發心謂同鄉方招來引翼業

[illegible]植之爲町畦中之蓀荃迨大圓鏡智現諸影
像彼是歷然終弃包之爲樂籠中之薑桂蓋先
生所以造元錫者時其煦嫗培其抑闔欲羅之
於範圍在元錫之所以事先生者時同所同時
異所異以自附於助我迨於今夏過余衡門晏
晏晤言曰惟心源君言及此予心釋然指乾坤
之二體爲兩曜之高懸一飯三遺起坐留連而
何悟中肖綢繆之語即終生永訣之談也耶霏
雪寘郊走哭一奠絮酒隻雞有淚如霰尚饗

祭大司成王公文

明萬曆十有二年秋七月已亥大司成念初先
生奉常王公考終于正寢承學鄧元錫既覩斂
含訖越七日爲八月乙巳謹以牢醴束帛敬祭
于尊靈文曰光嶽曜靈南東奧區閒氣發祥挺
生碩儒道亶聖模德標時矩有行有文繩衡藻
黼於鑠王氏濬源洪流列郡稱望比屋墳休惟
先中憲五世載德公纘其聲鏗鍧赫奕髫年穎
髦甫冠賢書匪絢匪采鬱其璠璵賢關得師高
陵嶽嶽範德歸周營道逾博既登禁林掌 國
絲綸商誥潔峻漢詞深淳時競妍華文浮沒質
不擷其英而茹其實申教璧雝古訓是劬由約
之博兩輪一驅時競高虛淫爲異學折萌峻坊
倬時先覺乃領留均髦士如雲飛章朝聞夕旋
衡門危言相庭好是正直誰予含沙陰讒反射
乃卷而懷盆藏而修羨墻洛閩寤寐墳丘惟廿
斯年時與日競道由學淵德惟敬勝 廟堂多
故有感其容鄉閭疾苦如疚在躬世學猖披守

貞彌恪世風瀾倒操行彌卓造詣日深風規方
延喆人其萎柰何乎天元錫賤劣靡一公對名
德實懸年後以倍公拓前路啟之聖關許以玉
葭命之金蘭黽勉勸登從容醻醳以漆以膠時
藥時石蕪言列呈帑金立揮曰世之寶與世共
之我爵爾縻人技已有豈伊斯心而可多偶居
恒喟而吾生幸逢及爾如貫誼協心同晤語一
堂毋曰易覯豈無來者殆不可復時易斯言泰
山已頹豈謂今斯更嘗實然運斤質亡撫琴絃

絕人各有心何憂可撥爲若嬰疾卻食罷醫藥
定精明以全其歸爾將之旦隅坐執燭晏如平
時切劘往復至人達生能化而齊登假靡憾而
又何悲惟是人理感今追往山頹梁圮何宗何
放矧我承學祇退窩深骨肉不啻實瘝所心自
公之亡神精俱往忽如無生僵臥惚恍式晦斯
朔來復其期觴酒黍肉遙公來歸遙遙白雲凉
颸颸然孰知我哀公神在天嗚呼哀哉尚饗

又

容歲初冬伻來以幣曰疾彌臻迫不自濟知我
之深則莫如子其狀吾行以徵信史敬以有請
惟子其諾諸元錫稽首敢謂曰知觀法習稔其
敢有辭然固後此二十年若三十年事也眉壽
無有害豈必豫哉敬再拜斂金幣而歸焉何謂
今辰星紀未周公已長馭騎箕鞭虬爰搆斯章
以踐前諾追行撫膺字涕俱落惟劊竊之鉅深
剜規猷之懿鑠神精消亡才力綿薄凡前後忘
失真舛抵牾者蓋尚多有之而莫能自覺也敬

爲冀覽許可商訂公庶幾一删定之嗚呼哀哉尚
饗

又

古稱蓋棺論定不磨既夕擇算亦榮其多夫君
子之於譽名泊如也乃沒世不稱尼父疾焉豈
不謂沒齒無聞則以不聞終耶亦無爲貴有生
爲矣惟公巍文壁穀圭桓璐璘時韓惟公卓行
雄剛正直矩矱繩尺惟公學作守程篤朱爲世
楷模方具生年豈無讒人亦有後言迨于今日
里巷耄倪輿論嗟惜宮詹宗工幽房勒名君實
希文誰能改評司寇豐碑行路目諮曰秉宗盟
弘深肅括則在公可無憾以沒世而爲山川發
祥邦國樹表者奕世有倬也惟是元錫夙承有
造皓首無成知孰與翼行孰與攸微言大義疇
咨疇程譬舟靡維若車失輔日暮途遠懵不知
曷即夫先路也惟公尚想終之暑雨載塗靈轝
永駕一奠終天有涕如瀉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師在川先生文

痛惟我師盛德弗報長逝萬里幸茲靈櫬獲返
故鄉藐藐冲子屬在襁褓元錫等愚罔攸識敢
奉柩葬于南城滹坑仁考栢崖府君之旁順師
孝德上仁若考經師精鑒吉壤特宜將以厥明
庚子就窆敢告發引神道紆回無任哽絶敢以
牲醴用伸虔告

又

嗚呼我師恩我罔極晦之三紀鑴于神識方自
總角童心狂馳志廣氣勃不可係羈惟師恩我

寬其銜勒時有鞭影終無操策六籍典墳稗官
小說採討綸窮年矻矻人曰雜學無已太荒
師曰否哉茲異匪常譬之豢龍伺其樂嗜豈必
膏粱以飲以飼令時非師縱其所如我如井觀
遑識大都嚴霜夏零忽亡所天孑焉者孤阽危
如綫惟師恩我作其特怙時有藥石曲彈愛護
戾氣作尤褊心好怒時撫危機憯莫知懼人曰
戾疾殆不可藥師曰否哉宜正靡卻譬之豢虎
調適其心外弼彝孔內行砭箴令時非師屹如
山河躬寔不保家也諦佇皇聖學久湮弗講
師聞微言奮矢獨往衆駴剿見惟一二君旦夕
切琢寥焉寡群不鄙穉騃密勿教詔爲之交警
期以遠紹時行蹶蟄月于他途師如負疚愀然
長吁一有稍覺如獲拱璧喜溢色辭藉慰誠亟
暨于晚歲降挹推先如沃如醻虛受廓然生我
成我令非師恩冥蹶疾顛䂨冀有聞我於師恩
萬不一報將恐將懼寤寐永悼師靈在天時冀
時啓所負師門有如此水風雨如晦星紀奄窮

哭奠一觴以寫哀衷

祭傅侍御文

始我遘公于河之曲于群茲中相徵以目退謂
我友湛其偷然彼美淑人可與晤言乙丑南還
賦册潞水是年迎謂得朋內喜德州遡流册翼
以風埒立涯覽宴笑從容若偶謂于泝流者泝
柰何乎心有逆有觸余曰嘻心何適不然順逆
者境心曷故焉君時中怵忽發深省端默以思
回復惟永孤蓬一榻宵旦靡更剥復既悉屯蒙

逸亭澄然素心惟凝惟瑩萬感之交中啓文命
于焉凝攝于焉優游于焉葆存于焉窒流乃遂
漠然公實生我天有明命其敢有陶維揚鉅麗
亦有宿游蓄决不羸汔至繘敗𢊍于風濤烝徒
失次凝然斂襟端一以竢時䝉難如質危微
亦展圖書如覯馬龜君寔其人一日十里躡踵
追風我鞭影爾義深情溢鄭重別言矢於終生
其永勿諼嗣是切琢逾密以深益日同好眷言
一心長蘆春風天峰夜雪旅鴈賓鴻聲同誼切

戊辰先歲尊翁手書君北斯行季也握趨同册
燈火金蘭夙契入惟尊榻出也一展我復塌翼
君懷愁如君登高第我情用舒蘭陰告行申章
布臆曰奉周旋其敢不力嗣是袂分出處異途
信使洽至嘉命勤渠蘭臺奉　命按行西陜七
日過家飛訊長剡得告歸覲江滸艤舟冒暑枉
招惠念夙游予時旅久敉貊寔病秋高斗京嗣
音更命閔我家難言枉先廬激衷實勤縣榻久
虛今辰何辰倏聞仙蛻中懷如割迸泉其淚我
窘短步君方修途百身可贖寧惜捐軀我困泥
塗君復遄化悠悠蒼天憯莫予假我病我羈先
此馳奠儻未即土敬視君窆尚饗

又

惟君知我明於皦日信我堅於金石愛深於骨
肉而遇隆於縞爲乃我於君如瞽倚相如病寄
醫如旅宿萬里祈於家乎歸也胡于民之澤僅
行於蘭陰曾未一施于天下致主之忠乍登乎
蘭省曾未一展于廟廊希聖達天之志徒胥其

輻輳曾未得啓重關即長路而馳騁乎康莊也
自君之亡忽如無生血涕隕膺孑其無朋遺言
徵銘賢闕允哲文移疏草片詞單札囿以相命
無假論說幽宮玄石炳烺可列寒日滁塗凄風
砭肌悠悠蒼天孰知我悲尚饗

祭涂近塘文

惟公懿德孝恭秉性溫淑令儀鄉邦譽處家族
筮仕滁陽誓心天知職既克殫能靡不爲得士
[illegible]民賢聲四達乃格崇資而阻長轄歷官數過

僅遷王僚息心衡門晏其逍遥元錫於公族姻
世媾交未前稔齒復晚後乃邇年來獲承風規
謬以荒學受公深知由東信然虛心委巳孝逸
礿平千載一軌調於詩約見天地心調於學約
識聖賢深疑靡不咨悟必欣躍謂雖既老矢靡
前郤秋露春花更唱互酬懷我好音賁之琳球
前枉手教寢疾遽爾敢以有托巳命猶子幸今
少蹉承領自茲頹齡日月惟是師資既詑且喜
願公多祉登于百齡卓我遐軌豈謂斯辰公遽

上僊天不憖遺有涕其漣信吾云亡公復長逝
寔寥知心寧可復冀命我墓石敢不敬承薄奠
攄心儼其質臨尚饗

祭黄井峰先生文

惟知遇之難自昔兮何幽明之歧忽感逝者之
不作兮傷來者之未期追吾鄉之有先路兮庶
克卽乎九逵兮中流之失維檝兮遵極浦其何
之追先人之締交于公兮固膠漆之爲好也雖
出處其異路兮莫瓊玖之相爲報也曩童子之

侍公兮曾髫齔其猶戲顧手摩而膝置兮巳色
笑而揚眉迨弱冠之弄柔翰兮迹經藝其稍窺
輒煦嫗以春溫兮得九鼎以不疑曰吾老而子
少兮當避子以三舍羌修途之曼曼兮逝脂車
而秣馬期我于賈董之室兮拉我乎騷雅之場
委我以宇宙之長轡兮寄我以終古之舟航指
間氣以申命兮曾不吾衈乎蹶僵顧孱弱之不
前兮悅臨嘆乎望洋困伏竄於藪澤兮矧云遵
道于夷莊恃公雖老其未耄兮俾吾導夫先行

何旬日之未卽兮忽訃音其突至羌失聲以長
號兮撫紋紟其血涕履霜日之凄烈兮悼猗人
之永寐望長路之阻艱兮傷綿力之不易歲冉
冉其旣臘兮欻流電之驚掣愴悲風之助哀兮
仰白日其不可覩踞陳詞而寫心兮靈惚洋其
來賁尚饗

祭涂荷亭文

昔我稚歲屬君壯年浮白注海談詩湧泉爾時
識君天才超忽睥睨其旁亦莫我束及君踰艾

我垂壯齡清嘯我登荷鍤君伶爾時知君圖南
者翼相視一笑目成莫逆我行不惑君謁天官
燕臺暑雨形影相看爾時嘆君髮已欲短猶筑
相歌割席分暖豈謂五斗瞿化澥墻素旨未題
丹旐已翩今始悼君如優曇現齊狂醒歌寧可
復見往餞龍滸酹茅高丘生死壇變言之謬悠
今而反真我猶人猗小招短些當如公何尚饗

祭涂鏡川文

自君宦游而我索居秋杜谷摧孑其無徒君宦

而歸不失舊學操行端一嚮道貞確日來乎號
繼嗣切磋不有覺者如來斯何曾未幾時君遽
遊化哀我友聲雲輿風馬扶病哭君二臥數旬
力病銘君貽芳貞珉所悼失君詳與晤語濁醪
幾蒸有涕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祭曾山人文

嗚呼一元渾敦誰鑿戶門日啓一竅混沌奚存
維君之生時果迅毅欲窺神奧而司其契詩高
標格探幽抉奇黃初貞觀[illegible]逸矧青囊周髀

玄關日者欲窺奧耿以擅鑪冶旣樂人樂亦憂
人憂剖心報知抉皆赴讎何圖不弔遭瘖遘躓
不周一身不庇其室逾年凶矜人世所稀孑曰
子來饘粥共之旣有成言乃遽淪沒伯道無兒
黔婁單幅廿年詩社讌談過從推心卜宅暴日
櫛風承訃興哀貧病莫假酹爾一觴灑淚盈把
嗚呼哀哉尚饗

祭程叔庸文

維隆慶壬申中春月鄧元錫在哀疚閱月有友

生彥士叔庸程君之喪旣撫柩哭痛不能成禮
謹以牲醪束帛命男景儀告痛于尊靈嗚呼叔
庸早志遠業潛心冥悟直遂乎性命而旁溥乎
今古蓋雖早年膺疾而存之又存融之又融渙
渙乎其與造物者游而他莫之能伍也孤愚不
肖思託終生而一旦溘然棄我先逝此皆不肖
孤行每違心願踰所量內省多疚空文無裨愆
重釁深迄有今日禍延先妣旁于吾子蓋天實
厭棄使孤露窮蹇故盡奪其所以爲命者至此

極也悔罪莫逮籲天長號嗚呼此痛終死無極
尚饗

祭涂時學文

惟君深凝可用載道自我先師喟謂至實已君
投誼相孚以心移如熙如懷我好音亦已有文
成章爛郁按史郡君驚心刮目始怵異言猖於
高虛既為世役沒于錙銖愈見紛披故武岡郤
而吾未嘗少寘憾於君者以天之生才實難而
吾之於人不敢用其薄也不謂歲月倏廻而遷

壯志莫酬疾疢遂纏日者之夕悼今追往吾不
違心片楮悽愴追往精專感今岐分曰此長逝
永負師門余往撫視執手與訣數言相鐫如蛇
斯脫可託者天二云遂廓然我省而反君遂翩躚
田彼南山留畬實力既甾既秀思食其實曷再
望秋落而為其君而有靈其亦知余之深悲否
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子實文 名一桂

嗚呼昔予之樂群天峰也正業居學族幾哉古

宿道鄉方之盛矣張屯部咏之以為諸賢日彬
彬焉則君其選也始君之來學也予見其性靜
而才訥之敦琢焉而君澄然本心專確凝一不
撓於物毅其有執間嘗游赤岸桃園風日和煦
花鳥相樂儕偶歡賞觴籌交錯而君儼然危坐
於其間自晨逢晡端肅莊恪泊乎其無所著也
嘗有以事勢盤糾末由遂志為問者予未有以
應君理程門語侃然曰餓死事極小盍聽者悚
然于時君已倜然造于古不屑不潔之域矣其

後家難杜門切磋道庥卽夙稱出入不恃所聞
者類失其故武流於吏而淪於俗乃君孝友篤
修終守不變也親疾嘗糞禱天祈代妻奩無肉
無貨舉以為諸弟費從弟嘗以枉詿入大辟如
躬自罹奔走號訴不得則徒跣拜稽于城隍祠
事以竟白他諸修祠合族追遠如存信友敦故
急人猶己世俗脂韋回背之習一不滑其中所
謂可與立者非與顧年躋於強仕業登於久次
而遽奄然長逝也豈不痛哉余病既衰方且資

君交修以自老而竟不待臥病聞訃不及視含中心如摧而今既浹旬朔矣扶疾出哭零雨湝湝悠悠蒼天莫知我哀尚饗

祭姜太翁文

穹山峻嶽霖雨八埏榮河溫洛龜龍產焉蓄厚發洪本豐芳延無競者人有開必先於惟明靈鍾英練澤敦孝篤友卒此吉德六藝百家周旴學殖含英咀華爲時俊國鬱鬱文姜早于名邦我莪鉅公卓卓人望翺翔其間不靡不揚養高

居深爲時珪璋道大藝備伊時弗邁幽光自沖太和日富政行于家蘭芬芝秀篤生我公天命實右我公挺生神采自王蜚英甲第司理旴上鼎嘗戴實輿輹孔壯峻宇宏深至心耿亮時其煦揚煦嫗昭蘇哀矜于民保愛劬劬集思益廣周爰咨諏旴人有言曰父母且時其秋霜果毅赫赫氷壺其明朱絲者直豪右千紀顯允三尺旴人有言神君上擿旴有父母乳哺奚從旴有神君峻明曷宗德威德明淵源維翁祈萬斯齡

庇于疲癃伻來致音翁食乍晏我公心疚神志泮泝不謀僚友不問宵旦投牒兩臺終養自斷何天不弔訃音遙來我公袒括徒跣疏衰旴人攀號有來纍纍降割自天俾我于摧凡此旴人耋耄小子大夫庶士夫怙失倚矧予宵人欷歔仳仳受公深知涕洟迸泚曩者流言激射加遺鑠金匪烈墜淵其危按君先入既孤以睽負塗者豕張弧疾威公如山立諤諤明諍援天質神昭心析行以百口保以去就爭百僚吐舌莫我

敢競始也麤翹終焉調劑揚庭孚號臺威以嚮沐之清冷載沃之機道以正行變由通濟我儀圖公時柔時剛時翕時張爲圓爲方九曲其河萬仞如岡回天浴日于古有光微公爾時知我生我彼凶鴟張烈於猛火鑠金泐石能無負墮公也可忘忘天而可公不可忘其能忘翁翁忽仙逝百身莫從絮酒隻雞敬薦筵几矢心布辭以佐雪涕尚饗

祭左宜人文

維靈舜善自天穪德含貞婦德式備毋儀聿成相夫闇然幽光烈烈蘋藻春雲蘭膏夜雪克生令子爲國珪璋爲家棟幹振美揚芳解珥延賢尢能課讀維毋維師載教載鞠嗣君登第振儀天衢蜚音朝馳長鑣夕驅言旋伊何尸饔者毋豈以漸磐而甘陟岵請告南還一日三公慈孝藹如展其可風矧是英孫玉色金相芝蘭在砌堂萱增王方期錫祚彌于百齡豈謂浹旬閔凶載仍造物者天伊胡多忌毋旣山頹孫亦蘭艾

元錫晚後辱令子知投誼深至中心縶維會仙石芝之雲門松壑宅山之石伊胡追琢毋實稚愛視遇篤隆剉薦解簪允古其風今春盱遊嗣君他適毋走壺漿問勞踵及追惟此義世豈及知僅臥聞訃淪漣涕洟況也令孫縶予日望濟美昭德亭亭日上哀病延綿走哭未能引日惕月中心如焚薄奠薦虔神與俱往英孫有靈從與俱饗嗚呼痛哉

祭黃實菴公文

惟公經術夙深風裁日宣茂實沃若聲華燁然筮仕桂陽震刮摩撫人稱神君邦斯父母時里中生分符柳城門其嘆而邦家之楨胡是苛文濕新是東二卯干城入咸咨感公返初服若將終身奉檄載起時哉屈伸佐牧潮陽守政如燬公調劑之令如流水重刑獲輕苛政載蘇呼吸陽春賴尾謠呼潮賢謂余民懷猶橐公遷有行攀號載路前後郡丞則莫如公瞻其春日穆猶清風旣遷秋官登庸伊始君忽翩其乘雲僊止

元錫見公在于甫冠前後討偕及爾如貫君登甲第予偃丘樊乘雲行泥邈其莫攀適歲之秋緘辭相命我有弱子期君訓定予謝不敏何渥注駒令駑駘先無已悖乎弓旌枉招公曰可矣我北道主君行遄止余謝不敏斜景崦嵫孰是病羽而思翻飛歲月幾何遽聞公訃天衢甫亨桑榆倏暮病羈一榻走吊未能溥奠一觴絮酒尊羹嗚呼尚饗

祭張斗陽公文

古稱相知貴相知心知心實難匪今斯今元錫
於翁交自束髮迄今白首彌摯靡鈌豈無契濶
亦有升沉及爾如貫薰蘭斷金維翁文章溥周
奄漢江河浩駛星斗璀煥脩條玄思超罔象先
攝符操契冥天淪淵維翁歌詩調高格上黃初
開元映帶滉漾片言單詞詠笑寤歎亦復琳球
迸瀉珊珊少齡學道恥肴游夏思抉玄珠上探
玄化晚而有覺卽卑卽高注精于約茂根沃膏
惟余宵人孤陋卷曲局天一方如錮如梏視翁

恢恢鞭風駕霆末由自化高下載形乃翁由衷
金石一諾曰惟夫夫帝則自度雄篇嵬文引聖
援天舉以相命其敢望焉時與同濟旦旦敎琢
窮詰道微指披學覺衆方愕眙深省惟君徐爲
喟然夫夫實云曩謂天曹黽勉就仕親知交贊
時乎可矣翁實開我貞堅自完毋藥素業而縻
微官知我成我一至於此卽古石交噫與克爾
翁今逝矣誰實知翁㕘㕘大鵬矯矯應龍今秋
何悲我㾕翁逝我旅翁歸邈其與世闊靈檣旋

病羈撫棺緘辭薦哀雪涕泚瀾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可山公文

曩當丁年賓薦幸同寘予于懷如弟有昆君甫
壯齡鬱爲邦彥篇章浩駛采藻彬絢計偕北上
出入舟輿並袵連鑣靡行不俱淮甸失舟風濤
黷澹招招舟子君咷我慘久困公車歲華屢遷
君遂投牒赴于衡銓出宰泰寧我鄰我壤投轄
衡門失意惘惘執手薄言分百里符桑梓黔黎
我食我哺君行慨然身凌九折撫靡愛字以無

操切余忽在疚君如茹茶致奠先慈大篇鬱紆
政聞旣孚風聲燁燁方期鴻遷言脂爾轄命實
不逢繒弋是加朝玄暮黃有如此耶翁遂浩然
喟謂有命何能覥顏寸資是競乃反初服玄圃
優游余亦遯思戢翎一丘晤言日踈情好彌久
時有合弁愁如酬酢人亦有言同薦實多莫如
斯榜友聲相和翁以垂白旣多受祉黃髮白社
展其燕喜旣嗇厥用食報孔豐鯉庭鸞儀有鳴
雝雝獻歲方新倏聞仙蛻驚訝失聲如鯁者淚

偃臥在牀薦此一觴緘文薦哀世短意長尚饗

祭張少湖表兄

我自童髫及翁壯齡外家旁落我行伶傳問過洵溪惟翁兄弟昆曰喆季死也世誼踰冠望莊且及丁年金臺暮雪薊樹蒼烟於時司空方邈畿甸燕市行歌獨翁如串出佐名州不家于官解組蕭然苟有苟完忽於西來慰惟修入貝葉曇花晨披夕挹時時我過晏晏論心一語有契一瓢千金金鏕桃源金陵柳渚恨晚有聞將不

我與余曰此體至高至深微絕利一源而誰與能任欲尋名山與君晤對目成心證而塞其兌翁忽仙遊余猶索居病未撫棺中心焚如今遊武夷几筵一奠九曲千巖宛如翁見

祭丘惟正文

嗚呼吾與尊翁束髮如貫名節砥礪道義映煥亦既有年翁登甲第硯右交誼隆靡替自子始生余有弱息翁命妁來嘉以釆擇余謝非偶翁申命之以遂安祥端盟締茲女甫及笄子迎盱上玉立有儀有武不爽我內自慰得婿孔佳豈直三姓展國之華我女不天遽而淪落箕帚三秋英葩摧剝翁曰婦孝勤銘其幽庶無貽罹命也曷尤既撫嗣室上承宗祊亦有蘭孫茁芽挺芳晉于膠庠纂文燁奕方期扶搖濟此鴻翮何命不融而疾斯逢僅踰長殤三歲而窮嗚呼哀哉聞子疾痁扶病來視亦知危殆息猶靜恬謂病火炎宜靜水制必却峻劑深息內視期子宿外以幾安全何桲東反而命弗延別未數夕

奄遂終天嗚呼哀哉日者乍歸遣伻復往實逕休復日夕惝怳怡翁厚德必天弘獎怙子材明亦天攸賞食報紹光期於不爽天不必信命也蒼溟竟聞訃音吞聲扼吭嗚呼哀哉予衰且病唯天唯命生死逆順敢不順聽惟是老婦血屬既盡血屬媥婕今亦又盡亦何恃以為命耶豚牛在俎清酤在斝叙東告哀有淚如瀉

祭幼妹文

我甫成童嚴霜夏零汝甫孩提形影伶傳言恃

母慈抱鞠保護襟裾前後展其孔慕爾年未笄
嬪子名門慈母結縭中心如焚所恃汝賢茂明
惠淑夙夜拚除閨門靖穆事太恭人婉孌欽欽
晨昏甘脆竭力畢心惟太恭人視如幼女閱二
十春尸饔惟汝事臺恭君內職恪勤經綜井井
辨治斤斤居有艮規室無違譎夙宵筦鑰一錢
尺帛迨其有子不辜於慈允愛能誨式母式師
我友謂余勸學賓館夙宵溫存伏臘中款先妣
恒言女幸有歸庶無罪悔以免詒罹迨于週年

我遘多難實瘵爾心周旋顧盼哭母摧毀悼予
凶矜慰籍喑勞誠至由心我有放豚不歸于苙
寄切招徠涙常睞睫及其來歸諫誨侃而束身
誨子勉無後虞月正來歸帷車襜襜門庭園林
徘徊顧瞻曾幾何時一疾遽遘醫禱莫展永爾
傾背爾留之夕猶呼大哥殆其不興當如予何
上自姑嫜下逮童僕咸哀汝賢柰何不淑爾自
袁宗襚疪國華天年考終其亦何嗟先人之孤
三小子女弟一人今復降割予亦何恃予惟一身骨肉
殘彫譬彼疾木無枝而翹小牢在筵繐帷在目
逝此苦衷以佐慟哭嗚呼痛哉尚饗

行鄉社法告土神文

維年月日丙戌朔里人鄧元錫敬率鄉父老行
鄉社法于七都熊川之原謹酌泉薦藻昭告于
新城縣七都司里社之神維神紹天聰明體物
相民民時用有生維人紹神聰明胥生養胥導
廸民用有乂神用有全能職惟均哉肆古隆后
有均成之和德導天下美利以對于神休神用

丕相爰時厥民輯寧敦和以相恤無害無遺神
恫曁季代政潰俗荒若水發罔堤若莠亂叢于
畝神以丕不寧格人允知莫適維輔爰建鄉社
于下以承宣于上民用小康惟古道有攸賴哉
錫無類念席神庥以有溫飽眂我儔夷天民罔
足糲食敉繿以恒困于蒙心知弗輯弗睦弗廸
于彝則無適爲繩約以維其危情重遺神恫用
程先民成式建倉于社以時斂散設約從里老
以時胥訓告將建塾延師以達民材行以稱令

天子勸相之意蒙罔有知其神降牖厥衷哉
神尚赫其臨錫罔敢有悔心尚俾我弟若子世
守之無墮神貺若水潦旱蝗虎猩疾疫神職攸
居神尚其終惠相之嗚呼維幽明之一體爲均穆
赫有臨其敢不祇若神之明惠尚饗

潛學編卷九終

潛學編卷十目　　酉集

傳

家譜先世事傳

高祖考僉憲府君事傳

家譜內傳

盱孝友李先生暨配朱孺人事傳

雜著

文德篇贈許敬菴先生督學關中

瀘言贈張廷尉之南都

天人對荅贈斗陽張公

貧規

書由史批評後

江汝州君手澤引

丘里生問對壽嚴文學

黎川鄉約敘贊

弟訓

家祠鍾銘

何鬧臯先師像贊

潛學編卷十目終

潛學編卷十

丙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沁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灝閱

傳

家譜先世事傳

往元錫迨有識時披譜牒則旁搜于先世之事巳莫迹其原則泫然悲焉曰傷夫傷夫予茲恫莫逭矣蓋高祖考髫而孤而際於勝國之難高祖考僉憲公未嘗譜先世事矣今頗有其簡顧謬淆獨源流誌存以有碑故莫得而緄焉嗚呼予聞曰上世蓋未有姓氏云自黃炎建德然得賜姓者甚尠後或以官以國以王父之字爲姓周衰以舊國故乃可譜也迨秦漢間則人皆有姓甚淆又世多故不可問斯曷從迹之哉乃知近代譜或譜其先所自出甚乃附郡望亦太濶不根矣予讀高祖考慕先傳後源流誌未嘗不

潕碑三太息焉曰高祖考之德也夫質厚而篤
深微是予耿末將易徵質哉蓋是時高祖考致
臬政而家顯矣客有持他宗譜來附者謝弗應
作源流誌勒于碑碑在今厓山祠墓旁碑曰誌
憶本宗南陽郡高祖葬八都塚坑祖妣葬樓嶺
鳴呼世遠碑佚譜牒失傳諱名外氏兩亡而弗
知悲夫曾祖諱子益葬十都刀峯峉坑妣蕭氏
葬十五都許坊俱邑旌善鄉吾祖七公出贅禮
教鄉梘源因從居焉後代沿處中更世難渾不

知前代丘墳時瞻拜矣鳴呼痛哉鳴呼痛哉地
僻忘源誌稱高祖即今初祖考也後譜初祖考
曰淵源七公配蕭氏子益公配黃斯不謂淆謬
哉誌曰祖諱名七字顯翁妣官氏考諱肇字啓
銘母吳宜人弟鎮方季方墓在禮教鄉梘源井
坑諸山其畧也蓋近也長老或曰顯翁贅梘源
依上官氏而居或曰翁行游梘墟慕其山水之
勝留居焉而堪輿家言翁墓最綿邈有福力予
行視先塋至梘源竹山中岡墩就父老問先世

積累事業無能道之者矣獨指示先進士坊故
處云古牌坊竪木為閭門歲久益圯乃或析為
薪異時竹山墓蜿蜒平衍鬱有豐草喬林號栗
樹坪今坪易為田日耕鋤其上如魚鱗獨墓塊
焉存又引泉灌坪田絕地脈而行視人居益稠
峉猪牛交午走壟上莫之省東坑笑天獅又或
乃並祖墓而塋鳴呼悲夫是尚為能體我高祖
考慕先之志也與哉或曰初祖淵源蓋後代原
本所始而稱或曰邑他宗祖淵源淵源生子典

則謬益遠難道矣蓋吾祖在新城凡三徙初祖
考八都象岸里人也即今荷山至顯翁七公徙
梘源墟而高祖考既第貢始遷南津其在荷山
者族姓頗繁衍子益公子肖翁宗後也然未有
顯人留梘源者如綫歷五七世二百年僅三人
焉蓋七公季子之裔惟南津蒙祖德乃可譜而
下南津楓林前有新鄧本達翁裔以贅故冒周
姓然名行字派亦時時相通近乃復姓云墓在
丁未秋予以仲父命考世系于荷山集詢之有

嗣孫不識其祖諱者則流涕者久之曰嗟夫嗟夫夫文獻顧安可缺哉後奉蒇事于梘源有裔孫以其先葬竹山侵先塋擯不得輪祀則二支事宜寖闊莫紀矣

末孫元錫曰吾鄧氏在新城於宋最顯安惠公以文學光融于熙豐間至尚書左丞而弟仲甫舉遺逸不仕賜號和靖先生季弟稻甫直祕閣他登甲科者有曰倫曰禹曰艮曰佑孫之倫具縣而世系莫得詳迨元隱弗耀而元末世徵

君公最賢徵君公者啓銘公肇卿也　國初嘗屢徵不起故祝版稱徵君公徵君公念先世仁禮之遺日永惟繼承惠和敦懿居恒誦孟氏三自反之言以自克與人交一之于愛敬扁所居堂曰仁禮傳心堂今圯然族居有堂者仍顏名無慮十百家歷二百年矣嘻其遠也徵君公三子二仲早世而冢嗣爲僉憲公

高祖考僉憲府君事傳

府君諱義字直方蓋生僅七歲而徵君公損獨母吳宜人家二弟方孩孺又始徙梘源而肖翁宗後在旌善鄉者相距且數舍會中微濶不相問聞於是吳宜人父司訓伯庸公慈外孫又竊獨異之則執其手而泣曰嗟夫嗟夫而先多德人而若孤吾且柰若何即若有不自奮樹思立者吾不知若處矣又欷歔曰吾老無子獨外孫即若有不自樹者吾死且不食則相對悽楚泣數行下於是府君日自克淬於學問自梘源墟諸邑縣宵則默誦學庸朱氏傳達數過乃曙嘗

宵行路旁人逐虎虎走觸府君行弗之傷府君見以爲牛不覺也前遇人乃聞蓋專篤如此令子孫處明牕敞閭日宴坐經史中不學也豈有篤哉補邑庠弟子員試常優所與游咸時俊髦若涂公敬文輿王公益受謙劉公性秉初之倫而於涂公順維貞特親語具公所爲贈涂公序中永樂乙酉以尚書舉鄉試而吳宜人卒哀毀骨立已丑舉會試高等會　上幸北平輟　廷試得　旨詣國子監讀書於是府君從諸儁彥

同舉者遊日切劘於學會秋彌旬雨同年約分韻賦詩府君所賦詩雲蒸霧變業已有澄清天下之思矣詩具今橋門聽雨集中集王司馬廷相所太息以爲　本朝詩所自始者也又明年
上還廷試士舉蕭時中榜進士二甲第二十五人明年擢授陜西道監察御史又明年兩浙直隷災有司不時聞有　詔請直隷蘇州等府會官勘府君至振貸諸郡邑鰥寡民若貧失職者州縣官視民艱不省輒劾逮治之民若更生

還手疏時所宜行罷數十事　上嘉允疏令下獨語具劉文安墓誌中十三年以查取逮　行在刑部獄訊得白復職尋以失出下部訊編作大報恩寺工十三年訖工復職者月餘以糾劾大臣從諛內臣非法狀下　詔獄須繫已差跡遷式房屋差巡京衛倉諸踰品制若羸收虛出者悉劾治不枉濫十四年廣西慶遠府孟英山場銀鑛開　詔御史閘辦至則度地遠近斂士伍令案月赴工有逃者法宜逮府君慨然曰是所司之過也方赴工時所司刻期日代乃竟不代也彼役久食乏竟代不至而逃斯豈得深過哉矧場乃新開彼愚民何知謂非法故宜應之難也於是嚴覈所司擅科調病民若役不公調不時不信者而先所缺工獨置旗頭部領之令補工乃後就役者咸繩繩來矣居久之府君乃疏言臣奉　命閘辦慶遠府銀場歲同內臣旺內臣成掘銀砂擣洗入爐池銷進納外竊伏計歲收所得銀僅九百兩有奇多者至千兩而極

又張官開局爲　國家費此開場無益已然之劾也　國家利盡四海貢賦極萬里所乏者非銀也古聖王捐金於山抵璧於澤即豐利美入且爲之矧得不償耗於　國計無補而久泄泄勤民日從事爲乎謂宜弛場不建而築塞坑冶毋病民場得寢不設當永樂宣德中諸元老柄
國大臣者無慮皆鄉江右省人而府君任臺中最久乃竟擢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去蓋其恬也在湖廣事無考獨習太史稱府君踐更中外

誥措注可稱道乃里父老籍籍言府君爲御史時嘗奏藏郡邑金絲布若香蕈茶芽諸　上供額獨曰語漫漶不可質矣居久之丁母憂宣德十年起復條三編均徭利害忤當國意調廣西仍前官廣西古荒服地又初定　朝廷設藩閫獨稍示羈縻府君被命隱中坦然有不忍鄙夷其民之意每行部郎谿峒巖阻地叱馭行輿徭獞土夷相出入所至宣　國家威德鋻吏廉貪平抑鬱布惠澤民侵枉得理先是鈔法峻深民

犯者抵極刑而責償至罄田宅子女莫絶也爲特既原釋而尤以旌貞節表行能爲政先　勅同右布政使孫曰良提督糧儲水利安民事府君悉意經綜具爲畫一規民受其賜會泗利二州上林安隆二長官司搆嫌隙阻兵　詔會官撫諭不聽而所司以夷酋相攻適爲中國利冥不理府君念以爲兵久滋變變滋大則勝旨示禍福開譬之而立堡定戍分信地守禦爲防轄酋懼而聽命事具郡誌臣桀傳中初府君讀歌

陽公閱東平獄冥枉直多近因仰天誓心語大感之心恒用爲師比持憲益栗栗明慎當兩造朋結時郎審訊聲色未嘗少加於平時或間之曰公持憲體當使民畏威毋徒爲沾沾恩府君曰予待罪憲臺患不威患作威已過耳方用刑時語未脫口執訊者立持之去此豈可悔哉故公所用刑咸重愼不冤云府君舉永樂辛卯進士筮仕爲御史已僉藩憲至正統癸亥考廣西九載績距登仕版時既三十有餘歲矣時方

重久任中外覲府君且大用而竟引年致仕去人共惋惜而不知府君出處之介固確乎不與易也今甲科三十年不孤卿不際詎能安即安忍又渠能信一旦之決哉元錫童子時聞先隱君言府君考績抵都下時詣劉忠愍球一造官所留飲達夜蓋鄉人夙交厚者厥明更過則其人就逮夜更往則家徒四壁存庭中閴然獨一燈曖曖其中遂慨嘆請老歸或曰蓋劉忠愍云然是時閹王振用事諸顯官得罪禍者不數

嬰固不可迹矣府君既自免家居乃行營屋山仰天峰旁平敞地以居喟然曰此其地風氣環會法所謂三陽畢見四輔齊恭者也此可家乃出槖中生平所遺俸爲四子各置宅宅在屋山灣若南津街即今聚族處也已又營所居後爲壽藏具忠孝大訓作示貽銘然所營者居即今墓祠也祠故存杜椽僅拱把乃規撫殊細狹難觀矣今甲科列方面所居第寧有是哉府君傷母夫人苦節玉之成而蚤世每念至輒嗚嗚泣

曰吾非母無以有今日於是以永感名堂軒而是時吳司訓公老黃髮以無子則迎以來謹事忠養之卒爲營葬縣郭西通濟橋南嗚嗚泣曰嗟夫吾非吾外祖無以有今日爲買田立碑令子孫世世祀弗忘今吾宗世祀吳公若吳母嚴孺人本府君令也語具墓先誌中於是歲時爲燕會以合族輯宗譜以教睦家居一不以等威自異半武不企公府服用質素澹如未遇時與田夫野父日酬酢相樂也里中子至斬以爲鄧

道士云天順甲申蓋府君年八十有八矣　純皇帝即位霈恩進一階爲奉政大夫是歲卒府君子五人長友誠次府亨次府康元配劉夫人出也後娶譚夫人無子吳夫人生恒泰側室金華章生恒清臨川草御史衮曰衮結髮時從伯兄游學新城則往往聞邑長老稱僉憲公之爲人謂公應機適伏諸表樹固遠而廉白之操又獨得乎堅信強立之妙蓋自筮仕以至於蓋棺宫室不增美疇畮不增廣奴指不增多服用不

增飾而高情逸調常若山雲海月暢乎無所著鷗遊蝶化晏然未有涯人之視之直以爲游方之外之野人而不知其爲達官貴人也章公至介挺故言徵實不誣如此曾孫元錫曰錫以劉文安墓誌次僉憲府君之世而歷官日月具質之習太史章憲使之文然甚潤不詳矣已得永感卷已又得舊郡誌猶闕然辛酉冬始得手疏藁於族父檀所乃奉誦悲泣爲略次其文而墓誌郡史言乃稍稍有徵悲夫借崇本斷簡缺甚

而湖廣事咸逸不復具蓋夫子悲杞宋悲之者
傷之也
曾王父毖菴府君僉憲府君第三子也諱時康
字伯莊少肫篤有至性方劉宜人卒時府君僅
四歲業已能擗地踊哭不自休稍長篤於學迨
冠日研精于六經諸史百氏之文與人居竟日
淵默至商經質史則亹亹如注不倦也臨海陳
公員韜爲邑令敦尚古教化時時招邑俊士前
講說經義政體目潤盆府君與焉語具何冢宰

先賢祠記中當是時府君以諸生與邑人士涂
恢黃應善劉本中等俱而陳公尤獨見引重陳
公一日條尚書疑義數十通下諸生質之衆相
視莫解也府君條對甚辨陳公喜執府君手太
息曰君家學淵源如海矣乃細大畢淹府君文
故高又行獨謹淳陳公一日坐諸生宴語府君
入後公遥見府君來則太息目逆之謂諸生曰
醇儒醇儒於是府君以醇儒名聞郡邑中籍籍
矣諸從學日衆顧數奇弗售會戚黨中有媒孽

嚇可得舉者獨歡幸欲搆府君府君聞顧色動
不語者移日其人中發愧不得閒而退天順壬
午　詔生員年四十以上學行優者考選上辟
雍於是府君始得貢念僉憲公年既老堅謝欲
不行僉憲公彊之行乃行學太學同舍生夜作
匿名書粘側壁詆有所訐侵府君弗覺也晨起
如廁就眎之爲緝事卒所縛逮廠獄訊府君既
見書心知爲同舍生所爲顧不引同舍生或勸
令引同舍生事得解府君曰命也即引之吾終

無獨脫理等得禍徒禍人重累我耳縱吾得脫
而禍人吾不忍爲也竟不連同舍生於是自誣
伏謫遼陽鐵嶺衛軍邑人張學博本肴故嘗從
府君遊適南歸府君召與痛飲慨慷泣數行下
仰天太息曰嗟夫吾終生執謹恪冀弗辱今竟
辱抵此則命也獨念家大人老矣不欲聞壯子
譴遠戍令聞之當何庸爲心公還必閟之又泣
不自勝張君亦起掩袂泣助府君悲哀乃罷酒
賦詩贈張行詩曰桂樹飄香玉露深故人相別

淒頻㪺到家若問京華事兩字平安是好音賦
就擲筆曰公還以為信詩手札存張氏仲父義
士公及親見云嗚呼語曰窮覯養迫覲量困覲
守是可觀府君矣府君既謫戍抵遼會　純皇
帝登極赦天下殊死以下得釋歸道京師聞僉
憲公訃慟殊絶已稍甦太息曰吾罪也夫罪也
夫吾奉　恩詔時喜極泣誠竊獨自幸家大人
老矣吾謫戍萬里外乃幸還得歸伏膝下數往
事泣謝無狀辱親一快也今抵此吾何庸為生

又踊地哭不能興既歸毀甚迄終喪如初喪既
免喪東書入熊村山疏五經受徒又十年乃卒
府君於世累甚薄獨銳意道術貌恂言訥而操
行必軌古人晚自號迂菴者迂於闇也久自傷
不迂猶前志也悲夫悲夫南城王僉憲華銘其
墓曰學會其大性率其真儒之君子粹然稱醇
臨川王憲使約贊其像曰養德則實受善則虛
惟循循乎天理復耽耽乎道腴處喪亦得韜智
以愚鏡先生於人情執持若固進先生於天理
豁達不拘像其外儼然今之儒者象其中渾然
古之君子與蓋其時學士推重者如此曾孫元
錫曰先隱君閒居若對子弟語忽愀然歎則亦
嘗不感曾王父時事也曰誌墓府諱謫戍事故
不著今我不説後生何聞哉於是輒具誦其事
故耳熟焉謫戍時行與湖廣人周用俱會遼總
兵欲延師教讀重儒生見二人狀貌類儒生召
訊之儒也試令賦所繪枯木竹石圖府君操筆
立就而周據案大書總兵乃大喜為沐浴受餐

致館焉故府君雖謫戍不苦戍則天也比赦歸
周往來我先隱君從學書法世交好不衰亦足
明府君之與人有恩矣而長老言府君病以熊
村張氏蓋晚窘甚館張氏所授經得疾輿歸乃
遽卒故平生論著咸逸不復存而兄洛猶及見
書經疏丁丑災乃燬云

世父高要公諱桂字宜芳義官公第二子也號
南溪仕為高要丞有治行數歲即授高要令稱
高要公方義官府君捐館時高要公業為邑諸

生而二弟甫髫齔季乃在襁褓高要公及先隱君父字之已諸弟各立本母兄長教力也而伯兄頗難事事之隆謹有加高要公之爲諸生也豪弗學以例貢入太學交天下士始歆然退而於學學獨通大義乃性益裕厚惩惡不入其心高要廣肇慶會邑也爲嶺南午衝諸司輻輳經歷兵道轄焉業易動脣吻而猺獞民負山海積戾於治公始至即署篆囓然清敕屏家累不以從衙齋蕭然如寄居食不肉獨董酒而已性故

平易比得政於民益親時三符曾公直起家宗肇慶最伉高無假貸即察寀不法者輒逐去顧大倚信公見當道輒揚眉言鄧丞清謹甚乃其不會舞撮弄謂如幻師善也署考牘曰妻子不入官舍今之古人剸擊迎刃而解古之循吏又曰存心正大而揚愷悌之風處事公平而有精敏之政皆最辭當是時吏治頗尚質故辭彷彿其人無令諛誣焉會四會高要有大獄盤踞幽深不可詰督府盛公期應下守巡會訊守巡顧

委公公盡根株引繩痛批之訟者汗蟣公盛公怒逮公訊至臨之甚威公對無撓辭盛怒愈急已窮迹無所得顧大歎奬公時方有田寧之役軍乏興方推部督者乃問曰若能部運乎對曰敢不行事急矣限某日至南寧能至乎公忖度御應曰敢不至諸督部官咸貽愕公出設法程督日夜勤綜適濟軍而反三符公爲守最而嫉惡頗峻深嘗有獄素所嫉者一人在要中乃株逮所連及者十九人讁編戍適高要公以丞入

覲還民走南雄抱馬首自訴而御史蕭公下其事蕭邑前最令兩湖公也爲令時嘗言小鄧平易故下公而公遂平反上會公聞乃大怒張鬚怒罵曰吾樹丞甚力乃丞即欲翻我案見短耶此故出必賄吾必批之公凝立不動公徐疏獄所爲當平反狀曾公乃大悟曰聽汝聽汝僅逭首惡者一人餘得免適西寇突入郡營小湘盲臥病高要公署治[illegible]難乃厲士民爲防守而指揮聶緍者憚迹賊以[illegible]江爲解公入言于

三符公曰西賊今附山阻爲營而指揮顧我兵入江非獨馬牛風不及也就令仰攻亦勢且不支夫古人背水而陳若渡江破舟皆所以一士卒令無反顧心今撥舟入江又自戰其地當孰爲用命者請伏兵阻險而分兵四爲營且欲之東驚則西起南走則北應如環循動獨勿與交鋒賊遠來疲憊又日夜不得息必山走賊走伏發而我兵從後掎之必大創矣三符入公曰善立命白巡道而淄通判言賊已營白土村兩峴省

洞獨邊江一小路可擊也徼江便公爭之曰省洞邊江路甚高此仰攻何以戰小湘路近而低尚憚不肯擊而謀乃省洞將得擊耶於是守巡用其計卒破賊而郡安上事具奠事帖中然殘簡弗完公居常若呆易至守官事上不回適當事不避難又應機如響若此信人未易知也於是巡撫交剡言高要適兵燹餘令鈌令而縣丞桂行能於地方甚宜稱請假令乃得權知縣事公以例貢得丞以丞任四載餘得令又適擽故

治蓋　肅廟中興初擢拔類如此公涖高要頗久民德之特深後三十年季父過肇慶詢之邑父老猶徘徊歎息頌公時事也然潤不可得詳矣予命從子景鍾搜救篋得家問及入　覲行程記一通則爲令時筆也家問寄歲俸約不能百金而具言當謹收愼出富不可彊求也父守官不敢毫髮苟俸自足養廉汝兄弟宜自力勉學謹毋役役于此其行程記言入　覲例用公帑今獨支贖金不科民　覲例乘官民船例卒

護出境今自募屯諸畏簡書愼職守眞意益溢楮短札雜眞行成文字亦遒勁可寶云方　覲時士民攀送遠者數百里府丞章公遣護使加賻贈手書云官貧物薄意厚情眞蓋異數也抵南雄周別駕禮奨顧勞問有加禮蓋賢聲洸洸嶺表矣李典史崇者南城人以同鄉同官親昵甚無間至內人相往來而是歲考察李失官乃大嘶恨公乃具呈庫所用帑金爲公負本所用帑金乃府票及滌銀有文案可覆者也會遺蕭孺

人卒公自　覲奔喪還無爲代對者而官竟坐
罷詩曰莫予拚蜂自求辛螫言防不可不愼也
公既還里屏迹如寒士諷誦如書生服御飲食
恒布素倡族人嚴奉先追遠之禮而通之以意
予見時家祠日父兄子弟鴈行立拜跪雍肅禮
成出戶步武相銜無譁也族吉凶嫁娶有賓會
少長翼如至無敢後有大事大議先隱君必倡
端山立金斷公徐以一語贊之愌然如陽春之
煦也故是時宗族最親乃今如異代事邈不可

復矣公天性豈悌追老益和與人居務獲其
所短而薦掖其所長有族子書卦誤爻爲七衆
譁然笑族子忸怩無措公徐曰某姪多男子福
人未易及也仲子洛嗜博涉而病公時時諸之
令游息自寬當是時元錫並諸童髫昆弟及公
二孫學相出入公譬畫書意指解字義言教之
和謹行教之安詳食教之無揀擇去取而命耳
提日諄復不厭令人日游泳其旁而不覺其益
也一二具季弟壙記中配黃孺人嚴生二子長

州判官河次庠彥洽妾饒氏生季子湶諸子元
錫曰錫生十一年而有先伯考之喪今邈矣先
伯考之氣貌言笑猶藹然耳目也眞至洽於人
心而長老言公歸由從從父兄醵勞公特席族
父行別席公固讓不聽也故公歸里而宗族日
親族無狴犴之訟蓋其風哉又言公於人無屑
宿之怨故遠怨噫可謂德人矣
孤元錫大家譜至先隱君府君之世則中夜起
自悼已食弗甘行寘所如往居數日中惘惘不

自釋也曰嗟夫小子見之矣詩曰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元錫之
失先府君甚少也亦既聞先生長者言奮思學
矣今四十見惡顚顚抱未聞之恥猶昔也伏自
惟念先府君三十而後聞過四十而有卓立五
十而宴坐一室過門者咸肅肅以趣也足不出
齋闥而視聽徹今古也未六十不恒化而神氣
充然完定也今元錫自省缺然視其家貿貿夢
夢然蓋出門而喧呶日親是尚能爲無忝克紹

也錫故慼且夫先君子固布韋而俗化也往在丁未冬錫悵悵先人幽宮之石未有表欲狀遺行而謀之友友人陳本潔源曰嗟而未讀瀧岡阡之表乎其遲也蓋待也吾與子勉共學焉抑後重其人乃重其親元錫悚然廢書而拜今內自慚於吾友猶昔也而往事將日遠日忘是尚爲將誰待耶詩曰期逝不至而多爲恤乃抆涕具譜其事曰先隱君府君祖義官公第三子也諱植字宜春往先隱君恒自訟少失學不自重

云而季父吏目公爲予言義官公病時先隱君業甫月不櫛沐不解衣帶爲養蓋天性如此年二十八始痛自省悔曰嗟夫予乃太過夫彈碁鳴箏謳吟嗚嗚若錐刀負販者此狂夫之罔行而細人之鄙事也吾先多達人而士君子有題行獨柰何虛自棄乎於是謝絕諸所來往從而閉戶自敎立然諾之信嚴趨舍辭受之介蓋金三日劬而志誼不可亂也日夕手篇籍自課讀爾雅說文通訓故讀論語通大義讀通鑑知古

今存亡治亂之統因用決事蓋循循翼翼寢食可廢而坐抜行吟者不輟也敦孝友睦姻之行擇地布武方介諤諤玉節金斷蓋九鼎非重而一措足不敢輕也於是構一樓面南山曰南山樓遠眺靜觀高居深視於世益疎濶而賢士大夫從居游日親矣詩篇文史流溢篋笥已業成行尊家族孚其孝友游然其信里閈式其行刑仁講讓而望廬質平者出一語立斷即危機大故終已無後言蓋至于己亥庚子而後族鄰之

爭骨肉之訟不于於有司嗚呼此非有篤行介脩信然于其心渠有能耶俗姪伋言伋失父時兄佳以走馬得過於從父從父豪有力從數僕入門戟指罵欲捶之佳伏匿府君則曳芒鞋揮裂扇而來厲聲曰咄汝其古敵國兵爭鬬喪則寢兵夫父也而從祖兄也而胡爲其乘人之喪蹦藉人也且骨肉之間孰貴賤焉吾在此若諸僕孰敢動汝欲動聽矣從父頳頩退居數日則召佳前命之曰而父故未有葬地適有之吾偕

若行管佳喜從巳過從父居引而入曰佳得過著吾與之俱來謝君矣於是從父唯唯謝而解著嘗機能巳難如此而從兄瀚爲子言府君以振貧活族爲義雖適嚴勁然於子姓最恩往瀚以吏事得奇禍府君惻然主公帑金分之乃辭從兄弟人人言府君立閭門見子弟前過必較問所如往對合意則喜與胒胒好語語孝友恭儉勤恕諸安身處世之道不怠少不稱色變大不稱侃侃而質責不諱也晚更惇和會伯考高

要公歸里相與增祭田釐祭儀定家規約族人合於仁禮而族日和親當是時二父竟日夕聚坐雍于唯諾沐浴祖德纘緯先業禮義之風勃如興也族閭廬數百千指而伸縮運掉如一身今邈不可再嗚呼家與替豈不以人哉巳亥冬伯考卒先府君致哀委頓服衰經竟日夜終喪無宴會而董喪一東於禮無俗文比葬先府君之疾革矣眛爽呼孤口授之辭辭甚質而哀江汝州操讀之爲揮涕不自禁前卒時十餘日也嗚呼痛哉始先府君少以嚴勁不阿先外祖好[illegible]外祖父張翁者富人也氣最豪以故跡頗陝後翁有大訟業窘甚見伯父通府君而泣通府君曰公何泣也曰窮窘甚乃旁無近親通府君笑曰公幸自有親翁曰何通府公曰公自有婿翁曰吾婿方其肯爲某行耶曰吾弟幸有義公有急義無不行於是先府君果大爲翁盡力而翁乃大恩府君比外祖翁卒家多故而二舅弗立適先府君以部稅縣南京踰八月始還則家徒

四壁府君拊髀嘆然莫可柰何獨時時佽之撫六舅女爲婚嫁如女而四舅有女聘爲季子妻後二舅棄其靠天埰墓田立贖還而不肖孤奉遺志召內弟與共學而立今太僕少卿楨也方府君既贖靠天埰墓田歸張氏立石塡墓上居無何舅氏且復鬻乃易佃嘗先府君意先府君手書豈言俾到知舅欲自耕靠天埰墓田用苦遠[illegible]耕[illegible]且舊佃歲租糧輸無[illegible]也一家生靈聚[illegible]其中逐之難逐恐生別[illegible]舅家無人歲傭

工傭錢穀若干日食穀若干於舅家何獨利乎念獨宜收租毋耕毋聽人訌存得此墓田岳父岳母靈在天久饗祀不失爲人子者豈不念哉後舅沒孤得手札於內弟櫝所則奉書泣曰嗟夫成周六行之懿盡在是矣於奉先孝於婣戚隆於任恤恩蓋田後竟毀而又知先府君之知甚豫也書今存手澤中鄉長者李松筠公綸冬官寒齋公子也老幼禮屬鄉父老月爲會歌詩讀法略倣古鄉社飲之儀意與禮俗而里富人

新入會先府君曰不可夫會以成禮禮以人夫夫也未聞其禮也會佚則濫禮廢則流非公本所爲敦禮俗意也於是止不與已而李公卒先府君哭之慟集舉奠公子弟請易期先府君曰不可奠以攄哀哀以篤故禮也期而往是且有治具謂哀哀何且是非李公意也於是不易期而先府君性明果有遠識家僮中人之產而遇佃僕甚恩邑富室有郤佃金而歲增其租者先府君聞之曰是愚之也夫佃金一時之困耳

乃增租歲爲困無窮又凶歲甚病今富人索佃租業十六七矣而益之於農不泰迫乎夫農天之生德人所賴以生也而感之是必且無後已而富者敗仲父與富人婣有婚會先府君與焉歸而卬屋嘆曰嗟夫是其家必敗或問何也府君曰夫貲產一時儻來之運耳尊卑者禮之體家之所賴以固也今其家逆能無敗乎傷夫二女子逢之矣今果然蓋遠識類如此始先府君餘四十未舉子置二側室而悴薄肅然外庭一

不聞聲孤兄弟之生也晚甚愛矣然未嘗不教以義方延師在州黃先生令受學日晨起府君親詣齋肅揖訖日中間一至暮又至考業以爲常而先生事府君甚恭蓋交相成焉當是時先生與朱可夫健友厚善矣朱時至館中兀兀坐竟日府君未知也恐妨學恚之乃潛聽其所與言則相與切磋於持志檢身之學則大喜時治具與爲歡故孤得師友力知嚮方最早本府君信師友力也今交兄月夜程督子弟爲空文論

正學以爲諱嗟彼豈知務哉府君故豐碩少疾
病或飲之萬病無憂酒而疣生醫治疣用伐藥
而瘍作瘍潰不可收而病病二年而敗不復痊
嗚呼痛哉方醫治疣藥酷烈見者股栗府君談
笑不色變或問之曰方痛楚時獨自念古忠臣
烈士蒙大難庸得避乎卽安矣已瘍敗群從子
弟恚醫無狀衆詬之府君止之曰夫庸獨無割
股心乎吾何尤且命固非所得避也已瘍久益
羸度不興則籍先世丘墓田宅守器授二孤而

首述祖德以訓召莊佃平租甬甬斛俾可守而
棺殮具咸楚楚治矣於是絕言笑日夙興冠履
默坐如平時作詩曰盡日寡言笑寸心天樣寬
此道力行到何物能相干蓋其定也迨癸卯七
月二日則就正寢齋宿爲存攝益專六日晡命
沐浴徹褻衣加新衣召群從兄弟與爲訣七日
子分則省家人立几寢正中坐端拱而逝嗚呼
痛哉痛哉方啟坐時几少偏猶却立搖首必正
席乃已於是時邑賢士大夫哭於庭族子弟哭

於寢交游具知識者巷哭途歎不可勝數也今
三十年矣族人感時懷事各往往追德義爲慕
頌不衰痛惟先君孝友刑家廉清範俗隆婣篤
故抱仁飭禮以戴厥世孤愚鮮識伏自揆度不
後於前聞矣乃終隱弗耀未耆早世積深養厚
食報邈然是用日夕自程督於學冀竊寸進庶
幾顯揚惟是才力駑下遲暮困躓卽勉奉遺矩
刻志厲行庶幾弗辱者又虧缺恆內疚於心雖
異時先德遺風淪濡家族在人覩聞者亦罔或

克紹徒與一二遺人私慨永歎山頹瀾倒而終
莫之能振反也嗚呼此其罪尚忍言哉姑譜遺
行眞坐右庶有省悔求無忝焉孤元錫讀王中
憲公所爲先墓誌誌先人正終時事特詳則流
涕廢書念以爲蓼莪之篇也譜何忍贅焉獨具
論其遺事方徵銘時從兄洛狀先行過揚詡季
父兄姍笑削之又已樸故翁咸擯不用獨志所
目擊而銘嗟夫生死之故大而且莫視之亦足
槩府君之平生矣孤譜先遺行具質言欲彷彿

其傢息庶異時大人先生表潛隱者萬有一采焉

老陰陽公者廷　公子元錫從祖伯父也諱棟字宜隆亦爲邑訓術後仲父代任故稱老陰陽公老陰陽公濩落無蓋藏其爲訓術也諸巫師歲時具雞麻米麥爲餽雖薄必受無刻朘今不然乃咸思老陰陽公中弟壽官公機字宜愼少豪使力已慕通府公之爲人也見下輒慊慊禮下之老猶精力年八十猶歲行視滷嶺山樹油

杉爲治生季弟爲宜濟公橋心坦夷能愛與人無怨惡然見義奮發能直前族有急鋭身爲任難終已無怨悔涂溽州者曾王母諸子也曾王母葬仙居觀後而溽州没其家規塚旁爲葬地邑令閩范侯左右之仲父義士公挺與鬬幾斃先隱君發憤曰先人丘壠脫爲勢家所侵奪死可矣乎　國會典墳禁走訟庭聽質語傷激范侯怒持愈急而宜濟叔挺身出就獄與溽州孫煌俱揚言曰涂氏無道欲奪我墓地又毆我七弟今且死弟且死吾夕扼煌背揕其胸必死之比歲暮親友交言令請出煌令許之曰脫鄧橋背出者德矣叔曰先壠爲勢家所侵奪恨不死即死瘞獄中豈顧出我煌溽州孫多病又蚤孤而叔素伉壯有力時時於獄中躁藉煌令蒲伏胯下於是煌母日夜泣願出煌不願得葬地事乃寢然元錫及見叔叔煦煦然和厚能愛人有長者風及問知其前事乃堅忍強有力如此豈所謂仁者必勇哉

曾叔祖三舍公諱恒泰已諱時銓字叔衡憲僉府君第四子也長兄没諸兄弟存者行第三人咸呼三舍公聞之長老三舍公蓋好修人也又畏事愼法僉憲公家多書以曾王父嗜讀悉畀之而諸名琴若奇畫悉與三舍公三舍公考室時豎柱矣丐子前呼龍樓鳳閣語爲禱意獨欲得食三舍公顧大駭怒匠者曰唉吾日語若無雕梁今丐者言若是是自我踰制也必截之急呼截截者冊蓋愼事如此長老相沿言公世幾

中絶乃其識亦爲多忘矜矣三舍公矜莊好禮朝夕恒衣冠不稅苦病痔醫請公去之三舍公初不聽醫自詭必效乃晨繭衣冠坐小齋令去之痔去痛絶醫急走亡匿家人莫知也日中侍子以公久不出怪之啓戶視則公死久矣先隱君居恒引以爲戒乃捐館亦以醫嗟夫嗟夫醫之爲利害烈也如此夫故借力之藥不可試有以也子二長珙季璋璋爲廷魁公珙夭絶而廷魁未有子於是堂從有豪力者搆繼母馮欲與

爲珙後訟大起於是家所藏琴書奇玩咸散而搆繼者挾兄弟衆私相語必殺廷魁公卽殺之獨一人抵命產終我有也於是日狙擊廷魁公廷魁公出入必多從徤役僕有力者乃敢行一日夜坐祖義官公所豪狙得則群執巨挺從暗中突入欲賊之王母蕭孺人見勢急急滅燭而廷魁走義官公牀下伏欲甘心廷魁公者望公所坐杌奮挺擊而踣踵至者則以爲已得廷魁公也自踣擊不厭而廷魁公從者恐得廷魁公

亦爭前助挺之祖義官公度諸人已大困乃從容呼侍子急張燈爭亂挺斃人於是諸人乃駭出走而家前廳事靑石甃乃大滑走各踣自相踩至外門則義官公已傳呼閉外門無出客矣於是乃羅跪列階下義官公乃大數罵責之曰卽璋弟死我家若諸人安所得逃乎且義絶產又烏得汝有也乃後官主聽繼而廷魁公始得全本廷魁公所爲得全者王母蕭孺人滅燭力也嗟夫嗟夫利誠亂之始也今骨肉中絶往往

假承祀云當繼甚乃欲殺生者以快心如此此得產則視宗祀絶續漠然不爲意所後者竟餒鬼不祀也豈不哀哉方廷魁公時獨孑孑一身今子孫日益蕃爭繼者兄弟林立顧今中多絶吁可鑒矣余聞公中子言先世質廷魁公本無號後追爲之號曰蘭軒云廷魁公四子長南園公棫子漸貢爲新化令而仲石崖公楊最良石崖公性聰敏修榦洪聲聲發自丹田坐腰背挺挺如壁立方高要公若先隱君坐閭門時義士

公若公恒與坐縱談談未嘗不以仁孝禮義諧人情物務也廷魁公早世而公撫一弟最恩鄰有盜穴壁入得之縱遣去終已不復言廷魁公末家多難公用勤嗇起方是時諸從父兄皆結客好聲名求題贈盈冊又好大居室少子灌頗慕效其事石崖公衆叱之曰咄夫文墨筆硯者幽閑遊居之所治賢達者之事也然無當於事實即有之獨華好爲觀耳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若何爲者乎及是也又曰宮室裁取容身

必孫大何爲時諸父共反脣嫻笑之然今觀公言固近實可味矣元錫失先隱君時族父中公特爲周旋諸喪葬事與有力又明亮坦夷豈不謂賢哉三子長濂爲漳平教諭次治庠生比貢卒季濯也公季弟爲族長君棠字宜華夠夠長者也於物無競起繼嗇自殖終侮壓不較幼不以慧稱晚益明理道言往往中倫最後子姓既衆盛群從林立叔以序爲族人長尊重矣幼子爲鄉盧所侮壓群從憤憤起欲挺鬬翁固謝讓

曰此是吾事吾無所事公等與其人驊相謝而解嫻族有閭志質平者慈厖婉婉一主於勸釋曰古睦嫻主恩即其人忿激甚終不以忿激故少有激也然終右理直者一無所左右長子元化厭經生業欲就例爲儒官翁聞愀然曰爲儒生自足何必被冠服爲乎且何渠無贄然兒長矣吾何肩知終不自固持如此

漳平學諭兄濂字元周母周孺人有叔鉞端人也曰行獻先生時群從駸駸嚮文學事矣而華

兄獨從先生治四子易尺寸泉虛齋蔡先生繇析理解也涉資治通鑑綱目若丘文莊大學衍義補引繩墨灼事情晚乃好眞西山文章正宗若王文成公書在勝庠張襄惠公岳以撫臺試士冠諸生以貢授泰寧訓導已陞諭漳平巡撫中丞劉公獎以爲經明行修華實並茂云兄故善心計息財財大起又知人後成敗以通財輒中比入官一無賴於官士歲時餽貧者却所器士時捐俸資之貧不能舉喪者爲下山助葬已

念周孺人春秋高力請致仕歸後五年卒子二曰維偶維寧兄疾病手券析宅産曰維偶嫡也從其贏維偶請曰予嫡庶鈞也惟其鈞兄曰吾目瞋而産鈞

僉憲府君季子諱恒清字叔徹爲靜菴公仁峰何公銘其墓以爲孝友靜重長者也富多貲六男子而瑀爲邑庠生瑀謹愿爲族人長最久至當事逡巡讓諸子賢豪者未嘗有堅決者也後諸賢豪既謝世族復有骨肉之訟賂族長君金

固讓終不受亦猶先民哉季璦字廷振爲何公子壻何公宦京師廷振克綱紀其家會中夭何公哭之文甚哀後何女竟改適又再世竟絶盆難言難言之矣而靜菴公諸孫獨北麓君横北麓君父曰純齋公諱珍早卒北麓君甫十歲瘠甚日爲諸父所侵母王孺人苦節鞠養之稍壯乃健飯有氣力學擊字學射畢精嘗縱觀觀郡守習所自射畢睨者久之太息曰嗟夫射固若是夫諸手弓者眙愕欲毆之已勉使嘗射授之弓弓應手折曰此安足射則授之三百石弓射命中諸弓手各歎息謝不如爭持酒殽與北麓君結歡於是諸侮壓者嘖嘖嘆顧稍稍憚北麓君然北麓君事王孺人孝王孺人好潔食食不潔不下北麓君每侍食盂盤自盥濯後王孺人老行龍鍾矣則時時掖之行夜分王孺人寢時燠寒覆之被乃寢北麓君性豪好賓客語侃侃識時居屋山祠墓旁而南津街諸伯仲賢豪者獨親也予兒時見諸父宴會坐未嘗不有北麓

君北麓君日飲能數十斗未醉有口追醉則肫肫無一言憐人戲之曰問不語步踽踽鄧四公醉矣晚生子曰瀛督之學甚劬課業嚴王孺人見之泣曰女壯苦艱子今幸有男今柰何忍鞭笞爲乎則泣曰吾支墜先業久矣墜而續若緝斷機然吾懼其無成也北麓君冠時請字於何先生何先生曰名不佳然父命不可易也語曰經直緯横字横曰宜經云方先隱君時考先世之故甚勤以家遭水火問族長君瑀族長君乃

固謝無有後僉憲公疏蒙元錫竟得之叔檀宜
孔家則族長君子也嗚呼人度量豈不相懸哉
脫早出簡當且尚完不殘缺抵於今豈不惜哉
曾孫元錫曰我高祖考實始遷津南四男子各
受宅歷百十年今蕃布徧也書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往曾伯祖裕齋公之世最先顯今稍替
曾叔祖平巷世幾絕今乃起靜菴公最富厚今
最旁落而曾王父懋學積德又最絀後頗昌然
已汰且絀矣予茲栗栗於往復危乎之感云

家譜內傳

嗚呼我鄧氏初祖妣而下不可考三世矣惟吳
宜人爲我姜嫄吳宜人者司訓公女也司訓公
名常字伯庸爲我嬰杵乃亦詳不可聞傷夫傷
夫劉夫人僉憲公配葢象岸人也劉爲邑世家
然內行莫詳譚宜人事頗具伯衢公墓誌中曾
王母而下乃可得而譜曾王母涂孺人孝廉中
山先生女也中山公名淪進士乳源公季子吉
士維貞公中弟也字維新文有行曾王父哭之

詩有自慚李漢難追蹤一讀遺文二泫然之句
予得之涂譜中涂孺人性端嚴嗃嗃好御木屐
每晨起屐聲橐橐然衆諸子婦咸惴惴自攝也
涂無錫君棠孺人從姪孫爲予言孺人好隆禮
每歲首率諸子諸孫婦詣中山公所羅拜列堦
下棠從大父來報拜輒治具留先大父欲他詣
必固留許他詣復反則曰必留棠爲質已坐酹
必竟日葢其時俗篤婣如此今文繁然情質彌
薄矣祖義官府君元配黃孺人里中黃永熹公

女也早卒繼蕭孺人爲蕭刺史女孫性寬簡慈
惠初歸義官公姑涂孺人嚴難事蕭孺人時殊
瑟然起孝敬不怨也比高要公生乃稍寬黃孺
人有子萬松公楷母鞠之殊愛終念母年少即
異時產子衆產分當益寡可望也乃請分葢是
時先隱君生矣於是祖祖母析第宅田三分之
萬松公歡幸持去已三叔果生則虞義官公舉
前產復分也時時負其產蕭孺人不問也獨日
夜勤女紅佐綜家乃後五男子分竟不問萬松

公產故萬松公得分資倍而義官公晚年分財
產日充比義官公既捐館充賦長當督賦縣南
京而萬松公析戶充里役矣欲與縣蕭孺人日
夜泣先府君挺身出應縣而家全蕭孺人寬又
產子多既舉子各一婢子抱去獨自勤紡績殊
不及省也然諸叔生皆伉壯少疾病蓋事有天
云季父吏目公孺人絕加子愛矣生十有一歲
高要公以諸生入太學請從行孺人即遣行曰
見苟務學我肯以私愛奪汝志乎他當幾已難

如收廷魁公事即丈夫餘不及也晚歲五男子
各蕲蕲立孫曾滿前日供具豐腆孺人飲食訖
勞籍徧婢使已獨默默坐竟日否隱几睡終身
無疾言厲色雖甚怒詈人獨曰不知死活云老
母居恒言蕭孺人謝世殊無病晚膳飲如常卒
食臥先隱君溫籍訖辭去就寢矣已忽聞內閨
有聲攬衣起視乃蕭孺人也見先隱君來迎告
曰兒來吾氣沖沖上如鼎然不收殆其死矣亟
召諸子婦來語竟當戶坐衆扶視時陰陽公若

吏目公方宴客醉甚既至迫視之問云何孺人
大聲曰云何死耳若爲樂飲如此亟還毋以輩
酒氣觸我有頃卒郡太守曾公與志其墓文而
族諸母賢者稱純齋公配王孺人通府公配張
孺人德溪公配江孺人王孺人者邑王翁灌中
女也歸純齋公而寡于北麓君橫也孺人鞠子
劬甚日抱詣塾師所必仰視有蝦蝀若否乃出
夜閉之寢室中諱曰夜多鬼神云稍長諸父豪
見孤易虐不恤顧每酗鬬無問事于否輒縱言

棰擊么麼橫也孺人日兢兢持兒子如持心然
蓋若甚矣後子伉壯乃能養亦其報哉王孺人
享年八十九厥孀居五十有五年歲時不一再
履中庭宿媼乳媼絕不與接也嘗有疾家召巫
覡入爲祝禳王孺人怒罵曰孀婦門無五尺童
何物巫敢至是堅不聽家嘗作娼樂塞戶臥竟
日恨恨曰吾不意垂老見此不良會也子跪謝
終日乃解卒先夕開篋取羅紈衣數稱與孫婦
曰此我嫁時衣也吾孀居卸不御久矣今與若

人效吾老衣鮮好如新製云張安人洵溪張君游女也有容德有行事通府公通府公時尚少嗜酒色弗學顧又多訟張安人數微諫不聽至截右小指涕泣諫又不聽張安人大患之內自念是未易以口舌動也時通府公方從鄉賢何先生遊即過動不敢今何先生知而所與游獨鄧君杞璩生順中能面折人過張安人覘知之時時以其意餽問此三人又時遣家僮私告謝提掖恩不敢忘故師友切磋愈益力而通府公

乃大感一日鄧君過索通府公所業文觀之一一指摘曰是大類詞狀語通府公面發赤而鄧君語侃侃不避讓也語竟趣去張安人聞之內自呼請鄧先生坐薄治具請留於是脫簪珥具膳修佐酒甚歡乃得去本通府公學成有今官則張安人之力也張安人早歲娠不育即行媒以幣帛為通府公置媵妾解首飾裳衣盡畀之妾處生二子愛撫如已出一日抱子洵方孩弄忽母訃驟至一踊內裂衰而斃終已不復甦子猶未脫抱云通府公大傷痛為終身不復納正室而吳郡楊循吉為撰傳曰新城鄧婦張有三善而孝為大稱鄧孝婦然以涂所聞張安人於相夫可謂篤至矣江孺人封富峪衛經歷惟德公女賢有行方元錫兒時母慈之甚恩然遺事莫詳矣元錫先室江弟婦張從姪婦羅喪葬時業誌其墓石譜方成會有母孺人之喪具事狀各有篇

盱孝友李先生暨配朱孺人事傳

孝友先生李君諱澄字一清家南城水南系出唐滕王元嬰父南松翁倖母程奉常卿南雲公女孫朱孺人系出徽國文公父長洲簿祿也先生生六歲而程孺人有疾病度不能復興則手書諺所稱繼母人間有王祥天下無手授焉曰求其簡亡之則大戚復手書納壁中曰兒稍長於壁中求書必毋忘母言無何卒而繼母單粟遇之寡恩蓋君生十有一年矣追憶母遺言於壁中求書得焉𩟐食者半矣走墓所哭慟絕後

時乃後甦則泣曰母命我也夫於是刻木為母像奉之事繼母殫竭心力而宋孺人少穎能盡讀長洲君書曉大義長洲君擇配授室焉既歸修婦道惟謹母卑攜他室女以來且及笄君及孺人逆其意脫簪珥傾筐篋資嫁之母生子曰瀾君篤愛如同胼晚析者舉以其田廬器物腴美者歸焉於是君孝行籍籍聞郡中先後郡守若督學使者具以純孝旌君內不自安感頞欽扁額藏之不敢榜閭門既得疾父疑其瘵也慮

傳染為幼子憂則召巫必剪君爪髮機械桎梏為呪禁君剪爪髮以畀猶若也卒之日丙夜起作自輓詩猶然愛親教子之念烝烝云已擲筆抱母像而瞑當是時朱孺人產子女七人矣未幾喪其五獨子宗若女萬氏婦存茹荼毒至矣腹宗於衾枕中指畫腹教之書口實匍匐卽事事教之禮教之讓稍長經子傳註諸子史悉口授微辭與義畢指擘意小拂獨對案自怨咎不食宗長跽請改乃流涕曰而乃忍忘而父耶而

父生至困今何以腹又舉內外文獻凋替狀感切之宗涕下終不敢仰視乃慰籍罷去終不忍答傌楚之也已宗為郡庠生有聲小試歸輒令誦所試文評隲其所當一日試仲淹學近於正論宗著之宋文正公母默然久之曰非也是隋大儒王仲淹抑吾無異爾爾故未讀王書舉中說授焉宗故卓犖豪於酒又憂樂人憂樂顧數奇久不售則怏怏題門帖曰平生因酒病半世為貧忙母見之署其左曰胡不節飲右曰莫如

省事閒作箴銘勗焉其箴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當機而斷居功而讓君子之終吉也輕事肆志疏慮寡猷蓄疑敗謀恃功專寵小人之賈禍也他詩銘皆箴其豪舉而勗之洪寬而內外里巷諸女婦尊奉為女師受書記女紅孺人時時言慈愛恭順孝友睦姻之節開之善也里有姑不悅於婦婦不得於夫若娣姒反脣者來就質則內不違直諒而外婉巽曲諭之多感化者仲某不宜其妻出之妻守不嫁孺人數勸諭不聽

會母喪潛遣人舁之歸來服喪弟怒猶未息則日與更三年喪何得夫遂完聚如初已連舉子而宗延則孺人力也他內行甚備而孝友君存時謙退閨儀人緩急解衣推食所居距城府一舍許行乘騎途耄倪攀下授之乘黃岡令萬君志其墓稱君純孝篤行內殫厥心外泯其迹朝夕游處者不能得其隱衷况耳目未覩記者乎言深永如此乃孺人國人士共厭服其文行作姚美宣文冊頌焉

鄧元錫曰余讀鄉耆儒曾先生漢贈南松小隱詩深至微婉而志所稱孝友君隱東篤行若所遭因可想見也（詩云南松小隱索題詩詩在幽牕北水涯昨夜霜寒洲風悉摩挲牕下撫孫枝）及讀王子侯貞湖君所爲朱孺人傳秋官郎王君所爲表具道其通經史大義時時出卓識爲閎論也美之至讀其勗子箴詩則宛其古盤盂書矣而發蹤本程孺人夫其壁中書不憫身之阽而慮其子之遭不傷子之遭而勖其尋繼母盡順也何深至如此矣日寀以文學久次貢春官甫貢走百里來請傳故具論其事

雜著

文德篇贈大公祖敬庵許先生督學關中

自昔稱聖者豈弟作人之盛則莫如周文王矣思皇多士秉文德而濟濟施于奕世猶不顯而翼翼蓋於王同心同德焉而有周有楨可謂極盛而原本所自則文德之純天實刑之彼其以明聖之心備徽懿之德亶聰明以作元后宜無所復事而王無已也緝熙殫心一穆穆以儀夫小心翼翼曰惟昭事不自大也不識不知曰順

帝則不自聖也雖不顯也若或臨之無豫怠也雖無斁也猶時保焉靡懷安也聞善而式式也即不聞亦式靡不式也聞諫而入入也即不諫亦入靡不入也即無一息而不嚴夫天也無斁之至也其序易尊乾首經以本天次坤配乾以順天坎有孚而心亨誠明之性也離中虛以麗正明誠之教也得中得常以得全而全天震以戒懼艮以安止始巽以入終說以解不得全全八善反以達天而幾微神明之德盡之易矣然且制爲卜筮俾人得通志成務雖甚明智必進受命而斷其志焉以天道而明民噫茲文王之所以爲文與儀文王而萬邦孚矣抑放勳文思重華文明夏后文命三聖成德統於文乃其授受勑天命於時幾迪安止於幾康一不敢以人心危焉則依古而來宋學主理晚乃辟支於知識以名理而離迷於本王文成公實始悟心之良知爲聖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而灼信於即心即天也人士惺然得自反其本心乃無何而晦

何也人局其虛靈知覺之心以爲心而不知其危也人安其虛靈知覺之知以爲良而不知其隘也高者溺空虛簡彝教而不即於實卑者信小明自是汙者以慧機從欲倀倀乎何之而弊靡極也則豈非本心本天之辯有未晰而然與郡公祖敬菴先生許公居精明於沖漠密敬修於知止博訪實踐潛心於斯道者二十餘年巳渙然於純粹至善之精非無善無惡之謂也而學之爲本夫知言矣而不自有其明果行矣而

不自有其斷蓋時臨時保時式時入庶幾哉有文王之心焉其蒞盱於盱人士既乎化而翼飛之矣今以軒輶之使董學政而行於岐豐郊鄗之郊是於地爲陸海爲天府文王之所畫畿而都之者也豐在豐水文王之所卜而營也鄗爲有崇文王之所肆伐而言言閑閑者也殺囯之間有二陵焉文王之所避風雨也邠爲古豳公劉之所陶復陶穴而居之文德之所始也其關南爲廣漢化行而南漢廣之游女被焉文德之

所暨也先生結轍而遊憑軾而望不將有恍然如見瞿然而顧化者哉彼都人士于于而來烝烝而奮濟濟翼翼而猶以逹也其必嚮應之矣昔周公登歌清廟凡在廟中嘗及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曰文王我師孔子學琴於師襄累十日而不進卒之頎然見其人焉曰意其文王乎師拜而嘆以爲文王之操也則精誠之至也誠凝於神文德乃刑先生行乎哉元錫囿[illegible]而有四方之志以滕隰苓之章寤寐懷之則西人之思也以道遠願望見而無從於先生之行歆焉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先生西向懷我以好音哉伏下風俟之矣

瀍言贈張廷尉之南都

始張廷尉以御史事　肅皇帝上書請追理言官得譴歸　莊皇帝卽　恩召復官已上書糾新鄭不任相遷符璽卿冏卿矣而新鄭相秉政則修前郤用　特旨察言者復免歸以　今上

召復爲今官廷尉先母仲舅之叔子也少鞠於吾母予弟畜之拉與學而立作瀍[illegible]贈焉或曰廷尉法官叔子故嘗官御史爲[illegible]法曰法言明法與抑張叔守法不阿意數論[illegible]失官屢矣屢復明守法與又廷尉天下平法不法天下民休戚繫焉重法與非然也叔子以廷尉召非職廷尉也必且起爲九列登三事且服在大僚柰何乎顓以法喻也法之言則也正而常爲法非三尺之謂也蓋聖王制法大臣守爲上揆道揆

其正而常者以爲法工信度審其正而常者以
守法法也者天命人心自然之坊當然之則不
可過者也過法則亂是故制百姓于刑之中惟
察惟法惟審克廷尉之職也官反內貨來之私
入焉而眩遵職效功率其屬輻輳並進以勤事
天子九列之法也以養交安祿比周罔上之
私入焉而緄宅克卽宅俊克卽俊竭夙宵之節
開忠廣益以戴翼其世三事之法也擅威福惑
寵利居成功之私入焉而圮故法非三尺之謂

也正而常一是而不可苟之謂也古之大臣陳
謨矢戒必以法毋苟而說輸力效忠必以法毋
苟而行其彰善也以有鄉也裦於法而贊之匪
其私喜其御淫也以有坊也佚於法而糾之匪
其私恚襄　上德而從則行不從則止毋居寵
也議國是而一則進不則退毋滑利也夫是之
謂大臣脂韋突梯伺便而動惟君相之指承焉
非法也必端而節忠得患失營營身家惟祿利
之徇非法也必共而靖忤巳則賢而不肖順巳

則不肖而賢非法也必正直是與故非法不言
非法不動非法不喜怒進退也夫是之謂大臣
非然者卽具臣雖之何以事君曰叔子之行也
余餞之皐鰷而屬之曰子必爲名臣叔子曰櫝
也何敢望名臣夫名臣非叔子得讓也叔子既
嘗批逆鱗射高隼於名臣有端矣又安所得諉
抑語有之曰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十不實半也
而半語晚節末路之難也大坊之決起於蟻孔
大礎之隙始於穿溜語愼微也矢之激也於入

石也沒羽比其末勢不能破魯縞貴持末也敝
元裕之之相也不如終拾遺之爲愈也胡邦衡
之復也不如終瓊海之爲愈也叔子通籍而來
星歷且三紀更相君者數矣方其在隆勢也福
威自巳喜怒自巳若法可得凌其附隆勢者頤
指惟命意使惟命卽鷹擊龐吠亦惟命若法可
得亂卒之泰山而氷炎歆而熄正而常者法卒
不可得凌不可得亂也是可鏡鑑之矣叔子於
名臣何讓焉昔張季爲廷尉所事者王生於會

朝中令結襪曰吾自度無益張廷尉欲以重廷
尉余老誇辱於叔子誼不後王生具爲言如此
其亦重廷尉也哉

天人對答贈斗陽張公

斗陽先生張公之再起家也郡邑士有習於元
錫者念犬馬齒且長無藉資以自老而知公之
甚私之也匃言張焉則公儼然以二大篇命之
引而進之天又推而襄之古言則大矣美矣元
錫跽而讀讀已再拜受已敬篋而藏之也觀者

咸灑然色動嘆焉問篋而藏者何元錫曰天人
異分言已大吾溢也吾慚而中惕焉故不以張
而以藏天人同體言信美吾的也吾得而忘諸
故敬篋而藏之也昔紀昌氏之射也蝨懸諸牖
而視之三年若車輪誠精之至也故發祈洞貫
公之言旣爲輪爲丸矣後此十年三二十年儻
天假之年得瞠然視焉睫不交觀無改而凝視
焉視而輪丸若蝨幾貫焉庶公命之之心哉且
之言也千百世之衡也竢諸來者今何敢知焉

故敬以藏也問天人異分者何曰夫天固各有
所分予於齒翼角足見之故剛柔輕重遲速細
大乎殊稟是也微盡人之盡不化其同體者何
曰分予而生者不一生生而予之者一也於一
氣施生見之故剛柔輕重遲速細大異稟而同
天微盡人而成章不逆也奠吾之請事先生也
甫冠耳則聖門游[illegible]事語從訊焉公直視
久之曰姑舍是旣獲幸於先生然[illegible]則見其神
於幾合才於神情合時而[illegible]時而鵬搏時而

霆烈時而風[illegible]又時而我我洋洋也天之分予
者宏矣而吾眞猶人也煦煦孑孑硜硜乎細也
椎魯而樸也悶其耽寂猖中多畏倚槁梧而多
方自敝也則異分故也問者曰子旣大先生慕
之矣拓而充之庶企而及之乎曰又不然是壽
陵餘子之說也將失故武而歸故小不掇大卑
不跂高小之爾小卑之逾卑素其分盡其道而
天以爲期也尺尺而寸寸之是天自度之說也
吾是之學焉詩不云乎何以溢我我其收之則

[illegible]可收也詩曰小心翼翼服事上帝則小可大是事天之的也曰吾子之不試也實公贊之公而決也子寤寐晳之矣公自投紱歸者八年矣今起家而官于曷謂焉曰是公之盡分也夫大之生材也實難詎不以代天工哉聖君之作書詎不以動華五臣三仁十亂於封父禽父義和任好父並著哉賢之希聖也詎不以消長進退命諸天用行舍藏自靖獻自盡詣諸巳哉吾於公曷謂焉且若未聞公所嘗試矣乎其令上

海也明威翕闢各以其時用而修三山故道胼胝而事之也至令蒼溪令應城又與相安於庚桑畏壘古始之樸其佐京兆也蠶縣役式貽千百世之利美矣其尚書司空郎也持國體歸於不靡國不瘠民通商而惠工其日與中貴人狎則以爲鷗鳥則以爲豚魚日狎而飼之掌弄諸股也是秦越人之皮也乃毀譽升沈進退淹速一舉而委之天於易乾天也乾六爻象龍大德也其象龍則以其能潛能見能躍能飛能小能大然且厲而能惕亢而能悔也又何疑於公能令能京兆能尚書曹郎然且能投紱止能再起行又能以學起家至大官也夫天於人遠矣潛見飛躍象之龍而可矣惕而悔人而人也而龍德以之則何人非天何盡人非違天哉於公曷謂焉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問者曰然則子之不試也如之何元錫憮然曰公乎達無不可者矣錫也固有不可者也以吾之不可者效公之無不可者夫是之謂寧分容舉以似公

公其必聽然笑曰天人異分仕止異遇聖人不由而一照之以天夫夫之齒長矣吾以爲殆其達也而猶然栗栗細也乃吾曩者之言溢之矣

資規

鄧元錫西遊於學將東歸復與諸學士索言焉曰願有規也以有資也朱以相冉申督之元錫矍然懼也巳言曰錫何言夫錫也窮山之鄙人也間而行遊於大方有所爲父事之者有所爲兄事之者有畏者愛者有慕而未見見而未洽

與處者固德之林而言之府也庸何言即言之奚裨矣抑聞之宅山者薪與山積霖雨至而樵蘇不給偈於盈也瀆河者日與水狎潦水至而舟檝弗戒忽所玩也夫古之聖賢非異人也固時之先覺也有探性命之奥備神明之容學之立人極者矣有揚江漢之波揭日月之光修之爲民表者矣後有慕者顧幸見而無從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也今幸有若人焉而萃於一堂諸君子師焉資焉日于于焉肝肝焉飲江

河而屏嵩岱將高深焉底錫歆之矣猶懼其或偈而玩也且僕聞之默而識不言而入有覺德行者也上矣乃其次則聞而繹繹而引之以長聞而入入而浚之以深聞而行行而拓之以廣繼體者也進而聞之退而繹之繹之而疑也質之得也證之質證之而猶疑復繹以質而證也期自得而後已又其次也乃狥言忘味滯象失眞焉下矣詩曰適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蘀言愼擇也諸君子何由焉夫見聖而弗克由者矇聞言而弗克繹者塞知善弗廸者蹩嚮善弗持者痿命之曰人之厄歷諸君子無之若僕恒凛乎懼矣且夫好學不厭耄期稱道不倦俾人作則俾學不迷是先覺之任也觀承先覺之道行而審喻之以勸德而講義交砥而互礪朋友之職也夫他山之石非玉也可爲錯而攻玉僕敬以有規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則諸君子之命也作資規

書函史批評後

元錫撰函史成大司成王公愛幸其書推百金刻萬名摹焉摹先下編以事區分臚列易考覽而　昭代謨烈鴻駿之觀粗備也摹成寄吾友南城張榧長卿長卿不目爲謭言支言冗言也也降意讀之爲之分更爲之分漏爲批評爛焉凡諸搆撰咸原本其所自出究宣其所由芟若所爲增益者無乎不備而天人古今之統欲言而不敢盡徵言而不當盡者畢揚抉而攤張之其耳目之所未及心思之所未逮者又切磋究

焉今再摹本與前本互異者則長卿之以也自
非長卿直諒多聞具有其質文安能提命之至
是乎語稱三益傳美二難予何幸而得此於長
卿也獨恨方擕撰時不得輒嘗長卿以闕所未
聞比其聞之又後時而不及改改而不及摹者
尚比比有之其揚詡過適者又今所不敢摹也
獨私識之此俾人知吾之私於長卿猶長卿之
私於吾也已爾乃批評發義精豁斜摘幽奧其
平生宏蓄奧識阻於遇而未之少試者胥此焉

發之南金現璧寧終掩抑當必有布行之者其
群從司理君嘆以為必傳之書信知言知言哉

江汝州君手澤引

汝州府君手澤者先友汝州判江龍溪君子伯
洛彙其父官武昌官汝州時家問存之者也汝
州篤行好修其大者業具予所為阡表中矣茲
家問瑣瑣語見女子凌雜米鹽樹蓄宜若瑣尾
然乃大者睦昆弟訓子孫䘏僮僕篤姻故具怛
怛井井也至氷蘗自堅終不以官一錢私其家

也可按覆之矣古之君子志不欺於隱而觀人
於所忽斯卷也所謂隱耶忽耶而如此謂鞠躬
君子不欺其志詎非耶為撫卷泫然者久之伯
洛寶存可謂知所重矣其必日循省服念如新
受命也哉

丘里生問對壽嚴文學先生

文學先生典敎邵陽部委歲至晉官王傅先生
慨然太息巳悄然悟忽灑然釋也奉檄望　闕
再稽謝既浩然歸適柴桑之晚休尚召平之遐

趣蓋欣然適而忘其老也賦陶陶之篇樂焉有
丘里子命駕結駟造盧軫詠曰先生何趣之深
也往先生之劬於學也門無宿謁之牘室乏之問
字之酒蓋晝孜而勤昏亦緯蕭而誦晝困呻吟
於魚蠹之儲旋積習於螢雪之久左騖始揚復
戢其右及夫薄宦言遊膏車秣轍忭長轡之就
羈悵健翮之屢鍛憑崇墉者倚折磬以猶抗逢
夜劒者懷荆寶而見刖即有異米彪文摯後肘
而不前隆蘊遂養溢冲襟而莫發也茲者几案

謝鉛槧之繁簿書釋朱墨之冗高眺依丘行歌
邇隴念浮生之行休欣重適之不踵蓋久勞而思
休久壓而得騁也先生之趣陶陶也無乃是謂
與先生坐而不應悄然者久之已而曰吾聞經
振壑之濤者聆松籟以猶驚履極朔之氷者睇
蘋洲而成戚其有戚也必有激也吾何激之有
焉丘里生曰昔先生之飫於學也上睨羲軒之
書下瞰姬孔之籍綜藝苑之芳腴涉百家之流
泌耳目之及覩記纍貫珠以成篇才氣之乘浩

駛賈餘勇而猶力即倚馬千言而未延揮塵百
韻而成帙迅如波颺萃其菁鬱已乃揚一羽於
層霄馳芳聲於白日載光賢書多士辟易人珍
照席之名價企連城之璧分符東魯結軫康莊
秩古祠之閟幽觀岱海之灝泓疲坻就收膏沃
之而成潤豪右干紀威惕之而肅霜尋投沅湘
之濱載纘詩書之業啓濂溪之堂發康成之篋
浩如張繳羅列士以薪櫝扣若洪鐘鼓群經而
[illegible]谿觀爨桐以猶盛辯稷下而不蹶若乃披篇

什之紛綸恢室堂之奧與叙聖統以扶羲馭箋
天之章而模蒼昊昔孔門俊英宰百里以爲蒼濮
室經師甘掌故以自老先生兼之可謂操牛刀
而既試秉長蔧而不厓者也茲者歛倦翼以定
息抱完樸而歸休以燕以佚載遨載遊追往無
慊心之迹撫今靡後事之憂念吾生之既適洞
淑景之及酬先生之趣陶陶也無亦謂是與先
生復坐而不應慨然者久之已而曰吾聞感蘩
春之妍者時過目以成慨渥膏沐之潤者零載

往而無餘夫有感也必有羨也吾何羨之有焉
丘里子不得聞而遐過中里生咨焉生諗之曰
子來前夫寒暑之運不居而歲功成者天道之
恒也休戚之感不攖而履道坦者達人之貞也
是以和辰御禍不知折膠之寒爽氣變節罔憶
流金之暑物及佚以伊樂道適時而爲主此樂
天者履運而咸愉知命者委化而無忤故肥青
門之瓜者已謝東陵之榮而躭柴桑之高者甘
[illegible]彭澤之組于猶即折腰爲陶公之激羨析珪

爲召生之歎此何異夢爲王侯僕隸而覺猶舒
眉擔穰也耶且夫歷畏途之久者履亨而彌休
職勞勤之劇者處逸而愈悠先生年始及耆樂
且不憂載陶陶以伊始會泮渙以優游抱大道
以恬愉居太和而綢繆殆將等喬松以弘年歷
彭籛而遐修也蓋彭澤之賦曰園日涉以成趣
蓋未嘗罹已披之華爲方啓之秀也曰撫孤松
而盤桓蓋未嘗感昔非之悔而嗟今是之晚也
子又何疑焉於是丘里生耿然疑者亦灑然而

解也會又先生誕期著問對于篇壽焉

黎川鄉約叙贊

元錫讀大司成王公申黎川約原本周典敷
皇祖彝訓亹亹也三復而嘆曰嗟夫 高皇帝
之烈也教釋是無基矣已從里父老聽徵于約
令覩翁和睟躬揖讓與爲禮言悃款可服繹諸
觀者輻輳退咸充然又感而三太息焉曰可風
也夫是民之所屬也姬文公見之矣禮鄉老二
鄉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重民教也制卿

大夫致其事而家民伏謁嚴事如官蓋教尊而
道嚴道嚴而信翁修古卿大夫之令播憲典胥
訓誥又躬降挹以擾馴之鄉其和乎夫和平福
之極也然未有不自屬其鄉始者人情不屬則
散散則澆屬之約則群群則戢而和平生焉家
典親遜鄉兢睦讓俗敦長厚人恥爭鬩鄉德平
情而奇衺者不得作其又盛而漸於化則日用
飲食耕鑿作息而外諸無爲也是和平之極也
約基之矣夫國有教也以有風也國有風也以

有自也 皇錫之福卿大夫降之德故曰民之
屬也邑地故陋隘俗愿朴而奉公斯以教則安
以風則行乃父兄惟在茲茲服踐哉惟在茲茲
服踐哉

弟訓

孤元錫祗請於先祠稱遺產分畀其弟世洪三
懷惟弗言既乃言曰惟孤忝鹵于學用弗克光
大于先人基亦惟鹵莽于耕用爽于先業況曰
其能有潤澤于茲深愧惕于先人之訓言嗚呼

惟先隱君棄二幼孤十年于今汝有罔記于彌
留之末訓矣乎屬纊之先夕屬予與汝于諸父
兄孤時髫差長撫之曰弟幼而瞽予以家累汝
以須其長孤滂泣對曰兄矢不敢私于家尚須
弟若弟之子于有成孤罔敢食于對言先隱君
既復撫予言汝幼志未定予茲復以家累汝汝
學業其弗克終哉孤輒請曰兄矢畢力于舉以
紹先人光予亦罔敢不敬承于先志以食于對
言用日夜殫力于學以身卒業于外顧家多難

日就荒汝稍長有能經營是用分畀汝汝其曰
兄以家累我其毋自喜有逸志于有家嗚呼先
高祖考柱史公既卜厥幽宅伐石樹碑于旁二
一曰慕先一曰傳後予與汝罔不聞傳後之訓
曰人生在世惟孝與忠慎無分析碎我先蹤予
每讀此碑未嘗不深悲其志往嘗見棱山陸氏
家制讀未終卷且嘆且思思見于有行憶自髫
年而然蓋心誠向往之汝亦罔不信于予言訓
又有之曰兄賢讓弟弟順從兄兩愚既忤憲闔

爲公嗚呼茲予不敢私于妻若子以食于前言
以佚于先高祖之顯訓嗚呼惟有家大艱難及
汝有家乃聞知予肆力於學罔有勤勞于稼穡
經度于貿易以無營荒厥家惟茲予咎予惟聞
汝有言嗚呼若歲忌癸卯予及汝二子遺若涸
鮒若槁葉微君子予冀罔克有存汝恍知時艱
哉惟幼孤奉先人宅幽宮恭鹵弗稱有恒費惟
官司追督二載過江湖米有佚費惟幼妹未及
笄歸于邑望宗王氏薄弗能厚有巨費惟十歲

間供繇役直坊甲齋金解伍有巨費婚姻死喪
飲食衣裳納賦稅供日用有恒費俗誣習靡大
弗能革有佚費且歲遇饑殍傷農老毋主室旣
劬勞于內解簪鬟出服御以佐費爾罔不知汝
兄就學于外罔敢有靡衣靡服惟布衣敝屨輟
十年弗易嫂氏有粧貲罔敢私亦罔敢以靡衣
飾服弄于幼子儀嗚呼予惟以無營荒厥家予
茲分畀汝汝亦惟恍知于有家之艱難於戲維
家有主維國有相責有歸于茲二人吾未處弟

周于家人僕婢恩弗均于飲食衣服各弗歸于家之主哉余疏余逸矧專士業其能均食飲時衣服以得于有家之歡心矧曰家耗無蓄均之惟艱家人僕婢又其能有體于家主之志茲予分畀汝汝悉志畫理量入慎出庶無遺我憂維古人庇天下以一家予維一家弗能體于厥志予茲深愧惕于是言嗚呼先隱君疾病時籍家之產中分之分予田視若嬴若干畝租嬴若干石有奇出田佐費時予田視若嬴若干畝租若

于石有奇家計迫時予維先人丘墓在熊川墓田必於熊川附郊田已遠計且得重價出附郊田貿以佐費予惟無營以佐家急用爽于先人基予茲愧哉先隱君籍田時孤泣以請弗能得曰業已定無以爲也茲出田若于畝租若于石有奇附益先人祭田亦曰予不敢有私也爾矣田租歲歸之老母爲伏臘裘葛費內弟槓惟衣服飲食婚娶且仰予二人歲於田儲穀若干石庶克成厥家後吾二人薦先祠佰品外廣儲畜

續置田熊川源以無遺丘壠憂庶終予志哉詩有之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予謙汝從其無違高祖考之彝訓嗚呼惟稼穡民生大命惟農民天下根本祁寒暑雨沾體塗足糲食惡蔬以代汝富人耕奸富之氓歲租其強半俾日夕疲勞以無厭糲食又貸錢取其息數易漁佃其貪以侵刻其骨髓肌膚譏有之曰人不仁殺耕犢食其力食其肉予心恒困蹙于茲農茲予與汝賴先人休優游安坐以有租稅視我儔夷天民阽

于阨蹙而其無惻隱心尚其無刻于農民以傷予心哉今奸富子弟日歌呼謔浪美食安坐或酗於酒或荒于色或鼓舞歡樂于賭博或縱逞於意氣或恣于逸遊擧五金五穀以淫從其耳目之欲擧無顧惜而重刻于農民誠逆天道誠悖人理是爲斷根以自戕予惟在古惟君虐民予視于今維民虐民汝其無或蹈于茲凶德哉嗚呼余惟以無營荒厥家予惟聞汝有言一曰一錢千金十年予惟信于汝言惟多營實生厲

費厚費則家殘惟多財實由刻取刻取則家傷
家殘者危家傷者亡汝其亦信于余言視我高
祖考故自梘源墟遷有津之南旁無兄弟形孤
影隻今闔門且百數十人冠蓋望于後先亦唯
以官居家居維忠維厚以克庇子孫于休曾祖
考訥庵府君數奇多難汔于顛沛諸兄弟中獨
無營立荒厥家今闔門且十百人資產冠蓋最于
吾族亦唯以積學懋德維仁維厚以克庇子孫
于休祖考學庵府君克食厥報六子數十曾玄

衣冠資產日殷盛焉亦唯以維寬維厚以克庇
子孫于休於戲汝視豪于財豪于官以遺子孫
者今日替于厥子孫古人有言曰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又曰遺子孫以安
不遺以危雝歛于農民浪浮于逸費爾唯深痛
于茲予自己酉歲儲穀數十石建社倉于熊川
今出予婦釧鬟分犒爾不欲墮亦維深困慼于
農民於戲維先人日夕勤勞營構以創堂宇汝
罔不聞維先人孝友義方以匡正于家族爾罔

不見維先伯考大尹公致政家食時日坐二父
于門閭雍雍于于弟弟兄兄呼兄嗟日弄戲於
膝旁課對問業分芋啖栗爾罔不在惟時有謀
必咨有爲必告置一田耜輒談笑道之食一果
品輒延至共之用能以和順睦于族鄰家亦用
昌嗣是閭門無答問唯諾聲既又有歡呼譟浪
聲今又有鬩聲維家益日替于先時汝惟審觀
于茲嗚呼汝毋忘先人創造之艱爾毋爽孝友
和順之德以或昵于婦人之言維義方以閑有

家汝有謀必予咨有建置必予白予審思唯告
汝惟揞克以益富代先人忠厚之遺是言險膚
不可庸惟不德罔小惟小不德罔不大歌呼譟
浪淫色溺酒惟小罔害是言險膚不可庸惟豪
俠慷慨惟戒匪惟法有迪爾輕財于意氣以從
遁欲是言險膚不可庸嗚呼汝惟戒茲罔弗克
潤澤于先人先隱君之訓辭曰爾其潤澤之光
大之尚世有栢崖公之功訥庵公之德學庵公
之賢嗚呼功烈弗替于先人之聲光是曰光大

儉勤弗佚于先人之嗣守是曰潤澤惟忠惟孝式時大訓詠歌沐浴于二人其永言于兹

家祠鍾銘

洋洋祖德有翼者基詒爾子孫庸祗庸威入孝竭力出忠勿欺勤有恒獲儉有侈思菑菑庇根柔木緜緜温温恭德朝斯夕斯慾爲智蟊利萌害機豈無神明昌其祓虧好還者天日鑒在兹用儆晨昏敢獻銘詩

先師蘭皐何先生像贊有序

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程番守何公以德行經術祠祀于學宮稱先師禮也

惟師何父矩矱繩衡經以行身吏由廉平秉心齊栗質行淵懿處涅不緇在困彌卓功宣有邦德祠于學清白遺家實光匪作吝爾來者毋文自渝式時先民篤躬謹淳

書蘭亭褉隱圖帖

永和九年者晉揚豫督殷浩規北伐屯泗口之明歲也時晉穆幼未冠會稽王當國桓元子督荆湘勢外重王欲倚殷以抗桓當是時區區一江左而中外異趨天下寒心右軍言之矣乃蘭亭修禊名流勝賞千載追慕右軍序帖古今獨擅帖失傳久而世猶慕其時山川風景曲水觴詠爲圖冠之序以爲玩悲夫儻是時群賢相與懷桑土之思爲牖戶之計將羽焦口嘵拮据卒瘏之不暇暇逸豫乎哉盖是歲師潰浩走譙奪官而桓益尾大不復掉王君子仁得圖本寶之俾有言噫余何言今天下士無慮美玄言臨晉

帖追晉人風流因考其世爲識之如此則斯卷也可寶也夫抑可鏡鑒也夫

書天申遐算卷

余讀李學諭君所序天申遐算卷爲吳翁壽斐亹其言之也已讀翁冢嗣君章所爲自序帖稱引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而吳翁不知人亦五日而寤夫其不知人也即爲之子者亦何敢知天之所定其既寤也天定矣申之遐算矣即爲之子者又何敢謂人力抵於此也故引而歸之

天乃君章之以善養也吳翁之以孝承家也乃出入重辟犯難爲德也捐金而全人父子恩也去官而家蕭然也則祈天者人也非天也抑簡子疾五日不知人而血脈治也翁不治矣於虢太子陰陽之色發而脈亂也者幾矣醫相顧却走即君章亦唯號籲天求全也已爾所善厚黃文學君甫貢歸勞劇甚君章不敢謁也而黃君聞即走視脈之慨然曰壽夫翁之遇余歸也又幸翁惟君一子而君夙昔之信余篤深也翁非

一子不任治君非信余篤深亦不任治則治人參膏用竹瀝和之曰此人參膏症也用竹瀝屬翁痰盛不知人飲數斗而寤翁始寤問安在曰在寢曰乃一至此乎又飲至數十斛而愈然則翁之所以寤醫爲之也醫殆於神也其醫任治則君章與人交之忠也信人之篤也任人之果也皆人也而抑何敢謂非天也蓋于是而知天人之際深也問者曰昔秦穆趙簡均之之帝所而樂而吳君無覬何也曰二君血脈治而雄心

存其猶有熊羆之心焉有翟心焉爭心焉故兆先發而後徵其所謂帝非帝其雄心者之自爲帝也翁色發脈亂而無覬則心平故也夫平天德之至也道之所止古聖賢君子之所爲止也故書曰天壽平格李君稱君章不屑不潔夫不屑不潔者猥也行已有耻也乃君章才界而俊如其義即直前不避讓令生春秋乎殆可尊對於四方所未竟詣者平格耳誠平格則祈天永命者愈深於壽翁詎復有量哉卷成君章與其

左問余言敬書此歸之

書慈訓賢聲冊後

余聞之前修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九容不修是無身也曩過臨汝時誦之吳君有恒尚少也語有契今忽忘之矣後數年得姜廷時所撰吳母傳敘其乳祖姑疾而康禱姑眚而明其子靴器毀負土築塋廬于墓有巢烏產芝瀠清露甘之祥異之思見其爲人後二十年有恒多大人之遊過余持近溪先生表及慈賢卷來問言且敘

余曩所言甚悉始知曩時所稱吳子者卽有恒也爲歛衽久之已乃言曰聞之孔語成親曰敬身爲大孟稱事親曰守身爲大故身者親之枝而實事親之本也誠敬而守身乎愼之九容九思充之安土樂天達之通神明光四海何終始之有君孝有始矣有徵矣人歸之君子之子矣曾子不云乎孝子之身終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卒之者終其身之謂也子之師見羅先生標修身爲本爲學的錫何言卽有言宜不能出曩者之言矣

引空上人別語

引空上人者南海人也入吉州爲三一菴住持悟一心卽三千性相三千性相卽一事理俱攝無二無別視世諦從根塵中認有心相卽心成見卽見成修成執者遠甚癸巳夏持瀘瀟劉公書來過予與之宿天堂聆演佛知見者十晝夜濱行欲有言嗟余何言聞之得如來禪尚未得祖師禪此言何謂也非以心行路絕言語道斷非復思議境地耶非以心行知見歷然終言語得顯耶抑卽一卽三無二別耶上人逢宗匠一棒喝如桶底脫其有以進我矣

乞恩疏草

江西建昌府新城縣舉人蒙　恩新授翰林院待詔臣鄧元錫謹奏爲年力衰邁扶病赴闕長途不能前進懇乞　天恩放命歸田以終殘喘事臣繫籍江西新城縣學生應嘉靖三十四年鄉試中式因母老獨子未能前應丙辰己未科

會試續後會試下第於隆慶二年轉告禮部入
國子監讀書歷滿上選還家旋以病發未能就銓屢辱儒臣臺臣奏薦於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接到吏部急字六十四號文憑一道內開題奉
欽依授臣今職限六月二十六日赴任臣聞
命驚惶隨於是日力疾就道切念臣元錫學術無陋行業迂疎少黍賢書已許身於報國旣升胄監實委意於服官此其貪慕清朝不忍自棄願竭駑下以效馳驅之初心也茲者伏蒙

天恩不隔微物向因師儒建明薦引之言　特
旨鄧元錫議相應職銜來看茲因臺臣薦舉錄
用之疏即以　禁死清班不次處之此　聖明
聽納旁招之大德久曠殊特之鴻恩過於尋常
萬萬者也稍有人心能無激奮獨緣臣嫡母生
母先年相繼傾背連處苫塊遂傷神魂以致肝
氣衝心上逆作痛每一攻發動廢寢食又年已
六十有五氣血枯殘加之多病既衰且病緣病
愈衰扶疾前途偶月炙暑遂至委頓不能自支

切念君之命官匪榮以祿固將責之效忠輸職
斯有補也臣之事君匪謂安祿亦將因職效勞
求無忝也故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臣膂力則
已愆矣神精消亡有避心矣況翰林乃清切之
地待詔爲供奉之官而臣以尪病羸瘵之人當
之應唯敬對必至失次奔走進退必且眊仆其
無乃辱　朝廷羞當世之士乎懇乞　皇上察
其始終願仕之心憫其扶病就道之志本欲自
效非其隱淪憐其蜂蟻微生賜之犬馬帷蓋俾

返田里終其田年庶幾窮途涸轍獲遂於生成
擊壤詠歌甄陶於大化而　皇上再造之恩高
厚無極也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潛學編卷十終

潛學編卷十一目　　戊集

啓

書

潛學編卷十一終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濂閱

啓

謝按院守軒陳公啓

伏蒙恩厚猥加澄察被以弘奬騰之鼎命矧於少狂可侮之作具辱兼收㩟采之慈榮與懼幷愧𨒪感集竊伏惟念周官察舉之典旣湮士非取諸質行漢代辟署之法又廢業獨覩其浮辭用世隆汙爲士貴賤葢有愼修於家躬自結束澡身祓行言期於酬知亦有纘綜成業高自冊引貢書編文庶幾乎盻睞然以無交游之薦引乏勢力之推挽晻昧纍抑弗顯弗耀輪囷連蹇弗睨弗收相遇兩踈澗以千祀如元錫者愛材卷曲邅命閔凶幼失嚴怙賴嫡母之保劬早玷公車無兄弟之侍養自多來日遂棄丁年迫負

米之無期已釆薪之有疾秪可嗤僩詎足褒尚他諸隅涼徑爾之介初非高素皓然之風屬有蕪言粗具緒業念儒學之漫漶肯欲宗經仰王章之可程義存約史亦獨蠹魚自喜之性非有鴻麗可釆之辭而乃不介而親無翼以奮以跧伏而企千仞以僻阻而涉百家尸經品題遽倍恒價（公移文行縣有訪得學人鄧元錫孝親仁祖卓然君子之儒潔己愛人誠哉道義之士况振衣千仞之岡獨步百家之奥等語幷取所著書）軫長鳴於一顧享敝帚以千金何斯取斯非望所望此葢伏蒙巡

臺閣下宣明百辟振肅具僚秉哲在躬示憲於物須寬大之　詔令則澤流與區布詳悉之科條則風生邇聽欲周爰咨諏謀詢以報一人故金賢良文學以親萬姓是致賤疵之品具蒙特達之知指天矢心靡敢負墮流飢委骨非可云報卽欲叩閽拜賜聽履門下惟是哀疢積成肝逆攻發頻數疲曳莫前所有著撰乏力傭書先遣王司成公過意忘年命辭首簡捐金鏤字爲之摹衍積歲閱時僅完其半不敢自匿于獻侍

右儻懸月日之照錫之裁成是終覆幬之恩死且不朽

復按院韓公啓

惟二儀之覆載能普以大德而不能違其栽培二曜之照臨能廓其大明而不能發其幽蔀未有回波臣於涸轍俾泥蟠者雲翔假弱羽以天逵振雄飛於雌伏者也雖疲駑之極難於目前而造就之恩垂之不報仰慚鞭策徒誓麋捐竊念元錫賦性木強受材草芥少嘗迷離其本競

業於雕蟲久乃踐修諸身甘心於刻鵠適時不偶獲日彌長念聖哲作經本章明天人古今之統惟熙朝布憲欲永貽子孫臣庶之安詎宜等聖訓於弁髦視王章爲故牘因緣鑽仰纂所編摩適不過殘編斷簡之文豈徧覩聲名文物之盛何知蕪撰得徹大觀遂蒙特達知遇之恩目爲明體適用之學貴以下賤先之以瑶函賢而容愚申之以大賚貺緇衣於韋布光溢衮華揭高榜於窮閻昭回蝌蚪如天之德踦地曷勝此

蓋伏蒙台臺閣下望隆經幄風肅臺端通天地人曰儒備智仁勇成德日月之明無照即蓽門圭竇咸藉光華江海之量爲容雖行潦潢汙悉皆姑納上代　天子周咨於遐邇嘉與師帥一意於承宣爰及芻蕘過叨激賞旣已播敭其宅里且云可薦之　明廷實希世之奇逢匪微生之足報惟是疵賤就於荒迷惰僻旣已性成疾疢與爲司命豈獨樗櫟之材憚工師而內郤抑且蒲柳之質望物候以先零方其壯也猶不如

人曾是衰憒而堪驅使惟大鈞之播物各遂其所生故豈弟之作人不違其所性長林豐草得終老於丘樊甘雨渥霖永濡沾於熙世敢因控謝紓其悃誠伏冀台慈委之末照辱命酉史徵其上編繕書艱難簡牘垢弊有所原撰序文僭録呈上儻得賜之清閑之燕亦足知其謬意所存

謝撫院馬公啓

天人邃邈上哲之所難言古今洸洋碩儒罕遍

其故自昔博洽該通之業必資鉤深致遠之賢
苟非其人疇與領此如元錫者學焉寡要行不
加修梏於形未能自反思徒切於望洋拘於識
鮮通於方見每局於埳井適不過傳守編簡之
文敢妄意天人古今之統何期撫撰上徹尊嚴
爰致側微過蒙激奬皇斯節鉞森嚴之重地騰
以袞華褒寵之簡書何德以堪捐糜非報此蓋
伏蒙鈞臺閣下淵源東魯柱石 中朝持紀綱
者尊 國體雷霆命而為章弘恩遣子惠困窮

雨露膏而成澤爰自旬宣之始迄茲保 之成
意常在於子孫黎民思已忝於昆蟲草木是致
賤疵之品亦蒙並烙之光惟善弘人以無棄物
雖溝中之斷無願於青黃而爨下之材有徵於
宮羽勉居今而稽古冀以人而達天庶幾有辭
仰答高厚

復方伯余四泉公啓

伏以天開裔土舉曠典以崇修人賴宗工仰風
規之丕振必遴材於上品庶任使之克堪敢以
賤疵肩茲鉅重忝惟太公祖閣下文章周漢道
術魯鄒心冥造化混闢之源身任民物安危之
寄恢敦大之治體皇斯四履歌忝稌而蔭甘棠
振明作之駿功式是百寮咏羔羊而吝鴻鴈尤
念環二千里爲都會廣輪之表景維弘考百十
載之憲章政俗之彌綸尚濶欲諏前載周告來
斯旁求人賢率作左右是宜地望隆峻足以厭
衆志而塞群情學貫該明亦既苞今閩而晰往
故爰集衆思之益用成不刊之書如元錫者窮

山賤畦下里薄技加以七年之病舊業荒蕪困
於百謫之罹神明凋蝕念方志之蒐羅浩瀚豈
癃廢者能涉其波流緊臧否之權衡謹嚴寧卑
微者敢與於評隲過屢荛采役以編摩實竊氷
兢增其慚悚蓋曰德曰位曰時今亡其一 有學
有才有識古難其兼倘自越庖翟而踦祝宗譬
獨操鉛刀而勇劓割且也耆碩林立俊彥星奔
素積蓄以需時懷鉛丹而期奮張天紘知無遺
綱資勁翮足翼高翔伏望矜其不能愛之以德

譬大鈞之播物雲飛川泳各獲其所安弘豈弟以作人窮固蠢愚不違其所性庶高編不玷成邦家累世未有之書徽烈永存貽來者作稽循傳之統謹具啓辭謝并繳上原賜書儀一通元錫不勝戰越懇懼之至

與路漢畦公祖啓

伏惟太公祖至仁覆物大德弘人天曹翦祓之恩動形於薦牘院道出成之庇明信于簡書比荷朝恩數加勞來嘉與同慶助其齎餈思踵跂

以望清光趨屏墻以舒悃臆此維其日冀獲所心而當伏暑蘊隆之初直衰年久疢之後乍違故里輙即炎途遽處蒸燖遂成厲瘧望皇堂如在霄漢跬步莫能自前伏枕箪如處幽囚瞻依靡由自致非敢悖慼以簡所天仰希至仁少賜矜貸向命撰牧政繹編序一篇新摹𨱇史上編計四十冊隨牘上進元錫不勝皇栗戀慕之至

答陳按院啓 二首

竊以 國家掄才之路至廣而旁搜並釆下逮於泥塗天臺勵世之枋特隆而助化流風俯及於巖穴蓋大人以明廷之大體爲體故至仁弘元后之至心爲心事以殊常感深銘勒伏念元錫學未聞道遇不識時緣丁年雅烏將毋之私負平生犬馬許身之誼遂成枯落奄有歲年叨薦剡終守其樸愚沐 聖恩猥加之新命起草萊而塵鵷鷺以樗散而玷清班實切鵜梁之譏豈云鴻漸之翼未奉部檄方信且疑乃沐鴻慈旣優且渥此蓋伏蒙太公祖閣下鍾岷峨之間

氣卓海宇之具瞻激揚百寮羽儀一代嘉時曠典霈國湛恩光賁丘園被以如天之貺昭回逵華榜之曜日之華雖下劣實愧於名儒荷大恩遽標之特起惟是景光垂暮凜已迫於崦嵫脊力旣衰詎能輸於供奉不直意長世短貽逵人之嗤抑恐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進退方谷淵氷自危需拜命上控於台階冀鈞慈曲全其末路元錫不勝戰越銜激祈懇之至

又

曰蒙大賜加之華扁光幽壑之戶庭茲督就途賚以齎資赴 明廷之辟召待以部檄之下騰之播告之榮恩意篤深臨命鄭重褒借過其涯涘旣踰挾纊之溫頒授貿絶常倫用侈如綸之寵異命與需雲皆沃稱塞何階知已與感恩並深糜捐非報悼犬馬之齒旣及知鷄鶩之造難期矧丁洪水厥異之非常回顧田廬蕩然無盈毁黽勉于役炎蒸外侵頗自厭其餘生殊不謂其多幸儻途次上控聽引年之請庶大恩垂照

成善救之慈百稽陳聞五內交激元錫不盡戰越銜激之至

答兵憲鄭鳴觀公祖啓　二首

伏念元錫學未聞道愚不適時緣丁年烏鳥將母之私負平生犬馬許身之誼遂成負陞永分沉淪誤忝薦揚驟叨新命詎云鴻漸之翼方懐梁鵜之譏茲乃伏蒙巡臺太公祖閣下會天間氣爲世具瞻敭歷滋深凛乎如石之介出處以道皭然不滓之光遽沛湛恩華其遂葦散於鷄下中媿於高賢采聽過情特標之命世豈獨幽壑戶庭之寵且貽衰門奕葉之光賚侈百朋感鏤五內惟是元錫景光迫暮膂力旣愆雖奉節敢不虔趨而策杖每難自力進退方吝淵氷自危需奉檄印叩於台階冀鈞慈曲全其末路元錫不勝戰越銜激之至

又

元錫艮此簡書黽勉于役乍違故里遽即炎途以伏暑之蘊隆侵久衰之槁質如蹈湯火處蒸

燖中遂傷神魂成厲瘧疾恭惟太公祖閣下進退貞於介石卓乎百世之師眞誠孚及豚魚允副九重之望適鄙邑有百十年洪水非常之變獨夭臺厪億萬姓赤子如傷之慈若躬疢痌備極憂閔誠元錫瘝寐所願見謂庶幾平生之遭逢乃跬步莫能自前望皐堂如隔霄漢非敢悖惑以簡所天尚冀至仁終共弘貸元錫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答王稚翁先生啓　二首

辱捐大睨遂其厚恩猥以庸虛倍增隕越伏以
發潛昭隱古賢達者必施之名流匡困資無昔
窮交者或得之在位迹茲惠好已後遭逢未有
辱在泥塗亟厘光盼以元老奬顧於後學則沈
洋燀赫明信於景星以鉅費頁發於私囊則厚
碩殷勤優渥於瀼露謂河清難俟必欲使孤窮
獨守之學表見於時謂汗簡有期庶幾乎狂瞽
一得之愚不隕於後譬之枯鱗涸轍假以九淵
病翼卑棲資之六翮者也此蓋伏蒙司成先生

閣下以懿文振當世以道德冠人倫兼收並畜
則寸長片善咸在於甄陶通貫該明則往古來
今畢歸於衡鑑是致賤疵之品遂蒙特達之知
賵以金贈以言雖古之仁人未或兼此成其終
成其始卽天之大德何以加諸獨愧迂愚日淪
枯落知無以報何能不懷敬資梓匠雕繡之勤
用代楮墨助勤之乏儻令小有聞於他日庶幾
仰不負於所天生則有涯死且不朽

又

兼金載荷重勤綸綍之溫如石朴愚實切淵冰
之懼在我翁恩施於不報在不肖義非其所安
蓋雕蟲之識爲童爲瞶未敢流播於斯今而屈
轂之瓠弗剖弗鑽輒已横當乎大受非獨内枉
其心將抑且有靦於面顏卽令謹藏諸篋笥之
中亦爲委賜於草莽之下伏冀弘慈矜其曲衷
是名知已豈但感恩

書

謝兩粵制府吳司馬公書

六月日丘叅知過里傳奉鈞慈涣焉大命加之
腆貺乍聞震懼躬無容措長跽捧讀獎掖隆重
誘激深至感極以泣念何自式靈公祖辱翦祓
至於是也元錫江右一倦遊老生耳乃太公祖
文德冠冕宇內屹爲世儒宗而文經武緯惇大
明作功蓋半天下爲天下之士慮無不延頸跂
踵願承事於下風者[illegible]青衿宜江表庶民下士

甘棠遺蔭蔽芾于斯今元錫姤土食毛沐浴膏
澤安堵田野晴則非大賜者而地分懸隔大者
不得出門下受學於淸燕次者不得受一職陳
力於奔走小者又不能貢書編文歌頌明德仰
希於盻睞業獨與耕鑿樵蘇輩相忘於大德爾
矣孤陋何似而太公祖方以公旦保奭之身專
方叔召虎之寄理大物博經綜爲劬何至眷焉
德心不遺遐賤於一經生帖括中逆知其非經
生也者於三十年之前而識之未已也廣詢博
訪於王司成洛之於丘叅知又洛之必得其所
爲非經生也者於三十年之後而信之未已也
博覽高視巳得其所爲非經生也者用尊誘單
以貴下賤損辱嘉命遂其後恩於數千里之外
草莽布韋之一介也而存之是三十年不爲久
數千里不爲遠而得一士焉之爲快也自非休
休之度上達天德有技彥聖視若巳出亦何能
下下之盡抵於此也昔人有云公之求士甚於
士之求公顧不信哉夫古之論道者身有之身

有而沈涵醲蓄熟之復之切磋焉究之而後宣
諸言其於當世之務又皆更嘗歷試於其中目
擊心惟克知灼見而後措諸用故能道無歷指
事無遺策而聲實純粹也元錫菰蒲中老生耳
借書而觀塗聽而議寘寘而居衝衝而往即有
綴撰童習白紛譬聾瞶之說鍾鼓矇瞍之譚文
物豈萬有一當哉乃公祖恩厚過裁弘獎巳泰
至以爲論道極精出玄珠於赤水論事極備聚
藻玉於泰月之山即得此於異代猶將旦莫埃

之得此於敵以下然且剖心承焉況太公祖寓內著蔡一言九鼎未論疲駑之心精有奮振卽令聞者取信碩哲謂彼其書殆其一言幾於道也則片辞之褒榮於華衮敘帚之賤饗以千金豈不謂厚幸厚幸也哉更辱臨命歆之　聖世俾無自棄終焉沈淪精意諄復中誠溢發冀土之賜能無激慕而元錫年旣運而往矣公祖蓋知壯盛之時而不知其神精已消亡也筋力懈弛奔走之非其任也有勉聞提命已矣豈及意

哉惟是奠綏要服丕績旣建衮衣政府大鈞奧樞以弘庇天下此其日也誠願少須臾拭目于王功之成焉

復郡主敬庵許公書十二首

千載聖哲猶思企踵況於公祖聖修端愨子惠隆篤生平所嚮注者乎瞻仰之秋引日爲歲顧伏處數澤之日久削迹人世造請盡絶一旦瞻仰公府失其故步恐速大戾爲門墻羞是用懸促然公祖敭歷中外人神喁喁屬望之矣衮衣信宿當不久爲西人淹晉陟報下當卽擁篲以奉汛掃少選需之耳

又

孔邇大政泰於春育庇護至恩深於顧復豚乎石貫況也有心顧眞伏田間終守瓶賤榮　覲旋走伏謁未論卽一竿牘未能展輿居狀于太父母其於人理悖戾殊極忽拜手教臨諭鄭重開之燕閒許令受學且以魏萬二丈之素敦促之樂群商兗嵐及其盛此元錫日夜所禱祀而

求也適家有扎喪頻戚之餘膏肓如裂跬步不能自勉大甄者洊加之陶成枯朽者終委於連蹇卽不報之恩彌渥而孤涸之轍愈迷矣辱賜諸編伏讀紀行輿上自省諸詠言言聖訣止止眞脩祗用心領何殊面命謹眞座端日有師保不敢淪墮庶異日出山執侍時得藉手也方命罪死

又

九月念九日辰刻奉到手教伏讀戰怖章知縣

仁慈成性有父母豈弟之心蓋敝邑數十年所未覯者初至縣時適前政耗蠹之後鋭於明作大旱徒跣禱雨疫癘齋宿請代申行鄉約修舉社倉橋梁道路亦皆留意禮賢敬老子惠困窮具有其質文後謡俗善訛好毁小有沮撓終不含怒一主於惠慈雖風裁振刷信有如教札云云者而惠人類子產信其爲衆人之母也不肖私竊有言儻令在成化弘治前得信心而行治行當爲第一不幸丁綜核之會而學未知道猶

實世名不免遷就於簿書期會依違於豪猾深搆以不得大遂其心又性本惠和不欲大忤鄉貴而終念犖獨又不能大厭其欲當道所聞儻在是乎則其爲心亦良可深憫矣至其守已無缺愛民有加闔邑元元所共嚮邇有君如此而不免於戾將世無完人伏幸公祖時賜揚厲俾稍得自信而竭大力援之固與人不求備愛才若已有之心也不肖狷固不化過疾惡有之何敢汚下以阿所好所有一語非適天實譎之伏幸裁察他以厘厘循職無過恃屬毛裏不敢不盡其愚教札附上即日巳刻百頓首

又

元錫駑下乏錐刀之用以丼自棄何至乃辱太公祖天德至心爲品題論列上之當路冀終一翦祓之也復奉教劄陳按臺禮命懼其唐突以逆隆指而陰啓其無他自弛之心此其愛養人材如父母於子雖其癃瘵一意撫鞠掖之以有行如天地於物雖在下材終雨露涵濡之亡擇

也報知以死錫猶人也何能無忞忞心乎昔人有言曰人之知巳甚於巳之自知而元錫非敢然也性至劣闇昧昧於內反頗深賦形受命隱微深痼之病粗不敢自諱以薰灼省改伏自惟念根性頗利若微有通方之識然而局幹狹隘難爲大受卒無以通於方平居論道揆事枝葉扶疎寧皆悖謬而當機應卒往往巽愞後事而失時知學公人巳通寂感爲一體而固我不化患雜而厭畏附炎而近嚚與好合者游居揎肺

所相示不厭一遇非類輒噤不能出一語又水上輕而易發其發也果敢而多窒此其非用世材審矣曩丁年時令得一當文墨議論之司庶幾黽勉可幸無罪今神精消亡矣髮種種目瞬久視自棄來筋骨縱弛甚矣卽置之鞭策銜勒之間有頓蹷踣耳又將如世用何也且薦辟不行爲日已久熙宣而後僅僅崇仁新會二大儒當之崇仁當　國家風氣淳質之會遇寬仁之主休休之相以幸於自全其能自全者非崇仁

之自爲君與相爲之也新會造詣青藍寒冰而其時風會則稍異矣倉卒一出薪侮四至比受一命答　上意而還業有不免虎口之喻雖浮雲太虛於眞者無與而困踣亦已甚矣矧於今循資守轍勉赴一官猶不免洗瘢索垢乃欲以木彊之人越度流輩處非望之穫譽之膠舟用涉木駒用駕卽令不磽磽皦皦亦何能無缺汚也自敗折未論又將如公祖知人官人之哲何哉內度其身無所可用外度於時未有以用此元錫所爲聞命而踧踖也乃其度所堪處有少矣束髮聞學未忍自棄天假之年日有勉循卽操存醞液不及新會而翼翼昭事不敢玩褻於至無至動至近至神之體庶幾日親篤志力行不及崇仁而平生緒業尚一二種山靜日長竟成其志後有博雅君子安知不有取於其書也數年後婚嫁可畢將且爲向平之擧躡屩而遊無用之用全其用又何必官使之而後爲用也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故洞自披

瀝如此伏惟公祖曲成善類以無棄人不強其所不能而成其所可及則生成安全之賜視薦辟之恩厚相萬也國史上編兩帙複逆故牘垢弊謹錄其序文一通以獻伏候裁檄

又

日陳教授傳示尊旨卽撰杖屨負笈從矣旋念辰下具覆紛紜閭門慚悖大懼目責爲門墻羞天者不棄旦夕內召形迹泯然甚幸甚幸卽不然申覆事竟公祖巡行阡陌得偕田畯伏雉栻

目熈化亦何快如之不敢徧以他辭爲解矣

又

元錫辱公祖字覆顧復三年于懐矣屬者造謁念獨欲一望清光乃公祖躬吐握延之賓之以殊禮貺之以大燕致館授飱日勤臺輿焉洽夕深語開以腹心諸所爲且誘且勸之者無乎不極俾木強之人會訥之夫肝膈肺腸靡不自竭欲捫舌而無從信矣猶大造於物煦嫗孚鬻而蠕動含靈咸翹跂自奮玄望於人樂取虛受而

耕稼陶漁靡不獲自盡於前也謬妄之迹永存而公祖弘人之德則於斯爲至矣夫公祖之於道身而有之身有而熟之復之切磋究之者也元錫何一有焉忘其空空竭其兩端且有味乎其言信然乎其心謬學所造過許的確即其私心一二自信者咸一一鏡照之元錫至駑亦何能不益堅嚮往期當於門下乎乃德意敦厚風諭深切其狹隘不目其不弘也而亟許其能毅其骫骳不甚其過慝也而稱前輩言論風旨焉

開之其於陶成可謂曲盡元錫鄙薄又安敢以鍼石不楚而泄泄不省改爲也咫尺鈞慈不敢候謝茲遣粗布其激衷之私焉易繹草附上元錫幼而治易近歲來一意於易而卒未有當於易也清閒之燕一發其疵謬不勝願望

又

七月之夕拜奉台命勤之諸彥儼然辱而臨焉發緘伏讀汗頂及踵矣易草旨淺言深識寡基大發蒙擊困於門墻有仰冀焉顧沐恩慈俯垂

葑采獎薦推挽至以爲出秦漢以來諸儒之上得此於後代猶將且莫俟之況於公祖宇內著琴一言九鼎搖搖之心未論賴以自定即令聞者且謂其書有一言之幾於道又何必俟後聖有作云也於榮幸無量矣更枉招延將命殷至敦趣勸備寵之使勸於行少有人心能無激奮顧天厭愚愚蚤孫臥疾耿馬宗緒腸日九廻而麋鹿之性終畏城府恍冀公祖一憐宥之也新命伊邇出入舟輿靡敢不從虛心委質無有日

焉孤恩背逆隆指罪死罪死

又

日公祖之大造斯土也以能黎民而子孫之哉蓋未嘗終三年淹而舉以千百世之美利利之其在于今人有恩斯家尸祝焉豈其私哉乃元錫何幸得大賢而事之則無窮之托曠世一遇矣無論燃脫死之灰樹已唾之核所為翦祓而翼飛之者無乎不極卽嚴濂一書以心以道大義如貫二言半辭具蒙記憶周旋語默動見披

照此惟隆古盛時樂取過與吁咈唯諾之風實然下此卽近世石交切嗟深造固未或斯覯也至知識言解默成深造之喻則固天人之介聖狂之端近代鴻碩終歉於元公伯子者惟在於此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公祖之謂矣且天之降大任於人也必固縱之公祖固孔門所謂大器也機神通朗局量閎深譬則滄海然下下之蓋以能為百谷宗元錫則溝澮之潢潦也天實局之欲勉自化而道無繇至終焉膠之抑且如從容弘大之訓何哉惟勉小心以希昭事稱塞大德云爾易繹毋一發眎疏脫盈目旋就刪改如掃積塵終無淨期乃知正公易簀方出之語為真至確論惟公祖遲之歲月陶冶而曲成之先刻之諭未敢聞命西土校閱無已劬勞願幸節宣以膺天眷不宣

又

元春領頒教具悉輶軒所抵具成天遊閎秦中詠又見大翁令器享有日嘉用盛三樂歡慰無

量關中固自昔神聖興道造德之都也公祖身興士作人之任儼然臨之帝造王猷歷如在目文經武緯張弛由心混六合於一丸寘萬祺於指掌然且待旦之思痌瘝乎周旦作人之盛仰迹乎姬文蓋中土光英之氣旣散復合歷千載而再覯也元錫抱痾自弛爾然一丘大者不得從執輿問津之役以縱覩轍環之盛次者又不得分一席於都人士之末夷猶商兌庶幾于崇德修慝辨惑自淑艾也卽奉尺一足供臥遊顧

伺之東能無激奮然過實爲之僕之役業在衙
門之三章爾矣易繹非歲多所删潤十且三四
常恐謄播仰孤至恩今幸輟工殊極欣慰禮編
不謂乃蒙契可投之剞劂拙繹雖極無穢而成
周五典孔門四教之遺類萃此編近學本心棄
猶弁髦今何幸與經裁幸成明一經也夫禮易
也天則之精賾不可厭動不可亂秩叙之不可
易者也故易也者時也而禮承天道以治人情
曰時爲大禮也者體也而易明天道以前民用

曰觀會通典禮行焉二經不同知天知人其極
一也孔門雅言詩書執禮具體如顏子尚矣旣
博之文必約之禮四勿一克曰惟復禮中庸贊
聖道之發育峻極歸之經禮曲禮自古上聖大
賢未有不隆禮由禮者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
成乃知失道而德失德而仁義禮岐之矣有激
乎其言之也非禮之訾也而亦聖學興學之辨
也公祖深造自得於至善之善天則之則渙然
復興此經以造來學他即未論即如曲禮首編

內心外貌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其有繩準內外
父母子婦內外天明具有尺矱今熟復而持行
之可以固學可以興行可以達天可以盡人矧
冠昏喪旣夕鄉射諸儀觀其文難知措諸事易
見視近代因俗爲禮者若大不侔乎典俗化民
之大務已乎異時成周棫樸關中躬行追古昔
之盛則公祖之過化顧不遠哉元錫何幸躬逢
之又何不幸不獲一目擊之也王秦關平生故
人彙相見時甚強毅有力近閱所著撰似頗成

見今在大冶當已豁然顧化願幸毋靳一粒也
學精微病乃在解心次者成見成見者成心也
自非痛克終難淨滌何如何如盱衆人士顧復
之懷彌久不替極感極感昔人有言仲尼轍環
顏生陋巷則潛見之地不同也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元錫固陋請事足矣餘惟爲天下萬世自
愛爲禱

又

元錫辱於公祖至深矣未論教誨誘掖諸所爲

造就而翼飛之者至彌久不替於今也得趙司成公條陳旁及草讀之皆取信於著蔡而定衡於銓評豈不謂至恩哉惟是向年一書備陳吳陳之事方今之變及不肖所以自處者肝膽畢竭未蒙垂釆而元錫頻年多病驟衰旣衰愈病殆不復自還向有緒業不忍使爲朽成之書方拮据成之更何餘力可以涉世又醫經言老人能晝睡不能夜睡近入丙夜惺然兀坐炯炯達曙時以學庸大易時洗濯其心每爲歔然無復

餘美郭林宗有言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逼當以經術通今達方改務亦不能至美哉斯言其弘獎人倫之關鍵乎今元錫舍經術而仕進何渠能至願公祖曲成而善救之也必不得已如疏中之處王秦關丈者或國子錄正本鄉舉正途所得致者庶獲所安耳思默丈時有書尺近得新刻具服深造見羅公身任斯道之重忽此嚴遽殊深駭愕天每以大鉗鎚鍛煉大豪傑然丁其時爲金者良苦旁觀者不能不爲深惻也乃自今益知涉世宜益慄慄懼矣

又

放豚回領到教示一通誨諭諄切如聆面命中間誘掖玉成命非其任固非綿力所敢當致謂不肖不難於有言而難於約言不難於致思而難於慎思則固元錫夙昔深以自憾而欲從末由者非公祖隔垣洞見五臟宜未能發摘之至此也向上一路更蒙提掇俾反之晝前之易以觀羲文周孔不得已而設象繫辭之意凝神定

慮以爲之本則又神丹一粒點鐵爲金夙生輩血藉以澄汰於善誘不謂兩端畢竭也歟哉蓋自是元錫知所請事矣第恐造詣可勉而能可專致而至言約而盡微而達工而不費恐天所分予器各有極譬之稟形竅聲長短大小有不能強者在也獨冀公祖異時贊而不論之業成獲寓目焉藉以洗心爲終古罄快不啻足矣何必在我殊渴殊渴細讀與默兄論易書竊以窺於公祖近日造詣高深平實樂取樂與旣已適

虞帝之道而愛人若已告忠道善又隱巽而善出之容復置喙哉第本朝之學一時風會不能脫本心根源天命之性至精而一至一而精者又復未易窺測古人本天變化曲成之妙有自出於言解辨質之外者默兄深造居安已自成學而我之自我即上聖大賢猶患之名山峻嶽大冶良金一犯其形猶不能以自還況於人乎在高明博厚者亦獨聽其質自流自峙幣自上自中物自生自化則仲尼所謂以人治人改而

止焉已爾何如何如秦關兄遠來自盛德徵召第見其隻身匡羸一葉萬里而服放豚藥頗效遣侍以行得為之役初令造尊境即反不謂獲入陶鑄矍然顧化飲食桑椹用懷好音則元錫父子兩世皆公祖再造之矣第公祖居高處約直歲之不易其無乃不給於饔而連月數口束手待哺業為已涸況加之數月之齋資又勤計處乎遇士大恩何獨秦關兄衷激之矣

又

放豚歸具領傳示都人士謂元錫於王司成過許之語深感慈愍第毀譽一時易浮非質撰入誌狀於史傳不同史筆是非並載誌狀專言其長短處既不可書長處自若偏見此老早年從事學問殊極攻苦司業而後頓還本心末年造詣庶幾光復信有如楚侗公所謂中弘深外肅括者何得以中間一節而併廢之也況中間一節適分宜當國處之甚難多所調劑終至忤拂所謂遇實為之耳

又

承聞太翁老大人反宅幽壤純孝用慰雖公祖至心何窮錫類何已而此固足以當大事矣元錫不德天用殛罰過承軫念詔其所以處此者委曲周至此何骨肉恩也顧惟日月逝矣而行邁未已欲至止而無由又值先世澤斬之後家難洊至如水如火非人世恒有亦知非塵世得免者何敢怨尤日有祗懼而已少間當走壇下終陶鑄不獨欲浮江湖問醫采藥送餘齒也舊

父母吕公平生故人今卓然鮮儔當佐大郡爲
浦新城之政能不隳惰甚願聞之也幸有以玉
之成力疾上候百不宣備

又

我公祖之於元錫至深矣曩者　奏薦具禀藻
衡茲被　新恩實出噓拂自京師來者能言之
公祖泊乎其不有曰郎報也而木桃苦李益難
其爲報矣披誦教命詔以觀我生進退之節若
曰倘其於融液灑落庶幾乎則與世推移而進

可脫猶未也則善卷而懷亦爲不自失其貞一
何其愛人以德至於此也元錫中春被　命仲
夏未奉部檄而家遭百十年非常未有洪水之
災拮据葺治未竟而部檄下矣天曹吞內臺內
臺下按君按君下縣掌印官親致六月念五日
始拜命　上以官召其敢不行則於是日走南
城先壠即壠旁梵剎棲焉待家人束裝官雖冗
散地分清坊元錫衰朽彌甚頹然禿翁何堪供
奉班哉當於途次懇疏引年得請而後已耳奉

教諭正獲所心如面提引第當北上首途而復
改轅閩思其無乃非物則矣乎數年纂書既就
欲扁舟五湖昨歲成武夷遊爲遠遊始得請後
必走開府受學於清燕投身於大冶庶幾卒平
生之知遇成百世之諧貫也敢勞敦勉伏暑鬱
蒸困舟次如處爐益南濵天地也得沐濯其間
則何幸大焉引領雲天神爽飛越

又

伏讀大學述序視舊作簡勁精明諸篇删潤詞

旨學徹敬服敬服其以廓清物欲爲入門第一
義元錫獨當請事何敢寘疑即獻所疑其何知
能有當否也雖然敢試言之近世心宗盛行說
者無處歸於禪乘公祖獨揭天命本然純粹至
善爲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爲日可見之行
以有物有則爲不過物之旨異於空諸所有此
公祖深造獨得之旨而元錫竊自附於見知者
也今改而曰蕩清物欲竊以物不可須臾離誠
者物之終始內而意心身知外而家國天下無

非物者各有其則九容九思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物欲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教也大學絜矩孔門自叙終身惟心不踰矩矩者天則也而由志學以立不惑實積漸致然聖學隆禮由禮孔門教顏子亦曰克己復禮禮者天則也語以一日克復歸仁及其請目終不外於視聽言動一於禮也亦足明格物之說自徹上徹下語而人莫不由矣以物爲欲以格物爲去欲不因物循

則我不過物但令以滌蕩去物欲爲實功物欲輕省省而可矣中下根器有生有欲愈刮愈粗愈截愈長泥中洗泥其何能掃蕩而廓清之哉曲禮稱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敖欲即物不可長不可縱即物之則不長敖縱欲即不過乎物則去欲固格物中之一事故寡欲固養知之要終不若不過乎物之旨渾淪精密爲可一言識諸心也竊伏聽公祖於居廬後心垢盡剥知見淨掃洞然於廓然無物之旨而云然然此自知止後定靜真境現前因稍自喜遂以疑格物之旨爲必掃蕩廓清也元錫於友朋訓繹書旨言句失得毋不欲致辨以爲人各有見何能必同竊獨以公祖平日格物之旨本程門至其理之旨而著察持行日用加切即王門正不正之旨而芸爲應感一由於天爲孔門正印而儒釋毫釐千里之辨乃在於此願公祖精一自信於此也抑元錫何敢自信儻一旦有覺知蕩清之說爲信然當終身請事之矣安生諍論尙仰弘宥

啓沈縣主

側聞按縣行部且至敢伏有請言之爲先事不言恐後時愈後時而無及乎寧先事而過有請也前虎厚信簡書兩於賊疵曲加奬賚今院精明甄別知必無此第但因踵前事循而行之有不能自安者念惟元錫德不加修願踰所量愆尤多積罪衅日滋內省本心不勝可悔乃以可訾之身蒙過情之聞此其不敢安者一也百司庶府輻輳亟進夙夜在公上者騰名薦剡次者

須賚馳獎適其宜矣而元錫若以早衰遂却恇
怯初無一命自效於驅馳顧與百司濫同其獎
賞此其不敢安者二也孟子有言抱關擊柝者
皆有常職以受於上無常職而受於上以爲不
恭今在上者非補助之常在下者無關柝之職
而歲勤簡書多費公帑此伐檀之所謂素餐鵜
梁之所謂不濡翼也此其不敢安者三也乃若
無實盜名秧忌媒毀遑遑處之心增好事之口
又非所計矣今幸太公祖及父母皆極煦育之

慈垂日月之照故敢以此言進伏乞廉臺鑒念
愛人以德遂其氐臥毋使僕僕得安於田野其
爲榮賜何可勝言儻踵前事而行致不恭而却
爲罪滋大諒台臺之心不忍於此也

答王稚翁先生 八首

奉封教發緘仰感曲造之慈入微之義學會方
集即徧示諸友俾知我翁之於後學諸繩儆深
密類如此得人自矜奮也仰荷無已諸悉如命
寵易𢈔本作狃書者蕪篇殊乏溫雅甚悔之但
拘陋質又不欲以應酬費日力不復能改造矣
於古義何當焉儻辱弘慈更賜陶鑄尤望外恩
也諸友四集舊學初心庶幾復還皆老翁指迷
之賜尚希枉臨教琢之

又

酷罰而來奄復賁朔焦灼之極殊厭餘生仰荷
弘慈向垂諄誨亦勉聞提命已爾昨將弔賓一
旋非欠念未敢以草土之蹤上勤將命誠怖之
也哀心相感易爲悽楚抑壹自傷而已竊所願

幸天右耆碩日有居康飫和養恬登萬壽祉使
孤露殘喘得終屏依其於下情無任拳拳伏楮
哽塞不盡控引

又

辱翁勤厚閔其無聞臨督荒稿綴之邑乘欲令
一有振暴至誼至恩也夫附驥尾而遠託嵩華
而高昔人願之矣竊伏惟念不肖愚顓好古賤
每違時儻少暴露必媒忌毀蓋曰德曰位曰時
今亡其一有學有才有識古難其兼於欲以蚩

而戴山大類須的以招射谿訴滋訓固其理也
比有詮敘盖時劄記以備遺忘歲月一更隨復
寘削未定之見終鮮自持如此也何敢舉似人
乎孤聞命矣儻天未隕絕得奉祥禫復還舊業
脫成篇帙當列上左右以求繩檗庶獲一言爲
之印正卽死不朽今固不敢出也別楮附上又
其耿耿莫能已之心臨楮氣塞皆感無已

又

維翁惇明內齊外之大德典嘉事之重禮施于

子姓審愼重正錫至不肖罔束於德罔閑於禮
其何以共事祇服徽命念不敢重辭維翁照臨
而訓定之得奉以卒事不勝厚幸

又

日承命業祇栗以需事其敢勞宿敢不夙興拜
命之辱

又

元錫之辱於門下舊矣諸管窺蠡測秋毫皆翁
德也譬諸鑄鎔然匪其鑄之必其收之故敢以
有請不依於贄不敢以請故敢以不腆之幣請
唯門下俯憐而納宥焉不勝大願易理玄微卽
程夫子傳稿尙出於易簀之後前草蕪穢故未
敢請也今承教當卽圖之

又

元錫夙荷陶成荐叨振掖大篇揮踢褒於華衮
寶鑛載須重於珪璧矣顧此懸金購朽之盛舉
實惟作人樹教之鴻慈錫何人斯其敢方命顧
維蕪菲之綴撰尙希歲月以編摩持管蠡之小

闚本思附驥信呻吟之一得每切望洋方玆有
志未就之辰輒冐無前莫大之典罪深慄壁義
比竊鈇神悸以辭心非得已儻異時綿力獲臻
於小成卽今日弘仁實造其大始情隘辭迫不
知所云

又

日承告失裁復衰年多病杜公目爲侵陵勞生
行休莊生命爲至樂等陰陽於父母惟命之從
倍大化爲小兒以劇爲戲卽非有造可謂曰知

矧在我翁上齊虞哲達天委運樂且不憂抱一
養和恬以居泰惟旻天之壽平格及化日之展
舒長大福方來何恙不已願勉節適以迓純禧

奉羅近溪先生書四首

孤錫蒙荷德厚遠枉賜奠先靈光被没世銜結
非能報塞即欲走臺百稽稱謝伏聞端揆虛席
戒行有日念不敢以草土纍纍之蹤唐突從者
謹遣豚儀代叩行軷抱道履運順風高翔此於
時幾灼見端審弟道昌於潛風深於久鴻磐龍

躍罔厭偕厚渟瀯漸漬俾精意薰格不言化行
未死日月冀願見之北望雲空惟有涕零

又

諗惟轍環冀北結駟南天光霽所臨於二曜竝
遠萬里一息御風翔雲何快如之登嵩陟華諸
未足多榮也即欲奔走執輿哀蹇彌留惟有仰
切昨奉祥練幸未即死依侍當有日矣敉慮譾
方實遵提命以厭塞凶咎有如教言不鄙而賜
誨枉焉高山承宇洋泌俟門非得安排又何必
預安排也先師辱二十年終始玉成之慈臨没
遺言拳拳此義復蒙厚賻生死之感也

又

秋間沐手書臨命具感慈憫默兄以婚期迫歸
遂失狀謝復索居無便款抱至今默兄近造殊
非浪漫信如尊諭昨得渠書云今日講學諸公
只是功利機權全副應用低者巧為掩飾高者
稱為妙用察其標本遠在的然日亡之下得之
為汗漫無已心術之差風潰抵此是於人何品

於欲何極於世道何底止自非師表宇內者尊
道重身為世儀軌又何從回易之也元錫賤
倫墜何敢與知因默兄書漫及之耳日月如流
歲且窮臘不任傾注

又

會語徧融圓洽處直出近儒之上以不從心識
指心直以通萬物為心至遠也燈下讀諸批掇
則說法人自提法要豈假贅哉獨不肖蕢汗佛
頭覆今狗續貂尾則懟恧無已時爾古之君子

言不違心行不過物故足重也數字本中原評無幾又皆更置各失所安他訣涎滿紙剌謬盈目何謂借重祇益見輕俾具目者謂奔走門下類皆容容無一士諤諤者耳豈性命之奧望之杳然上達未易窺而宵人微賤猥受衆委亦下流不堪處乎伏惟安剳不任厚幸乃得暇自當別摹大語爲粹語稍綴鄙批評另行也古人不諱稱字程門於茂叔是也但如所批首簡云出陸子王伯安之上既稱字先哲又上以陸子相形將無使讀者謂不肖狂妄至此增愆疾也

報丘厚山公書　七首

季春許從事所辱損嘉命不遺遐陋施及弱息許聽采擇惶灼無已賢達之忘素賤有矣光初際末昔人數之公懿德至心敦仁能愛念韋布之窮交篤簪履之厚誼締盟下嬪僕之好音諄至隆重過有推納非不肖孤之所敢當冀也竊自惟念逆罪貫盈釁咎滋積連丁大難棘傷紆氣衰疢日臻未知所屆如仰承高誼係蘿附之將如聞者目爲上援何哉實深慚恧也方在草土屬感雲泥誠恐弗堪專此布謝碩望久次崇陟伊邇儻緣天假未卽長瞑諸需而旣不宣，

又

曩辱隆誼旣之嘉命俯念凉薄誠懼弗堪以忝德厚肅啓上瀆布其腹心乃荷鈞慈將之媒妁申命下逹至衷篤誼又蒙於蒲縣主所致之此於先人與有寵嘉敢有他辭以委顧復惟是嘉禮綦重極隆皐錫邈焉方深荼疚其敢僭吉以干大戾賴天之靈未卽隕越及於祥禫內召還

關當適其時儻沐嗣音敢不進退惟命

又

月正之旦夙駕在途供帳在館懿屬卽次乃往復棲遲偃仰於故人逆旅之草榻與抵足軒睡者公耶詰朝辱食罷風雪中揮袂而別此情此誼當於古石交中求之豈人世及見哉道旁觀者相與嘖嘖何物老生與乃公交厚抵此也玉山一札濟上朋函如奉面命旣賚優厚卽毳褥一牀展也念故人綈袍之寒而遺之以溫於衣

被何量感戢感戢漕河重寄爲　國元命而生
民休戚又元命之命也來諭但然土著流移之
感弁申勑郡縣勞來安集之慈厚下安宅何德
意至此也古之循吏河流不波況於碩德上贊
　國慶加之天眷豈復憂河哉大都　國家目
前大計惟是保漕未論治河所願誠精格天秋
水平緩不至泛溢無令憂漕即蒼生之大慶也
乃弟蠡測具拙撰漕河志中侯翁中丞秉節時
一議之今毋庸及之也國史末編粗已摹就上

獻請質藏閑時儻得寓目幸一一教詔之

又

諗惟翁丈茂德冲純至心悃愊踐更中外由省
郎郡署陟外臺之尊惠和所宣自東海南泉極
百粵之表天下之望曰宜殊擢以答功勤誰子
何心不護　國楨而恐彈射然獨能恣其心腹
便解組於一時終不能廢乎輿評泯清名於百
代更加銜秩遂其便安官二品已冠藩垣雖懸
輿適反初服此何異歸二疏於田里還四皓於
商山初儀當時標表世路弟元錫不勝爲翁丈
慶慰輒有輶儀上瀆侍史效旋輪居養之敬伏
惟莞納不任厚幸

又

前得郎君懸輿之報業已知翁丈泰然如此矣
辱告具復深養大化何常得失倚伏何知　當
宁不命蒲輪然自令翁丈縱冥鴻於天末適游
鯤於九淵百凡哀樂不入靈府何慰如之何慶
如之惟是平生清白家食惟艱祿養素豐入儉

匪易諸所謂去冗食之人省冗漫之費如古忠
藎所入告於熙平之代者願深幸留意也日者
弱息隕世上累大庭恩姑愛過其裁老婦勇於
從令遂使木若已美喪從其易介者還報中心
踧然猥以少婦委之成禮爲愧負不淺也孟夏
辱趙司成公條陳旁及之疏初謂泛漫何關輕
重至厪　明旨特賜錄用此新會所不能驟得
之　憲廟者而不肖得之何謂非幸獨事不由
省府終爲風聞如木無根　易爲摧折業已具呈

請告矣

又

翁丈自萬里外懸輿也暫耳嗣君宜抑情安節承顔左右爲歡也不宜有所過乃辱過軫以老婦視女幾至大病遣郎枉下存之何情誼篤至抵此也衰門之女古稱可娶謂其世祚微殫於先世淑靈必有鍾也諧好伊始百嘉孔深老舅恩姑子育天覆而弱息粗知婦道幸無罪過以及貽稚弟之冥頑實與嘉之不謂衰寒之極萌

蘖易蹶雖以德門天啓莫能庇之竟凶短折以至於此弟聞變數日抑心自度身及不毀之年必戒無益之悲勉自抑制遇哀輙弭載奉翰諭一言一涕覆成號頓不知所裁也弟天眷碩德錫之祚胤必有淑女以嗣徽音彼其少婦藐然早世譬之黄葉業已隨風何足珍惜猶然反顧曷過傷抵此乎願言矜絺調飲寧神守息雜慮以綏洪祉爲禱

又

翁丈今國耆碩養恬居高爲邦君大夫士蓍蔡繩直尺一間語語見之甚[illegible][illegible]盛而猶有家食蕭條日後益艱之感此可爲今世不家食者法程豈謂悔哉陶公有言賴古多此賢有味其言之也

報張斗陽公書

自違鴻庇適此百罹愆重逆深禍延老毋下逮幼息延及童孫人生酷烈莫甚於此背違格訓孤負恩私行每疚心顧蹤所量用至此極悔罪

莫逮一用悼痛已矣忽奉綸墨結言寄心召集殘魂勉共披讀乃血淚淋淋下矣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非皐錫垂瞋所敢希冀也歛襲玉音藏之胸臆儻即就土實以長瞑幸奉祥禫珍服訓辭我師我保不敢淪棄也天佑明碩居安養深履誼保誠爲世作資使孤露餘生獲終屏依無任拳切

又

元錫之厄於數奇極矣今春浪迹燕臺辱公收

教存視彌復周滘耆舊剸屨終無棄捐抑古敦
故素尋久要者意或能之感以激衷非是謂也
里中子謁稚翁壽文構篇高華顧沐波及噓吹
勤厚披拂深至堅於金石炳若丹青然既死之
灰駕僨轅之馬意今鄉人毋輕家雞誠非不肖
所敢承望然古披同類獎同方者意或能之感
以激衷亦非是謂也惟是撤棘之後念欲調選
規得一官庶幾如古所謂君臣之義者此雖深
友篤好莫不從憑先後庶得小試謂爲當然乃

公示進止之幾定出處之斷惜其末路開其初
心念斯文之在茲信後死之可冀無棄大業以
縻微官實借世羅羇其跳足東傃懇惻開誘至
到自非特達之知千載一遇斷金之信萬靡一
渝孰肯舍世路之共趨信冥頑之獨嗜不枉其
性必成其能至於此也還山來家徒四壁杜門
息交伍往哲於丘墳托臥遊於竹素上覞古始
下統今斯汲遺綆於茫洋窺墜緒乎玄晏舊業
底績素心一酬得暇娛遊則理山登其庭宇練

水留其實筵時以濯纓兼之聯髮節時念門戶
盡然自傷亦感寒居才其無伍則復托冥逵之
乘爲逍遙之遊蓬累而行匡坐而歌實獲我心
歟無不足然後感公知我之恩成我之誼未死
之年得優游寤歌以逸餘齒皆公之賜也於爲
惠豈有量哉脫今失足泥塗折腰垒土棄垂成
之業于濡沬之費今悔且及矣然自今有蓬之
心望於發蔀無窮之託何啻附蠅願依末光以
卒餘教時下嚴寒啓歯時計已早春惟抱道秉

運以光熙明不勝勤禱

又

价歸領翰教循誦數過至意溢然於出處進退
之際引典憲示法程一二從臾之也感[illegible]矣
前　恩旨下時寔皺鍊無地莝不知所自裁及
部檄趄趁赴試竊自歡幸以爲崇仁逺矣新會
爲總督侍郎與本省方伯所薦與司成公風聞
不同彼其特薦與條陳旁及之疏不同又度部
已　上聞不再題覆故以鄉科自處以病懇請

告於府縣乞其轉申揆於身所處心所安而行之誠不敢以　辟召禮自居如天順成化間事舉行之也今承尊諭反覺狷固然悔無及矣

答督學沈公書

元錫屬下邑聰昕也胷臆榛莽耳目狹隘上者不得窺　廟堂之鉅麗宇宙之弘廣次者貧病攣固又不能躡屩擔簦盡五嶽四瀆成洸洋汗漫之觀即其有心何渠能嚮邇於微義羅絡於前聞乎乃公祖文德冠冕寓內猥以敝帚得達

尊嚴賜之尺書加以大賚過意曠然以千古之感詔之皇甫生有言至道不損至德不益即君常處實亦於何請事之矣儻天不終棄未論因緣幸會獲奉掃除受學於清燕即公祖絲綸金石之業成金聲玉振經綸無極獲少須臾一寓目焉庶幾餘生得有矜式

潛學編卷十一終

潛學編卷十二目　亥集

書

潛學編卷十二目終

潛學編卷十二　亥集

明徵士翰林院待詔黎川潛谷鄧元錫著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門人盱江心源左宗郢編
紹興府推官後學雲間何三畏校
餘姚縣儒學教諭後學檇李項元濂閱

書

報魏敬吾公書四首

都下謁侍蒙被教注軫念殷切有深荷矣杜交山館忽拜書貺如獲珙璧浣慰何已仰惟公濬思粹養有浚明之體而樂善愛士肫至由衷備

休休有容之量嘗私慕誦以爲有古大臣之心夫古之博碩鴻駿之士不尠矣而聖門所稱大臣率不出是而篤有取於斷斷無他技之一臣者謂其樂善好士有翕受之度公引恕施無好惡偏詖之私爲能達天也夫惟克己之盡至於達天故能以道爲體以天心爲心以能視人猶己視有技若己有此古大臣之所以休休也僕忼爲公願之窮山伏處黽勉修循無從質是比緣種種妄緣皆從軀殼起念最爲起見天人之

介自是彌遠何階承顔以祈提命

又

自道旆南旋再閱歲矣僻處荒遐末由走門下就正然昌道講德流洽聽聞爲潤沃不淺也玆諗公淵養經綸晉司啓沃又適當君相大明廓清之候佇需遠猷以弘辰告昊黃鍾巨梃方冊洪川未足方之純至德以格心恢大道以善世旁引善類開衆正之門洞徹群陰培元氣之衞不徐不亟惟時惟幾知時措無足難也山中鄙人

竊伏下風以聆嘉聞

又

自翁西還高居深視念未嘗不欲負擔一謁教閣下也而失計杜門日就于孤陋西望章江每滋懷結然而大誼高風爲世儀表日漏涵漸被之則竊自淑艾者多矣玆以郡公祖同心之好眷焉命駕照臨郡土鶩濁獄麓千載一日若天作之合俾荒迷者得分半席一發其蓬心而家適札喪頻感成恙腰脊如刻有瞻仰悵惘而已

荒居泉石頗極鮮秀如聞緒言屬欲覽歷簫岀顔武夷之堂紫陽夫子嘗遊而留詠焉者也翁丈豈有意乎即其疲薾得扶曳以從不勝大願

又

蒙遠枉荒廬雙亮交照霏霏春雨依依連榻與交聲同其休暢庶幾所謂同心之言辱翁以千古管鮑命之此何得弭忘之也水濺流澌極目仙帆心旌俱往乃今尚搖搖矣別後謬蒙許公祖論列之當道今其事如泥中鬬獸覆增遼突

將其後如石頭種樹空費栽培柰何柰何不無望翁丈一抹擦之也承命撰楓翁老伯壽文庖翟之賤上代宗祝不獨代大匠斲類也憫其愚謬痛加刪潤不無仰賴於德音

報萬思默公書 四首

季春拜翰教旨深情至蓋三復而三歎祗有深感焉幾康退藏之訓箕疇孔易而下蓋聞者鮮矣辱不鄙夷曲示秘藏浮根妄意稍有警發如啓如沃也弟嘗自惟省心之著於物也神爲之

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焱得膏而明得甚
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爲體心無
形著物以爲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
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爲好惡也作而平
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
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反以
退藏末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
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
凝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應感之爲累矣夫浮由

氣作妄緣見生者也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
者十之三神爲氣揚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日
熒熒而心化矣故神不浮則氣歸其宅見不執
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己擇
中用中而不能自已也弟氣質褊戾浮妄成性
居恒動憤思自克而莫能聞之詩曰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願依下風以
卒餘教

又

元錫抱病杜門之日久又所居僻左無從一得
長者聞問邇承先太夫人之變不勝惶怛則後
時久矣罪甚歉甚乃辱我公玉翰遠貽情義殷
篤憫其獨守孤學之心庶幾有發又慮其操持
詩謬闇於原本坐成戲論頎頎以其身悟之一
體之慈曲成之誼由衷眞至溢於言表自非木
石寧不激慕敬惟門下睿明天啓邁種精力淵
源所漸又極深洪乃僕平生降心受質敉帚之
言非敢自疎外以取遐心也顧龍門之下實難

爲魚濩武之堂尾缶自卻況諸蠡測本所自明
夙生葷血結習未化實有新摹具出鄉先達降
誘之過藏之篋笥未敢示人況於大方能無內
愳茲承嘉命敬以有呈事在悖惑不足較責加
之弘貸爲幸多矣儻猶軫念蒯屨之義未忍棄
捐少垂電矚賜之繩檝俾得省改生死骨肉何
可言喻然非所敢望也

又

勝遊旬日倏爾光馳十七年悵仰之衷乍傾遺

結然而天峯簫曲藉靈潤多矣方擬走价上候動定復爲來使所先乃知山居索然卽一力難致如此也承諭近日學病殊極悚歹誠僞幾微乃前賢所目爲人鬼關者然知爲僞亦猶自知功利機權稱爲妙用則作僞根苗與之俱化所謂久假不歸烏知非有者也是於人何品於欲何極矧謂學乎可省可懼也大力如丈閉關塞兌與日滋深九地陽回當在一斡旋間也弟老且病恍願身親見之詩篇拜教露滴珠研之句

如隅垣五臓洞爾自見小心圓神之命何啻寸匕當奉爲砭愚箴也奉列鄙言數首別紙錄上幸教

又

前歲從斗津兄所得教令叙易蓋展讀而慚甚也弟於兄賦稟高下學詣淺深何啻鷃井蛙鵬斥鷃倫哉自顧爾然小大有分自小視大者不盡自深視淺者不明也則何敢言豈蓋趣趨久焉朱學博來續奉手教三復者久之淵浩沖穆實際意象具可想見卽有評隲皆從衡鑑中平治出之彌覺超軼絶塵神氣索然又詎能爲言哉顧辱命加懇敬撰次以上惟批裁而麾置之萬幸萬幸儻也附驥蠅之藉資者千里而青之點璧者莫湔矣止菴公所報誠有之塵土溢人何問垢淨弟初秋走武夷洞壑間避之紀遊數首呈覽奉發一笑

答謝大理虬峯公書

曩于役京師翁丈躬吐握眷焉越在田間枉尺

牘存之嗣是失計杜門不敢奉一竿牘仰候于平生故人長者則抱疴自弛守壘墨宜爾也乃辱垂軫三十年附驥之私寥寥可念猥賜手教從天而下臨命鄭重至以理學文章操持才識過意推挽之元錫一倦遊老生耳四者何一有焉而翁丈翦祓之至是也然自柰何敢負墮又何敢不日惕惕砥礪爲矣嚮讀黟歙二紀知翁丈小擴經濟已褎然軼古循良玆讀三巡疏略得見排大閹慎大防崇大儒諸草無不諤諤忠

剴上闢　主德下切治體中表正學揭日月而
行之脫令言獲盡用他匡濟閎深未論即巨璐
者折之萌芽摧之爲虺亦何渠令蒙贖　宸閩
如斯今也茲者天日廓清猶然龍蛇其德久幽
如石恬於洛社此豈尋常熱中急於自暴者能
髣髴其涯涘哉然天下蒼生喁喁屬之矣偉略
宏猷　簡命伊邇高門故物鼎鉉在瞻龍沙彭
蠡之間亦何久奉翁爲湯沐乎惟高居深視豫
底平襄定之畫以亟慰天下望顒企

答陳一泉兄書　二首

承示春秋大旨謂鄙測於儒先爲近皇恐皇恐
抑春秋天德也亦王道也以此宅心即心平康
以此養氣即氣冲穆以此治人即無棄人而盡
人以此格物即無棄物而盡物唯然於皇帝王
霸之終而曲妙易詩書禮樂之用譬之冬雖折
膠栗膚而四序之氣俱備邵子以爲觀春秋而
知冬之所存有味其言之也後之述史者幾乎
言王文中嘆之新法之行爲吾黨之過程伯子

歎之非深知此旨不知此味也弟日夕歎此旨
至和平幸有見於此然非全功未易臻此也容
淬深涵願望願望

又

承諭國史括搜諸書殆盡而近翁謂邊防墩臺
出譚公者獨未之悉甚幸甚幸弟居學躬山如
坐坎井借書而覩塗聽而議又經生白首未嘗
得一日在事即欲搜括其道無繇豈謂略盡哉
凡所爲此編者聊以明六官之務晰三才之理

由源而流沿本振末雖起伏萬變而天地自然
之體聖賢中正之制未嘗不經萬世如一日也
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如是而已矣所謂積慮儻
在此乎必欲搜羅盡事此杜君卿鄭漁仲之任
也弟則安能大觀廣閱諸可見教者不惜一二
指示之

報范晞陽公書　四首

向枉詔命茲拜嗣音介以腆儀勤之將命公於
邇下周澤彌渥乃僕疎賤何從斯遘也諗惟明

德式弘雅道紆意風教卽在朱墨之冗居然
鑑之懸薄試操刀殊異當局展其無厚詎曰有
迷惟雖休勿休匪懋伊懋耳　聖代柱石非公
其誰不肖局方守固順時抑沉誠得寓目熙明
不啻足矣又何敢復他覬也

又

元錫汚然側聞長者之誼亦何敢阿好爲矣輿
人有言南城之政明於皦日肅於秋霜乃穆然
其風有無味之味焉則寄縣中年卽三代而下

之蒲武城又何謂却武也公在政時薄俗猶識
凉善背容有後言迨難其繼愁然去思今尸尹
祝之矣南曹優服煩劇暫䌛登天將啓公以博
毖恢弘之業俾閑輿閑衛目無全機日以利往
於翕張之機固爾乎卽視異擢當爲尢功天實
命之僕恍信之也元錫未奉顏色數壓閳間僅
邛角一歌以答大貺乃內召時潯陽嗣音眷然
命之肠以大義是何公性自德厚一至是乎抑
僕則年運而往矣世隆身汙惟天所命空言無
裨心實恬之惟明公勉卒大業以霖雨天下使
僕得拭目觀焉

又

日明公之涖南城也人感恩勤家爲尸祝治行
已爲天下第一矣豫章江以西第一郡也古稱
一都會焉而明公儼然臨之壓壓歲匝期耳精
明之政神於摘發風裁自重陽喬未由進焉乃
其端士胥以樹風洞視民瘼如疴在已輿論籍
籍播於遐聽元錫何幸必聞其政何不幸不一

與被其澤也自廢而來於世逾遠而明公不遺
疵賤南都手書下存未報而李學博將慈命復
至矣夫以二臺兩司開府之地理大物博神無
停機息靡暇豫而周澤豐渥於齋土一下士焉
暨之且旁及其類眷然命焉何錫類之慈整暇
至於此也竊以爲明公在事可使天下無物失
所矣劉君雖相聞實未一面而豫章則有之豫
章顯者賢者無論庠友章濆學識該明行檢端
實雖談近學實有邃詣僕心厭服之而其齒則

已長矣訓導周桂少同學壯同方孝恭謹敕今在屬吏儻可一賜盻睞乎凡此廣明公德意爲之言非敢左右之也向承禮經之命實僕夙心業已成編然僅僅類聚三禮使有條貫固不能治章句學爲進取者資也迺史一編極知疏濶我公經世不厭旁搜或庶幾哉矇瞽之誦焉幸笑而置之

又

歲苦阻饑加之霖潦又豫章爲水鄉舉疲瘵之

民畢乳哺而甦起之令復食息恩何泰也而太父母劬勞得無乃甚矣憊乎日自豫章來者慕誦明德人不容口古爲下爲民今見之矣元錫內省疵疚悔尤實多首夏顧荷司成公奏薦至匪　明旨特賜議銜殊非賤劣所能承堪而連歲肝氣逆攻心脾每一攻作動輒廢寢食又入夏輒瘡瘍徧體蓬跣一室猶不自支況當任驅策涉人間世乎業已具呈府縣乞安田里養病覆部矣新會之諭何敢聞命彼其往躅超然何能爲繼然於詞選之行其自諭謂何況下走乎向辱問迺史上編近纂至唐尚未竟業已十五册敢具以上極知無冗非所以瀆高明懼後此雲泥愈懸末由自致也

寄唐曙台公書

京邸欲再晤請質竟卒卒爲冗奪求如成均時昕夕承晤邈不可復矣兄精詣獨造日有孳孳近歲識見超然異時幸甚幸甚人乘代運如春鳥秋蛩不能自反而兄於近代論學諸賢諸所

傳承取舍明慎不信其所未安幸甚幸甚此弟夙心獨難披豁耳大都聖學以盡性至命爲宗而以日用倫物著察服行爲實然約之謹獨則中庸其至矣誠不作見解循此有造自當有至然施之事而達推之人而安反之獨覺而信行之吉凶悔吝之途而一此其驗也譬之眞金以見火爲驗第恐氣浮不深心麤不密志滿易足欲膠難汰即悟成見即見成執輕生議論自立標準則豐屋蔀家滋爲累耳此弟所嘗折肱於

此者不識兄丈以爲何如千里同心輒附便鴻以效懇悃幸幾亮察南雲入望無任惘然

寄王秦關公書 三首

慈仁數夕晤對切磋深至千載一諾藏之中心不肖罪逆穹積南遷後嫡母生母相繼傾背酷罰未敷延及幼息地遠無由控訴食荼自苦業息心人世矣玆來以知舊要責勉令自試念亦欲再晤請益而我丈復乃有太夫人之變殘魂初定聞之驚怛無聞不疾未甚康復柬若瘡痏

末由奮飛也蕭寺故祠苑如夙昔而宇上人具道故歲我丈惠寄長幅軫我閔凶其時且作且誦且誦且泣骨肉懇到之懷言之於悒益增悽楚不自知何心矣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乃竟不得一見幅中披示爲何語殊恨恨也因知未論良晤即萬里一函不易得達如此古人各天之感良有以耳斯幸郎君繼志踵武褎然騰騫中都元氣之會殆其復完乎此理充塞宇宙而清渭高岐扶輿特鍾緝熈敬止心傳可即我丈弘毅之資艱貞之學今當益居安資深矣古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樞紐近裏著已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隔我儀圖之惟丈克舉之愛莫助之也谷拜尚未知何時書札終不如面語臨風依依惟有勤企

又

去歲奉手教今在嗣音數千里聞問旦暮矣之感何幸何幸嗣郎駿發乃遽物化聞之痛楚然

時日則逾邈矣贏博數語達理性者之言願幸自愛承喻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語第云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檢身若不及之誠而以眞性未悟眞功未精爲疑豈猶惑於近學謂一悟皆眞亦毋於故學爲功深始得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臆竊意平康之體即所謂無內外寂感渾然天則近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即在上聖猗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

則矣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爲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內外寂感渾然一天纔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而後已者也一息懈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康之則遠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真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深而得耶敬菴公祖師表大邦幸相與切磋究之如何如何曲禮禮之本以曲禮對儀禮周禮而云蓋儀禮乃冠昏聘覲喪祭等儀行之有時用之有數周禮經

官官各有守非人所得行惟曲禮乃內心外貌動作威儀之則不可須臾離者此曾子所貴乎道曰切磋而不舍者也即如吾丈所舉敬者禮之本曲禮實以冠經儼若思之語天則可象又安得不以爲禮之本矣三千三百之云原以儀禮弘綱大目亦云三百曲禮精微纖悉且至三千極狀其細密而云非以三百爲三千之本也試將曲禮上編熟復而持行之亦可見其爲頃刻不可違之書矣易繹粗已且草何敢謂其難言不以示人直以晚年更加潛玩萬有一進庶幾如程正公精力未衰云者故未敢遽辜而山中傳書頗艱未能謄進然終當致之請正也僕生子不肖何敢望諸賢郎徐之不患不能繼業要不以得第落第爲輕重也相望未涯惟勉聖修以竟詣大道爲禱

又

謝埠別後極目仙舟有懷悽結遡流東歸㷀然一葦益覺良晤之難合并之不可復也初三日

抵家家值天行家人小大無不被病弟亦頭岑岑重如戴山石老婦僵臥頗私自慶未遂延留儻迨此時玉體稍不康豫憂勞何如矣前舟子歸囑渠領一耗報起居迄今未見甚懸懸也長頑走侍湯藥實其本心家病牽攣斷斷以不致爽信自決但性本獷戾每意所到剛愎自遂父子之間責善以離今幸以旦夕親提命至誠動格當必有翻然易轍者實見生欲可之心也至懇至懇近傳許公祖亦已補官未知的否儻的

漸行願更酌之萬里之程萬金之軀得速反棹爲慰賢郎及諸游從之尤似穩便也別時圓神方智易貢洗心之語更望留意願勿以爲高玄厭之孫思邈亦言智圓行方誠太方則閡圓斯行易立不易方取象風雷用成其變化咸虛以受人取象山澤用表其中通此人道之首事故標之爲下經之首殊可深味也中懷縷縷冗病中不能悉達統惟原照

報傅信吾公書 四首

去冬盛使還附竭區區愛助終莫能盡日夕嘗嘗獨禱公爲天地心爲生民命誠骨肉之望無窮已如此也人生幾何知心幾人知心得遇時行道又幾人願公自重自愛眞切眞切比讀大學末章絜矩二字眞治平天則章末諄復財利之戒引獻子甚痛甚苦之言眞千古藥石不服此藥石必不能中此天則譬之風寒中薄經絡壅閼必至痿痺不仁也公今日對境眞實受用嘗留必奏效矣何如何如去冬有愚齋兄之變號慟不自禁即買舟往吊其家 諒公所同也此兄實落造體篤實淵懿傷如之何其家又極寥落幸二子頗淸惠或天所以報哲人也

又

孤錫積戾重哀息心入世平生知舊坐闕聞問乃公戒皇華之先路展陟岵之深衷蒭非不遺枉之手翰介以畚貺非孤錫垂瞑所能報塞也諺有之矣憑高樹旌則見者益遠因高揚聲則聞者加疾公以明德乘時奮庸舉凡 國家之

體要生民之利病吏治之隆汚風俗之臧否豈直得訏謨而宣之言亦且得展采而錯之事人生顯揚孰大於此惟公懋德心於平康泯好惡於不作時幾所在灼見亟圖上通天德俯盡人謀俾天下知聖賢之學匪直空言經濟之謨根諸本實此固公夙昔自期待之重而亦僕平生期佇之私也昨奉祥練推剝殊極勉思大業庶幾成親恨不得高明時振翼之耳

又

首春於徐河得邸報知公請告念愛日之志滋遂矣比今承惟養志□洽滋深天壤何樂可以易此蓋寤寐嘆之也僕連年哀疚加之百罹食荼自苦業無意於人世稚翁以大義要責勉令自試至謂廢君臣之義始復一出不謂所如不遇竟復南還深恨其信命不確於古人遯世無悶之言有餘羡餘愧也方行時念獨處窮山日就孤僻欲因緣遠游得就有道切磋就正亦竟孑然冊過臨汝十二年離合之感惘然中心甚

欲求晤以公方得請不敢仰溷而萬里南旋急歸少憩與風帆俱駛矣馳此代面不盡不盡公時望攸屬今適遵養如龍在淵無欲之體當逾精白四時之氣當益完備需爲霖雨以慰九土願自愛玉爲斯道重不任嚮往之至

又

暑冊稱玉臨枉骨肉至誼感何可言卽欲走謝拜造尊大人所致憲乞下忱念溽暑不敢勤尊人起居解纜去矣輒咄咄自怨蚩鄙難舉步終

狷固不化也阻風牽挽比二十九日乃抵家故山流靄淸溪澄泛未暇游憩苦形役困矣更枉專使敷之教命介以腆儀厚碩殷勤感荷何量俗敝學荒同志落落樹風憲表繫有力是賴公閉戶與二三故侶商訂不倦眞積著信視一時虛聲號召揚詡如天不侔聖人之道昌潛弊寢其謂是歟弟恐切磋簡闊易至頹惰則離羣索居亦古人患之耳長願顚越實薄德所致亦衰宗凉祚氣數適然昨答友人致唁詩有爭往從

天定心危覺夜長之語蓋煩冤之極也別札垂念懇惻何啻而命敢不承教物逆其天儻其復還其敢過求苦言至心感領無已

又答張秀屏兄書　四首

得翰諭思冲旨淵發綢繆之懷備風規之義口誦心繹穆然以思瞿然色改省循有遺味焉曰旨哉乎言夫非古忠告之義耶夫友莫良於告之忠矣兄齒壯才銳懷古好修蓋僕一見而寘諸懷亦往往以聞諸人非私之也天之生才也

實難雲山阻邈百里焉遥眷言靜思祗用噓欷乃沐玉音愛推其成規弼其違古觀善切磋令乃遘見卽流示同學目爲莊士之文章弦之賜感莫可喻僕嘗讀嵇生幽憤之章三復流涕者久之曰嗟嵇生眞言予欲言者夫畜無威之慈憑自放之行而狹慮淺衷顯明臧否玆國武所以殺身孫登所以塞兊也卽懲往愆之危增創痏之怛亦何益矣道途流言姑置未論人亦有言景曲而燭表沿流而鏡源中和定性之功僕

自省何如哉群議衆訴自掇咼尤矣詩文酬應蠢駁弗章規之損瘦誠中宿痼斯郢人之斤也然予質死久矣安謂文哉簡末更申督諸稿及負章斯僕之過也然敢布腹心今世挽贈之作盈篋浮牘矣然華貌多而情實寡達者病焉昔孔門念涕之無從卽脫驂以赴其哀束帛乘馬之將乃病其不誠於舊故何者情故也僕辱於令先君之舊言如有徵則既有墓碣之詞矣不必[illegible]以仲宣之誄文以有道之碑視隻雞絮酒孰厚薄哉僕畸人之潛者也諸意所向往申懷結言未嘗敢以鳴諸人貽兄同好幾啓予之益爾如覥顏謄播流布漸逮不直未定之見永貽訕蚩秧忌媒毀莫斯爲甚彼好高欲速爲戒自古身隱言文君子羞稱焉君謂斯何情哉近唐公鄧林一草之喻雖近戇噎然論刻文字種種病源則固入骨而刺心矣簫峰顏武夷之堂赤溪標風月之勝固紫陽之所從棲泰伯之所結廬也儻封非不遺盡簪可冀披懷析襟諸當列

陳座右以聽要束幸亮素心

又

仰間忽奉手翰言不違心曠如復面喜懌無厭也時學裂滅蕩無依據其於高明譬菱花燁然罔象懸解何所復道所恨鄙人行未副志力不從心一顓好古寘莫知反進不能裨益於人退不能踐修於巳沾沾自愧巳耳獨念孔門之思有恒爲其處無處約若無若虛故能闇然日章不失其恒以進於有德有造公負振世之才塞

居如昨正當與一二同志切磋於此爲回易批
風之本願勿以時學靡靡之故少加忿嫉如禁
微云云也程子有言雞鶩終日紫紫無超然之
志語志也千仞高翔所望明哲刻鵠類鶩謹愿
者爲之而可矣非所望於公也不盡不盡

又

拙稿辱批示精詳開誘懇到而指摘瑕纇洞見
肝肺非兄直諒中可然覆不肯爲此言非兄多
聞目無全牛不能爲此言兢今言之少有閃藏

少懷忌諱又安能剖析吐露如此言也古稱三
益義實兼之何幸何幸而獲期於兄也至篇首
論一書統體與短序曲折評騭不淺公非信人
耶吾何敢以自信公信人也其能無少自信藉
手以見先師矣乎又何必後世之楊子雲爲矣
惟是人心道心向嘗緣舊說求之於二者之間
殊苦殊力不能出頭緣先覺指點幾康之體始
稍有造乃知皇極大原於人異境蓋以其小有
造者言之非敢自異於儒先也三年一洗心究之
危微章公有鑿之使深之疑洪範章公守皇非
大義之辨即以文義論之二聖授受兩端畢竭
於此不深烏乎極深柰何將未發之中遺下直
待二千年後子思方剖露出來唐虞三代奏對
詎無以皇稱君者何武王下車箕子乍見無端
輒以此一字從吏之也即此可少察矣何如何
如至二禮及他經一二處乃因各經具有編注
章標句析以儒先考訂附之後附以繹力未及
摹玆摹拙稿又不忍遺繹故有如公疑者異時

上質當有不待辨析而明者矣

又

蓋元錫獲批評因史嗣本而竦踴可知也僕束
髮來力此知其無穢而締造則良苦矣讀者類
以譾言視之不者目爲冗言支言讀未終卷業
已廢擲而誰與譽之賴兄愛玉之成規彌其違
爲之分更爲之分漏具晰其微旨揚詡其鄙衷
而切磋其所不及不獨王勝之趙訥齋未至於
此即古碩交如晦翁於袁機仲范蜀公於司馬

溫國未或抵此此此其爲賜不可名言之矣上編
上左右者尤願留意非敢過望實以天生隱朋
爲夷吾古一二提命何異指南前軍制一二冊
未獲批評輒先摹訂今悔無及矣萬乞留念前
承帶水公過知深愛周旋悉力以有刊布相見
時幸一致下私唐宋後無所取材具需心力尚
不知何時可完耳承諭行止事過有激昂僕何
敢望昔賢獨故歲　明旨特重師儒之請許特
議銜聞　命惶怛賴選君慎重用人行省邑起

迻赴試使弟得循分自處具呈府縣迻其頑鄙
厚幸厚幸感選君特甚也年涉耳順前路轉迫
素業如斷機念之腸熱豈復有餘力任人間世
驅使乎儻得一官此事永廢必不免勤異日請
先生心力公謂元錫豈當以此易彼也

答王冲泉書

辱不遺封非垂諭逵軫方簿書倥偬中而懇懇
於論心質學方茹氷蘗而過意窮交又眷然分
俸賚之於爲感豈有量哉承諭過而可必卽聖
學無事於不怨不尤道而在逵卽聖學無勞於
下學日用此孔子之所嘆以爲莫已知孟子之
所信以爲堯舜與人同者也真極則語命之矣
第莫危於人心人各其心心各自私自私則見
彼已見彼已則生怨尤平等日用之理非不至
易至簡坦然現在而播糠眯目天地易位風波
荆棘如螽斯生亦將如下學上達何哉此不爲
已甚之學所以爲至易而行難也何如何如弟
自去歲夏六月失丘氏女今歲時疫盛家僮死

者四人又失一長姪孫暴年日摹三四葉猶以
爲多今且不可復矣衰年多難塊然匏繫恐平
生緒業終成斷機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謹奉
不怨不尤之語爲砭愚箴也

復涂時學慰喪幼子柬

先師有言至哉命乎無洪纖高下而無不當也
無遠近大小而無不應也蓋若影響然天於不
肖謹邇震撼推移消息一曲當其隱衷比遭大
感愈益渙然如親面命願吾子之恍信之也辱

軫訊殷篤何敢過戚危懼而已

新化兄家報

祖宗積德門閥重光復發我兄司命百里作民父母爲國專城精白一心愷悌其政以慰民望以承天眷此祖宗之心兄之心亦弟拳拳之心也近世仕人汲汲以遺子孫而不永念其世汲汲以營身家而不寛紓厥心不知貪於有官其味方永富於官久其享乃長今元宰方欲脫去資格以拔守長正吾兄可自致之時千載奇逢

未易可得上考殊擢指日可俟願兄重留意於此也惟恭愼務自抑畏可以獲上惟寛容毋執己見可以得民惟勤敏毋偷已便可以集事惟清約毋從己欲可以守官惟玩好可動人眼目致人脣吻者雖小必戒惟忮忿可逞已意氣致上聽聞者雖微必謹此兄平日之所飫聞者敢爲兄誦之湘楚高秋計且寒冱伏惟順時厚自愛以膺遷到不宣

答沈馮二方伯書

元錫仰大公祖元德至文冠冕宇內舊矣逼志纂修伏在草莽且夕引領庶幾獲見制作之盛忽奉大教詢於芻蕘且欲以各郡人物品隲屬之夫是非元錫之所能任也鄉邦前哲林林總總卓我模範併朽下材敢與品隲且環方千里以爲都疆異壤列耳目心知禦於見聞卽在逼才何能周知況於鄙劣掛一漏萬自然之勢也第郡邑之所蒐羅寧多章逢非盡高選彼已雌黃備足憑質具文應故茂梨無穢遂使宗匠司

契無從取材因緣謬誤亦其勢也竊伏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太公祖具以列郡中縉紳耆碩申飭其有風誼自重知廉恥自愛者各以郡邑所上章屬之令各參討無遺無殉不惟其文惟其質不惟其聲惟其實卽耳狎見風聲具存卽以其地之人才權衡其地之人物庶我太公祖休休之度用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之道也文獻之徵庶其有賴如必舉一人爲擅尸其斷非惟有所不能抑且有所不可向見江右名賢錄

於郡邑訛誤欲薦所聞竢徐徐上惟台下裁騭元錫不勝狂斐冐昧之至

復趙大參書

仰惟臺下以柱石上材膺方岳重寄江西南一都會曠然藉大庇焉風聲濊澤洋溢四履洪都章水之間蒸黎慕頌者喁喁如也即在蚑行蠕動咸思一仰清光乃元錫境內一賤氓也卷曲樸愚學未聞道行能無足比數顧沐臺下居尊誘甲捐辭而命之又賚資而勉之敕縣吏而督之行有人心者能無奮發惟是省志大典編摩鉅業而犬馬之齒則既邁而往矣又加之以久疢神精消亡雖甚欲於公祖受學請燕其何能從鄉人士君子之後奉大役而共明命乎曩余公祖大命業具懇悃上辭矣惟臺下矜其愚不責其所不及愛以德俾各獲其所安則曲成之恩孰大焉原賜書儀一通附使繳上元錫不勝銜激慚懼之至

報吳南嶽公書二首

蓋　明興作者則莫盛於嘉隆之世矣我翁實拔前茅以登秉鉞旄麾焉凡瀕海人士颷發霆震蹐有　明一代文章於先秦兩漢之盛斯誰爲爲之也其在於今諸僉起者長往而翁天壽平格歸然靈光則宇內山斗後賢軌範舍翁奚適焉元錫僻壤一老生耳望堂仞不爲不久受知遇不爲不深而失計杜門削迹人世不直草土之蹤不造於皋庌即小夫竿牘之勤亦且闕然非敢自踈外取遐心也計獨以爲幼學所蓄宗經質史者粗有緒業而河清難竢盤節錯目未盡竟其所圖爰殫神精謝還往窮數十年之力幾幸卒事庶有藉手足大方受質耳會王司成公出百金勸活字摹行今十有五載而始成編方圖負笈則臨汝生將芳訊儼然自天下矣竊伏惟念我翁以一代宗匠爲　國家耆碩千百世而下衡鑑柬焉卬標者附景投節者依響諸藉聲光希盼睞者何可爲量數而翁眷然數十年一遐遜之舊遊知信之形迹之外千金尺

牘賜谷暢律一旦沛加遺之又開之以兩生曷之以重道舉古人出處進退之大節詔焉閔閔然危其毀而玉之成是何愛人以德至於此也夫孔門七十子之倫皆親炙聖人於三千中稱速肖矣惟顏子淵夫子獨告以四代之禮樂葛亮伯仲伊呂文中子始以禮樂可興許之錫何人斯而我翁慨然舉以相命使得此於百代而下猶將旦暮遇之得此於敵以下之賢然且剖心承焉況格人元龜世所取信此其爲賜豈可

名言之哉無用之用不一於世而於千百世夫復何憾蓋今而後元錫知所以畢命矣乃若一官冗散亦玷清班敢謂非重而筋骨駑憊實難自力非敢曰爲吾道重也分有極耳敬具經緯一部蕪稿一部三禮編注繹一部國史上下二編一部百拜獻之臺下蓋夙生熏習終生精力盡於此仰沐宗匠清閒之燕一寓目焉引繩排根刊落騈拇俾各就其器之所適於培植已泰儻於天人古今之統宗經緯史千慮一有焉獲藉數言爲之提引庶生辛而當翁之世又幸而藉公造之成也非所敢望也三庚伊邇惟衿綿進乜爲萬世自愛玉不勝跂予之至

又

向嘗伏讀巍甄洞藁墨渝紙敝終不能釋手也高厚雄渾未論而履危不懾加之斡濟處勢不競加之方亮明農後浮雲世故超然物表曠其有香山洛社之風眞百代師也王弇州公言七言古詩至唐而暢諒矣遡覽古作杜工部李北

地當爲諸家冠向獲示憶昔行諸篇高古渾雄腰腹圓滿神奇百出意態叅錯生實與丹青引稱伯仲濟南江東無是也今集中不列豈去取間有深旨耶抑偶有遺也百代而下當必有具隻眼者敢竊有請伏幸裁教

答楊止菴公書

曩歲從許敬菴公祖所逬一牘奉報弁上蕪編極知荒謬實冀左右燕閒時得一提命之也然自是魚鴻杳然矣忽從盱郵得領翁命如自天

降感慰無已也翁文遺榮養恬深根寧極卓然
爲天下觀望出則帝臣居也聖修於爲世道賴
豈有量哉乃元錫賤劣蒿萊自弛首夏辱趙司
成公條陳旁及之語莝不知所自來繼荷明旨
許賜查議不謂非幸而連歲肝氣逆攻心脾每
一攻作動廢寢食何能更任驅策涉入閒世乎
秋中業已具呈省司乞安田里養病矣伏奉台
諭臨命鄭重不論伊洛卽崇仁新會往躅超然
祇增悊恧已耳向面承命時宋明學術之辨確

有指歸今高居深養玄造盆邃何當出一二緒
餘揭除標示俾冥行者有指南乎鵞湖仙里瞻
望非遐承晤未涯惟有勤企餘惟爲斯世斯道
自愛玉以慰輿望爲禱

與瑞州太守王少拙公書　二首

曩台臺之涖盱上也絃歌之聲洋洋盈耳吐握
之節惄然中心至今有餘感焉乃南臺薦剡過
辱褒然以爲舉首至所稱引又以古聖世先民
不可希覬之事從臾之何承藉翦祓至於此也
近蒙新命雖云冗散實玷淸班汲引之慈敢
忘大惠而元錫則年運而往矣雖上以官召何
敢不行病憊之餘旋當引年返初服耳筠州借
重孔邇大政猶在宇下伏承下風敢少致起居
元錫不勝瞻望嚮往之至

又

先友傅愚齋先生諱明應舉戊午鄉試第三名
德誼純粹學有淵源孝友通乎神明學造幾於
聖哲濂洛主靜無欲之旨獨得其宗稽出艮知

獨覺之精妙契其蘊切磋至深竊私歎服以爲
國朝一李愿中也語具元錫所爲墓誌中元
錫向嘗走哭其墓經紀其家今以遼遠久絕聞
問向聞膠庠舉入賢祠其家貧甚未知事竟成
否伏惟台臺大德作人不間幽顯至仁被物無
間存亡惟加以激揚進之祠典俯盼睞存其後
人元錫不勝祈懇顒望之至

與陳省齋書

歲末奉提命忽遂二紀從丘厚老所奉廣右教

迺亦巳十年所矣遐想舊遊連穚共榻匪昕伊夕如左右手眇不可復翁丈天壽平格爲世元龜而弟亦頽然禿翁矣是可如何鈞盱相距僅數百里而聞問泬然每一臨風惟有永歎弟衰病甚目時時放黑花鼻涕紫血方圖却掃以還造化而忽有　新命非望所望一官冗散古稱朝隱而支離骨相寧復堪供奉班哉貴郡王公祖蒞治何以於南臺嘗辱薦剡因遣侯起居特札以愚齋兄賢嗣爲請望兄丈特左右之篤故

裦賢固後死者之責也何如何如蔡泉兄昨廣州於馮職方所嘗有書寄餘諸公相厚善者出處不復得知故不敢具候傳爾成近歲何似乞一二命之相望各天不勝懸耿

答劉瀘瀟調父書

元錫束髮慕學嘗兩走復古復眞之間登宿雲霞盤桓兩峯梅洞舊矣於斯時也蒙東廓先生指擘師泉先生煅煉巳受三五先生深知於大方能一日忘乎迫於門下風規逵播遐邇竦踴

僕則頽然禿翁掩關自闞望瀘瀟如九天上矣項歲臺省薦剡謬以謏劣上偶高明即云藉脊動乃形穢空上入來辱教牘緒言種種加遺且披肝膽出疏草眷然以出處之介命之於爲感豈有量哉竊嘗於易而感夫出處之義矣夫枯楊之榮一也而榮於上則華榮於下則梯語異時也鴻漸之翼亦一也而漸於磐則安漸于干則危語異地也大車以載馬壯用往尚矣而知淺謀深力小任重則斤斤以不勝任危之語異

材也僕踰六望七聰明日去神有遁心非楊之華乎而門下則神明與居年力優贍固服官政時也僕拘固蹇淺學不逼於方無以適時門下風誼才猷弛張闔闢嘗望見者咸以爲用世之材則大車之載也僕生僻壤困輪卷曲譬之幽谷株木然過者弗眄門下產大方則夏木千章幽幽南山固匠石者所禱祀而求也僕引年引疾歸首丘而可矣門下有其時有其地而又有其具雖難進之節此疏必不可少亦寧當終不

一起慰淸朝之望乎曩部趣就選就試而辭也則蘇子所謂上之人未盡信其可用也今以官召矣官得以其職自效矣曩者奏薦猶若於崇仁新會之事將比迹然宜視止而行遲何也則其族難爲也今官以貢舉常調矣不甚啓妬嫉矣又其職易稱矣成均淸秩敎學相成學行道明行可斯兆儻令僕年未及耆力可自致尙當黽勉一出以應時命況於門下撫幾應務動符妙理問學求友亦各有行乃欲終爲退托也得

乎竊伏願門下之必度之也夫用行舍藏夫子獨以與顏子而昔人有言凡人出處如人飮水冷暖自知豈僕當與聞哉而爲此請者誠願門下一留意於仕止久速之時而不敢以高蹈長往之士望之也不然淸朝此舉四海兩生僕既以年力自棄而門下復以丘壑自安僕以請病門下亦以病請將毋使入復以新會遴東同出都下者皆之乎愚不自望故效其區區如此惟門下少垂察焉乃測言管語精詣圓明從聖諦第一義參入亦從聖諦第一義修證有請事巳爾瞻望未期臨楮不勝惆款瞻戀之至

答左心源公書

月正六日維冊郡南門與我公僅隔一城闉比造庭而軺車侵星發矣竟不得河梁一握手咫尺千里我勞如何中春擬走練湖祭姜公祖太尊而　新命報下矣垂老蒙　恩不謂非幸又官本舉貢常調適獲所安地方冗散古稱朝隱而　上以官召敢不疾承乃犬馬齒則衰甚久

矣即服官日巳當引年況當復筮仕乎但今命下四月餘憑尙未至又無可行之理久速有時不能彊也要當以退爲其道耳承諭世途洶洶本人心實危即盛世巳然況風今盆下乎所云束身緘口即退藏大幾盡退藏必自愼默始而與賢長者游日優游於質心問學防危保微則所謂斯須不可離者也何幸何幸弟願與得深養定者游處毋爲異學口譚風潰者流蕩也昨見洪陽相公晤語神閑氣定極有受用近學所

不及時三復之何如憑到日當勉就途或浙或
南都遣价詣　闕引年閒棨選大行儻在都下
百凡周旋具藉大力相望未期無任仰企令伻
云鱗便索報甚急又家冗甚不盡欲言

答張新屏公書　二首

仰問忽枉尊示知自茗雪間還矣賁以教言加
之腆貺浣如承晤感何以云昔東廓先生以先
公墓表請陽明公而虔州夜雪渙然仁體以爲
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請敬菴公祖而若

溪暑雨淪浹深至當必有相親一笑者恨不得
分半榻其間一二傾領也誠歆誠羨之矣敬菴
公祖飲食何似得無以毀後少衰否亟欲一聞
之也元錫衰年血爍歲暑湯遍體又下堂傷足
彌深不孝之感秖餘仰戀前因史上進業問出
遊伻持自歸今附以上又査書目記軍制前已
進侍史另附後四冊併上成全帙也高秋過旰
水將走謁傾領茲不宣備

又

翁既以六月息也今搏扶搖而上負青天矣在
我翁知若固有而柱石巖廊霖雨天下則天下
恍拭目望之謂異且得蒙蘇息也況少具知識
受眷注之人乎　國家餘二百年事變多有非
如翁機神開朗灟幾宜而變化之誰與領此彼
局局沾沾者泥矣枯朽殘息猶願少須臾及見
之今夏得侍公子烱然秋水時時見龍所出匣
之氣而言言尺鑊愜愜乎經遠之思異時天下
人必且曰旰江之張名德踵武百代一世家哉

敢豫爲我翁賀秋已及仲銀河章天遥瞻斗極
凝注無盡敬菴公祖北上公適彈冠目成心證
歆羨歆羨錫也固官通顯者雖舊辱知厚受恩
禮者類不敢上竿牘雖許公祖不當以此例格
無乃使聞之者曰彼其有遐心乎故未敢以齋
相見時旁及致拳拳

與張司空書

屬者聞少司空　新命穹然周六卿列矣地分
尊重而南垣優暇及是時益得旁觀默識於

國家治安之體要倚伏之大機而於當世鉅碩中外人才又得逺蒐窮采以豫爲異時皂囊夾袋之用既有餘力亦有餘閒則榮遷不宜爲公今日華重賀且爲異時世道保大定功賀也不任願望願望元錫薦重㝡深哀疚交迫尫臥呻吟無復有意於人間世獨以緒業未竟幸未即土勉欲删訂用承執事者拳拳刋布之厚亦功虧一簣不能自已也計夏秋可完自此入山爲采藥送餘齒矣鄉間米價騰踴而國稅全徵今

首春雷電二月雨雪既既洪水至今霈霂乃尚不繼又未知歲事之所定不能不動廟廊江湖之憂柰何柰何感仟歸蒙貺厚感荷今附布區區伏惟爲天下自愛玉以膺天寵幸甚

答章斗津書

鹿洞於吾丈爲龍沙庚下得朋廣教何殊天遊五老三峽之間有生色矣恨不得厠講席末盡聆玄言也弟衰甚矣失冢孫來無復意人間世知先高祖之澤延𦐇從二百年數千指至五世

宜斬矣物極必衰何敢怨尤其於大造業稱全功何敢希冀家務生平具不關心今又何敢更上心也獨欲完業後泛舟江湖間問醫採藥送餘齒耳承示秦關丈報即爲位寢門外慟哭之矣逺道阻修獨不知此報於何所得之北人堅勁必行所知更無前郤失此兄又失一古人也身處窮山官遊客商俱邈不可得會城曠逺音問易通來歲春夏間當謁侍圖所爲附寄遣興者數月感寒作泄病憒甚諸不宣備

論儒釋書

辱諭反覆於儒釋異同之辨開示覺悟厚幸厚幸自釋氏之說與而辨之森嚴且千數百年於此矣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之不明者由於不擇而不精彼其爲道宏濶勝大其爲言精深敏妙其爲實日用平等其爲虛交融徧徹其爲心十方三界其爲教宏濟普度漢拾其苴晉揚其瀾入唐衣缽大發其燄其世之爲儒學者高未嘗扣其關鍵卑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又陽

攻其名而陰攘其實宜拒之者堅而其爲惑滋不可解也是故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爲不耕不蠶不父不君有衛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麤而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精一不惑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爲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爲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爲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

以爲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爲厭生死惡輪廻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其所謂心者矣是皆舉其精者內者以剖析摘不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深於其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主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中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求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爲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出

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覺性中之物慈悲普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出世之教行焉以爲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則實者曷嘗不虛釋氏理無不虛而搬柴運水普見眞如坐臥行住悉爲平等則虛者曷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蓋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眞常生化自然圓融遍體者言之卽所謂天之命也直異名耳而直斥以本心不無辭矣

夫其爲妙明眞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爲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眞而常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豈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相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廻之說則爲世人執着於情識沉迷於嗜慾頃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沒大可憐憫欲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廻者而拔濟之爲迷人說也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迹則爲世人執着於情識沉迷於

嗜慾相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羣其徒而聚之令其出家以深明夫無生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爲未悟人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排物迎機彼教中以爲支辟見玄見妙靈怪怳恍彼教中以爲邪魔而儒者一擧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悲仰弘濟普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物中間泯然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卽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

其心乎乃其毫釐千里之辨則有端矣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爲體異教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聖人者知是道之盡於心是心之若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之謂精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品五常百官萬務之

交也之謂明倫之謂察物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者道之體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有物有則有典有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减是以能行天下之達道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之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

百物自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彝常物則三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密修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愼修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擧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悟甚超脫玄妙矣然見其無聲臭

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無[illegible]
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
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爲非有非無而一
之於幻安既無生矣而生之不終可得盡者以
爲不盡而盡而一之於滅度明幻之爲幻而十
方三界億由旬刧者此無生之法界也明生之
無生而胎卵濕化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量
也弘濟普度者此之謂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
爲平也圓覺昭融此之爲覺也雖其極則至於

粒粟之藏眞界乾屎撅之爲眞人噓氣舉手[illegible]
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illegible]
終未嘗以庸其慮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棒
喝交馳擬議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唯
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嬰其心雖其行
願至於信住迴向層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
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終未嘗一或
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普濟萬靈近
[illegible]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重範圍曲成

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蓋悟其無矣而欲以無
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
欲空諸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
諸幻也欲空所實而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不
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宏濶勝大而不能不外
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
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
國則泥誠使地殷中土人集靈聖神迹怪異理
絕人區感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

後其教可得而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
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
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然且行之斯泥矣以之
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毀禁等於持戒衆生齊
於一子普濟極於含靈必外於斯世斯生而後
其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
泥矣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耕桑本業之教荒
以之用人則賢否混而舉錯命討之防失以之
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

焉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詡之亦爲誕且惑矣況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違行願懲忿窒慾以去損而非有所減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以巳而何有增愛視聽六閑以天而何有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亡

矣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絶矣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通於神化則擧其精且玄者不旁給他借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爲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廉曠者誚其曲謹約者病其泥涉乃中心恒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鑰於眇微析異同於疑似祗見其不知量也然爲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以發其狂言

論邑城守規畫書

孱垂示湯公城守規畫科條振擧僕三復而三太息以思也聞之君子之論事也本立而枝從綱振而目張詩有之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本實撥而欲條科目疏以策事猶改柯易葉而不虞本實之覆也汀虔漳南諸盜贛有提督漳南武平有兵備守備今吾郡又設兵備勅守備盜數起而不衰則是非法之過也夫誠其非法之過也則雖成規永筭煥如指掌明若數計亦奚益於治亂之數哉故畫餠者非不宛然似也

而不可以爲飽夫其可勦而勦可撫而撫解破其黨而勦其渠也所謂兵在機權不可以豫計者也申紀律以明賞罰優將而責其效簡兵而恤之也此所謂法緣事措不可以前畫者也禦盜安民之大畫則莫如練民兵修保伍矣大用之則三代之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小用之管子之寄令商君之連坐亦幸假是以成功然令以本實撥也而行難傳有之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今民無是也閭井驩愛親

睦足以相死矣而役守望相助疾患相扶持也今俗無是也足食足兵聖有明訓今民窮甚苟以養生送死而不足甚者食薇蕨鬻子女矣又驅使練兵役使爲兵是焉能兵哉然猶可諉曰是窮民也富者得聯之自衛矣而卒莫之應非獨民不可慮始也　國家養兵二百年是其費安出也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民壯機快民壯機快者有朋戶醵金而充之者也曾不得捍患禦災之利今又使悉而爲兵有期會呼

集之勞有屯給教師器械主用之費有調遣之虞此宋人所爲折腕斷指而避之者也夫民有養頟兵之費養機兵精兵之費又重之以保甲設不別調財力方詘民猶難之況一旦有警在上者不原本初意別調必不免乎前巡撫何公留意於保甲令保長不與支費縣不得一卒一吏下鄉侵擾保伍條具而指明令保長支費繁矣官吏下鄉矣揭榜闕示掛墻壁爲虛文矣故不實廢而非其枝葉之峻茂自古及今未之前聞

夫守令者治之綱也今公之爲令亦近耳戊午盜至而民創庚申盜未至而民大潰今春民始入保士始能負城而趍鬭非其前怯而後勇也所規畫而措勝者異也向守靡定人人靡定所今編保甲於大宗委城守於保甲而保甲之名悉著城堞不必按籍以稽而守者之名可覆也民知所向官得所守蓋一呼而登者畢集也向晝譁而夜呼今譁呼者有禁而視聽肅也又更番以休士力建窩鋪以便守厰諸具如法此民

所以有固志也軍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夫攻吾不及討矣而爲守禦之具尚多也夫守則莫大於相地而任力矣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鼉子所謂步兵之地也而其權利以設覆乎廢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所謂弓弩之地也而其權利以固守今邑城弓弩之地也邑諸險今步兵設覆之地也自古用兵未有不以覆而勝以不覆而敗也彼盜者足易險阻手易器械身易安危今機壯者之手足耳目

而嘗服習於盜賊甚遠也所謂募市人而戰之者也故不覆不勝邑多巖險盜所經出入諸隘誠令民因時而樹木守隘之卒以時禁樵採勤省閱封而茂焉此至易事也而萑葦竹箭枝葉蒙密賊不測其多寡而覆可全覆全則山若增而高隘若峻而嚴也夫射堅及遠乘險守隘蹶張勁勢以過奔衝非長戟戈矛之所能辨也故不弩不勝今砲石具矣誠能精考弩矢之制而弦木削竹推古法以制今用至易事也設覆守

隘得射疏遠以勁勢而壯威軍志曰殺敵者怒蘇子所謂用之於翻然奮然之時者也夫數創而寡其士氣折而不振誠所謂沒世不復者然自含血帶角之獸忿則爭爭則敢死而不憚邑之民負氣而願勝脣吻之爭至末耳或死不慮顧聚徒而很鬬此不可謂無翻然勃然之勇也誠倡而用之此商君之所以強秦而种世衡之所以守環州也种之守環州也吏士抵罪以射中釋逋租稅誤期會爭獄訟亦以射中釋此上

不督而人自爲射之道也夫寇之至而無憚也以無有爲之虞者而城外之人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可肆凉而淹日也欲其憚而無至至而無久則莫若淸野而多壘欲淸野多壘則莫若上勸下導申保伍之法使樂羣而合從聽其依山林險阻效北方城堡樓櫓之制晝使免患一從其宜而老幼得自計也此淸野道也隘城設砲石誠具士卒誠練誠淸野多壘而又廣儲薪秣稻粟之具卽越月踰時戒嚴援之用不匱而

城完此守之之道也至若盜至而衝擊則利以設覆卒俘而可用則利以斫營來必知其所從去必知其所之則利以用閒此皆因地相宜不可先定而可預計者也抑傳有之曰中流而遇風波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今事亟矣三歲而三創矣茂以之矣而歲飢民饑富者儲倉峙粟而忍弗能貸此所謂爲大盜積者也平居沉偈苟幸無事忽備而忘難一旦有警近者束手而遠者遁逃此所謂遺大盜資者也夫建寧

2094926

G
Z121·5
16a

之地不大於新城衆所共明也盗環四向掠而莫或敢窺者何也人習兵知兵之效也今誠遵保伍之制而竭其呼號之忠惻怛以馭之子弟以先之將驅之而從令之而聽各竭其事以衛公上而又何難焉故欲城守在保伍欲定保伍在省費欲議省費在興俗欲興俗在公上嗚呼先此本實之說也僕愚不惠闇機宜而懵事情然受教君子之日久矣辱下問而輙竭其愚之

濟學編卷十二 終

濟學編卷十二終

ZW 21101000584518

濟學藁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繹已著錄此其所作襍文及語錄也其語錄力闢心學在當時尚爲篤實文章則頗爲朴僿未足擅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３０
作者＝
页数＝７０２
ＳＳ号＝１０４８７１３６
出版日期＝